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四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四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四三册目次

史部・史鈔類

史書纂略二百二十二卷目錄二卷(原缺晉列傳卷六)(三)

〔明〕馬維銘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書纂略二百二十卷》提要

唐列傳卷之二

房玄齡

房玄齡字喬齊州臨淄人父彥謙仕隋歷司隸刺史玄齡幼警敏貫綜墳籍善屬文書兼草隸開皇中天下混一皆謂隋祚方永玄齡密白父曰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誅殺攘神器有之不爲子孫長久計淆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閾終當內相誅夷立致危亡也年十八舉進士授羽騎尉校讎秘書省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未有如此郎者

補隰城尉漢王諒反坐累徙上郡太宗以燉煌公徇渭北杖策上謁軍門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公爲秦王即授府記室封臨淄侯王比之鄧禹高祖稱其機識宜委任隱太子與王有隙王召玄齡與計對曰國難世有唯聖人克之大王功蓋天下非特人謀神且相之迺引杜如晦協判大計及變王召兩人以方士服入夜計事事平王爲皇太子擢右庶子太子即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杜如晦長孫无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進爵邢國公帝嘗問創

業守文孰難玄齡主創業魏徵主守文帝兩善之爲梁國公居宰相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主自以權寵隆盛辭位詔不聽頃之進司空仍總朝政討高麗上疏極言薨年七十一初帝討逆玄齡守京師有男子上急變告玄齡者玄齡驛遣追帝帝親奏斬男子下詔責曰公何不自信其委任類如此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誡書爲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矣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高宗時以謀反誅遺直以先勳免貶銅陵尉

杜如晦

杜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祖果有名周隋間如晦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隋大業中預吏部選侍郎高孝基異之曰君當爲棟梁用願保令德因補滏陽尉棄官去高祖平京師秦王引爲府兵曹參軍房玄齡曰如晦王佐才也天策府建爲中郎王爲皇太子進封蔡國公卽位遷尚書右僕射仍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陰刺諷如晦等帝怒斥師合于嶺表久之以疾辭職擢其子左千牛構兼尚舍奉御薨年四十六時天下新定臺閣制度憲物容典率如晦與玄齡討裁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謀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構位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承乾謀反荷曰琅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爲太上皇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驁構以累貶死嶺表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少孤落魄隋亂詭爲道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善既聞徵所爲促召之徵進十策說密不得用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頲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不可以戰賊糧盡且去我追擊之取勝之道也頲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擢秘書丞馳驛至黎陽時李勣尚爲密守徵與書遂定計歸唐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

太子敗曰太子蚤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說
無恨意即位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或引至臥內
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遇展盡底蘊無所隱凡
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右丞兼
諫議大夫徵見帝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臣爲
忠臣帝即位四年歲斷死刑二十九斗米三錢先是
帝嘗嘆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
譬饑人之易食也封德彝以徵好虛論徒亂國家不
可聽至是天下大治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

既効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
帝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侍中王珪
繼至吏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徵曰靖珪皆陛
下腹心大臣宮人止後宮掃除隷耳帝悟寢不問六
年羣臣請封禪徵獨以爲不可七年爲侍中尚書省
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大體進左
光祿大夫鄭國公多病辭職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
八年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請爲充華典册具或
言許聘士人徵諫不可奪婚帝痛自咎詔停册十年

文德皇后既葬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徵以獻陵
諷帝帝爲毀觀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
下貞觀之初道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
比一二年勉强受諫而終不平它日宴羣臣帝曰貞
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玄齡功也貞觀之後
納忠諫正朕違爲國家長利徵而已十三年條陳十
不克終之漸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
忠謇貴重無踰徵即拜太子太師十七年疾甚徵家
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爲營搆五日畢并賜素褥

布被以從其尚儉與太子至徵第帝將以衡山公主
降其子叔玉及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
哀西華堂謚曰文貞帝作文於碑遂書之帝後臨朝
嘆曰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
爲鑑可明得失今魏徵逝亡一鑑矣帝本以兵定天
下雖已治不忘經略西夷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
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斁舉有所諷切如
此徵嘗薦杜正倫侯君集才任宰相及正倫以罪黜
君集坐逆誅讒人遂指爲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

爭語示史官褚遂良帝滋不悅遽停叔玉昏而什所爲廨顧其家衰矣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曰魏徵若在我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復立碑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爲光祿少卿神龍初以其子膺紹封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爲酷吏所殺叔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爲檢校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徵五世孫謩尤著名謩字申之擢進

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爲長春宮巡官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爲右拾遺謩姿宇魁秀帝異之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伏誅二女沒入宮謩上言極諫帝即出二女以謩爲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裨闕失朕今得謩又能極諫敎坊有工善爲新聲者詔授楊州司馬謩固諫俄爲起居舍人帝勅曰事有不常毋嫌論奏謩對頃爲諫臣得有所言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也帝索起居注謩

不可乃止始謩之進也李珏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謩坐二人黨貶信州長史宣宗嗣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兼駙馬都尉杜中立姦贓橫成縮氣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建言請立東宮至泣下帝爲感動累遷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節度使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宣宗嘗曰謩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爲令狐綯所忌譏罷之

薛收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隋內史侍郎道衡子也出繼從父孺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聞高祖興遁入首陽山將應義擧通守堯君素覺之迺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畧授府主簿時方討世充軍事繁冗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會竇建德來援收主速戰王善其策遂禽建德降世充俄授天策府記室

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政獲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卒年三十三子元超九歲襲爵及長好學善屬文尚巢王女和靜縣主累授太子舍人高宗卽位遷給事中數上書陳當世得失轉中書舍人所薦豪俊士若任希古高智周郭正一王義方孟利貞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皆以才自名於時李義府流巂州舊制流人不得乘馬元超爲請坐貶簡州刺史歲餘又坐與上官儀文章款密流巂州上元初赦還拜正諫大夫三年遷中書侍郎帝校獵

溫泉諸蕃酋長得持弓矢從元超奏非所宜帝納之拜中書令兼左庶子帝幸東都留輔太子監國手敕令悉專關中事太子稍怠政事元超極諫帝疾劇政出武后因陽喑乞骸骨卒年六十二子曜聖曆中附會張易之官正諫大夫

蕭瑀

蕭瑀字時文後梁明帝子也九歲封新安王國除以女兄爲隋晉王妃故入長安嘗以劉孝標辯命論詭悖不經乃著論非之晉王卽帝位妃爲后而瑀寖親

龍高祖入京師招之挈郡自歸封宋國公拜民部尚書秦王領右元帥攻洛陽署府司馬武德元年遷內史令秦王爲雍州牧以爲州都督初瑀關內田宅悉賜勳家至是還給之瑀盡以分宗族王世充平進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貞觀初房玄齡杜如晦新得君事任稍分瑀不能無少望乘鋒切詆辭旨踈躁太宗怒廢于家俄拜特進尋坐與陳叔達忿爭封建于前不恭免歲餘起參預朝政帝嘗曰武德之末太上皇有廢立議顧朕挾不賞之功於昆弟弗見容瑀於爾

時不可以利怵死懼社稷臣也晉王爲皇太子拜太子太保同中書門下三品瑀素貿但中狹每燕見輒言玄齡輩朋黨盜權若膠固然特未反耳帝曰知臣莫若君朕雖不明寧頓惛臧否因爲瑀睨解瑀好浮屠闊請捨家爲桑門帝許之矣復奏自度不能爲又足疾不入謁帝曰瑀豈不得其所邪乃召奪爵下除商州刺史未幾復其封加特進卒年七十四子銳尚襄城公主爲太常少卿其後蕭鈞蕭嵩蕭復蕭俛蕭倣蕭遘咸顯於世自瑀遠遘凡八葉宰相

李綱

李綱字文紀觀州蓨人始名瑗慕張綱爲人改名綱仕周爲齊王憲參軍事及憲誅故吏奔匿綱撫棺號慟爲瘞訖乃去事隋爲太子洗馬太子勇晏官臣左庶子唐令則奏琵琶又歌武媚娘曲綱曰令則官調護乃自比倡優臣請正其罪除齊王府司馬屏居鄠大業末賊帥何潘仁刼爲長史高祖平京師綱上謁授丞相府司錄參軍封新昌縣公領選舉受禪拜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左右據

奪民愁苦宇文歆諫不聽劉武周入太原元吉懼棄軍奔京師并州陷帝怒謂綱曰王年少不習事故以歆及竇誕佐之歆建此討我當斬于軍綱曰王過惡誕養成之歆事王淺有闕必諍帝悟引綱升御榻勞曰卿不言我幾濫罰綱在東宮太子建成尤加禮周請老優詔解尚書貞觀四年復爲少師以足疾賜步輿聽乘至閤問以政事明年卒年八十五齊王憲女孀居綱厚卹之及卒女被髮號哭如喪其親初綱在隋官不進筮之得卦筮人曰君當爲卿輔然待易姓

乃如志仕不知退折足爲敗故綱雖顯於唐數稱疾辭位云孫安仁安靜安仁永徽時爲太子左庶子太子忠廢還邸僚屬奔散獨安仁泣拜而去終恒州刺史安靜天授中爲右衛將軍武后革命群臣皆勸進安靜獨無所請及收繫獄來俊臣誣殺之

孫伏伽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吏累勞補萬年縣法曹高祖武德初上言三事一愼言動一擇太子諸王僚佐帝大悅以伏伽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初

帝受禪伏伽最先諫帝語裴寂曰若李綱孫伏伽可謂諍臣矣東都平大赦天下又欲責賊支黨悉流徙惡地伏伽諫曰臣聞王者無戲言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宜一切加原又表置諫官帝皆納之太宗即位封樂安縣男遷大理少卿帝數出馳射伏伽極諫久之出爲陝州刺史致仕顯慶三年卒

杜正倫

杜正倫相州人隋世重舉秀才天下不十人而正倫一門三秀才皆高第太宗素知其名表直秦王府文

學館貞觀元年魏徵高其才薦兵部員外郎俄遷知
起居注帝嘗曰朕視朝不敢多言必待有利於民乃
出諸口正倫曰臣職左史陛下一言失非止損百姓
且筆之書千載累德帝悅累進中書侍郎與常㨂虞
世南姚思廉論事稱旨太子監國詔正倫行左庶子
後太子稍失道帝語正倫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諭
之教而不從其語我來正倫顯諫無所避太子不從
輙道帝詔督切太子即表聞帝責曰何漏泄我語對
曰開示不入故以陛下語怖之冀當反善帝怒貶交

州都督顯慶元年遷中書令出爲橫州刺史卒正倫
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
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
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自是南杜稍
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直論文
章思恭謂人曰與杜公評文今日覺吾文頓進

張玄素

張玄素蒲州虞鄉人仕隋爲景城縣戸曹竇建德陷
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殺之
是無天也始爲建德黄門侍郎賊平授景州錄事參
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曰自古未有如隋亂者以陛
下聖神跡所以危鑒所以亡日愼一日雖堯舜何以
加帝曰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四年諫治洛陽
宮歷太子少詹事遷右庶子時太子承乾事游畋不
悅學玄素上書曰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又上書曰周
公資聖人而握沐吐餐況下周公之人哉太子諸其
切夜遣戸奴以騎檛狙擊幾危脫死嘗聞宮中擊鼓
叩閤正言太子出鼓對玄素破之既不悛醜德日聞

玄素不能已上書書入太子怒遣刺客伺之玄素坐
除名爲民頃之召授潮州刺史從鄧州乞不復覲近
高宗時以老致仕麟德初卒

于志寧

于志寧字仲謐京兆高陵人曾祖謹周燕國公大業
末志寧調冠氏縣長山東盜起棄官歸高祖詔授渭
北道行軍元帥府記室與殷開山參謀議府仁果平
識褚亮於囚虜中遷文學館學士引亮與同列貞觀
四年爲中書侍郎太宗嘗宴近臣問志寧安挃有可

奏勑召三品志寧品第四帝特詔豫宴因加散爵皆
侍太子左庶子黎陽縣公是時議立七廟羣臣請以
涼武昭王爲始祖志寧以涼非王業所因獨建議違
之帝詔功臣世襲刺史志寧奏古今異時帝皆從之
太子承乾數有過惡志寧欲救止之上諫苑以諷帝
見大悅時太子以農時造曲室累月不止又好音樂
過度東宮僕御倡待番休而太子不聽又私引突厥
與相狎比志寧疏極言太子大怒遣刺客往刺之太
子敗宮臣皆罪廢獨志寧蒙勞勉晉王爲皇太子復

拜左庶子永徽二年洛陽人李弘泰誣告太尉長孫
无忌反有詔不待時斬之志寧以爲方春少陽用事
不宜行刑後遷太傅嘗與右僕射張行成中書令高
季輔俱賜田志寧奏臣家自周魏來世居關中貲業
不墜今行成季輔始行產它願以臣有餘賜不足者
帝嘉之分其田以與二人顯慶四年以老乞骸骨詔
解僕射更拜太子太師王皇后之廢長孫无忌禇遂
良固爭不從志寧不敢言武后以其不右已銜之後
因殺无忌坐免官出爲榮州刺史改華州聽致仕卒
年七十八曾孫休烈

高季輔

高季輔名馮以字行德州蓨人居毋喪以孝聞兄元
道仕隋爲汲令縣人反城應賊殺元道季輔率其黨
與縣人戰禽之斬首以祭俄與武陟李厚德將其衆
降授陟州總管貞觀初拜監察御史彈治不避權要
累轉中書舍人列上五事數上書言得失後爲吏部
侍郎善銓叙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鑒高進爵
蓨縣公永徽初兼太子少保感疾歸卒年五十八

張行成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也少師事劉炫隋大業
末察孝廉爲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爲王世充度支
尚書世充平以隋資補穀熟尉擢制舉乙科改陳倉
尉調富平主簿召補殿中侍御史糾劾嚴正太宗以
爲能嘗侍晏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同異行成曰
天子四海爲家不容以東西爲限示人以隘累遷給
事中諫帝自矜帝嘉納之轉刑部侍郎太子少詹事
是歲帝幸靈州詔皇太子從行成諫曰皇太子宜留

監國高宗卽位封北平縣公監脩國史時晉州地震不息帝問之行成歸咎女謁用事拜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永徽四年自三月不雨至五月行成懼以老乞身未幾卒於尚書省舍年六十七子易之昌宗

高儉

高儉字士廉以字顯齊清河王岳之孫也父勵樂安王入隋爲洮州刺史士廉仁壽中舉文才甲科補治禮郎尉斯政奔高麗坐與善貶爲朱鳶主簿以母老不可居瘴癘地乃留妻奉養而行會世大亂交趾太

守丘和署司法書佐高祖遣使徇嶺南武德五年與丘和來降時秦王領雍州牧薦爲治中隱太子與王隙已熾與甥長孫无忌密計討定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人畏鬼而惡疾雖父母病皆委去昆弟不相假財士廉爲設條教風俗翕然爲變入爲吏部尚書進封許國公雅負裁鑒又詳氏譜所署州人地無不當者高祖崩攝司空營山陵還尚書右僕射士廉三世居此官世榮其貴太宗幸洛陽太子監國命攝少師帝伐高麗皇太子監國駐定州又攝太傅貞觀二十一年疾甚帝幸其第爲流涕卒年七十一士廉少識太宗非常人以甥女歸之是爲文德皇后太宗嘗以山東士人尚閥閱後雖衰子孫猶負世望嫁娶必多取貲人謂之賣婚乃詔士廉與韋挺岑文本令狐德棻責天下譜諜參考史傳檢正眞僞號曰氏族志而崔幹仍居第一帝曰我於崔盧李鄭無嫌顧其世衰脫以今日冠冕爲等級高下遂以崔幹爲第三姓班其書天下士廉六子履行審行眞行有名

張公謹

張公謹字弘愼魏州繁水人爲王世充洧州長史與刺史崔樞挈城來歸累遷右武候長史未知名李勣尉遲敬德數啟秦王乃引入府王將討隱巢亂使卜人占之公謹自外至投龜於地曰凡卜以定猶豫决嫌疑今事無疑何卜之爲貞觀初爲代州都督置屯田以省饋運數言時政得失後副李靖經略突厥條六可取狀帝然之及破定襄敗頡利璽詔慰勞進鄒國公改襄州都督以惠政聞卒年四十九子大素龍朔中歷東臺舍人兼脩國史終懷州長史次子大安

上元中同中書門下三品章懷太子令與劉納言等共註范曄漢書太子廢貶終横州司馬子悱事玄宗爲集賢院判官詔以其家所著魏書說林入院綴脩

唐儉

唐儉字茂系并州晉陽人也父鑒隋戎州刺史善高祖見隋政寖亂陰說秦王建大計武德初進内史舍人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爲劉武周所虜儉以使至軍亦見禽俄而懷恩脫歸詔復守蒲儉恐必亂寄遣劉世讓歸白其謀會高祖幸蒲津舟及中流而世讓

至帝驚曰豈非天也命趣還册捕及者懷恩自殺餘黨皆誅既而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甲兵以待秦王還爲禮部尚書莒國公仍爲遂州都督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問曰頡利可取乎對曰銜國威靈庶有成功四年馳傳往誘使歸欵頡利許之兵懈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身還爲民部尚書從獵洛陽苑諫帝搏豕帝爲罷獵詔其子善識尚豫章公主永徽初致仕顯慶初卒年七十八少子觀爲河西令知名孫從心神龍中以其子晙娶太平公主女晙坐太平黨誅裔孫次建中初及進士第歷中書舍人

陳叔達

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子也少封義陽王入隋久不試大業中授内史舍人出爲絳郡通守高祖西師以郡聽命授丞相府主簿封陳東郡公與温大雅同寬機秘方禪代時書册誥詔皆其筆也武德初授黄門侍郎封江國公貞觀初與蕭瑀爭殿中坐忿詳不恭免官尋擢禮部尚書始太子建成等鬩閲太宗叔達極意救辯至是謂曰武德内難卿有讜言故以此報

後閨薄汙慢爲有司劾授散秩歸第卒

竇威

竇威字文蔚岐州平陸人也父熾在周爲上柱國入隋爲太傅太穆皇后其從兄女也家世貴子弟皆尚武力獨威尚文諸兄詆爲書癡内史令李德林舉秀異授秘書郎當遷不肯調者十年故其學益博高祖入關召補大丞相府司録參軍方天下亂禮典湮缺威多識朝廷故事乃裁定制度帝詔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武德元年授内史令每論政事得失必

陳古爲諭帝嘗引入臥內謂曰昔周有八柱國吾與
公家是也威慴頓首謝曰臣家在漢再爲外戚至元
魏有三皇后今陛下龍興臣復以姻戚進帝笑曰公
以三后族夸我邪關東人與崔盧婚者猶自矜大公
世爲帝戚不亦貴乎後寢疾帝臨問卒威兄子軌字
士則父恭仕周爲雍州牧酇國公軌大業中爲資陽
郡東曹椽去官歸高祖起兵軌募衆千餘迎謁長春
宮從平京師封贊皇縣公遷益州道行臺左僕射党
項引吐谷渾寇松州詔軌與扶州刺史蔣善合援之

詔率所部兵從秦王討王世充明年還蜀蜀盜悉平
初以其甥爲腹心嘗夜出呼不時至斬之又戒家奴
毋出外忽遣奴取漿公厨既而悔焉曰要當借汝頭
以明法命斬奴奴稱冤監刑者疑不時決軌并斬之
後入朝賜坐御牀容不肅又坐對詔帝怒因繫詔獄
俄釋之還鎮益州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
不協及隱太子誅詔至軌內詔懷中雲起問詔安在
軌不肯示因執殺之行方懼奔京師得免貞觀元年
召授右衛大將軍出爲洛州都督卒子奉節尚永嘉

公主歷左衛將軍秦州都督弟琮有武幹依高祖與
秦王有隙不自安王方收天下豪英封扶風郡公從
劉文靜擊屈突通武德初將圖洛陽詔琮守陝護饟
道說降王世充將羅士信東都平檢校晉州總管從
隱太子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

竇抗

竇抗字道生威從兄子也父榮定爲隋洛州總管陳
國公妣隋文帝姊安成公主也以帝甥蚤貴入太學
釋褐千牛備身襲爵累轉梁州刺史爲岐州刺史轉

幽州總管所至以寬惠聞漢王諒反李子雄誣抗與
諒通按鞫無狀然坐是廢抗與高祖少相狎及楊玄
感反抗謂高祖曰玄感爲我先耳李氏名在圖錄天
所啓也高祖曰爲禍始不祥公無妄言煬帝遣抗出
靈武運護長城聞高祖已定京師喜曰此吾家壻豁
達有大度真撥亂主也因歸長安高祖見之喜握手
曰李氏果王何如因置酒爲樂授將作大匠兼納言
宮中稱爲舅然未嘗干朝廷事後從秦王平薛舉功
第一又從征王世充東都平册勳於廟者九人抗與

從弟執與焉卒贈司徒子衍静誕衍襲爵静字元休
在隋佐親衛以父得罪煬帝久不之進高祖入京師
擢并州大總管府長史時突厥數爲邊患糧道不屬
静表請屯田太原以省饋運詔檢校并州大總管又
請斷石嶺以爲鄣塞制突厥之入太宗即位授司農
卿封信都縣男趙元楷爲少卿静鄙其聚斂因會官
屬大言曰如煬帝奢侈財四海自奉司農須公矣改
夏州都督突厥携貳諸將出征者過静静爲陳虜中
虚實諸將由是大克獲及擒頡利詔處其衆河南離

上書諫帝雖不從然嘉其忠再遷民部尚書卒子逺
尚遂安公主襲爵

温大雅

温太雅字彦弘并州祁人也父君攸北齊文林館學
士入隋爲泗州司馬見朝政不綱謝病歸大雅性至
孝與弟彦博大有皆知名薛道衡見之嘆曰三人者
皆卿相才也初爲東宫學士長安尉以父喪解高祖
鎮太原厚禮之兵興引爲大將軍府記室參軍主文
檄帝受禪與竇威陳叔達討定儀典遷黄門侍郎彦

博亦爲中書侍郎隱太子亂秦王表大雅鎮洛陽
須變數陳祕畫即位封黎國公改葬其祖卜人占其
地曰弟則吉不利於君若何大雅曰如子言我含笑
入地矣歲餘卒五世孫造彦博字大臨開皇末對策
高第直内史省隋亂幽州總管羅藝引爲司馬藝以
州降彦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西河郡公召入
爲中書舍人高麗貢方物高祖欲讓而不臣彦博執
不可曰遼東本周箕子國漢玄菟郡不使北面則四
夷何所瞻仰帝納而止突厥入冦彦博以并州道行

軍長史戰大谷師敗被執太宗立突厥歸款得還授
雍州治中尋檢校吏部侍郎貞觀四年遷中書令封
虞國公突厥降詔議所以安邊者彦博請如漢置降
匈奴五原塞以爲捍蔽與魏徵廷爭卒用彦博策其
後突利可汗弟結社謀反帝始悔之十年遷尚書右
僕射明年卒年六十三子振挺振歷太子舍人居喪
以毀卒挺尚千金公主官延州刺史曾孫曦尚凉
長公主大有字彦將累遷中書侍郎封清河郡公卒

唐列傳卷之三

虞世南

虞世南越州餘姚人性沈靜寡欲與兄世基同受學于吳顧野王文章婉縟慕僕射徐陵陵自以類己由是有名父荔卒世南毀不勝喪陳滅與世基入隋世基辭章清勁過世南而贍博不及俱名重當時煬帝爲晉王與秦王俊交辟之大業中累至秘書郎煬帝雖愛其才然疾峭正弗甚用爲七品十年不徙世基佞敏得君日貴盛而世南躬貧約守文化及已弑帝

將殺世基世南抱持號訴請代不能得從至聊城爲竇建德所獲署黄門侍郎秦王滅建德引爲府參軍轉記室遷太子中舍人王踐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文館學士時世南已衰老屢乞骸骨不聽遷太子右庶子固辭改秘書監封永興縣子世南貌儒謹外若不勝衣而中抗烈論議持正太宗嘗曰朕與世南商略古今有一言失未嘗不悵恨其懇誠乃如此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隴右山崩大蛇屢見山東及江淮大水帝憂之以問世南對宜省録累囚後星孛虚危歷氐世南諫帝勿以功高而自矜勿以太平久而自驕帝嘗作宮體詩使賡和世南曰聖作誠工然體非雅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不敢奉詔帝曰朕試卿耳賜帛五十匹帝數出畋獵世南以爲言皆蒙嘉納嘗命寫列女傳於屏風於時無本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帝每稱其五絶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學四曰文詞五曰書翰世南始學書於浮屠智永究其法爲世秘愛十一年致仕授銀青光祿大夫弘文學士如故卒年八十一謚曰文懿帝手詔魏王泰曰

石渠東觀中無復人矣痛帝爲詩一篇述古興亡既而嘆曰鍾子期死伯牙不復鼓琴朕此詩何所示邪敕起居郎褚遂良即其靈坐焚之子昶終工部侍郎

褚亮

褚亮字希明杭州錢塘人曾祖湮父玠皆有名梁陳間亮少警敏年十八詣陳僕[illegible]徐陵陵與語異之後主召見使賦詩江揔諸詞[illegible]一席皆服其工累遷爲尚書殿中侍郎入隋爲東宮[illegible]遷太常博士坐與楊玄感善貶西海司戶時博[illegible]威定主簿亮

與俱至隴山徵死爲斂瘞人皆義之後爲薛舉黄門侍郎舉滅授秦王府文學高祖獵親格虎懇幅致諫帝禮納其言王每征伐亮在軍中嘗預祕謀貞觀中累遷散騎常侍封陽翟縣侯老于家太宗征遼子遂良從及寢疾帝遣醫中使候問踵相逮卒年八十八

李百藥

李百藥字重規定州安平人隋内史令德林子也幼多病祖母趙以百藥名之七歲能屬文父友陸乂等共讀徐陵文有刈琅邪之稻之語嘆不得其事百藥

進曰春秋鄅子藉稻杜預謂在琅邪客大驚開皇初授太子通事舍人被讒輒謝病去十九年召見仁壽宮襲父爵楊素牛弘愛其才初以疾去舍人也煬帝在揚州召不赴銜之及即位廢還鄉里大業九年戍會稽管崇亂城守有功帝頗其名謂虞世基曰是子故在官所覊縻乃受遣安郡丞江都難作沈法興李子通杜伏威更相藏百藥轉側寇亂中數被僞署伏得不死會高祖遣使招伏威百藥勸朝京師既至歷陽中悔欲殺之飲以石灰酒因大利瀕死既而宿病皆愈伏威詒書輔公祏使殺之爲王雄誕保護得免公祏反或謂帝百藥與同反帝大怒及平得伏威所與公祏書乃解猶貶涇州司戶太宗至涇州召與語悅之貞觀元年拜中書舍人封安平縣男進左庶子宗正卿爵爲子久之固乞致仕帝嘗與偕賦帝京篇歎其工手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壯齒宿而意之新乎卒年八十四子安期貞觀初爲符璽郎累除主客員外郎高宗即位遷中書舍人帝屢責侍臣不能進賢衆不能對獨安期進諫自德林至安期三世掌制

誥孫羲仲又爲中書舍人

姚思廉

姚思廉本名簡以字行陳吏部尚書察之子也陳亡察自吳與還京兆遂爲萬年人思廉受漢書於察仕陳會稽王主簿入隋爲漢王府參軍事稍察在陳嘗脩梁陳二史未就死以屬思廉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俄授秦王府文學王討徐圓朗嘗語隋事慨然嘆曰思廉蒙素刃以明大節古所難者即位改著作郎弘文館學士詔與魏徵

共撰梁陳書思廉采謝炅顧野王等諸家言推究綜括為梁陳二家史拜散騎常侍豐城縣男卒孫班晞晞累官冬官尚書班有傳

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陵郡太守世居郿開皇十三年召入秘書内省讎定羣書季父頍有鑒裁頍坐漢王諒反誅珪亡命南山十餘年高祖入關李綱薦署世子府諮議參軍事建成為太子授中舍人遷中允禮遇良厚太子與秦王

有隙帝責珪不能輔導流巂州太子已誅太宗召為諫議大夫封永寧縣男黄門侍郎遷侍中它日進見有美人侍帝側本廬江王瑗姬也珪諫之帝嗟美其言帝使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樂律授宮中音家伎不進數被讓珪以為雅士與溫彥博同進諫帝怒彥博懼謝罪珪不謝復抗言帝默然慙遂罷時珪與房玄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謂珪曰卿標鑒通悟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稱旨坐漏禁中語左除同州刺史帝念珪名臣召拜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王見之為先拜珪亦以師自居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是時諸主下嫁以帝女貴未嘗行見舅姑禮珪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笲與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十三年病卒年六十九敬直封南城縣男後坐交皇太子承乾徙嶺外珪孫燾旭燾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視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旭為酷吏

戴胄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隋末為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黄門侍郎裴矩厚禮之為越王侗給事郎王世充謀篡胄說曰願尊輔王室擬伊周以幸天下世充詭曰善俄為九錫胄又切諫不納出為鄭州長史使與王行本守武牢秦王攻拔之引為府士曹參軍封武昌縣男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時選者盛集有詭資廕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不首罪當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帝曰卿賣獄邪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

時甚怒所發帝大感從其言遷尚書左丞復拜諫議大夫與魏徵更日供奉進民部尚書杜如晦遺言請以選舉委胄由是檢校吏部尚書貞觀四年以本官參豫朝政進爵郡公帝將脩復洛陽宮胄上疏極諫七年卒聘其女爲道王妃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閱十數年父子繼爲宰相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人有所訴率優容之至德乃詰究本末理直者密爲奏終不顯私恩時因多稱仁軌者號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

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曰初謂解事僕射乃非是至德笑還之儀鳳四年卒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父之象仕隋爲邯鄲令坐爲人訟不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遂得直郡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爲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殺文本說孝恭不如厚撫荊州勸未附孝恭善之遽下令止侵略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進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太宗既藉田又元日朝羣臣文本奏藉田三元頌二篇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爲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號善職而敏速過之師古以譴罷帝曰朕自舉一人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侈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踰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事委倚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

文本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曰我漢南一布衣位宰相尚何殖產業邪既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不悅文本曰臣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勅卒無過孫羲從子長倩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也初爲蕭銑黃門侍郎南略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歸授南

康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治書侍御史太宗好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臧否洎諫帝手詔荅之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書帝於是敕洎與岑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詔斬死西[illegible][illegible]太子驟諫帝喜以爲洎等直諫所致稍遷侍中及征遼東詔兼檢校民部尚書輔皇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意洎曰願無憂郎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恠其語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因帝還不豫爲遂良所誣賜洎死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遂寢彥瑋字德珪長安人麟德元年以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數月罷爲大司憲卒

馬周

馬周字賓王博州任平人也少孤家寠狄嗜學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咎讓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厚以裝使入關留客汴爲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西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何武人不涉學周爲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恠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至道使者四輩敦趣謁見與語帝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周上疏諫幸九成宮及不親享宗廟濫授高爵除侍御史又數上疏言宗室功臣世官及營造供奉器物而諸王寵遇過厚守令選用非人拜給事中轉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動中事會裁處周密帝每曰我暫不見周即思之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拜中書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十八年遷中書令猶兼庶子時置太子司議郎帝高其除周嘆曰恨吾資品妄高不得歷此官帝征遼留輔太子定州及還攝吏部尚書進銀青光祿大夫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初帝遇周厚周顧自負爲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衆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

竊笑它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詔有司給
直幷賜奴婢什物由是人乃悟先是京師晨暮傳呼
以警衆後置鼓代之俗曰鼕鼕鼓品官舊服止黃紫
於是三品服紫四品五品朱六品七品綠八品九品
青皆周建白于時咸亨中爲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
分掌選事言吏部者稱裴馬焉終雍州長史

崔仁師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擢制舉調管州錄事參
軍陳叔達薦仁師才任史官與脩梁魏史貞觀初改

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有司捕支黨累係
塡獄詔仁師按覆止坐魁惡十餘人還度支郎中嘗
口陳移用費數千名太宗恠之詔黃門侍郎杜正倫
持簿使仁師對唱無一謬帝奇之後密請魏王爲太
子失帝旨左遷鴻臚少卿稍進民部侍郎及征遼東
副韋挺知海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仁師以漕路回遠
恐所輸不時至以便宜發近海租賦餉軍坐運卒亡
命不以聞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二十二
年遷中書侍郎參知機務被遇尤渥中書令褚遂良

忌之爲有伏閤訴者仁師不時上帝大怒流連州永
徽初授簡州刺史卒子挹挹子湜湜第進士累官考
功員外郎諂事武三思遷中書舍人又附托昭容上
官氏數與宣淫於外景龍二年遷兵部侍郎而挹爲
禮部侍郎武德以來父子同爲侍郎惟挹與湜云睿
宗立出爲華州刺史景雲中太平公主引拜中書令
時挹爲吏部尚書得謝而性貪數爲人請託以干湜
湜多不從由是父子相失湜陰附主門下客獻海鷗
賦以諷湜稱善而不自悛帝將誅蕭至忠等召湜示

腹心弟澄諫曰上有所問愼無隱湜不從對問失旨
至忠等誅湜徙嶺外會雍州長史李晉亦坐誅嘆曰
此本湜謀今我死而湜生何也又宮人元稱嘗與湜
謀進酖於帝追及荊州賜死年四十三湜與弟液澄
從兄莅並以文翰居要官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
出端門緩轡諷詩張說見之嘆曰文與位固可致其
年不可及也液工五言詩官至殿中侍御史坐湜當
流亡命郢州遇赦還卒澄本名滌玄宗改焉帝在藩
與同居出潞州澄獨從至華及即位寵眤甚湜既誅

帝仍念之用爲秘書監封安喜縣子卒

令狐德棻

令狐德棻宜州華原人父熙隋鴻臚卿其先乃燉煌著姓德棻博貫文史大業末爲藥城長屬亂不就官淮安王神通據太平宮起兵立總管府署德棻府記室高祖入關引直大丞相府記室武德初爲起居舍人遷秘書丞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比高大何邪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彊故江左士女衣小而裳大宋武帝受命君德尊嚴衣裳隨

亦變改此近事驗也帝然之貞觀三年復詔撰定立五家史德棻次周史原自德棻發之故也未幾初復爲禮部侍郎弘文館學士監脩國史遷國子祭酒崇賢館學士爵爲公致仕卒年八十四又有鄧世隆顧胤李延壽李仁實皆以史學稱當世德棻五孫峘累官禮部侍郎

李延壽

李延壽世居相州貞觀中累補太子典膳丞崇賢館學士以脩撰勞轉御史臺主簿兼脩國史初延壽父太師多識前世舊事常以宋齊梁陳周隋天下參隔南方謂北爲索虜北方指南爲島夷其史於本國詳他國畧往往訾美失傳思所以改正擬春秋編年刊究南北事未成而殁延壽既數與論譔所見益廣乃追終先志遷符璽郎兼修國史卒

敬播

敬播蒲州河東人也貞觀初擢進士第時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秘書内省參纂從太宗伐高麗而帝名所戰山爲駐蹕播謂人曰鑾輿不復東矣

山所以名蓋天意也其後果然遷太子司議郎中又與令狐德棻等撰晉書未幾後歷給事中播與許敬宗撰高祖實錄又撰太宗實錄出爲越州長史徙安州卒房玄齡嘗稱播陳壽之流是時漢書學大興其章章者若劉伯莊秦景通兄弟劉訥皆名家

唐列傳卷之四

長孫无忌

長孫无忌字輔機性通悟博涉書史始高祖兵度河進謁長春宮授渭北道行軍典籤從秦王征討有功累擢比部郎中上黨縣公與房杜謀誅太子建成秦王即位遷吏部尚書以功第一進封齊國帝以无忌皇后兄又少相友眷倚日厚嘗出入卧内進尚書右僕射或有言无忌權大盛者帝持表示无忌曰我與公君臣間無少疑使各懐所聞不言則蔽矣遂解僕

射進策司空進位司徒太子承乾廢帝欲立晉王未决无忌决策立之帝顧王曰舅許汝矣宜即謝王乃拜以无忌爲太子太師同中書門下三品高宗進无忌太尉帝欲立武昭儀爲后无忌固言不可帝密以寶器錦帛十餘車賜之又幸其第擢三子皆朝散大夫昭儀母從詣其家中請許敬宗數勸之无忌厲色折拒后既立以无忌受賜而不助已銜之敬宗揣后指陰使洛陽人李奉節上无忌變事與侍中辛茂將按致反狀遂下詔削官爵置於黔州所在發兵護遣流其子秘書監冲等於嶺外從弟渝州刺史知仁貶翼州司馬又即黔州暴訊无忌投繯卒冲免死殺族子祥流族弟恩於檀口自是政歸武氏幾至亡國上元元年孫元翼襲封開成三年詔以裔孫鈞爲猗氏令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亮之子也隋大業末爲薛舉通事舍人仁杲平授秦王府鎧曹參軍貞觀中累遷起居郎博涉文史工隷楷太宗嘗嘆曰虞世南死無與論書

者魏徵白見遂良帝令侍書帝方博購王羲之故帖天下爭獻然莫能質眞僞遂良獨論所出無舛有者十五年諫罷封禪又諫天子不自覩史言太子諸王宜有定分諫皇子幼者不宜在外任都督刺史太子承乾廢帝許立魏王泰遂良諫遂定策立晉王時飛雉數集宮中帝問何祥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侲子化爲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侲子曰得雄者王得雌者覇文公遂雄諸侯始爲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

之立身不可以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帝寢疾召遂良長孫无忌受顧命輔晉王高宗即位封河南縣公帝將立武昭儀召遂良與長孫无忌李勣于志寧議事遂良固爭不從叩頭流血乞還田里會李勣議與武氏立左遷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刺史歲餘卒年六十三後二歲許敬宗李義府奏長孫无忌逆謀皆遂良驅煽乃削官爵二子彥甫彥沖流愛州殺之文宗詔以遂良五世孫虔爲臨汝尉其曾孫璆擢進士第累拜監察御史裏行先天中奚厥圍北庭詔璆持節監總督諸將破之遷侍御史拜禮部員外郎而氣象凝挺不減江瑩時

韓瑗

韓瑗字伯玉京兆三原人也父仲良武德初與定律令終刑部尚書潁川縣公瑗貞觀中以兵部侍郎襲爵永徽三年監脩國史進侍中兼太子賓客王后之廢瑗泣諫不聽明日復諫帝大怒明年瑗上言遂良受先帝顧託願寬無辜以順衆心不聽瑗憂憤自表歸田里顯慶二年許敬宗李義府奏瑗以桂州授遂良桂用武地倚之謀不軌於是貶振州刺史踰年卒年五十四長孫无忌死義府等復奏瑗與通謀遣使即殺之既至瑗已死發棺驗視及還追削官爵籍其家子孫謫廣州官奴自瑗與遂良相繼死內外以言爲諱將二十年帝造奉天宮御史李善感始上疏極言時謂爲鳳鳴朝陽

來濟

來濟揚州江都人也父護兒隋左翊大將軍宇文化及之難闔門死之濟幼得免擢進士貞觀中累遷通事舍人太子承乾敗太宗問侍臣何以處之濟曰陛

下上不失爲慈父令太子得盡天年則善帝納之永徽二年拜中書侍郎封南陽縣男帝將以武氏爲后濟極言陳諫二年兼詹事尋坐褚遂良事貶台州刺史久之徙庭州龍朔二年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戰歿焉年五十三初濟與高智周郝處俊孫處約客宣城石仲覽家仲覽衍於財有器識待四人甚厚私相與言志處俊曰願宰天下濟及智周亦然處約曰願爲通事舍人足矣後濟領吏部處約始以瀛州書佐

入調濟遞注曰如志遂以爲通事舍人後皆至公卿
濟與母兄恒上元中爲黄門侍郎父本驍將而恒濟
俱以學行稱相次知政事時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
將作少匠許敬宗曰護兒兒作相世南男作匠文武
豈有種邪

李義琰

李義琰魏州昌樂人也及進士第補太原尉李勣爲
都督僚吏憚其威義琰獨敢廷辨曲直勣甚禮之徙
白水令有能名擢司刑員外郎累遷中書侍郎上元

中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高宗欲使武
后攝國政義琰與郝處俊固爭章懷太子之廢盡赦
宮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
紳義之宅無正寢弟義璡爲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
吾爲國相且自愧尚營美宇是速吾禍豈愛我者邪
會改葬其先使舅家移塋而兆其所帝聞怒曰是人
不可使秉政義琰懼以疾乞骸骨致仕贈拱初起爲
懷州刺史自以失武后意辭不拜卒子巢幼豪俊善
騎射不治細行義琰常抑之絶其交遊後亡走關下

獻言陳利害擢監察御史與李義府同按柳奭韓瑗
獄遷殿中上書忤旨貶龍編主簿

上官儀

上官儀字游韶陝州人貞觀初擢進士第召授弘文
館學士太宗每屬文遣儀視藁高宗即位進西臺侍
郎時以雍州司士參軍韋絢爲殿中侍御史或疑非
遷儀曰此野人語耳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造
羽鴛鷺豈雍州判佐比乎儀工詩其辭綺錯婉媚及
貴顯人多效之謂爲上官體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

下獄死籍其家初武后得志遂牽制帝專威福帝不
能堪召儀與議儀請廢后后由是深惡儀至是許敬
宗搆儀與忠大逆子庭芝歷周王府屬亦被殺

常仁壽

常仁壽京兆萬年人也隋大業末爲蜀郡司法書佐
高祖入關遣使者定蜀承制擢嶲州都督長史南寧
州納款朝廷歲遣使撫按至率貪冒邊人苦之多畔
去帝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嶲
詔歲一按行慰勞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

數千里將還父老悲啼祖行仁壽請徙治南寧州假兵遂撫定詔可敕益州給兵護送刺史資耽疾其功訹言山僚方叛未可以遠畧不時遣歲餘卒

張允濟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也仕隋為武陽令元武民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牛民訴縣不能决乃詣允濟允濟曰君自有令吾何與為民泣訴其抑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其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

牛我無豫即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遷高陽郡丞郡乏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擢幽州刺史卒

李素立

李素立趙州高邑人也曾祖義深仕北齊為梁州刺史父政為隋水部郎使淮南死於盜素立仕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及死高祖欲殺之素立諫止帝嘉納由是恩顧特異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貞觀中轉楊州大都督府司馬初突厥鐵勒部內附郎其地為瀚海都護府詔素立領之於是闕泥孰部數梗邊素立以不足用兵遣使諭降夷人感其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盃歷太僕鴻臚卿累封高邑縣侯出為綿州刺史永徽初徙蒲州將行還所餘備糧并什器於州齋家書就道卒孫至遠少秀悟能治尚書左氏春秋撰周書起后稷至赧為傳紀令狐德棻許其良史始調蒲州參軍累補乾封尉上元時制策高第授明堂主簿歷遷天官侍郎知選事至遠之知選以內史李昭德進人或勸其往謝荅曰公以

公用我奈何欲謝以私卒不詣、、銜之出為壁州刺史卒至遠父休烈亦有文終著令年四十九子畬初歷汜水主簿遇事益敢擢右臺監察御史裏行晝廢授監察御史累轉國子司業事母謹累世同居

田仁會

田仁會雍州長安人祖軌隋幽州刺史封信都郡公父弘襲封至陵州刺史仁會擢制舉累仕左武候中郎將太宗征遼東薛延陀以數萬騎掩河內部仁會與執失思力率兵擊敗之尾逐數百里永徽中為平

州刺史歲旱自暴以祈雨大至穀登五遷勝州都督境有夙賊依山剽行人仁會發騎捕格夷之入爲太府少卿所得祿估有羸輒入之官有女巫傳鬼道惑衆自言能活死人市里尊神之仁會劾徙於邊轉右衛將軍以年老乞骸骨卒年七十八

薛大鼎

薛大鼎字重臣蒲州汾陰人也父粹隋介州長史與漢王諒同反誅大鼎爲官奴流辰州用戰功得還高祖兵興謁見龍門即說帝傳檄遠近據天府示豪桀

爲拊背扼喉討帝奇之時諸將已決策先攻河東故議寘授大將軍府察非掾出爲山南道副大使開屯田以實倉廪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以爲饒州道軍師引兵度彭蠡湖以功遷涪州刺史累徙滄州無棣渠久塞大鼎浚治屬之海商賈流行里民歌之又疏長蘆漳衡三渠泄汙潦水不爲害是時鄭德本在瀛州賈敦頤爲冀州皆有治名故河北稱鐺脚刺史未幾中遷行荆州大都督長史卒子克構永隆初歷戶部郎中族人黃門侍郎顗以弟紹尚太平公主問於克構答曰室有傲婦善士所惡顗不敢沮而紹卒誅

皇甫無逸

皇甫無逸字仁儉京兆萬年人也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漢王諒反遏之不從見殺封無逸平輿侯帝被殺乃與段達元文都立越王侗及王世充篡棄毋妻斬關自歸追騎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爲逆解金帶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取由是獲免高祖以無逸本隋勳舊尊遇之拜刑部尚書封滑國公皇甫希仁檢人也誣告無逸陰交世充帝

判其詐斬之又有告無逸交通蕭銑者按之無狀遂斬告者拜民部尚書徙益州大督府長史所至輒閉閤不通賓客所須皆市易它境常按部宿民家燈炷盡主人將續進無逸抽佩刀斷帶爲炷每上表躬讀數十猶懼未審使者上道追省再三乃得遣毋在長安疾篤太宗命馳驛召還承問憂悸不能食道病卒

李襲志

李襲志字重光其先本隴西狄道人也五世祖避地更爲金州安康人仕隋始安郡丞大業末盜賊起襲

志傾私産募士得三千人乘城州盜蕭銑林士弘歷攻之不下聞煬帝喪乃與士民縞素三日歸爲銑所陷僞署桂州總管武德初高祖賜書命其子玄嗣召之襲志約領南酋衣平郡守李光度潛圖歸國及銑平領南六十餘州皆造款趙郡王孝恭承制授桂州總管五年來朝封始安郡公後討輔公祏轉桂州都督襲志守桂二十八年政尚清省南荒便之表請入朝以汾州刺史致仕卒

姜謩

姜謩秦州上邽人也隋大業末爲晉陽長高祖在太原謨深自結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參軍從平霍邑絳郡兵遂渡河謨部勒一夕濟高祖嘆其畧進平長安除長道縣公薛舉寇秦州詔安撫隴外乃與竇軌出散關下漢陽遇薛舉與戰軌敗召謨還朝爲員外散騎常侍後仁杲平擢秦州刺史謩至撫邊俗以恩信改守隴州以老去職貞觀元年卒子確字行本以字顯貞觀中爲將作少匠遷宣威將軍高昌之役爲行軍副總管有功還爲金城郡公帝將征高麗行本諫不從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子簡嗣武后時至左威揚衛將軍攝地官尚書通事舍人內供奉子皎長安中爲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皎悉心焉及即位自潤州長史召授殿中少監後將誅竇懷貞等皎與密議以功進殿中監楚國公弟晦又爲吏部侍郎有權寵開元五年下詔放歸田里久之復爲秘書監十年坐洩禁中語流欽州道病死年五十後以其子慶初尚主更贈吏部尚書晦起家蒲州參軍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至晦獨狥舊體

蘇烈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也後徙始平父邕當隋季率里中數人爲本郡討賊定方年十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貞觀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還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拜左屯衛將軍臨清縣公顯慶元年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沙川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二年拜伊麗道行

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潤爲副出金山北先擊木昆部破之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別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四年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爲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都曼討窮遂面縛降葱海以西遂定遷左武衛大將軍出爲神丘道大總管率師討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可勝計加慶節尚輦奉御未幾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浿江奪馬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二年卒年七十六

郭孝恪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也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翟郡公竇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討王然之賊平遷上柱國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貞觀十六年拜涼州

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州刺史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絶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焉耆生口七百還焉耆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俾拜崑河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那利率衆陰與城內胡爲應薄城鼓譟孝恪殊死鬭中流矢卒子待詔亦歿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次子待封官左豹韜衛將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爲民

張儉

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也祖威隋相州刺史皖城郡公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强每有求取所遣書輒稱詔勅邊吏不敢抑及儉獨拒不受大數民嘗因歲收穀數十萬斛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首窮歸於儉儉受而安輯之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送奏思結叛朝廷議進討將儉以毋喪奪服爲使者撫納之遂檢校代州都督進平濫

法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霫靺鞨諸蕃切畛高麗引兵入寇儉率兵破之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累地累封皖城郡公永徽初卒年六十餘兄太師華州刺史武德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薛仁貴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會郎將劉君邛爲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等率兵二十萬拒戰仁貴著白衣自標顯持戟腰鞬兩弓呼而馳所向披靡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拜游擊將軍師還帝謂曰朕不喜得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暴至夜尖玄武門仁貴登門大呼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帝寢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畧遼東破

高麗於貴端城俄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封河東縣男詔副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偘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爲虜襲仁貴擊之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它四十城相率

送款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仁軌鎮平壤尋峯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爲羅娑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真郭待封擊之以援吐谷渾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下頗違節度王師大敗仁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迺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嘆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餘衆叛起爲雞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拜檢校代州都督

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永淳二年卒年七十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後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攝安東道經畧使召對同明殿具言醜虜憑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

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詔訥爲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尤見慰勞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數入邊訥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賓客議方署士負戈甗粮深討慮恐無功姚元崇亦持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因[illegible]資敵[illegible][illegible]不可失也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爲虜所[illegible]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宣道及大將李思敬等八人有詔斬以狥獨賓客免盡奪官爵

俄而吐蕃大酋坌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剽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郭知運王晙擊之追及賊戰武街驛破其衆尾北至洮水又戰長城堡殺鹵數萬復封平陽郡公以子暢爲朝散大夫開元三年爲朔方行軍大總管討突厥四年突厥降戶叛訥討破之久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子嵩大曆初封高平郡王嵩子平字坦途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擢爲汝州刺史王師討蔡授鄭滑節度使數

戰有功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許平拔求
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
使田弘正弘正許之廼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疏
道二十里以釃水悍還壖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
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未幾假帥鄭滑李師
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徙爲節度使
魏國公在鎮六年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子從以蔭
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

王方翼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也祖裕尚隋同安大長公
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方翼早孤時號孝童母李爲
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保執苦燎松丸墨
爲富家主虖還京師嘗夜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
乃朽木也太宗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爲皇
后謁安定令誅滅大姓皇甫氏息從瀚海都護司馬
坐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其友趙持滿
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翼往哭具禮收葬金吾
劾繫帝嘉之不罪再遷肅州刺史無隍壍乃發卒建
樓堞濬行塹討遮匐奏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
都護杜懷寶延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西胡莫測其
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鎮安
西遂亡番戎之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薄啜叛圍
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俄而三姓咽麪兵
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西域平以功遷夏州都
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耦耕法明年召議西域
事引見奉天宮賜食帝前帝見衣有汙漬處問其故
具對熱海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之賜賚良厚俄

賊白鐵余以綏州反詔與程務挺討之封太原郡公
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
后時王后屬無在者方翼自恃功名冀不坐而后欲
因罪除之未得也及務挺被殺即召方翼追入朝捕
送獄流崖州卒於道年六十三方翼善書與魏叔琬
齊名子瑨字伯玉與兄璵弟增以文學濟美授初珣
及進士第擢長安尉因進見武后詢其族氏對曰廢
后臣之姑也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爲
河南丞武三思矯制貶臨川令宋璟輔政召授侍御

史累遷工部侍郎而璿至中書舍人珦嘗爲秘書少
監數年而璿繼職終右散騎常侍卒子崗天寶中歷
殿中侍御史璿子鉷

契苾何力

契苾何力鐵勒哥論易勿施莫賀可汗之孫也父葛
隋末爲莫賀咄特勒何力九歲而孤號大俟利發貞
觀六年與母率衆千餘詣沙州內屬太宗處其部於
甘涼二州擢何力左領軍將軍九年與李大亮薛萬
徹萬均討吐谷渾於赤水川萬均率騎先進爲賊所

包兄弟皆中創墮馬步鬭士死十七八何力馳壯騎
冒圍奮擊虜披靡去是時吐谷渾王伏允在突淪川
何力欲襲之萬均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
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
巢穴乃閱精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伏允挺
身免有詔勞軍於大斗拔谷萬均耻名出其下乃排
何力引功自名何力不勝憤拔刀起將殺之諸將勸
止及還帝責問其故何力具言萬均敗狀帝怒將解
其官授何力何力頓首曰以臣而解萬均官恐四夷
聞者謂陛下重夷輕漢則誣告益多又夷狄無知謂
漢將皆然非示遠之義帝重其言乃止有詔宿衛北
門檢校屯營事尚臨洮縣主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
總管與討高昌平之始何力母姑臧夫人與弟沙門
在涼州沙門爲賀蘭都督十六年詔何力往視母於
是薛延陀毗伽可汗方強契苾諸酋爭附之乃脅其
母弟使從何力驚謂其下曰上於爾有大恩且遇我
厚何遽反皆曰可敦都督去矣尚何顧何力曰弟往
侍兄矣我義許國不可行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

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邪卽割
左耳誓不屈帝征高麗詔何力爲前軍總管封郕國
公顯慶中爲沮江軍行軍大總管龍朔初徙拜遼東
道行軍大總管總章儀鳳間吐蕃藏吐谷渾勢益張
入寇鄯廓河坊等州詔周王爲洮州道相王爲涼州
道行軍元帥率何力等討之二王不行何力亦卒子
明授上柱國封漁陽縣公李敬玄征吐蕃明爲栢海
道經略使以戰功進左威衛大將軍襲封子聳襲爵

阿史那社尒

阿史那社尒突厥處羅可汗之次子也年十一拜拓設建牙磧北與頡利子欲谷設分統鐵勒回紇僕骨同羅諸部處羅卒哀毀如禮治衆十年無苛斂貞觀元年爲薛延陀所敗又與西突厥不平出是率衆內屬十年入朝授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於靈州詔尚衡陽長公主爲駙馬都尉典衞屯兵十四年以交河道行軍總管平高昌封畢國公從征遼東中流矢拔去復戰有功還拜兼鴻臚卿二十一年以崑丘道行軍大總管與契苾何力郭孝恪楊弘禮李海崖等五

將軍發鐵勒十三部及突厥騎十萬討龜茲因說于闐王入朝獻馬畜三百餉軍西突厥焉耆安國皆爭犒師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帝聞曰三將優劣不復問人矣永徽六年卒

執失思力

執失思力突厥酋長也貞觀中護送隋蕭后入朝授左領軍將軍會頡利敗太宗令諭降渾解薩部落稍親近帝逐兎苑中思力諫陛下爲四海父毋乃自輕臣竊殆之帝與其言後復逐鹿思力脫巾帶固諫帝爲止及討遼東詔屯金山道領突厥扞薛延陀詔尚九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安國公坐交房遺愛高宗以其戰多赦不誅流巂州龍朔中以爲歸州刺史卒

蔣儼

蔣儼常州宜興人擢明經第爲右屯衛兵曹參軍太宗將伐高麗募爲使者人皆憚行儼奮曰以天子雄武四夷畏威蕞爾國敢圖王人有如不幸固吾死所也遂請行爲莫離支所囚以兵脅之不屈内窟室中高麗平乃得歸爲幽州司馬劉祥道以巡察使到部

表其狀再遷殿中少監數陳時政高宗輒優納進蒲州刺史徙太子右衛副率中宗在東宮儼數爭過失不見用以捴調護不應諫田游巖與處士爲洗馬太子所尊禮儼詣書責之游巖愧不能答封義興縣子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年七十八

劉感

劉感岐州鳳泉人後魏司徒豐生孫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戍涇州爲薛仁杲所圍城垂陷長平王叔良救之賊乃解與叔良出戰爲賊執至死詈益甚賊平

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爵平原郡公

常達

常達陝州人仕隋為鷹擊郎將嘗從高祖征伐與宋老生戰霍邑軍敗自匿帝意已死久乃自歸帝大悅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強仁杲伺隙劫之歸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答曰彼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怒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懾亦拔刀逐之趙安弘為蔽捍乃免仁杲平帝見達勞忠節以達并劉感事授史官令孫德棻

呂子臧

呂子臧蒲州河東人大業末為南陽郡丞高祖入京師遣馬元規慰輯山南獨子臧堅守及煬帝已弒帝更使其壻薛君倩詔諭子臧就拜鄧州刺史封南陽郡公武德初朱粲新敗子臧率兵與元規并力元規兵不進子臧請以所部兵獨進又不許子臧扼腕曰謀不見用坐公死矣賊圍固會霖雨雉堞崩剝或勸其降子臧曰我天子方伯且降賊乎乃率麾下數百人赴敵死之城亦陷元規死之元規安陸劭以隊正

從帝征伐持節下南陽得兵萬餘然無謀以至於敗

敬君弘

敬君弘絳州絳人北齊右僕射顯儁曾孫也累功封黔昌侯以屯營兵守玄武隱太子之死其車騎將軍馮立者與巢王親將謝叔方率兵攻玄武門殊死鬭君弘挺身出與中郎將呂世衡呼而進皆戰歿立顧其下曰足以報太子矣遂解兵走尉遲敬德擲巢王首示叔方下馬慟亦出奔明日自歸太宗曰義士也俄而立又至帝亦勞遣之立已蒙貸歸語人曰上赦

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戰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有惠愛卒於官

王行敏

王行敏并州樂平人隋末為盜長高祖興來降拜潞州刺史遷屯衛將軍劉武周入并州寇上黨取長子壺關或言刺史郭子武懦不支且失潞帝遣行敏馳往既至與子武不叶賊圍急儲偫空乏衆恟懼行敏患之會有告子武謀反遂斬之州民陳正謙者以信義稱鄉里出粟千石濟軍由是人人自奮賊乃去行

斂又敗竇建德兵於武涉武德四年督兵徇燕趙與劉黑闥戰歷亭破之既而釋甲不設備爲黑闥所擒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逐斬之黑闥之亂死事者又有盧士叡李玄通士叡客韓城高祖與之旌及兵與率數百人上謁汾陰又使兒子諭降劇賊孫華與劉弘基敗隋將桑顯和於飲馬泉累擢瀛州刺史黑闥遣輕騎破其郛拒戰爲賊禽欲使說下城堡不從見殺玄通藍田人爲隋鷹揚郎將高祖入關率所部自歸拜定州總管爲黑闥所破欲以爲將玄通不聽囚之

故吏有餉飲者玄通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仰天太息潰腹死帝爲流涕擢其子伏護大將軍

傅奕

傅奕相州鄴人開皇中以儀曹事漢王諒諒反問奕今茲熒惑入井果若何對曰東井黃道所由熒惑之舍烏足怪邪若入地上井乃爲災諒怒及敗奕以對免徙扶風高祖爲扶風太守禮之及卽位拜太史丞會庚儉以父質占候忤煬帝死懲其事耻以術顯薦奕武德七年上疏極詆浮圖法又上十二論言益痛切九年太白躔秦分奕奏秦王當有天下帝以奏付王及太宗卽位召賜食謂曰向所奏幾敗我又嘗問卿拒佛法奈何奕曰佛西胡黠人爾欺誑夷狄以自神至入中國而孅兒幻夫摸象莊老以文飾之有害國家而無補百姓也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

呂才

呂才博州清平人貞觀時祖孝孫增損樂律與音家王長通白明達更質難不能决太宗詔侍臣舉善音

者中書令溫彥博白才天悟絕人侍中王珪魏徵盛稱才製尺八凡十二枚長短不同與律諧契卽召直弘文館參論樂事帝嘗覽周武帝三局象經不能通或言太子洗馬蔡允恭能之問允恭少通其畧老乃忘試問才一息卽解具圖以聞累擢太常博士帝病陰陽家所傳書多謬僞淺惡世益拘畏命才與宿學老師刪落煩訛凡百篇詔頒天下才於持議儒而不俱其言不甚文要欲救俗失切時事俾易曉也帝又詔造方域圖及教飛騎戰陳圖屢稱旨擢太常丞麟

德中以太子司更大夫卒子方穀穀能誦經太宗聞其敏召見奇之賜束帛為右衛鎧曹參軍母喪以毀卒布車從母葬通人郎餘令以白粥玄酒生芻祭路隅世共哀之

李淳風

李淳風岐州雍人父播仕隋高唐尉棄官為道士號黃冠子淳風明步天曆算貞觀初與傅仁均爭曆法議者多附淳風故以將仕郎直太史局制渾天儀詆太史丞與諸儒修書遷為令淳風於占候吉凶若節

契以勞封昌樂縣男撰麟德曆代戊寅曆自秘閣郎中復為太史令卒子諺孫仙宗並擢太史令唐初言曆者推傅仁均仁均滑州人終太史令

僧一行

一行張公謹之孫武三思請結交逃匿隱於僧梵律玄宗強起之詔與率府兵曹梁令瓚造渾天儀卒道士邢和璞謂人言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曆言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必有聖人正之今適其期矣

唐列傳卷之六

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貴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封甑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及長好學嗜漢書能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作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甚謹補滕王友恥為王府屬棄官去久之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往討俊副之虜鄉衆壯其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上欲遂餌之處俊諫乃止進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

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從而處俊獨從帝嘗曰我常疑秦法為寬荆軻匹夫耳匕首竊發群臣皆荷戟侍莫敢拒處俊對曰此乃法惡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族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嚴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屬吏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幾故用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轉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令狐德芬劉胤之

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編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
更命宰相加刊正處俊與帝論史官之失甚詳帝多
疾欲遜位武后俊極諫乃侍中罷爲太子少保開耀
元年卒年七十五詔百官赴哭官庀喪事予北臾固
辭處俊性資約素臨事敢言自秉政況獻得大臣體
與舅許圉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貲顯
故江淮間爲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孫象賢垂拱
中爲太子通事舍人后素銜處俊故因事誅之臨刑
極罵乃死后怒令磔其尸斲夷祖父棺冢

裴行儉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父仁基隋光祿大夫自
王世充所謀歸國被害贈原州都督謚曰忠行儉幼
引蔭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參軍
遷長安令高宗將立武昭儀行儉以爲國家憂從此
始坐左除西州都督府長史麟德二年累擢安西都
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遷吏部侍郎與李敬玄馬
載同典選有能名時號裴馬行儉始設長名榜銓注
等法又定州縣升降資擬高下爲故事調露元年十
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匐誘蕃落以動安西與
吐蕃連和朝廷欲討之帝用行儉議詔行儉册送波
斯王且爲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
迷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衆少安
俄而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
處衆皆驚以方漢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
揚言大熱難進宜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行
儉徐召四鎮酋長僞約畋乃陰勒部伍數日倍道而
進去都支帳十餘里先遣其所親問安否外若閒暇

非討襲者又使人趣召都支都支本與遮匐計及秋
拒使者已而聞軍至倉卒不知所出率子弟五百餘
人詣營謁遂禽之突厥阿史德温傅反單于管二十
四州叛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討賊不克死敗
係踵永隆元年詔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
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
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
千里行儉咸節制之封聞喜縣公永淳元年十姓突
厥車薄叛復爲金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行

儉工草隸名家帝嘗以絹素詔寫文選覽之秘愛其法賚物良厚行儉每曰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研捷者余與虞世南耳拜吏部時見蘇味道王勮謂曰二君後皆掌銓衡又知王楊盧駱四人皆不得死所引偏裨如王方翼等皆爲世名將子光廷字連城早孤事母庫狄氏有婦德武后召入宮爲御正甚見親寵光廷由是累遷太常丞以武三思壻坐貶開元中擢鴻臚少卿玄宗有事岱宗張說欲加兵守邊光廷議使突厥說因奏用廷策突厥果遣

使來朝東封還遷兵部侍郎久之拜平章事光廷又引李融張琪司馬利賓直弘文館撰續春秋經傳二十年封正平縣男卒年五十八初吏部求人不以資考爲限光廷因行儉長名榜乃爲循資格任門下省主事閻麟之時語曰麟之口光廷手素與蕭嵩輕重不平及卒嵩奏一切罷之

劉仁軌

劉仁軌字正則汴州尉氏人少貧賤好學武德初補息州參軍轉陳倉尉部人折衝都尉魯寧者豪縱犯法仁軌榜殺之帝以爲剛正更擢咸陽丞貞觀十四年校獵同州時秋斂未訖仁軌諫遷給事中爲李義府所惡出爲青州刺史顯慶五年伐遼義府欲斥以罪使督漕而船果覆沒坐免官白衣隨軍劾蘇定方既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守其城百濟故將福信及浮屠道琛迎故王子扶餘豐立之引兵圍仁願詔仁軌兵爲援遂營屯田以經畧高麗仁願至京師推仁軌能超進六階先是貞觀末徵中士戰歿者皆詔使弔祭或以贈官推授子弟顯慶後討伐恩賞殆絕

仁軌具論其弊又表用扶餘隆使綏定餘衆時劉仁願爲卑列道總管詔率兵度海還仁軌乞留屯及封泰山仁軌乃率新羅百濟儋羅倭四國酋長赴會天子大悅擢爲大司憲遷右相封樂城縣男總章元年副李勣討高麗平之以疾辭位聽致仕咸亨五年爲雞林道大總管東伐新羅進爵爲公吐蕃入寇命爲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永隆二年加太子少傅帝幸東都太子監國詔仁軌與裴炎薛元超留輔及太子赴東都又詔太孫重照留守仁軌副之武后臨朝復

拜左僕射上疏辭疾因陳呂后祿產禍敗事以規后改文昌左相同鳳閣鸞臺三品卒年八十五仁軌嘗爲御史袁異式所劾慢辱之脅使引決及拜大司憲異式尚在臺不自安因醉以情自解仁軌持觴曰所不與公者有如此觴子濬官太子舍人爲拱中爲酷吏所殺濬子晃開元中爲給事中

婁師德

婁師德字宗仁鄭州原武人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異之曰子台輔器也上元初爲監察御

史會吐蕃盜邊劉審禮戰歿師德奉使收敗亡於洮河因使吐蕃後募猛士討吐蕃乃自奮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八遇八克天授初爲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長壽元年召授鳳閣鸞臺平章事後以爲營田大使入遷秋官尚書原武縣男並知政事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九月卒於會州年七十師德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己輒遜以自免不見容色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絜之乃已師德曰未也絜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嘗薦狄仁傑仁傑不知嘆其盛德與郝處俊相亞世之言長者稱婁郝

張文瓘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

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尤豫少決故贈以刀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遂與勣同爲宰相諫造宮室征西夷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執法平恕方蘇胄帝將討新羅文瓘力請息兵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

當自引避不宜飾臧以自取名參乃止卒年七十三
四子潛沛爲魏同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
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

唐臨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内史瑾之孫武德初隱
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授右衛率府太子
廢出爲萬泉丞有輕囚久繫後疾臨悉縱歸與之約
因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
挺越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

大夫語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俄持節按獄交州
出冤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末徽元年蕭齡之嘗任
都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於朝堂臨
建言免死劾來濟讁潮州李義府讁普州臨奏許禕
爲江南巡察使張倫劍南巡察使禕與濟善而倫與
義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謂臨違所私督其過坐免
官起爲潮州刺史卒年六十兄皎武德初爲秦王府
記室從王征討掌書檄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子之奇
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徙邊後除括蒼令與徐敬業

起兵誅臨孫紹

韋思謙

韋思謙名仁約鄭州人八歲喪母以孝聞及進士第
累調應城令負殿不得進官尚書高季輔曰予始得
此一人擢監察御史常曰御史出使不能摇動山岳
震慴州縣爲不任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思
謙劾之及後相出思謙清水令或弔之答曰吾狷直
觸機輒發覆郵身乎敗侍御史累遷右司郎中尚書
左丞進御史大夫復爲右肅政大夫故事大夫與御

史鈞禮思謙獨不答曰班列故有差奈何尚姑息邪
後致仕卒子承慶嗣立承慶字延休事繼母篤孝擢
進士第遷司議郎儀鳳中高宗詔太子監國太子稍
嗜聲色與土功乃上疏極陳其端又進諭善箴轉天
官侍郎修國史凡三掌銓選授平允時議荐赦令咸
推承慶召使爲之無撓色誤辭援筆而就衆嘆其壯
卒嗣立字延構與承慶異母少友悌母遇承慶嚴每
笞輒解衣求代母不聽輒自搒母感悟爲均愛世比
晉王覽第進士承慶解鳳閣舍人武后召嗣立謂曰

爾父嘗稱二子忠且孝堪事朕比兄弟稱職如而父
言今使卿兄弟自相代即拜鳳閣舍人時學校廢刑
濫及善人乃上書極諫長安中拜同平章事時州縣
非其人后以爲憂李嶠唐休璟請選臺閣賢者分典
大州嗣立請先行以示羣臣后悅以本官檢校汴州
刺史由是楊再思等十八人悉補外景龍中中宗拜
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崇飾寺觀用度百出又恩倖食
邑者衆嗣立建言今府帑耗竭無一歲之儲伏見營
立寺觀鴻侈繁麗又言願下有司精加汰擇凡諸曹

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淸望官當先選用刺史
縣令所冀守宰稱職以興太平帝不聽開元中元中
卒初嗣立代承慶爲鳳閣舍人承慶亦代爲天官侍
郎及知政事父子並爲宰相世罕其比

劉祥道

劉祥道字同壽魏州觀城人父林甫武德時爲內史
舍人典機密與蕭瑀等撰定律令歷中書吏部侍郎
建請四時聽選隨到輒擬隨才銓錄議以爲宜祥道
少襲男爵顯慶中遷吏部黃門侍郎知選事乃建稱
敝闕上疏陳六事會杜正倫亦言入流者衆爲官人
敝乃詔與祥道悉議而執政憚改作又以勳戚子進
取無他門遂格稍遷司刑太常伯每覆大獄必歔欷
累歎奏決麟德初拜右相坐與上官儀善罷爲司禮
太常伯進爵廣平公乾封元年致仕卒

高智周

高智周常州晉陵人第進士遷費令與丞尉均取俸
民安其化入擢弘文館直學士嘗覆奕爾碑者三拜
壽州刺史其治尚文雅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

遷太子左庶子是時崔知溫劉景先脩國史智周與
郝處俊監流久之罷爲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
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固表去位致仕卒

許敬宗

許敬宗字延族杭州新城人父善心仕隋爲給事中
敬宗幼善屬文大業中舉秀才中第調淮陽書佐太
宗聞其名召署文學館學士貞觀中除著作郎兼脩
國史嘗謂所親曰仕宦不爲著作無以成門戶俄改
中書舍人文德皇后喪群臣成服率更令歐陽詢貌

飄異敬宗談笑自如貶洪州司馬累轉給事中復脩國史以勞封高陽縣男高宗即位遷禮部尚書敬宗饕貪遂以女嫁蠻酋馮盎子多私所聘有司劾舉下除鄭州刺史俄復官為弘文館學士帝將立武昭儀大臣切諫敬宗陰揣帝私妄勝田舍子更婦之說以況天子帝意遂定爵郡公帝嘗幸故長安城按碑徘徊問侍臣秦漢以來幾君都此敬宗曰秦居咸陽漢惠帝始城之其後苻堅姚萇宇文周居之帝復問漢武開昆明池實何年對曰元狩二年將伐昆明為此

池以出戰帝東封泰山以敬宗領使次濮陽帝問竇德玄此謂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敬宗曰臣能知之因對帝丘又對四瀆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見世基死世南匍匐請代善心死敬宗蹈舞求生世為口實敬宗子娶尉遲敬德女孫而女嫁錢九隴子九隴本高祖隸奴也為虛立門閥功狀至與劉文靜等同傳敬宗營第舍華僭至造連樓使諸妓走馬其上縱酒奏樂自娛嬖其婢因以為繼室假姓虞子昂烝之敬宗怒黜厦奏斥昂嶺外久乃

表還咸亨初以特進致仕仍朝朔望卒年八十一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子荒徼女嫁蠻落謚曰謬其孫彥伯訴思古有嫌詔更議博士王福畤曰何曾忠而孝以日食萬錢謚繆醜況敬宗醜累過之執不改

李義府

李義府瀛州饒陽人其祖嘗為射洪丞因客永泰貞觀中李大亮巡察劍南表義府才對策中第補門下省典儀劉洎馬周更薦之太宗召見轉監察御史詔

侍晉王除舍人與司直郎來濟俱以文翰顯獻承華箴義府方諷事太子而文致若蘄直者高宗立遷中書舍人兼脩國史為長孫无忌所惡奏斥壁州司馬詔未下義府問計於舍人王德儉德儉者許敬宗甥善揣事知上欲立武昭儀為后令義府建白義府即代德儉直夜叩閤上表請廢后立昭儀義府與敬宗德儉及御史大夫崔義玄中丞袁公瑜大理正侯善業相推轂濟其姦誅棄骨鯁大臣義府貌柔恭與人言嬉怡微笑而陰賊褊忌著于心凡忤意者皆中傷

之時號笑中刀又以柔而害物號曰人猫洛州有淑女淳于氏繫大理而美義府屬丞畢正義出之納以爲妾段寶玄以狀聞詔給事中劉仁軌侍御史張倫鞫治義府且窮逼正義自縊獄中以絕始謀侍御史王義方廷劾貸不問反爲貶抑未幾進中書封河間郡公杜正倫同輔政恃先進不相下客與中書侍郎李友益圖去義府反爲所誣交訟帝前帝兩黜之明年召爲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義府已貴乃言系出趙郡與諸李叙昭穆仕進者往往尊爲父兄行

又母妻諸子賣官市獄帝嘗從容戒義府義府勃然變色徐曰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我所從得邪義府不謝緩步而去帝由是不悅會義府與術者杜元紀出城候望氣色或告義府陰有異圖詔除名流嶲州子率府長史洽千牛備身洋及壻少府主簿柳元貞並流延州司議郎津流振州三子及壻尤凶肆人以爲誅四凶乾封元年大赦獨流人不許還義府憤恚死年五十三少子湛見李多祚傳

唐列傳卷之七

魏玄同

魏玄同字和初定州鼓城人祖士廓仕齊爲輕車將軍玄同進士擢第調長安令累官司列大夫坐與上官儀善流嶺外上元初會赦還工部尚書劉審禮表其才拜岐州長史再遷吏部侍郎永淳元年詔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平章事封鉅鹿男上疏言選舉法弊進拜文昌左丞玄同與裴炎締交能保終始時號耐久朋先是狄仁傑督太原運失米萬斛將坐誅

玄同救免而河陽令周興未知也數於朝堂聽命玄同曰明府可去矣毋久留興以爲阻已銜之至是誣玄同言太后老矣當復位皇嗣可以耐久后不察賜死于家年七十三監察御史房濟監刑謂曰丈人盍上變冀召見得自陳玄同曰人殺與鬼殺等耳不能爲告事人玄同子恬字安禮事親以孝聞第進士爲御史主簿開元中至穎王傅

劉禕之

劉禕之字希美常州晉陵人父子翼字小心在隋爲

著作郎嵴直有行貞觀初召之辭以毋老詔許終養
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爲孝慈里禕之少與
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以文辭稱號劉孟高郭並
直昭文館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偕召入禁中論次新
書凡千餘篇高宗又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
謂北門學士儀鳳中吐蕃冦邊帝訪侍臣所以置之
討之之宜人人異謀禕之獨勸帝夷狄猶禽獸雖被
及不足校帝納之俄拜相王府司馬檢校后旣立
帝以其叅奉大議愈親之賜爵臨淮縣男後私

與鳳閣舍人賈大隱曰后能廢昏立明盍反政以安
下后怒賜死於家年五十七命其子執筆占爲表
子號塞不能書禕之乃自捉筆得數紙麟臺郎郭翰
太子文學周思鈞悵嘆其文后惡之貶翰巫州思鈞
播州翰者嘗爲御史巡察隴右多所按劾次寧州時
狄仁傑爲刺史民爭言有異政翰薦於朝性寬簡讀
老子至和其光同其塵慨然曰大雅君子以保其身
乃辭憲官改麟臺郎云

吉項

吉項洛州河南人長七尺性陰克敢言事舉進士及
第調明堂尉父哲坐贓當死項往見武承嗣自承有
二女弟請侍王巾櫛承嗣喜迎之爲表貸哲死擢
右肅政臺中丞吉來俊臣殛殺忠良后斬之突厥陷
趙后命項鎮相州募士不應后曰賊方走藉卿坐鎮
耳初高宗時太原溫彬茂死封一笥書誘其妻曰吾
死後須年及再拱獻之再拱初妻上其書言后革命
及突厥至趙而去等事故后知之項善張易之田歸
道薛稷員半千李迥秀皆爲控鶴內供奉項又驅斂

故后倚爲腹心聖曆二年進平章事語侵武懿宗爭
功后銜之項論諸武不宜爲王有合水爲泥之喻甚
切張易之兄弟以寵盛思自全問項計安出項教易
之請還相王廬陵以副人望后召對明年項坐弟冒
爲官貶琰川尉尋徙始豐尉客江都卒

李昭德

李昭德父乾祐貞觀初爲殿中侍御史　令裴仁軌
私役門卒太宗欲斬之乾佑曰仁軌以輕罪致極刑
非畫一之制帝意解遷侍御史毋卒廬墓側乾祐雖

疆直而昵小人嘗爲吏所責坐流驩州昭德強幹有
文風擢明經如意元年自天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
王慶之率憸佞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
笞殺慶之因奏曰以親親言之天皇陛下夫也皇嗣
陛下子也當傳之子孫爲萬世計后乃止承嗣恨譖
短之后曰吾任昭德而獲安枕是代我勞非而所知
也時來俊臣侯思止舞文法數誅陷大臣昭德奏其
誣妄不道狀卒榜殺思止其黨稍摧沮然昭德廣拓
權爲衆怖目丘愔上疏劾昭德臣覩其膽乃大於身
鼻息所衝上拂雲漢既而俊臣亦下獄同日誅衆庶
莫不冤昭德而快俊臣

王義方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於魏孤且窶事母謹甚淹究
經術性謇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叢
於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
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
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員外
郎獨孤悊以儒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悊確論義方引
建百家與同違挫悊會補晉王府參軍直弘文館魏
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乃娶素
善張亮亮抵罪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
義方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
安流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徒
爲經書行釋奠禮顯慶元年坐論李義府貶萊州
司戶參軍歲終不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母喪隱居
不出卒年五十五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
中樹復召主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始
魏徵愛其才也歸根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於時既
死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蒔松柏冢側三年乃去
彥先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仕天官侍郎

員半千

員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
祖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
伍員因自姓員半千始名餘慶生而孤爲從父鞠愛
羇草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異之對策高
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方義方嘉

司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貧不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莩親行年三十懷才洯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以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階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所長有一君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涉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於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蒞太

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儀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旣對策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求爲左衛胄曹參軍使吐蕃且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爲古人乃在朝邪宜留待制卽召入閤供奉遷司賓寺主

簿稍與丘悅王劇石抱忠同爲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累擢兼右控鶴半千以控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爲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亳蘄二州刺史半千不顓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爲太子右諭德累封平原郡公表丐骸骨有詔聽朔望半千事五君有淸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游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

韓思彥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爲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巡察劍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廚宰飲以乳二人寤齧臂相泣使并州方賊殺人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汙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有之

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見勑帝脩德荅天
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胃
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
賦二百萬緡思彥劾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義府與諸
武共譖思彥出爲山陽丞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
不見卿久今何官邪召爲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上
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
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玄劾奏時已拜乾封
丞故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邡

令鄧惲右坐曰公且貴顯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惲
已爲文昌左丞子琬

薛登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爲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
州民聞人嗣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公祏
反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封臨汾侯登通貫文史
與劉子玄齊名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舉濫甚乃
上疏言舉薦非才久之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
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嚴勒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尚書
左丞景雲中爲御史大夫僧慧範怙太平公主勢奪
民邸肆登劾奏反爲主所搆出岐州刺史開元初爲
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賜今名坐
子累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

陳子昂

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其先居新城世高貲歲
饑出粟萬石賑鄉里舉明經調文林郎子昂十八未
知書以富家子尚氣決弋博自如他日入鄉校感悔
即痛修飭文明初舉進士時高宗崩將遷梓宮長安

於是關中無歲子昂盛言東都胜塏可營山陵武后
奇其才召見金華殿子昂貌柔野少威儀而占對慷
慨擢麟臺正字垂拱初詔問群臣調元氣當以何道
子昂因是勸后興明堂太學后召見賜筆札中書省
令條上利害子昂對三事太后殺鄭王璥等六人子
昂諫宜緩刑崇德於時吐蕃九姓叛詔田揚名發金
山道十姓兵討之十姓君長以三萬騎戰有功遂請
入朝后責其背不奉命擅破回紇不聽子昂上疏諫
其後吐蕃果入冦終后世爲邊患最甚后方謀開蜀

山由雅州道剪生羌因以襲吐蕃子昂上書以七驗諫止之后復召見使論爲政之要與適時不便者毋授上古角空言子昂乃奏八科俄遷右衛胄曹參軍后既稱皇帝改號周子昂上周受命頌以媚悅后擢右拾遺子昂多病居職不樂會武攸宜討契丹高置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攸宜怒徙署軍曹子昂知不合不復言神龍元年諫發兵擊生羌及吐蕃聖曆初以父老表解官歸待詔以官供養會父喪廬冢次縣令段

簡貪暴聞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納錢二十萬簡薄其賂捕送獄中子昂之見捕自筮卦成驚曰天命不祐吾殆死乎果死獄中年四十三子昂資褊躁然輕財好施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競房融崔泰之盧藏用趙元昆季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内文宗乃請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

唐列傳卷之八

狄仁傑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爲兒時門人有被害者吏就詰衆爭辨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答曰黄卷中方與聖賢對何暇偶俗吏語耶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仁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得去同府參軍

鄭崇質毋老且疾當使絶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詣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美其誼時方與司馬李孝廉不平相語曰吾等可少愧矣則相待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稍遷大理丞歲中斷久獄萬七千時稱平恕權善紀范懷義誤斧昭陵柏高宗詔誅之仁傑爭免數日授侍御史劾奏王本立惡有詔原之仁傑爭抵罪由是朝廷肅然帝幸汾陽宫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道仁傑諫

止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得其歡心郡人勒碑以
頌入拜天官侍郎持節江南巡撫使吳楚俗多淫祠
仁傑一切禁止奏毀千七百所止留夏禹吳太伯季
札伍員四祠而已轉文昌右丞出豫州刺史時越王
兵敗支黨餘二千人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詔悉謫
戍邊初宰相張光輔討越王軍中恃功多仁傑拒之
曰亂河南者一越王公董士三十萬以平亂縱使暴
横是一越王死百越王生也光輔還奏仁傑不遜左
授復州刺史徙洛州司馬天授二年同鳳閣鸞臺平

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
之乎謝不願知會爲來俊臣所搆捕送制獄俊臣引
仁傑置對曰有周革命我乃唐臣反固實仁傑於獄
中丐書筆帛置褚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徹絮
仁傑子光遠得書上變后悟遣使案視因免通天中
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爲魏州刺史俄轉幽
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
忠召拜平章事時發兵戍疏勒四鎭上疏諫又仁傑
請省江南轉餫張易之嘗從容問自安計仁傑曰惟

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
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
奴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於市踰日不及千
人廬陵王代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
莫可復以姑姪子母義諫后感悟迎還廬陵王初吉
頊李昭德數請還太子而后意不回唯仁傑每以母
子天性爲言后雖忮忍不能以無感詔仁傑爲河北
道行軍元帥突厥盡殺所得男女萬計由五回道去
仁傑追不能逮更拜河北安撫大使時民多脅從於

賊賊已去懼誅逃匿仁傑上疏請赦詔可聖曆三年
卒年七十一謚曰文惠追贈司空又封梁國公仁傑
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姚崇等皆爲中興名
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賜張昌宗仁傑奏事
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爲賭仁傑對曰臣願以臣
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裘價踰千金仁傑笑曰
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怏怏於是昌宗累局連
北仁傑對御前褫裘謝恩而出子光嗣景暉光嗣聖
曆初爲司府丞武后詔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

爲光嗣由是拜地官員外郎以稱職聞后曰祈奚內擧果得人歷滔許具三州刺史

朱敬則

朱敬則字少連亳州永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敬則志尚恢博好學重節義然諾咸亨初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除右補闕嗣聖九年武后稱制敬則諫罷羅織后納其言制獄稍衰遷正諫大夫兼脩國史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侍郎韋安石嘗閱其史稿嘆曰董狐何以加進平章事張易之搆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抗疏理之乃得不死易之等集名儒撰三教珠英又繪武三思李嶠蘇味道李迥秀王紹忠等十八人像以爲圖欲引敬則固辭不與世絜其爲人出爲鄭州刺史遂致仕冉祖雍誣奏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初二張權寵盛敬則嘗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擧北軍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卒用其策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爲先細務不省也兄仁軌字德容隱居養親訓誨子弟曰終身遜路不枉百步終身遜畔不失一段

王綝

王綝字方慶以字顯其先自丹陽徙咸陽方慶起家越王府參軍受司馬遷班固二史於任希古希古他遷就卒其業武后時累遷廣州都督南海歲有崐崙舶市前都督路元叡冒取其貨舶酋不勝忿殺之方慶至秋毫無所索以善政著封石泉縣子遷平章事后嘗問求羲之書方慶奏十世從祖羲之書四十餘

卷太宗求之先臣悉上送今所存惟一軸并上十一世祖導十世祖洽九世祖珣八世祖曇首七世祖僧綽六世祖仲寶五世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世從祖獻之等凡二十八人書共十篇后御武成殿徧示群臣詔中書舍人崔融序其伐閱號寶章集復以賜方慶人皆歆其寵以老乞身改麟臺監脩國史中宗復爲皇太子拜檢校左庶子諫不宜春季講武是歲進封公方慶奏言不斥太子名長安二年卒李德裕稱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參軍武后曰君在相

位何子之遠封以廬陵是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
子庸敢相近以比倉唐悟文侯事

蘇瓌

蘇瓌字昌容雍州武功人擢進士第居母喪哀毀歷
郎歙二州刺史來俊臣貶州參軍人懼復用多致書
請瓌瓌叱其使曰吾忝州牧高下自有體能過待小
人乎遂不發書俊臣未至追還恨之由是連外徙不
得入久之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瓌畢身撲被自將
徙同州刺史神龍初入爲尚書右丞中宗復政鄭普

思以妖幻位秘書員外監支黨徧岐隴間相煽誅爲
亂瓌捕繫普思窮訊有詔勿治瓌廷爭不可累拜同
中書門下三品封許國公帝南郊祝欽明建白皇后
爲亞獻安樂公主爲終獻瓌以爲非禮帝前折愧之
時大臣初拜官獻食天子名曰燒尾瓌獨不進爲陳
當世利病甚多帝崩遺詔皇太后臨朝相王輔政宗
楚客猥言相王不宜輔政瓌正色曰遺制乃先帝意
安得輒改韋氏敗進左僕射景雲元年卒年七十二

王及善

王及善洺州邯鄲人父君愕有沈謀王君廓掠邯鄲
君愕往說覩時變待真主又言井陘之險可先取高
祖入關君廓偕來封新興縣公從太宗征遼死陣贈
邢國公及善授朝散大夫襲邢國公山東饑詔爲巡
撫振給神功元年契丹擾山東擢魏州刺史武后延
問朝政得失陳治亂所宜留拜內史來俊臣繫獄當
死后欲釋不誅及善曰俊臣凶狡不道不勦絶元惡
且搖亂胎禍后納之廬陵王之還密贊其謀旣爲皇
太子又請出外朝以安群臣及善不甚文而清正有

大臣節時二張怙寵每侍燕無人臣禮及善數裁抑
之移病乞骸骨不許改文昌左相卒

杜景佺

杜景佺冀州武邑人舉明經中第出爲益州錄事參
軍時房嗣業徙州司馬詔未下欲即視事先笞責吏
以示威景佺叱左右罷去旣乃除荆州司馬吏歌之
入爲司刑丞與徐有功來俊臣侯思止專治詔獄時
稱遇徐杜者生來侯者死改秋官員外郎與崔元方
按員外郎侯味虛罪已推輒釋之武后怒其不待報

元方大懼景佺獨曰陛下明詔六品七品官交辨已
定待命於外后以爲守法遷洛州司馬延載元年平
章事諫武后出蔡華爲炎坐救李昭德左遷入拜司
刑卿聖曆元年復平章事契丹入寇陷河北數州虜
已去武懿宗欲盡論其罪景佺以爲脅從可原后如
其議坐泄省內語出爲并州長史道病卒

徐有功

徐有功名弘敏避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
達孫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

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己於是周興
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抵監牧院詰
獄捕將相俾相鉤逮朝野震恐莫敢正言獨有功數
犯顏爭枉直累轉秋官郎中奏免任知古裴行儉等
七人死以爭李仁褒誣搆事爲周興劾免官俄起爲
左肅政臺侍御史天下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
以上會赦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
殊死罪已發者原之如告言赦前事則與律乖又部
五品以上議有功又上疏薛季昶劾竇孝諶妻龐厭

訶事論死有功明其枉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
刑少卿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
備坐事下獄有功出之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
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爲少衰
然疾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開元初竇
希瑊等請以官讓有功子惀以報舊德由是自大理
司直遷恭陵令五世孫商宣宗時拜河中節度使

陸元方

陸元方字希仲蘇州吳人陳給事琛之曾孫伯父東

之善書名家元方初明經後舉進士科除殿中侍御
史爲來俊臣所陷后置不罪遷平章事附會李昭德
貶綏州刺史擢天官侍郎或言其薦人皆親黨后怒
免官又薦其友崔玄暐有宰相才后知無他復拜鸞
臺平章事后嘗問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大事當白
奏民間細務不敢以聞忤旨下除右庶子進文昌左
丞卒諸子皆美才而象先景倚景融尤知名

張柬之

張柬之字孟將襄州襄陽人少涉經史令狐德棻異

其才便以王佐期之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柬之第一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柬之論其弊狄仁傑薦柬之於武后乃授司刑少卿徙姚崇又薦之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誅二張柬之首發其謀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加特進罷政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中宗爲賦詩祖道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滿水漲齧城郭柬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合境賴之俄貶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

桓彥範

桓彥範字士則潤州丹陽人以門蔭調右翊衛狄仁傑曰君才當自光大後爲司刑少卿張昌宗誅不軌宋璟治其姦武后不許彥範諫誅之不納時内史李嶠等屢奏往爲酷吏破家者請皆宥雪依違未從彥範復上言自文明後得罪惟揚豫博三州不免他可悉赦既十上卒見聽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引與定策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將軍屬以禁兵神龍元年彥範敬暉率羽林兵討賊令李湛多祚就東宮迎中宗復位以彥範爲侍中封譙國公上書戒帝言婦人不得預外政又云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帝不省納俄墨勑以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彥範諫不從未幾罷彥範等政事五月加特進封扶陽郡王賜姓韋同后屬籍王同皎謀誅三思事洩三思誣彥範等同逆乃貶瀧州司馬三思悪五人者且復用乃納崔湜計遣周利貞矯制殺之利貞至貴州逮彥範即縛曳竹槎上肉盡杖殺之年五十彥範弟玄範常州刺史臣範工部侍郎

袁恕己

袁恕己滄州東光人相王府司馬與誅二張封南陽郡公將作少匠楊務廉以工巧進恕己諫恐復啓游娛侈麗未幾拜中書令進南陽郡王及貶又流環州爲周利貞所害恕己素餌黃金至是飲野葛數升不死乃擊殺之孫高字公頤有節尚擢進士爲給事中

崔玄暐

崔玄暐博陵安平人少以學行稱叔父行功器之舉明經爲高陵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哺

廬有賢操嘗戒玄暐曰吾聞姨兄辛玄馭云子在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也玄暐所守以淸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先是酷吏吏誣籍數百家玄暐開陳其枉后感悟皆爲原洗宋璟劾張昌宗不軌事玄暐暨弟昇並守正助璟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封博陵郡王冊其妻爲妃實封五百戶會貶流古州道病卒子璩亦有文終禮部侍郎璩子渙

敬暉

敬暉字仲曄絳州平陽人弱冠舉明經聖曆初爲衛州刺史時河北經突厥所騷方秋而城暉曰金湯非粟不守豈有棄農畝事池隍哉縱民歸斂闔部賴安遷夏官侍郎武后幸長安爲副留守以治幹聞以誅二張功爲侍中加平陽郡公三思濁亂暉每推坐悵恨彈指流血尋貶璦州爲周利貞所害開成三年詔玄暐曾孫郢爲監察御史暉曾孫元膺河南丞柬之四世孫憬壽安尉恕己曾孫德文校書郎始帝訪御史中丞狄兼謨以仁傑功且言五王遺烈乃求其後

暐彥範後無聞

楊元琰

楊元琰字溫虢州閿鄉人漢太尉震十八代孫生數歲未言相者視曰語遲者神定必爲重器補梓州叅軍平棘令課第一三徙爲荆州府長史五遷州刺史咸有風績初張柬之代爲荆州私語外家革命元琰悲涕慷慨志在王室柬之執政故引爲右羽林將軍乃與李多祚等定計斬二張進雲麾將軍封弘農郡敬暉等爲武三思所搆元琰知禍未已乃詭計請祝

髮事浮屠暉等死獨元琰全再遷衛尉卿李多祚死太子難元琰坐厚善繫獄蕭至忠救之免睿宗立數上書乞骸骨開元六年卒年七十九臨終勑諸子薄葬子仲昌字蔓以通經爲脩文生累調不甚顯以河陽尉對策玄宗擢第授監察御史坐累爲孝義令鸑降庭樹太守蕭恕表其政徙下邽終吏部郎中

薛季昶

薛季昶絳州龍門人武后時上書自布衣拜御史屢下獄推給事中夏官郎中侯味虛將兵討契丹不利

妄言賊行有虵虎導軍后惡其詭拜季昶爲河北按察使季昶馳至軍斬朱虛臺城尉吳澤射殺驛使髡民女髮爲髢州不能劾季昶杖殺之坐事左遷久乃遷文昌左丞爲洛州長史豫誅易之等功進戶部侍郎初柬之誅二張也季昶勸曰二凶雖誅産祿猶在請除之會日蝕事遂彥範不欲廣殺因曰三思机上肉耳留爲天子藉手昶嘆曰吾無死所矣五王失柄出季昶荆州長史貶儋州司馬初季昶與周憬立宗楚客不叶懼二怨不敢往嘆曰吾至是邪即具棺沐

浴仰藥死

蘇安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恒上書奏后雖猜忌不能無感乃召見賜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魏元忠爲張易之兄弟所搆獄方急安恒獨申救之易之等大怒遣刺客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初爲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難或譏安恒豫謀死獄中

李多祚

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長號黃頭都督後入中國世系湮遠至多祚以軍功累遷右鷹揚大將軍討黑水靺鞨擊破其衆室韋及孫萬榮之叛與諸將進討以勞改羽林大將軍遂領北門衛兵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敢決可動以義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東宮乃大帝子而嬖豎擅朝危逼宗社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遂定謀以敬暉李湛爲羽林將軍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玄

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逆誅二張中宗復位封遼陽郡王子承訓爲衛尉少卿湛遷大將軍封趙國公崔玄暐等得罪多祚畏禍及故陽厚韋氏節愍太子誅武三思多祚與成王千里率兵先至玄武樓斬其壻羽林中郎將野呼利兵因沮潰多祚爲其下所殺二子亦見害

王同皎

王同皎相州安陽人尚太子女定郡主太子中宗也桓彥範等誅二張遣同皎與李湛李多祚即東宮迎

太子太子拒不許曰上方不豫得無不可乎同皎曰
將相毀家族以安社稷奈何欲内之鼎鑊乎太子猶
豫同皎即扶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入誅易之等帝
復位進右千牛將軍封琅邪公主進封公主拜同皎
駙馬都尉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
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悛冉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
弩射殺三思會宋之遜以外妹妻延慶之遜子曇得
其實之遜兄之問皆舍仲之家亦得其謀令曇密語
三思三思遣悛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

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
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遁自刎憬壽春人後
太子重俊誅三思天下共傷同皎之不及見也先是
許州司戶參軍燕欽融再上書斥韋后擅政被撲死
又博陵八郎岌亦表后亂被誅俱贈諫議大夫賜欽
融一子官同皎子繇尚永穆公主

安金藏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
監裴匪躬中官范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
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
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公
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剚腹
中腸出被地眩而仆武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
内腸被桑皮縫之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
自明不如爾之忠也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
葬南闕口營石墳晝夜弗息地本無泉忽湧流廬
之側李冬有華犬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
表闕於閭景雲中擢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於

史官擢右驍衛將軍路代國公詔鐫其名於太華二
山碑以爲榮卒配饗睿宗廟庭謚曰忠以子承恩爲
之中和間其遠孫敬則爲太子右諭德

魏元忠

魏元忠宋州宋城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久不調盩厔人江融曉兵術元忠從之游盡傳所學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高宗善之授秘書省正字遷監察御史帝嘗從容問曰外以朕爲何如主對曰周成康漢文景也然則有遺恨乎曰有之王義方一世豪英而死草萊議者謂陛下不能用賢帝曰我適用之聞其死顧已無及元忠

曰劉藏器行副於才陛下所知今七十爲尚書郎徒嘆彼而又棄此帝默然慙遷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詔元忠監李孝逸軍孝逸用其策還洛陽令居周興獄當死以平揚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前死者宗室子三十餘尸相枕籍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行居此矣俄敕王隱客馳騎免死傳聲及于市諸囚歡悅元忠獨堅坐徐謝亦不改容流貴州復爲中丞檢徐居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人多訟元忠者乃召復舊官因

侍宴武后曰卿屢負謗鑠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織之吏如獵者聖曆二年爲平章事俄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以備突厥遷洛州長史治號威明張易之家奴暴百姓橫甚元忠笞殺之俄爲隴右諸軍大使以討吐蕃又爲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嘗奏之易之等恨怒因武后不豫即共譖元忠與司禮丞高戩謀挾太子爲耐久朋遂下制獄詔皇太子相王及宰相與元忠等辨於廷不能決昌宗乃引張說爲證說白其寃貶元忠高要

尉中宗復位拜中書令封齊國公武三思用事元忠居其間依違無所建明初元忠相武后有清正名至是輔政天下傾望冀幹正王室而稍憚權倖舉埜大械陳郡男子袁楚客者以書規之謂朝廷有十失君侯不正誰與正之元忠得書益慙以三思專權思有以誅之遂爲宗楚客等所譖貶務州尉至涪陵卒子昇太僕少卿死於節愍太子之難

郭震

郭震字元振魏州貴鄉人以字顯長七尺美鬚髯少

有大志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爲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一不質名氏稷歎駭十八舉進士爲通泉尉任俠使氣撥去小節武后知所爲召與語奇之索所爲文章上寶劍篇后覽嘉歎詔示學士李嶠等即授右武衛參軍會吐蕃乞和其大將論欽陵請罷四鎮兵披十姓之地乃以元振充使因覘虜情還上疏言四鎮吐蕃之要不可解兵后從之又言歲發和親離間欽陵使吐蕃歸獄久之突厥吐

蕃聯兵寇涼州后方御洛城門宴邊遽至因輟樂拜元振爲涼州都督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神龍中遷左驍衛將軍安西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盛彊款塞願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皆拜伏不勝寒會罷即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副使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遁不聽堅卧營爲不疑者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虜不意元振來遂不敢逼揚言迎衛進

至其帳脩弔贈禮哭甚哀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獻馬駝牛羊制詔元振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宗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遣元振書且言無仇於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擊滅我故懼死而鬭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

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睿宗立召爲太僕卿將行安西酋長有務面哭送者景雲二年進同中書門下三品遷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築豐安定遠城兵得保頓明年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三品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者十四日乃休進封代國公復爲朔方大總管以備突厥未行會玄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鼓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

整引坐蠢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雖得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開元元年帝思舊功起爲饒州司馬怏怏不得志道病卒年五十八元振雖少雄邁及貴居處乃儉約手不置營產宅宣陽里未嘗一至諸院廐自朔還對親退就室庰國初仕至宰相而親具者元振云

唐璿

唐璿字休景以字行京兆始平人休景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經高第爲王府典籤會

突厥誘奚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璿破於獨護山遷朔州長史永淳間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朝廷議棄豐尺夏璿以爲不可上疏高宗從其言垂拱中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璿收其潰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畧請復四鎮聖曆中授涼州都督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璿以兵數千臨高望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摧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詔璿與宰相討議盡如璿策進拜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武后詔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璿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中宗爲皇太子璿啓易之兄弟恩寵過幸復位召授酒泉郡公景雲初爲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請老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子先慎至陳州刺史先擇爲右金衞將軍

張仁愿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乃彌勒佛後身又張嘉福王慶之請

以武承嗣爲皇太子邀仁愿聯章正色拒之後王孝傑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坐免擢仁愿侍御史萬歲通天中以仁愿爲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神龍中遷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獲畿甸震慴無敢犯先是賈敦頤皆爲長史有政績時人爲之語曰洛有前賈後張敵京兆三王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叱忠義爲突厥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旣至賊已去引兵躡擊夜掩其營破之朔方

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厓有拂雲祠突厥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默啜悉兵西擊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斥地三百里而還景龍二年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為賦詩祖道睿宗立乃致仕開元二年卒子之輸至趙州刺史

程務挺

程務挺洛州平恩人父名振仕竇建德為普樂令盜不跡境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經略

河北卽夜襲鄴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閱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鄴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洺州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毋妻為賊所得名振率衆千餘悉毀賊水陸餉具黑闥怒殺其毋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毋封東平郡公拜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破獨山陣擊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歷晉蒲二州刺史卒務挺少從父征討以勇力聞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會偽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文暕等三將以次奔敗詔裴行儉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封平原郡公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平叛入犯詔務挺與夏州王方翼討之嗣聖初與張虔勗等謀廢中宗立豫王為皇帝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又素與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援結武后遣裴紹業卽軍中斬之突厥聞務挺死宴相慶為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解琬

解琬魏州元城人舉幽素科調新政尉後首成都丞

奏事稱旨擢監察御史遷侍御史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以功擢御史中丞琬與郭元振善宗楚客惡之左授滄州刺史為政引大體部人順附景龍中遷御史大夫兼朔方行軍大總管前後乘邊積二十年大抵務勇習戰多為長利景雲二年復為朔方軍大總管分遣隨軍官河陽丞張冠宗肥鄉令吳曉晉安令于處忠料三城兵省其戍十萬人封濟南縣男以老丐骸骨會吐蕃騷邊復召授左散騎常侍詔與虜定疆界因諭降十姓降戶琬建言吐蕃不可以信

約請調兵十萬屯秦渭間防遏其衆是冬吐蕃果入
寇爲秦渭兵擊走之俄復請老不許遷太子賓客年
八十餘開元五年終同州刺史

黑齒常之

黑齒常之百濟西部人爲百濟達率猶唐刺史云蘇
定方平百濟常之以所部降而定方囚老王縱兵大
掠常之懼與左右酋長十餘人遁去嘯合逋亡依任
存山自固不旬日歸者三萬定方勒兵攻之不克常
之遂復二百餘城龍朔中高宗遣使招諭乃詣劉仁

軌降儀鳳三年從李敬玄劉審禮擊吐蕃審禮敗敬
玄欲引還阻泥溝兵不得出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
人掩其營殺掠數百人賊首跋地設棄軍走帝歎其
才賜金帛殊等進爲河源軍副使調露中吐蕃使贊
婆等入寇屯良非川李敬玄之敗常之引精騎三千
夜襲其軍即拜河源道經略大使墾田五千頃永隆
二年贊婆營青海常之馳掩其屯破之封燕國公垂
拱中突厥復犯塞常之率兵追擊至西井遂夜進久
之爲燕然道大總管與李多祚擊突厥骨咄祿元珍
於黃花堆破之會左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欲窮追
要功詔與常之共討寶璧獨進爲虜所覆璧下吏
誅常之坐無功周興等誣其與右鷹揚將軍趙懷節
反捕繫詔獄投繯死

王晙

王晙滄州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爲長安尉知名
晙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長豪曠爲渭南令景龍末
授桂州都督州有兵舊常仰餉衡永晙始築羅郭罷
戍卒堘江開屯田數千頃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

督周利貞欲必殺之道出晙所晙知其故留不遣利
貞移書督趣幽求懼晙曰公之坐非朋友所絕晙拒
終不忍公無罪就死進太僕少卿隴右群牧使開元
二年吐蕃以精兵十萬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
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
賊驚疑伏在傍自相鬬死者萬計封清源縣男以子
斑爲朝散大夫又進并州都督長史明年突厥默啜
爲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稍稍叛去晙上書未報
而虜已叛乃敕晙將并州兵濟河以討以功遷朔方

行軍大總管攻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勺磨
等散保受降城之鄙潛引突厥內擾晙密言上盡誘
而誅之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泉反六州郭郭知
運與晙討平之封淸源公官一子初晙奏朔方兵力
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戎未報而知運至故不協坐貶
梓州刺史進充朔方軍節度大使是冬帝親郊追會
大禮晙以氷壯請留將兵待邊手勅慰勉會有人告
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晙以黨與貶蘄州刺史遷
定州復爲朔方軍節度使卒晙氣貌偉特時謂爲熊

虎相始二張誣魏元忠晙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
全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晙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
辨雖死弗悔晙卒後信安王禕討奚丹於幽州告捷
言戰時士咸見晙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

李日知

李日知鄭州滎陽人及進士第天授中歷司刑丞時
法令嚴吏爭爲酷日知獨平寬無文致嘗免一囚死
少卿胡元禮執不可皆以狀讞而武后用日知議神
龍初爲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鬢髮皆白母

卒乃封而卒方葬吏乃齎贈制日知殞絕於道景龍
初遷平章事轉御史大夫仍知政事安樂公主館第
成中宗臨幸燕從官賦詩日知卒章獨以規誡後睿
宗謂其挺直拜侍中先天元年屢乞骸骨旣罷不治
田園唯飾臺池引賓客與娛樂開元三年卒

李嗣眞

李嗣眞字承胄趙州栢人舉明經累調許州司功參
軍賀蘭敏之修撰東臺表嗣眞直弘文館與學士劉
猷臣徐昭皆少有名號三少調露中爲始平令時章

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淸觀嗣眞謂道人劉槩輔
儼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俄而
太子廢擢太常丞封常山縣子太常缺黃鍾鑄不能
成嗣眞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
車有鐸聲甚厲嗣眞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
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來俊臣獄方熾上書諫
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俊臣誣以罪流滕州久得還自
筮死日豫具棺斂如言卒武后常問嗣眞儲貳畢對
曰程嬰杵臼存趙氏孤古人嘉之后悟中宗乃安

馮元常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討李密爲密將所縛不屈密因之俄爲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元常擧明經及第高宗時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出是爲武后所惡元常在職脩擧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僞后怒出隴州刺史道徙眉州劒南有盜夜掠人元常諭以恩信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都督

詔便驛赴官安南首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州縣元常討之有功猶以拂旨見惎不錄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爲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下獄死

蔣欽緒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中宗始親郊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欽緒獨抗言不可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爲高郵主簿使京師負其才題客舍壁曰欽緒見之笑曰是子嘆後時殆久之琬擧賢良方正欽緒擢其文與等山爲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歷汴魏二州刺史卒蔣沇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爲才吏有名天寶間乾元中歷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勑麾下曰蔣沇賢令供億當有限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元載持政沇滯郎位不得調久之擢御史中丞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

宗出奉天沇奔行在爲賊所拘欲誘署僞職沇絕食不應命擢右散騎常侍卒

尹思貞

尹思貞京兆人弱冠以明經第調隆州參軍事屬邑豪蒲氏驁肆不法州檄思貞按之擿其姦賊萬計論死遷明堂令以善政聞檢校洛州刺史會契丹冦邊方震驚思貞循撫獨無擾武后名授司府少卿時卿侯知一亦厲威嚴吏爲語曰不畏侯卿杖祇畏尹卿筆其家坎地獲古戟十二俄而門樹戟時人異焉神

龍初擢大理卿昔月將告武三思大逆中宗命斬之思貞固奏不可乃流嶺南睿宗立竇懐貞護作金仙玉真觀廣調夫匠思貞數有損節懐貞讒之乃拂衣去帝知之特詔令視事開元四年卒前後為刺史十三郡其政皆以清嚴聞

蘇珦

蘇珦雍州藍田人中明經第調鄠尉時李義琰為雍州長史鄠多訟日至長史府珦裁決明辨垂拱初為監察御史武后殺韓魯諸王付珦窮按訊珦推之

無狀或言珦助韓魯者后詰之廷議無所撓詔監軍河西五遷右司郎中御史王弘義附來俊臣莫敢觸其鋒珦按奏弘義遷給事中進左肅政臺御史大夫后營大像白司馬坂糜用億計珦上疏切諫見納中宗將斬昔月將珦執據時令不可以大戮忤三思意改右臺俞節愍太子敗詔鉤索支黨時睿宗居藩為獄辭牽逮珦密啓保辯亦會宰相開陳帝感悟多所含貸擢戶部尚書封河內郡公致仕卒年八十一

韋景駿

韋景駿司農少卿弘機孫中明經神龍中歷肥鄉令縣北瀕漳連年泛溢人苦之景駿相地勢益南千步因高築鄣水至堤趾輒去其北燥為腴田方河北饑身巡閭里民獨免流散後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付授孝經使習大義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當時治有名者景駿與清漳令馮元淑臨洺令楊茂謙三人景駿後數年為趙州長史道出肥鄉民喜爭奉酒食迎犒有小兒亦在中景駿曰我去邑時兒曾未生非有舊恩何故來對曰耆老為我言後

遷房州刺史州窮險有蠻夷風無學校儒舍景駿為設生徒時奉天令未行卒子述

劉幽求

劉幽求冀州人聖曆中舉制科中第授朝邑尉桓彥範等誅張易之昌宗而不殺三思幽求謂彥範曰公等無葬地矣既五王皆爲三思譖死臨淄王入誅韋庶人預參大策是夜號令詔勑一出其手睿宗立遷侍中先天中遷尚書右僕射同中書三品監脩國史幽求自謂有勞於國意望未滿而崔湜附太平公主有逆討幽求與張暐定計使暐說玄宗請除之帝許

之未發也而暐漏言玄宗列其狀睿宗以幽求屬吏應死玄宗申右之乃流幽求於封州明年太平主誅召復舊官姚崇素忌之奏幽求鬱怏散職有怨言詔有司鞫治盧懷慎等奏言幽求輕肆不恭貶睦州刺史卒於道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也父懿貞觀中爲巂州都督崇少倜儻尚氣節長乃好學舉下筆成章五遷夏官郎中契丹擾河北兵檄叢進崇裁決若流武后賢之即拜侍郎言酷吏羅織額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反者后悅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平章事張易之私有請於崇不納譖之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謀誅二張遂參計議以功封梁縣侯后遷上陽宮崇獨流涕柬之曰今豈涕泣時耶崇曰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俄爲亳州刺史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睿宗立進中書令玄宗在東宮坐言太平公主干政宋王成器等分典禁兵貶申州刺史移徐潞二州遷楊州長史徙同州刺史先天二年玄宗講

武新豐故事天子行幸牧守在三百里者得詣行在時帝亦密召崇崇至帝方獵渭濱即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棄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帝悅與俱馳逐緩速如旨帝歡甚既罷乃咨天下事衮衮不知倦帝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即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敢辭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封梁國公崇進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
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姦人以汨真教帝
善之開元四年山東大蝗民祭且拜坐視食苗不敢
捕崇奏捕蝗蝗害訖息崇病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
源乾曜就咨焉引宋璟自代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
太廟屋自壞帝以問崇對曰但壞與行會不緣行而
壞八年授太子少保卒始爲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
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它日朝衆
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曰無

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
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
之於是出說相州魏知古崇所引及同列稍輕之出
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知古憾焉時崇二子在洛通
賓客餽遺憑舊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召崇曰
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
其爲人多欲而寡愼是必嘗以事干知古帝始以崇
私其子或爲隱微以言動之及聞乃大喜問安從得
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見德而請之帝
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
陛下法而逐知古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然卒罷爲
工部尚書崇始名元崇至開元世避帝號更以今名

宋璟

宋璟邢州南和人七世祖弁爲元魏吏部尚書璟舉
進士中第調上黨尉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居官
鯁正武后高其才張易之誣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
臣語引張說爲驗將廷辨說惶遽璟謂說曰名義至
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謫芬香多矣說感

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璟後遷左臺御史中丞劾二
張下獄后俄詔原之勅二張詣璟謝璟不見曰公事
公言之若私見法無私也顧左右嘆曰吾悔不先碎
豎子首而令亂國經嘗宴朝堂二張列卿三品璟階
六品居下坐易之諂事璟虛位揖曰公第一人何下
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是時朝廷惜易之
等不名其官呼易之五郎昌宗六郎鄭善果謂璟曰
公柰何謂五郎爲卿璟曰以官正當爲卿君非其家
奴何郎之云會有丧告淸入朝公卿以次謁通禮畫

易之等後至促步前璟舉笏却之唯唯故積怨常欲中傷后知之得免然以數忤旨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繇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使仲翔罪止贓今使臣往此必有危臣者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朝廷故事終辭易之初冀璟出則劾奏誅之計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之有告璟者璟乘庳車舍他所刺不得發俄二張死乃免神龍初爲吏部侍郎中宗令兼諫議大夫

遷黃門侍郎武三思怙恩寵數有請於璟璟厲答曰獨不見產祿事乎後韋月將告三思亂宫掖帝詔誅死璟請付獄按罪詔璟權檢校并州長史未行又檢校貝州刺史時河北水歲大饑三思使歛封租璟拒不與故爲所擠歷杭相二州政清毅吏下無敢犯者遷洛州長史睿宗立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右庶子太平公主不利東宫嘗駐輦光範門伺執政以諷璟曰太子有大功宗廟社稷主也安得異議乃與姚崇白奏出公主諸王於外帝不能用貶楚州刺史歷兗冀魏三州河北按察使進幽州都督留守東都玄宗開元初以雍州爲京兆復爲尹進御史大夫坐小累爲睦州刺史徙廣州都督乃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侍中諫黜李朝隱王怡累封廣平郡公七年爲尚書右丞相而張說爲左丞相源乾曜爲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大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文貞璟風度凝遠人莫涯其量始自廣州入朝帝遣內侍楊思勗驛迓之未嘗交一言

思勗自以將軍貴幸訴之帝帝益嗟重六子尚渾恕華衡昇昇太僕少卿尚漢東太守

張說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永昌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詔吏部李景諶糊名較覆說所對第一遷左補闕久視中后避暑三陽宮迄秋未還說上疏願及時旋軫深居上京張易之誣陷魏元忠引說爲助說廷對折易之誣坐流欽州中宗立景遷工部兵部侍郎睿宗即位擢中書侍郎兼雍州長史譙王重福伏誅

東都支黨數百人獄久不決詔說往按一夕而罪人
得乃誅張靈均鄭愔餘詿誤悉原進同平章事景雲
二年說勸帝以太子監國詔如說言明年皇太子卽
位太平公主引崔湜等為宰相以說不附己而罷政
事說知太平等懷逆乃因使以佩刀獻玄宗請先決
策帝納之湜等已誅還中書令封燕國公素與姚崇
不平罷為相州刺史坐累徙岳州說既失執政意內
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頲為相因作五君詠獻頲
其一紀瓌也候瓌忌日致之頲覽詩嗚咽未幾見帝

陳說忠謇有勳不宜棄外俄遷檢校幽州都督入朝
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脩國史敕齎稾
即軍中論撰王晙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
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慰
安之王晙討叛胡康待賓詔說相聞經畧党項羌亦
連兵攻銀城說出合河關破之招納党項召拜兵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讓宋璟陸象先不許明年詔
說以宰相兼領河朔節度大使巡行五城討康待賓
餘黨平之因奏罷戍兵二十餘萬說又請府兵廢而

為彍騎以并州為太原府置北都祭后土於汾陰皆
說所建也帝還京進中書令置麗正書院以說為使
說又倡封禪議明年以說知集賢書院事說既罷政
事專脩國史致仕十七年復為右丞相十八年卒說
敦氣節喜推藉後進篤君臣朋友大義為文屬思精
壯長於碑記既謫岳州而詩益悽婉人謂得江山助
云始帝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
道相高不以官閥為先後於是引觴同飲時服其有
體子均垍均為刑部尚書垍尚親寧公主祿山反

俱受其官肅宗反正兄弟皆論死房琯聞之曰張氏
臧矣乃見苗晉卿營解之詔免死流合浦

蘇頲

蘇頲字廷碩幼敏悟一覽至千言輒覆誦第進士舉
賢良方正異等除參軍馬載曰古稱一日千里蘇生
是已再遷監察御史武后詔覆來俊臣等冤獄頲驗
發其誣多從洗宥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書門下三
品父子同在禁垣朝廷榮之玄宗平內難書詔填委
獨頲在太極後閣口所占授功狀百緒輕重無所差

書史白曰巧公徐之不然手脫脫矣李嶠曰舍人思
者涉泉吾所不及遭父喪起爲工部侍郎辭不拜終
制乃就職詔以爲中書侍郎時李乂對掌書命帝曰
前李嶠蘇味道號蘇李今朕得頲及乂何愧前人哉
俄襲封許國公吐蕃盜邊虜騎內侵帝怒欲自將兵
討之頲諫會薛訥大破吐蕃俘獲不貲由是帝止不
行開元四年進同平章事脩國史與宋璟同當國璟
嘗曰吾與蘇氏父子同爲宰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
君獻可替否事至即斷盡公不顧私則今丞相爲過

之八年罷政事俄檢校益州大都督長史時皇甫恂
使蜀檄取庫錢市錦半臂頲不肯予因上言遣使術
命先取不急非陛下意從封泰山還分主十餘事卒
贈右丞相自景龍後與張說以文章顯稱望略等故
時號燕許大手筆李德裕著論曰近世詔誥惟頲歟
事外自爲文章云予誅舉賢良方正補秘書正字擢
士爲徐州刺史卒誅子震累遷殿中御史安祿山陷
京師震棄家出奔會肅宗興師靈武進及練補帝嘉
之二京平封嶧陽縣公

陸象先

陸象先舉制科高第時吉頊與元方同爲吏部侍郎
頊擢象先爲洛陽尉元方不肯當頊曰爲官擇人豈
以吏部子廢至公邪卒以授俄遷監察御史累授平
章事監脩國史初太平公主謀引崔湜爲宰相湜曰
象先人望宜幹樞近主不得已爲言之遂並知政事
然其性恬靜寡欲議論高簡爲時推服湜嘗曰陸公
加人一等公主既擅權宰相爭附之象先未嘗往謁
及誅逆象先言主不得廢立主怒更與竇懷貞等謀

卒誅死時象先與蕭至忠岑羲等坐爲主引進將同
誅玄宗遽召免之以保護功封兗國公詔治逆黨投
名者象先悉焚之以安反側罷爲益州大都督府長
史爲政尚仁恕累徙蒲州刺史兼河東按察使嘗曰
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
邪歷戶部尚書知吏部選事母喪免起遷太子少保
卒年七十二始象先名景初睿宗曰子能紹先構是
謂象賢者乃賜名焉

魏知古

魏知古深州陸澤人擢進士第以著作郎脩國史累
遷神龍初爲吏部侍郎睿宗立以故屬拜黃門侍郎
會造金仙玉眞觀雖盛夏工程嚴促知古諫不納復
諫帝嘉其直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左庶子先天元年
爲侍中從獵渭川獻詩以諷明年封梁國公會懷貞
等謀亂國知古密發其姦詔知東都吏部選事以
稱職開攷紫微令與姚元崇不協改工部尙書罷政
事開元三年卒年六十九宋璟聞而嘆曰叔向古遺
直子產古遺愛兼之者其魏公乎文宗太和二年求

其曾孫處訥授湘陽尉與魏徵裴冕後同擢任之

李嶠

李嶠字巨山趙州人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
辭十五通五經二十擢進士第始調安定尉舉制策
甲科遷長安時畿尉名文章者駱賓王劉光業嶠最
少與夷等授監察御史會來俊臣構狄仁傑李嗣眞
等獄將抵勅嶠與張德裕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
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爲者卒與
二人列其枉久乃召爲鳳閣舍人俄知天官侍郎同
平章事張易之敗坐附會貶神龍二年代韋安石爲
中書令封趙國公以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立
罷政事下除懷州刺史致仕玄宗嗣位貶滁州別駕
卒年七十嶠富才思武后時汜水獲瑞石上皇符一
篇爲世讚歎然其仕前與王勃楊盈川接中與崔融
蘇味道齊名晚諸人沒而爲文章宿老學者取法焉

蘇味道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也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
以文翰顯時號蘇李延載中進平章事證聖元年與

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
席地飯蔬爲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
道集州刺史聖曆初復進三品張易之敗坐黨附貶
眉州刺史未就道卒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模
稜持兩端世號模稜

崔融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也擢八科高第補崇文館
學士中宗爲太子時選侍讀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
母廟嘆美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嶠蘇

味道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謫武后
哀冊是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

徐彥伯

徐彥伯兖州瑕丘人七歲能爲文結廬太行山下薛
元超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時
司戶韋暠善判司士李亘工書而彥伯屬辭時稱河
東三絕武后撰三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
伯李嶠居首出爲齊州刺史帝復位政太常少卿以
脩武后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爲衛州刺史會郊祭上

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縟擢脩文館學士工部侍郎以
疾乞骸骨開元二年卒

姚班

姚班擢明經歷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
宣城郡公遷太子詹事兼左庶子時節愍太子稍失
道班凡四上書諫太子雖稱善不能用及敗索宮中
得班諫書中宗嘉歎時宮臣皆得罪獨班擢右散騎
常侍遷秘書監睿宗立拜戶部尚書卒年七十四始
曾祖察嘗撰漢書班著紹訓以發明舊義云

杜審言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
進士爲隰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疾蘇味道爲天官
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
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
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累遷洛陽丞坐事貶吉
州司戶參軍周季重郭君訥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
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袖刃刺季重於坐左右
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子吾不知君訥故誤我

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頲傷并孝烈志其墓劉允濟祭
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
謝后令賦歡喜詩授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
易之流峯州入爲脩文館直學士卒初審言病甚宋
之問武平一等省候曰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太
慰但恨不見替人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爲文章四
友世號崔李蘇杜融之亡審言爲服緦云從祖兄易
簡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爲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
南尉咸亨初歷殿中侍御史審言生子閑閑生甫

張昌齡

張昌齡冀州南宮人與兄昌宗皆以文自名州欲舉秀才昌齡以科廢久固讓更舉進士與王公治齊名皆爲考功員外郎王師旦所絀太宗問其故答曰昌齡等華而少實其文浮靡非令器也貞觀末翠微宮成獻頌闕下召見試息兵詔少選成文帝大悅戒之曰昔禰衡潘岳皆以傲物不得死卿才不減二人宜鑒於前乃敕於通事舍人裏供奉俄爲昆山道記室平龜茲露布爲士所稱賀蘭敏之奏豫北門修撰卒

昌宗官至太子舍人脩文館學士

王勃

王勃字子安絳州龍門人六歲善文辭九歲得顏師古注漢書讀之作指瑕以擿其失麟德初劉祥道巡行關內勃上書自陳祥道表於朝對策高第年未及冠授朝散郎數獻頌闕下沛王聞其名召署府脩撰論次平臺秘略書成王愛重之時諸王鬬雞勃戲爲文檄英王雞高宗怒曰是且交構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嘗登葛公山曠望慨然思諸葛亮之功賦詩見情尉號州多藥草求補參軍倚才陵藉爲僚吏共嫉官奴曹達抵罪匿勃所懼事洩輒殺之事覺當誅會赦除名父福畤繇雍州司功參軍坐勃故左遷交阯令勃往省度海溺水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鍾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閣宿命其壻作序以夸客因出紙筆徧請客莫敢當至勃汎然不辭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輒報再報語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請遂成文極歡罷勃屬文初不經思先磨墨數升則酣飲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人謂勃爲腹藁尤喜著書初祖通隋末居白牛溪教授門

人甚衆嘗起漢魏盡晉作書百二十篇以續古尚書後亡其序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勃兄勔弟助皆進士勮長壽中爲鳳閣舍人五王出閣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群臣已在乃寤其闕宰相失色勮召五吏執筆分占其辭粲然尋兼知天官侍郎勮素善劉思禮用爲箕州刺史與綦連耀謀反勮與兄涇州刺史勔及助皆坐誅勃與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以文章齊名天下稱王楊盧駱四傑炯嘗

曰吾媿在盧前耻居王後

楊炯

楊炯華陰人舉神童授校書郎永隆二年皇太子表炯及崇文館學士中書侍郎薛元超薦炯及鄭祖玄鄧玄挺崔融等遷詹事司直俄坐從弟神讓與徐敬業亂出爲梓州司法參軍張說以箴贈行戒其苛至官果以嚴酷稱吏稍忤意榜殺之不爲人所多牽

盧照鄰

盧照鄰字昇之范陽人十歲從曹憲王義方授倉雅

調鄧王府典籤王受重謂人曰此吾之相如調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餌之會父喪號嘔丹輒出由是疾益甚客東龍門山布衣藜羹裴瑾之韋方質范履冰等時時供衣藥疾甚足攣一手又廢乃去具茨山下買園數十畝疏潁水周舍復豫爲墓偃卧其中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已獨儒武后尚法已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已已廢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與親屬訣自沈潁水

駱賓王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爲道王府屬嘗使自言所能不答歷武功主簿裴行儉爲洮州總管表掌書奏不應調長安主簿武后時數上疏言事下除臨海丞鞅鞅不得志棄官去徐敬業亂署爲府屬爲敬業傳檄天下斥武后罪后讀但嘻笑至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矍然曰誰爲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安得失此人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時詔求其文得數百篇他日崔融與張說評勃等曰勃文章宏放非常人所及炯照鄰可以企之說曰不

然盈川文如懸河酌之不竭優於盧而不減王耻居後信然愧在前謙也開元中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峯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奈何說曰韓休之文如太羹玄酒有典則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

玉瑩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監評爲篇論云

劉允濟

劉允濟河南鞏人少孤事母尤孝工文辭與王勃齊名舉進士累遷著作佐郎武后明堂成奏賦述功德手詔褒答除著作佐郎脩國史坐二張昵狎除青州長史有清白稱以內憂去官服除召爲脩文館學士既久斥喜甚與家人樂飲數日卒

沈佺期

沈佺期字雲卿相州內黃人及進士第由協律郎累

除給事中考功員外受賕劾未究會張易之敗遂流驩州稍遷台州錄事參軍事入計得召見拜起居郎兼脩文館直學士既侍宴帝詔學士等舞回波佺期爲弄辭悅帝還賜牙緋尋歷中書舍人太子少詹事開元初卒弟全宇皆有才章而不逮佺期

宋之問

宋之問字延清一名少連汾州人父令文高宗時爲東臺詳正學士之問儀貌雄於辯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武后游洛南龍門詔從臣賦詩左史東方虬詩先成后賜錦袍之問俄頃獻后覽之嗟賞更奪袍以賜於時張易之等寵甚之問與閻朝隱沈佺期劉允濟傾心媚附易之所賦諸篇盡之問朝隱所爲至爲易之奉溺器及敗貶瀧州朝隱崖州並參軍事之問逃歸洛陽匿張仲之家會武三思復用事仲之與王同皎謀殺三思安王室之問得其實令兄子曇與冉祖雍上急變因丐贖罪由是擢鴻臚主簿天下醜其行景龍中太平公主故見用及安樂公主權盛復往諧結故太平深疾之中宗將用爲中書

舍人太平發其知貢舉時賕餉狼籍下遷越州長史頗自力爲政睿宗立以獪險盈惡詔流欽州祖雍爲刑部侍郎倡飲省中御史劾奏貶蘄州刺史至是亦流嶺南並賜死桂州魏建安後訖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語曰蘇李居前沈宋比肩謂蘇武李陵也初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

頭殺之既之間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蹻勇聞之悉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鳶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即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悉爲進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曰姚勿立簾外唱吟自如

李適

李適字子至京兆萬年人舉進士再調猗氏尉武后修三教珠英書李嶠張昌宗爲使適與王無競尹元

凱富嘉謨宋之問沈佺期閻朝隱劉允濟在選書成兼修書學士睿宗時特詔宣光劇再遷工部侍郎卒年四十九嘗與人論太衍數辭而曰吾壽盡此乎勅其子曰灞陵東西視京師吾樂之可營墓樹千松焉及未病時衣冠往寢石榻上置所撰九經要句及素琴於前上賞其達子季卿亦能文舉明經博學宏辭調鄠尉肅宗時爲中書舍人代宗立進吏部侍郎河南江淮宣慰使振拔幽滯號稱職遺命以布車一乘葬季卿在朝薦進才甚與人交有終始初中宗景龍二年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七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爲大學士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乂岑羲劉子玄爲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閻朝隱爲直學士召徐堅韋元旦徐彥伯劉允濟等滿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黎園並渭水祓除夏宴蒲萄園秋登慈恩浮圖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帝有所感即賦詩學士皆屬和然皆狎

猥佻佞忘君臣禮法

唐列傳卷之十一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也七歲知屬文十三以書干王方慶嘆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喪哀毀廷中木連理擢進士始調校書郎以道侔伊呂科策高第爲左拾遺時玄宗即位未郊見九齡建言郊祀又言重守令之選選士之法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吏部試拔萃與舉者常與趙冬曦考次號稱詳平時張說爲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山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公器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爲集賢院學士遷工部侍郎知制誥以其弟九皋九章爲嶺南刺史歲時聽給驛省家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毀不勝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家樹是歲奪哀拜同平章事

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爲帝知內忌之會張守珪以斬突厥有功帝欲以爲侍中九齡曰名器不可假也遂止又將以牛仙客爲尚書九齡亦執不可九齡既疾帝亦恐遂爲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扇乃獻賦自況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罷政事而用仙客貶荊州長史卒謚文獻九齡體弱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度得若九齡乎初千秋節王公並獻寶鑑九齡上千秋金鑑錄以伸諷諭爲相謇諤有大臣節安禄山初以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曰亂幽州者此胡雛也及討奚丹敗九齡令誅之帝不悟帝後狂蜀思其忠爲泣下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子拯爲伊闕令會禄山亂河洛陷不受僞官賊平擢太子贊善大夫弟九皋亦有名其曾孫仲方確正有風節仕至左散騎常侍

盧懷慎

盧懷愼滑州人懷愼狂濵闗已不凡父友監察御史韓思彥嘆曰此兒氣不可量及長第進士歷監察御史中宗尚武后上陽宮后詔帝十日一朝懷愼諫宜遵内朝以奉温凊無煩出入不省遷右御史臺中丞上疏陳時政疏奏不報遷黄門侍郎封漁陽縣伯與魏知古分領東都選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黄門平章事三年改黄門監薛王舅王仙童暴虐百姓憲司按得其罪有詔紫微黄門覆實愼懷與姚崇覆奏獄决愼懷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而不專時譏爲伴食

宰相以疾乞骸骨卒懷愼清儉雖貴而妻猶饑寒所得祿賜於故人親戚無所計惜隨散輙盡二子奂奕

李元紘

李元紘字大綱其先滑州人後世占京兆萬年父道廣武后時爲汴州刺史突厥契丹寇河北議發河南兵擊之百姓震擾道廣悉心撫定人無離散遷平章事封金城侯謚曰成元紘仕爲雍州司戸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指嘗與民競碾磑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驚趣改之元紘大署判後曰南山可摇判不可摇也改好畤令遷潤州司馬以辦治得名開元初爲萬年令賦役穪平擢京兆尹詔决三輔渠時王主權家旁渠立磑瀦遏爭利元紘敕吏盡毁之分溉渠下田民受其惠三遷吏部侍郎會戸部楊瑒白知愼坐支調失宜貶刺史帝求可代者公卿多薦元紘帝欲擢爲尚書宰相以資薄乃爲戸部侍郎條陳利害及政得失帝才之謂可丞輔明年遂拜平章事封清水縣男初左庶子吳兢爲史官譔唐書及春秋不成以喪解後上書請畢其功詔許就

集賢院成書張說致仕詔在家脩史元紘請勒說以書就館參會譔録詔可後與杜暹不協皆罷元紘爲曹州刺史徙蒲州引疾去卒謚曰文忠元紘再世宰相當國累年未嘗改治第宅僃馬敝弱宋璟嘗嘆曰雖季文子之德何以加之

杜暹

杜暹濮州濮陽人父承志武后時爲監察御史懷州刺史李文暕爲人所告詔承志推驗無實文暕宗室近屬也卒得罪承志貶爲方義令暹天官員外郎見

羅織獄與移疾去卒自高祖至暹五世同居暹尤恭
謹事繼母孝擢明經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
萬番贐之暹爲受百番爲鄭尉復以清節顯擢爲大
理評事開元四年以監察御史覈屯磧西會安西副
都護郭虔瓘與西突厥可汗阿史那獻鎮守使劉遐
慶更相訟詔暹即按入突騎施帳案索左驗虜以金
遺暹暹固辭左右曰公使絕域不可失戎心乃受焉
陰埋帳下已出境乃移文界取之還給事中以母喪
解會安西都護張孝嵩遷太原尹或言暹往使安西

虜伏其清今猶慕思乃奪服拜黃門侍郎兼安西副
大都護明年于闐王尉遲朓約突厥諸國叛暹覺其
謀發兵討斬之支黨悉誅更立君長于闐遂安守邊
四年十四年召同平章事與李元紘不相得罷爲荊
州都督長史歷魏州刺史太原尹帝幸北都進戶部
尚書詔扈蹕還復幸東都以暹爲京留守暹率留耆
衛士繕城浚池帝數賜書褒勞進禮部尚書封魏縣
侯二十八年卒謚曰貞肅改謚貞孝尚書及故吏致
賻其子孝友一不受以暹素志云暹族子鴻漸

張嘉貞

張嘉貞蒲州人以五經舉坐事免長安中御史張循
憲使河東召嘉貞決事草奏大驚因請以官讓之武
后召見內殿以簾自鄣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
異之因請曰今天威咫尺若隔雲霧恐君臣之道有
未盡也后曰善詔上簾引拜監察御史時功狀盈几
郎吏不能決嘉貞爲詳處不閱旬延無稽牒歷梁秦
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
玄宗善其對數加慰勞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

北嘉貞請置天兵軍綏護其衆即以爲天兵使明年
入朝或告其反按無狀嘉貞辭且請免告者死天子
以爲忠且許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徒步謁人主血
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而五十而沒向使用少
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壯後
衰無能爲也及宋璟等罷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
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
將張姓而複名卿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帝即
使作詔以爲相夜且半因閱大臣表疏得一則嘉貞

所獻遂得名帥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然性躁論者恨其不裕弟嘉祐以贓聞嘉貞遂出爲貞州刺史明年王守一死坐與厚善貶台州刺史卒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寒憂弟嘉祐任金吾衞將軍昆弟每上朝軒蓋騶導盈閭巷時號所居坊曰鳴珂里子延賞孫弘靖皆至宰相

裴耀卿

裴耀卿字煥之寧州刺史守眞次子也數歲能屬文

擢童子舉稍遷秘書省正字相王府典籤與掾丘悅文學當利器更直備顧問王即帝位授國子主簿累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切責豪門坐賈預給以直絕僥幸之弊爲濟州刺史濟當走集會天子東巡耀卿置三梁十驛科斂均省儲跱宣州前此大水河防壞諸州不敢擅興役耀卿乃躬護作役未訖有詔徙官懼功不成弗即宣而撫巡勸厲僉憙隄成發詔而去濟人爲立碑頌德遷冀州入拜戶部侍郎開元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明年秋雨害稼京師饑帝將幸東都召問所以救人者耀卿奏益廣漕運以實關輔遷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二十二年充江淮河南轉運使二十四年以尚書左丞相罷封趙城侯卒年六十三子綜吏部郎中綜子佶別有傳

蕭嵩

蕭嵩瑀子貌偉秀美鬚髯時陸象先爲洛陽尉已有名士爭往交而嵩泊然未任人不之異夏榮者善相謂象先曰君後十年貴冠人臣然不若蕭郎位高年

艾衆門蕃熾開元初擢中書舍人玄宗命李鉞與諸學士刊定五禮鉞薨嵩繼之時崔琳王丘齊澣皆有名以嵩少學術不以輩行許也獨姚崇稱其遠到後以兵部尚書領朔方節度使會吐蕃陷瓜州嵩遣副將與吐蕃戰祁連城下大潰虜哭震山谷露布至帝大悅授同中書門下三品進兼中書令帝委嵩擇宰相嵩推韓休及休同位剛正不相假至校曲直帝前嵩慚乞骸骨退脩將園區優游自怡家饒財而子華爲工部侍郎子衡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

韓休

韓休京兆長安人舉賢良玄宗在東宮令條對國政與趙冬曦並中乙科擢左補闕出爲虢州刺史虢于東西京爲近州乘輿所至常稅廐芻休請均賦他郡張說曰免虢而與他州此守臣爲私惠耳休復執論說如休請累遷右中丞裴光庭卒帝敕蕭嵩舉可以代者蕭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嶺南休曰尉小官犯罪今朝廷有大姦請得先治金吾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

宅輿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帝不能奪大率堅正類此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曰不意休能爾後遷太子少師封宜陽縣子卒年六十八子浩洽洪汯滉渾洄皆有學安祿山反京師皆陷浩洪渾爲賊禽殺之汯上元中終諫議大夫洽殿中侍御史洄字幼深安祿山亂洄避難江南疏食不聽樂德宗時劉晏被罪其總其任擢洄戶部侍郎判度支興元元年入爲兵部尚書滉位至相

崔隱甫

崔隱甫貝州武城人玄宗立遷洛陽令梨園弟子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拜出帝遽謝與胡雛賜隱甫百縑拜御史大夫初臺無獄凡有囚則繫大理貞觀時李乾祐爲大夫始置獄由是中丞侍御史皆得繫人隱甫執故事廢掘諸獄上欲用隱甫張說薄其無文乃暴說過說罷相然帝嫉朋黨隱甫亦免官餘歲遷刑部尚書累封清河郡

公始帝欲相隱甫謂曰牛仙客可與語對曰未也帝曰可見之隱甫終不詣它日又問對如初帝乃不用隱甫所至絜介自守以嚴正稱云

李朝隱

李朝隱字光國京兆三元人明法中第擢至大理丞武三思搆五王鄭愔請誅之朝隱獨以不經鞫實不宜輕用法忤旨貶嶺南韋巨源李嶠言於中宗更以爲聞喜令遷吏部員外時政出權幸不關二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遷長

安令宦官閭興貴有所干請曳去之睿宗褒諭其能
及安公主奪民園不酬直朝隱取主奴杖之開元初
遷吏部侍郎銓敘明審封金城伯代崔隱甫爲御史
大夫天下以其有素望每大夫缺冀朝隱得之及居
職不爭引大體惟先細務由是名少衰出判廣州卒

嚴挺之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州華陰人擢制科調義興尉
號材吏姚崇爲州刺史異之崇執政引爲右拾遺睿
宗好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夜胡人婆陁請然百千

燈因弛門禁又追賜元年酺閱月未止挺之上疏諫
陳五不可帝納焉侍御史任正名恃風憲至廷中責
詈衣冠挺之讓其不敬反爲所劾貶萬州開元中爲
考功員外郎累進給事中掌典貢舉時號平允會
杜暹李元紘爲相暹善挺之而元紘善宋遙用爲參
軍中書舍人遙校吏部判取舍挺之異言於元紘元
紘屢詰譙挺之挺之曰公爲相任小人問爲辭曰宋
遙也出爲登州刺史改太原少尹初殿中監王毛仲
持節抵太原朔方籍兵馬後累年仍移太原取兵仗
挺之不肯應且以毛仲寵幸久恐變密啓於帝俄改
濮汴二州刺史召爲刑部侍郎遷太府卿宰相張九
齡雅知之用爲尚書左丞知吏部選戶部侍郎蕭炅
李林甫所引不知書嘗與挺之言稱蒸嘗伏臘乃爲
伏獵挺之曰有伏獵侍郎乎出炅岐州刺史林甫恨
之會挺之有所詖於蔚州刺史王元琰林甫使人暴
其語禁中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顧林甫
曰嚴挺之安在此其材可用林甫退召其弟損之與
道舊諄諄款曲且許美官因曰天子視絳州厚要當

以事自解歸得見上且大用因紿挺之使稱疾願就
醫京師林甫已得奏即言挺之知春秋高有疾幸閑
官得自養帝恨咤久之乃以爲員外詹事詔歸東都
挺之鬱鬱成疾自爲文誌墓遺令薄葬挺之重交游
許與生死嫁故人孤女數十人然溺志於佛與浮屠
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已乃自葬於塔左

盧從愿

盧從愿字子龔擢明經又舉制科睿宗立拜吏部侍
郎吏選自中宗後綱紀耗蕩從愿銓總六年以平允

閑劾高宗時吏部號㴱職者裴行儉馬載及是從愿與李朝隱爲有名故號前有裴馬後有盧李開元四年玄宗悉召縣令策於庭考下第者罷之從愿坐擬選失實下遷州刺史代常抗爲刑部尚書數乞校考使升退詳確宇文融將以括田戶功爲上下考從愿不許融恨之密白從愿盛殖產占良田數百頃帝自此薄之目爲多田翁後欲用爲相卒以是止卒

崔沔

崔沔字善沖京兆長安人後周隴州刺史士約四世孫自博陵徙焉事親篤孝擢進士舉賢良方正高第不中者訟皆之武后敕有司覆試對爲第一再補陸渾主簿入謁吏部侍郎岑羲歎曰君今郤詵也薦爲左補闕性舒遲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詘睿宗召授中書舍人以母病東都不忍去固辭求侍更表陸渾尉郭鄰大樂丞封希顏處士李善以代已歷詔改虞部郎中佽檢校御史中丞請發太倉粟及減苑囿鳥獸所給以賑貧乏監察御史宋宣遠與盧懷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通賓客招賄賂沔將按劾崇懷慎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去其權蓋憚之也久之爲太子左庶子遷中書侍郎凡詔敕曹事多所異同張説不悅出爲魏州刺史召還分掌吏部十銓歷秘書監時太常議加宗廟籩豆又欲增喪服於是卿韋縚請坐增籩豆職方郎中韋述戶部郎中陽伯成禮部員外郎楊仲昌監門兵曹參軍劉秩等議與沔合又詔中書門下參裁每朝廷有疑議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七子祐甫

王丘

王丘字仲山十一擢童子科他童皆專經而丘獨屬文由是知名及冠舉制科中第族人方慶及魏元忠更薦之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考功異時多請託進者丘務覈實遷吏部侍郎典選平允其獎用如孫逖張鏡微張胄王泠一時茂秀會山東旱饑詔重刺史之選乃以丘與崔沔等並爲山東刺史而丘守懷州尤清嚴蕭嵩與丘善將引與當國丘甚推韓休行能及休秉政薦爲御史大夫丘訥於言辭自奏帝多不喜以疾徙禮部尚書致仕天寶二載卒

李傑

李傑本名務光相州滏陽人以孝友著擢明經爲吏詳敏有治舉以採訪使行山南時戶口逋蕩細弱下戶爲豪力所兼傑爲設科條區處檢防亡匿復業者十七八先天中進水陸發運使改河南尹寡婦有告其子不孝者傑物色非是謂婦曰子法當死乃命市棺還斂之使人迹婦出與一道士語頃持棺至傑令捕道士按問乃與婦私不得逞傑殺道士內於棺代宋璟爲御史大夫尚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邀於道

毆辱之帝怒詔斬昕開元六年卒

盧奐

盧奐早脩整爲吏有清白稱歷御史中丞爲陝州刺史開元二十四年帝西還次陝嘉其美政尋召爲兵部侍郎天寶初爲南海太守前守劉巨鱗彭杲皆以贓敗故以奐代之汙吏斂手中人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遠俗爲安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奐三人而已終尚書右丞

許景先

許景先常州義興人曾祖緒武德時以佐命功封真定公遂家洛陽景先由進士第釋褐夏陽尉神龍初東都造服慈閣景先獻賦李迥秀見其文嘆曰是宜付太史擢左拾遺以論事切直外補舉手筆俊拔茂才異等遷中進楊州兵曹參軍還爲左補闕宋璟蘇頲擇殿中侍御史久不補以授景先與齊澣王丘韓休張九齡更知制誥以雅厚稱張說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峯激流然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十三年帝自擇刺史景先由吏部侍郎爲刺史治虢州後徙岐

州入爲吏部侍郎卒

席豫

席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舉學兼流畧詞擅文場科擢上第後舉俊拔科中之補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豫上疏請立皇太子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恥被汙遁去復舉賢良方正異等開元初遷監察御史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爲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孫逖名相甲乙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已入拜吏

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詳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世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性謙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及疾篤遺令三日歛歛已即葬私貲不足可貨居宅以終事卒弟晋亦以文名

齊澣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年十四見特進李嶠嶠稱有王佐才中宗在廬陵澣言請抑諸武迎太子東宮不報及太子還武后宴同明殿諭曰朕毋子如初豫

有力焉方不次待爾澣辭毋老不忍遠離聖曆初及進士第以拔萃調蒲州司法參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者澣曰條落則本枯柰何俱死議貸其父景雲初爲監察御史開元時姚崇役相用爲給事中中書舍人論駮及誥詔皆援準古誼時號解事舍人微諷崇年老避位時宋璟在廣州因勸崇舉自代崇用其謀出爲汴州刺史前刺史數不稱職惟倪若水與澣以清毅聞玄宗封太山歷汴宋許澣列長瓠齊蘇聯亘上食凡千舉納莞籥身進膳帝喜甚爲留三日賜帛二十匹澣以淮至徐城險急鑿渠十八里入青水人便其漕中書令張說擇丞轄以王丘爲左澣爲右李元紘杜暹當國表宋璟爲吏部尚書澣及蘇晋爲侍郎世謂臺選當奏事帝指政事堂曰非卿尚誰居者是時開府王毛仲寵甚與龍武將軍葛福順相婚嫁毛仲奏請無不從澣乘間白高力士小心謹畏何必毛仲又曰君不容失臣臣不容失身帝嘉納會大理丞麻察坐事出爲興州別駕澣往餞因道諫語察素姦佻遽言狀帝怒召澣入殿中曰卿尚疑朕不容而反

告察謂何且察輕躁無行常游太平門者詎不知耶貶高州良德丞察再貶皇化尉其黨齊敷郭稟皆流放久之澣中失勢益悵恨素操寖衰便倚力士助得爲兩道採訪使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爲太子少詹事嚴挺之爲李林甫所廢與澣家居杖屨經過不缺日李林甫畏之乃用澣爲平陽太守離其謀更以黃老清靜爲治卒年七十二

裴寬

裴寬性通敏工騎射略通書記景雲中爲潤州參軍

事刺史韋詵有女擇所宜歸會休日登樓見人於後
圃有所瘞藏者詰吏曰參軍裴寬也與偕來詵問狀
寬曰寬義不以苞苴汙家適有人以鹿爲餉致而去
不敢自欺故瘞之詵嗟異引爲按察判官許妻以女
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爲碧鸛雀累擢
宰爲河南丞累遷刑部員外郎萬騎將軍馬崇白日
殺人以貴倖將撓其獄寬固執不肯從河西節度使
表爲判官歷兵部侍郎宰相裴耀卿領江淮運奏爲
戶部侍郎自副遷吏部出爲蒲州刺史入境輒雨從

河南尹由金吾大將軍授太原尹天寶初由陳留太
守拜范陽節度使時北平軍使烏承恩縻囚也與中
人通數月賄寬以法繩治三載用安祿山守范陽寬
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裴敦復平海賊還廣張功
簿寬密白其妄李林甫恐其遂相又惡寬善李適之
乃漏寬語以激敦復再貶安陸別駕林甫任羅希奭
殺李適之也亦使過安陸將怖殺寬寬叩頭祈哀希
奭乃去寬懼終見殺丐爲浮屠不許稍遷東海太守
入爲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五寬惑於浮屠與桑門游

習謂其書老而篤云子諝

楊瑒

楊瑒字瑤光華州華陰人始爲麟游令時竇懷貞大
營金仙玉眞二觀檄取畿內嘗負逆人貲者暴斂之
以佐費瑒拒不應懷貞怒曰縣令而奸大夫命乎瑒
曰所論者民窮抑也位高下乎何取懷貞壯其對而
止歷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帝召宰相大臣議天下戶
版於延英殿瑒言利病尤詳以抗議宇文融出爲華
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瑒奏有司帖試明經不質大

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且今春秋三家儀禮者
幾十二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遂著令
生徒爲瑒立頌太學門遷大理卿卒

劉子玄

劉子玄字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
器爲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爲諸兄
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乃嘆曰書如是
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逾年遂遍覽群史與兄
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

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廢歲一赦
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又謂刺史非三載以上不可
徙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子玄
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愼賦以刺時蘇味道李嶠
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子玄與徐堅元行冲吳
兢等善累遷鳳閣舍人兼脩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
更令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
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
史事遷秘書少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

楚客蕭至忠皆領監脩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
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
至忠言五不可楚客等惡其言訐切謂諸史官曰是
子作書欲致吾何地者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
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常自
比揚雄子玄以負有所未盡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
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
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
常曰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

縣子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
曰居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開元初遷
散騎常侍會子貺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執政玄
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六子貺餗彙秩迅迥
貺字惠卿好學多所通解父卒詔訪其後擢起居郎
歷右拾遺續說苑十篇以廣漢劉向所遺而刊落怪
妄子滋浹滋通經術楊綰薦才堪諫官貞元二年累
官中書門下平章事浹亦有學稱浹之子名敦儒官
起居郎性至孝時謂劉孝子逵禮好古有祖風爲餗

字鼎卿天寶初歷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著史例頗
有法終劍南節度使子贊爲宣州刺史彙以剛直稱
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大曆初爲吉州刺史治行尤
異累遷給事中秩字祚卿開元末安祿山及哥舒翰
守潼關楊國忠欲奪其兵秩上言翰兵天下成敗所
繫不可忽房琯見其書以比劉更生至德初給事中
迅字捷卿歷京兆功曹參軍事嘗寢疾房琯聞憂不
寐陳郡殷寅名知人見迅歎曰今黃叔度也劉晏敬
聞其論曰皇王之道盡矣上元中避地安康卒迅縉

詩書春秋禮樂五說書成語人曰天下滔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云

吳兢

吳兢汴州浚儀人少厲志貫知經史方直寡諧雅與魏元忠朱敬則游二人當路薦兢才堪論撰詔直史館脩國史神龍中改右補闕節愍太子難姦臣誣構相王與謀兢上言相王與陛下同氣宜察斗粟之刺蒼蠅之詩累遷起居郎與劉子玄徐堅等並職玄宗初立收還權綱兢慮帝果而不及精乃上疏引隋煬

帝以殺諫臣而敗亡太宗容納諫臣致刑措尋以毋喪去官服除自陳脩史有緒家貧不能具紙筆願得少祿以終餘功拜諫議大夫復脩史開元十三年帝封太山道中數馳射爲樂兢諫帝納之始兢在長安景龍間任史事時武三思張易之等監領兢不得志私撰唐書唐春秋未就至是丐官筆札冀得成書詔兢就集賢院論次時張說罷宰相在家脩史大臣奏國史不容在外詔兢等赴館撰錄進封長垣縣男久之坐書事不當貶荊州司馬以史草自隨蕭嵩領國史奏遣使者就兢取書得六十餘篇累遷洪州刺史坐累下除舒州天寶初入爲恒王傅卒年八十兢初與子玄撰定武后實錄敘張昌宗誘張說誣證魏元忠事頗言說已然可賴宋璟等邀勵苦切後說爲相從容謬請曰劉生書魏齊公事不少假借奈何兢曰子玄已亡不可受誣地下兢實書之說屢以情蘄改辭曰狥公之情何名實錄世謂今董狐云

韋述

韋述弘機曾孫家廚書二千卷述爲兒時誦憶略徧

父景駿景龍中爲肥鄉令述從到官元行沖景駿姑子也爲時儒宗嘗載書數車自隨述入其室觀書不知寢食行沖異之試與語前世事如指掌然舉進士時述方少儀質陋脫考功員外郎宋之問曰童子何業述曰性嗜書所撰唐春秋三十篇恨未畢它惟命之問曰本求茂才乃得遷固邪上第開元初爲櫟陽尉秘書監馬懷素奏述與諸儒即秘書續七志述好譜學見柳沖所撰姓族系錄每私寫懷之還舍則又緒錄故於百氏源派爲詳乃更撰開元譜二十篇累

除右補闕張說領集賢院薦述為直學士遷起居舍人從封太山奏東封記有詔褒美先是詔脩六典徐堅搆意歲餘及蕭嵩引述撰定述始摹周六官領其屬規制遂定初令狐德棻吳兢等譔武德以來國史皆不能成述因二家參以後事遂分紀傳又為例一篇嵩欲蚤就復奏起居舍人賈登著作郎李銳助述蕭穎士以為譙周陳壽之流改國子司業充集賢學士累遷工部侍郎封方城縣侯安祿山亂述獨抱國史藏南山身陷賊汙偽官賊平流渝州為刺史薛舒

所困不食死廣德初甥蕭直為李光弼判官詣奏事稱旨因理述有詔贈右散騎常侍常氏之顯孝友輔學則承慶嗣立逵音樂有萬石逵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述弟迥廸學業亦亞述述與迥對為學士與廸並禮官時趙冬曦兄弟亦各有名張說嘗曰韋趙兄弟人之杞梓

唐列傳卷之十二

裴漼

裴漼絳州聞喜著姓父琰之永徽中為同州司戶參軍年甚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輕之諭曰同州三輔吏事繁子盍求便官毋留此琰之唯唯吏白積案數百崇義讓使趣斷琰之曰何至逼人乃命吏連紙進筆為省決一日畢既與奪當理而筆詞勁妙崇義驚曰子何自晦成吾過耶由是名動一州號霹靂後為永年令有惠政以倉部郎中病廢漼侍疾十餘年

不肯仕琰之沒始擢明經遷監察御史時崔湜鄭愔典吏部坐姦贓為李尚隱所劾詔漼按訊而安樂公主上官昭容陰右湜愔漼執正其罪累遷中書舍人諫睿宗造金仙玉真二觀開元二年為吏部侍郎典拔士為多漼雅與張說善說數薦之漼長於敷奏天子亦自重焉擢吏部尚書世儉素而晚節稍著伎妾為奢侈事議者以為闕改太子賓客卒從祖弟寬

韋湊

韋湊字彥宗京兆萬年人祖叔諧貞觀中為庫部郎

中與弟部郎中叔謙兄主爵郎中季武同省時號三
列宿湊求淳初徙資州司兵觀察使房琯爲表於朝
遷楊州法曹州人孟神爽罷仁壽令豪縱數犯法湊
按治杖殺之入爲相王府屬將姚崇兼府長史嘗曰
君子識遠文詳吾恨晚得之六遷司農少卿忤宗楚
客出爲貝州刺史睿宗立徙大府兼通事舍人時攺
葬故太子重俊有詔加謚又詔雪李多祚等罪議贈
官湊言太子實逆不可以褒請僨行以謚將大臣亦
重攺惟罷多祚等贈官景雲初諫作金仙寺觀山爲

陝汝岐三刺史遷右衛大將軍玄宗謂曰故事諸衛
大將軍與尚書更爲之近時職輕故用卿以重此官
尋徙河南尹封彭城郡公會洛陽主簿王鈞以賍抵
死詔曰兩臺御史河南尹縱吏侵漁其出湊曹州刺
史侍御史張洽通州司馬久之遷太原尹卒子見素

張廷珪

張廷珪河南濟源人第進士累遷監察御史按劾平
直武后稅天下浮屠錢營佛祠於白司馬坂作大像
廷珪諫以爲宜先邊境實府庫養人力后善之召見

長生殿賞慰良厚因是罷役會詔市河南河北牛羊
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廷珪上書后乃止張
易之誅議窮治黨與廷珪建言宜一切洗貸中宗納
之神龍初詔白司馬坂復營佛祠廷珪方奉詔抵河
北道出其所見營築勞亟上書切爭尋爲中書舍人
再遷禮部侍郎開元初天旱關中饑詔求直言廷珪
上疏再遷黃門侍郎監察御史蔣挺坐法詔決杖朝
堂廷珪執奏御史有譴當殺之不可辱也王琚持節
巡天兵諸軍方還復詔行塞下議者皆謂將襲回紇

廷珪陳五不可又請復十道按察使巡視州縣帝納
之因詔陸象先等分使十道坐漏禁內語出沔州刺
史類徙蘇宋魏三州在官有威化入爲少府監封范
陽縣男以太子詹事致仕卒廷珪善八分書與李邕
友善及邕顯於仕屢表之人尚其方介云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出京兆長安人少孤年十歲母爲語父
亡狀感咽幾絕祖倫特愛之家富有金玉篤學業務
才高第襲祖封永淳中家益窶歲饑京兆杜瑾者以

百姓餓思復方併日食而綾完封不發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旱輒開倉賑民州劾責不能詘轉汴州司戶姚崇識之五遷禮部郎中建昌王武攸寧母亡請鼓吹思復持不可而止坐爲王同皎所薦貶遷滁州刺史州有銅官人錐鑿尤苦思復爲罷他郡徙襄州入拜給事中帝作景龍觀思復諫不見省有司劾奏嚴思善思復言思善無逆節乃流還中書舍人數指言得失開元初爲諫議大夫諫罷驛遞使宰相姚崇惡之出爲德州刺史帝北巡爲行在巡問賑給大使

遷御史大夫性恬澹不喜爲繩察進爵伯復爲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僎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初鄭仁傑李無爲者隱居太白山思復少從二人游嘗曰子識清貌古恨仕不及宰相也子朝宗累遷荆州刺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

辛替否

辛替否字協時京兆萬年人景龍中爲左拾遺諫帝公主宅興佛寺帝不省睿宗立諫金仙玉真二觀諫帝法太宗戒中宗帝不能用然嘉其切直稍遷右臺殿中侍御史雍令劉少微恃權貪贓替否按之岑羲厚以爲請替否曰詞王法何少微坐死累遷潁王府長史卒年八十

柳澤

柳澤蒲州解人鯁介少言笑風度方嚴景雲中爲參軍先是中宗時長寧公主及后女弟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官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員元

崇等罷去太平公主奏復斜封官澤上疏諫澤入謂會有詔遷者得言事乃上書曰頃帝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豈不謂愛之太極害之太多乎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爲枉監戒宜在厥初睿宗善之開元中轉殿中丞御史時市舶使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上書宜昭宣菲薄廣示節儉豈可以怖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爲鄭州刺史未行卒從祖範貞觀時爲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萬紀不能輔導恪罪當死範進曰

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帝謂曰何延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明臣敢不盡愚帝乃解

褚無量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幼授經於沈子正曹祖刻意墳典家瀕臨平湖有龍出人皆走觀無量尚幼讀書若不聞衆異之尤精禮司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兼脩文館學士中宗將南郊詔定儀典時祝欽明郭山惲建言皇后爲亞獻無量與太常博士唐紹蔣

欽緒固爭時左僕射韋巨源佐欽明故無量議格以毋老解官玄宗爲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厚被禮答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毋喪廬墓左群鹿馴擾召復故官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建言廟本苻堅故殿不宜罷行無量鄙其言乃上疏帝是崇語車駕遂東又上言願到東都收敘唐初功臣世絕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初內府舊書自高宗時藏宮中甲乙叢倒無量建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因表聞喜尉盧僎江陽尉陸去泰左監門率府胄曹參軍王擇從武陟尉徐楚璧分部讎定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七年太子齒胄於學詔無量升坐講厚賚賜卒年七十五謚曰文始無量與馬懷素爲侍讀役秘書少監康子元國子博士侯行果亦踐其選雖賞賚亟加而禮遇衰矣陸去泰歷左右補闕內供奉王擇從京兆人終汜水令徐楚璧初應制舉三登甲科開元時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帝屬文多令視草終中書侍郎東海縣子在中

書省久時李林甫用事或言計議多所參助後更名安貞

馬懷素

馬懷素字惟白潤州丹徒人客江都師事李善貧無資晝樵夜輒然以讀書擢進士第又中文學優贍科補郿尉積勞遷左臺監察御史長安中魏元忠爲張易之搆譖嶺表太僕崔貞慎率獨孤禕之祖道易之怒使人告貞慎等及武后詔懷素按之使者促迫懷素執不從后意解貞慎等乃免宰相李迥秀藉易之勢

欽賊談法懷素劾罷之轉禮部員外郎以十道使黜
陟江西爲脩文館直學士開元初爲戶部侍郎封常
山縣公進兼昭文館學士玄宗詔與褚無量同爲侍
讀更日番入既叩閤肩輿以進或行在遠聽乘馬宮
中有詔勾校秘書是時文籍盈漫皆炱朽蟫斷籤縢
紛舛懷素建白願紫微黃門召宿學巨儒就校繆缺
又言自齊以前舊籍王儉七志已詳請採近書篇目
及前志遺者續儉志以藏秘府詔可即拜懷素秘書
監乃召國子博士尹知章等分部撰次卒謚曰文

李邕

李邕字泰和揚州江都人父善有雅行淹貫古今人
號書簏顯慶中累擢崇賢館直學士兼沛王侍讀爲
文選注敷析淵洽表上之賜賚頗渥除潞王府記室
參軍爲涇城令坐與賀蘭敏之善流姚州遇赦還居
汴鄭間講授諸生四遠至傳其業號文選學邕少知
名始善注文選釋事而忘意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
善詰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試爲我補益之邕附事
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行既冠見特進李嶠

自言讀書未遍願一見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
能習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奥篇
隱帙了辯如響嶠嘆曰子且名家嶠爲內史與監察
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乃召拜左拾遺御史
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陛下大
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色解即可璟奏
邕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旨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
亦不傳中宗立鄭普思以方伎幸擢秘書監邕諫自
古堯舜稱聖者不聞以鬼神道治天下不報五王誅

坐善張柬之出爲南和令貶富州司戶參軍韋氏事
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史彈劾任職人憚之譙王
重福謀反邕與洛州司馬崔日知捕支黨遷戶部員
外郎岑羲崔湜惡崔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宮
邕及崔隱甫倪若水同被禮遇羲等忌之貶舍城丞
玄宗即位召爲戶部郎中張廷珪爲黃門侍郎而姜皎
方幸共援邕爲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險躁左遷括州
司馬起爲陳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獻
辭賦帝悅邕素輕張說與相惡會仇人告邕贓貸枉

法下獄當死許昌男子孔璋上書願以六尺之軀膏鈇鉞以代邕死邕得減死貶遵化尉流瓊嶺南邕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邕後從中人楊思勖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詔勿劾後歷淄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有名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眉目瓌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媢不得留出為汲郡北海太

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遺賂宰相李林甫忌邕因傅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奭就郡杖殺之時年七十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文前後所受鉅萬計時稱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杜甫知邕負謗作八哀詩讀者傷之

徐堅

徐堅字元固父齊聃善屬文高宗重之堅幼有敏沛王聞其名召見授紙為賦異之十四孤及壯寬厚長者舉秀才及第為汾州參軍事遷萬年主簿聖曆中東都留守楊再思王方慶共引為判官方慶善禮學嘗就質疑晦堅為申釋屬文典引再思每目為鳳閣舍人樣與徐彥伯劉知幾張說與脩三教珠英時張昌宗李嶠總領彌年不下筆堅與說撰綜條彙粗立諸儒因之乃成書累遷給事中封慈源縣子中宗怒韋月將欲即斬之堅奏盛夏生長請須秋乃決時申救者亦衆睿宗即位授兼崇文館學士修史進爵

海郡公時監察御史李知古兵擊姚州渳河蠻降又請築城使輸賦徭堅議恐勞師遠伐益不償損不聽蠻懼殺知古相率潰叛姚巂路閉不通者數年初太平公主用事武攸暨等邀請堅不許又以妻岑羲女弟固辭樞密羲敗不累於惡出為絳州刺史玄宗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堅充學士副張說帝大酺集賢樓會在百司上詔令揭大榜以固其寵堅見遽命撤之曰君子于鳥取多尚人堅於與故多所諳識卒年七十餘謚曰文齊聃姑為太子充容姊為高宗婕妤

議者以堅父子如漢班氏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駕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父子相次爲學士自祖及孫三世爲中書舍人

孫逖

孫逖博州武水人逖年十五見雍州長史崔日用令賦土火爐援筆成篇理趣不凡日用駭歎遂與定交開元十年又舉賢良方正玄宗御洛城門引見命戶部郎中蘇晉等第其文異等擢左拾遺張說命子均

埱往拜之李邕負才自陳州入計裒其文示逖李嵩鎮太原表置幕下以起居舍人入爲集賢院脩撰改考功員外郎取顏眞卿李華蕭穎士趙華等皆海內有名士俄遷中書舍人時父嘉之且八十猶爲令逖求降外官增父秩帝拜嘉之宋州司馬致仕父喪服闋拜舍人開元間蘇頲齊澣蘇晉賈曾韓休許景先及逖典詔誥而逖尤精密張九齡視其草欲易一字卒不能也徙少詹事上元中卒子晁知名

陳貞節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爲右拾遺初隱章懷懿德節愍四太子並建陵廟分八署置官列吏卒四時祠官進饗貞節以爲非是上言禮部尚書鄭惟忠等二十七人亦附其言於是四陵廟惟減吏卒半它如舊遷太常博士玄宗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焉貞節奏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貞節又與博士蘇獻上言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爲後乃奉中宗別廟升睿宗爲第七室伊闕男子孫平子上書謂宜還孝和還廟帝異其言令

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爲人後者爲子無兄弟相爲後者帝語宰相詳論蘇頲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抵挺見斥於禮官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决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帝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水不鍾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必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如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顧以明堂復爲乾元殿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埭惟不法天燈之餘不容大享請

因舊制還著乾元正殿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爲
圓丘制曰可貞節以壽卒

王元感

王元感濮州鄄城人擢明經高第調博城丞紀王慎
爲兗州都督厚加禮敕其子東平王續往受業天授
中稍遷左衛率府録事兼直弘文館武后時已郊遂
享明堂封嵩山詔與韋叔夏等草儀具衆服其練洽
轉四門博士仍弘文館祝欽明郭山惲李憲等本章
句家見元感詆先儒同異不憚數沮詰其語元感必

詳申釋竟不詘魏知古見其書歎曰五經指南也而
徐堅劉知幾張思敬等惜其異聞每以助理聯疏之
遂下詔褒美拜太子司議郎兼崇賢學士卒初著論
三年之喪以三十有六月譏詆諸儒鳳閣舍人張東
之破其說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由古則然春秋僖
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
如齊納幣左氏曰禮也元感論遂廢

元澹

元澹字行冲以字顯後魏常山王素蓮之後少孤養
於外祖韋機及長博學及進士第累遷通事舍人狄
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譬富家儲積以自資也願以
小人備一藥石可乎仁傑笑曰君正吾藥籠中物景
雲中授太常少卿行冲以系出拓拔史無編年乃
撰魏典三十篇初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
馬之象魏收以晉元帝乃牛氏子冒司馬姓以著石
符行冲謂昭皇帝名犍繼晉受命獨此可以當之有
人破古冢得銅器似琵琶身正圓人莫能辨行冲曰
此阮咸所作器也開元初出爲岐州刺史兼關內按

察使以書生非彈治才固辭入爲右散騎常侍東都
副留守彭王子志謙坐讎人告變考訊自誣株蔓四
十人行冲察其枉列奏見原改左散騎常侍封常山
縣公再遷弘文館學士先是馬懷素撰書志褚無量
校麗正四部書業未卒相次物故詔行冲代之俄乞
致仕十七年卒年七十七

柳冲

柳冲蒲州虞鄉人隋饒州刺史莊曾孫冲天授初爲
司府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使稱指封河東縣男景

龍中遷左散騎常侍修國史初太宗命諸儒撰氏族
志甄差群姓其後門胄興替不常沖請改修其書先
天時復詔沖及徐堅吳兢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
討綴書乃成號姓族系錄歷太子賓客宋王師昭文
館學士以老致仕開元初詔沖與薛南金復加刊竄
乃定後柳芳著論甚詳芳之言曰氏族者古史官所
記也昔周小史定世繫辨昭穆故古有世本錄黄帝
以來至春秋時諸侯卿大夫名號繼統左丘明傳春
秋亦言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命之氏諸侯

以字為氏以謚為族昔堯賜伯禹姓曰姒氏曰有夏
伯夷姓曰姜氏曰呂下及三代官有世功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後世或氏於國則齊魯秦吳氏於謚則文
武成宣氏於官則司馬司徒氏於爵則王孫公孫氏
於字則孟孫叔孫氏於居則東門北郭氏於志則三
烏五鹿氏於事則巫乙匠陶於是受姓命氏粲然眾
矣秦既滅學公侯子孫失其本系漢興司馬遷父子
乃約世本修史記因周譜明世家乃知姓氏所由出
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韋齊桓晉文皆同祖也漢高

祖興徒步有天下命官以賢詔爵以功先王公卿之
胄才則用不才棄之不辨士與庶族然則始尚官矣
然猶徙山東豪傑以實京師齊諸田楚屈景皆右姓
也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權歸右姓晉
宋因之始尚姓已過江則為僑姓王謝袁蕭為大東
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崔盧
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
則為虜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虜姓者魏孝
文帝遷洛出於帝宗屬或諸國並號河南洛陽人郡

姓者以中國士人差第閥閱為之制凡三世有三公
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
姓九卿若方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
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北
齊因仍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選故江
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則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
為右姓齊浮屠曇剛類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
以四海通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則為
右姓唐貞觀氏族志凡第一等則為右姓路氏著姓

署以盛門爲右姓柳沖姓族系録凡四海望族則爲
右姓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譜也今流俗獨以崔
盧李鄭爲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
之弊至於尚官官之弊至於尚姓姓之弊至於尚詐
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
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
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泰可與也及其弊則
尚婚婭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
尚冠冕者略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亡禮教

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撰姓氏簿狀宋王弘
劉湛好其書王儉廣之王僧孺演益爲十八篇弼傳
子匪之匪之傳子希鏡希鏡傳子執執傳其孫冠王
氏之學本於賈氏唐興言譜者以路敬淳爲宗韋述
次之李守素亦明姓氏時謂肉譜後有李公淹蕭穎
士殷寅孔至爲世所稱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
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
苑二篇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
爲舉選格名曰方司格

柳芳

柳芳字仲敷蒲州河東人開元末擢進士第由永寧
尉直史館肅宗詔芳與韋述綴緝吳兢所次國史會
述死芳稟成之上元中坐事徙黔中後歷左金吾衛
騎曹參軍寇亂史籍淪缺芳始諭時高力士亦貶巫
州因從力士質開元天寶初禁中事具識本末時國
史已送官不可追刊乃推衍義類倣編年法爲唐曆
四十篇頗有異聞改右司郎中集賢殿學士卒

蕭穎士

蕭穎士字茂挺梁鄱陽王恢七世孫穎士四歲屬文
十歲補太學生觀書一覽即誦通百家譜系書籀學
開元二十三年舉進士對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
穎士往訴於府佐張惟一惟一曰是有作兒吾以旻
獲宥不慽乃平有之天寶初補秘書正字時裴耀卿
席豫張均宋遙韋述皆先進器其材與鈞禮使括遺
書趙衛間淹久不報爲有司劾免留客濮陽於是尹
徵王恒盧異盧士式賈邕趙匡閻士和柳并等皆執
弟子禮以次授業號蕭夫子召爲集賢校理宰相李

林甫欲見之穎士方父喪不詣林甫嘗至故人舍邀
穎士穎士前往哭門內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弔去怒
其不下己調廣陵參軍事穎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櫻
桃樹賦曰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以自庇雖先寢而
或薦非和羹之正味以譏林甫云會母喪免流播吳
越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
自以梁枝孫而宣帝逆取順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紀
有太原王緒者僧辯裔孫譔梁書黜陳不帝穎士佐
之亦著梁蕭史譜及作梁不禪陳論以發緒義例史

官書遊薦自代召詣史館待制穎士乘傳詣京師而
林甫方威福自擅穎士遂不屈愈見疾俄免官往來
鄠杜間林甫死更調河南府參軍事倭國遣使入朝
自陳國人願得蕭夫子為師者中書舍人張漸等諫
不可而止安祿山寵恣穎士陰語柳并曰胡人負寵
而驕亂不久矣已而祿山及穎士往見河南採訪使
郭納言禦守計納忽不用聞封常清陳兵東京往觀
之不宿而還節度使源洧辟掌書記會祿山死賊僻
去洧卒往客金陵永王璘召之不見時盛王為淮南

節度大使留蜀不遣副大使李承式玩兵不振穎士
與宰相崔圓書以為宜時遣使以扞鎮江淮俄而劉
展衆反賊圖雍丘脅泗上軍承式遣兵往救大宴賓
客陳女樂穎士曰天子暴露豈臣下盡歡時邪弗納
崔圓聞之卽授揚州功曹參軍至官信宿去後客死
汝南逆旅年五十二門人共謚曰文元先生穎士樂
聞人善以推引後進為己任如李陽冰李幼卿皇甫
冉陸渭等數十人由獎目皆為名士天下推知人稱
蕭功曹嘗兄事元德秀而友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

李華邵軫趙驊所與遊者孔至賈至源行恭張有略
族弟季遐劉穎韓拯陳晉孫益韋建韋收獨華與齊
名士號蕭李有奴事穎士十年笞楚嚴慘或勸其去
答曰非不能愛其才耳子存字伯誠亮直有父風能
文辭與韓會沈既濟梁肅徐岱等善浙西觀察使李
栖筠表常熟主簿顏真卿在湖州與存及陸鴻漸等
討摭古今韻字所作書數百篇建中初由殿中侍
御史四遷比部郎中張滂主財賦辟存指務京師裴
延齡與滂不協存疾其姦去官風痺卒韓愈少為存

所知自袁州還過存廬山故居而諸子前死惟一女在爲經紀其家般貧陳郡人邵軫汝南人陛擿河南人字德鄰後周上庸公爵六世孫神宇孳遊善物理年三十始到京師公卿愛其文交譽之天寶十三載終司勳員外郎

李白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白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命之十歲通詩書旣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頲爲

益州長史見白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玄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中帝坐沈香亭於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白常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鞾力士素貴恥之摘其詩以激楊貴妃帝欲官白妃輒沮止白自知不爲親近所容益驁放不自脩與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璡崔宗之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旁若無人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爲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爲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

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爲參謀未幾辭職李陽冰爲當塗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遺召而白已卒年六十餘白晚好黃老度牛渚磯至姑孰悅謝家青山欲終焉及卒葬東麓元和末宣歙觀察使范傳正祭其冢禁樵採訪後裔惟二孫女嫁爲民妻進止仍有風範因泣曰先祖志在青山頃葬東麓非本意傳正爲改葬立二碑焉告二女將改妻士族辭以孤窮失身命也不願更嫁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劍舞張旭草書爲三絕

張旭

張旭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

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張顛初

仕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求判宿昔又來旭怒其煩

責之老人曰觀公筆奇妙欲以藏家爾旭因問所藏

盡出父書旭視之天下奇筆也自是盡其法旭自言

始見公主擔夫爭道又聞鼓吹而得筆法意觀倡公

孫舞劍器得其神後人論書歐虞褚陸皆有異論至

旭無非短者傳其法惟崔邈顏真卿云旻常與幽州

都督孫佺北伐為奚所圍旻舞刀立馬上矢四集皆

迎刃而斷奚大驚引去後以龍華軍使守北平多虎

旻善射一日得虎三十休山下有老父曰此彪也稍

北有真虎使將軍遇之且敗旻不信怒馬趨之有虎

出叢薄中小而猛據地大吼旻馬辟易弓矢皆墜

杜甫

杜甫字子美少貧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舉進

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

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

試文章擢河南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數上

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

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會安祿山亂天子入

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

所得至德二年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

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

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

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

少自樹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

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

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

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

參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

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

善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常醉登武牀瞪

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銜

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

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

時尋竄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
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
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
卒年五十九甫曠放不自撿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
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
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

王維

王維字摩詰九歲知屬辭與弟縉齊名開元初擢進
士調大樂丞坐累遷爲濟州司倉參軍張九齡執政

歷監察御史母喪哀毀幾死服除累遷給事中安祿
山反玄宗西狩維爲賊得以藥下利陽瘖祿山素知
其才迎置洛陽迫爲給事中祿山大宴凝碧池悉召
梨園諸工合樂諸工皆泣維聞悲甚賦詩悼痛賊平
皆下獄或以詩聞行在時縉位已顯請削官贖維罪
肅宗亦自憐之下遷太子中允久之遷尚書右丞縉
爲蜀州刺史未還維自表己有五短縉有五長願歸
所任官使縉得還京師久乃召縉爲左散騎常侍上
元初卒年六十一維工草隸善畫名盛於開元天寶
間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
所到學者不及也兄弟皆篤志奉佛別墅在輞川地
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辛夷塢與
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喪妻不娶孤身二十年
母亡表輞川第爲寺終葬其西寶應中代宗語縉曰
朕常於諸王座聞維樂章今傳幾何遣中人王承華
往取縉集數十百篇上之

鄭虔

鄭虔鄭州滎陽人天寶初爲協律郎集綴當世事著

書八十餘篇有窺其稿者上書告私撰國史虔蒼黃
焚之坐謫十年還京師玄宗愛其才欲置左右以不
事事更爲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虔不知廣文曹司
何在訴宰相宰相曰上增國學置廣文館以居賢者
令後世言廣文博士自君始不亦美乎虔乃就職久
之雨壞廡舍有司不復脩完廣文館自是遂廢虔善
圖山水好書常苦無紙乃於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
往日取葉肄書常自寫其詩并畫以獻帝大署其尾
曰鄭虔三絕遷著作郎安祿山反僞授虔水部郎中

因求撫市令潛以密書達靈武收平與張通王維並
囚宣陽里三人者皆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等方悸
死即極思祈解於圓貶台州司戶參軍事數年卒虔
學長於地里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戍衆寡無不諳
嘗爲天寶軍防錄時號鄭虔文在官貧約甚澹如也
有鄭相如者自滄州來師事虔虔未之禮問何所
業相如曰聞孔子稱繼周者百世可知僕亦能知之
虔駭然卽曰開元盡三十年當改元盡十五年天下
亂賊臣僭位公當汙偽官顧守節可以免虔又問自

謂云何荅曰相如有官三年死衢州是年及進士第
調信安尉旣三年虔詢吏部則相如果死

蘇源明

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字弱夫少寓居徐兗工
文辭有名天寶間及進士第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
諭德出爲東平太守是時濟陽郡太守李倰以郡瀕
河請增領宿城中都二縣以紓民力一縣隸東平會
鄆者也於是源明議廢濟陽析三縣分隸濟南東平
濮陽詔河南採訪使會濮陽太守崔季重魯郡太守

李蘭濟南太守田琦及源明議旣而卒廢濟陽以[illegible]
皆隸東平召源明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源明
以病不披偽署肅宗復兩京擢考功郎中知制誥是
時承大盜之餘國用匱乏宰相王璵進禁中禱祀窮
日夜中官用事給養繁靡群臣莫敢切諍[illegible][illegible]令梁
鎮上書勸帝罷淫祀源明數陳政治得失及史思明
陷洛陽有詔幸東京將親征源明因上疏極諫曰李
光弼拔河陽王思禮下晉原衛伯玉拂焉耆遣攘支
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玄志歷巡[illegible][illegible]都汝州[illegible]

史田南金驅闕口過二室鄉昆山泛淮泗慷慨而西
狂賊失勢壓於緱山之下北不敢逾孟津東不敢過
鬼子計日反接而至矣陛下不坐而受之乃欲親征
狥一朝之忿甚不可帝嘉其切直罷東幸後以秘書
少監卒源明雅善杜甫鄭虔其最稱者元結梁肅

李華

李華字遐叔趙州贊皇人曾祖太冲太宗時擢祠部
郎中華少曠達外若坦蕩內謹重尚然許與[illegible][illegible]
爲人累中進士宏辭科天寶十一載遷監察[illegible][illegible]

相楊國忠姻婭所在横猾華出使劾按不撓爲權倖見疾徙右補闕安祿山反上誅守之策留不報玄宗入蜀百官解竄華母在鄴欲間行輦母以逃爲盜所得僞署鳳閣舍人賊平貶杭州司戶參軍華自傷不能完節又不能安親欲終養而母亡遂屏居江南上元中以左補闕司封員外郎召不拜李峴領選江南表置幕府擢檢校吏部員外郎苦風痺去官客隱山陽勸子弟力農安於窮槁晚事浮圖法不甚著書大曆初卒初作含元殿賦成以示蕭穎士穎士曰景福

之上靈光之下華文辭綿麗少宏傑氣穎士健爽自肆時謂不及穎士而華自疑過之華愛獎士類若獨孤及韓雲卿韓會李紓柳識崔祐甫皇甫冉謝良弼朱巨川後至執政顯官子翰從子觀皆有名翰擢進士第調衛尉天寶末房琯韋陟俱薦爲史官宰相不肯擬翰所善張巡死節睢陽人妬其功以爲降賊翰傳巡功狀表上之翰累遷左補闕翰林學士大曆中病免客陽翟卒翰爲文精密而思遲常從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之神逸乃屬文

孟浩然

孟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内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取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不見也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

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於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於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諴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開元天寶間同知名者王昌齡崔顥皆位不顯

唐列傳卷之十三

王忠嗣

王忠嗣華州人九歲父戰死玄宗憐其忠授忠嗣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玄宗撫之曰此去病孤也須壯而將之養禁中及長雄毅寡言有武畧上與論兵應對蠭起帝器之曰後日爾爲良將試守代州別駕大猾閉門自斂數以輕騎出塞河西節度使杜希望欲取吐蕃新羅城有言忠嗣才者希望以聞詔追赴河西進拔其城敗吐蕃大出屢歷官軍陴衆不

敢舉軍皆恐忠嗣單馬進左右馳突獨殺賊凡數百人拜左金吾衛將軍天寶元年北討奚奴戰桑乾河三遇三克時突厥新有難忠嗣進軍磧石經畧之國上平戎十八策築大同靜邊二城徙清塞橫野軍實之併受降振武爲一城常曰平世爲將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故訓練士馬隨缺輒補有漆弓百五十斤每弢之示無所用軍中士氣盛所向無不克俄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帝方事石堡城詔問攻取計忠嗣請厲兵馬待釁取之帝意不悅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會董延光建言請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爲出軍而士無賞格李光弼入說曰大夫將萬衆而不立重賞何以賈士勇有如不捷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光弼謝曰大夫乃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延光過期不克果訴忠嗣沮兵忠嗣數上言祿山且亂林甫益惡之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付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意解貶漢陽太守卒

張守珪

張守珪陝州人開元中累遷幽州良壯府果毅時盧齊卿爲刺史器之時王君㚟死河西震懼詔爲瓜州刺史虜寇至衆失色守珪曰創殘之餘詎可矢石相确須權以勝之遂置酒城上會諸將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引去守珪縱兵擊敗之詔以瓜州爲都督府即詔守珪爲都督州地沙瘠不可藝常潴雪水溉田是時渠堰爲虜毀材木無所出守珪密禱於神一夕水暴至大木數千章塞流下因取之修復堰坊物者也

薊州人神之後使河北節度副大使契丹奚連年擾邊守珪至每戰輒勝契丹首屈剌及突于恐懼乃遣使詐降守珪得其情遣王悔詣部計事悔因間說之夜斬屈剌及突于以衆降守珪傳屈剌突首於東都入拜右羽林大將軍卒子子獻誠獻恭獻恭數有軍功累遷檢校吏部尚書德宗欲徙盧杞爲饒州刺史袁高上還詔書苦爭獻恭見帝曰高所奏宜聽帝不答復前曰高乃陛下良臣當優異之世賢其不撓

郭知運

郭知運字逢時瓜州晋昌人長七尺猿臂虎口從郭虔瓘破突厥有功封介休縣公破吐蕃封太原郡公開元五年大破吐蕃獻俘京師六州胡康待賓反率王晙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九年卒於軍年五十五知運與王君㚟功名略等號王郭子英傑英乂英傑字孟武爲左衛將軍幽州副總管開元二十三年英傑與裨將吳克勤烏知義羅守忠帥萬騎及奚衆討奚丹英傑克勤力戰死

王君㚟

王君㚟字威明瓜州常樂人初事郭知運知運卒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四年吐蕃首悉諾邏寇大斗拔谷君㚟率秦州都督張景順乘冰度青海襲破之以功遷大將軍封晋昌縣伯初涼州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世爲首長君㚟數督過之既怨望潜遣人至東都言狀君㚟奏四部有叛謀帝使中人即訊司馬護輸等益不平思有以復怨會吐蕃使間道走突厥君㚟率騎到肅州掩取之還翌甘州護輸發兵奪君㚟節殺左右親吏剖其心曰

是始謀者輸欲以尸奔吐蕃追兵至乃棄尸去帝痛惜之以喪還京師官護其葬

高仙芝

高仙芝高麗人父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爲四鎮校將仙芝年三十餘從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等不甚知名後事夫蒙靈詧始善遇之開元末表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其王爲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羈屬吐蕃自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功天

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乃分軍爲三使疏
勒趙崇玼自北谷道撥換賈崇瓘自赤佛道仙芝與
監軍邊令誠自護密俱入約會連雲堡破之因平其
國於是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攝降附仙芝
遣判官王庭芬奏捷京師軍至河西靈詧怒不迎勞
既見罵曰高麗奴于闐使爾何從得之仙芝懼且謝
曰中丞力也又曰焉耆鎮守使安西副都護都知兵
馬使皆何從得之荅曰亦中丞力也靈詧曰審若此
捷書不待我而敢即奏何邪奴當斬顧新立功故貸

爾仙芝不知所爲令誠密言狀於朝且曰仙芝立功
而以憂死後孰爲朝廷用者帝乃擢仙芝鴻臚卿假
御史中丞代靈詧爲四鎮節度使而詔靈詧還靈詧
懼仙芝朝夕見輒趨走靈詧益慚副都護程千里衙
將畢思琛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皆嘗譖仙芝
於靈詧者良久皆釋曰吾不恨矣由是衆軍安之俄
遷左金吾衛大將軍九載討石國其王車鼻施約降仙
芝爲俘獻闕下斬之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
兵攻仙芝於怛邏斯城仙芝爲大食[illegible]

餘斛黄金五六橐駝良馬寶玉甚衆尋除武威太守
代安思順爲河西節度使思順更拜右羽林軍大將軍
封客雲郡公廣平王爲元帥仙芝副之領飛騎彍騎
及朔方等兵出禁財募關輔士五萬繼封常清東討
初令誠數私於仙芝仙芝不應因言其逗撓狀以激
帝且云常清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盜稟
稟賜帝大怒使令誠即軍中斬之軍中咸呼曰枉[illegible]

封常清

封常清蒲州猗氏人外祖教之讀書多所該覧然孤

貧年過三十未有名夫蒙靈詧爲節度使以高仙芝
爲都知兵馬使嘗使出軍奏傔從三十餘人衣襜鮮明
常清慨然投牒請預常清素瘠又脚跛仙芝陋其貌
不納明日復至仙芝謝曰傔已足何庸復來常清怒
曰我慕公義願事鞭靮故無媒自前公何見拒深乎
以貌取士恐失之子羽仙芝猶未納乃日候門下仙
芝不得已籍名傔中會達奚諸部叛自黑山西趣碎
葉有詔邀擊靈詧使仙芝以二千騎追躡達奚行道
人馬疲斃略盡常清於幕下潛作捷布且記井泉

次舍克賊形勢誅畧條晁明審仙芝取讀之皆意所欲出乃大駭即用之軍還靈詧迎勞仙芝已去奴袜帶刀而判官劉眺獨孤峻爭問向捷布誰作者公幕下安得此人荅曰吾傔封常清也眺等驚遽揖常清坐與語異之遂知名以功授疊州戍主仍爲判官仙芝破小勃律代靈詧爲安西節度使常清以從戰有勞擢慶王府録事糸軍事爲節度判官仙芝委家事於郎將鄭德詮其乳毋子也威動軍中常清嘗自外還諸將前謁德詮見常清始貴易之走馬突常清騶

士去常清命左右引德詮杖死曳出之會大將有罪又殺二人軍中莫不股慄仙芝節度河西復請爲判官久之擢安西副大都護改北庭都護持節伊西節度使常清性勤儉耐勞苦出軍乘騾私厩裁二馬賞罰分明天寶末入朝而會安禄山反帝引見問何策以討賊以常清爲范陽節度副大使乘驛赴東京常清募兵得六萬人太守顏真卿以兵七千防河真卿馳使司兵糸軍事李平入奏常清取平表發視即倚帳作書遺真卿勸堅守且傳謄禄山檄數十函與之

禄山度河陷滎陽常清使驍騎拒之殺拓羯數十百人賊大軍至常清不能禦語高仙芝曰賊鋭甚難與爭鋒潼關無兵一夫奔突則京師危不如悉守潼關仙芝從之敗書聞帝削常清官使白衣隸仙芝軍效力仙芝使衣黒衣監左右部軍及邊令誠以詔書示之常清曰吾所以不死者恐汙國家節度戮賊手今死乃甘心初常清敗徑入關欲見上陳討賊事至渭南有詔赴潼關常清憂懼爲表以謝且言自東京陷三遣使表論成敗不得對以表授令誠而死

哥舒翰

哥舒翰其先蓋突騎施囚長哥舒部之裔父道元爲安西都護將軍赤水軍使故仍世居安西翰少補效轂府果毅家富於財任俠縱蒱酒長安市年四十餘遭父喪不歸不爲長安尉所禮慨然發憤游河西事節度使王倕倕攻新城使翰經畧稍知名又事王忠嗣署衙將翰能讀左氏春秋漢書通大義遷左衞郎將吐蕃盜邊與翰遇苦拔海翰持半段槍迎擊所嚮輒披靡擢授右武衞將軍副隴右節度爲河源軍使

先是吐蕃候積石軍麥熟歲來取莫能禁翰乃使王
難得楊景暉設伏東南谷吐蕃五千騎入塞翰自城
中馳至鏖鬭虜駭走追北伏起悉殺之翰嘗逐虜馬
驚墮於河吐蕃三將欲刺翰翰大呼皆擁矛不敢動
救兵至追殺之翰有奴曰左車年十六以膂力聞翰
使用槍追及賊擬槍於肩叱之賊反顧翰刺其喉剔
而騰之高五尺許乃墮左車即下馬斬其首以爲常
天寶八載詔翰以朔方河東郡牧兵拾萬攻吐蕃石
堡城數日未克翰怒捽其將高秀巖張守瑜將斬之

秀巖請三日期如期而下遂以赤嶺爲西塞開屯田
備軍實十一載加開府儀同三司翰素與安祿山安
思順不平帝毎欲和解之進封平西郡王楊國忠惡
祿山向[illegible]反狀故厚結翰翰嗜酒極聲色因風痺
體不仁[illegible]廢遂還京師闔門不朝請十四載祿山
反封常[illegible]王師敗帝乃召見翰拜太子先鋒兵馬
元師部[illegible]萬守潼關然病痼不能事明年進拜
左僕射司[illegible]章事祿山遣子慶緒攻關翰擊走之始
安思順[illegible]山必反嘗爲帝言得不岦翰旣惡祿山

又惡思順及是因僞爲賊書遺思順者使關邏禽以
獻翰因疏請誅之有詔思順及弟元貞皆賜死國忠
始懼或說翰曰祿山本以誅國忠故稱兵今君留卒
三萬守關悉精銳度滻水誅君側此漢挫七國計也
翰猶豫未發謀頗露國忠大駭入見帝曰兵法安不
忘危大兵在潼關而無後殿萬有一不利京師危矣
即募牧兒三千人日夜訓練以劍南列將分統之又
募萬人屯灞上使腹心杜乾運爲帥翰疑圖已表請
乾運兵隸節下因詭召乾運計事者至軍即斬首梟

示門弁其軍國忠愈恐謂其子曰吾無死所矣然翰
亦不自安又謀久不决帝聽國忠言使使者促戰項
背相望翰窘不知所出六月引兵而東慟哭出關賊
將崔乾祐爲陣十十五五或卻或進而陷刀五千列
陣後王師視其陣無法及戰乾祐少假如欲遯者王
師懈不爲備伏忽起皆奮死戰翰敗收散卒復守關
乾祐進攻於是火拔歸仁等紿翰出關執以降賊檄
送洛陽京師震動由是天子西幸祿山見翰責曰汝
常易我今何如翰俯伏謝罪安慶緒以翰度河及敗

乃殺之先是有客梁愼初遺翰書請堅壁勿戰以扇
賊翰善之奏爲左武衛胄曹參軍留幕府及翰與國
忠貳愼初曰難將作矣乃遁去翰失守華陰馮翊上
洛郡官軍皆潰帝遣劍南將劉光庭等將新募兵萬
餘人往助翰未至而翰被縛云

李林甫

李林甫長平肅王叔良曾孫初爲千牛直長舅姜皎
愛之開元初遷太子中允源乾曜執政與皎爲姻家
而乾曜子絜爲林甫求司門郎中乾曜素薄之曰郎

官應得才望哥奴豈郎中材邪哥奴林甫小字也即
授以諭德累擢國子司業宇文融爲御史中丞引與
同列稍歷刑吏部侍郎初吏部置長名榜定留放寧
王私謁十人林甫曰願絀一人以示公時武惠妃寵
傾後宮子壽王盛王尤愛林甫因中人白妃願護壽
王爲萬歲計妃德之侍中裴光廷夫人武三思女嘗
私林甫而高力士本出三思家及光廷卒武請力士
以林甫代爲相力士未敢發而帝因蕭嵩言自用韓
休方具詔武擿語林甫使爲休請休既相重德林甫

而與嵩有隙薦林甫有宰相材妃陰助之即同中
書門下三品皇太子鄂王光王被譖帝欲廢之張九
齡切諫帝不悅林甫惘然私語中人曰天子家事外
人何與邪二十四年帝在東都欲還長安裴耀卿等
建言農人場圃未畢須冬可還林甫陽蹇獨在後帝
問故對曰臣非疾也願奏事二都本帝王東西宮車
駕往幸何所待時假令妨農獨赦所過租賦可也帝
大悅即駕而西始九齡由文學進守正持重而林甫
特以便佞故得大任帝由是益疏薄九齡俄與耀卿

俱罷政事專任林甫相牛仙客奐初三宰相就位二
人磬折趨而林甫在中軒驁無少讓觀者竊言一鵰
挾兩兔少選詔書出耀卿九齡而林甫進兼中書令
帝卒用其言殺三子天下冤之大理卿徐嶠妄言大
理獄殺氣盛鳥雀不敢棲今刑部斷死歲纔五十八
而烏鵲巢獄戶幾至刑措羣臣賀帝推功大臣封林
甫晉國公仙客豳國公及帝將立太子林甫探帝意
數稱道壽王語秘不傳而帝意自屬忠王壽王不得
立太子既定林甫懼謀不行且畏禍乃陽善韋堅

太子妃兄也及搆堅獄而太子絶妃自明林甫數危太子太子仁以孝謹聞帝無所發其猜林甫善刺上意旨帝春秋高聽斷稍怠林甫每奏請必先餉遺左右故天子動靜必具得之性陰密忍誅殺公卿不由其門而進必被罪徙附離者雖小人且爲引重同時相若九齡李適之皆遭逐至楊慎矜張瑄盧幼臨柳升等緣坐數百人以王鉷吉溫羅希奭爲爪牙適之子霅嘗盛具召賓客畏林甫乃終日無一人往者林甫有堂如偃月號月堂每欲排搆大臣卽居之思所

以中傷者若喜而出卽其家碎矣子岫爲將作監見權勢熏灼惕然懼常從游後園見輦重者跪涕曰大人居位久枳棘滿前一旦禍至欲比若人可得乎林甫自見結怨者衆憂刺客竊發其出入廣騶騎先驅百步傳呼所居重關複壁絡版甃石一夕再徙家人亦莫知也或帝不朝羣司要官悉走其門臺省爲空左相陳希烈雖坐府卒無人入謁林甫薄楊國忠材孱無所畏又以貴妃故善之及是權益盛貴震天下始交惡若仇敵然國忠方兼劍南節度使而南蠻入寇林甫因建遣之鎮欲離間之國忠入辭帝曰處置且訖亟還指日待卿林甫聞之憂懣是時已屬疾稍侵國忠至自蜀謁床下垂涕託後事因不食卒林甫居相位凡十九年補闕杜璡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邽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等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飫三品芻豆一鳴則黜之矣開元中大臣若薛訥郭元振張嘉貞王晙張說蕭嵩杜暹等自節度使入相林甫疾儒臣以方略積邊勞且大任欲杜其本以久已權卽說帝以不如用蕃將帝因以安思順

領節度而擢祿山高仙芝哥舒翰等爲大將國忠素銜林甫及未葬陰諷祿山暴其短悉奪官爵斲棺剔取含珠金紫更以小棺用庶人禮葬之諸子司儲郎中崿太常少卿嶼及岫等徙嶺南黔中各給奴婢三人籍其家諸婿若張博濟鄭平杜位元捴等皆貶官帝之幸蜀也給事中裴士淹以辯學得幸時肅宗在鳳翔每命宰相輒啓聞及房琯帝曰此非破賊才也若姚元崇在賊不足滅至宋璟曰彼賣直以沽名耳因歷評十餘人皆當至林甫曰是子妬賢嫉能舉無

比者士淹曰陛下誠知之何任之久邪帝默不應

楊國忠

楊國忠太真妃之從祖兄嗜飲博數匄貸於人無行檢不爲姻族齒年三十從蜀軍以屯優當遷節度使張宥惡其人笞屈之卒以優爲新都尉罷去益困蜀大豪鮮于仲通頗資給從父玄琰死蜀州國忠護視其家因與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衰其貲至成都摴蒱一日費輒盡乃亡去久之調扶風尉不得志復入蜀劍南節度使章仇兼瓊與宰相李林甫不平聞楊

氏新有寵思有以結納之爲與耿使仲通之長安仲通辭以國忠見兼瓊喜表爲推官使部春貢長安諸楊日爲兼瓊譽而言國忠善摴蒱推金吾曹參軍兼瓊入爲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國忠稍入供奉常後出專主簿書計算鉤畫分銖不悞帝悅曰度支郎才也累遷監察御史李林甫與韋堅等獄欲危太子獄吏畏卻以國忠怙寵摶鷙可用倚之使按劾國忠乃慘文峭詆逮繫連年誣鞿被誅者百餘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諂之皆中所欲虢國居中用事帝

所好惡國忠必探知其微帝以爲能擢兼度支員外郎遷不淹年領十五餘使林甫始惡之天寶七載擢給事中兼御史中丞專判度支會三妹封國夫人兄銛擢鴻臚卿與國忠皆列棨戟初楊慎矜引王鉷爲御史中丞已而有隙鉷挾國忠共劾慎矜抵不道誅由是權傾中外吉溫爲國忠謀奪林甫政先此南詔質子閤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討之戰瀘川舉軍沒獨仲通挺身免時國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爲匿其敗更敘戰

功國忠恥雲南無功知爲林甫擠擯欲自解於帝乃使麾下請已到屯外示憂邊以合上旨實杜禁言路林甫果奏遣之及辭泣訴爲林甫中傷者妃又爲言故帝益親之豫計召日林甫病已困入見牀下林甫曰死矣公且入相以後事屬公國忠懼其詐不敢當流汗被顏林甫果死遂拜右相國忠已得相發擿林甫姦事碎其家帝以爲功封魏國公國忠雖當國常領劍南召募使遣戍瀘南餉路險乏舉無還者舊勳戶免行所以寵戰功國忠令當行者先取勳家故士

無圖志入入忠亂安祿山方有寵總重兵於邊惟褰不奉法帝護之下莫敢言國忠知終不出已下又恃內援獨暴發反狀帝疑以位相娼不之信祿山雖逆以帝遇之厚故隱忍伺帝一日晏駕則稱兵及見帝委國忠甚畏不利已故謀日急反遂決國忠寡謀矜躁謂祿山叛逆不足圖故激怒之使必反以取信於帝帝卒不悟祿山反以誅國忠為名哥舒翰潼關失守帝出奔蜀龍武大將軍陳玄禮謀殺國忠進次馬嵬殺之爭啗其肉且盡梟首以徇四子暄朏曉晞晅

位戶部侍郎聞亂下馬縣弩發射之朏尚萬春公主位鴻臚卿晞賊見殺曉奔漢中為漢中王瑀榜死晞及國忠妻裴柔同奔陳倉為追兵所斬柔故蜀倡也併坎而瘞其黨張漸竇華宋昱鄭昂俱走山谷民爭其貲富埒國忠昱戀貲産竊入都為亂兵所殺餘並誅國忠本名釗以圖識有釗金刀當位御史中丞請帝為改今名

唐列傳卷之十四

李光弼

李光弼營州人嚴毅沈果有大畧善騎射補王忠嗣府兵馬使忠嗣遇之厚嘗曰他日得我兵者光弼也安祿山反郭子儀薦其能授河東節度光弼以朔方兵五千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團結子弟執賊將安思義降光弼得思義不殺問其計答曰今軍行疲勞逢敵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虜兵猋銳非能持重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地待明日思

明兵二萬傅堞光弼兵不出乃以勁弩五百射之賊退徙陣稍北是日饒陽賊五千至九門光弼諜知之提輕兵斂旗鼓伺賊方飯襲殺之且盡思明懼引去會郭子儀收雲中詔悉衆出井陘與光弼合擊賊九門西思明大敗挺身走趙郡入博陵光弼悉攻趙一日拔之士多鹵掠光弼坐譙門收所獲悉歸之民城中大悅進圍博陵未下與子儀合擊大破之光弼以范陽本賊巢穴當先取之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即位詔以兵赴靈武更授戶部尚書同平章

尋節度如故光弼將兵入太原有部侍御史崔衆以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乃斬衆以徇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將兵十萬攻光弼時銳兵悉赴朔方而麾下卒不滿萬衆議培城以守光弼曰彼疲吾人乃徹民屋爲檑石車車二十人挽之石所及輒數十人死賊傷十二思明畏敗乃去留希德攻太原光弼出敢死士搏戰追敗之乾元初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大戰鄴西破之既而思明來援光弼拒賊戰尤力殺累相當會諸將

驚潰各引歸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帝以光弼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兵馬副元帥謂留守韋陟曰賊新勝難與爭鋒欲屈之以計然洛無見糧危偪難守公計安出陟曰益陝兵公保潼關可以持久光弼曰兩軍相敵尺寸地必爭今委五百里守關賊得地勢益張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相應賊不得西此猨臂勢也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治壁滿築月城以守賊攻光弼與戰中潬西破逆黨斬千級溺死者甚衆賊帥

周摯引却俄而收兵復振與安太清合衆三萬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方陣而囂不足虞也日中當破乃出戰光弼執大旗曰望吾旗麾若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退者斬光弼麾旗三諸軍爭奮賊衆奔敗禽周摯等惟太清挺身走思明大懼築壘以拒官軍始光弼將戰內刀於鞾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當自刎以謝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太清棄懷州守之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魚朝恩屢上賊可滅狀詔諭光弼固言賊方

銳未可輕動僕固懷恩媢光弼功陰佐朝恩光弼不得已令李抱玉守河陽使懷恩傳三陣懷恩不從弼計官軍遂潰懷州復陷帝以懷恩遣令罷軍詔召光弼入朝未幾復拜太尉知河南等五道節度寶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浙東賊袁晁反光弼遣麾下破之遂禽晁北邙之敗魚朝恩羞其策繆故深忌光弼切骨而程元振尤疾之吐蕃寇京師代宗詔入援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陝數存問其母以解嫌疑遂令郭子儀自河中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將

吏問後事荅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爲不孝子尚何
言哉取所餘絹布分遺部將薨年五十七初與郭子
儀齊名世稱李郭而戰功推爲中興第一其代子儀
朔方也營壘士卒麾幟無所更而光弼一號令之氣
色乃益精明云子彙有志操廉介從賈耽爲裨將後
遷涇原節度使

李光進

李光進其先河曲諸部姓阿跌氏正觀中內屬隸朔
方軍光進與弟光顏俱家太原以沈果稱從馬燧救

臨洺戰洹水有功歷御史大夫元和四年王承宗引
師叛易定表爲都將時光顏亦至大夫俄遷振武節
度賜姓以光寵之

荔非元禮

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兼御史中丞光弼守河陽周摯
攻北城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
摯軍摯恃衆直逼城元禮出戰以堅敵未可以馳還
軍示弱怠其意乃躍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
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摯遁去以功累遷
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光弼進收洛陽
軍敗元禮徙軍翼城爲麾下所害

郝廷玉

郝廷玉驍勇善格鬬爲光弼愛將及保河陽禽徐璜
玉功爲多封安邊郡王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閱
其善布陣請觀之歎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
廷玉曰此臨淮王遺法也累爲秦州刺史卒

李國臣

李國臣河西人本姓安以折衝從取魚海王城積勞

擢雲麾大將軍賜姓李從光弼守河陽累封臨川郡
王大曆八年爲隴州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
略汧隴西國臣乃引兵登安樂山鳴鼓而西日行三
十里吐蕃聞之自百城回軍踰險瑊因擊敗之

白孝德

白孝德安西人事光弼爲偏裨史思明攻河陽使驍
將劉龍仙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嫚罵光弼
登城顧諸將曰孰能取是賊左右以孝德對召問所
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鼓譟以張

吾氣足矣孝德擁二矛策馬絶河半濟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邠寧僕固懷恩引吐蕃兵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吐蕃回紇圍涇陽郭子儀說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渾瑊以兵五千出奉天命孝德應之大戰赤沙峰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王建中元年卒

張伯儀

張伯儀魏州人隸光弼軍浙賊袁晁反使伯儀討平

之功第一擢睦州刺史李希烈反詔與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賊追及奪刀以槊之收散卒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

陳利貞

陳利貞幽州范陽人初爲平盧將安祿山亂從光弼軍河南張巡被圍睢陽也光弼遣郝廷玉及利貞救之輕騎出廷玉稱爲勝已以子妻之及歸薦於光弼累遷檢校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李希烈叛詔哥舒曜東討利貞爲前鋒朱泚反利貞及張廷芝所統士習幽薊河隴人故與廷芝合謀應泚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利貞披甲當軍門大呼衆畏其勇乃止廷芝由奔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貞元五年疽發背卒

侯仲莊

侯仲莊蔚州人爲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會安太清有功累加冠軍將軍僕固懷恩以朔方反仲莊爲都將諷兵自守懷恩敗郭子儀代之引爲腹心封上谷郡王爲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衞將軍帝還都後鎮奉天幾二十年卒

栢良器

栢良器字公亮魏州人父造以獲嘉令死安祿山難乃學擊劍欲報賊父友王奐爲光弼從事薦之授兵平山越遷左武衞中郎將以部兵隸浙西討平袁晁方清後破潘寧虎胡參是時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李希烈圍寧陵良器以救兵至擇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伏弩發賊乘城者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爲左神策軍大將軍中尉竇文場惡之坐友人闌入換右領軍衞自是軍政皆宦官專之

烏承玼

烏承玼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玭皆爲平盧先鋒沈勇而決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其王魯蘇挈族屬及邵固妻子自歸是歲奚契丹入寇詔承玼擊之安慶緒使史思明守范陽承玼勸思明曰慶緒偷肆暑刻必殆與俱亡有如束身本朝湔洗前汙此反掌功耳思明善之斬承慶等奉表聽命李光弼表爲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爲石嶺軍使王思禮爲節度使爲致倚辦焉

卒年九十六子重徽

郭子儀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長七尺二寸以武舉異等補左衛長史累遷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舉本軍東討子儀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賊祿山鋭出精兵佐史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斬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鬭遂破之會哥舒翰敗天子入蜀太子即位靈武詔班師子儀與光弼率部騎五萬赴行在宰相房琯自請討賊次陳濤師敗衆略盡故帝惟倚朔方軍爲根本至德二載攻賊崔乾祐於潼關賊安守忠壁永豐倉子儀遣子旰與戰多殺至萬級旰死於陣進

收倉於是關陝始通詔還鳳翔進司空充關内河東副元帥乾元元年破賊河上執守安忠以獻遂朝京師詔百官迎於長樂驛帝御望春樓待之即詔大舉九節度師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帥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是以及於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媒譖之帝召子儀還思明再陷河洛西戎逼擾京輔天子旰食乃授邠寧鄜坊兩節度使仍留京師上元初詔爲諸道兵馬都統以管崇嗣副之詔下爲朝恩

追併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
國貞太原戕鄧景山遂以子儀爲副元帥進封汾陽
郡王屯絳州時帝已不豫羣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
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帝引至臥內
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
功忌宿將難制離構百計因罷子儀副元帥爲肅宗
山陵使梁崇義據襄陽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
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拜子儀爲關內
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部曲離散遂承

詔麾下才數十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
水並南山而東天子幸陝子儀聞流涕董行營乃率
騎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亡士數千自變生倉卒賴
子儀復安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
子儀奏曰雍州古稱天府右隴蜀左崤函直用武之
國秦漢所以成帝業也乘輿還僕固懷恩縱兵掠并
汾屬縣帝患之以子儀兼河東副元帥節度使鎮河
中懷恩子瑒屯榆次爲帳下張惟岳所殺傳首京師
持其衆歸子儀懷恩懼委其母走靈州懷恩誘吐蕃

回紇党項數十萬入寇詔子儀屯奉天虜寇邠州先
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子儀令敢言戰者斬堅待之
賊果遁子儀至自涇陽進拜尚書令懇辭永泰元年
吐蕃回紇党項羌渾奴剌等三十萬掠涇邠躪鳳翔
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於是帝悉召子儀屯涇陽軍
纔萬人比到虜騎圍已合子儀單騎與回紇盟吐蕃
疑之夜引去大曆元年華州節度使周智光謀反帝
閉遣以蠟書賜子儀令悉軍討之同華將吏聞軍起
殺智光傳首闕下二年吐蕃寇涇州詔移屯涇陽遂

戰於靈州敗之德宗嗣位詔還朝攝冢宰充山陵使
賜號尚父進位太尉中書令建中二年疾病帝遣舒
王到第傳詔省問子儀不能興叩頭謝恩薨年八十
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遭幸臣程元振魚
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無
纖介顧望故讒間不行破吐蕃靈州而朝恩使人發
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入見帝言之即號
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此天譴非人患
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

利公其下衷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徃朝恩曰何車騎之寡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嘗遣使至魏承嗣西望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爲公拜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莫敢留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頤指進退若部曲然幕府六千餘人後皆爲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才類如此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中書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貴顯

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頷之而已子曜旰晞昢晤曖曙映而四子以才顯晞善騎射從征伐有功復兩京戰最力出奇兵破賊累進鴻臚卿河中軍亂子儀召首惡誅之其支黨猶反仄晞選親兵晝夜警戒姦人不得發功拜殿中監吐蕃回紇入寇加御史中丞領朔方軍援邠州與馬璘合軍擊虜破之居父喪值朱泚亂南走山谷賊昇致之欲汙以官佯瘖不荅賊露兵脅之不動以城中事貽書李晟既而奔奉天天子還改太子賓客子鋼以得罪走吐蕃賜死晞坐免孫承嘏字復卿元和中及進士第居母喪以孝聞太和六年爲諫議大夫言政事得失文宗以鄭注爲太僕卿承嘏極論其非注頗懼進給事中俄出爲華州刺史給事中盧載還詔書且言承嘏數封駁稱職宜在禁闥乃復留給事中遷刑部侍郎帝嘗稱其儒素卒曖以太常主簿尚昇平公主朱泚亂逼署曖官辭以居喪被疾既而與公主奔奉天德宗嘉之尋遷太常卿貞元三年襲代國公卒年四十八初曖女爲廣陵郡王妃王即位是爲憲宗生穆宗穆宗立尊

妃爲皇太后贈曖太傅四子鑄釗鏦鍠鑄襲封釗長七尺方口豐下代宗朝以外孫爲奉禮郎累官邠寧節度使憲宗寢疾宦豎或妄議廢立者穆宗問計於釗荅曰殿下爲太子當旦夕視膳何外慮乎穆宗即位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敬宗立召拜兵部尚書太和中南蠻寇蜀取成都外郛杜元穎不能禦詔釗兼領西川節度釗貽書譙蠻首約無相犯天子嘉之即拜北川節度使以疾請爲太常卿卒子仲文仲恭仲詞開成二年詔仲文襲太原郡公給事中盧弘宣奏釗

妻沈公主女代宗皇帝外孫其子仲詞尚饒陽公主仲文冐嫡不應襲乃詔仲詞襲封而仲文以太皇太后故置不問仲恭歷詹事府丞亦尚金堂公主鏦字利用尚德陽郡主詔裴延齡為主營第長興里順宗立主進封漢陽公主擢鏦檢校國子祭酒駙馬都尉宰相薦其材乃拜右金吾將軍封太原郡公改太子詹事充閑廐宮苑使卒錕累為殿中監尚西河公主鏦卒代為太子詹事宮苑閑廐使長慶二年暴卒曙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德宗幸奉天曙方領家兵獵苑北聞蹕至伏謁道左遂從乘輿入駱谷曙與功臣子李昇韋清令狐建李彥輔被甲請見言路險且虞姦變臣等世蒙恩今相誓願更相挾馬帝許之帝還曙清擢金吾大將軍餘並為禁衛將軍曙終祁國公

馬璘

馬璘岐州扶風人少孤流蕩無業年二十讀漢馬援傳至丈夫當死邊野以馬革裹尸而歸慨然曰使吾祖勳業墜於地乎開元末杖策從安西節度府以前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難統精甲三千

赴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初戰衛南以百騎破賊五千衆從李光弼攻洛陽史朝義衆十萬陣北邙山璘率部士五百薄賊屯出入三反衆披靡乘之賊遂潰明年吐蕃寇邊詔璘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璘引還間關轉鬬至鳳翔虜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城守璘令士持滿外向突入據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虜潰率輕騎追之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俄檢校工部尚書邠寧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為盜遂戮之未幾徙涇原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大曆八年吐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設伏潘原與瑊合擊破之進檢校左僕射明年入朝進扶風郡王十一年卒於軍年五十六

李嗣業

李嗣業字嗣業京兆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絶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曜討十姓蘇祿累功署昭武檢校後應募安西軍中初用陌刀而嗣業尤善所向摧北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田珍為左右陌刀

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婆勒城據山瀕水聯木作郛以
拒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死嗣
業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
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進金吾大將軍留爲疏
勒鎮使城一隅陥屢築輒壞嗣業祝之有白龍見因
其處以祠祭城遂不壞漠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
出天寶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起
舞安祿山反肅宗追之詔至卽引道與諸將劄臂盟
曰所過郡縣秋毫不可犯至鳳翔謁乃詔與郭子

儀使僕固懷恩掎角常爲先鋒進四鎭伊西北庭行
軍兵馬使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祠
北賊首李歸仁擁精騎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
大賊出掩追騎還蹂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
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卽持長刀
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
柯斧堵進賊東走遂平長安進收東都兼衛尉卿封
虢國公卒子佐國襲爵

李抱玉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善養馬始名重璋
少從軍沈毅有謀尤忠謹李光弼引爲裨校天寶末
玄宗以其戰河西有功爲改今名祿山亂守南陽斬
賊使至德二載上言世占涼州耻與逆臣共宗有詔
賜之姓因徙籍京兆舉族以李爲氏摧陳鄭潁亳節
度使史思明已破東都光弼壁河陽拒之使抱玉守
南城賊急攻抱玉縱奇兵出表裏俘殺甚衆封欒城
縣公代宗立兼澤潞節度使授兵部尚書徙涼國公
廣德中吐蕃入寇帝次陝群盜據南山五谷間詔太

子賓客薛景仙招捕久不克更詔抱玉討賊不閱旬
五谷平卽詔抱玉權鳳翔隴右節度抱玉在鎭十餘
年雖無破虜功而禁暴安人爲將臣之良卒年七十
四從父弟抱眞

辛雲京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爲將家雲京有膽
決以生禽虜馘當冠軍積功遷特進史思明屯相州
雲京以驍兵四千襲滏陽追破其衆授開府儀同三
司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沉毅

授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回紇恃舊勳每入朝所在
暴鈔至太原雲京以戎狄待之虜畏不敢惕息加平
章事大曆三年檢校僕射卒從弟京杲信安王禕節
度朔方京杲與弟杲以策干說禕後從李光弼出井
陘拔光嚴戰嘉山尤力肅宗異之代宗立進晉昌
郡王朱泚爲亂京杲以老病不能從泚嗚呼哭而卒杲
亦從光弼定恒趙後署太原三城使思明也相軍及
從陽反亞宗走之東都將渴過守河陽李勳京杲孫讓

唐列傳卷之十五

房琯字次律河南人父融武后時以正諫大夫同鳳
閣鸞臺平章事神龍元年貶死高州琯少好學風度
沈整以廕補弘文生與呂向偕隱陸渾山十年不諧
際人事開元中作封禪書說宰相張說說奏爲校書
郎授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睦州司戶
參軍復爲縣所至上德化興長利以天寶五載試給
事中封漳南縣男坐善李適之韋堅斥爲宜春太守

歷琅邪鄴扶風三郡頻遷憲部侍郎十五載帝狩蜀
琯馳至普安上謁帝喜甚即拜文部尚書中書門下
平章事從至成都賜一子官俄與韋見素崔渙奉冊
靈武見肅宗具言上皇所以傳付意因道當時利病
辭索虜情辭吐華暢琯既有重名帝傾意待之第五
琦言財利幸爲江淮租庸使琯諫曰往楊國忠聚斂
產怨天下今又寵琦帝曰六軍之命方急卿惡琦可
也何所取財琯不得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
至詔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入謝帝曰朕語琯除

正大夫何爲攝邪進明銜之因曰陛下知晉亂乎惟
以尚虛名任王衍爲宰相琯性疏闊大言無當非宰
相器琯爲聖皇殛道諸王爲都統節度乃謂陛下爲
元子而付以朔方河東河北空虛之地永王豐王乃
統西節度使此於聖皇似忠於陛下非忠也琯意諸
子一得天下身不失恩帝入其語始惡琯以進明爲
御史大夫河南節度使會琯請自將平賊帝猶倚以
成功乃詔琯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
度等使得自擇參佐十月庚子次便橋辛丑中軍北

軍遇賊陳濤斜戰不利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
恩促戰故敗初琯用春秋時車戰法用兵本非所長
其佐李揖劉秩等皆儒生帝雖恨琯喪師而眷任未
衰崔圓自蜀來最後見帝琯謂帝不見省易之圓以
金畀李輔國不淹日被寵遂怨琯琯數稱疾不入會
御史大夫顏真卿劾奏諫議大夫李何忌不孝琯素
善何忌琴工董廷蘭出入琯所琯昵之廷蘭藉琯勢
數招賕謝爲有司劾治琯訴於帝帝因震怒叱遣之
琯惶恐就第罷爲太子少師從帝還都封清河郡公

乾元元年出爲邠州刺史政聲流聞召拜太子賓客
遷爲晉漢二州刺史寶應二年召刑部尚書道病卒
孝孺爲容州刺史孫符爲桂管觀察使

張鎬

張鎬字從周博州人儀狀瓌偉好王霸大略少事吳
兢器之游京師未知名率嗜酒鼓琴自娛天寶末楊
國忠執政聞鎬才薦之釋褐衣拜左拾遺歷侍御史
玄宗西狩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數論事擢諫
議大夫尋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時內浮屠數百居

禁中號內道場鎬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帝然之尋
詔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徇河南河東郡
縣皆下之賊圍宋州張巡告急鎬倍道進檄濠州刺
史閭丘曉趣救曉愎撓逗留比鎬至淮口而巡已陷
鎬大怒杖殺曉帝還京師封南陽郡公史思明獻款
鎬揣其僞又言滑州防禦使許叔冀狡獪後果如鎬
言召拜太子賓客左散騎常侍坐市嗣岐王珍第貶
辰州司戶參軍代宗初起爲撫州刺史更封平原郡
公袁晁寇東境江介震騷鎬遣兵屯上饒又製艦

賊楊昭梟之沈千載者新安大豪連結推剽州縣不
能禽鎬遣別將盡殄其衆改江南西道觀察使卒鎬
布衣二期至宰相居身廉不殖貲産天下之人推爲
舊德云

李峴

李峴吳王恪孫折節下士長吏治爲零陵太守峴爲
政得人心代宗立拜同平章事故事政事堂不接客
自元載爲相中人傳詔者引升堂置榻待之峴至郎
勑吏徹榻又奏常參官擧才任諫官憲官者織限員

唐 卷十七 而

不踰月爲要近譖短遂失恩罷太子詹事卒勑東京
平㢘希烈等數百人等待罪議者將悉抵死帝意亦
欲懲天下故崔器等附致深文峴持爲三司獨曰法
有首有從固爭數日乃見聽

李揆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開元末擢進士第乾元中進
禮部侍郎進拜同平章事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
卿門第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京師
多盜李輔國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
南北軍相統攝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今以羽林
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曰事明繇
斂於進且近名後以排呂諲貶袁州刺史初苗晉卿
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
用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銜之及秉政揆流落
凡三十六載載誅始拜吏部尚書揆素爲盧杞所惡
用爲入蕃會盟使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
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

顏杲卿

唐 卷十五 五

顏杲卿字昕與真卿同五世祖以文儒世家父元孫
有名垂拱間爲濠州刺史杲卿以蔭調遂州司法參
軍開元中與兄春卿弟曜卿並以書判超等吏部侍
郎席豫咨嗟推伏謀以最遷范陽戶曹參軍安祿山
聞其名表爲營田判官假常山太守祿山反杲卿及
長史袁履謙謁於道賜杲卿紫袍履謙緋袍令與假
子李欽湊以兵七千屯土門杲卿指所賜衣謂履謙
曰與公何爲著此履謙悟乃與真定令賈深內丘令
張通幽定謀討賊杲卿入稱疾不視事使子泉明盛

迄計議陰結太原尹王承業爲應使平盧節度副使賈循取幽州謀泄祿山殺循以向潤客牛廷玠守杲卿杲卿陽不事事委政履謙時眞卿在平原素聞賊逆謀陰養死士爲拒守計李憕等死賊使段子光傳首徇諸郡眞卿斬子光遣甥盧逖至常山約起兵斷賊北道杲卿大喜乃矯賊命召欽湊計事使履謙及參軍馮虔郡豪翟萬德等數人飲勞既醉斬之并殺其將潘惟愼賊將何千年自趙來虔亦執之已而傳顯乃拜杲卿衞尉卿兼御史中丞履謙常山太守於

是趙鉅鹿廣平河間血斬僞刺史傳首常山而安樂博陵上谷文安信都魏鄴諸郡皆自固杲卿兄弟兵大振思明等率平盧兵度河攻常山杲卿晝夜戰并竭糧矢盡六日而陷與履謙同執杲卿瞋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詈不絕賊鉤斷其舌曰復能詈否年六十五履謙既斷手足何千年弟適在傍咀血噴其面賊臠之杲卿宗子近屬皆被害李光弼郭子儀收常山出杲卿履謙二

家親屬數百人於獄厚給遺令行喪初杲卿被殺猶首於衢莫敢收有張湊者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夜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於其妻疑之髮若動云後泉明購尸將葬得刑者言死時一足先斷與履謙同坎瘞指其域得之泉明有孝節喜振人之急既爲王承業所遣未至而常山陷故客壽陽史思明敗李光弼獲泉明裹以革送幽州間關得免思明歸國而眞卿方爲蒲州刺史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姑一女及姑女竝流離賊中及是并得之悉錢三萬贖姑女還取

賢從姪則已女復失之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隷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扶挾度河託眞卿眞卿隨所歸資送之泉明之嬪父與履謙分柩護還長安履謙妻疑斂具儉發視之與杲卿等乃號踊待泉明如父肅宗拜泉明郿令政化淸明誅宿盜成都尹舉其課第一遷彭州司馬家貧居官廉而孤藐相從百口餰粥不給無愠歎居毋喪毀骨立其行義當世以爲難

張巡

張巡字巡鄧州南陽人博通群書曉戰陣法開元末擢進士第時兄曉已位監察御史巡出爲清河令秩滿還都更調眞源令民甚宜之安祿山反天寶十五載正月賊脅張通晤陷宋曹等州譙郡太守楊萬石降賊逼巡爲長史使西迎賊軍巡率吏哭玄元皇帝祠遂起兵討賊從者千餘初靈昌太守嗣吳王祇受詔令河南兵拒祿山有單父尉賈賁者閬州刺史璘之子率吏稱吳王兵擊宋州通晤走襄邑爲頓丘令盧嶷所殺賁引軍進至雍丘巡與之合有衆二千是

時雍丘令令狐潮舉縣附賊巡乃屠其妻子磔城上祇聞承制拜賁監察御史潮怨賁還攻雍丘賁趨門爲衆躪死巡乃舉兗以東委巡經累積六旬大小數百戰士帶甲食寢瘡鬬潮遂敗走追之幾獲潮怒復率衆來然素善巡至城下情語潮赧然去嘗此時王命不復通大將六人白巡以勢不敵且上存亡莫知不如降六人者皆官開府特進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率軍士朝巡引六將至責以大誼斬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

爭射之久乃藁人還得箭數十萬潮慙閣復合巡後謂潮曰君須此城歸馬三十匹我得馬且出奔請君取城以藉口潮歸馬巡悉以給驍將約曰賊至人取一將明日潮責巡答曰吾欲去將士不從奈何潮怒欲戰陣未成三十騎突出禽將十四斬百餘級於是河南節度使嗣虢王巨屯彭城假巡先鋒俄而魯東平陷賊濟陰太守高承義舉郡叛巨引兵東走臨淮賊將楊朝宗謀趨寧陵絕巡餉路至睢陽與太守許遠城父令姚誾等合乃遣將雷萬春南霽雲等領兵

戰寧陵北斬賊將二十殺萬餘人有詔拜巡主客郎中副河南節度使至德二載祿山死慶緒遣其下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與朝宗合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勵士固守日中二十戰氣不衰遠自以材不及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有詔拜巡御史中丞遠侍御史巡士多餓死存者皆痍傷氣乏巡出愛妾殺以大饗坐者皆泣巡彊令食之遠亦殺奴僮以哺卒至羅雀掘鼠煮鎧弩以食賊將李懷忠過城下巡問君事胡幾何自古悖逆終夷滅俄率其黨數十人降巡前

彼說降賊將甚多皆得其死力御史大夫賀蘭進明代巨節度屯臨淮許叔冀尚衡次彭城皆觀望莫肯救巡使霽雲如叔冀請師不應既見進明初無出師意又愛霽雲壯士欲留之爲大饗樂作霽雲泣曰昨出睢陽時壯士不粒食已彌月因拔佩刀斷指一坐大驚爲出涕卒不食去抽矢回射佛寺浮圖矢著甎曰吾破賊還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至眞源李賁遺馬百匹次寧陵得城使廉坦兵三千夜冒圍入賊覺拒之且戰且引兵多死所至才千人方大霧巡聞

戰聲曰此霽雲等聲乃啓門驅賊牛數百入將士相持泣賊知外援絕圍益急衆議東奔巡遠議以睢陽江淮保障也若棄之賊乘勝鼓而南江淮必亡賊攻城急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生不能報陛下死爲鬼以癘賊城遂陷與遠俱執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爲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爲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誾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巡年四十九尹子琦謀生致一人慶緒所或曰用兵拒守者是也乃

送遠洛陽至偃師亦以不屈死巨之走臨淮巡有姊嫁陸氏遮王勸勿行不納賜百縑弗受爲巡補行間軍中號陸家姑先巡被害後肅宗詔侍郎張鎬代進明節度河南率浙東李希烈浙西司空襲禮淮南高適青州鄧景山四節度掎角救睢陽巡亡三日而鎬至十日而廣平王收東京德宗差次至德以來將相功效尤著者以顏杲卿袁履謙盧奕及巡遠霽雲爲上貞元中復官巡它子去疾遠子峴

許遠

許遠敬宗曾孫初客河西章仇兼瓊辟署劍南府欲以子妻之固辭瓊怒以事劾貶高要尉更赦還會祿山反或薦遠於玄宗召拜睢陽太守遠與巡同年生而長故巡呼爲兄大曆中巡子去疾上書曰孽胡南侵巡及將校三十餘皆割心剖肌慘毒備盡而遠與麾下無傷巡臨命歎曰嗟乎人有可恨者賊曰公恨我乎答曰恨遠心不可得詔下尚書省使去疾與許峴及百官議皆以去疾證狀最明者城陷而遠獨生也且遠本守睢陽凡屠城以生致主將爲功則遠後

巡死不足惑此將去疾尚幼事未詳知元和時韓愈
讀李翰所爲巡傳以爲闕遺事非是其言曰遠誠畏
死何苦守尺寸地食其所愛之肉抗不降乎愈於褒
貶尤慎故著之

南霽雲

南霽雲者魏州頓丘人少微賤爲人操舟祿山反鉅
野尉張沼起兵討賊拔以爲將尚衡擊汴州賊李廷
望以爲先鋒遣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巡所親曰
勸歸不去衡貲金帛迎霽雲謝不受乃事巡巡厚加

禮始被圍築甚募萬死一生者數日無敢應俄有啗
焉而來者乃霽雲也巡對泣下霽雲善騎射見賊百
步內乃發無不應弦斃子承嗣歷涪州刺史劍閣叛
以無備謫永州

雷萬春

雷萬春者不詳所來事巡爲偏將令狐潮圍雍丘萬
春立城上與潮語伏弩發六矢著面萬春不動潮疑
刻木人諜得其實乃大驚遙謂巡曰向見雷將軍知
君之令嚴矣潮壁雍丘北謀襲襄邑寧陵巡使萬春

引騎四百壓潮先爲賊所包巡突其圍大破賊遁去

姚誾

姚誾者宰相崇從孫父弇楚州刺史誾歷壽安尉素
善巡及爲城父令同守睢陽累加東平太守巡之遇
霽雲萬春敗賊於寧陵也別將二十有五石承平李
辭睦元琮朱珪宋若虛楊振威耿慶禮馬日昇張惟
清廉坦張重孫景趨趙連城王森喬紹俊張恭默祝
忠李嘉隱翟良輔孫廷皎馮顏其後皆死巡難四人
逸其姓名

盧奕

盧奕宰相懷慎少子也與兄奐名相上下而剛毅過
之天寶初爲鄠令所治輒最績功擢給事中拜御史
中丞自懷慎與及奕三居其官清節似之俄留臺東
都兼知武部選安祿山陷東都吏亡散奕前遣妻子
懷印間道走京師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
山罪奕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子杞

李憕

李憕并州文水人或言其先出興聖皇帝諸系既案

不復傳父希倩神龍初右臺監察御史憕舉明經高第授成安尉張說罷宰相爲相州刺史坐有善相者說術閱官屬後孰當貴工指憕及臨河尉鄭巖說以女妻巖而歸其甥陰於憕會說免自武功尉以政尤異遷說在并州引憕置幕府及執政爲長安尉出爲河南少尹尹蕭炅因倚權撓法憕私裁抑其謬徙彭城太守封酒泉侯入爲京兆尹楊國忠惡之改東京留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募兵東京憕與留臺御史中丞盧奕河南尹達奚珣繕城壘綏勵士

卒將遏賊西鋒帝閣擢禮部尚書憕收殘士數百衷斷弦折矢堅守人不堪鬭憕約奕吾曹荷國重寄雖力不敵當死官部校皆夜縋去祿山皷而入殺數千人矢著闕門執憕奕及官屬蔣清害之憕通左氏春秋頗殖產伊川占膏腴自都至闕口疇墅彌望時謂地癖巖仕終少府監產利埒憕云憕十餘子江涵渢源等同遇害惟源彭脫

賈循

賈循京兆華原人其先家常山父會有高節嘗稱疾不答辟署親亡廬墓號闕中曾子循有大畧蘇頲薦詔令頗敘表爲鹽州署別將敗吐蕃於西山三遷靜塞軍營田使張守珪北伐次灤河屬凍泮欲濟無梁循揣廣狹爲橋以渡以功擢游擊將軍安祿山表爲副遷博陵太守祿山反不從賊縊之從子隱林爲永平兵馬使嘗入衛屬朱泚難率衆扈行在德宗見隱林偉其貌問家世答曰故范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遷檢校右散騎常侍封武威郡王賊圍急隱林與侯仲莊冒矢石死戰已而解從臣稱慶隱林流涕前

曰逆泚已奔羣臣大慶然陛下資性急不能容掩若不悛雖今賊亡憂未艾也帝不以爲忤拜神策統軍卒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濟少孤好學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卧不起天寶十載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玄宗授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郭遵謀致濟山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欽禮祿山

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詞歸其告以誠
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嘔血狀陽不支舁歸舊廬祿
山反使蔡希德封刃召之濟引頸待之希德獻狀嗟
歎止刃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羇輿至東都安國觀
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
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愧其心授秘書
郎或言太薄更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參
謀拜禮部員外郎宜城楚昭王廟堧地廣九十畝濟
立墅其左屛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遊表

爲著作郎兼侍御史李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闈曰
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耕宜城野
自力讀書不謁州縣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
京師自言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脩撰韓愈
由是父子俱顯名

程千里

程千里京兆萬年人長七尺魁岸有力應募磧西累
官安西副都護天寶未兼北庭都護安西北庭節度
使突厥首領阿布思內附本隸朔方賜氏李名獻忠
素與安祿山有怨故叛還磧外數盜邊玄宗患之詔
千里將兵討捕千里諭葛邏祿陰令掎角獻忠果以
窮歸葛邏祿縛之幷妻子帳下數千人送千里所乃
獻俘勤政樓祿山反詔募兵河東至德二載賊將蔡
希德圍上黨千里侍勇開縣門率百騎欲直擒希德
幾得而救至乃退會橋壞馬顛爲賊執囚千里至東
都安慶緒僞署特進慶緒敗爲嚴莊所害

龐堅

龐堅京兆涇陽人四世祖玉事隋爲監門直閤李密

擾洛口玉以關中銳兵屬王世充擊之世充歸東都
秦王東徇洛玉率萬騎降高祖以隋舊臣禮之領軍
武衛二大將軍使出爲梁州總管巴山獠叛玉梟其
首餘黨四奔太宗以耆舊令主東宮兵卒堅歷潁川
太守安祿山反南陽節度使魯炅表堅爲長史兼防
禦副使以薛愿爲潁川太守共守潁川自正月盡十
一月賊設木鵝衝車飛梯薄城矢如雨士皆嘗藤夜
半踰城入二人不肯降賊縛至東京將磔解之乃縛
汾樹北且死見者哭之愿汾陰人父紹太常卿兄崇

一娶惠宣太子女其女弟爲太子瑛妃瑛廢貶瀘歲
外父乃得還

張興

張興者束鹿人長七尺一飯至斗米肉十斤悍趫而
辯爲饒陽裨將祿山反史思明引衆傅城興擐甲持
陌刀重五十斤乘城賊將入興一舉刀輒數人死賊
皆氣懾城破思明縛之馬前怒罵解之且死罵曰吾
能衰疆死兵敗賊

唐列傳卷之十六

苗晉卿

苗晉卿字元輔潞州人擢進士第進知吏部選事進
人訴索好官腐言倨色紛於前晉卿與相對終日無
慍顏久之進侍郎李林甫爲尚書專國政以銓事委
晉卿天寶二載判入等者凡六十四人分甲乙丙三
科以張奭爲第一奭御史中丞倚之子倚新得幸於
帝奭本無學故議者嚣然不平帝爲御花萼樓覆實
中裁十一二奭持紙終日筆不下人謂之曳白帝怒

貶晉卿安康太守明年徙魏郡太守居三年政化大
行安祿山反陝郡不守楊國忠忌其有望奏授之晉
卿以老辭忤旨致仕肅宗至扶風召赴行在拜左相
再秉政出入七年小心謹畏練達事體議者比漢胡
廣子粲德宗時官至郎中陸贄欲進粲官而粲官終
不顯

呂諲

呂諲河中河東人少力於學孤貧里人程氏財雄於
鄉以女妻諲開元末入京師第進士哥舒翰節度河

西表度支判官輸敗潼關諲西趨靈武由中人尉薦
肅宗拜御史中丞所陳事無不順納帝復兩京詔盡
繫群臣之汙賊者御史大夫李峴及諲領使乾元二
年累封須昌縣伯遷黄門侍郎上元初加同中書門
下三品罷為太子賓客數月拜荊州長史澧朗峽忠
等五州節度使諲始建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更
號江陵府以諲為尹置永平軍萬人遏吳蜀之衝初
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叠酋陳希昂為司馬政一
出希昂後入朝還常州刺史過江陵入謁諲伏甲斬

殺之內外震服諲與李揆不平揆奏置軍湖南非便
又陰遣人刺諲過失諲上疏訟其事帝怒逐揆出之
諲苦癰疾卒年五十一始諲知杜鴻漸元載才薦於
朝後皆為宰相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諡博士獨孤
及諡曰肅郢以故事宰相諡皆二名請益曰忠肅及
執奏謂諡在義美惡不在多名文王伐崇周公殺三
監淮夷重耳一戰而霸而諡曰文其鈇之恪齊命之
忠隨會不忘其君而諡曰武故知稱其大略其細也
且二名諡非古也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以文
武大略佐漢致太平一名不盡其善乃有文終文成
景桓宣成之諡唐興参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
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並優廢一莫可故曰文貞蕭
瑀端直近貞多情近褊言褊則失貞稱貞則遺褊故
曰貞褊蓋有為為之也若跡無異稱則易以一字故
杜如晦曰成封德彝曰明王珪曰懿陳叔達曰忠温
彥博曰恭岑文本曰憲韋巨源曰昭皆當時赫赫居
宰相位者諡不過二名而言故事宰相必以二名固
所未聞宜如前諡遂不改

劉晏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
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即授太
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天寶中累調夏令未
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
政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
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
一旦望桓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領江淮租庸
事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苛號稱職代宗立拜同平章

車做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斛千錢禁膳不兼時甸農挼穗以輸晏乃按行觀三門遺迹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厮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利病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載方内擅朝權既得書即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悦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酇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穀又知吏部三銓

事常衮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爲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愼簡臺閣士專之盡當時之選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筭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修行里粗樸卑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饋謝

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揚炎與晏舊氣不相下炎必欲加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炎證成之詔賜晏死籍録其家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晏殁二十年而韓洄元秀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當史推明其功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非邪

穆寧

穆寧懷州河內人世以儒聞寧以明經調鹽山尉安祿山反寧募士檄州縣并力捍賊史思明略境郡守召寧爲東光令渠之賊遣使誘寧寧斬以徇始寧遣平原見顔眞卿嘗謂賊必反眞卿拒祿山署寧河北採訪支使既而賊攻平原寧勸固守眞卿不從夜亡過河見肅宗行在帝問狀眞卿對不用穆寧言故至此帝異之馳驛召寧以諫議大夫任之會眞卿以直忤旨寧亦罷上元初爲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使

埇橋李光弼屯徐州節檄不至取貲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卽往見光弼曰命寧主粮者敕也公可以檄取乎累遷鄂岳沔都團練及租庸鹽鐵轉運使淮西節度使李忠臣不奉法道路幾絕與寧夾淮爲治憚寧威掠劫爲衰漕貲得通坐杖死沔州別駕貶平集尉大曆初起爲監察御史三遷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治有狀後刺史疾之以天寶舊版故見戶妄劾寧多逋亡貶泉州司戶參軍事子贊訴其枉三年始得通詔御史覆視實增戶數倍召入拜太

子右諭德寧性不能事權右德宗在奉天奔詣行在擢秘書少監致仕卒四子贊賞質寘寧之老贊爲御史中丞賞右補闕員侍御史賞監察御史皆以守道行誼顯先是韓休家訓子姪至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二門云

高適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張九皋奇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河西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

郎拜適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群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爲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除淮南節度使李輔國惡其才數短毀之下除太子少詹事未幾蜀亂出爲蜀彭二州刺史梓屯將段子璋反適從崔光遠討斬之而光遠兵不戢遂大掠天子怒罷光遠以適代爲西川節度使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

其力就無功遂亡松維二州及雲山城召還封渤海縣侯永泰元年卒適尚節義語王霸衮衮不厭年五十始爲詩卽工以氣質自高每一篇已好事者輒傳布其貽書賀蘭進明使救梁宋以親諸軍與許叔冀書令釋憾未度淮移檄將校絶永王俾各自白君子以爲義而知變

元結

元結漾州人後魏常山王遵十五代孫結少不羈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元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禮部

侍郎陽浚見其文曰一第慁子耳有司得子是賴我
擢上第復舉制科會天下亂沈浮人間國子司業蘇
源明見肅宗問天下士薦結可用時史思明攻河陽
帝將幸河東召結詣京師問所欲言結上時議三篇
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爲山南西道節度
參謀募義士於唐鄧汝蔡史思明亂帝將親征結建
言賊銳不可與爭宜折以謀帝善之以討賊功遷監
察御史裏行荊南節度使呂諲請益兵拒賊帝進結
水部員外郎佐諲府又參山南東道來瑱府瑱誅結

攝領府事會代宗立固辭丐侍親歸樊上授著作郎
益著書作自釋曰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
結字也後家瀼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
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既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
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聱叟久之拜道州刺史初西原
蠻掠居人數萬去遺戶裁四千諸使調發符牒二百
函結以人困甚不忍加賦即上言臣州爲賊焚破糧
儲屋宅男女牛馬幾盡請免百姓所負租稅明年租
及索上供十萬緡結又奏歲正租庸外所率宜以

時增減詔可罷還京師卒年五十

韋倫

韋倫系本京兆父光乘在開元天寶間爲朔方節度
使倫以廕調藍田尉楊國忠署爲鑄錢內作使判官
玄宗晚節盛營宮室吏介以爲欺倫閱實工員省費
倍從帝入蜀度支使第五琦薦倫才擢商州刺史荊
襄道租庸使襄州裨將康楚元亂倫調兵擊禽楚元
乾元中襄州亂召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而李輔國
方恣橫不肯謁械之中罷爲秦州刺史吐蕃党項歲

入邊倫兵寡數挌虜敗貶巴州長史德宗嗣位選使
絕域者擢倫太常少卿充和吐蕃使進兼御史大夫
再使數論政得失宰相盧杞惡之改太子少保及杞
既敗帝復欲復用杞爲刺史倫苦諫時李楚琳以僕
射兼衛尉卿李忠誠以尚書兼府監倫言楚琳逆節
忠誠戎醜不當寵以官致仕卒年八十三

王翃

王翃字宏肱并州晉陽人少治兵家天寶中擢才兼
文武科出爲辰州刺史與討襄州康楚元有功祕安

禄山亂詔嶺南兵隸南陽魯炅炅敗績衆奔潰谿洞
夷獠相挺爲亂夷酋梁崇牽號平南都統與別帥覃
問合又與西原賊張侯夏永更綉肅因陷城邑遂據
容州翊乃移書義藤二州刺史約皆進討卒破賊禽
崇牽悉復容州故地捷書聞詔更置順州以定餘亂
嶺表平代宗遣使慰勞加金紫光禄大夫時吐蕃入
寇郭子儀悉河中兵乘邊召翊爲河中少尹悍將凌
正數干法不逞約其徒夜斬關逐翊翊覺之陰亂漏
刻以差其期衆驚不敢發俄禽正誅之拜京兆尹會

趣涇原兵討李希烈次滻水京兆主供擬褻敗肉腐
衆怒曰食是而討賊乎遂叛翊挺身走奉天徙東都
留守俄而吳少誠叛獨東畿爲有備關東賴之貞元
十八年卒翊雅善盧杞杞之殺崔寧沮李懷光不得
朝皆與其謀議者以爲訾子正雅字光謙行謹飭爲
崔郡所器元和初擢進士穆宗時京邑多盜賊正雅
以萬年令威震豪强尹柳公綽言其能就賜緋魚爭
宋申錫獄堅甚申錫得不死太和中卒翊兄翃歷山
南東道節度使郎曾孫凝字成庶少孤依其舅宰相
鄭肅舉明經進士皆中歷臺省擢禮部侍郎不阿權
近出爲商州刺史徙湖南觀察使僖宗立召爲兵部
侍郎領鹽鐵轉運使坐舉非其人以秘書監分司東
都即拜河南尹遷宣歙池觀察使時乾符四年也王
仙芝之黨屠至德勢益張凝遣牙將孟琢防池凝以
強弩拒采石遣別將馬穎解和州之圍明年賊大至
都將王涓自永陽赴敵凝大宴訓涓曰賊席勝而驕
可持重待之愼無輒涓鋭意月趨四合至南陵未食
即陣死焉監軍收餘卒數千還走凝乘門禦見麾左

右捕殺之益儲蓄繕完以備賊賊去未幾卒年五十
八

魏少游

魏少游邢州鉅鹿人以吏幹稱天寶末累遷朔方水
陸轉運副使肅宗幸靈武杜鴻漸奉迎而留少游繕
治宮室兩京平封鉅鹿縣侯遷陝州刺史王師潰於
鄴河洛震駭少游鎮守自若擢京兆尹改衛尉卿會
率將臣子馬助軍少游與漢中王瑀持異帝怒貶渠
州長史復爲京兆尹少游四爲京兆雖無赫赫名然

義任人祿俸規檢有足稱者

李復

李復字初陽以蔭仕累爲江陵司錄參軍衛伯玉才之表江陵令遷少尹歷饒蘇二州刺史李希烈叛荊南節度使張伯儀數爲賊所衄廷以復充行軍司馬佐伯儀會伯儀罷改容州刺史在容三年人賴以安轉嶺南節度使時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繼卒其佐李元度胡懷義等因阻兵脅州縣肆爲姦贓復至誘懷義杖死流元度貞元十年鄭滑節度使李融卒

軍亂以復代融節度墾營田以稟其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九復更方鎮所在稱治然頗嗜財爲世所譏從父若水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兼通事舍人容貌瓌偉任朝三十年多識舊儀毎宣勞揖贊進止閑華有可觀者

李惠登

李惠登營州柳城人爲平盧軍裨將安祿山亂從董秦泛海略定滄棣等州史思明反惠登陷賊以計挺身走山南依來瑱李希烈反偽以兵二千使屯隨州惠登挈州以歸即拜刺史政清靜居二十年田畝闢戶口日增人歌舞之於是節度使于頔狀其績俄檢校國子祭酒卒

于邵

于邵字相門其先自代來爲京兆萬年人天寶末第進士以書判超絕補崇文校書郎歷比部郎中爲道州刺史未行徙巴州會歲饑部獠亂薄城下邵勵兵拒戰且遣使諭曉獠丐降節度使李抱玉以聞俄以諫議大夫知制誥進禮部侍郎爲三司使使按薛邕

獄失德宗旨貶桂州長史復爲太子賓客與宰相陸贄不平貶衢州別駕徙江州卒年八十一邵孝悌有行晩塗益修絜樊澤始舉賢良邵望見曰將相材也崔元翰舉進士年五十矣邵以其文擢異等曰後當司誥令已而皆然獨孤授舉博學宏辭吏部考當乙邵擢之置甲人洽其公

王難得

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思敬少隸軍試太子賓客難得善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

者侍越挑戰難得怒挾矛直斬其首從哥舒翰擊吐
蕃至積石復收五橋拔樹惇城收九曲加特進肅宗
在靈武軍賞乏難得上家貲助軍試衛尉卿俄領興
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苝下士失馬難得
馳救殊死前鬬血鏃而不已帝嘉之從郭子儀攻相
州累封瑯琊郡公為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子子頎
少從父征討檢校衛尉卿生難寵太后

李芃

李芃字茂初趙州人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
初宜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商旅為患芃請以
秋浦置州即詔芃行州事李靈耀反署芃兼亳州防
禦使護陳潁饟道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鎮遏使未幾
拜節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焉與馬燧等破田
悅洹水上以功檢校兵部尚書貞元初以病求罷歸東
都卒年六十四

李叔明

李叔明字晉之閬州人本鮮于氏世右族乾元中除
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復命拜洛陽令遷

京兆尹除太子右庶子崔旰殺成都尹以為邛州刺史
拜東川節度使遂州刺史建中初吐蕃毀之并掠龍
州陷扶文遂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檢
校戶部尚書梁崇義拒命詔引兵下峽戰荊門敗其
衆襄州平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貲
助軍封蔡國公初東川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稍殷
有方拜尚書右僕射致仕貞元三年卒始叔明與兄
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制劍南又與
子升俱兼大夫蜀人推為盛門叔明素惡道佛之弊
極奏復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

王虔休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大曆中刺史李深署為裨
將澤潞李抱真聞其名授兵馬使抱真討河北戰屢
剛臨洺虔休以功擢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抱真
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虔休正色語衆帥亡當稟天
子德宗嘉之以邕王為昭義節度大使擢虔休潞州
左司馬領留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遂昭義節度使
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多署它職不親政

故治苛簡度休卑倖麋道就部人以妥安卒年六十
二度休性恪敏節用既沒所部豁廪皆有餘嘗得太
常樂家劉玠撰霓裳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後中和
樂本於此子處威等十人並補太學

曲環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天寶中從哥舒翰討吐蕃
安祿山反從魯炅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破賊殺將
安曉大曆中戍隴州數破吐蕃德宗初虜寇劍南詔
以邠隴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豫討涇州劉文喜封

晉昌郡王邠隴兵馬使時李納逼徐州環與劉玄佐
敗之敗其衆逮中三年擢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
陷汴州環守寧陵禽其將翟崇暉希烈平敗陳許節
度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四

唐列傳卷之十七

楊綰

楊綰字公權華州華陰人祖温玉在武后時爲顯官
世以儒聞綰少孤家素貧事毋謹甚性沉靜獨處一
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澹如也不妄立名有所論著
未始示人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賦宏麗科玄宗
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綰爲冠由是擢右拾遺制舉
加詩賦繇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在拜
起居舍人知制誥累遷中書舍人兼修國史故事舍

人年久者爲閣老其公廨雜料獨取五之四至綰悉
均給之歷禮部侍郎建復古孝廉力田等科天下高
其議俄遷吏部品裁清允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
陽薄之宦者魚朝恩判國子監既誅因是建言太學
當得天下名儒汰選郎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
實以散地處之載日貪肓天下議益歸綰帝亦知之
自擢爲太常卿充禮儀使載得罪拜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修國史時進士不鄉擧但試辭賦浮文綰請置
五經秀才科以爲取士之實又箴諸道觀察判官員

之半文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紓素痼疾居旬日寖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延英殿許挾扶於時釐補穿敝唯紓是恃未幾卒贈司徒諡文簡紓儉約祿稟分姻舊隨多寡輒盡造之者淸談終晷而不及榮利始輔政御史中丞崔寬本豪侈城南別墅池觀堂室爲當時第一即日遣毀之京兆尹黎幹出入從騶馭百數省損才留十餘騎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音樂散五之四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沔之子也世以禮法爲閨家第進士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累遷中書舍人性剛直遇事不回時侍郎闕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瑞詔示袞袞率群臣賀祐甫獨曰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捍敵代宗異其言袞益不喜帝崩袞與禮官議釋服袞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貶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不待偏押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平章事當署劾居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即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怒以袞爲罔上即以袞爲河南少尹而拜祐甫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袞當國懲其敝凡奏請一杜絶之賢愚同滯焉及祐甫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久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其變以問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

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祐甫請以所獻就賜將士正已慙服卒年六十贈太傅諡曰文貞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嘗與祐甫同列遺以繒帛菽粟受而緘鐍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子植有傳

柳渾

柳渾字夷曠僕射惔六世孫後籍襄州早孤方十歲

有巫告曰兒相夭且淺爲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
其言渾曰去墨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
皆有名士大曆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
馬棄官隱武寧山召拜監察御史以儀矩相繩
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爲左
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爲判官州僧有夜飲火
其廬者歸罪瘖奴軍候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
祐甫白奴寃祐甫輔政薦爲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
陟使入爲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

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
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
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
夫徃必見禽何賊之擒既而果爲賊縛三年以本官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
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
特京兆尹職陏左丞田季羔從子伯驪請實私第募
兵助討吐蕃渾以宣容田氏不肖子毀門構徼倖一
時韓滉自浙西入朝省中榜吏渾雖爲滉所引惡其
專質讓曰省閣非刑人地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
奏志貞與小吏從嘉其才不當超劇職會渾移疾出
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渾瑊與吐蕃
會平凉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渾言夷狄
難以信結易以威制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
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爲
吾謝張公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爲所擠以右散騎
常侍罷政事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無黜免意
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

宜城眞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

李栖筠

李栖筠字貞一世爲趙人幼孤有遠度族子華每稱
有王佐才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
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判官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
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復遷山南防禦
觀察使會李峴去相栖筠坐所善貶河南令李光弼
守河陽高其才引爲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
史累擢給事中是時楊綰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群臣

議栖筠與李廙賈至以綰所言爲是進工部侍郎關
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
栖筠請皆徹毀元載忌之出爲常州刺史宿賊張度
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以治行
進封贊皇縣子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爲盜
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
擅留上元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團
練觀察使圖之杲懼悉衆度江會御史大夫缺引拜
栖筠爲大夫栖筠素方挺無所屈劾去載黨徐浩等

三人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咨訪焉
多所補助栖筠見帝倚遇不斷亦內憂懼卒年五十
八子吉甫

張鎰

張鎰字季權一字公度父齊丘朔方節度使鎰以蔭
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爲元帥府判官遷侍御
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訾責邑人令詵令詵
宦人也銜之構樅罪鎰案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
讞鎰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鎰坐貶
累則負官貶則爲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
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得流鎰貶撫州司戶
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遷屯田右司員
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甫善
大曆初出爲濠州刺史李靈曜反於汴鎰團鄉兵
嚴守禦有詔褒美建中二年拜平章事郭子儀婿太
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
言貞觀時著令奴告主者斬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
杖死奴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

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乃以鎰爲鳳翔
隴右節度使鎰知爲杞陰中頃之與吐蕃相尚結贊
盟清水以牛馬爲牲鎰耻與盟將末殺其禮乃紿蕃
吐蕃以羊豕犬代之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
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映
等謀曰楚琳必爲亂乃遣屯隴州楚琳夜率其黨王
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竇出齊抗託傭皆免
鎰縋城走不及遠與二子爲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
官張元度柳遇李淑皆死

李泌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七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詞辨注射座人皆屈帝異之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至帝方與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

是子精神要大於身賜束帛勅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獎愛常引至卧内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忽獨念曰嚴大苦勁然蕭軟美可喜泌在傍言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嘆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遊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惠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

着黄者聖人着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因從容問破賊期對曰我當以逸待勞來避其鋒去剪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共互擊之徐令建寧王爲范陽節度使北並塞與李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亦泌計也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代宗立召至舍蓬萊殿書閣初泌無妻不食肉帝賜第強詔食肉爲娶故留後李暐甥婚日勅

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出爲觀察魏少游判官載誅召還復爲常袞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會澧州闕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又蝗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群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合如此葉矣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饟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又議置十六衛上將軍三年同平章事初

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請復所省州縣官又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illegible]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俸時以為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

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泌婉諫之帝籍太子乃得安河隴既沒於吐蕃安西北庭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阻絕泌請假道回紇各遣歸國不願者當於鴻臚自陳授以職位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分隸神策禁旅益壯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奸而朕不覺也泌指其陰李揆顏真卿之罪加崇文館學士修國史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為中和節四年八月月食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明年果卒泌出入禁中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人主泌亦自有所建明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云子繁少才警為隋州亳州刺史州有劇賊為大患繁有機略捕殺之舒元輿與繁素隙及坐以濫殺不辜詔賜死人皆冤之繁下獄知且死恐先人功業泯滅從吏求廢紙握筆著家傳十篇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年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與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不納止受茶一串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出贄言皆救從術奉天機務填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不經思逮成皆周

蓋事情帝倉卒變故每自尅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
意也然致寇者乃群臣罪贄意指盧杞帝又問贄事
行於今者贄勸帝群臣參日使極言得失兼天下之
智以爲聰明擢考功郎中時賊未平帝欲明年改元
而術家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從始帝乃
議更益大號贄謂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
德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贄使商討其詳贄建
言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始帝播
遷府藏委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

行在夾廡署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爲郡
邑賦稅當委有司以制經用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
軍使叛即上言兵稟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
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
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又建遣李建徽
陽惠元與晟俱屯東渭橋帝猶豫曰晟移屯懷光固
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爲辭少須之晟已徙
營不閱旬懷光果奪兩節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
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者帝嘉其意欲

授以試官贄諫止之德宗在艱難中雖有宰相小大
之事必與贄謀之當時謂之內相從行爲諫議大夫
仍爲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
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伺然帝亦不能容其
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誠
大今議者乃始紛紜不曉哉今須望兩端是乃天誘
其衷歸通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見其使優詔勞安
之帝欲以內外從官皆號定難功臣贄曰官皆具寮
格居守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背之何定之云

京師已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
贄諫帝不復下詔猶遣使諭瑊資遣上又問贄近有
卑官自山北來者論說賊勢語多張皇察其私情頗
似窺覘贄諫宜推誠不可畜疑初劉從一姜公輔材
下不逮贄遽扳位台宰而贄孤立一意爲左右權倖
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陰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還
京但爲中書舍人以喪解官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
復召爲學士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素不平忌之贄
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

[illegible][illegible]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門下平章事贄秉政
[illegible]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
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
相自擇贄奏言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
大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
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
下材乎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
用裴延齡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子賓客罷贄
畏慎未嘗通客延齡揣帝意薄譏短百緒帝遂發怒

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後稍思
之後薛延為刺史諭旨慰勞韋皋數上表請贄代領
劍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
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
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小心
精潔未嘗有過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
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
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
足平也議者謂興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

焉帝狩山南也道險澀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
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
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
必言之所言皆懇到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
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遑他恤乎既放荒遠常闔戶
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書地苦瘴癘祗為今古集
驗方五十篇贄所陳俱詳奏議

常衮

常衮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累爲中書舍人魚朝恩恃寵兼判國子監衮奏成均之任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皆留京師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衮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又天子誕日諸道爭以侈靡奉獻衮請郤之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節度使馬璘爲帝寵任有所干請

衮皆拒郤元載死拜平章事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達而衮苛細會綰卒衮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滉判度支與衮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衮惡太子少詹事趙甚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爲洗馬副衮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驕私崇恣類此故事日出內厨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衮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從乃止政事堂北門與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速政事至衮乃塞之以示尊大衮爲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於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内郡公德宗即位衮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爲福建觀察使始閩人未知學衮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内州等卒於官年五十五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衮於學宮云

趙憬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憬志行峻潔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饑憬褐衣上

疏請殺禮從儉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辯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苗誣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竇參當國欲抑爲刺史帝不許參罷進平章事

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黄裳遣人護詆穆贊裴武李宜盧雲等爲裴延齡搆損勢危甚憬救護申解皆得免初贄約共執退延齡既對贄極言其姦帝色變憬不爲助遂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獻審官六議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得廩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其鎮湖南令狐垣崔儆並爲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憬失於朝及爲相乃擢儆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垣方貶衢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賈耽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累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召授鴻臚卿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德宗狩梁耽使司馬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耽召爲工部尚書耽納詔於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以公見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

見大將張獻甫曰天子播越而行軍以公命間行在乃規旄鉞利公土地可謂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爲何邪朝廷有命即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親弟侍日離鎮以獻甫自監軍中遂安俄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獵優詔許獵近郊遷義成節度使貞元九年同平章事俄封魏國公時王叔文等干政屢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

蕭復

蕭復字履初以清操顯推主蔭爲宮門郎廣德中歲大饑不自振議鬻昭應墅宰相王縉欲得之使弟紘說曰以君才宜任左右胡不以墅奉丞相取右職復曰鬻先人墅以濟孀單吾何用美官使門內餒且寒乎縉憾之由是廢數歲乃歷歙池二州刺史治狀居最遷湖南觀察使改同州刺史歲歉州有京畿觀察使儲粟復輒發以貸人久乃拜兵部侍郎晉王爲襄漢元帥進復戶部尚書統軍長史未行扈狩奉天帝欲如鳳翔復止之於是拜同平章事言宦官權重言楊炎盧杞諂諛因召復充山南江淮湖南嶺南等道

宣撫安慰使實琮之也興元初進門下侍郎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皋殺邠隴叛卒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復遂挑政建言少游位兼將相首敗臣節皋者府下僚獨建忠義如以皋代少游則天下曉然知逆順之理帝許之會遣中使馬欽緒揆宰相劉從一附耳語既而從一密諗復曰有詔與公議向所奏不欲李勉盧翰關知復曰如勉等非其人當罷去既曰宰相而諜議可獨避之乎從一以聞帝不悅復辭疾上政事許之弟升尚郜國大長公主肅宗女也升

早卒主以姦蠱事再得罪廢諸子悉逐[illegible]地女爲皇太子妃太子請離婚復坐廢居饒州貞元四年卒年五十七復子湛湛子咸通中位宰相無顯功

韓滉

韓滉字太沖以父休蔭補左威衛騎曹參軍三遷吏部員外郎再遷給事中知兵部選時盜殺富平令韋當賊隸北軍魚朝恩私其黨奏原死滉執處卒伏辜遷右丞知吏部選以戶部侍郎判度支大曆十二年秋大雨害稼十八京兆尹黎幹言狀滉恐有所蠲貸固表不實時潦敗河中鹽池滉奏池產瑞鹽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按狀鎮畏滉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號寶應靈慶池德宗立惡滉掊刻徙太常卿議者不厭乃出爲晉州刺史未幾檢校禮部尚書爲鎮海軍節度使帝在奉天淮汴震騷滉率士卒分兵戍河南既狩梁州又獻縑十萬匹請以鎮兵二萬助討賊有詔嘉勞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封南陽郡公李希烈陷汴州滉遣裨將王棲曜李長榮柏良器以勁卒萬人進討次睢陽而賊已攻寧陵棲曜等破走之滉擢疆兵

雖遷延不進而調發粮帛以濟朝廷者繼屬當脩貢賴之李晟方屯渭北滉運米饋之船置十弩以相警捍賊不能剽始漕船臨江滉顧謂衆曰天子蒙塵臣下之恥也乃自舉一囊將佐爭負之貞元元年同平章事封鄭國公元琇判度支也以關輔旱請運江南租米西給京師帝委滉專督之而琇畏其剛復難其事請自江至楊子滉主之楊子以北自主之滉由是銜琇誣劾琇饋米與淄青李納河中李懷光帝怒不復究驗貶琇雷州司戶劉玄佐不軌帝密詔滉諷之

及過汴玄佐素憚滉脩屬吏禮辭不敢當因結為兄
弟入拜其母置酒設女樂酒行滉曰宜早見天子不
可使夫人久留與諸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悟入
朝滉尋卒年六十五[illegible]滉[illegible]宰相不性節儉衣裘茵衽
十年一易甚暑不執扇居處陋薄取庇風雨門當列
戟以父時第門不忍壞乃不請堂先無挾廡弟洄稍
增補之滉見即徹去曰先君容焉安敢改作以傷儉
德好鼓琴書得張旭筆法畫與宗人幹相埒嘗自言
不能定筆不可論書畫以非急務故自晦不傳於人

初判度支李峘以禪將白軍事滉待之加禮使其子
拜之厚遺器幣鞍馬滉幼時已有美名既得志則彊
肆蓋自其性云子皐阜群終國子司業

元載

元載字公輔鳳翔岐山人父昇本景氏曹王明妃元
氏賜田在扶風昇主其租入有勞請於妃冒為元氏
天寶初下詔舉明莊老列文四子學者載策入高第
補新平尉肅監選黔中苗晉卿東都留守署判
官至德初江東採訪使李希言表載自副入為度支
郎中占奏敏給肅宗嘉之遷戶部侍郎充度支江
淮轉運等使帝不豫李輔國用事輔國妻載宗女也
因相締昵會京兆尹缺輔國白用載載意屬國柄固
辭輔國曉之翌日拜同平章事領使如故代宗立輔
國勢愈重數稱其才進拜中書侍郎許昌縣子載以
度支繁浩有吏事督責損威寵乃悉天下錢穀委劉
晏未幾判天下元帥行軍司馬益殺李輔國載陰與
其謀乃復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故帝
任不疑華原令顧繇上封白發其私帝方倚以當國

乃斥繇除名為民魚朝恩驕橫震天下與載不叶帝
之雖帝亦銜恚乃乘間奏誅朝恩帝畏有變載結其
愛將為助朝恩已誅載得意甚益矜肆初四鎮北庭
行營節度使寄治涇州大曆八年吐蕃寇邠寧載嘗
在西州具知河西隴右要領乃言於帝請徙京西軍
戍原州乘間築作二旬可訖貯粟一歲戎人夏牧青
海上羽書比至則我功集矣因圖上地形使吏間入
原州度水泉計徒庸車乘畚鍤之器悉具而田神功
沮短其議帝由是疑不決載智略開果久得君外委

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劫婦言縱諸子關通貨賄城
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近郊作觀榭帳帟什器不
徙而供膏腴別墅疆畛相望且數十區名姝異伎雖
禁中不逮帝詰得其狀載嘗獨見帝深戒之載然不
悛客有賦都盧尋橦篇諷其危載泣下而不知悟會
李少良上書訐其醜狀載怒奏殺少良道路目語帝
積怒大曆十二年三月庚辰伏下帝御延英殿遣左
金吾大將軍吳湊收載及王縉繫政事堂賜載自盡
妻王及子揚州兵曹參軍伯和祠部員外郎仲武校

書郎季能並賜死發祖父冢毀私廟主及大寧安仁
里二第以賜百官署舍破東都第助治禁苑王氏河
西節度使忠嗣女悍驕戾沓載叵禁而諸子牟賊聚
斂無涯藉其家鍾乳五百兩詔分賜中書門下臺省
官胡椒至八百石它物稱是女真一少爲尼沒入掖
庭德宗時始告以載死號踊投地左右呵止帝曰安
有聞親喪責其哀殞乎命扶出帝爲太子也實用載
議興元元年詔復其官聽改葬故吏許初楊皎晁愐
等合貲以葬諡曰荒後改曰成縱

王縉

王縉字夏卿本太原祁人後客河中少好學與兄維
俱以名聞舉草澤文辭清麗科上第歷侍御史武部
員外郎祿山亂擢太原少尹佐李光弼以功加憲部
侍郎遷兵部史朝義平詔宣慰河北使拜河南副元
帥損軍資錢四十萬緡營完宮室朱希彩殺李懷仙
也詔拜盧龍節度使至幽州委軍於希彩乃還會辛
雲京卒兼領河東節度讓還河南副元帥東都留守
太原將王無縱張奉璋恃功以縉儒者易之不如符

令縉斬以徇諸將股慄再歲還以本官知政事時元
載專朝天子拱手縉曲意附離無敢忤又恃才多所
狎侮雖載亦嫉其凌傲也京兆尹黎幹數論執載惡
之縉折幹曰尹南方孤生安曉朝廷事縉素奉佛不
茹葷食肉晚節尤謹妻死以道政里第爲佛祠諸道
節度觀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諷令出財佐營作初
代宗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每從容問所以然縉與
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祀佛諷唄
齋薰號內道場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大曆致

殂日以堙陵由絹與元載杜鴻漸僧之也性貪冐及
敗劉晏等鞫其罪同載論死晏以法有首從上惻其
耄不加刑乃貶括州刺史久之遷太子賓客分司東
都建中二年死年八十二

楊炎

楊炎字公南鳳翔天興人也炎豪爽尚氣西河節度
使呂崇賁辟掌書記神烏令李太簡嘗醉辱之炎令左
右反接榜二百餘幾死崇賁愛其才不問李光弼表爲
判官不應召拜起居舍人固辭父喪廬墓炎三世以

孝行聞終喪爲司勳員外郎遷中書舍人與常袞同
時知制誥宰相元載與炎同郡炎又元出也故擢炎
吏部侍郎載當國陰擇才可代已者引以自近會載
敗坐貶道州司馬德宗在東宮雅知其名又嘗得炎
所爲李楷洛碑寘于壁日諷玩之及即位崔祐甫薦
炎即拜同平章事舊制天下財賦皆入左藏庫及炎
爲相請出之只歸有司帝從之又行兩稅於數月崔
祐甫疾不能事喬琳免炎獨當國又請開豐州陵陽
渠發畿縣民役作閭里騷然渠卒不就炎素德元載
思有以報之於是復議城原州節度使段秀實謂安
邊卻敵宜以緩計方農事不可遽興功炎追秀實爲
司農卿以邠寧李懷光督作遣朱泚崔寧統兵各萬
人翼之詔書下涇軍士怒殺將劉文喜因以之怨
不奉詔及別將劉海賓斬文喜獻其首涇州平而原
卒不能城又以劉晏劾載誣晏殺之帝意銜之未發
也會盧杞秉政炎薄之託疾不與會食杞陰爲憾又
嘗勸群臣可大任者杞薦張鎰嚴郢而炎舉崔昭趙
惠伯帝以炎論議疏潤遂罷爲尚書左僕射既謝對

延英訖不至中書杞怒益欲中之惠伯河南尹時嘗
市炎第爲官廨御史劾炎宰相抑吏市私第貴取其
直杞召大理正田晉評罪晉比監臨計羨利罪奪官
杞怒謫晉衡州司馬於是當監主自盜罪絞劉元晤
蕭嵩嘗度曲江南欲立私廟以爲天子臨幸處乃止
後炎復取以立廟飛語云地有王氣故炎取之帝聞
震怒會獄具詔三司同覆貶崖州司馬未至百里賜
死年五十五歲貶惠伯多田尉亦殺之

盧杞

盧杞字子良父奕杞有口才體陋甚鬼貌藍色不恥惡衣
菲食藉蔭爲清道率府兵曹參軍僕固懷恩辟朔方
府掌書記病免補鴻臚丞出爲忠州刺史上謁節度
府衛伯玉伯玉不喜乃謝歸稍遷吏部郎中爲虢州
刺史奏言虢有官豕三千爲民患德宗曰徙之沙苑
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臣謂食之便帝曰守虢而憂
同州宰相材也俄召爲御史中丞論奏無不合踰年
遷大夫不閱旬擢同平章事既得志險賊寖露楊炎
與杞俱輔政炎鄙杞未半歲譖罷炎時大理卿嚴郢

與炎有隙即擢郢御史大夫以自助炎卒逐死張鎰
帝所倚愛會隴右用兵杞乃見帝僞請行帝不可鎰
薦鎰守鳳翔既又惡郢時幽州朱滔與泚有違言泚
其軍司馬蔡廷玉間鬩請殺之俄而滔反帝欲斥之
下御史鄭詹按狀貶郴州司戶參軍敕吏護送廷玉
疑送滔所因自沈於河杞奏恐泚疑爲詔所殺須下
詹三司雜治并劾郢李希烈反杞素惡顏眞卿即令
宣慰其軍卒爲賊害故宰相李揆有雅望畏復用遣
爲吐蕃會盟使卒於行是時兵屯河南北挐不解財

用日蹙杞乃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其黨韋都賓
等建言商賈儲錢千萬聽自業過千萬者貸其贏以
濟軍所得不足給師斂之術亦窮於是閒架除陌之
暴縱矣衆怨挺亂皆杞爲之帝出奔奉天杞與關播從
後數日崔寧自賊中來以播遷事指杞杞即誣寧反
帝殺之靈武杜希全鹽夏二州士六千來赴帝議
所從道杞請道漠谷渾瑊曰不如道乾陵帝從杞議
賊果拒隘兵不得入奔還邠州李懷光自河北還數
破賊泚解去或謂王翃趙贊曰懷光常斥宰相不

能謀度支賦斂重而京兆刻損軍賜宜誅之以謝天
下方懷光有功上必聽用其言公等殆矣二人以白
杞杞懼即謬帝詔懷光無朝懷光自以千里勤難有
大功爲姦臣沮閡不一見天子內怏怏無所發遂謀
反因言杞等罪惡士議諠沸帝始貶爲新州司馬始
帝即位以崔祐甫爲相專以道德導主意故建中初
綱紀張設赫然有貞觀風及杞相乃諷帝以刑名繩
天下亂敗相踵及興元赦令俄徙吉州長史貞元元
年詔拜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當行詔書不肯草白

宰相宰相不從乃召它舍人作制高固執不得下於
是諫臣趙需裴佶宇文炫盧景亮張薦等裒對極言
杞罪帝語宰相授杞大州李勉曰陛下與大州亦無
難如四方之謗何乃詔為澧州別駕後散騎常侍李
泌見帝曰高等論杞事朕可之矣泌賀曰比日外謂
陛下為漢之桓靈今乃知堯舜主也杞遂死澧州初
尚父郭子儀病甚百官造省不屏姬侍及杞至則屏
之隱几而待家人怪問其故子儀曰彼外陋內險左
右見之必笑使後得權吾族無類矣

裴延齡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為汜水尉賊陷東都去
客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盧杞秉政引
為膳部員外郎宰相張延賞疾之出為昭應令與尉
交訴京兆尹鄭叔則右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
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
卒假領度支乃廣鉤距取宿奸老吏與謀以固帝幸
因建言左藏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
以檢盈虛俄以戶部侍郎為眞又請以京兆苗錢市

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為非是不從京
右備故有雜蒿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陂
芳數百頃願以為內廐牧地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
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慚帝不責也京兆
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及令
還輸號曰底折錢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
一棟壓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
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
奈何對曰此在經誼臣能言之按禮天子賦三之一

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又造神龍佛祠
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
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
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
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時
陸贄為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
為排娟愈益厚延齡會鹽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
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憸僞罔上帝怒乃罷贄宰
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惴延齡言贄等失權

然從乃下詔斥逐贄等時人側目屬臥疾載度支官
物輸之家無敢言者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
十九人諡以相安帷帝悼不已元和中諡曰繆

皇甫鎛

皇甫鎛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爲監
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
部員外郎典南曹銓制吏奸稍知名進郎中累遷司
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憂於用度鎛
裒會嚴急以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

年遂同平章事猶領度支鎛由聚斂勾剝至爲宰相
雖市道皆嗤之崔群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
政事極論鎛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今王承
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輿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
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鎛則四方解矣帝以天下
略平亦欲崇盛宮觀自娛樂鎛與程异知帝意故
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與援故帝排
衆論決任之又以度爲朋黨不內其言鎛銜度乃與
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譖群抑損徽稱

帝怒逐群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
屠大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奸妄始
聽政集群臣於月華門貶鎛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
泌者本楊仁晝也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
官天台求采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
爭以爲列聖亦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
而致長年於君父何愛哉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鞭笞
苛甚歲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逃去浙東觀察使捕
得鎛與道古嘗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寖躁怒

不常宦侍懼以弑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鎛敗與泌
皆誅鎛弟鏞字絡卿第進士鎛爲相時任河南少尹
見權寵太盛每極言之鎛不悅乃求分司爲太子右
庶子鎛敗授國子祭酒開成初卒

唐列傳卷之十九

顏真卿

顏真卿守清臣秘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氏躬加訓導旣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宋渾謫賀州真卿曰柰何以私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

國忠惡之出為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霖雨增陴濬隍料才壯儲廥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祿山之疑果以為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曰朕不識真卿何人所為乃如此將平原有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為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暐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為助賊破東都段子光傳李憕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紿諸將曰吾素識憕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他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為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為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推真卿為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即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貫載沈

震為判官清河太守使郡人李萼來乞師真卿為出兵六千肅宗已即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復為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萼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乏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悉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百官肅然出為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

丹陽縣子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初拜
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
爲生事因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京真卿
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再遷
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
還真卿請先謁陵廟而即宮宰相元載以爲迂佻以
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留知省事
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群臣論奏乃紿帝曰
群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

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今陛下欲自
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後攝事太廟言祭
器不修載以爲誹謗貶陝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
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
崩以爲禮儀使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
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
人問方鎮所便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
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
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

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
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
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
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
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
就館逼上疏雪己真卿不從曰若等聞常山否吾兄
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於口吾年
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
諸賊失色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

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
真卿曰有詔遂縊殺之年七十六淮蔡平子頵碩護
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真卿立朝正色剛
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
獨曰魯公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
赦書授頵五品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
州參軍

段秀實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仕隴州猶不歸更爲

汧陽人六歲母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乃肯食時號
爲孝童及長沈厚能斷剬然有濟世意舉明經乃棄
去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羅斯城會虜救至仙
芝兵却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
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己陷衆非仁也嗣業慚乃與
秀實收散卒復成軍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勝之肅
宗幸靈武節度使梁宰欲逗留觀變秀實責曰天子
方急宰遂赴東都以秀實爲副嗣業中流矢卒衆推
荔非元禮代將其軍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

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詔知名代宗幸陝白
孝德屯奉天時公廪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秀實
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
行營事還爲涇州刺史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
晞屯邠州士放縱不法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
詣訥孝德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秀實
列卒取之斷首置槊上植市門一營大譟盡甲出秀
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懼
聑秀實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

耶晞出秀實曰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罪且
及副元帥晞再拜吒左右解甲令曰敢譁者死邠
由是安大曆三年徙涇州是軍旣豫從相與出怨言
別將王童之作亂約日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
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
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蒭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
警備夜中果火發令曰敢救者斬明日捕之并其黨
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遂遷涇州於時倉無人儲
野無居人朝廷患之詔馬璘領鄭潁二州以佐軍命

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貲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
節度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
宗問所以安邊者畫地以對德宗建中初召爲司農
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使騎往迎秀實與子
弟訣而入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濱姚令言何明
禮三人圖之會源休教泚僞追天子遣韓旻領銳師
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倒用
司農印追其兵旻得符還翌日泚召秀實計事語至
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

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走秀實遂遇害詔贈太尉謚曰忠烈子伯倫終太僕卿

符令奇

符令奇沂州臨沂人初爲盧龍軍裨將會幽州亂挈子璘奔邢義節度使薛嵩署爲軍副嵩卒田承嗣盜其地引令奇爲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洹水令奇寄語璘委質朝廷初悅與李納會濮陽因乞師納分麾下隨之至是納兵歸齊使璘以三百騎護送璘與父嚙臂別乃以衆降燧璘之出三子同降悅怒引令

奇切讓令奇罵悅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年七十九吏其家燧署璘爲軍副詔封義陽郡王贈令奇戶部尚書璘字元亮李懷光反詔燧討之璘介五千兵先濟河與西師合從燧入朝爲輔國大將軍璘居環衛十三年卒年六十五

劉迺

劉迺字永夷河南伊闕人天寶中擢進士喪父以孝聞服終中書舍人宋昱知銓事迺方調因進書以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嗇夫宜先攻事次文學昱嘉之補判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當務後大曆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爲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迺至閣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眞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迺卧疾私第朱泚遣人召之固稱篤復遣僞相蔣鎮慰誘迺弃瘖不答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大嘆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屨履後欲

汙賢吾乎迺歸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

周曾

周曾本李希烈部將與王玢姚憺韋清相善號四公子希烈反曾簽得其計一二以告李勉玢爲許州牒遇使會哥舒曜拔汝州希烈遣曾往拒曾欲引軍拒蔡使玢爲應憺清居中謀取希烈希烈使李克誠率騾軍千人劫曾殺之而收其兵并殺憺玢始約事覺毋相引清懼陽說希烈曰今兵寡恐不能就事請乞

師朱泚希烈然之至襲邑奔劉治德宗贈曾太尉孫司徒繪工部尚書擢清安定郡王又有呂貴康秀琳梁興朝賈樂卿侯仙欽皆死希烈之難曾無後貞元中女及曾兄子鄭爭襲封有司奏鄭以五十戶奉祀女亦封五十戶

辛讜

辛讜雲京孫也初事李峄主餞穀罷居揚州年五十不肯仕龐勛反攻杜慆於泗州讜聞之挐舟趨泗口貫賊栅以入慆素聞其名拎李延樞喜甚讜乃請還

與妻子訣同慆生死時賊張甚衆皆南走獨讜北行讜未至慆憂之延樞知必來俄至勸解曰友披甲賊將李圓焚淮口讜曰事棘矣獨出可以求援乃與楊文播李行實夜踰淮坎登岸馳三十里至洪澤見戍將郭厚本告急厚本許出兵表裏擊賊人心遂固浙西杜審權遣將翟行約赴援壁蓮塘慆欲遣人迎勞諸吏憚不敢出讜往犒而還圍三月救兵外敗城益危讜復請乞兵淮南與壯士徐珍十人持斧夜斬賊栅出見節度使令狐綯復請詣浙西見審權時皆傳泗州已陷疑讜爲賊計囚之讜引李峄自明峄時爲大同防禦使稱其忠可信審權乃許救讜引兵決戰斬賊六百級乃克入城上讜冊慆與下迎泣表其功授監察御史圍凡十月賊解卒完一州拜亳州刺史徙曹泗二州乾符末終嶺南節度使方讜之少耕於野有牛鬬衆畏奔避讜直前兩持其角牛不能動久而引觸竟折其角里人駭異屠牛以飯讜然讜瘦短才及中人後貴力亦少衰云

張名振

張名振本事李懷光爲都將德宗賜鐵券懷光奉詔倨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懷光召見諭以賊彊須蓄銳俟時誘爲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石演芬

石演芬西域胡人事懷光至都將尤親信蓄爲假子懷光軍三橋將與朱泚連和演芬使客郜成義到行在言請罷其總統成義走告懷光子琟懷光召演芬

罵曰爾爲我子柰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卽死對曰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死固吾分懷光使士臠食之德宗聞贈演芬兵部尚書斬成義於朔方

吳溆

吳溆者章敬皇后之弟朱泚反盧杞白志貞皆謂泚有功不宜首難得大臣一人持節慰曉惡且悛德宗顧左右無敢行溆獨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悅溆退謂人曰吾知死無益而决見賊者人臣食祿死其難可也卽日齎詔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而泚業僭逆故齎溆客省不遣卒被害子世矩

蔡廷玉

蔡廷玉幽州昌平人事安祿山未有聞與朱泚同里閈少相狎近泚爲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玉有謀畧閒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子孫者因勸泚入朝泚將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又有朱體微者亦泚腹心廷玉有建白體微輒左右之故泚桀傲稍革泚內畏弟滔偪已滔亦勸入朝乃以軍屬滔廷玉體微共白泚公入朝爲功臣首滔雖大弟多寡不情如假以兵是嫁之禍也泚不聽二人隨泚到朝德宗爲太子時知廷玉名及見禮眷殊渥泚統幽州行營爲涇原鳳翔節度使詔廷玉以大理少卿爲司馬體微爲典籍滔表言二人離間骨肉亦遺泚書會滔以幽州叛帝示滔表而泚亦白發其書乃歸罪於二人貶廷玉柳州司戶參軍體微南浦尉廷玉至藍田遞使鄭詹遣使趣遠闕廷玉謂子少誠少良曰今吏使我出東都此殆滔計吾不可以辱國比至靈寶自投於河

孔巢父

孔巢父字弱翁孔子三十七世孫少力學隱徂來山永王璘辟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德宗狩奉天行在擢爲給事中上破賊方畧兼御史大夫爲魏博宣慰巢父辨而才及見田悅與言君臣大義利害逆順數日田緒殺悅因請命於巢父巢父卽以緒權知軍務紓其難李懷光據河中帝復令巢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光素服待命衆忿曰太尉無官矣麾譟而合害巢父并殺中人啖守盈初巢父至懷光

以其使魏博而田悅死疑其謀出巢父故軍亂不肯
斂帝聞震悼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忠從子戣戡戢

唐列傳卷之二十

李晟

李晟字良器洮州臨潭人世以武功仕然位不過裨將晟幼孤奉母孝身長六尺年十八往事河西王忠嗣擊吐蕃悍酋乘城殺傷士甚衆忠嗣怒募射者晟挾一矢殪之三軍讙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大曆初李抱玉署晟右軍將吐蕃寇靈州抱玉授以兵五千擊之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乃請千人執其帥慕容谷鍾虜乃解靈州去遷爲涇原四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游兵拔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略歸之朝爲右神策都將德宗立吐蕃寇劍南崔寧未還蜀土大震詔晟將神策兵救之虜遁去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晟爲神策先鋒與河東馬燧昭義李抱真合兵攻之斬楊朝光乘冰度洺水破悅又戰洹水悅大敗遂進攻魏加檢校散騎常侍朱滔王武俊圍康日知於趙州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奉詔東討者吾三帥也公柰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即造抱真壘與交歡會

帝出奉天有詔召晟即日治嚴晟語衆曰天子播越
人臣當百舍一息朔方李懷光軍咸陽不欲晟當一
面請與晟合有詔徙屯乃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
遣翰林學士陸贄臨詔懷光令與晟計所宜者懷光
屯咸陽八旬帝數促戰以伺賊隙爲言陰通朱泚反
迹寖露晟懼爲所併上言當先變制備是時晟提孤
軍橫當冠鋒恐二盜合以軋之則僞致誠於懷光者
乃陳兵下令曰國家多難乘輿播遷見危死節自吾
之分公等此時不誅元凶取富貴非豪英也士皆感

泣晟乃遣書顯讓懷光使破賊自贖懷光不聽然其
下益攜落畏爲晟襲乃奔河中其將孟涉段威勇以
兵數千自拔歸晟皆表以要官帝欲益西幸晟請駐
梁漢以繫天下望又進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
元帥選士得姚令言崔宣諜者晟命釋縛飯飲之遣
還勑曰爲我謝令言等善爲賊守勿不忠於泚乃引
兵叩都門賊不敢出振旅而還明日會諸將圖所向
衆對先拔外城然後清宮晟以賊聚苑中卽先攻之
乃自渭橋移壁光泰門部分諸將悉軍攻賊大破之

朱泚將走吐蕃其衆隨道散亡降伏泚將梁廷芬射
韓旻等斬之傳首行在帝感泣群臣上壽帝曰天生
晟爲社稷萬人豈爲朕哉拜司徒兼中書令涇州倚
邊數叛其帥晟請治不供命者因以訓耕積粟實塞
下羈制西戎帝乃拜晟鳳翔隴右涇原節度使兼行
營副元帥徙王西平郡晟請與李楚琳俱行亦將治
殺張鎰罪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至鳳翔亂將王斌
等十人以次伏誅時宦者尹元貞持節到同華擅入
河中諭懷光晟劾元貞矯使欲洗宥元惡請治

罪又言赦懷光有五不可臣請選精兵五千約十日
糧可破賊帝方以賊委馬燧渾瑊故不許晟至涇而
田希鑒迎謁執之并其黨石奇等悉伏誅表右龍武
將軍李觀爲涇原節度使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
吐蕃君臣大懼相與議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
特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之必爲吾患卽遣使委
辭因燧請和且求盟因盟謀執瑊以賣燧結贊屢乞
和會晟朝京師奏言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與
晟合會滉卒而張延賞當國故與晟有隙密言晟不

可以持兵帝感其言貞元三年帝坐宣政殿引見晟備冊禮進拜太尉中書令罷兵是歲瑊與吐蕃盟平凉虜劫之瑊挺身免詔罷燧河東皆如結贊計九年薨年六十七謚曰忠武晟性疾惡臨下明必惡下爲朋黨者篤分義惓於故舊毋進對寒暑盡大臣節未嘗露於外治家以嚴與馬燧皆在朝毋宴樂恩賜使相銜於道兩家日出無鍾鼓聲則金吾以聞少選使者至必曰今日何不舉樂既薨城鹽州役敵沮以新鹽賜宰相帝思晟乃致鹽靈座其眷遇終始無與比

者有十五子其聞者愿憲愬聽云愿少謙謹晟立功時諸子未官宰相以聞即日召授太子賓客上柱國元和初領夏綏銀宥節度使政簡而嚴部有失馬者愿署牒於道以金購之三日失馬并良馬皆繫署下且曰逸而至不告罪當死譊以良馬贖愿歸失馬而縱其良境內肅然徙節武寧軍會伐青鄆數有功以久疾用愬代之憲與愬於諸子號最仁孝調太原府參軍事遷泉尉于頔鎮襄陽辟署於府時吳少誠張淮西獨憚頔威疆時謂得憲之助又辟魏博田弘正幕府遷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絳有幻人怵民以亂憲執誅之入爲宗正少卿副金吾大將軍訓誣爲逆太和公主使還獻回鶻道里記遷太府卿太和初錄江西觀察使遷嶺南節度使憲勳伐家子所歷皆以吏能顯善治律令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卒官

馬燧

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風徙爲汝州郟城人父季龍舉孫吳倜儻善兵法歷仕至嵐州刺史燧姿度魁傑長六尺二寸與諸兄弟輟策歎曰天下有事丈夫當

以功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沉勇多算安祿山反使賈循守范陽燧說循曰祿山雖舉洛陽猶將誅覆公盍斬向潤客牛廷玠傾其根本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決祿山召循計事因縊殺之燧走西山間道歸平原平原不守復走魏賓應中澤潞節度使李抱玉署爲趙城尉時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饋不稱輒殺人燧自請典辦具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

暴者抱玉才之署左武衛兵曹參軍抱玉守鳳翔表
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
燧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譏櫓八日而畢從抱玉
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大曆中河陽
兵逐其將常休明詔燧為三城使汴將李靈耀反會
務息人即授以汴宋節度留後靈耀不拜引魏博田
承嗣為援詔燧與淮西李忠臣討之忠臣行汴南燧
行汴北敗賊靈耀以銳卒八千號狼狽軍燧獨戰破
之燧知忠臣暴傲讓其功出舍板橋忠臣入汴果因

會轝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秋大雨河溢軍
吏請具舟以避燧曰使城中盡魚而獨完其家吾不
忍既而水不為害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
承鮑防之敗兵力衰單燧募廝役得人數千悉補騎
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建中二年朝京師遷檢校兵
部尚書封鄜國公還軍初田悅新有魏博恐下未附
即輸款朝廷燧建言悅必反既而悅果圍邢州燧令
大將李自良以騎兵備守斬悅將朝光擒其將盧子
昌五日進軍臨洺悅悉軍戰燧自以銳士當之悅大

敗進同平章事北平郡王魏州大都督府長史朱滔王
武俊聯兵五萬帝遣李懷光以朔方軍萬五千助燧
會涇師亂帝幸奉天燧還軍太原李抱真欲殺懷州
刺史楊鉥鉥奔燧燧奏其非罪乃免抱真怨燧是遲
遏帝數遣使講解李晟和之燧念晉陽王業所基宜
固險以示敵乃引晉水架汾而屬之城帝還京李懷
光反河中詔燧與渾瑊駱元光合兵討之因拜燧晉
絳慈隰節度使時天下蝗兵艱食中朝臣請宥懷光
者帝未決燧以懷光逆計久及畏不可信河中近甸

捨之屈威靈無以示天下乃捨軍入朝為天子自言
之乃與瑊元光韓遊瓌之兵合賊將徐廷光守長春
宮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
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懼燧威即率衆降不閱月河
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賜一子五品官還太原帝
賜宸扆台衡二銘以言君臣相成之美貞元二年吐
蕃尚結贊破鹽夏二州守之糧乏詔燧為綏銀麟勝
招討使與駱元光韓遊瓌同會師擊虜燧次石州結
贊懼乞盟帝不許乃遣將論頰熱厚辭申懇明年

燧還太原與論頗縶俱朝盛言宜許天子然之燧之
朝結贊邀引去帝詔渾瑊與盟平凉虜刼瑊僅得免
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兼侍中賜妓樂奉朝請卒
年七十謚曰莊武子梁暢官少府監

渾瑊

渾瑊本鐵勒九姓之渾部也世爲皋蘭都督父釋之
有才武從朔方軍積戰多累開府儀同三司瑊年十
一善騎射隨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齊丘戲曰與
乳媪俱來邪是歲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

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
思順授瑊偏師入葛禄部略特羅斯山破阿布思與
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祿山反從李光弼
定河北射賊號將李立節貫其左脅肅宗即位瑊以
兵趨行在至天德與虜軍遇敗之從郭子儀復兩京
討安慶緒勝之新鄉擢武鋒軍使從僕固懷恩平史
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懷恩反瑊以所部歸子儀會
父喪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子儀擊吐蕃邠州留
屯邠虜復入至奉天瑊戰漠谷有功屯奉天周智光
反子儀令瑊以步騎萬人下同州智光平以邠寧鄜
朔方軍瑊屯宜祿大曆七年吐蕃盜塞深入瑊會涇
原節度使馬璘討之傾邠州刺史吐蕃入方渠懷安
瑊擊走之子儀入朝留知邠寧慶兵馬後務回紇破
太原鮑防軍拜瑊都知兵馬子儀爲太尉德宗析所
部爲三節度以瑊兼單于大都護建中中李希烈詐
爲瑊書若同亂者帝識其諜不疑更賜良馬錦帶詔
王爲荆襄元帥討希烈也以瑊爲中軍都虞候帝狩
奉天瑊率家人子弟以從朱泚兵薄城戰藥門直至

日中不解泚以雲車至瑊輿車塞門焚以戰賊乃解
泚方據乾陵帝召瑊授以詔書千餘賞封五百戶而
下募突將死士當賊賜瑊筆使量功署詔不足則署
衣以授瑊以忠義感率中矢自拔去被血而戰愈厲
是日詔授瑊二子官乃第賞將校泚攻城益急會李
懷光奔難賊乃去李晟自東渭橋破賊瑊與韓游瓌
戴休顏以西軍收咸陽進屯延秋門泚平論功以瑊
兼侍中封咸寧郡王俄加朔方行營副元帥與馬燧
同討李懷光懷光平還屯河中吐蕃相尚結贊陥鹽

夏陰闕京師而畏瑊與李晟馬燧欲以計勝之乃詭
辭重禮請盟讚燧苦贊帝乃詔約盟平涼川以瑊
爲會盟使爲結贊所刼副使崔漢衡以下皆陷惟瑊
得免會吐蕃復入盜使瑊鎮奉天虜能還河中貞元
四年虜入涇邠授邠寧慶副元帥進檢校司徒兼中
書令十五年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曰忠武瑊好書通
春秋漢書天性忠謹功高而志益下世方之金日磾
貞元後天子常恐藩侯生事稍縱驁則姑息之惟瑊
有所奏論不盡從可輒私喜曰上不疑我矣五子鍼

鍼爲達官

李抱真

李抱真字太玄抱玉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僕固懷
恩反陷焉挺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回紇所將朔
方兵精憂之召抱真問狀答曰郭子儀嘗領朔方軍
人多德之懷恩欺其下曰子儀爲朝恩所殺今起而
用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懷恩敗如抱真策
遷殿中監陳鄭澤潞節度留後既謝因言百姓勞逸
在牧守願得一州以自試更授澤州刺史仍爲懷澤
潞觀察留後乃籍戶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弓矢閑
月習射比三年皆爲精兵遂雄山東天下稱昭義步
兵爲諸軍冠德宗嗣位領昭義節度使建中中田悅
反圍邢及臨洺詔抱真與河東馬燧合神策兵救之
進圍魏悅戰城下大敗會朱滔王武俊反救悅抱真
退保魏帝倉卒狩奉天時李希烈陷汴李納反鄆李
懷光相次反河中抱真獨以數州截然橫絕潰叛中
離沮其姦爲群盜所憚興元初進義陽郡王天子下
罪己詔並赦群盜抱真三遣參軍賈林以大義說武

俊郎以數騎馳入見武俊因持武俊淚下交頤武俊
亦感泣左右皆泣食訖約爲昆弟而別且日合戰大
破滔進檢校司空貞元初朝京師詔還所鎮抱真喜
聞世賢者必欲與之遊會天下稍無事乃飾臺沼以
自娛方士有孫季長者能治丹且曰服此當仙去餌
丹二萬丸不能食且死醫以彘肪湪下之疾少間季
長曰垂得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十丸卒年六十二

李元諒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爲宦官駱奉先養息冒姓

賜名元光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居軍十年士心憚服德宗出奉天賊遣將何望之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城走元諒自潼關引兵徑薄其城拔之封武康郡王先是詔發幽隴兵東討李希烈師方出潼朱泚使劉忠孝召還至華陰華陰尉李夷簡說驛官捕之進及關元諒斬以徇俄詔元諒與李晟收京師次滻西進屯苑東泚連戰皆北遂大潰京師平讓功於晟貞元三年吐蕃來請盟詔元諒以軍從渾瑊會平凉元諒軍潘原韓游瓌軍洛口以爲援元諒曰太原去平

凉七十里虜詐不情請與公連屯賊不襲元諒審徙營次之既會元諒望雲物曰不祥虜必有變傳令約部伍出陣既而虜劫盟瑊奔還元諒軍兵成列出而涇原節度使李觀亦以精　六五千伏險與元諒相表裏虜騎乃解是會也微元諒與觀二人瑊且不免帝嘉歎賜善馬金幣良厚因賜姓更今名節度隴右治良原良原隍堞湮圮旁皆平林元諒培高峻溺開發田數十里勸士墾藝又築連弩臺遠烽候爲守備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卒諡曰莊威

韓游瓌

韓游瓌靈州靈武人始爲子儀裨將安祿山反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叛部落凡五十萬子儀使游瓌率辛京杲擊破之進邠寧節度奉天之狩兵未集游瓌以兵三千來赴有詔引軍屯便橋朱泚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瓌曰賊取佛祠乾木爲攻具可以火之風逆棚皆燼賊氣沮李懷光叛誘游瓌爲變游瓌白發其書會懷光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游瓌既失兵不知所圖有客劉南金說曰邠兵有留甲可

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瓌悟誘舊部兵八百騎入邠伏甲斬昕以聞時懷光子玫在邠游瓌衛出之曰殺之祇以怒敵不如捨之玫至涇陽懷光遂走蒲州詔拜邠寧節度使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遂敗京師平論功與瑊等皆第一游瓌還屯邠寧懷光冦關州部將兵并力敗賊衆五千於屯園蒲城懷光見勢蹙焚營死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瓌追至安化虜營黎明虜以兵尾擊瓌瓌鼎幟自衛鼙鼓四發虜驚潰去後又收鹽州會盟平凉游瓌以勁騎五百待非常

珹被掠馳以免後吐蕃寇太原回游瓌方壁長城郎
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戰南原敗之吐蕃夜遁會子
欽緒以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事泄中
人捕斬以狀示游瓌瓌懼求歸死京師帝不許又執
欽緒二息送京師帝亦原之未幾入朝有詔復位卒

楊朝晟

楊朝晟字叔明夏州朔方人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
文喜涇州斬獲多加驃騎大將軍李納寇徐州從唐
朝臣往討常冠軍懷光赴難奉天屬朝晟兵千人下

咸陽懷光反歸游瓌退保邠寧賊黨張昕守邠州朝
晟父懷賓爲游瓌將夜以拾數騎斬昕告行在德宗
勞問授兼御史中丞朝晟泣見懷光曰父立功於國
子當誅不可以主兵懷光縶之及諸軍圍河中游瓌
嘗長春宮懷賓戰甚力懷光平帝原朝晟因爲游瓌
都虞吐蕃犯邊游瓌自將守寧州而御士寬軍驕及
張獻甫來軍遂亂朝晟逃於郊衆脅監軍請以范希
朝爲節度使朝晟結諸將謀諸首惡者獻甫遂入於
軍帝以希朝爲節度副使而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

九年城鹽州發卒護境朝晟屯木波堡會獻甫卒表
詔代爲邠寧節度使朝晟請城方渠合道木波以遏
吐蕃路帝納其策師次方渠水乏有青蛇降險下走
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晟使築防環之遂爲滂淵士飲
仰足圖其事以聞有詔命泉曰應聖已城吐蕃悉衆
至度不能害乃引去復城馬嶺而歸開地三百里十
七年卒於屯

戴休顏

戴休顏夏州人家世尚武郭子儀引爲大將論平党

項羌以安河曲進封咸寧郡王城邠州功最遷鹽州
刺史朱泚反率兵三千晝夜馳奔問行在德宗嘉之
帝進狩梁洋留守奉天李懷光屯咸陽使人誘之休
顏斬其使遷檢校工部尚書合渾瑊兵破泚偏師京
師平又與瑊率兵趨岐陽邀泚殘黨加檢校尚書右
僕射弟休璿歷開府封東陽郡王

楊惠元

楊惠元平州人事平盧軍從田神功李忠臣浮海入
青州詔以兵隸神策鎮奉天德宗初立稍絀諸節度

驟僶者於是李正巳屯曹州田悅增河上兵河南大
擾詔移兵萬二千戍關東帝御望春樓誓師因勞遣
諸將酒至神策將士不敢飲帝問故惠元曰初發奉
天臣之帥張巨濟與衆約是役也不立功無飲酒臣
不敢食其言俄以兵三千擊田悅戰御河奪三橋惠
元功多以兵屬李懷光及朱泚反自河朔赴難解奉
天圍加檢校工部尚書李晟李建徽及懷光聯營便
橋晟知懷光且叛移屯東渭橋帝使神策將李昇往
伺還奏懷光反明甚是夕奪二軍惠元建徽走來天

懷光遣將冉宗馳騎走及於好畤惠元被髮呼天戰
而死二子晟暠匿井中皆及害建徽獨免詔贈惠元
晟暠官少子旻字公素惠元之死被八創匿井或救
得免歷邢州刺史盧從史旣縛潞軍潰有驍卒五千
從史嘗以子視者奔於旻旻開諭禍福遣之衆感悟
遂還軍憲宗嘉之遷易州刺史王師討吳元濟以旻
州刺史提兵深入容州西原蠻反授本州經略招討
使擊定之進御史大夫合邕容兩管爲一道卒

杜希全

杜希全京兆醴泉人以裨將隸郭子儀積功勞至朔
方節度使奉天之狩希全與李建徽戴休顏引兵赴
難次漠谷爲賊邀擊還保邠州賊平封餘姚郡王尋
兼夏綏銀節度都統請城鹽州希全居河西久頗越
法橫肆帝數容掩其短卒

李自良

李自良兗州泗水人天寶亂往從兗鄆節度使能元
皓以戰多累授右衛率從袁傪討賊回紇入寇鮑防
遣大將焦伯瑜等擊之自良曰寇遠來難與爭鋒請

築二壘扼歸路堅壁勿出防不聽伯瑜戰百井大敗
由是知名馬燧代防表爲軍候從討田悅還攻李懷
光河中貞元三年燧來朝德宗罷燧兵以自良代之
充河東節度使居九年上下誼附卒於官

王栖曜

王栖曜濮州濮陽人安祿山反尚衡聚義兵討賊署
牙將徇兗鄆諸縣下之進牙前總管賊將邢超然守
曹州乘城指麾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矢斃之衆畏亂
浙東御史中丞袁傪討之表爲偏將與賊戰日十餘

遇生擒晁授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介未定詔內常
侍馬日新以汴滑軍五千鎮之中人暴橫賊蕭廷蘭
乘衆怨逐日新劫其衆栖曜方游奕近郊賊脅取之
與圍蘇州栖曜乘賊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兵出戰賊
衆大敗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耀反汴州浙西觀察
使李涵使提兵四千爲河南掎角有功李希烈陷汴
州也乘勝東略次寧陵將襲宋州浙西節度使韓滉
使栖曜以彊弩三千涉水夜入寧陵遂不敢東貞元
初拜左龍武大將軍出爲鄜坊節度使十九年卒

劉昌

劉昌字公明汴州開封人天寶末從河南防禦使張
介然討安祿山授果毅史朝義兵圍宋州城中食盡
且降昌說刺史李岑曰李光弼在河陽執必來援饑
而光弼援軍至賊夜潰光弼聞其謀召置軍中將用
之會光弼卒李靈耀以汴州反刺史李僧惠欲應之
昌請見陳逆順計且泣僧惠悟即馳表請自將討賊
汴州平李忠臣疾僧惠功殺之昌遁去劉玄佐領宣
武節度使擢昌左廂兵馬使李納反以偏師收考城

李希烈取汴玄佐別將高翼挑精卒守襄邑城陷翼
赴水死江淮大震昌以兵三千守寧陵賊數敗乃解
圍去更攻陳州昌從玄佐以浙西兵三萬救之禽賊
將翟暉希烈奔還蔡州加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三年
入朝詔以宣武兵八千北出五原七年城平凉開地
二百里又西築保定扞青石嶺累封南川郡王十四
年歸化堡軍亂逐大將張誠詔昌繇畧昌入堡誅數
百人後使國誠戮之昌在邊凡十五年身率士墾田
及感疾詔赴京師未行卒年六十五

李景畧

李景畧幽州良鄉人大曆末客河中闔門讀書李懷
光爲朔方節度使署巡官五原將張光殺其妻以貲
市獄前後不能決景畧數實論殺之既而有若女厲
者進謝廷中如光妻云遂大理司直懷光屯咸陽將
襲東渭橋召幕府計議景畧曰殺朱泚還軍諸道救
策諸行在此轉禍爲福也不聽遂遁歸靈武節度使
杜希全表置於府累遷侍御史豐州刺史豐州當回
紇通道前刺史軟柔待虜使至與抗禮將校錄將軍

入朝景略欲析之因犂勞前道人謂曰可汗新歿欲吊使者乃坐高壠待之梅録俯伏前哭景略即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於是廣容氣沮㳇不敢抗以父行呼景略自此回紇使至者皆拜於廷希全忌之誣奏貶袁州司馬希全死遷左羽林將軍對德宗延英殿會河東節度使李說病以景略爲太原少尹行軍司馬時方鎮既重故少召還者惟不幸則司馬代之人心固屬景略矣會梅録復入朝識其聲驚拜曰非李豐州邪說愈不平賂中尉竇文場謀毀去之度

餘塞下傳言回紇將南寇文場方侍帝傍即言豐州當得良將且舉景略乃拜豐州刺史窮塞苦寒地瘠鹵景略與士同甘蓼鑿咸應永清二渠溉田數百頃卒於屯年五十五

張萬福

張萬福魏州元城人三世明經止縣令州佐萬福乃學騎射從王斛斯以別校征遼東有功李晅代劉展署爲部將斬首萬級累擢壽州刺史州送租賦詣都至潁爲盜所奪萬福領輕兵尾襲悉禽之拜刺史淮南節度副使而節度崔圓忌之失刺史改鴻臚卿使將千人鎮壽州時許杲以平盧行軍司馬將卒三千駐濠州陰窺淮南圓使萬福攝濠州刺史賊陳莊陷舒州圓又令攝舒州刺史大曆三年召見代宗曰欲一識卿面且將以許杲累卿萬福辭謝乃拜和州刺史萬福至州杲懼徙屯上元過楚州大掠節度使韋元甫使萬福追討未至杲爲其將康自勸所逐自勸循淮掠而東萬福倍道追殺之元甫死諸將顧得萬福爲帥監軍使邀請之對曰我非幸人勿以此待我

遂去以利州刺史兼咸陽且留宿衛李正己反屯兵埇橋江淮漕船積千餘不敢踰渦口德宗乃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謂曰先帝改爾名正者所以褒也朕謂江淮草木亦知爾威名若從所改恐賊不曉是卿也復賜舊名萬福因馳至渦口駐馬岸悉發漕船相銜進賊兵倚岸熟視不敢動改泗州刺史魏州饑父子相賣萬福曰魏州吾鄉里安忍其困令兄子將米百車饟之爲杜亞所忌召拜右金吾將軍及見帝驚曰亞乃言爾昏耄何邪陽城等詣延英門論裴延

齡事伏閤不去帝震怒左右懼不測萬福大言曰國有直臣天下無慮矣吾年八十與見盛事猶揖城等勞之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

高固

高固不知何許人或言四世祖侃永徽中爲北庭安撫使禽車鼻可汗以功爲安東都護固生微賤爲富所買轉爲渾瑊童奴字黃岑性敏惠有膂力善騎射以齊有高固因以名以乳媪女妻固從瑊屯朔方德宗在奉天固仍從瑊賊突入東壘門固引敢士長刀殺賊數十人封渤海郡王李懷光反使邠寧留後張昕將兵萬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間入帳下斬昕首貞元十七年節度使楊朝晟卒詔將邠寧朔方爲一軍議以李朝寀爲節度劉南金副之邠軍咸曰加詔數日後毋固爲帥固曰然能聽吾言乃可衆唯唯固曰毋殺人毋肆掠三軍皆順悅帝亦命固功乃拜邠寧節度使憲宗時入爲右羽林統軍卒

郝玼

郝玼不記其鄉里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嘗從數百騎出野還說節度使馬璘曰臨涇鎮洛口其川饒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曠數百里皆流沙無水草願城之爲休養便地玼出或詬璘曰玼言信然公今若用此言則邊已安尚何事遂不聽及段佑代節度玼又說築臨涇以折虜勢佑甚佑請於朝詔城臨涇爲行原州以玼爲刺史戍之自是虜不敢過臨涇玼在邊積三年每討賊不持糧取之於敵獲虜必刳剔而歸其屍虜大畏道其名以怖啼兒封保定郡王贊普常等玼身鑄金像令於國曰得生玼者以金玼償之朝廷長矢名將徙爲慶州刺史卒佑本郭子儀牙將在[illegible]功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虜長憚之

韋皋字城武京兆人始仕爲建陵郎諸帥府吏辟擢
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以侍御史知隴州行營事
德宗狩奉天朱泚叛步將牛雲光謀請皋爲帥將劫
以臣泚皋僞受泚詔明日置酒大會皋盡殺之泚復
使他奴拜皋鳳翔節度使皋亦斬之帝聞乃授皋隴
州刺史貞元初代張延賞爲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
羈附吐蕃皋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遠西南夷明年蠻

大首領以王爵遜其兄子皋上言願皆封以示褒進
詔可明年雲南欵邊求內屬約東蠻等絕吐蕃盟五
年東蠻攻吐蕃請皋濟師皋遣精卒三千與蠻共破
吐蕃以功進司徒封南康郡王卒謚曰忠武皋治蜀
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斬首五萬餘
級始皋務利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皋沒蜀
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

張建封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李光弼鎮河南盜起郚
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偕討建封見中人請前勞
賊可不須戰因到屯開譬禍福一日降馬燧爲三城
鎮遏使表爲判官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諏訪即表
其能於朝李希烈陵僭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
希烈遣使持僞赦畀建封建封斬其使希烈欲破壽
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拒之授濠壽廬觀察使貞
元四年除泗濠節度使十三年來朝賦朝天行以獻
帝眷遇異等時宦者主宮市置數十百人閱物廛左
謂之白望諫臣交章列上不納故建封請間爲帝言

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曰殘逋積
負決無可斂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
等勲寵皋越未有以詩餞者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
之曰卿節誼歲寒非渝故用此爲況建封又賦詩自
警勵十六年卒性樂士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

嚴震

嚴震字遐聞梓川鹽亭人至德乾元中數出貲助邊
得爲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委以軍府衆
務武卒罷歸節度使李叔明表爲興鳳兩州團練使

節度使韋楨狀震治行爲山南第一封隕國公治戲
十四年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泚反遣腹心穆廷光
等遺帛書誘之震即斬以聞將李懷光與賊連和帝
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
千扞衛用誠至盩厔有反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
嗣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以節度使符召之即不
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悅用誠懼將走壯士自後禽之
用誠子斫勛傷首左右扞刀得免遂釋用誠而格殺
其子翌日發奉天既入駱谷懷光以騎追襲賴山南

兵以免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爲地貧請進幸成都震
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銳於收復帝未決會晟表至
亦請駐蹕梁洋議遂定車駕將還詔改梁州爲興元
府即用震爲尹進同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

張孝忠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孝忠始名阿勞以勇鬬燕趙
間天寶末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渾
源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
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
衛將軍賜今名寶臣以其沉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
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
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寶臣與朱滔戰瓦橋
奏孝忠爲易州刺史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稍忌刻
殺大將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
節召之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
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
使判官蔡雄往說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
易州錄事參軍事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成德

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
女敗惟岳於束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
北壁義豐滔疑之屯束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以
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將
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使
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
答累已効忠不復助惡幸謝司徒滔復啗以金帛皆
不受易定介二鎮閒乃浚溝壘修器械感厲將士乘
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竇文場率師援孝忠

滔解去孝忠因與武結婚天子用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卒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與元初詔同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饑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䭕而已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遣妻入朝執親迎禮五年爲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司劾擅興削司空六年還其官卒年六十二子茂昭茂宗茂和

田弘正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與承嗣爲從昆弟仕

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束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遷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侈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將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痼卧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即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乃還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貝澶之地籍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憲宗美其誠詔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裴度宣慰賚其軍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節度參謀布衣崔惟奉表陳謝制詔褒答且賜今名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己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南宮承宗懼弘正表請朝遂獻德棣二州以

謝納二子爲質俄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二州以獻以功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進兼侍中擢其兄融爲東都留司弘正數上表固請留闕下帝勞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爲節度使弘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時天子賜錢一百萬緡不

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循乃安仍請留魏兵爲
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倰吝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
七月歸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
遇害年五十八弘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
相戒曰是人遇吾等信敢干其家共殺之子布群卒
布字敦禮弘正戍臨清布知季安且危密白父請以
衆歸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
軍隸嚴綬屯唐州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弘
正請以董晛代而士卒愛布願留帝乃止凡十八戰

石凌雲柵下郾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出觀兵
沱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
之諸軍繼至賊驚引還蔡平入爲左金吾衛將軍敢
官嘗論事帝前同列將麾卻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
臣毋輕進弘正徙成德以布爲河陽節度使長慶初
從涇源弘正遇害穆宗遽召布解縗拜檢校工部尚
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未至魏
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
可任乃委以精鋭時中人屢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

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
湊屠冀河朔三鎮斷連衡然皆自私而憲誠陰欲乘
衆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顔救深州兵怒不肯東衆
遂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
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
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卽爲書謝
帝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
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年三十八

吳湊

吳湊章敬皇后弟也跡布衣與兄漵一日賜官封首
等而湊畏太盛乞解太子詹事換護家令進左金吾
衛大將軍帝數顧訪尤見委信時令狐華田神功等
繼沒其下乘喪挾兵輒偃蹇擾亂湊持節至汴滑委
悉慰説各盡其情亦度朝廷可行者故軍中驩附元
載當國久無狀帝陰欲誅未發也顧左右無可與計
卽召湊圖之俄而收載賜死於是王縉楊炎王昂韓
會包佶等皆當坐湊建言法有首從縉等得減死丁
後母喪解職既除拜右衛將軍德宗初出爲福建觀

察使與宰相齊參有儀希數加短毀又言湊風痺不
良趨走帝召還驗其疾非是繇是不直希擢湊陝虢
觀察使貞元十四年夏大旱穀貴人流亡帝以過京
兆尹韓皋罷之即召湊代皋湊見便殿因言中人所
市不便宮中所須責臣可辦若不欲外吏與聞禁中
事宜料中官高年謹信者爲宮市務府小吏湊貴戚
子不便簿領每有疑獄時其將出則遮湊取決幸倉
卒得容欺湊叩鞍一視凡指摘盡中其弊務無留思
衆畏服不意湊精裁遽如此文敬太子義章公主仍

歲帝悼念厚葬之湊候帝閒徐言極爭不避進兼兵
部尚書及屬病門不內醫巫不嘗藥家人泣請對曰
吾以庸謹起田畝位三品顯仕四十年年七十尚何
求后族退居奉朝請者猶以事失職而湊任中外未
嘗有過也

盧坦

盧坦字保衡河南洛陽人仕爲河南府尉時杜黃裳爲
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盍察之坦
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畜其能積財者必剝下以
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不若恣其不道
以歸於人黃裳驚其言自是遇加厚李復爲鄭滑節
度使表爲判官監軍薛盈珍數干政坦每據理拒之
復卒詔姚南仲代之盈珍以南仲本書生易之曰是
將材邪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柔中剛監軍脅侵之
必不受命我留恐及禍乃從復喪東歸盈珍果與南
仲不相中召爲刑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赤縣尉
爲臺所按京兆尹密救之帝遣中人就釋坦白中丞
請中覆中人走以聞帝曰吾固宜先命有司遂下詔

乃釋數月遷中丞務諸道長吏罷遣者取本道錢爲
進奉帝因赦令一切禁止而山南節度使柳晟浙西
觀察使閻濟美格詔輸獻坦劾奏晟濟美李錡誅有
司將毀其祖墓坦上疏諫止裴均爲僕射怒坦罷爲
左庶子數月拜宣歙池觀察使時江淮旱穀踊貴或
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他州若直賤穀不至
矣再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爲代
北選水特畜異馬不以獻事下度支坦遣吏驗未反
帝遣之更遣中人劉泰昕往坦曰事付有司而又遣

宦官豈有司不足信乎三奏帝乃止表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營田河西毀受降城宰相李吉甫議徙天德坦以爲城當磧口得制北狄之要城使周懷義亦以爲言吉甫不悅出坦爲東川節度後數月懷義憂死衆重坦代之遂徙天德西人怨殺重坦還其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多協絳藉爲已助及坦出半歲而絳罷治東川盡蠲山澤鹽井搉率之籍吳少誠之誅詔以兵二千屯安州坦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視疾病醫藥故士皆感慰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九

張薦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鷟字文成早慧絶倫爲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調露初登進士第員半千數爲公卿稱鷟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鷟青錢學士薦敏銳有文辭能爲周官左氏春秋初爲顔眞卿欵賞大曆中浙西觀察使李涵表薦才任史官詔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以母老辭不就喪除禮部侍郎于邵以閎召充史館修撰眞卿爲李希烈所拘遣兄子峴及家僕奏事五輩皆留内客省不得出薦上疏盧杞付之不報朱泚反詭姓名伏匿城中著史遁先生傳京師平擢左拾遺詔復用杞爲刺史薦與陳京趙需等論杞姦惡貞元元年帝親郊將吏兵亂禮物殘替用薦爲太常博士刑部尚書關播持節送咸安公主于回紇以薦爲判官還擢諫議大夫復爲史館修撰方裴延齡用事薦將疏其惡延齡欲斥廢薦會遣使冊

回鶻毘伽懷信可汗使薦至回鶻還爲監吐蕃賛普死擢工部侍郎爲弔祭使次赤嶺被病卒吐蕃傳其柩以歸贈禮部尚書謚曰憲子又新別有傳

王仲舒

王仲舒字弘中并州祁人少客江南與梁肅楊憑游有文稱貞元中賢良方正高第拜左拾遺德宗欲相裴延齡與陽城交章言不可俄遷禮部考功員外郎奏議詳雅坐累爲連州司戶參軍再徙荆南節度參謀元和初召爲吏部員外郎知制誥楊憑得罪斥去

無敢過其家仲舒屢存之將直憑究貶峽州刺史毋喪解服除爲婺州刺史州殍旱人病死幾空居五年里閭增完稅宗立召爲中書舍人旣至視同列率新進少年居不樂宰相聞之除江西觀察使初江西推酒利榖數斛易斗酒仲舒罷酤錢九十萬有爲佛老法輿浮屠祠屋者皆驅出境卒于官年六十十二

獨孤及

獨孤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爲兒時讀孝經父試之曰兒志何語對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宗黨奇之

天寶末以有道舉高第代宗以左拾遺召旣至上疏陳政俄改太常博士或言景皇帝不宜爲太祖及禘禮條上諡召謹盧奕郭知運等得褒貶之正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歲旱鄰郡牏亡什四以上舒人獨安以治課加司封郎中徙常州甘露降其廷卒及喜鑒拔後進如梁肅高參崔元翰陳京唐次齊抗皆師事之晚嗜琴有眼疾不肯治欲聽之專也

顧少連

顧少連字夷仲蘇州吳縣人舉進士擢上第以拔萃補登封主簿邑有虎孽民患之少連命塞陷穽獨移文嶽祠虎不爲害御史大夫于頎薦爲監察御史歷吏部侍郎裴延齡方横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連抜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改京兆尹先是京畿租賦薄厚不能一少連以法均之遷吏部尚書封本縣男徙兵部爲東都留守卒年六十二始少連攜少子師閔奔行在有詔同止翰林院車駕還授同州參軍

韋夏卿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大曆中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授高陵主簿累擢給事中出爲常蘇二州刺史徐州節度使張建封疾甚詔夏卿爲徐泗行軍司馬且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徐軍立其子愔爲留後召夏卿爲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寄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毀懷不受執誼大慙爲東都留守辭疾改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四夏卿與齊映穆贊贊弟員友善雖同游終年不見其喜慍所辟士如路隋張賈李景儉等至宰相

李遜

李遜字友道始署山南東道掌書記累遷濠州刺史初濠州兵謀殺其將陽騰騰走楊州因戕騰家遜至鐫諭利害衆釋鎧自歸擢浙東觀察使當貞元初福建軍亂前觀察使奏益兵三千屯于境以折閩衡遂為長戍幾二十年遜著事即停其兵入為給事中故事天子以畸日聽政對群臣遜奏陛下求治宜晨以日憲宗悅從之遷戶部侍郎代嚴綬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時方討蔡析山南東道為兩節度以韋鄧隋

三州授高霞寓得專攻討而遜督襄復郢均房五州役霞寓戰不勝言為遜所撓下遷久乃為忠武節度使時吳元濟始平遜召會大衆申嚴約束衆遂安長慶初幽鎮繼亂遜首建誅討計不聽詔以兵萬人會行營即日上道先諸軍至為刑部尚書卒年六十三

羅珦

羅珦越州會稽人寶應初詣闕上書授太常寺大祝曹王皋領江西荊襄節度使常署幕府累遷副使皋卒軍亂劫府庫珦取首惡十餘人斬以徇環棘廷中俾投所劫庫物一日皆滿乃貰餘黨召為奉天令擢廬州刺史政教簡易有芝草白雀淮南節度使杜佑上治狀賜金紫服再遷京兆尹累封襄陽縣男卒

薛珏

薛珏字溫如河中寶鼎人以蔭為懿德太子廟令累遷乾陵臺令歲中以清白聞課第一改昭應令遷楚州刺史初州有營田別戶三千備刺史廝役珏至悉條去之租入贏異時觀察使惡其潔誣以罪左授峽州刺史建中初德宗命使者分諸道察官吏升黜為

而李承狀珏之簡趙贊言其廉盧翰稱其肅書奏閤於是拜中散大夫賜金紫入為司農卿為京兆尹珏剛嚴曉法坐善竇參改太子賓客出為嶺南觀察使卒子存慶字嗣德及進士第五遷給事中與韋弘景封駁詔書時稱其直劉總以幽州歸穆宗謂宰相曰必用薛存慶至鎮疽發背卒

戴叔倫

戴叔倫字幼公潤州金壇人師事蕭穎士為門人冠劉晏管鹽鐵表主運湖南至雲安楊惠琳反馳客劫

之曰歸我金幣可緩死叔倫曰身可殺財不可奪乃
捨之嗣試守撫州刺史民歲爭溉灌爲作均水法獄
無繫囚俄即眞朞年詔書褒美封譙縣男弁狀劉滋
執政叔倫勸以屯難未靖金穀之司不輕易人耿等
重其言遷容管經畧使綏徠夷落威名流聞德宗嘗
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代還卒于道年五十八

徐申

徐申字維降京兆人擢進士第王臬討李希烈檄申
以長史行刺史事任職辦泉表其能遷韶州刺史韶

自兵興四十年刺史以縣爲治署而令丞雜處民間
申按公田之廢者募人假牛犂墾發以所收半畀之
田久不治故肥美歲入凡三萬斛諸工[illegible]所廩受釆
有差乃徙治故州遷合州刺史踰年進嶺南節度使
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
賸索商賈饒盈劉闢反表增兵卒五千備馬援故道
蹊蠻抵嶽擄闕不備詔可封東海郡公詔未至卒

郗士美

郗士美字和夫兗州金鄉人父純字高卿舉進士拔
萃制策皆高第張九齡大邑數稱之自拾遺七遷至
中書舍人處事不回爲宰相元載所忌遂辭疾深東
都號伊川田父十年不出德宗立崔祐甫輔政召爲
太子左庶子不拜以老乞身士美年十二通五經史
記濮嘗皆能成誦父友蕭穎士顏眞卿柳芳與相論
繹嘗曰吾曹異日當交二郗之間矣未冠爲陽翟丞
佐李抱眞潞州幕府久乃進房州刺史黔中經畧觀
察使溪州賊向子琪以衆八千咀上剽掠士美討平
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封高平郡公遷京兆尹鄂岳

節度使昭義自抱眞以來皆武臣私廚月費米羊酒
潞人困甚士美至悉去之又盧從史時日具三百人
膳以餉牙兵士美亦罷之討王承宗也遣大將王獻
督萬人爲前鋒獻恣橫逗撓士美即斬以徇大破賊
會詔班師後爲忠武節度使卒

薛平

薛平字坦塗年十二父爲磁州刺史喪軍以喪歸宿
衛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擢爲汝州刺史王師討蔡授
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

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弘泰
往請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他地
疏道二十里以釃水悍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未幾
復帥鄭滑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
軍徙平爲節度使王庭湊圍牛元翼棣州危詔平出
援遷尚書右僕射封魏國公拜河中絳隰節度使召
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辞從守順之以蔭授左
清道率遷汾州刺史隄文谷濾河二水引溉公私田
汾人利之徙濮州山東大水詔趙傑爲賑卹使傑奏

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

裴佶

裴佶字弘正第進士補校書郎判高等授藍田尉德
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爲京兆政刻急本曹尉
韋重規疾不敢免佶請代役要如程當時稱其義帝
李梁佶奔見行在授補闕李懷光以河中叛佶建議
請討帝深器之詔用盧杞爲饒州刺史與諫官執不
可歷遷諫議大夫黔中觀察使卒日文爲吏獠所逐
詔佶代之部吏安服歷同州刺史遷尚書右丞改吏
部侍郎以疾爲國子祭酒工部尚書卒

裴諝

裴諝字士明擢明經調河南參軍事累遷京兆倉曹
參軍母喪居東都會史思明亂逃山谷間思明故爲
寬將德寬舊恩且聞諝名遣捕騎跡獲之喜甚呼爲
郎君僞授御史中丞賊殘殺宗室諝陰緩之全活者
數百人又嘗疏賊虛實於朝事泄思明恨竄危死而
免賊平遷考功郎中數燕見奏事代宗幸陝諝徒步
追赴行在將擢御史中丞爲元載沮却故拜河東租

庸鹽鐵使拜左司郎中數訪政事載惡之出爲虔州
刺史歷饒廬亳三州德宗即位時大行將葬陵事禁
屠殺尚父郭子儀家奴宰羊諝列奏帝謂不畏强禦
譽之或曰尚父有社稷功豈不爲庇之諝笑曰非君
所知尚父方貴盛上新即位必謂黨附者衆今務其
細過以明不恃權耳諝惡法吏舞文或挾宿怨爲重
輕因獄官箴以諷坐貶闔州司馬俄進兵部侍郎
至河南尹凡五世爲河南諝視事未嘗敢當正處以
寬厚和易爲治不鞫人以贓卒年七十五

陸淳

陸淳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世居吳與春秋師事趙匡匡師啖助淳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史淳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淳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淳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講學何可及他淳惶懼出執誼未敗時淳病甚太子已即位

爲臨問加禮卒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若武元衡不爲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竇群劾禹錫挾邪亂政群即日罷韓皐素貴不肯親叔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進退視愛惡重輕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吹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餘篇于是武陵夷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宰相哀其才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异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

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卒無嗣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錫作玄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猿狖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嘆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廿四年過之無

復一存惟兎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
薄其行俄分司東都宰相裴度薦爲禮部郎中集賢
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徙汝同二州遷太子賓
客復分司會昌時加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德
宗棄天下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奕得通籍叔文北
海人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
河東柳宗元以爲信然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爲中書令

得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
山後徙于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府兵
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
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
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
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
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
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
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
倣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
僕當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
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疾可得乎又詒京兆
尹許孟容曰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
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
一日然亦有大故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
之著書者皆是也然衆畏其才高故無用力者元和
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謂其累欲
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爲禹錫請因改

連州世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旣沒柳人懷
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韓愈
因碑以實之云

杜黃裳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狼驕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命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恭不遷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卒黃裳請乘其未定分之帝不從後討之勞費頗甚卒如裳討貞元末拜太子賓客居常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壻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即拂衣去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同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憸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蜀平群臣賀憲宗目黃裳曰是卿之功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削損諸侯則天下治帝以黃裳言忠納之由是平夏翦蜀藏蔡復兩河以機采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撫中興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初李師古跋扈憚黃裳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使者未敢遽送伺候累日有綠輿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終身不敢改節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捲力營救既死表還其櫬墓爲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謹然除吏不甚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坐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按故吏具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載弟勝字賦卿寶曆初擢進士第宜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出爲天平節度使

李吉甫

李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
初爲太常博士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
寶後中宮虞卹禮廢缺吉甫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
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爲明州長史
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爲忠州刺史使甘
心焉既至置怨與結懽人益重其量憲宗立入翰林
爲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甫
獨請宜絶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
請用韓滉故事領盬鐵又求宣歙鬬吉甫對若益以

盬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也帝寤乃以李巽爲
盬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弁州兵與崇
文趨果閬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礪復請大臣爲
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帥不復盡力矣
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誠許
盟則南詔怨望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專恣
通賂吉甫劾之伏誅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
吉甫同平章事吉甫常病方鎮彊恣至是爲帝從容
言使屬郡刺史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

叔文時選任猥冗吉甫始簿其員人得叙進官無留
才又度李錡必反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韓弘在汴
州多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爲掎角則賊不戰而
潰從之詔下錡衆鬬徐粲兵與果斬錡降以功封贊
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
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鎭裴均以尚書右
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湜等對策指擿權
彊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使然
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

書竇群羊士諤呂溫薦群爲御史中丞群即奏士諤
侍御史溫知雜事吉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群等
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群捕醫者劾吉甫
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群等皆貶而吉甫亦固
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爲淮南節
度使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垍病
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
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八年回鶻引兵
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

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足虞也既而果
邊患妄言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
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
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
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
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元濟擅立吉甫
以內地無脣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
意合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群帥俘
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

年五十七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諡
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厎治引薦賢士
大夫褒忠臣後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劍南屢言
元衡材宜還爲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釆而稍脩
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初政事堂會
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
俗禁忌何足疑耶撤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
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前卒一歲熒惑掩太微上相
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子德修亦有志操次
子德裕

杜佑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
一時俊傑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
去官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
官信安郡王禕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度支判官自
代州都督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
律乞歸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使故拜希望鄯
州都督知留後驅傳度隴破鳴莽衆斬千餘級進拔

新城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居數歲錫累金
帛豐餘宦者牛僊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驩苔曰以
貨藩身吾不忍僊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
徙西河而僊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昇金者皆得罪
佑以蔭補濟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
甫元甫以故人子待之不失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
能決試訊佑佑爲辨處元甫奇之楊炎輔政後爲畋
度支兼和糴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剸决以戶部侍
郎判度支建中初盧杞當國惡之出爲蘇州刺史時

刺史母喪解佑母疾詐不行改饒州俄出為嶺南節
度使朱崖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
右丞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軍亂詔佑檢校尚書右
僕射討定之十九年拜同平章事於是王叔文為副
佑既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叔文欲搖東宮與
佑為助佑不應乃謀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巽以
自副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為亂諸
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為無良邊臣有為而叛上疏諫
與師廉餘乞致仕不聽固乞骸骨帝不得已許之元

和七年卒年七十八佑為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
人皆愛重之方漢胡廣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
以妾為夫人有所蔽云

權德輿

權德輿字載之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德宗聞其才
召為左補闕正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大水德輿建
言天下大計仰於東南宜擇群臣明識通方者持節
勞徠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佞
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疏奏不省遷起居舍
人兼知制誥時帝親攬庶政重除拜德輿獨直兩省
乃上書言愛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
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凡三歲
覈品詳諦十九年大旱德輿上陳闕政憲宗元和初
拜禮部尚書同平章事帝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
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李吉甫再秉政帝又用
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於治事巨細悉責宰相吉
甫絳論爭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遷言亟辯德輿從容
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為東都留守卒謚曰文德輿

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詩嘗著論辨漢所以亡
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

裴垍

裴垍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
策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
鄭珣瑜委垍校辭判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為學士
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垍曰我落魄
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月人物吾情不及知且宰
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垍即疏三十

許人吉甫藉以爲於朝天下翕然稱得人坐覆視皇
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部侍郎吉甫
罷乃拜垍同平章事吐突承璀自東宮得侍恩顧親
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垍誠使勿言帝在殿中常呼
垍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監軍許遂振所
誣詔授冗官垍曰以一中人誹藩臣陛下之法安在
更授美官廢綏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光垍劾其
懦以李鄘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方厲銳擬逆意
必取之又承璀每欲撓垍權因探帝意自請往於時

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垍固爭久之卒用承璀謀
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垍奏承璀首
謀無功乃罷所領兵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
惟垍獎勵使盡言垍爲學士時引李絳崔群與同列
及柄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中丞皆
踵躡爲輔相號名臣五年暴風痺乃罷爲兵部尚書
垍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
吉甫復用銜之乃徙太子賓客卒

李藩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
名於時藩少沈靖有檢局父喪家本饒財姻屬來
弔有持去者不皆問益務施與居數年家盡年四十
餘困廣陵間不自振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
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辭去後果獲
眞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建封卒濠州刺
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宜速還否則以法
劾君兼銜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
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曰

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
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邀
藩與相見當即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
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爲
俳說吏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累擢吏部郎中坐
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勑尾批
卻之吏驚請聯他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勑耶裴垍
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同平章事河
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鍔可兼宰相

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即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謚曰貞肅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垍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韋貫之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父肇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秘書少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謚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爲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郗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居貧啖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笏示所知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或者喜以告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爲監察御史舉其弟纁自代及爲右補闕纁代爲御史宰相杜佑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群持不可換左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爲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他官遷禮部員外郎新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與進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爲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宰相裴垍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以進退決請乎改禮部侍郎嘗從容奏曰

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所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擇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鎭州專力淮西皇甫鎛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柰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顗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穆宗立即拜湖南

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二諡曰文貫之沈厚寡言與人交終歲無款曲不爲偽詞以悅人爲右丞時內僧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裴均子持萬縑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遺故家無羡財

鄭餘慶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榮陽人三世皆顯官餘慶擢進士第嚴震辟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擢庫部郎中爲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貞元十

四年拜同平章事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即其官復拜同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由是四方貨餉奔委之弟泳至官刺史杜佑鄭絪執政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贓敗帝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餘慶引韓愈李程爲副崔郾陳佩楊嗣復庾敬休爲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詳衷封榮陽郡公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與從父絪家昭國坊絪第在南餘慶第在北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本名涵避玄宗故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餘慶爲僕射避除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文宗立入翰林爲侍講學士累進尚書左丞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澣嗣完之以戶部尚書召未拜卒年六

十四子處誨從讜允知名處誨字廷美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誨謂未詳更撰明皇雜錄爲時盛傳

鄭珣瑜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榮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

官人拜侍御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
貞元初詔擇十省郎治畿輔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
令明年進饒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
為河南尹未入境會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
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
禮歟不聽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運百姓不
知餽運勞役以吏部侍郎召進同平章事李實為京
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之順宗立即遷吏部尚
書王叔文起州吏為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黨人

操撓政權帶執誼為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
書見執誼值吏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
叱吏吏走入白執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
高郢輟饔以待頃之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嘆曰吾
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馬歸臥家不出七日罷為吏
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

高郢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為衛州人父伯
祥為好畤尉安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
代賊義弁貸之寶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為太后營章
敬寺郢以白衣上書諫曰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為有
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不為有功之功
故功莫大不為可名之名故名莫厚陛下之營作臣
竊惑之以茂才異行高第累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為
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奏抵死郢引救甚力
李懷光引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
乘輿懷光反方銳不聽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群將未
集郢恐為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會懷光子璀偵

郢郢因審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璀
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廷英謀間
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詰郢抗對
無所慍隱觀者為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
撫屍而哭懷光已誅李晟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
拜主客員外郎進刑部侍郎貞元末擢同平章事順
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
監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為華州刺史政尚仁
靜初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

州仍歲餉其糧鄆奏罷之數月改兵部尚書右僕射致仕卒鄆之相也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稱疾不出鄆未有所建白俄與珣瑜同免故議者貿珣瑜而咎鄆子定

蔣乂

蔣乂字德源常州義興人徙家河南祖瓌開元中弘文館學士父將明天寶末辟河中使府安祿山反以計佐其帥全弁潞等州兩京陷被拘乃陽狂以免乂性銳敏七歲時見庾信哀江南賦再讀輒誦外祖吳

兢位史官乂幼從外家學得其書博覽强記逮冠該綜群籍有史才楊綰尤稱之將明在集賢值兵興圖籍殽舛白宰相請引乂入院助力整比宰相張鎰亦奇之署集賢小職乂料次踰年各以部分得善書二萬卷再遷王屋尉充太常禮院修撰貞元九年擢右拾遺史館修撰張孝忠子茂宗尚義章公主母亡遺言丐成禮帝念孝忠功即日召爲左衛將軍許主下降乂上疏以爲未有奪喪尚主者十八年遷起居舍人轉司勳員外皆兼史任詔兼判集賢院事父子爲學士儒者榮之遷兵部郎中與樊冑之許孟容爲制勅三十篇爲開元格後勅與獨孤郁韋處厚修德宗實錄遷右諫議裴垍罷宰相而李吉甫惡垍以嘗監修故授乂太常少卿久之遷秘書監封義興縣公卒年七十五乂在朝廷久居史職二十年每有大政事議論宰相未能決必咨訪之嘗疏裴延齡罪惡及拒王叔文當世高之子偕以父任歷右拾遺史館修撰轉補闕主客郎中初柳芳作唐曆大曆以後闕而不錄宣宗詔崔龜從韋澳李荀張彥遠及偕等分年撰

次盡元和以續云累遷太常少卿大中八年與盧耽牛叢王渢盧告撰次文宗實錄蔣氏世稱儒雖仲及孫子兆能以辭章登進士第三世踵修國史

沈既濟

沈既濟蘇州吳人經學該明吏部侍郎楊炎雅善之既執政薦既濟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遺史館修撰德宗立銳于治建中二年詔分置待詔官得罪既濟上貶處州司戶參軍後入朝位禮部員外郎卒撰建中實錄子傳師字子言能治春秋工書有楷法少爲杜

佑所器貞元末舉進士時給事中許孟容禮部侍郎
權德輿樂輓轂士號權許德輿稱之于孟容遂擢第
復登制科授太子校書郎直史館翰林缺承旨次當
傳師穆宗欲面命辭稱疾出帝遣中使召李德裕素
與善開曉諄切終不出遂以本官兼史職俄出為湖
南觀察使寶曆二年入拜尚書右丞復出江西觀察
使徙宣州傳師於吏治明吏不敢罔所涖以廉靖聞
入為吏部侍郎卒年五十九傳師吏二鎮十年無書
賄入于家其僚佐如李景讓蕭寘杜牧極當時選云

盧綸

盧綸字允言河中蒲人避天寶亂客鄱陽大曆初數
舉進士不入第元載取綸文以進補閿鄉尉累遷監
察御史輒稱疾去坐與王縉善久不調渾瑊鎮河中
辟元帥判官嘗朝京師是時舅韋渠牟得幸德宗表
其才召見禁中帝有所作輒使賡和異日問渠牟盧
綸李益何在答曰綸從渾瑊在河中驛召之會卒綸
與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耿湋夏侯審
李端皆能詩齊名號大曆十才子憲宗詔中書舍人
張仲素訪集遺文文宗尤愛其詩問宰相綸文章幾
何亦有子否李德裕對綸四子簡能簡辭弘正簡求
皆擢進士第仕臺閣帝遣中人悉索家笥得詩五百
篇以聞中孚鄱陽人官戶部侍郎翃字君平南陽人
侯希逸表佐淄青幕府罷十年不出李勉在宣武復
辟之俄以駕部郎中知制誥時有兩韓翃其一為刺
史宰相請孰與德宗曰與詩人韓翃終中書舍人起
吳興人天寶中舉進士與郎士元齊名時語曰前有
沈宋後有錢郎終考功郎中曙字文初廣平人從韋

皋守劍南終虞部郎中發晉卿子終都官員外郎峒
終右補闕湋右拾遺審侍御史端趙州人始郭曖尚
昇平公主主賢明有才思尤招納士故端等多從曖
遊曖嘗進官大集客端賦詩最工錢起曰素為之請
賦起姓端立獻一章又工于前客乃服主賜帛百後
移疾江南終杭州司馬

歐陽詹

歐陽詹字行周泉州晉江人其先皆為本州州佐縣
令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雖能通文書吏事不肯

北宮及常袞罷宰相爲觀察使始擇縣鄉秀民能文辭者與爲賓王鈞禮遊觀饗集必與里人矜耀故其俗稍相勸仕初詹與羅山甫同隱潘湖往見袞袞奇之舉進士與韓愈李觀李絳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皆天下選時稱龍虎榜閩人第進士自詹始與愈友善詹先爲國子監四門助教率其徒伏闕下舉愈博士卒年四十餘崔群哭之甚愈爲詹哀辭

韓愈

韓愈字退之鄧州南陽人七世祖茂有功於後魏封安定王父仲卿爲武昌令有美政終祕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會卒嫂鄭鞠之愈讀書擢進士第會董晉爲宣武節度使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去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建封辟府推官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有惠愛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遷職方員外郎復爲博士既才高數黜官又下遷乃作進學解以自諭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功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使諸軍按視及還與宰相議不合愈奏言賊可滅在朝廷斷與不斷耳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爲裴均所厚改太子右庶子及度奏愈行軍司馬命請先入汴說韓弘使協力元濟平遷刑部侍郎憲宗遣使者往鳳翔迎佛骨入禁中愈上表切諫帝大怒持示宰相將抵以死裴度崔群力救乃貶潮州刺史帝欲復用之皇甫鎛素忌愈直改袁州刺史初愈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

有鱷魚食民畜産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一羊一豚投谿水作文而祝之祝之夕暴風震電起谿中數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爲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悉計庸得贖所沒歸之父母七百餘人因與約禁其爲隸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衆皆危之元稹言韓愈可惜穆宗亦悔詔愈度事從宜無必入愈至廷湊嚴兵迓之甲士陳廷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爲有將

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邪廷湊慮衆變疾麾使
去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爲愈曰神策六軍將如牛元
翼者爲不乏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
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
圍出廷湊不追愈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
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遂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
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紳果劾奏愈愈以詔
自解其後文刺紛然宰相以臺府不協遂罷愈爲兵
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帝得留愈亦復爲

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
文愈性明銳不詭隨與人交始終不少變成就後進
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愈官顯稍謝
遣凡內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孤女而卹其家嫂
鄭喪爲服朞以報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十篇皆奧
衍閎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

李翱

李翱字習之後魏尚書左僕射沖十世孫中進士第
始調校書郎累遷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常
請史官記事不得實又條興復太平大略再遷考功
員外郎初諫議大夫李景儉表翱自代景儉斥翱下
除朗州刺史久之召爲禮部郎中翱性峭鯁見宰相
李逢吉面斥其過失逢吉詭不校更表爲廬州刺史
入爲諫議大夫知制誥改中書舍人栢耆使滄州翱
盛言其才耆得罪左遷後歷遷山南東道節度使卒

孟郊

孟郊者字南野湖州武康人少隱嵩山愈一見爲忘
形交年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縣有投金瀨平陵

城林薄蒙翳下有積水郊閒往坐水旁裴回賦詩而
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假尉代之分其半奉鄭餘慶爲
東都留守署水陸轉運判官餘慶鎮興元奏爲參謀
卒年六十四

張籍

張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第進士爲太常寺太祝久
次遷秘書郎愈薦爲國子博士歷水部員外郎主客
郎中當時有名士皆與游而愈賢重之籍爲詩長於
樂府多警句仕終國子司業

皇甫湜

皇甫湜字持正睦州新安人擢進士第爲陸渾尉仕至工部郎中卞急使酒數忤同省求分司東都留守裴度辟爲判官度修福先寺將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怒曰近捨湜而遠取居易請從此辭度謝之湜即請斗酒飲酣援筆立就度贈以車馬繒綵甚厚湜大怒曰自吾爲顧況集序未嘗許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縑何遇我薄邪度笑曰不羈之才也從而酬之湜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斂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杖未至齧臂血流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湜大驚每旦日出騎弱馬從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毋使婢探囊中見所書多即怒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耳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辨然卒亦不就爲協律郎卒年二十七與游者權璩陽敬之王恭元每譔著時爲所取去賀亦早世故其詩歌傳者鮮焉

盧仝

盧仝居東都愈爲河南令愛其詩厚禮之仝自號玉川子嘗爲月蝕詩以譏切元和逆黨愈稱其工時又有賈島劉義皆韓門弟子

賈島

賈島字浪仙范陽人初爲浮屠名元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後不得出島爲詩自傷愈憐之因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當其苦唫雖逢值公卿貴人皆不之覺也一日見京兆尹跨驢不避譊詬之久乃得釋累舉不中第文宗時坐飛謗貶長江主簿會昌初以普州司倉參軍遷司戶未受命卒年六十五

劉義

劉義者亦一節士少放肆爲俠行因酒殺人亡命會赦出更折節讀書能爲歌詩聞愈接天下士步歸之樊宗師見爲獨拜能面道人短長後以爭語不能下賓客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得耳不若與劉君爲壽愈不能止

李觀

李觀字元賓貞元中舉進士宏辭授太子校書郎卒年二十九觀屬文不旁沿前人時謂與韓愈相上下及觀少夭而愈後文益工議者以觀文未極愈老不休故卒擅名陸希聲以為觀尚辭故辭勝理愈尚質故理勝辭雖愈窮老終不能加觀之辭觀後愈死亦不能逮愈之質云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之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於有司發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焉亦由食魚遇鯖持肉偶膜皮子世錄著之於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又請孟子為科舉書曰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咸通十年崔璞守蘇辟日休為軍事判官與陸龜蒙為友著鹿門隱書數十篇子光業字文通為吳越相孫燦官鴻臚寺卿

唐列傳卷之二十三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貞元初擢進士第以宏辭補校書郎舉賢良方正異等調河陰尉遷監察御史論權嬖梗切出為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奏為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田弘正效魏博六州於朝憲宗遣度宣諭弘正知度為帝高選故郊迎趨跽受命且請徧至屬州布揚天子德澤魏人由是歡服進御史中丞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邽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構寰出醜言送詔獄當大不恭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愈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帝色霽乃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且薦李光顏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已害元衡又擊度議者欲罷度安二鎮反側帝怒不許度亦以權綱未張王室陵遲常憤慨

無死所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伏拜同平章事
始德宗告尚苛伺中朝士相遇金吾輒飛啟宰相至
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宜延天下髦英咨籌策建
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時討蔡數不利十二年
宰相逢吉涯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
帝偏目度留曰果爲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
與賊偕存初逢吉忌度帝惡居中梗沮出之外度亦
郾城旁諸軍宣朝廷厚意是時諸道兵悉中官統監
度奏罷之未幾李愬夜入縣瓠城縛吳元濟以獻度

以功進晉國公復知政事程异皇甫鎛以言財賦幸
進度三上書極論不可帝不納蔡平王承宗懼
與道辨士柏耆賫說乃獻德棣二州納質子又韓弘
權入覲始判滄景德棣爲一鎮朝廷命帥而承宗弟
乃離李師道怙疆度辭勸帝誅之乃詔宣武義成武
寧橫海四節度會田弘正致討帝嘗語臣事君當勵
善底公朕惡夫樹黨者度曰君子小人以類而聚未
有無徒者在陛下觀所行則辨已而卒爲鎛异所構
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進檢校司空朱克融王廷

湊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顓結宦官
魏弘簡求執政惲度復當國因經略軍事數居中持
褫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即上書痛紊稹過惡帝不得
已罷弘簡稹近職俄相稹宰相以度守司空平章事
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罷度兵權衆心會中
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居東人人失望帝悟詔度
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始陳二賊所以受命無功昇
陳所以入覲忘蹙流涕始議者謂度無與援且久
外爲奸倹排抑慮帝不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勁

卓然當天子意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會昭
義監軍劉承偕慢劉悟衆軍譁怒執承偕悟拘以聞
帝怒問度何施而可度頓首謝藩臣不與政辭不對
帝彊之度曰必欲收忠義心使帥臣死節獨斬承偕
則四方群盜懾然服膺矣帝曰顧太后養爲子且我
何愛更言其次度曰投諸荒裔可乎帝曰可悟果出
承偕昭義遂安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群諸軍盤互
河北進退未一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
侍郎平章事僉俠側目謂李逢吉險賊善謀可以擠

度共諷帝自襃暢召逢吉還拜兵部尚書度居位册
閱月果為逢吉所間罷為左僕射帝暴風眩中外不
聞問者凡三日度數請到內殿求立太子翌日乃見
帝遂立景王為嗣逢吉既代相忌有以芽孽之引所
厚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張權輿等內結宦官種文黨
醜沮日聞乃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
湊居元翼之家敬宗羞慨歎宰輔非其人學士韋處
厚上疏為度帝感悟於是復度兼平章事寶曆二年
度請入朝逢吉黨大懼權輿作偽謠欲以傾度天子

獨能明其誣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
諫不納度言因止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
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在
所禁塞朱克融執賜衣使者楊文端詭言慢已并訴
所賜濫惡又伺假度支帛二十萬匹不者軍必有變
且請遣工五千助治東都須天子東巡帝恐患之欲
遣重臣臨慰度曰陛下無庸遣重使第以詔書言中
人保騎須還我自責譴春服不謹方詰有司所上工
宜即遣已詔在所供擬此則賊謀窮矣陛下若未應

然則吝宮室營繕既有序毋遣工為重勞朝廷緣召
發乃有賜予朕無所愛銜與范陽體不可爾帝曰善
用度次第克融聽命歸文端未幾軍亂殺克融帝崩
定策誅劉克明迎立江王是為文宗加門下侍郎李
全略死子同捷求襲滄景軍度發討平之即陳調兵
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奏可太和四年詔進
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度自見功高位極不能無慮稍
詭跡避禍於是牛僧孺李宗閔同輔政媢度勳業久
居上欲有所逞乃共訾其跡損短之因度辭位即白

帝進兼侍中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留
守俄加中書令李訓之禍宦官肆威以逞凡訓注宗
姻賓客悉收逮訊報苛慘度上疏申理全活數十姓
時閹豎擅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
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繚幽勝午橋作
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激波其下度野服蕭散
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歡不問人
間事而帝知度年雖艾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
問度安否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年辭趣

上道度乃之鎮易定節度使張茂昭卒軍中將立其子
元益度遣使曉譬禍福元益懼束身歸朝三年以病
丐還東都眞拜中書令度薨年七十六謚文忠度退
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
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若
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爲天
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五子識諗知名諗籍蔭
累官考功員外郎宣宗思度勳署故用諗有加爲翰
林學士適會帝幸其院取御奩果以賜諗舉衣聚受

帝顧宮人取巾裹賜之後爲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
黃巢盜國迫以僞官不從遇害識字通理推蔭補京
兆參軍累擢大理少卿王師討劉稹爲供軍使累晉
國公半封爲涇原節度使時蕃酋恐熱上三州七關
列屯分守宣宗擇名臣以識帥涇原半誠帥邠李福
帥夏州帝親臨遣加檢校刑部尚書徙靈武等軍靈
武地斥鹵無井識禱祠而鑿之果得泉歷六節度所
蒞皆有可述卒

鄭絪

鄭絪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
賞帥劍南署掌書記入爲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
中書舍人德宗自興元還寵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
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
以監軍爲中尉竇文場恃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
比絪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
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陛下特以寵文場邪
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
詔并罷統軍白麻矣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

人用事權震中外懼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絪草
立太子詔絪不請輒書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意乃
定憲宗即位拜同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
與王承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
東李吉甫密譖絪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
士李絳語其故絳曰絪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
彘猶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
陛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
度彊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絪絪常默默居位四

年罷爲太子賓客文宗太和中以太子太傅致仕卒
年七十八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
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爲華原令移疾去德宗欽其才
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
職擢爲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眞宰相
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爲黨拒不納劉禹錫求
爲判官元衡不與憲宗元和二年拜同平章事兼判

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眷禮信任異它相
浙西李錡求入覲既又稱疾欲賒其期帝問宰相鄭
絪絪請聽之元衡不可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
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
詔元衡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封臨淮郡公元衡至綏
靖約束儉已寬民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
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吉甫卒淮蔡用
兵悉以機政委之會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
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怒數上章誣詆未
幾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
燭射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鬬不勝皆駭走遂害
元衡批顱骨持去帝震驚贈司徒謚曰忠愍弟儒衡
字廷碩元衡歿帝待之益厚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
制誥皐甫鎛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天子儒衡疏
其狀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
忌之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衡鄙厭
之會食瓜蠅集其上儒衡彈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
集於此一坐失色然以疾惡太分明終不至大任以

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

李絳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
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舉取其貲絳與
裴垍諫願賜本道貸貧民租稅制可帝嘗稱太宗玄
宗之盛絳對以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帝曰比諫官
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出其尤者若何絳曰
此非陛下意必憸人以此熒誤上心初吐突承璀討
王承宗無功還加開府儀同三司絳奏承璀喪師當

抵罪又數論宦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進中書舍人
烏重胤縛盧從史而承璀牒昭義留後絳曰澤潞
據山東要害磁邢洺跨兩河閒可制其命宜以孟
化陽為澤潞而以重胤節度三城帝從之六年還户
部侍郎帝以户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荅曰臣乃為
陛下謹出納烏有羨獻哉帝欲遂以為相而承璀毁
短乃出承璀淮南節度監軍翌日拜同平章事江淮
歲儉民流饑有御史還奏不為災帝以語絳荅曰御
史苟悅陛下耳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

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賈誼以為措火
積薪下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畧渠便高枕而
臥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魏博田季
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
然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蓄威以俟之俄而
田興果立以魏博聽命帝拜興節度使絳請賜錢以
賞其軍帝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絳極言以陳其害
絳居中介特尤為左右所不悅王播為鹽鐵使而事
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

羨餘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拜位獻不入禁中吐
蕃犯涇州掠人畜絳因言邊塞虛籍多實兵少請分
隸本道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為言議遂寢嘗
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
唯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
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
當為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為宰
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
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

安敢與官時以為名言時教坊使稱密詔閱良家子
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入言于帝乃悉歸
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為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璀於淮
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强其憂有
五十年出為華州刺史承璀田多在部中主奴橫民
絳捕繫之入為兵部尚書毋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
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鎛惡絳故薄其恩議者不直鎛
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敗絳率其
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

御史中丞王播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
相李逢吉右播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
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
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
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
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
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
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殁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
存約薛齊皆死事閒諫官崔戎等列絳冤册贈司徒

謚曰貞子璋字重禮大中初擢進士第咸通中累官
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

李鄘

李鄘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李懷光辟
致幕府懷光反河中鄘與母妻陷焉因紿懷光以兄
病臥洛且葬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鄘
私遣之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朝
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鄘詞氣不撓三軍爲感動
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
言不用罷歸洛中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
封子愔主軍務會以鄘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
軍愔即上表謝罪釋兵馬留後鄘曰非詔命安得輙
稱之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元和初京師多盜賊
復拜京兆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
撓沮之鄘以兵二萬分壁鄆境天子憂財乏使程异
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鄘素富彊即籍府庫留
一歲備餘盡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然鄘倡之
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鄘以剛嚴治相禮憚

然厚善璀歸數稱薦之召拜平章事鄘不喜由宦倖
進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以太子少傅卒鄘彊
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
任而鄘當官以峭法操下在淮南七年其生殺會植
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
亦以此少之

崔群

崔群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
梁肅薦其有公輔之材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校書

郎遷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因論
學士凡奏議侍群署乃得上擧以禁密之言人人當
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正則它學士不得上
言矣閣議見聽府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緡助營開業
佛祠群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元和十二
年同平章事將樂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
帝問宰相絳對曰陛下幸憐其老宜即遣使諭旨若
須出敕即無及矣於是免死群凡啟奏平恕如此時
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群數言其佞

邪不可用又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臣謂罷張九
齡相李林甫則治亂固已分矣帝卒相鎛穆宗即位
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子卿力也群曰此先
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節度使臣起制草
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貴先帝然之則
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卒

白居易

白居易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又徙下邽父季庚爲彭
城令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未冠謁顧況況曰吾謂
斯文遂絕今復得子矣貞元中擢進士拔萃皆中元
和元年對策乙等遷左拾遺請帝歸于頔所獻歌舞
人請帝贖魏徵故第河東王鍔將加平章事居易以
爲宰相天下具瞻鍔誅求百計貌爲羨餘以獻今若
假以名器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所獻與宰相會王
承宗叛帝詔吐突承璀率師出討居易諫唐家制度
每征伐專委將帥後世且以中人爲制將自陛下始
後對殿中論執強梗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
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必斥之絳曰

陛下啟言者路故群臣敢論得失帝悟待之如初俄
有言居易母墮井死而居易賦新井篇言浮華無實
行不可用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能順適所遇託浮屠
生死說若忘形骸者久之入爲主客郎中知制誥穆
宗好畋游獻續虞人箴以諷俄轉中書舍人持節宣
諭田布居易上言李光顏久將有威名裴度爲人忠
勇可當一面匄外遷爲杭州刺史始築堤捍錢塘湖
鍾洩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其汲文宗
立遷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太和初二李黨事興楊

虞卿與居易姻家而善李宗閔居易惡緣黨人升乃
移病還東都開成物進馮翊縣侯會昌初以刑部尚
書致仕卒年七十五居易被遇憲宗時然為當路所
忌遂擯斥乃放意文酒既復用又皆幼君偃蹇與第
行簡從祖弟敏中友愛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
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
惑浮屠至經月不食葷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吉皎
鄭據劉真盧真張渾狄兼謨盧貞燕集皆高年不仕
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

當時士人爭傳雞林行賈售其國相率篇易一金甚
偽者相輒能辨之初與元稹酬詠故號元白稹卒又
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
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才章
蓋天稟然敏中為相請謚曰文後履道第卒為佛寺
東都江州人為立祠焉

高崇文

高崇文其先自渤海徙幽州七世不異居開元中再
表其閭崇文少籍平盧軍貞元中從韓全義長武
城治軍有聲累官金吾將軍吐蕃三萬寇寧州崇文
率兵三千往救戰佛堂原大破之封渤海郡王全義
入朝留知行營節度後務遷長武城都知兵馬使劉
闢反宰相杜黃裳薦其才詔檢校工部尚書左神策
行營節度使俾統左右神策麟游奉天諸屯兵討闢
乃西自閬中出卻劍門兵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遁
守梓州詔拜崇文東川節度使初闢陷東川執節度
使李康不殺也至是歸康以丐雪崇文數康失守罪
斬之崇文始破賊二萬於城下使驍將高霞寓敗之

凡八戰皆捷賊心始搖大將阿跌光顏與崇文約後
期懼罪請深入自贖乃軍鹿頭西斷賊糧道賊大震
其將李文悅以兵三千自歸仇良輔舉鹿頭城二萬
衆降執闢子方叔婿蘇彊遂趨成都餘兵皆面縛送
款闢走追禽之邢泚已降而貳斬於軍進檢校司空
西川節度副大使南平郡王刻石紀功於鹿頭山詔
同平章事邠寧慶節度使居邠三年戎備整脩卒年
六十四子承簡以崇文平蜀功除嘉王傅裴度征蔡
奏署牙將蔡平詔拜承簡刺史治郾城始開屯田列

防庸瀕渡綿地二百里無復水敗皆爲腴田拜右金吾衛大將軍復節度邠寧屬疾還朝道卒崇文孫斵

范希朝

范希朝字致君河中虞鄉人初事節度使韓游瓌德宗狩奉天以戰守功累兼御史中丞治軍整毅游瓌畏其才將伺隙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帝聞召寘左神策軍貞元四年以游瓌政無狀使代之希朝曰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仄也固讓左金吾衛將軍張獻甫軍中憚獻甫嚴以兵脅監軍使請

於帝必得希朝乃止詔拜寧州刺史邠寧節度副使俾佐獻甫俄遷振武節度使部有党項室韋雜居恣掠放肆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希朝度要害置屯保斥還嚴密鄙民以安至小竊取亦殺無赦虜入憚伏邊州酋長帥至必效橐他駿馬希朝一不納貞元末請朝將節度以事自述職者希朝而已帝悅拜右金吾衛大將軍憲宗立率師討王承宗敗之木刀溝然老病不能有大功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李愬

李愬字元直有籌略善騎射以蔭補協律郎累遷衛尉少卿早喪生母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晟以非嫡敕諸子服緦愬獨號慟不忍晟乃許服縗既練晟免與憲廬墓側服除授太子右庶子出爲坊晉二州刺史憲宗討吳元濟唐鄧節度使高霞寓既敗以袁滋代將復無功愬求自試宰相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以檢校左散騎常侍出爲唐鄧節度使愬以其軍初傷夷士氣未完乃不爲斥候部伍或有言者愬曰賊方安袁公之寬吾不欲使震而備我乃令于軍曰

天子知愬能忍恥故委以撫養戰非吾事也蔡人以嘗敗辱霞寓等又愬名非夙所畏者易之不爲備愬沈鷙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遂擒淮西將丁士良陳光治降吳秀琳李忠義并文城柵命史用誠禽淮西健將李祐而還諸將素苦祐毀請殺之愬以爲客表言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諸將不敢言由是始定襲蔡之謀故謀者反效以情愬益悉賊虛實時李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愬知其隙可乘乃遣從事鄭澥見裴度告師期于時元

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師夜起入蔡州城遂擒元濟檻
送京師二萬衆皆降愬不戮一人其爲賊執事帳內
厨廄厮役悉用其舊使不疑乃屯兵鞠場以俟裴度
至愬以櫜鞬見度將避之愬曰此方廢上下分久矣
請因示之度以宰相禮受愬謁蔡人從觀乃還屯文
城柵有詔進檢校尚書左僕射山南東道節度使封
凉國公帝方經略隴右故徙愬節度使鳳翔李師道
反詔愬代愬師武寧軍旬日踐父兄兩鎮世以爲榮
薰重質得罪被斥愬請賜軍中自效許之乃署爲牙

將愬與戰金鄉破之淄青平會田弘正守鎮州乃以
愬帥魏博長慶初幽鎮亂殺弘正愬素服以令軍曰
魏人富庶而通于天化者田公力也衆皆哭又以玉
帶寶劍遺牛元翼曰此劍吾先人嘗以剪大盜吾又
以平蔡姦今鎮人逆天公宜用此夷之也元翼感動
乃下令軍中勒兵以俟會愬疾甚不能軍詔田布代
之以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愬行已儉約其
昆弟賴家勲貴侈與馬矜室廬唯愬所處乃父時故
院無所增廣始晟克京師市不改肆愬平蔡亦如之

晚歸忽于取士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弟聽字
正思七歲以蔭爲協律郎父更少之不甚敎聽屢使
鞭之晟奇其才長遷辟佐于頔府吐突承璀討王承
宗以聽爲神策行營兵馬使承璀數問聽計卒縛盧
從史遷左驍衛將軍出爲蔚州刺史徙安州會觀察
使柳公綽方討蔡以聽典軍召爲羽林將軍帝討李
師道出聽楚州刺史淮西兵羸弱鄆人素易之聽日
整勒士皆奮卽掩賊不虞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
送欵兼御史大夫徙靈鹽部節度部有光祿渠久廢

聽始復屯田以省轉餉穆宗初立幽鎮反代裴度使
魏兵北討授檢校兵部尚書充河東節度使敬宗嗣
位改義成軍太和初討李同捷而魏州將丁志沼反
擊其帥史憲誠詔聽出援擊殺志沼封凉國公聽常
以賂遺得權幸心故多爲助力未幾拜邠寧節度使
開成初爲河中晉絳隰節度使復拜太子太保卒年
六十一

李光顏

李光顏字光遠葛旃少教以騎射每嘆其天姿驍健

長從爲裨將馬燧曰若有奇相終必光大解所佩劍
贈之討李懷光楊惠琳戰有功從高崇文平劍南數
搴旗陷軍出入若神益知名元和中討蔡擢爲忠武
軍節度使詔以其軍當一面大破賊裴度宣慰諸軍
還爲憲宗言光顏勇而義必立功韓弘素惡光顏忠
力思有以撓蛾之乃飾名姝以遺光顏曰公以君暴
露於外恭進侍者慰君征行之勤光顏徐曰我去室
家久以爲公憂誠無以報德然戰士皆棄妻子蹈白
刃柰何獨以女色爲樂爲我謝公天子於光顏恩厚

誓不與賊同生指心曰雖死不二因嗚咽泣下將卒
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賂使者還之於是士氣益厲
賊悉銳士當光顏而李愬得乘虛入蔡矣賊平入朝
賜與蕃渥帝討李師道徙義成節度許以忠武兵自
隨不三旬再敗賊濮陽斬數千級穆宗立召還加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敬宗初拜司徒卒光光進以沈果
稱從馬燧救臨洺戰洹水有功拜御史大夫代洺二
州刺史賜李姓以光寵之弟兄榮冠當時

烏重胤

烏重胤字保君河東將承玭子也少爲潞牙將盧從
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通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
重胤乃練從史帳下士士持兵合譟重胤叱曰天子
有命從者賞逆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擢河
陽節度使討淮蔡部與李光顏相犄角大小百餘戰
凡三年賊平徙橫海軍建言河朔能拒朝命者蓋刺
史失權鎮將領軍能作福威也臣所管三州輒還刺
史職各主其兵因請廢景州法制脩立時以爲宜文
宗初拜司徒李同捷請襲父位帝方務安靜授同捷

兗海以重胤者將兼節度卒重胤善撫士待官屬有
禮當時有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歿士三十
餘人封股以祭子漢弘嗣爵

馬總

馬總字會元系出扶風少孤窶不妄交遊元和中憲
宗遷安南都護廉靖不撓獠夷安之建二銅柱于漢
故處劖著唐德以明伏波之裔十二年副裴度宣慰
淮西兵元濟誅爲彰義節度留後改彰義爲淮西肆
吏事倥偬書不去前論著頗多卒

劉沔

劉沔字朝宗徐州彭城人沔少孤客范希朝署牙將軍中大會沔挺刀立堂下希朝奇之召謂曰後日必處吾坐希朝卒入爲神策軍太和末擢涇原節度使徙振武開成三年突厥刼營田沔發吐渾契苾沙陀部萬人擊之賊一轉無返者進檢校户部尚書武宗立遷檢校尚書右僕射回鶻冦天德詔以兵據雲伽關虜引去會昌二年又掠太原振武天子使兵部郎中李拭調兵食因視諸將能否拭獨稱沔乃拜河東

節度兼招撫回鶻進屯鴈門關虜冦雲州沔擊之斬七酋將敗其衆以還太和公主功加檢校司空劉稹阻命詔沔南討屯榆社稹平進檢校司徒徙忠武節度使拜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六十五

石雄

石雄徐州人系寒不知其先所來少爲牙校敢毅善戰氣蓋軍中王智興討李同捷牧棣州使雄先驅度河鼓行無前初徐軍惡智興苛酷謀逐之而立雄智興懼變因立功奏除州刺史詔以爲壁州刺史智興由是殺雄素所善百餘人誣雄陰結士撓亂請以軍法論文宗素知其能不殺徙爲陳州刺史党項擾河西召雄隸劉沔軍破虜有勞而難智興久不用會昌初回鶻入寇連年掠雲朔出五原塞下詔雄爲天德防禦副使兼朔州刺史佐劉沔屯雲州即選沙陀李國昌及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夜發馬邑且登振武城望之見氈車十餘乘從者朱碧衣諜者曰公主帳也雄潛使諭之直擣烏介帳可汗大駭單騎走追至殺胡山迎公主還進豐州防禦使武寧李彥佐討劉

稹逗留以雄爲晉絳行營諸軍副使爲王宰屯[illegible]河屯石會關顧望莫先進雄受命即勒兵越烏嶺[illegible]就拜行營節度使代彥佐徙河中稹危蹙其大[illegible]誼將獻款請斬稹首自歸雄以七千人徑薄[illegible]
[illegible]徙河陽宣宗[illegible]

唐列傳卷之二十四

陽城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世為官族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為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域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弟義之亦不娶遂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于道閭里有爭訟不詣官而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嘗絕糧遣奴求米奴以米易酒醉臥于路城怪其故與弟迎

之奴未醒乃負以歸及覺痛咎謝城曰寒而飲何責焉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餘痴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隣里屑榆為粥講論不輟有奴都兒化其德亦方介自約或哀其餒與之食不納後至糠覈數柸乃受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遺五百縑戒使者不令返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舉縑與之俶既葬還曰蒙君子之施願為奴以償德城曰能同我為學乎俶泣謝卽教以書俶不能業城更徙遠阜使顓其習學卯初懸縊而死城驚且哭厚自咎為服緦麻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受之泌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詔以著作佐郎召賜緋魚泌使參軍事韓傑奉詔至其家城封還詔及為宰相又言之德宗於是召拜右諫議大夫遣長安尉楊寧賫束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初城未起縉紳想見風采既與草茅處諫議官士以為且死職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

紛紛帝厭苦而城寖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方與二弟延賓客日夜劇飲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有陳長者候其得俸常往稱錢之美月有獲焉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怒甚無敢言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閤上疏極論延齡罪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敕宰相諭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

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帝不相延齡城力也
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
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
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
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
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都外與別帝惡城黨有
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季償王魯卿李讜
等二百人頓首闕下請留城柳宗元聞之遺蕃等書
曰詔出陽公道州僕聞悒然諸生之言於國甚宜至

道州治民如治家月俸取足則已日炊米二斛魚一
鬻買既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
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
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賦稅不
時觀察使數誚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
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
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
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
城不敢歸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
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已卒年七十

鮑防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及進士第代宗授防少尹
節度行軍司馬為御史大夫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
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
柳公綽歸登崔邠韋純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
初防與知雜御史竇參遇導騎不引避參譴其僕及
為相防尹京兆迫使致仕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善時
號鮑謝云

崔邠

崔邠字處仁貝州武城人父倕三世一爨當時言治
家者推其法至德初獻賦行在肅宗異其文位吏部
侍郎邠第進士復擢賢良方正投渭南尉遷補闕上
疏論裴延齡姦以鯁亮知名由中書舍人再遷吏部
侍郎憲宗器之裴垍亦薦邠材可宰相會病遂不拜
久乃為太常卿知吏部尚書銓故事太常始視事大
閱四部樂都人縱觀邠緣導毋與公卿見者皆避道
都人榮之以毋憂解卒于喪年六十弟郾郇鄯鄲

郾字廣略中進士第補集賢校書郎累遷吏部員外郎三遷諫議大夫穆宗立荒于遊畋內酣蕩昕暮不能朝郾進曰願陛下親政事以幸天下帝動容慰謝遷給事中敬宗嗣位歷鄂岳等州觀察使自蔡人叛鄂岳常苦兵江湖盜賊顯行郾修治鎧仗造蒙衝駛追窮躡上下千里歲中悉捕平又觀察浙西遷檢校禮部尚書卒五子瑤瑰瑾珮璆瑤任禮部侍郎浙西鄂岳觀察使瑾禮部侍郎湖南觀察使瑰珮俱達官

楊於陵

楊於陵字達夫本漢太尉震之裔十八擢進士第節度使韓滉剛嚴少許可獨奇於陵謂妻柳曰吾求佳婿無如於陵賢因以妻之滉居宰相於陵不肯調選廬建昌以文書自娛樂滉卒乃入爲膳部員外郎德宗雅聞其名拜中書舍人時京兆李實暴横於陵與所善許孟容不離附遷浙東觀察使越人饑請出米三十萬賑貧民入拜京兆尹京師豪右大震元和初出爲嶺南節度辟韋詞李翱等在幕府監軍許遂振者悍恣憚於陵爲飛語聞京師有詔罷歸宰相裴垍爲帝別白言之乃授吏部侍郎而遂振終得罪初吏部程判別詔官參考於陵建言悉還吏部又請修甲曆南曹置別簿相檢責吏不能爲奸以兵部兼御史大夫判度支穆宗立封弘農郡公俄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太和四年卒年七十八子嗣復位宰相

許孟容

許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擢進士異等又第明經調校書郎辟武寧張建封府李納以兵拒境建封遣使諭止前後三輩往皆不聽乃使孟容見納數引逆

順納即歸謝爲罷兵表爲濠州刺史德宗知其能召拜禮部員外郎公主子求補崇文生者孟容固謂不可主訴之帝嘉其守擢郎中累遷給事中京兆上言好畤風雹害稼帝遣宦人覆視不實尹以下俸孟容曰陛下遣宦者覆視余綱紀宜更擇御史一人參驗乃可不聽浙東觀察使裴肅委判官齊總暴斂以厚獻厭天子所欲會肅卒帝擢總自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爲衢州刺史孟容還制會補闕王武陵等亦執爭於是詔中止自袁高爭盧杞後几十八年門下

無議可否者至孟容數論駁四方知天子開納多士
浩然想見其風貞元十九年夏大旱上疏帝始不悅
改太常少卿元和初再遷尚書右丞京兆尹遷吏部
侍郎盜殺武元衡孟容白宰相願白天子起裴中丞
輔政後數日果相度拜東都留守卒年七十六弟季
同始署西川節度府判官劉闢反棄妻子歸拜監察
御史歷長安令再遷兵部郎中孟容為禮部侍郎徙
季同京兆少尹元義方出為鄜坊觀察使奏劾宰相
李絳與季同舉進士為同年才數月輒徙帝以問絳

絳曰進士明經歲大抵百人吏部得官至千人私謂
為同年本非親與舊也今季同以兄嫌徙少尹豈臣
所助邪且忠臣事君不以私害公設有才雖親舊當
白用避嫌不用乃臣下身謀非天子用人意帝然之
終宣歙觀察使

李渤

李渤字濬之父鈞殿中侍御史渤[illegible]志於學與仲兄
涉偕隱廬山久之更徙少室元和[illegible]李巽韋況交章
薦之詔以右拾遺召於是河南少尹杜兼遣吏持幣
即山敦促渤上書謝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喻
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覩
之為快渤心善其言始出家東都每朝廷有闕政輒
附章列上元和九年討淮西上平賊三術一曰感二
曰守三曰戰感不成不失為守守不成不失為戰乃
以著作郎召渤遂起歲餘遷右補闕以直忤旨下遷
諮議參軍十三年上言至德以來天下思致治平說
今不稱渤雖處外然志存朝廷表疏凡四十五獻皇
甫鎛輔政務剝下佐用度渤上言願下詔禁止[illegible]

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
黜之上奏會渤請急馮宿領考功以課令取歲中書
惡為上下郎中校京官四品以下黜陟之由三品上
為清望官歲進名聽內考非有司所得專渤舉稽舊章
為褒貶遺朝廷制請如故事渤議遂廢會田弘正表
渤為副杜元穎劾奏渤賣直售名外交方鎮不宜在
朝出為虔州刺史進諫議大夫時敬宗晏朝紫宸閣
帝入久不出群臣立屏外至頓仆渤上疏諫時政得
近倖渤勁正不顧患太和中卒

呂元膺

呂元膺字景夫鄆州東平人姿儀瓌秀有器識始游
京師謁故宰相齊映映歎曰吾不及識婁郝殆斯人
類乎策賢良高第調安邑尉辟長春宮判官李懷光
亂河中輒解去歷右司員外郎出為蘄州刺史嘗歲
旦械囚歸之而戒還則如期而至元和中累擢給事
中俄為同州刺史既謝帝遽問政事謂宰相曰元膺
直氣讜言宜留左右未幾兼皇太子侍讀進御史中
丞遂拜鄂岳觀察使嘗夜登城守者不許左右曰中

丞也對曰夜不可辨乃還明日擢守者為大將入拜
尚書左丞度支使潘孟陽太府卿王遂交相惡乃除
孟陽散騎常侍遂鄧州刺史詔辭無所輕重元膺上
其詔請明枉直以顯褒懲江西裴堪按虔州刺史李
將順受賕不覆訊而貶元膺曰觀察使奏部刺史不
加覆雖當誅猶不可為天下法請遣御史按問宰相
不能奪遷拜東都留守都有李師道留邸邸兵與山
棚謀竊發事覺元膺捕破之東畿西南通鄧虢川谷
曠深多麋鹿人業射獵皆趫悍善鬭號曰山棚權德

與居守將羈縻之未克至是元膺募為三河子弟使
衛宮城詔可改河中節度使入拜吏部侍郎以疾改
太子賓客卒年七十二

孔戣

孔戣字君嚴擢進士第鄭滑盧羣辟為判官羣卒攝
總留務監軍楊志謙雅自肆衆皆恐戣邀志謙至府
與對榻志謙嚴憚不敢動入為侍御史累擢諫議大
夫中人劉希光受賕二十萬緡抵死吐突承璀坐厚
善逐為淮南監軍太子舍人李涉知帝意投匭上言

承璀有功不可棄戣劾奏涉結近倖以罔上聽有詔
斥涉陝州司馬戣俄兼太子侍讀改給事中江南觀
察使李少和坐贓獄寖不下得慶崔易簡殺從父兄
勒狀且京兆尹左右之翻其情戣慷慨論正貶少和
殺易簡奪尹三月俸再遷尚書左丞信州刺史李位
好黃老道數祠禱部將韋岳告位集方士圖不軌監
軍高重謙上急變捕位劾禁中戣奏與三司雜治無
反狀岳坐誣罔誅貶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故出為
華州刺史明州歲貢淡菜蚶蛤之屬戣奏罷之歷大

理卿國子祭酒會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度曰嘗論罷給事者誰歟度以戣對即拜嶺南節度使自貞元中黃洞諸蠻叛久不平容桂二管利虜掠幸有功乃請合兵討之獨戣不邀一旦功交廣晏然大治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改右散騎常侍還爲左丞以老自乞雅善韓愈愈上疏言戣年七十筋力耳目未衰禮大夫七十致仕若不得謝則賜之几杖安車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不報以禮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三

裴潾

裴潾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累遷左補闕諫任宦人爲館驛使侵官亂職擢起居舍人帝信方士鼎山甫柳泌治丹藥潾諫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等誅召潾再遷刑部郎中拜兵部侍郎出爲河南尹復還舊官卒憲宗竟以藥棄天下世益謂潾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皐者上疏曰神慮淡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皐不獲

崔戎

崔戎字可大玄暐從孫也舉明經補太子校書郎辟淮南李鄘府裴度節度太原授參謀時王承宗以鎮叛度請戎往諭人爲殿中侍御史累擢諫議大夫雲南蠻亂成都詔戎持節劒南爲宣撫使還拜給事中出爲州刺史吏以故事觧錢萬緡爲刺史私用戎不取徙兗海沂密觀察使民擁留于道至抱持取其鞾

時詔使尚在民泣請使請白天子使許諾戎恚責其下象曰留公而天子怒不過斬吾二三老人則公不去矣戎夜單騎亡去民追不及乃止至兗州鉏藏姦吏十餘輩民大喜歲餘卒年五十五

溫造

溫造字簡輿姿表瑰傑不喜爲吏隱王屋山人號其居曰處士墅壽州刺史張建封聞其名書幣招禮造欣然曰可人也往從之建封恐失造因妻以兄子時李希烈反攻陷城邑天下兵鎮陰相撼逐主帥自立

德宗患之以劉濟方納忠于朝密詔建封擇縱橫士
往說濟建封遣造節度參謀使幽州造與濟語未
訖濟俯伏流涕曰僻陋不知天子神聖大臣盡忠願
率先諸侯効死節造還建封以聞詔馳驛入奏天子
愛其才問造家世及年對曰臣五世祖大雅外五世
祖李敬臣犬馬之齒三十有二帝奇之將用爲諫官
以語泄乃止復去隱東都烏重胤奏置幕府長慶初
以造使劉總籍所部九州入朝還遷殿中侍御史田
弘正遇害以起居舍人復宣慰鎮州行營頃之李景

儉以酒得過宰相造坐與飲出爲朗州刺史開後鄭
渠百里召授侍御史夏州節度使李祐拜大金吾遣
詔進馬造正衙抨劾祐曰吾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未
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遷左司郎中知御史雜
事進中丞發南曹僞官九十人主吏皆論死遷尚書
左丞封祈縣子興元軍亂殺李絳衆謂造可柬其亂
文宗亦以爲能乃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山南西道節
度使許以便宜從事命神策將董仲質河中將温德
彝邠楊將劉士和從造而興元將衛志忠張丕李少

直自蜀還造諭以意郎問軍中殺絳狀志忠丕夾階
立拔劍傳呼曰悉殺之圍兵爭奮皆斬首凡八百餘
人親殺絳者醢之號令者殊死取百級祭絳三十級
祭死事官王景延等餘悉投之漢江監軍楊叔元擁
造靴祈哀造以兵衛出之詔流康州叔元始激兵亂
者也人以造不戮爲恨入爲兵部侍郎出東郡留守
俄節度河陽奏復懷州古秦渠召爲御史大夫方倚
以相會疾卒年七十子璋歷刺史京兆尹吏部尚書

吳武陵

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進士第淮西吳少陽聞其
才遣客鄭平邀之將待以賓友武陵不答俄而少陽
子元濟叛武陵遺以書自稱東吳王孫曰暢悉琳劉
闢李錡盧從史等盡伏其辜昔僕之師裴道明嘗言
唐家二百載有中興主當其時狼傲者蕃臧河湟之
地復矣人心與足下一也足下反天子人亦欲反足
下元濟得書不悟會裴度東討而韓愈爲司馬武陵
勸愈爲度謀取中官常所不快者爲監軍歸素所供
者于内爲吾地以傾諸侯出帛百萬以給士大夫則

孰不爲丞相之人然後分三大將環賊而屯明斥候牛酒高會潛以眞期授蔡諸將而以三期給賊令擒上持尺書掛元濟及將士約降後無所竄誅矣將度部分已定故不見用元濟未破數月武陵自硤石望東南氣如旗鼓矛楯皆顛倒橫斜少選黃白氣出西北盤蛇相交武陵告愈曰今西北王師所在氣黃白喜象也敗氣爲賊日直木舉其盈數不閱六十日賊必亡長慶初竇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不職薄其過久之入爲太學博士太

和初禮部侍郎崔郾試進士東都公卿咸祖道長樂武陵最後至謂郾曰君方爲天子求奇才敢獻所益因出袖中書郾讀之乃杜牧所賦阿房宮坐客大驚武陵請曰牧方試有司請以第一人處之郾謝已得其人至第五郾未對武陵勃然曰不爾宜以賦見還後出爲韶州刺史以贓貶潘州司戶參軍卒初柳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賢其人及爲柳州刺史武陵北還大爲裴度器遇每言宗元無子說度曰西原蠻未平柳州與賊犬牙宜用武人以代

宗元使得優游江湖又遺工部侍郎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度未及用而宗元死始李愬節度使唐鄧武陵爲李景儉王湘徒習沈敏可表以自副時號知人

柳公綽

柳公綽字寬京兆華原人始生三日伯父子華曰興吾門者此兒也因小字起之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補校書郎授渭南尉累遷開州刺史遷侍御史吏部

員外郎時武元衡節度劍南與裴度俱爲判官尤相引重召爲吏部郎中憲宗喜武功且數出遊畋公綽奏太醫箴以諷諭月拜御史中丞公綽本與裴垍善李吉甫復當國出爲湖南觀察使以地卑濕不可迎養求分司東都不聽徙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即請自行許之鄂軍每戰輒克元和十一年爲李道古代還除給事中李師道平遣宣諭鄆州復命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策乘馬不避

者卽榜死以毋喪去官長慶元年復京兆尹時幽鎭
用兵補置諸將使驛係道公綽奏館遞匱乏請者定
限以息其弊改吏部侍郎選御史大夫韓弘病自河
中還詔百官問疾弘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
百司省候是謂與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臥令子
姓傳言耶弘懼扶以出改禮部尚書以祖諱換左
丞俄檢校戶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行部至鄧縣
吏有納賄舞文二人同禁獄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
必殺貪者公綽判曰贓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

誅舞文吏寶曆元年就遷檢校左僕射牛僧孺罷政
事爲武昌節度使公綽具軍容伏謁曰重宰相所以
尊朝廷也入爲刑部尚書俄拜邠寧節度使復爲刑
部尚書京兆獄有姑鞭婦至死者府欲殺之公綽曰
尊毆卑非鬬也且子在以妻而戮其母不順從減論
太和四年爲河東節度遭歲惡撙節用度沙沱感恩
以病乞代卒年六十八子仲郢字諭蒙母韓卽皋女
也善訓子故仲郢幼嗜學嘗和熊膽丸使夜咀嚥以
助勤元和末及進士第爲校書郎牛僧孺辟武昌幕

府會昌初累轉吏部郎中左諫議大夫武宗延方士
築望僊臺累諫諍切拜京兆尹會廢浮屠法盡壞銅
象爲錢仲郢爲鑄錢使宣宗初李德裕罷政事坐所
厚善出爲鄭州刺史復出河南尹以寬惠爲政或言
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
養擢劍南東川節度使大吏邊章簡挾執肆貪前帥
不能制仲郢因事殺之官下肅然居五年召爲吏部
侍郎俄改兵部領鹽鐵轉運使咸通五年爲天平節
度使初仲郢爲諫議大夫後每遷必烏集升平第庭

樹戟架皆滿五日乃散及是不復集卒于鎭家有書
萬卷所藏必三本上者貯庫其副常所閱下者幼學
爲子璞珪璧玭璞字韜玉學不嘗仕著春秋三氏異
同義終著作郎珪擢進士第擢右拾遺璧累諫議大
夫玭以明經補秘書正字由書判拔萃累拜御史大
夫直淸有父風昭宗欲倚以相中官譖玭煩碎非廊
廟器乃止玭嘗述家訓以戒子孫曰夫名門右族莫
不由祖考忠孝勤儉以成立之亦莫不由子孫頑率
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

孝慈友弟忠信篤行乃食之醯醬可一日無哉

柳公權 公綽弟

柳公權年十二工辭賦元和初憲宗擢進士第李聽鎮夏州表爲掌書記因入奏穆宗曰朕嘗于佛廟見卿筆蹟思之久矣即拜侍書學士有心正則筆正之對文宗時充翰林書詔學士嘗夜召對于亭燭窮而語未盡宮人以蠟液濡紙繼之嘗與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儉因舉袂曰此衣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

明賞罰服澣濯之衣此小節耳異日與周墀同對論事不阿墀爲惴恐公權益不奪帝徐曰卿有諍臣風可屈居諫議大夫乃自舍人下遷咸通初致仕卒公權博貫經術其書法結體勁媚自成一家當時大臣家碑誌非其筆人以爲不孝外夷入貢者皆別署貨具曰此購柳書凡公卿以書貺遺盆鉅萬訂而毛藏奴或盜用嘗貯盃盂一笥縢識如故而器皆亡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唯研筆圖籍自鐍祕子公度

錢徽

錢徽字蔚章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郢善接僑士游客以財貨饋坐是得罪觀察使樊澤視其簿獨徽無有乃表署掌書記又辟宣歙崔衍府王師討蔡檄遣采石兵會戰戍還頗驕寒會衍病亟徽請召池州刺史李遜署副使遜至而衍死一軍賴以安入拜左補闕三遷中書舍人加承旨憲宗獨召徽徽從容言宅學士皆高選宜預聞機密廣參決帝稱其長者以論淮西事忤旨罷職徙太子右庶子虢州刺史入拜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學士李紳

以周漢賓並誘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皆世所寶徽不能如二人請自取楊殷士蘇巢巢者李宗閔婿殷士者汝士之弟皆與徽厚文昌怒方帥劒南西川入辭即奏徽取士以私上訪紳及元稹時稹與宗閔有隙因是共擠其非有詔令白居易覆試而黜者過半遂貶江州刺史汝士等劾徽出文昌紳私書自直徽曰苟無愧於心安事辨證邪敕子弟焚書轉湖州時宣歙旱左丞孔戣請徙徽領宣歙宰相不用戣曰相君宜知天下事徽江號

之治不及知況其它邪還遷工部侍郎出爲華州刺史文宗立召拜尚書左丞會宣墨麻羣臣在廷方大寒稍稍引避徽素恭謹不去位久而仆因上疏告老太和初復爲華州俄以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徽與薛正倫魏弘簡三人前死徽撫其孫至婚嫁成立任啟子時常公武以賂結公卿遺徽錢一十萬不納或言非當路可無讓徽曰取之在義不在官子可復方義可復死鄭注時方義終太子賓客子羽字瑞文善文辭守相王搏薦知制誥進中書舍人搏得

罪羽貶撫州司馬

崔咸

崔咸字重易博州博平人元和初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鄭餘慶李夷簡皆表在幕府與均禮入朝爲侍御史敬宗將幸東都裴度在興元憂之自表求覲與章偕來於是李逢吉當國畏度復相使京兆尹劉栖楚等十餘人悉力排抑之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附耳語咸舉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啣嚅耳語願上罰爵度笑受而飲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輒決事吏稱爲神入拜右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和八年卒

韋表微

韋表微字子明隋郿城公元禮七世孫韋皐鎮西川王緯司空曙獨孤良弼裴況居幕府皆厚相推挹擢進士第數府諸使府久之入授監察御史衷行不樂曰爵祿譬滋味也吾年五十拭鏡櫛白月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俄爲翰林學士是時李紳忤宰相貶端州龐嚴蔣防皆謫去學士缺人人争薦

丞相所善者表微獨薦韋處厚人服其公進知制誥後與處厚議增選學士復薦路隋處厚以諸父事表微因曰隋位崇入且翁右柰何答曰選德進賢初不計私也久之遷中書舍人敬宗嘗語左右欲相二韋會崩文宗立獨相處厚進表微戶部侍郎力志滄叛部李聽率師討之次河上天子憂無成功表微曰以聽軍勢不十五日必破賊及捷書上止浹日以病痼罷學士卒年六十

高釴

高鉞字翹之與弟銖鍇俱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史館修撰元和末以中人爲和糴使鉞繼疏論執轉起居郎數陳政得失穆宗嘉之召入翰林爲學士張韶變興倉卒鉞從敬宗夜駐左軍翌日進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入見帝因勸躬聽覽以示憂帝納其言累遷吏部侍郎人善其振職出爲同州刺史卒子湜字澄之第進士累官右諫議大夫咸通末爲禮部侍郎時士多繇權要干請湜不能裁既而抵帽于地曰吾決以至公取之得譴固吾分乃取公乘億許棠聶夷中等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出爲昭義節度使爲下所逐貶連州司馬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卒億字壽先棠字文化夷中字坦之皆有名當時

李商隱

李商隱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或言英國公勣之裔孫令狐楚帥河陽奇其文使與諸子遊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歲具資裝使隨計開成二年高鍇知貢舉令狐綯雅善鍇奬譽甚力故擢進士第調弘農尉王茂元鎮河陽愛其才表掌書[illegible]之得侍御史茂元善李德裕而牛李黨人蚩商隱以爲詭薄無行茂元死來遊京師久不調更依桂管觀察使鄭亞府爲判官亞謫循州亞亦德裕所善綯以爲忘家恩放利偷合謝不通京兆尹盧弘止表爲府參軍典箋奏綯當國商隱歸窮自解綯憾不置復干綯乃補太學博士柳仲郢節度劍南東川辟判官檢校工部員外郎府罷客滎陽卒

段文昌

段文昌字墨卿[illegible]景初客荆州疏爽任義節不爲齪齪小行節度使裴冑禮之後依劔南節度韋皋皋表爲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再遷左補闕憲宗數欲親用爲韋貫之所詆穆宗卽位屢召入思政殿顧問率至夕乃出俄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未踰年自表還政授劔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素諳蜀利病大抵治寬靜間以威斷不常任也長慶二年黔中蠻叛觀察使崔元畧以聞文昌使一介開曉蠻卽引還文宗立拜御史大夫進封鄒平郡公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徙帥荆南州或旱祁解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爲語曰旱不苦禱而雨雨不愁公出遊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檄尉諭卽引解而去復節度西川九年卒文昌先墓在荆州歲時享祀必薦以音樂歌舞少羇窶所向少諧及居將相享用奢侈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子成式 推蔭爲校書郎博學強記累官太常卿子安節乾寧中爲國子司業

李逢吉

李逢吉字虛舟系出隴西舉明經擢進士第元和中累拜平章事逢吉性忌刻險譎多端及得位務償好惡裴度討淮西逢吉慮成功密圖沮止趨和議者請罷諸道兵憲宗知而惡之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穆宗召爲兵部尚書時度與元稹知政事度常條稹憸佞逢吉以爲其隙易乘遂并中之稹度坐是皆罷逢吉代平章事因以恩爵動詭薄者更相挻以詆傷度於是李紳韋處厚等誦言度爲逢吉排沮度初得留時已失河朔帝訖不省度遂外遷鄭注得幸於王守澄逢吉遣從子訓賂注結守澄爲與援其黨有張又新李續張權輿劉栖楚李虞程昔範姜洽及訓八人而傳會者又八人皆任要劇故號八關十六子有所求請先賂八關子達於逢吉無不得所欲未幾封凉國公敬宗新立度求入覲逢吉不自安爲作讖言以沮度而韋處厚亟常爲帝言之計卒不行天子知度

忠相之逢吉於是寢踈及訓用事召拜尚書左僕射以司徒致仕卒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也六代祖巖爲隋兵部尚書稹幼孤母鄭賢而文親授書傳九歲工屬文十五擢明經判入等補校書郎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鋭遇事輒舉始王叔文王伾蒙幸太子官而橈國政稹謂宜選正人輔導因獻書教太子又自以職諫諍不得數召見上疏條上十事於時論條

高弘本豆盧靖等出爲刺史閏旬追還詔書稹諫詔令數易不能信天下又陳西北邊事憲宗悦召問得失當路者惡之出爲河南尉以母喪解服除拜監察御史按獄東川因劾奏節度使嚴礪礪黨怒俄分司東都會河南尹房式坐罪稹舉劾按故事追攝移書傳務詔薄式罪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樹威失憲臣體貶江陵士曹參軍而李絳崔融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虢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於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諷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誦之宮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奏御帝大悦問稹官安在曰爲南宮散郎即擢祠部郎中知制誥變詔書體務純厚明切盛傳一時然其進非公議爲士類訾薄稹內不平因誠風俗詔歷詆群有司以逞其憾俄遷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中人爭與交魏弘簡在樞密尤相善裴度出屯鎮州有所論奏共沮卻之度三

上疏劾弘簡稹傾亂國政乃罷弘簡而出稹然眷倚不衰未幾進同平章事朝野雜然輕笑稹思立奇節時王廷湊方圍牛元翼於深州稹所善于方言王昭于友明皆豪士雅游燕趙間能知賊要領可使反間而出元翼願以家貲辦行得兵部虛告二十以便宜募士稹然之李逢吉知其謀陰令李賞訹裴度曰于方爲稹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以聞遂與度偕罷帝獨憐稹再朞徙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蚶役郵子萬人不勝其疲稹奏罷之太和三年召爲

尚書左丞王播卒譖復輔政甚力詬不從俄拜武昌節度使卒年五十三稹在越時辟竇鞏鞏工爲詩與之酬和故鏡湖秦望之奇益傳時號蘭亭絕唱

牛僧孺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第進士元和初以賢良方正對策與李宗閔皇甫湜俱第一條指失政其言鯁訐不避宰相謫伊闕尉改河南遷監察御史進直學士穆宗初徙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賕當死

賂官侍爲助具獄上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貸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祿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縛有才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故亂天下帝異其言乃止以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始韓弘入朝其子公武用財賂權貴杜塞言者俄而弘公武卒孫弱不能事帝遣使者至其家悉收貲簿校計出入所以餉中朝臣者皆在至僧孺獨注其左曰月日送錢千萬不納帝善之敬宗立進封奇章郡公時政出近倖僧孺數表去位授武昌節度使文宗立李宗閔當國屢稱僧孺賢復以兵部尚書平章事幽州亂楊志誠逐李載義帝不時召宰相問計僧孺曰是不足爲朝廷憂第付以節使扞奚契丹彼且自力因遣使慰撫之是時吐蕃方請和議約弛兵而大酋悉怛謀舉維州入之劍南於是李德裕上言帝早經略西山至死恨不能致今以生羌三千人燒十三橋擣虜之虛可以得志帝使群臣大議請如德裕策僧孺持不可遂棄維州時皆謂僧孺挾素怨橫議罷爲東都留守僧孺治第洛之歸仁里多致嘉石美木與賓客相娛樂三年召爲

尚書右僕射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劉稹誅而石雄軍吏得劉從諫與僧孺李宗閔交結狀又河南少尹呂述言僧孺聞稹誅恨歎之武宗怒累貶循州長史宣宗立還爲太子少師卒年六十九

李宗閔

李宗閔字損之鄭王元懿四世孫擢進士舉賢良方正與牛僧孺詆切時政觸宰相李吉甫惡之補洛陽尉穆宗即位進中書舍人長慶初錢徽典貢舉宗閔託所親於徽而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有寵於帝

共白敬取士不以實宗閔坐貶劒州刺史由是嫌怨顯結樹黨相磨軋凡四十年縉紳之禍不能解俄復為中書舍人典貢舉所取知名士若唐冲薛庠袁都等世謂之玉筍太和中同平章事時德裕自浙西召欲以相而宗閔中助多先得進引牛僧孺同秉政去異已者德裕所善皆逐之久之德裕為相與宗閔共當國德裕入謝文宗曰而知朝廷有朋黨乎衆以楊虞卿張元夫蕭澣為黨魁德裕因請皆出為刺史宗閔大沮俄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李訓鄭注始用事

疾德裕共譖短之乃罷德裕復召宗閔知政事會虞卿以京兆尹得罪宗閔極言營解帝怒叱曰爾常詆鄭覃為妖氣今自為妖耶訓注乃劾宗閔異時陰結宦者求宰相乃貶潮州司戶帝常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善欲復用而畏鄭覃乃託宦人諷帝帝欲授一官陳夷行曰宗閔之罪不即死為幸嗣復曰事當適宜不可以憎愛奪遂擢杭州刺史會昌中劉稹敗得交通狀流封州宗閔初為裴度引拔後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為怨韓愈為作南山猛虎行刺之而宗閔崇私黨卒以是敗

宋申錫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節度府後頻遷以禮部員外郎為翰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澆薄驅崩朋黨中錫素孤直少與人交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即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為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事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

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中書右丞踰月進同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太和五年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跛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群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乏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隨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

門以笏叩頟還第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
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綠信及
十六宅典史倉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為太子右庶子
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
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譁言相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
宰相群臣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
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
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
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群韋端符

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
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
到繇是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琯大理卿王正
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
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
史初申錫既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
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
不能鉏姦亂反為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
進疾要位者納賕銷敗風俗故自為近臣凡四方賂

謝一不受既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
為咨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畧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
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申錫之枉久未
原雪帝憨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
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贈兵部
尚書錄其子慎微為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謚曰貞

崔植

崔植字公修祐甫弟廬江令嬰甫子也祐甫病謂妻
曰吾歿當以廬江次子主吾祀終服補弘文生與鄭

覃同舉為補闕皆宰相後元和中為給事中時皇
甫鎛以度支建言減百官俸稟植封還詔書長慶初
拜同平章事穆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
然植曰昔德宗常問先臣祐甫開元天寶事先臣具
道治亂所以然臣願陛下以無逸為元龜又問司馬
遷言漢文帝惜十家產而罷露臺身衣弋綈履革舄
集上書囊為殿帷信乎植曰良史非貌言時朝廷悉
收河朔三鎮而劉總又以幽薊七州獻諸朝且懼部
將習亂乃先籍豪銳不檢者送京師而朱克融在籍

李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藩鎮且平不復料天下安危事而克融等羈旅塞蹟頗得官自效日訴於前皆卻不與乃遣張弘靖赴鎮縱克融等北還不數月克融亂復失河朔天下尤之植內慙罷終華州刺史

韋處厚

韋處厚字德載京兆萬年人事繼母以孝聞中進士第宰相裴垍引直史館改咸陽尉憲宗初擢左補闕李絳請開言古帝王以納諫為聖帝曰處厚路隋數上疏其言忠切坐與宰相韋貫之善出為開州刺史

入知制誥穆宗立為翰林侍講學士處厚以帝冲怠不向學即與路隋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掇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二十篇上之張平叔以言利得幸建言官自鬻鹽籠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群臣議處厚發十難遂寢敬宗初李逢吉得柄構李紳處厚上言逢吉黨與讒之紳繇是免寶曆二年進翰林承旨學士兵部侍郎方天子荒謟月視朝才三四處厚入見即自陳有罪頗前死以謝王廷湊之亂處厚言帝不能用裴度後禁中急變文宗綏內難猶豫未即下詔處厚入途奉教班論進平章事封靈昌郡公處厚常獨對切言近君子遠小人時李同捷叛史憲誠慎向背裴度待以不疑憲誠遣吏白事中書處厚召語曰晉公以百口保爾帥於天子我則不然正所為以邦法從事耳憲誠懼不敢貳太和二年方奏事暴疾仆香案前薨年五十六

路隋

路隋字南式其先出陽平父泌字安期通五經端亮寡言以孝悌聞德宗出奉天棄妻子奔行在扈狩梁

州排亂軍以出再中流矢裂裳濡血以策說渾瑊召置幕府東討從瑊會盟平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向不食肉母告以貌類泌者終身不引鏡貞元末吐蕃請和隋三上疏宜許不報舉明經授潤州參軍事李錡欲困辱之使知市事隋怡然坐肆不為屈韋夏卿高其節辟置東都幕府元和中吐蕃款塞隋五上疏請修好冀得泌還詔可遣祠部郎中徐復報聘而泌以喪至帝憫惻服除擢隋左補闕史館修撰以

傾亮稱穆宗立與蔣處厚並擢翰林學士文宗嗣位
以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詔韓愈撰順宗實錄書禁中
事爲切直宦豎不喜訾其非實帝詔隨刊正隋建言
衛尉卿周居巢諫議大夫王彦威給事中李固言史
蘇景胤皆上言改修非是臣宗閔臣僧孺謂史官李
漢蔣係皆愈之婿不可參撰俾臣得下筆臣謂不然
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逮今雖漢等以
嫌無害公論明年李德裕貶袁州長史不署奏爲鄭
注所忌乃檢校鎭海節度使道病卒年六十

鄭覃

鄭覃鄭州人父珣瑜以父蔭累擢諫議大夫穆宗立
不郵國事數荒娛吐蕃方強覃與崔郾等廷諫帝不
憚頗聳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帝曰朕之闕
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閤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
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閤中奏久廢至是士相慶文宗
召爲翰林侍講學士李宗閔等知政以覃與李德裕
厚遷工部尚書帝頗思覃復召爲侍講俄宗閔得罪
遂拜同平章事不喜文辭病進士浮薄建言廢其科
帝曰進士設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坐延英論詩
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雅正者烏足
爲天子道哉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
經經置博士一寐廢比十府官開成三年旱帝多出宮
人李玨入賀覃又推贊之帝善其將美以病致仕卒
始覃以經籍博士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
共力讎刊覃乃表周墀崔球等是正其文刻於石鄭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
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

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
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帝悅謂宰相曰朗可謂
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庶一見得以自改
朗遂上之累遷同平章事中人李敬實排朗騶導馳
去朗以聞宣宗詰敬實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
我命則絕道行可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即斥敬實
右拾遺鄭言者故在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
不諭則廢職奏徙他官久之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
師卒始朗舉進士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

進俄而有司報刑第一既又覆貲被放相者賀曰安
之巳而果相

李石

李石字中玉裘邑恭王神符九世孫擢進士第辟李
聽幕府從歷四鎮聽以兵比度河令石入奏占對華
敏文宗異之帝惡李宗閔等以黨相排斥舊臣皆疑
不用取後出孤立者欲懲艾之故李訓等至宰相訓
誅死乃擢石同平章事石器識雄遠當軸秉權亡所
撓時宦寺氣盛陵暴朝廷仇士良等往往斥訓以折

大臣石徐謂曰亂京師者訓注也然其進孰爲之先
士良等恧縮不得對他日紫宸殿宰相進及陛帝喟
而歎石進曰陛下之歎臣固未諭陛下罪已當然然
責治太早陛下積十年誠務修將來之政視太宗致
昇平之期猶不爲晚帝又問致治之難石勸拔才良
愛人節用省賦禁奸明刑石欲強帝志因鄭覃之對
更請效堯舜勿以文宣自安又請內置赦令敕黜陟
使以黜陟政治根本也中人自追還走馬入金光門
道路妄言兵且至京師讙走塵起百官或韈而騎[illegible]
省吏稍稍逃去鄭覃將出石曰事未可知宰相走則
亂矣蓋治簿書沛然如平時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
衆立望仙門內使趣閤門君賞不從日入乃止嘗是
時非石鎮靜君賞有謀幾亂帝嘗曰朕視晉君臣以
夷曠致傾覆當時卿大夫過耶石曰然古詩有之人
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闇時
多也何不秉燭遊勸之照也帝曰天下之勢猶持衡
然此首重則彼尾輕矣其爲我博選士朕且用之石
又奏治興成渠利關中奏貶韓益爲梧州司戶奏復

宋申錫官爵帝皆從之三年正月將朝騎至親仁里
狙盜發射石傷馬京師震恐石因卧家固辭位有詔
爲荊南節度使始訓注亂權歸閹豎石起爲相以身
徇國不卹近倖張權綱欲強王室收威柄而仇士良
疾之將加害帝知其然而未能罷去士人恨憤卒年
六十二

楊嗣復

楊嗣復字繼之父於陵見識於韓滉妻以其女歸謂
妻曰吾閱人多矣後貴且壽無若生者有子必位宰

相既而生嗣復泥撫其頂曰名與位皆踰其父楊氏之慶也因字曰慶門八歲知屬文後擢進士博學宏辭與牛僧孺李宗閔雅相善二人輔政引權禮部侍郎凡二期得士六十八人多顯官文宗即位與李玨並拜同平章事嗣復爲帝言陸洿屏居民間而上書論兵可勸以官玨趣和曰士多遊競能獎洿貪夫廉矣鄭覃不平曰陛下當察朋黨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劒彼此相笑未知覃果謂誰爲黨耶固乞罷帝方委以政故慰安之他日帝問天后時有起布衣而爲宰

相者果可用乎嗣復曰天后重用刑輕用官自爲之計耳必責能否要待歷試乃可帝又問延英政事孰當記之玨監修國史對曰臣之職也覃曰陛下開成初政甚善三年後日不逮前嗣復曰開成初覃夷行當國三年後臣與李玨同進即謝趣出閤門不肯起帝乃免覃夷行相而嗣復專天下事進門下侍郎建言使府官屬多宜省帝曰無乃滯才乎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者菁華乃出帝崩中尉仇士良廢遺詔立武宗帝之立非宰相意故內薄執政臣不加禮自用李德裕而罷嗣復後欲誅之德裕言昔太宗玄宗德宗三帝皆嘗用重刑後無不悔乃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立召之至岳州卒

李玨

李玨字待價幼孤事母以孝聞甫冠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擢右拾遺穆宗即位荒酒色即召李光顏于邠寧李愬於徐州期九月九日大宴群臣玨與宇文鼎同進曰光顏愬忠勞之臣方盛秋屯邊如令

訪謀猷付疆事召之可也豈以酒食之歡爲厚邪王播增茶稅十之五以佐用度玨上疏謂三不可帝不納爲殿中侍御史宰相韋處厚曰清廟之器豈擊搏才乎除禮部員外郎始鄭注以醫進文宗一日語玨曰卿亦知鄭注乎玨曰臣知之姦回人也注因怨玨開成中楊嗣復得君引玨同平章事與李固言皆善三人者居中秉權及與鄭覃陳夷行等更持議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矣杜悰領度支有勞帝欲拜戶部尚書以問宰相陳夷行答曰恩權予奪願陛下自斷

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共平章苟用一吏處一事皆决於上將焉用彼相哉武宗新聽政珏數稱無逸篇以勸時潞州劉從諫獻大馬滄州劉約獻白鷹珏請却之後遷河陽節度使罷積賦宿逋百餘萬以吏部尚書召宣宗立俄爲淮南節度使時江淮旱發倉廩賑流民以軍羨儲斂平價與人卒淮南之人即闕下頌立碑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父肅貞元時爲浙東觀察

使劇賊栗鍠誘山越爲亂肅引州兵破禽之生三子休仲子也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講經夜著書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更內外任至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平章事即奏言宰相論政上前知印者次爲時政記請宰相人自爲記詔可進中書侍郎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獘又立税茶十二法人以爲便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出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荊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皦察行能文章書楷遒媚有體法爲人醞藉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唄以爲樂與紇干臮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韋丹

韋丹字文明京兆萬年人周大司空孝寬六世孫高

祖琨以洗馬事太子承乾諫不聽太宗才之擢給事中高宗在東宮爲中舍人封武陽縣侯孝敬爲太子琨以右中護爲詹事卒丹蚤孤從外祖顏真卿學擢明經調安遠令以讓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能復舉五經高第歷咸陽尉張獻甫表佐邠寧幕府順宗爲太子以殿中侍御史召爲舍人新羅國君死詔拜司封郎中往弔故事使外國賜州縣十官賣以取貲號私覿官丹曰使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貿官受錢即具疏所宜費帝命有司與之因著令未行而新

羅立君死還爲容州刺史始城州城周十三里屯田二十四所教種茶麥仁化大行遷河南少尹未至徙義成軍司馬以諫議大夫召有直名劉闢反議者欲釋不誅丹上疏會闢闢梓州乃授丹劒南東川節度使代李康至漢中上言康守方盡力不可易召還議蜀事闢去梓因以讓高崇文乃拜晉慈隰州觀察使封咸陽郡公徙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丹計口受俸委餘於官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竇以疏漲凡爲陂塘五百九十八所溉田萬二千頃有卒違令當死釋不誅

去上書告所不法詔丹解官待辨會卒年五十八驗卒所告皆不實子宙推蔭累調河南府司録參軍李珏表河陽幕府宣宗謂宰相周墀曰丹有子否以宙對帝曰與好官乃拜侍御史三遷度支郎中盧鈞節度太原表宙爲副三部六蕃諸種皆信悅召拜吏部郎中出爲永州刺史州方災歉乃斥官下什用所以供刺史者得九十餘萬錢爲市糧餉還爲大理少卿久之拜江西觀察使政簡易遷嶺南節度南詔陷交趾撫兵積備以幹聞加同平章事咸通中卒

盧弘宣

盧弘宣字子章元和中擢進士第鄭權帥襄陽辟署幕府李愬代權二人交憾弘宣始謁愬愬敕左右謹衛既與語見其沖遠不覺洗然裴度留守東都表爲判官累遷給事中駙馬都尉刪成中山南江西大水詔與吏部郎中崔瑨分道賑郵還京兆尹刑部侍郎拜劒南東川節度使歲饑盜弘宣下檄務諭賊黨徙義武節度使初詔賜其軍粟三十萬斛貯飛狐弘宣計輓費不能濟直敕吏守之明年春大旱教民應

力往取時幽魏饑甚獨易定自如歷工部尚書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七子有及進士第終給事中

薛放

薛放端厚寡言第進士擢累兵部郎中穆宗爲太子拜侍讀及即位參贊機命進工部侍郎集賢學士帝嘗問朕欲學經與史何先對曰論語六經之精華也孝經人倫之本也漢時論語首立於學官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爲注訓終江西觀察使

丁公著

丁公著字平子蘇州吳人三歲喪母甫七歲見鄰媼抱子哀感不肯食請於父緒願絕粒學老子道父聽之稍長父勉勅就學舉明經高第授集賢校書郎不滿秩輒去侍養於家父喪負土作冢觀察使薛苹表上至行淮南節度使李吉甫表授太子文學會入輔政擢遷直學士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諸王訓十篇穆宗立未聽政召居禁中條詢治理公著內知帝欲進用故辭疾求外遷授浙西觀察使徙爲河南尹治以清靜倒四遷禮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長

慶中浙東災癘拜觀察使詔賜米七萬斛使賑饑荒入爲太常卿太和中以病乞身還鄉里卒年六十四

崔玄亮

崔玄亮字晦叔磁州昭義人貞元初擢進士第累署諸鎮幕府父喪客高郵昕苦終制地下濕因得痺病不樂進取元和初召爲監察御史累轉駕部員外郎稍遷密歙二州刺史歙人馬牛生駒犢官籍蹄噭故吏得爲姦玄亮焚其籍太和四年繇太常少卿改諫議大夫拜右散騎常侍每還官輒謙形於色鄭注權

宋申錫捕逮倉卒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名重朝廷頃之移疾歸東都召爲虢州刺史卒年六十六

王質

王質字華卿五世祖通質少孤客壽春力耕以養母舉進士中甲科繇祕書省正字累遷諫議大夫宋申錫之得罪質與諸官伏閤出爲虢州刺史李德裕素知之擢給事中河南尹徙宣歙觀察使卒年六十八質清白畏慎奏署幕府者若河東裴夷直天水趙晳隴西李行方梁國劉蕡皆一時選云

殷侑

殷侑陳州人貞元末及五經第其學長於禮擢太常博士元和八年回鶻請和親詔侑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可汗驕甚盛陳甲兵欲臣使者侑不爲屈已傳命虜責其倨宣言欲留不遣衆色怖侑徐曰可汗唐壻欲坐屈使者拜乃可汗無禮非使臣倨也虜憚其言不敢逼還遷虞部員外郎王承宗叛遣侑招諭承宗聽命進諫議大夫侑論朝廷治亂得失以語切出爲桂管觀察使寶曆元年徙江西所至以廉惠稱

入爲衛尉卿文宗師伍李同捷叛而王廷湊陰爲啓
齒兵久不解帝銳欲討賊群臣無敢異論者獨侑請
舍廷湊而專事同捷同捷平以侑嘗爲滄州行軍司
馬遂拜義昌軍節度使以仁惠爲治遂爲營田丐耕
牛三萬加檢校吏部尚書六年徙天平節度自李師
道亂賦入盡爲軍費侑以儉率有羨當上送官加檢
校尚書右僕射御史大夫温造劾侑違制擅賦斂爲
無名之獻詔以羨余宜代還進刑部尚書復用爲天
平節度代開成元年再召爲刑部尚書時李訓鄭注

已誅帝問侑治安術侑言朝廷宜任耆德涇原節度
使朱叔夜坐侵牟士卒贓數萬家畜兵器侑薄其罪
天子由是疏之賜叔夜死出侑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左遷俄領忠武軍節度卒年七十二

王彥威

王彥威其先出太原舉明經甲科爲太常散吏卿知
其經生補檢討官詔拜博士憲宗崩淮南李夷簡上
言大行皇帝功高宜稱祖穆宗下其議彥威奏古者
始封爲太祖尚太祖而降則又祖有功宗有德故夏
人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祖契而宗湯周人祖文王而
宗武王唐本周禮以景皇帝爲太祖祖神堯而宗太
宗大行宜稱宗制可後遷諫議大夫李師道既平其
十二州賦法未均詔爲勘定兩稅使還兼史館修撰
興平民上官興殺人亡命吏囚其父興聞自首請罪
京兆尹杜悰御史中丞宇文鼎以自歸死免父囚可
勸風俗議減死彥威據法爭論下遷河南少尹俄改
司農卿李宗閔執政雅善之進拜平盧節度使開成
初召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出入米鹽非所長也而時

剛訐貶衛尉卿俄檢校禮部尚書爲忠武節度使毀
山房三千餘所盜無所容徙宣武封北海縣子卒

李頻

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逮長廬西山多所
記覽其屬辭於詩尤長與里人方干善給事中姚合
大加奬挹以女妻之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祕書郎
爲南陵主簿判入等再遷武功令於時畿民多籍神
策軍吏以其横不敢繩以法頻至有神策士尚君慶
逋賦六年不送頻[illegible]送獄有六門堰者廢百五十

年方歲饑頻發官廥賙民浚渠溉田穀以大稔俄擢
侍御史守法不阿累遷都官員外郎表丐建州刺史
既至以禮法治下時朝政亂而建賴頻以安卒

唐列傳卷之二十六

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饒宰相吉甫子也少力於學既冠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以蔭補校書郎張弘靖辟為掌書記府罷召拜監察御史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帝為太子時已聞吉甫名由是顧德裕厚帝怠荒於政故戚里多所請丐挾宦人詞禁中語關託大臣德裕建言舊制駙馬都尉與要官禁不往來再進御史中丞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

痛詆當路條失政吉甫訴於帝且泣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欲引僧孺益樹黨乃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盝妝具德裕奏不報又詔索盤條繚綾千匹復奏假詔為停自元和後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興紿言天子誕日請築壇度人以資福詔可即顯募江淮闔民

皆曹盩奔走因牟擷其財以自入德裕劾奏督與坐
帝昏荒聽朝簡忽德裕上丹扆六箴時亳州浮屠詭
言水可愈疾號曰聖水德裕嚴勒津邏捕絕之且言
昔吳有聖水宋齊有聖火皆本妖祥帝方惑佛老狂
人杜景先上言其友周息元壽數百歲帝遣宦者至
浙西迎之詔在所馳驛敦遣德裕上疏息元果誕譎
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才堪宰相而李宗
閔以中人助先秉政出德裕為鄭滑節度使引僧孺
協力罷度政事凡德裕所善悉逐去之踰年徙劍南

西川蜀人多鬻女為人妾德裕為著科約凡十三而
上執三年勞下者五歲及期則歸之父母蜀先主祠
旁有猱村其民剔髮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
令禁止蜀風大變於是二邊寖懼南詔請還所俘掠
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以城降德裕既得之即
發兵以守且陳出師之利僧孺居中沮其功命返悉
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德裕終身以為恨會監軍使王
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死拒遠人向化意帝亦悔之
即以兵部尚書召俄拜平章事封贊皇縣伯建言朝
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俄而宗閔罷帝
暴感風害語言鄭注始因王守澄以藥進帝少間又
薦李訓使待詔帝欲授諫官德裕言訓小人不宜引
致左右訓注皆怒即復召宗閔輔政拜德裕為興元
節度使入見帝自陳願留闕下復拜兵部尚書宗閔
奏命已行不可止更徙鎮海軍以代王璠先是太和
中漳王養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時德裕被
召乃檄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為尚書左丞而漳王以
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譖德裕受賂仲陽導

王為不軌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質之獨隋
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遂貶德裕分司東都復貶袁
州長史隋亦免宰相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亂
敗帝追悟乃徙滁州刺史遷淮南節度使代牛僧孺
武宗立召同平章事既入謝即進戒帝辨邪正帝嘗
疑楊嗣復李珏顧望不忠遣使殺之德裕知帝性剛
而果於斷率三宰相見延英嗚咽流涕固諫因追還
使者回鶻自開成時為黠戛斯所破會昌後烏介可
汗挾公主來塞下種族大饑以弱口重器易粟於邊

退渾党項利房掠因天德軍使田牟上言願以部落
兵擊之時議者不一武宗從德裕議而回鶻逐敗進
位司徒澤潞劉從諫死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
德裕請發諸道兵討之澤潞平策功拜太尉進封趙
國公改衛國公德裕嘗謂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
省吏咸名獨重於時宣宗即位奉冊太極殿帝退謂
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毛髮爲森
竪翌日罷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皆素
仇大中元年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再貶潮州司

馬明年又摭吳汝納訟李紳殺吳湘事而大理卿盧
言刑部侍郎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紳殺無罪德裕
徇成其冤乃貶爲崖州司戶參軍事明年卒年六十
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
語其子高高曰執政皆共憾可乎既夕又夢綯懼曰
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白於帝得以喪還德裕
性孤峭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其謀議援古爲質袞
袞可喜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
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飲酒後房
無聲色娛生平所論著多行於世云

李回

李回字昭度新興王德良六世孫長慶中擢進士第
及策賢良方正異等李德裕雅知之錄職方員外郎
判戶部會昌中以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時方伐劉
稹武宗慮河朔列鎮陰相締以撓兵事德裕薦回持
節諭何弘敬王元逵二將聽命又張仲武以幽州兵
攻回鶻而與劉沔不協回至諭以大義仲武釋然即
合太原軍攻潞後以回爲使督戰至潞東王宰石雄

素疑驕逗左回不勉行顧左右呼直史責破賊限期
宰等震恐賊平進同平章事武宗崩出爲劍南西川
節度使以與德裕善決吳湘獄時回爲中丞坐不糾
擿貶湖南觀察使卒

鄭肅

鄭肅字乂敬其先滎陽人第進士書判拔萃補興平
尉累擢太常少卿文宗高擇魯王府屬肅以諫議大
夫兼長史王爲皇太子遷給事中進尚書右丞出爲
陝虢觀察使開成二年召拜吏部侍郎既而太子以

憂死出爲檢校禮部尚書河中節度使武宗知太子無罪特困於讒而朝廷謂肅脇義不可奪五年同平章事與李德裕同心輔政宣宗即位遷中書侍郎罷爲荆南節度使卒子洎化至州刺史

李讓夷

李讓夷字達心擢進士第辟鎮國李絳府判官又從西川杜元穎幕府宋申錫爲翰林學士薦讓夷右拾遺俄詔升學士素善薛廷老廷老不飭細檢數歛酒不治職罷去坐是亦奪職累進諫議大夫開成初起

居舍人李褒免文宗謂李石石以馮定孫簡蕭俶李讓夷對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請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球故與李宗閔善若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言乃決用讓夷武宗初李德裕復入三遷同平章事潞州平檢校尚書右僕射宣宗立進司空門下侍郎復拜淮南節度使以疾願還卒

李紳

李紳字公垂中書令敬玄曾孫爲人短小精悍於詩最有名時號短李蘇州刺史韋夏卿數稱之辨拔有爲衡芝壓車元和初擢進士第補國子助教不樂輒去客金陵李錡愛其才辟掌書記錡寖不法錡召紳作疏陽怖栗至不能爲字或言許縱能軍中書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囚紳獄中錡誅乃免穆宗召爲右拾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累擢中書舍人稹爲宰相欲引牛僧孺懼紳等在禁近沮解乃授德裕浙西觀察使僧孺輔政以紳爲御史中丞顧其氣剛下而韓愈勁直乃以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免臺參以激紳紳愈不相下以紳爲江西觀察

使特言爲李逢吉中傷改戶部侍郎逢吉終欲斥之紳族子虞有文學名隱居華陽自言不願仕時來省紳雅與栢耆程昔範善及耆爲拾遺虞以書求薦紳惡其無立操痛詆之虞失望後至京師暴紳於逢吉逢吉乃用張又新李續等計擢虞昔範與劉棲楚皆爲拾遺以伺紳隙內結中人王守澄自助會敬宗立逢吉知紳失勢可乘使守澄從容奏言先帝始議立太子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獨宰相逢吉請立陛下而李續李虞助之逢吉乘間言紳嘗不利於陛下請

逐之帝初卽位不能辨乃貶紳爲端州司馬惟當處
厚慶言紳枉折逢吉之姦後天子於禁中得先帝手
緘書一笥發之見裴度元穎紳三疏請立帝爲嗣始
大感悟賚所赦令不言左降官與量移處厚執爭詔
爲追定得徙江州長史遷滁壽二州刺史太和中李
德裕當國擢紳浙東觀察使李宗閔方得君復以太
子賓客分司開成初鄭覃以紳爲河南尹河南多惡
少或危帽散衣擊大毬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
風遁去遷宣武節度使大旱蝗不入境武宗卽位徙

淮南召拜同平章事封趙郡公復節度使淮南卒

盧鈞

盧鈞字子和系出范陽徙京兆藍田舉進士中第以
拔萃補秘書正字從李絳爲山南府推官調長安尉
又從裴度爲太原觀察使遷監察御史爭宋申錫獄
知名遷給事中拜華州刺史關輔驛馬疲耗鈞爲市
健馬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爭先
往賤售其珍鈞一不取以戶部侍郎召判戶部會昌
中漢水害襄陽拜鈞山南東道節度使築隄六千步
以障漢暴王師伐劉稹武宗詔兼節度昭義軍會稹
死事領昭義鈞及潞石雄兵已入而稹將白惟信郭
餘卒三千保潞城未下雄召之使往鈞次高平惟信
獻款俄而與士五千戍代北卒驕顧家屬不欲去逗
酣及攻城逐大將李文矩爲帥鈞合卒奔潞城文矩
投地伊刑稍諭叛者衆乃悔服卽相與謝鈞迎還府
斬首惡乃定會劉約自天平徙宣武水至縣炎乃授
鈞宣武節度使人情帖然召入爲吏部尚書封范陽
郡公節度河東大中九年召爲左僕射令狐綯惡之

帝元日大饗含元殿鈞年八十升降如儀音吐鴻暢
舉朝咨歎以鈞耆碩長者顧不任職咎綯爲娼賢稍
聞言於帝以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山南西道節
度使懿宗初復節度宣武辭不拜致仕卒年八十七

劉瑑

劉瑑字子全高宗宰相仁軌五世孫第進士陳夷行
表爲判官入遷左拾遺諫罷武宗方士大中初擢翰
林學士會伐党項詔爲行營宣慰使遷刑部侍郎爲
河南尹進宣武軍節度使先時大衆雜進倡籍瑑曰

豈單中樂耶取壯士千人被鎧擁矛盾習擊刺與東
士臨觀徙河東節度使未幾以戶部侍郎召判度支
始琢在翰林帝素器遇至是手詔追還外無知者既
發太原人方大驚後請間帝視按上曆謂琢爲朕擇
一令卜琢跪曰某日良帝笑曰是日卿可遂相即拜
同平章事仍領度支會與崔慎由議帝前慎由請罷
別流品琢曰王夷甫相晉崇尚浮虛以逃流品卒致
淪夷慎由不得對由是罷宰相俄而琢大病加工部
尚書拜卧內猶手疏陳政事居位半歲卒年六十五

杜牧

杜牧字牧之佑之孫也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
師表爲江西團練巡官又爲牛僧孺府掌書記是時
劉從諫守澤潞何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
追咎長慶以來朝廷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
所以係天下輕重不得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
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言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
六衛論累遷左補闕史館修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
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

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德裕善之會劉稹
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若以忠武寧
兩軍益青州精中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
數月必覆賊巢俄而澤潞平畧如牧策歷黃池睦三
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職改吏部復乞爲
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遷中書舍人牧
剛直有奇節不爲齪齪小謹亦以敢直時無右援者
從兄悰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
年五十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云

李中敏

李中敏字藏之系出隴西元和中擢進士第與杜牧
李甘善其文辭氣節大抵相上下入拜侍御史鄭注
誣逐宰相宋申錫天下以目太和六年大旱文宗內
憂詔詢所以致雨者中敏時以司門員外郎上言乞
斬鄭注不省注誅累遷諫議大夫爲理匭使建言有
司不得御奏既遷給事中仇士良以開府階蔭其子
中敏曰內謁者監安得有子士良慚恚繇是棄官去
開成末爲婺杭二刺史卒於官

李甘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第進士舉賢良方正異等累擢侍御史鄭注侍講禁中求宰相朝廷譁然將用之甘顯倡曰注何人欲得宰相甘坐輒貶封州司馬而李訓內亦惡注繇是注卒不相甘終於貶始河南人楊牢字松年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牢於尹牢後亦擢進士第

韋溫

韋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

第以拔萃高等補咸陽尉入爲監察御史以荎制莊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既謝輒解歸侍親疾居喪服除李逢吉辟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搆罪不測溫倡曰丞相操履純篤不宜及乃姦人陷之太和五年太廟室漏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自勅中人葺之溫諫曰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脩請還將作帝乃能官人會群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

時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鄭注節度鳳翔表爲副溫曰拒則速禍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爲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爲我論駁乎須太子長以爲賓客久之卒爲給事中劾兼莊恪太子侍讀諫曰殿下盛年宜雞鳴蚤作問安太子不悅辭侍讀太子得罪詔諭群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服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

員外郎將趨省溫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既疾召親屬賦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年五十八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戲慢者與楊嗣復李德裕善嘗勸平故憾二人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耶一女歸薛蒙工屬文續曹大家女訓行於世

劉蕡

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客梁汴間明春秋能言古
興亡事沈徙於謀浩然有救世意擢進士第元和後
權綱弛廢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弑逆罪更二帝不能
討天下憤之文宗即位思洗元和宿恥將剪落支黨
方宦人握兵橫制海內號曰北司凶醜朋挺外脅群
臣內掣侮天子常痛疾太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
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策之時第策官左
散騎常侍馮宿太常少卿賈餗庫部郎中龐嚴見蕡
對嗟伏以為過古晁董而畏中官眦睚不敢取士人

讀其辭至感慨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
被選者二十有三人皆冗散常務頗得優調河南府
叅軍事李郃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耶乃上疏乞回
臣所授以旌蕡直帝不納郃字子玄後歷賀州刺史
蕡對後七年有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
東西南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
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始帝恭儉求治
志除凶人然懦而不斷臣下畏禍不敢言故蕡對極
陳晉襄公殺陽處父以戒帝又引閽弑吳子餘祭帝

央帝後與宋申錫謀誅守澄不克守澄廢帝弟漳王
而斥申錫帝依違其間不敢主也賈餗與王涯李訓
舒元輿以謀敗皆爲中官夷其宗而宦者益横帝以
憂崩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上言蕡當太和
時宦官始熾因直言策請奪爵土復掃除之役使蕡
策奕用則逆節可消帝感悟贈蕡右諫議大夫訪子
孫授以官云

劉瞻

劉瞻字幾之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舉進士徐商辟署鹽鐵府案遷太常博士劉瑑執政薦爲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爲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二年同平章事同昌公主薨懿宗捕太醫韓宗紹等送詔獄逮繫宗族數百人瞻喻諫官皆依違無敢言自上疏固爭帝大怒罷爲荊南節度使路巖韋保衡從爲惡言瞻帝俄斥康州刺史於是翰林學士鄭畋以責

詞不深切御史中丞孫瑝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貶嶺南巖等疾未愜按圖視驩州道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賢正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虢二州刺史召平章事居位三月卒

王徽

王徽字昭文京兆人第進士授校書郎沈詢判度支徐商領鹽鐵皆辟署使府始宣宗詔宰相選可尚主者或以徽聞徽本澹靡利開不喜往見宰相劉瑑曰徽年過四十又多病不應在選瑑爲言乃罷從令狐綯署宣武淮南掌書記召授左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徐商罷政事守江陵表爲殿中侍御史商還薦知雜事進考功員外郎翰林學士廣明元年盧攜罷宰相以徽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關僖宗西狩月夜出徽與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詰朝乃知追帝不及墜崖檻閒爲賊所執迫還將汙以官徽陽瘖不荅以外環脅卒不動賊令歸第使醫謨視久之守者懈乃奔河中裂縑書章遣人間走蜀頒昭義節度使

是時李克用亦爭潞徽知朝廷力未能以兵抗之秦表固辭更爲諸道租庸供軍使因就行營都監楊復光請赦沙陀罪令赴難遂平京師徽功爲多遷右僕射秦表請帝東還權京兆尹徽不屈勢倖爲帝左右所憎以其黨薛杞爲少尹輕其權杞方居喪徽奏止不使到府衆怨共譖罷徽令赴行在帝還京師宰相疾其怨望貶集州刺史會帝避沙陀出次寶雞帝念徽無罪拜吏部尚書封琅琊郡侯未行而襄王煴作亂帝進次漢中煴追召徽徐署康徽托手弱卒

不肯爲煴平帝至鳳翔召徵拜太子少師昭宗立見便殿進對詳洽帝顧宰相曰徵神氣精强可用乃復授吏部尚書進左僕射大順元年卒

鄭畋

鄭畋字台文系出滎陽舉進士第時年甚少有司上第籍武宗疑索所試自省乃出爲宣武推官以書判拔萃擢渭南尉父亞免宣宗時白敏中令狐綯繼當國皆怨德裕其賓客並廢斥故畋不調幾十年外更帥鎮幕府綯去位始爲虞部員外郎右丞鄭薰詆畋

罪不可任郎官出之久乃入爲刑部員外郎劉瞻爲宰相薦授戶部郎中入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討徐州賊龐勛書詔紛委勛平以戶部侍郎進學士承旨瞻以諫迕懿宗賜罷畋草制書多褒言韋保衡等怒之貶梧州刺史僖宗立徙郴絳二州以右散騎常侍召還同平章事封滎陽郡侯以星變求去位不許乾符六年黃巢勢寖盛據安南騰書求天平節度使帝令群臣議咸請假節以紓難畋欲因授嶺南節度使而盧攜方倚高駢使立功僕射于琮言南海以寶產富天下如與賊國藏竭矣天子然攜議駢奏南蠻方彊請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攜又議從之畋以爲損國威靈不可印抗論至相詬媢乃俱罷以畋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俄召拜吏部尚書明年爲鳳翔隴西節度使會黃巢陷東都遣兵戍京師以家財勞行妻自紉戎衣給戰士帝出梁洋畋上謁斜谷遣子凝績從帝有詔進同平章事賊將又至畋斬於軍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承制除拜乃以前靈武節度使唐弘夫爲行軍司馬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衆三萬來攻畋使

弘夫設伏以待璠遇去擒璠子斬之乃與涇原程宗楚秦州仇公遇鄜延李孝恭夏州拓拔思恭約盟傳檄天下當此時微畋天子幾殆弘夫與宗楚乘勝入都門爲賊所覆畋數敕無輕進二人不聽果敗以鄜夏兵屯東渭橋再進司空行軍司馬李昌言者屯興平遣麾下來爲南面都統輒引兵趨府畋不意見襲登城好語曰吾方入朝公能戢兵愛人爲國滅賊乎能則守此矣遂委軍去昌言自爲留後明年召至行在以王鐸將兵復拜畋司空平章事田令孜倚權有

所干請敗不應陳敬瑄欲以官品居宰相上敗曰外宰相安得論品乎卒不肯處其下令孜敬瑄內常銜之賊平帝將還而李昌言自以襲敗而奪之鎮今敗嘗固內不喜故三人相結而遣客上敗過咎帝得其情不許敗乃引疾去罷政事卒年六十三

鄭從讜

鄭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累遷左補闕令狐綯魏扶皆瀚門生數進擧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爲吏部侍郎銓次明允出爲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

善最聞改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士豪署其酋右職爲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爲刑部尚書久之擢同平章事沙陀都督李國昌入寇鎮武雲朔等州南略大谷河東節度使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琳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傳圭斬軫以狗彥琳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爲亂朝廷以爲憂帝欲大臣鎮制乃拜從讜以宰相秩復爲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部自辟參佐皆一時選京師士人比太原爲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會黃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鄉北面招討副使諸葛爽入討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東謂曰我且引而南欲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感槩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用辭窮再拜去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戰沙陀沙陀大敗引還即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諸將命抒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三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從讜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貲從讜開

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卒諡文忠從讜沈毅有謀時鄭畋鎮鳳翔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王鐸

王鐸字昭範宰相播昆弟子也會昌初擢進士第累遷右補闕集賢殿直學士白敏中辟署西川幕府咸通後仕寖顯十二年繇禮部尚書加門下侍郎韋保衡繇恩倖輔政始由鐸得進士故謹事之雖秉政權將大斥不附者病鐸持其事不得肆揖神觀爲出爲

宣武節度使會重榮盜起天下跋鐸入輔又鄭畋數言其賢復拜門下侍郎平章事乾符六年賊破江陵宋威無功鐸因請自率諸將督群盜帝即以鐸爲侍中荊南節度使封晉國公李係者西平王晟諸孫能辯善言兵然中無有鐸信之舉爲將分精兵使守潭南俄而賊捨廣州趨而北係望風未戰輒潰鐸退營襄陽於是以高駢代之貶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未幾召拜太子少師從天子入蜀中和二年乃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爲義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於是表崔

安潛自副鄭昌圖裴樞王搏等在幕府以周岌王重榮諸葛爽康實安師儒時溥六節度爲將佐而中尉西門思恭爲監軍率衛兵泊梁蜀師三萬壁盩厔張檄天下爭欲破賊故巢戰數蹙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欲使功出於已乃搆鐸於帝罷還屯鐸功幾就而讒見奪然卒因其勢困賊後數月復京師四年徙義昌節度使鐸世貴出入裘馬鮮明妾侍且衆過魏樂彥禎子從訓心利之李山甫者數舉進士被黜依魏幕府内樂禍導從訓以詭謀使伏兵高雞泊劫之鐸及家屬吏佐三百餘人皆遇害朝廷微弱不能治

蕭倣

蕭倣字思道悟子太和中擢進士第累除給事中宣宗嘗以李琢爲嶺南節度使已賜節而倣封還詔書自集賢學士拜嶺南節度使南方珍賄叢夥不以入門咸通初爲左散騎常侍懿宗喜佛道倣諫以爲天竺法割愛取滅非帝王所尚慕數遷拜義成軍節度使滑州瀕河果歲水壞西北防倣徙其流遠去以兵部尚書再判度支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再遷司空

封蘭陵縣侯時天下盜起宦人持兵柄倣以鯁直爲權近所忌卒年八十子廩字富侯第進士遷尚書郎倣頃南海解官南海多穀紙倣敕諸子繕補殘書廩諫得無薏苡嫌乎倣曰善吾思不及此乃止

孔緯

孔緯字化文少孤依諸父多與有名者游擢進士第東川崔慎由表置幕府從崔鉉淮南復從慎由守河中遷監察御史進禮部員外郎兼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還爲右司員外郎趙隱言其才拜翰林學士俄知

制誥擢御史中丞緯方雅疾惡若讐三遷吏部侍郎當路不悅改太常卿從僖宗西到蜀以刑部尚書判戶部蕭遘雅不喜坐調度不給改太子少保及帝避朱玫次陳倉惟黃門衛士數百人乘輿詔拜緯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行在時群臣露次爇屋爲盜剽脅衣裝畧盡緯謁宰相欲有所論遘與裴澈怨田令孜不欲行辭不見緯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往見李昌符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昌符具資裝送之既及行在緯建言闕邑阨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梁州拜

同平章事改平從帝還領諸道鹽鐵轉運使昭宗即位進司空以太學焚殘乃兼國子祭酒完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時張濬將伐太原帝不决以問緯緯助濬請既濬敗坐傳會出爲荊南節度使俄貶均州刺史二人皆客緯朱全忠爲請詔聽使便乃屏居華陰李茂貞入殺韋昭度帝惡大臣朋比與藩臣交更召緯入朝再擢以司空門下侍郎復輔政使者敦勸力疾到京師見帝嗚咽流涕自陳衰疾不任事會天子出次石門從至莎城以病還都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

崔彥昭

崔彥昭字思文其先清河人擢進士第數應帥鎮辟奏於吏治精明所至課最累進戶部侍郎縣河陽節度使徙河東先是沙陀諸部多犯法彥昭撫循有威惠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諸道鹽鐵轉運使俄同平章事仍判度支初楊收路巖韋保衡皆坐朋比賄賂得罪死蕭倣來政矯革之而彥昭協力百政職脩彥昭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王凝外昆弟也凝大

中初先顯而彥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若從明經舉彥昭爲憾至是凝爲兵部侍郎母聞彥昭相敕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死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而凝竟免伶人李可及爲懿宗所寵橫甚彥昭奏逐死嶺南累拜兼尚書右僕射以疾去位卒

杜審權

杜審權字殷衡第進士辟浙西幕府擧拔萃中爲右拾遺宣宗時入翰林爲學士懿宗立進同平章事出

爲鎮海軍節度使龐勛亂徐州審權與令狐綯崔鉉連師掎角助破進檢校司空入爲尚書左僕射襄陽郡公繼領河中忠武節度使卒審權性長厚居翰林最久終不漏禁近語在方鎮視事有常處與杜悰俱位將相悰先進故世謂審權吳水杜公

杜讓能

杜讓能字群懿僖宗狩蜀奔謁行在召爲翰林學士方關東兵興調發鞍徠書詔叢浩帝倚重之李克用兵至帝夜出鳳翔蒼黃無知者俄而狩梁是時棧道爲山南石君涉所毀天子間關險澁讓能未嘗暫去側昭宗立進尚書左僕射李茂貞守鳳翔自大順後兵寖彊恃有功不奉法帝怒詔讓能議討時宰相崔昭緯陰結茂貞讓能所言悉漏之泣曰它日臣蒙鼂錯之誅顧不足弭七國患然敢不奉詔景福二年李茂貞悉兵至三橋請必殺之乃賜死

蕭遘

蕭遘字得聖寘子擢進士第嘗慕李德裕爲人由起居舍人斥播州司馬道三峽方追畏不聊若有人謂曰公無恐予爲公呵衞遘悅悟俄謁白帝祠見帝貌類向所睹異之僖宗入蜀拜同平章事始王鐸知貢舉而得遘及是與鐸並位封楚國公遘負大節以王佐自任田令孜持禁軍權寵可炙公卿無不拊順惟遘未嘗少下故令孜取安邑池鹽給衞軍王重榮固爭乃從重榮他鎮不受詔令孜以兵討之重榮引沙陀拒王師王師敗逐而西帝幸鳳翔諸節度共劾令孜生事遘素惡之召朱玫於邠起兵奉迎令孜迫帝幸陳倉夜出百官不及從玫怒令孜并望帝不諒

其心遘曰上無負天下顧爲令孜掣制陳倉之行又迹於兵公誠有憂王室意宜請天子復國玫退曰我擇一王爲帝識者斬尚何事乃立嗣襄王熅而召遘作冊遘苦辭熅罷遘爲太子太保帝還孔緯與遘隙乃劾嘗爲僞臣賜死

韋昭度

韋昭度字正紀京兆人擢進士第累遷中書舍人僖宗西狩以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從未幾進同平章事還京授司空再狩山南還次鳳翔李昌符亂與

倉卒昭度質家族於禁軍誓共討賊士感動乃平目
符遷太保兼侍中昭宗即位守中書令封岐國公閬
州刺史王建攻陳敬瑄於成都以昭度為西川節度
使敬瑄不內詔東川顧彥朗與建合兵以討拜昭度
兼行營招撫使乃建幟節行城下諭其衆建紿昭度
曰山東兵連禍結朝廷不能治腹心疾也宜亟還定
之敬瑄小醜當責建等可辦昭度信之請還未半道
建以重兵守棧門急攻成都因敬瑄自稱留後罷昭
度為東都留守杜讓能既被害復平章事王行瑜求

為尚書令昭度建言太宗由是即位後人臣無復拜
者郭子儀有大功嘗授之固辭免行瑜怨會用李磎
輔政而崔昭緯客語行瑜曰前公已為尚書令昭度
持不可今又引磎協力行瑜乃與李茂貞數上書譏
詆朝政昭度懼稱疾罷為太傅致仕行瑜茂貞韓建
聯兵至闕下言昭度伐蜀失謀請貶之未及報而行
瑜收昭度於都亭驛殺之天子不得已下詔暴其罪
行瑜誅乃追復官爵贈太尉

陸扆

陸扆字祥文宰相贄族孫客於陝遂為陝人光啟二
年從僖宗幸山南擢進士第累進翰林學士中書舍
人扆工屬辭敏速若注射然昭宗倚遇之帝嘗作賦
詔學士皆和獨扆批先就帝覽之嘆曰貞元時陸贄
吳通玄兄弟善內廷文書後無繼者今朕得之始其
舉進士時方遷幸而六月牓出至是劾甚暑它學士
輒戲曰造牓天也累為尚書左丞封嘉興縣男徙戶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故事自三省得宰相有
光署錢留為宴資學士院未始有至扆送光院錢五

十萬以榮近司進中書侍郎判戶部嗣覃王以兵伐
鳳翔扆諫曰國步方安不宜加兵近輔且親王而屬
軍事必有後害帝責扆沮撓貶峽州刺史師果敗久
之授工部尚書從天子自華州還以兵部尚書復當
國封吳郡公天復初帝密語韓偓曰陸扆裴贄孰忠
於我偓曰扆等皆宰相安有它腸帝曰外言扆不喜
我復位元日易服奔啓夏門信不偓曰孰為陛下言
此曰崔胤令狐渙偓曰設扆如是亦不足責且陛下
反正扆素不知謀忽聞兵起欲出奔耳陛下責其不

死難則可以爲不喜乃譏言也帝遂悟命兼戶部尚
書帝至自鳳翔大赦天下諸道皆賜詔獨不及李茂
貞扆曰國西鳳翔爲最近迹其罪固不可赦然尚脩
職貢朝廷未之絶無宜於詔書有以異也始崔胤罷
相扆代之胤内怨望及是議以爲陰有黨附貶沂王
傅分司東都胤死後授吏部尚書從遷洛柳璨始附
朱全忠謀去朝廷衣冠有望者貶扆濮州司戶參軍
殺之白馬驛年五十九扆初名允迪後改云

鄭綮

鄭綮字藴武及進士第歷監察御史擢左司郎中困
窶甚丐補廬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請無犯州
境巢笑爲斂兵州獨完僖宗嘉之賜緋魚歲滿去廬
錢千緡藏州庫後它盜至終不犯鄭使君錢及楊行
密爲刺史送都還綮王徽爲御史大夫以兵部郎中
表知雜事遷給事中杜弘徽任中書舍人綮以其兄
讓能輔政不宜處禁要上還制書不報輒移病去召
爲右散騎常侍往往條摘失政衆譁傳之宰相怒改
國子祭酒議者不直復還常侍大順後王政微綮每

以詩謠託諷中人有誦之天子前者昭宗意其有所
藴未盡因有司上班簿遂署其側曰可禮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綮本善詩其語多俳諧故使落調
世共號鄭五歇後體至是省史走其家上謁綮笑曰
諸君誤矣人皆不識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
聞制詔下歎曰萬一然笑殺天下人既視事宗戚請
慶搔首曰歇後鄭五作宰相事可知矣固讓不聽立
朝偘然無復故態自以不爲人所瞻望纔三月以疾
乞骸拜太子少保致仕卒

韓偓

韓偓字致光京兆人擢進士第遷中書舍人偓嘗與
崔胤定策誅劉季述昭宗反正爲功臣帝疾宦人驕
横欲盡去之前膝曰此一事終始屬卿偓因薦御史
大夫趙崇勁正雅重可以準繩中外帝知偓崇門生
也歎其能讓偓曰三使相有功不如厚與金帛官爵
毋使豫政事今宰相不得顓決事初李繼昭等皆進
同平章事時謂三使相宰相韋貽範毋喪詔還偓當
草制上言俟變縗而召可也茂貞入見帝曰命宰相

而學士不草麻非反邪帝畏茂貞卒詔貶範還相姚
洎代草麻自是宦黨怒偓甚帝反正勵精政事偓處
可機密率與帝意合欲用者三四讓不敢當初侍宴
朱全忠胤臨陛宣事坐者皆去席偓不動全忠怒偓
薄巳嘗倖蔑侮行位崔胤亦與偓貳會逐王溥陸
扆帝以王贊趙崇為相胤執贊崇非宰相器帝不得
巳而罷贊崇皆偓所薦為宰相者全忠見帝斥偓罪
帝數顧胤胤不為解全忠至中書欲召偓殺之鄭元
規曰偓位侍郎學士承旨公無遽全忠乃止貶濮州

司馬帝執其手涕泣曰我左右無人矣天佑二年復
召為學士偓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

張濬

張濬字禹川本河間人性通脫無檢不得志乃羸服
屏居金鳳山學從橫術樞密使楊復恭邀之以處士
薦為太常博士進度支員外郎黃巢之亂稱疾挾其
母走商山僖宗西出衛士食不給漢陰令李康獻糗
餌數百馱士皆厭給帝異之曰孰乃及是乎對曰臣
安知為此張濬教臣也乃悉召濬至行在再進諫議
大夫宰相王鐸任行營都統表署都統判官時王敬
武在平盧軍扼強累召不肯應濬往說之而敬武巳
臣賊不迎使者濬責之敬武愕眙愧謝濬宣詔巳士
按兵默默濬召將佐于鞠場倡言忠義之士當審利
害黃巢販鹽虜耳捨天子而臣之何利邪敬武即引
軍從濬西擢濬為衛軍使賊平以戶部侍郎判度支
從再狩山南拜同平章事濬始由復恭進復恭中失
權更依田令孜昭宗即位復恭恃援立功專任事帝
積不平當時多言濬有方畧善處大計乃復見委信

是時朱全忠威震關東李克恭以潞州歸全忠全忠
乃與幽州李匡威雲州赫連鐸上言先帝幸梁驛李
克用與朱玫連和請舉兵誅之議者言王室未寧雖
得太原猶非所有濬固爭請因其弱討之斷兩雄勢
帝曰平巢克用功第一今乘危伐之天下其謂我何
久不決孔緯曰濬言萬世之利帝乃決出師詔濬為
河東行營兵馬招討制置使京兆尹孫揆為昭義節
度使副之韓建為供軍使以全忠匡威鐸並為招討
使樞密使駱全誼為行營都監是役也濬外幸[illegible]功

而內制復恭復恭故衙之先是汴華邠岐兵絶河會
平陽汴將朱崇節已戍潞濟應汴人遂據有之乃令
撝分兵趨潞以中人韓歸範持節護送至軍會太原
將李存孝方攻潞撝至長子為存孝所禽濟次陰池
闕諸軍壁平陽存孝殺之皆大逐北濟欽衆夜遁比
明軍失大半全誨欽棄死建遁去克用上書請罪其
辭悖慢因韓歸範以聞朝廷震動即日下詔罷濬三
貶繡州司戶參軍全忠為申請詔聽便便濬乃至藍
田依韓建及韋昭度死復用緯為宰相故濬亦拜兵

部尚書領天下租庸使將復用克用上言若朝以濬
為相暮請以兵見乃止乾寧中罷使遷左僕射致仕
居洛長水墅雖自屏處然朝廷得失時上言之劉季
述亂濬徒步入洛泣諭于全義全忠脅帝東遷濬閒
曰乘輿卜洛大事去矣蓋知其將篡也全忠畏濬搆
它鎮兵使全義遣牙將如盜者夜圍墅殺之屠其家
百餘人實天復二年十二月也始濬素厚永寧使葉
彥彥知其謀以告濬子格濬度不免父子相持泣曰
留則俱死不如去以存吾嗣格拜而辭彥率士三十

人送之浙漢入蜀後事王建少子播開道走淮南依
楊行密終廣陵

周寶

周寶字上珪平州盧龍人曾祖代選為鳥城令安祿
山反率縣人拒戰死之祖光濟事平盧節度李希烈
為牙將從李納以徐州歸天子父懷義通書記累遷
西城防禦使以從城事不為宰相李吉甫所助以憂
死寶籍為千牛備身天平節度使殷侑嘗為懷義幕
軍寶從之為部將會昌時選方鎮才校入宿衛與高

駢皆隸右神策軍善擊毬駢以兄事寶自請以毬狀
見武宗擢金吾將軍以毬喪一目進檢校工部尚書
涇原節度號良將黃巢據宣歙徙寶鎮海軍節度巢
南面招討使巢聞出采石略揚州僖宗入蜀時群盜
所在盤結柳超據常熟王敖據崑山王騰據華亭宋
可復據無錫寶練卒自守中和二年進同平章事巢
天下租庸副使封汝南郡王將赴難益募兵號後樓
都明年董昌據杭州柳超自常熟入睦州刺史韋諸
殺之四年餘杭鎮使陳晟攻諸以州授晟寶子璵

統後樓都孱不能馭軍實亦稍感聲色不卹事以婿
楊茂實爲蘇州刺史田令孜以趙載代之茂實不受
命實表留不聽高駢領鹽鐵辟實子佑爲支使實亦
表駢從子在蘇府駢出屯東塘約西定京師實喜將
赴之或曰高氏欲圖公地實未信駢遣人請會金山
謀執實即奔常州依丁從實召後樓都無一士至者
錢鏐具櫜鞬迎實舍樟亭未幾殺之不淹月而駢爲
畢師鐸所囚實死年七十四

王處存

王處存京兆萬年人父宗巧射利侈靡自奉累除金
吾大將軍遙領興元節度使處存累遷義武節度使
黃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
至山南衛乘輿外約王重榮連盟進屯渭橋而涇州
行軍司馬唐弘夫亦屯渭北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
都統素善李克用又故婚好遣使十輩曉譬迎勸率
共平京師王鐸差興復功以勤王舉義處存爲第一
收城破賊克用爲第二遷檢校司空復出兵三千屬
大將張公慶會諸軍捕巢泰山滅之進檢校司徒同
平章事田令孜討王重榮徙節度河中卒年六十五

王重榮

王重榮太原祁人父縱太和末爲河中騎將從石雄
破回鶻終鹽州刺史重榮以父任爲列校與兄重盈
皆以毅武冠軍擢河中牙將主伺察時兩軍士干夜
禁捕而鞭之中尉楊玄寔怒執重榮讓曰天子爪士
而藩校辱之荅曰夜半執者姦盜孰知天子爪士耶
遷行軍司馬黃巢陷長安分兵略蒲節度使李都不
能支乃臣賊然內倚重榮重榮乃悉驅出賊使斬之

天子使前京兆尹竇潏間道慰其軍因詔代都重榮
率官屬奉迎潏朱溫以舟師下馮翊黃鄴率衆自華
陰合攻重榮重榮感勵士衆大戰敗之拜檢校工部
尚書爲節度使會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兵萬人
屯武功重榮與連和擊賊將李詳於華州賊使尚讓
來攻而朱溫將勁兵居前敗重榮兵重榮選兵三萬
攻溫溫懼降詔即副河中行營招討賜名全忠巢喪
二州怒甚自將精兵數萬壁梁田重榮軍華陰復光
軍渭北掎角攻之賊大敗執其將趙璋巢中流矢走

乃遣使者約連和克用使陳景斯總兵自嵐石赴河中親帥師從之遂平巢復京師以功授檢校太尉封琅邪郡王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據鹽池之饒令孜徙重榮兗海節度使以王處存代之詔克用將兵援河中重榮上書劾令孜諸克用書且言奉密詔須公到使我圖公此令孜朱全忠朱玫之惑上也因示偽詔克用方與全忠有隙信之請討全忠及玫帝數詔和解天子走鳳翔偽嗣襄王熅僭位重榮與克用謀定王室楊復恭代令孜領神策故與克用善遣諫議大

夫劉崇望齎詔諭天子意重榮遂斬熅長安復平嘗厚部將常行儒行儒怨之光啓三年引兵夜攻府重榮亡出外詰旦殺之推立重盈重盈前此已歷汾州刺史平章事及代重榮留長子珙領節度事入殺行儒准復安昭宗立封琅琊郡王從子瑥亦爲中武節度使

趙犨

趙犨陳州人世爲忠武軍牙將犨兒弄時好爲營陣稍長喜書學擊劍善射黃巢入長安所在盜興陳人詣節度府請犨爲刺史表於朝授之會官屬計曰巢若不死長安必東出關陳其衝也巢敗果東奔犨令引銳士出戰屢破賊中和五年擢彰義軍節度使巢始敗余宗權始熾居二十餘州惟陳賴犨得全卒

黃碣

黃碣閩人也初爲閩小將喜學問軒然有志向同列有假其筆者碣怒曰是筆他日斷大事不可假後戰安南有功高駢表爲漳州刺史徙婺州治有績劉漢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棄州去客蘇州董昌爲威

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久乃應及昌反碣諫其盡忠王朝昌怒斥出之碣移書幕府李涌曰鼓可爲逆耶或竊其書示昌昌令使者斬之昌敗有詔贈司徒昌召會稽令吳鐐問策鐐曰王作偽天子自取滅亡昌叱斬之又召山陰令張遜知御史臺固辭他日謂人曰我無碣鐐遜何之事即害之

孫揆

孫揆字聖圭刑部侍郎逖五世從孫也第進士昭宗討李克用授昭義軍節度使以本道兵會戰克用伏

兵刀黃嶺執搩厚禮而將用之授大罵不輟克用怒使以鋸解之罵聲不輟至死

趙匡凝

趙匡凝字光儀蔡州人也其父德諲事秦宗權為申州刺史宗權及德諲攻下襄陽梁太祖攻蔡州宗權屢敗德諲乃以山南東道七州降梁太祖初鎮宣武嘗為宗權所困聞德諲降大喜表為行營副都統河陽保義義昌三節度行軍司馬會其兵以攻蔡破之德諲卒匡凝自立時成汭死雷彥恭襲取荆南匡凝

遣其弟匡明逐彥恭太祖表匡凝荆襄節度使以匡明為荆南留後是時唐衰藩鎮不復奉朝廷獨匡凝兄弟貢賦不絕太祖已弑昭宗將謀代唐畏匡凝兄弟不從遣使告之匡凝對使者流涕太祖遣楊師厚攻之太祖以兵殿漢北匡凝戰敗以輕舟奔於楊行密師厚進攻荆南匡明奔於蜀匡凝至廣陵行密厚遇之行密死楊渥稍不禮之渥方宴食青梅匡凝顧渥曰勿多食發小兒熱諸將以為慢渥遷匡凝海陵後為徐溫所殺匡明卒於蜀

張承業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素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

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勅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耳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國家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

慨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奮拳毆寶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而反諂諛自容耶太后使召莊宗明日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臥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

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嘆曰此本朝勑使先王時監軍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唐列傳卷之二十八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年最少老師宿儒耻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數以忠言進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

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拜祭酒侍講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後致仕卒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詔改爲正義云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右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穎達子志紆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爲司業太子諭德王恭者滑州白馬人貞觀初召拜太學博士講三禮嘉運魏州繁水人少爲沙門還治儒學長於論議貞觀初累[illegible]

越王東閤祭酒退隱白鹿山十一年召拜太學博士
弘文館學士高宗爲太子引爲崇賢館學士數與洗
馬秦暐侍講宮中終國子博士

顏師古

顏師古字籀其先琅琊臨沂人祖之推自高齊入周
終隋黃門郎遂居關中爲京兆萬年人父思魯以儒
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師古少博覽精
訓故仁壽中李綱薦之授安養尉時薛道衡爲襄州
總管與之推舊嘉其才每作文章令措摘疵短俄失

職歸長安不得調家甚貧教授爲生高祖入關謁見
長春宮授朝散大夫拜燉煌公府文學累遷中書舍
人太宗即位拜中書侍郎封琅琊縣男以母喪解服
除還官歲餘坐公事免帝嘗歎五經去聖遠傳習寖
訛詔師古於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擢加通直郎散
騎常侍俄拜秘書少監然多引後生與讎校抑素流
先貴勢雖商賈富室子亦竄選中由是素議薄之斥
爲郴州刺史復留爲故官師古性簡峭視輩行傲然
罕所推接多藏古圖書器物書帖亦性所篤愛與撰
五禮成進爵爲子又爲太子承乾注班固漢書帝敕
有事泰山詔公卿博士雜定其儀師古奏臣撰定封
禪儀注書在十一年於時諸儒謂爲適中遷秘書監
弘文館學士十九年從征遼道病卒年六十五子揚
庭爲符璽郎初思魯與妻不相宜師古苦諫師古兪
相時字廱亦以學聞貞觀中累遷諫議大夫有學臣
風師古亦不勝哀而卒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
州刺史封臨沂縣男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

蓋文達

蓋文達冀州信都人博涉前載尤明春秋三家刺史
竇抗集諸儒講論於是劉焯劉軌思孔穎達並以耆儒
闡門受業文達依經辨舉皆諸儒意所未叩抗曰冀
生於水而秀於木其謂此邪武德中授國子助教貞
觀初爲蜀王師王有罪免官拜崇賢館學士卒宗人
文懿亦以儒學稱爲國子助教

徐曠

徐曠字文遠以字行兄文林鬻書於肆文遠日閱之
因博通五經明左氏春秋時耆儒沈重講太學授業

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嗟嘆其能賓威楊玄感李密
王世充皆從受學隋開皇中累遷太學士詔與漢王
諒授經會諒反除名爲民大業初禮部侍郎許善心
薦文遠及包愷褚徽陸德明魯達爲學官擢國子博
士越王侗署國子祭酒時洛陽饑文遠自出城樵拾
爲李密所得密使文遠南向坐備弟子禮拜之俄而
世充專制密敗復入東都世充給稍異等而文遠見
輒先拜或問君踞見李密而下王公何邪荅曰密君
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

可也世充僭號以爲國子博士子士會奔長安世充
怒絕其稟文遠餓幾死身出樵爲羅士信所獲送京
師乃爲國子博士高祖幸國學觀釋奠文遠發春秋
題論難鋒生隨方占對莫能屈帝異之封東莞縣男
卒年七十四孫有功

曹憲

曹憲揚州江都人仕隋爲秘書學士聚徒教之凡數
百人自漢杜林衛宏以後古文亡絕至憲復興煬帝
令與諸儒撰桂苑珠叢貞觀中揚州長史李襲譽嘉
之以弘文館學士召不至太宗嘗讀書有奇難字輒
遣使者問憲卒年百餘歲憲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選
授諸生而同郡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授句
容許淹者自浮屠還爲儒與羅等並名羅官沛王府
參軍事無錫丞模武后時爲左拾遺子景倩亦世其
學以拾遺召後歷度支員外郎善子邕有傳

張士衡

張士衡瀛州樂壽人父文慶北齊國子助教士衡九
歲居母喪哀慕過禮博士劉軌思見之爲泣下奇其

操乃授以詩禮又從熊安生劉焯等受經貫知大義
仕隋爲餘杭令以老還家大業兵起諸儒廢學唐興
士衡復講教鄉里幽州都督燕王靈夔以禮邀聘北
面事之太子承乾慕風迎致謁太宗洛陽宮帝賜食
擢朝散大夫崇賢館學士太子廢給傳罷歸鄉里卒
士衡以禮教諸生當時顯者永平賈公彥趙李玄植
公彥終太學博士撰次章句甚多子大隱儀鳳中爲
太常博士累遷中書舍人垂拱中博士周悰請武氏
廟爲七室減唐廟爲五下比諸侯大隱奏言秦漢母后

穆制未有兵古越禮者終禮部侍郎公彥傳業玄植
玄植又受左氏春秋於王德韶受詩於齊威貞觀閒
爲弘文館直學士高宗時數召見坐事遷巴令卒

元德秀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
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服除以窶
困調南和尉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德秀不及親在
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
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媼德秀自

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
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
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明日盜尸虎還
舉縣嗟歎玄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內縣
令刺史各以聲樂集德秀令樂工數十人聯袂歌于
蔿于蔿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
哉德秀益知名所得奉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
笥餘一縑駕柴車去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牆
垣扃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瑟

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飫是時程休邢
宇宇弟宙張茂之李萼萼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
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蹇士賦以自
況房琯每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
芝也天寶十三載卒潭時爲陸渾尉庀其葬族弟結
哭之慟曰大夫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
求苟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
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吾哀之以戒荒淫貪

佞綺紈粱肉之徒耳李華兄事德秀而友蕭穎士劉
迅及卒華謚曰文行先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
魯山華於是作三賢論或問所長華曰德秀志當以
道化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
世然各有病元病酒劉病賞物蕭病貶惡大亟獎能
太重若取其節皆可爲人師也萼擢制科遷南華令
大水他縣饑人至相屬萼爲具饔餼及去吏爲立碑
安祿山亂萼客清河爲乞師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郡
獲全拯與萼名皆著潭識以文傳後

啖助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丹楊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爲春秋考三家短長縫綻漏闕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非同時而言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爲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傳著丘明非也助之鑿

意多此類助門人趙匡陸質其高第也助卒年四十七匡者字伯循河東人歷洋州刺史質所稱爲趙夫子者大曆時助匡質以春秋施士匄以詩仲子陵袁彝韋彤韋茝以禮蔡廣成以易強蒙以論語皆自名其學而士匄子陵最卓異士匄吳人兼善左氏春秋以二經教授繇四門助教爲博士文宗喜經術宰相李石因言士匄春秋可讀帝曰朕見之矣穿鑿之學徒爲異同但學者如浚井得美水而已何必勞苦旁求然後爲得邪子陵蜀人好古學舍峨眉山舉賢良

方正擢太常博士通后蒼大小戴禮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黃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兗州徂徠與劉玄博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華年七十餘筋力柔強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答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悅拜國子博士聽還山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束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誚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袁天綱

袁天綱成都人在洛陽與杜淹王珪韋挺游天綱謂淹曰公蘭臺學堂全且博將以文章顯謂珪法令成

天地相臨不十年官五品謂挺面如虎當以武處官
然三君久皆得譴吾且見之滄以侍御史入天策爲
學士珪太子中允挺善隱太子薦爲左衛率武德中
俱以事流嶲州見竇軌謂曰君伏犀貫玉枕輔角完
起十年且顯立功其在梁益間邪然赤脈干瞳方語
而浮赤入大宅公爲將必多殺願自戒軌果爲益州
行臺僕射坐事見召天綱曰公毋憂右輔澤而動不
久必還果還爲都督武后之幼也天綱見其母曰夫
人法生貴子乃見其二子元慶元爽曰官三品保家

主也見韓國夫人曰此女貴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
以見紿以男天綱視其步與目驚曰龍瞳鳳頸極貴
驗也若爲女當作天子張行成馬周見天綱曰馬君
伏犀貫腦背若有負貴驗也然面澤赤而耳無根後
骨不隆壽不長也張晚得官終位宰相高士廉曰君
終作何官謝曰僕及夏四月數既盡矣如期以疾山
令卒子客師亦傳其術高宗置一鼠於奩令術家射
皆曰鼠客師曰雖實鼠然入則一出則四發之鼠生
三子嘗渡江入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
皆墨不可以濟俄有男子跛而負直疏舟客師曰貴
人在吾可以濟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時有長社人張
憬藏技與天綱埒魏元忠尚少往見憬藏問之久不
荅元忠怒曰窮通有命何預君耶拂衣去憬藏遽起
曰君之相在怒時位必卿相郎中裴珪妻趙見之憬
藏曰夫人目修緩法曰豕視淫又曰目有四白五夫
守宅夫人且得罪俄坐姦沒入掖庭裴光庭當國憬
藏以紙大署台字投之光庭曰吾既台司矣尚何事
後三日貶台州刺史玄宗時有金梁鳳者頗言人貴

賤天寶裴冕爲河西留後梁鳳輒言不半歲兵起君
當以御史中丞除宰相又言一日向洛一日向蜀一
日向朔方此時公當國冕妖其言絶之俄而祿山反
冕以御史中丞召因問三日荅曰御門即幾蜀日不
能久朔方日愈明肅宗即位而冕薦於帝拜都水使
者梁鳳謂呂諲曰君且輔政須大怖乃得諲責驛史
撈之史突入射諲兩矢幾中走而免明年知政事李
揆盧允毀服紿謁梁鳳不許二人語以情梁鳳曰李
自舍人閱歲而相盧不過郎官揆已相擢允吏部郎

中

王遠知

王遠知父曇選爲陳楊州刺史母晝寢夢鳳集其身因有娠浮屠寶誌謂曇選曰生子當爲世方士遠知少警敏多通書傳事陶弘景傳其術爲道士又從臧兢游陳後主聞其名召入重陽殿論超詣隋煬帝爲晉王鎮楊州使人介以邀見少選髮白俄復鬒帝懼遣之武德中秦王與房玄齡微服過之遠知迎語曰中有聖人非王乎乃諭以實遠知曰方爲太平天子

願自愛貞觀九年詔潤州卽茅山爲觀俾居之遠知謂其弟子潘師正曰吾少也有累不得上天今署少室伯吾將行卽沐浴加冠衣若寢者遂卒或言壽盦百一十六歲云遺命子紹業曰爾年八十五見天子七十見女君調露中紹業表其言高宗召見嘆賞武后時復召見皆如其年

嚴善思

嚴善思名譔同州朝邑人以字行父延與河東裴玄證隴西李真蔡靖皆通儒術曉圖讖善思武后時擢監察御史方酷吏搆大獄爲詳審使平活八百餘人原千餘姓長壽中按囚司刑寺罷疑不實者百餘人來俊臣等疾之誣以罪謫交阯五歲得還是時李淳風歿候家皆不效乃詔善思以著作佐郎兼太史令長安中熒惑入月鎮犯天關善思曰法當亂臣伏罪而有下謀上之象歲餘張柬之等起兵誅二張遷給事中后崩將合葬乾陵善思建言尊者先葬卑者不得入今啓乾陵是以卑動尊術家所忌更且有害暴營乾陵國有大難易姓建國二十餘年今又營之難

且復生合葬非古也況事有不安豈足循據漢世皇后別起陵墓魏晉始合葬今若更擇吉地附近乾陵取從葬之義使神有知無所不通若其無知合亦何益山川精氣上爲列星葬得其所則神安而後嗣昌失其宜則神危而後嗣損願割私愛使社稷長久中宗不納神龍中遷禮部侍郎求出爲汝州刺史嘗語姚崇曰韋氏禍且塗地相王所居有華蓋紫氣必位九五公善護之及睿宗立崇以語聞召拜右散騎常侍開元十六年卒子向乾元中爲鳳翔尹三世皆年

八十五云

吳道元

吳道元字道子陽翟人也少孤貧客游洛陽學書於張顛賀知章不成因工畫初為兗州瑕丘尉明皇聞之召入供奉由此名振天下大率師法張僧繇或者謂為後身焉至其變態縱橫與造物相上下則僧繇疑不能及也畫有六法世稱顧愷之能備愷之畫隣女以棘刺其心使之呻吟道子畫驢於僧房一夕聞有踏藉破迸之聲僧繇畫龍點睛則聞雷破壁飛去

道子畫龍則鱗甲飛動每天雨則烟霧生顧冠於前張絕於後而道子乃兼有之開元中將軍裴旻居母喪請道子畫鬼神於天宮寺資母冥福道子使旻屏去縗服用軍裝纏結馳馬舞劍激昂頓挫雄傑奇偉觀者數千百人無不駭慄而道子解衣磅礴因用其氣以壯畫思落筆風生為天下壯然每一揮筆必須酣飲至於畫圓光最在後轉臂運墨一筆而成觀者喧呼驚動坊邑議者謂有唐之盛文至於韓愈詩至於杜甫書至於顏真卿畫至於吳道元天下之能事畢矣邵氏錄曰古塑一云楊惠之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惠之見道子筆法已至不欲居其次乃去學塑亦為古今第一

懷素

僧懷素姓錢氏疏放不拘每飲酒以養性草書以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牆衣裳器皿靡不書之貧無紙嘗於故里種芭蕉萬餘株以供揮灑書未足乃漆一盤又漆一方板久之盤板皆穿懷素伯祖惠融禪師亦學歐陽詢書故鄉中呼為大錢師小錢師焉懷

素嘗曰學無師授如不由戶而出故師金吾兵曹錢塘鄔彤授其筆法至中夕彤謂懷素曰草書古勢多矣惟太宗以獻之書如凌冬枯樹寒寂勁硬不置枝葉張長史亦謂彤曰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余師而為欲得奇怪凡草聖盡於此懷素不復應對但連叫數十聲曰得之矣經歲餘辭去彤曰萬里之別無以為贈吾有一寶割而相與先時人有傳形有右軍惡溪小王騷勞三帖懷素疾以比見與師鄔彤乃曰草書豎牽似古釵腳勉旃至踐歲顏太師以懷素為周畢之

鄔兵曹弟子問曰夫草書於師授之外須自得之張長史覩孤蓬驚沙之外見公孫大娘劍器舞始得低昂廻翔之狀未知鄔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釵脚爲草書竪牽之極眞卿微笑經歳月不言懷素又辭去眞卿曰師竪學古釵脚何如屋漏痕懷素抱顏公脚唱賊賊久之眞卿徐問曰師亦有自得乎對曰夏雲多奇峰夏雲因風變化初無常勢又遇壁拆之路一一自然顏公曰噫草聖之淵妙代不絕人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

唐列傳卷之二十九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昏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悌廉絜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眞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懽甚績有奴

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輙度河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弟靜爲武皇千牛謂曰待詔何樂邪答曰吾祿僕殊爲蕭瑟但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亞弟疑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大樂署史焦華家善釀績求爲丞吏部以非流

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從酒不絕歲
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自是大樂
丞爲清職追述革酒法爲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
酒者爲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
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爲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
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者五斗先生傳刺史
崔喜請相見答曰奈何坐召嚴君平耶杜之松請績
講禮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貞觀
十八年終於家自尅死日遺命薄葬自誌其墓弟凝

字叔恬正觀初文中子門人布在廊廟遂求其書凝
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釋褐爲
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凝曰子聖賢之弟也
有異聞乎凝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嘗預
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
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會
凝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乃解
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十九年凝被起爲
洛州錄事又以中說授交中子之子福畤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
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
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裸冬緝木皮葉自
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
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
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備禮
以請降階與之語不答瞪視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
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

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洛
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
用爾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
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
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嘆曰有道者歟官
之不受顯慶中復召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
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

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藏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初魏徵等修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初卒年百餘歲孫處約常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

十年位方伯吾孫爲屬吏願自愛時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爲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田游巖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自蜀歷荆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由祠旁自號由東鄰高宗幸嵩山遣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止謂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霞痼疾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家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善放還山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問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

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愼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邃于易筮死日鑿墓自爲誌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慾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官願隱居后疑其詐中宗初降封巢國公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勅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

更冠帶入伏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惕然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惟攸緒不及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姚元崇奏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問詔可開元十年卒

白履忠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古大梁城時號梁丘子景雲中召爲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圖子榮韜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

師辭老病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吳競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霑斗米疋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卧寬徭役豈易得哉

盧鴻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書籀廬嵩山開元初備禮再徵不至五年詔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答曰禮者忠信之薄臣敢以忠信見召升內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下制許還山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

吳筠字直節華州華陰人舉進士不中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南游天台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筠亦知天下將亂懇

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溫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術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帝嗟咏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開元中再被詔召至都玄宗詔於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命以三體寫老子又命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縚

至所居按金蘇設祠亭賜焉卒年八十九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真越州永興人與族姑子陸象先善證聖初擢進士遷太常博士張說爲麗政殿修書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間也肅宗爲太子

知章遷賓客授秘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帝見復題令之即棄官徒步歸知章晚節尤誕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善草隸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官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擢其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鄉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注老子彌年不出刺史薛播數往見之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葬山張建封聞系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答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通莊

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茸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爲買地

大其閭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搆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善圖山水嘗撰漁歌憲宗求其歌不能致李德裕稱爲嚴光之比云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諸水濱畜之既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之以旁行書答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塓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効群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亡去匿爲優人太守李齊物見異之貌侻陋口吃而辯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誦詩从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太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煑茶召之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不爲禮羽愧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饑身親畚鍤嗜茶置園顧渚山下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惠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爲致之初病酒再期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乘馬升舟設蓬席

齋東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
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
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
下卒光化中韋莊表追贈右補
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爲欝林
太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
廉號欝林石世保其居云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中時

盧弘正管鹽鐵爲安邑兩池榷鹽以勞再遷戶部郎
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俄而
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
使乃辟置幕府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臺劾左遷
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
常與游攜還朝過陝虢屬於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
史高士也渥即表爲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
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
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

見之圖不肯往遂奔咸陽㞦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
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還河
中龍紀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辭
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
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
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詔圖入朝圖陽墮笏意趣
野耄璨知無意於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
作亭觀素室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曰休美
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

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
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
坐柩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耶生死
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
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
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朱全忠已篡
召爲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弒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
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唐列傳卷之三十

李知本

李知本趙州元氏人知本涉經術事親篤至與弟知隱雍睦大業末盜賊過閭相戒不入從依者五百餘家皆以免貞觀初知隱爲伊闕丞知本夏津令

張志寛

張志寛蒲州安邑人居父喪而毀州里稱之王君廓兵略地不暴其閭倚全者百許姓後爲里正忽詣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寛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馳驗如言乃慰遣之母終負土成墳高祖表其閭

劉君良

劉君良瀛州饒陽人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也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鬭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況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別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發築爲堡因號義成堡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弘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貞觀六年表異門閭

王少玄

王少玄博州聊城人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玄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尸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骸也少玄鑱膚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

任敬臣

任敬臣字希古棣州人五歲喪母哀毀舉孝廉授著作局正字父亡數殞絶繼母勸令更進饘粥服除遷秘書郎

支淑

支淑定州人隋末荒饉事母至孝賊至其家欲執其母殺之告以情賊憫其孝爲解縛得全後母喪廬墓有白鵲止廬傍至德間有常州人王遇弟邏俱爲賊執將釋一人兄弟相讓死賊感其意盡從之

程袁師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

戍洛州毋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常有白狼黄虵馴墓左每哭群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

武弘度

武弘度士彠兄之子補相州司兵參軍永徽中父卒自徐州被髪徒跣趨喪所負土築塋晨夕號日一溢米素芝産廬前貍擾其旁高宗詔旌其門

裴敬彝

裴敬彝絳州聞喜人曾祖子通隋開皇中以大中太

夫居母喪哭喪明有白烏巢冢兄弟八人皆爲名孝詔表門閭世謂義門裴氏父智周補臨黄令爲下所訟敬彝年十四詣巡察使唐臨直枉臨奇之表敬彝於朝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心悸倍道歸而父已卒乾封初累遷監察御史母病醫許仁則者躄不能乘敬彝自爲輿往迎既居喪詔贈縑帛終服以著作郎兼修國史歷中書舍人太子左率子武后時爲酷吏所陷死嶺南

許伯會

許伯會越州蕭山人或曰玄度十二世孫舉孝廉上元中爲衡陽博士母喪負土成墳野火將逮塋樹悲號於天俄而雨火滅歲旱泉湧廬前靈芝生

陸南金

陸南金蘇州吳人祖士季從同郡顧野王學仕隋爲越王侗記室兼侍讀貞觀初終大學博士兼弘文館學士南金仕爲太常奉禮郎開元初少卿盧崇道抵罪徙嶺南逃還東都南金居母喪崇道僞稱弔客入而道其情南金匿之俄爲讎人跡告詔侍御史王旭

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璧詣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南金知書史屢擢讚寃張說陸象先以賢領之由庫部員外以痼疾致太子洗馬卒

林攢

林攢泉州莆田人貞元初仕爲福唐尉母羸老未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及母亡水漿不入口五日自廬墓作冢廬其右有白鳥來甘露降詔作二闕於母墓前時號闕下林家

王傳武

王傳武沂州人會昌中侍母至廣州及沙湧口暴風
母溺死傳武自投於水嶺南節度使盧貞俾吏沈呂
獲二屍爲乃葬之

章全益

章全益梓州涪城人少孤爲兄全啓所鞠母病全啓
刲股膳母而愈及全啓亡全益服斬衰斷手一指以
報不畜妻僮僕處一室育業自業世傳能作黃金居
成都四十年號章孝子卒年九十八

宋思禮

宋思禮字過庭事繼母徐以孝聞補蒲縣主簿會旱
井泉涸母羸疾非泉水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
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尉柳晃爲刻
石頌其孝感

梁文貞

梁文貞虢州閿鄉人少從軍守邊還親已亡自傷
不得養即穿壙爲門晨夕汎埽廬墓左喑默三十年
家人有所問畫文以對會官改斯道出文貞廬前行
旅見之皆爲流涕有甘露降塋白兔馴擾開元中刺
史許景先表文貞孝絕倫數詔付史官

沈季詮

沈季詮字子平洪州豫章人少孤事母孝貞觀中侍
母度江遇暴風母溺死季詮號呼投江中少選持母
臂浮出水上都督謝叔方具禮祭而葬之

侯知道　程俱羅

侯知道程俱羅靈州靈武人居親喪穿壙作冢皆身
執其勞知道七年俱羅三年不止李華作二孝贊

李德武妻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聞鄉黨德武在隋坐事徙嶺南時嫁方踰歲矩表離婚願死無他欲劓耳誓保姆持不許後十年德武未還矩決嫁之斷髮不食矩知不能奪聽之德武更娶尒朱氏遇赦還中道聞其完節乃遣後妻為夫婦如初

楊慶妻

楊慶妻王者世充兄之女慶以河間王子為郇王守滎陽陷於世充故世充妻之用為管州刺史太宗攻洛陽慶謀與王歸唐王謝還東都慶不聽乃飲藥死慶入朝官宜州刺史

房玄齡妻

房玄齡妻盧失其世玄齡微時病且死諉曰吾病革君年少不可寡居善事後人盧泣入帷剔一目示玄齡明無他玄齡良愈禮之終身

王蘭英

王蘭英者獨孤師仁之姆師仁之父武都謀歸唐王世充殺之師仁三歲免死禁錮蘭英請髡鉗得從養許之後詐為採菜竊師仁歸京師高祖嘉其義詔封蘭英永壽鄉君

楊三安妻

楊三安妻李京兆高陵人舅姑亡三安又死子幼孤窶甚晝夜紡紀三年葬舅姑及夫兄弟凡七喪

樊會仁母

樊會仁母敬河東人字象子笄而生會仁夫死事舅姑祥闋家以其少欲嫁之潛約婚於里人至期陽為毋病使歸視救知見紿何隙遁去乃罷會仁未冠卒時敬毋又終既葬曰毋死子亡何生為不食數日死

衛孝女

衛孝女絳州夏人字無忌父為鄉人衛長則所殺無忌甫六歲無兄弟母改嫁逮長志報父從會從父大延客長則在坐無忌抵以甓殺之詣吏稱父冤已報請就刑巡察使褚遂良以聞太宗免其罪

鄭義宗妻

鄭義宗妻盧者范陽士族也有盜持兵劫其家人皆

匿竇惟姑不能去盧冒刃立姑側爲賊捽捂幾死

劉寂妻

劉寂妻夏侯滑州胙城人字碎金父長雲爲鹽城丞喪明時劉已生二女矣求與劉絕歸侍父疾又事後母以孝稱五年父亡毀不勝喪負土作冢廬其左表門閭後其女居母喪亦如母行官又賜粟帛表其門

于敏直妻

于敏直妻張者皖城公儉女也儉病篤聞之號泣幾絕儉死一慟遂卒高宗懿其行以狀屬史官

賈孝女

賈孝女濮州鄄城人字碎金年十五父爲族人玄基所殺孝女弟彊仁尚幼孝女不肯嫁躬撫育之彊仁能自樹立教伺玄基殺之取其心告父墓孝女詣闕請代弟死高宗惻歎詔并免之

楚王靈龜妃

楚王靈龜妃上官者下邽士族也靈龜出繼哀王後而舅姑在妃朝夕侍奉謹甚靈龜卒將葬前妃無近族議者欲不舉妃曰逝者有知寬可無託乎乃備禮合葬喪除兄弟共論妃少又無子可不有行泣將自劓刖衆遂不敢彊

楊紹宗妻

楊紹宗妻王華州華陰人在襁而母亡繼母鞠愛父在隋時征遼歿繼母又卒王年十五乃舉二母柩而立父象招魂以葬廬墓左永徽中詔表門

李氏妻

李氏妻王阿足深州陸澤人歸李數歲夫死無子以娣姊高年無供養乃不忍嫁晝耕夜織能辦生事餘二十年姊乃亡葬送如禮竟終於家

樊彥琛妻

樊彥琛妻魏者揚州人彥琛病卒值徐敬業難將兵中聞其知音令鼓箏魏引刀斬其指軍伍欲彊妻之固拒不從乃見害

李畬母

李畬母者失其氏有淵識畬爲監察御史得稟米量之三斛而贏問之曰御史米不槩也又問車庸有幾曰御史不償也母怒勑歸餘米償其庸因切責畬畬

乃劾倉官自言狀請御史聞之有慙色

汴女李

汴女李者年八歲父亡及葬母欲嫁之斷髮丐終養居母喪哀號過人自庀葬具州里送葬千餘人廬於墓武后時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詔樹闕門閭

崔繪妻

崔繪妻盧者鸞臺侍郎獻之女獻有美名繪喪盧年少家欲嫁之盧稱疾不許女兄適工部侍郎李思冲早亡思冲方顯重表求繼室還崔舍斷髮自誓思冲

以聞武后不奪也詔爲浮屠尼以終

堅貞節婦李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爲鄭廉妻未踰年廉死忽夢男子求爲妻李自疑容貌未衰魂所召也即截髮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威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闕

符鳳妻

符鳳妻某氏字玉英尤姝美鳳以罪徙儋州至南海爲獠賊所殺脅私之罵曰受賊辱不如死自沈於海

高叡妻

高叡妻秦叡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至默啜所示以寶帶異袍曰降我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默啜知不可屈遂殺之

盧惟清妻

盧惟清妻徐淄州人世客陳留惟清歷校書郎徐女兄之夫李宜得以罪斥惟清坐僚姻貶播州尉惟清死髯奴將劫徐歸灰江奴不敢逼劫其貲徐行至播

州足繭流血得惟清尸以還閱歲至洛陽既葬以無子終服還陳留汴州刺史齊澣高其節碑而頌之

饒娥

饒娥字瑣真饒州樂平人生小家勤織紝頗自修整父勣漁於江遇風濤舟覆屍不出娥年十四哭水上不食三日死俄大震電父尸浮出鄉人異之河東柳宗元爲立碑

竇伯女仲女

竇伯女仲女京兆奉天人永泰中逆賊行剽二女自

匿山谷賊迹而得之將逼以私行臨大谷佁曰我豈受汙於賊乃自投下賊大駭俄而仲亦躍而墜京兆尹第五琦表其烈

盧甫妻

盧甫妻李泰州成紀人父澗永泰初爲鄜令梁宋兵與澗諭降劇賊數千人刺史曹昇襲賊敗之賊疑澗賣己執澗及其兒渤兄弟爭相代死李見父被執亦請代父遂皆遇害又有王泛妻裴者亦俘賊中欲汙之賊臨以兵罵不止乃支解焉

鄒待徵妻

鄒待徵妻薄者從待徵官江陰袁晁亂薄爲賊所掠將汙之義不辱即死於水賊去得其尸義聲動江南聞人李華作哀節婦賦

金節婦

金節婦者安南賊帥陶齊亮之母也常以忠義誨齊亮頑不受遂絕之自田而食紡而衣州里矜法焉大曆初詔賜兩丁侍養

高愍女

高愍女名妹妹父彥昭事李正己及納拒命質其妻子使守濮陽建中二年挈城歸河南都統劉玄佐納屠其家時女七歲母李憐其幼請免死爲婢許之女不肯西嚮哭再拜就死德宗駭嘆詔太常諡曰愍彥昭從玄佐救陵寧役汴州累功授潁州刺史

楊烈婦

楊烈婦者李侃妻也建中末李希烈陷汴謀襲陳州侃爲項城令希烈分兵數千略定諸縣侃以城小賊銳欲逃去婦曰寇至當守力不足則死焉君而逃尚

誰守會賊將中矢死遂引去縣卒完詔遷侃太平令

先是契丹冦平州鄒保英爲刺史城且陷妻奚率家僮女丁乘城不下賊默啜攻飛狐縣令古玄應妻高能固守虜引去史思明之叛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歃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

賈直言妻

賈直言妻董直言坐貶嶺南以妻少乃訣曰可亟嫁無須也董不答引繩束髮封以帛謂曰非君手不解直

言狀二十年乃還睹帛宛然及湯沐髮墮無餘

李孝女

李孝女者名妙法瀛州博野人安祿山亂被劫徙他州聞父亡欲間道奔喪一子不忍去割一乳留以行既父葬號踊請開墓以視宗族不許復持刀刺心乃爲開見棺舌去塵髮治拭之結廬墓左手植松柏有異鳥至母病或不食飲終日未嘗視匕箸及亡刺血書於母臂而葬廬墓終身

李湍妻

李湍妻某氏湍籍吳元濟軍元和中自拔歸烏重胤妻爲賊縛而臠食之將死猶號湍曰善事烏僕射覩者嘆泣重胤請以其事屬史官

董昌齡母

董昌齡母楊世居蔡昌齡更事吳少陽至元濟時爲吳房令母常密戒使歸郾城會王師逼郾城昌齡乃降憲宗喜即拜郾城令兼監察御史昌齡謝曰母之訓也臣何能帝嗟嘆元濟囚楊欲殺者屢矣蔡平而母在陳許節度李遜表之

王孝女

王孝女徐州人字和子元和中父兄皆防秋屯涇州吐蕃冦邊並戰死和子年十七單身被髮徒跣縗裳抵涇屯日丐貸護二喪還葬於鄉剪髮壞容廬墓所節度使王智興白狀詔旌其門

段居貞妻

段居貞妻謝字小娥豫章人居貞本歷陽俠少年重氣決娶歲餘與謝父同賈江湖上並爲盜所殺小娥赴江流傷腦折足人救以免轉側丐食至上元夢父及夫告所殺主名離析其文爲十二言持問内外姻莫能曉隴西李公佐隱占得其意曰殺若父者必申蘭若夫必申春試以是求之小娥泣謝諸申乃名盜亡命者也小娥詭服爲男子與傭保雜物色歲餘得蘭於江州春於獨樹浦蘭與春從兄弟也小娥託傭蘭家日以謹信自効蘭寢倚之雖包苴無不委小娥見所盜段謝服用故在益知所夢不疑出入二期伺其便他日蘭盡集群偷釃酒蘭與春醉臥小娥閉户拔佩刀斬蘭首因大呼捕賊鄉人禽春得贓千萬

其黨數十小娥悉疏其人上之官皆抵死乃始自言
狀刺史張錫嘉其烈白觀察使使不為請還豫章人
爭聘之不許祝髪事浮屠道

衛方厚妻

衛方厚妻程太和中方厚為邕州録事參軍招討使
董昌齡治無狀方厚數爭事昌齡怒將執付吏辭以
疾不免即以死告臥棺中昌齡知之使閽棺甚牢方
厚閉久以爪攫棺爪盡乃絶程懼并死不敢哭昌齡
恬不疑厚遣其喪程徒行至闕下叩右銀臺門自狀

陳冤下御史鞫治有實昌齡乃得罪文宗詔封程武
昌縣君賜一子九品正員官

鄭孝女

鄭孝女兗州瑕丘人父神佐為官兵戰死慶州時母
巳亡又無兄弟女時年二十四即剪髪毀服身護喪
還鄉里與母合葬廬墓下初許適李玄慶至是謝不
嫁大中中兗州節度蕭俶狀於朝

殷保晦妻

殷保晦妻封敖孫也名絢字景文能文章草隸保晦
歷校書郎黄巣入長安共匿蘭陵里明日保晦逃賊
悦封色欲取之固拒賊遂遇害保晦左右曰夫人死
矣保晦號而絶

楊含妻

楊含妻蕭父歷為撫州長史以官卒母亦亡蕭年十
六與婢皆韶淑毀貌載二喪還鄉貧不能給舟傭次
宣州戢烏山舟子委柩去蕭結廬水濵與婢穿壙納
柩成墳蒔松栢朝夕臨有馴烏緜兎茵芝之祥或請
昏女曰我弱不能北還君誠為我致二柩葬故里請

事君子於是舍以高安尉頴歸聘之巳葬乃釋服而
歸楊云

賁雍妻

賁雍妻蕭張弘靖鎮幽州表雍在幕府朱克融亂雍
被劫蕭聞難與雍皆出左右格之不退雍臨刃蕭呼
曰我苟生無益願今日死君前刑者斷其臂乃殺雍
太和中楊忠誠表其烈雍字和叔擢進士第

李廷節妻

李廷節妻崔乾符中廷節為郟城尉王仙芝攻汝州

廷節被執賊見崔姝美將妻之詬罵我士人妻死尤有命柰何受賊汙賊怒刳其心食之

李拯妻

李拯妻盧者美姿容能屬文拯字昌時咸通末擢進士累遷考功郎中黄巢亂拯死盧伏尸哭王行瑜兵逼之不從脅以刃斷一臂死

山陽女

山陽女趙者父盜鹽當論死女詣官訴曰迫饑而盜救死爾有司義之許減父死女曰身今爲官所賜願毀服依浮屠法以報耳截耳自信侍父疾卒不嫁

宋延壽妻

宋延壽妻王者延壽事楊行密爲壽州刺史惡行密不臣與寧國節度田頵謀絕之以歸唐事泄行密以計召延壽殺之王呼天曰我誓不爲讎人辱赴火死

五代

馬維銘曰五代之際難言矣或五年或十年久者不過二十年易姓矣然大半出於夷狄善乎唐主亶之言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然則藝祖其聖人歟不然何以開有宋三百年之天下也

五代史纂畧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同社文學　沈懋嘉　王拱極　校

五代梁唐晉漢周攷十國世記有唐賜爵爲王者有自立爲帝王者依歐陽氏仍書十國名號以當世家吳楊氏四世曰行密初爲淮南節度使傳子渥朱全忠篡唐淮南仍稱天祐年號梁開平四年始稱吳梁貞明元年隆演始改年號曰武義梁龍德元

年楊溥嗣位改元順義後唐天成二年溥始稱帝改元乾貞晉天福二年徐知誥奉吳王爲讓皇而代之吳遂亡凡四十七年○前蜀王氏二世曰建曰衍建巳前仍稱天祐年號梁貞明五年建始改元乾德至後唐同光三年國除凡三十五年○吳越錢氏四世曰鏐曰元瓘曰弘佐曰弘俶自唐乾寧二年爲鎮海鎮東軍節度使後唐天成元年鏐建元至宋太平興國國除凡八十四年○南漢劉氏四世曰龑初名巖曰玢曰晟曰鋹龑父隱唐天祐二年爲廣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龑始建國號漢至宋開寶四年國除凡六十七年○南唐李氏三世曰昪曰璟曰煜晉天福二年始建國至宋開寶八年國除凡三十九年○閩王氏五世曰審知曰璘曰昶曰曦曰延政璘始稱帝改元光啓時後唐長興四年也晉開運三年爲南唐所滅○後蜀孟氏二世曰知祥曰昶起後唐閔帝應順元年至宋乾德三年國除凡四十二年○楚馬氏六世曰殷曰希聲曰希範曰希廣曰希萼曰希崇殷自唐乾

寧二年入湖南至周廣順元年降於南唐凡五十七年○南平高氏五世曰季興曰從誨曰保融曰保勗曰繼冲自梁開平元年至荊南宋乾德元年國除凡五十七年○北漢劉氏三世曰崇曰鈞曰繼元起周廣順元年宋太平興國四年國除凡二十八年○此十國之主皆編小實與中國爲敵體閩至小之國嘗稱中國主爲洛州刺史它可知巳唯南唐吳越僅稱治云今撮十國於五代之前亦綱目之法也

梁太祖　在位七年　開平　乾化　壽六十一

太祖名溫姓朱氏宋州碭山人其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溫從黃巢爲盜旣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竟移唐祚爲子友珪所弑初全忠有受禪之意帝乃下詔禪位於梁遣宰相張文蔚等至大梁梁王更名晃文蔚等奉寶册卽皇帝位文蔚等稱賀梁主與宗戚飲其兄全昱謂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也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鎭節度使富貴極矣奈何一日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

得無滅吾族乎梁主不懌而罷

末帝　在位十一年　貞明　龍德　壽三十六

末帝名友貞太祖第三子初封均王及太祖遇弑乃起兵誅友珪卽帝位更名鍠又更名瑱未幾唐兵來伐遂自殺而國亡

後唐莊宗　在位三年　同光　壽四十三

莊宗名存勗姓朱邪沙陀人先世唐賜姓李氏父克用平黃巢以功封晉王及存勗立以兵滅梁稱帝號曰後唐○五代史云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於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至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又何衰也○莊宗旣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

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曰李天下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隨造卧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以此用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爲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坊使陳俊內園栽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刺史郭崇韜諫

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莊宗不聽嘗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群伶大驚新磨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齧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爲一

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高竟與彥瓊共弒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於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弒於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初莊宗獵於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前數而讓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柰何縱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共唱和於是莊宗大笑赦之

明宗　在位十年　天成　長興　壽六十七

明宗世本夷狄無姓氏父霓爲鴈門部將生子邈佶烈以騎射事太祖爲人質厚寡言恭謹太祖養以爲子賜名嗣源初梁攻鄆兗太祖使嗣源以兵三千擊梁梁兵解去太祖以嗣源所將部騎號橫衝都由是

名重四方從攻劉守光拜昭德節度總管梁軍及後段中都擒王彥章勸莊宗入汴滅梁進中書令及莊宗見弒魏王自殺以百官勸進即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曰某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帝於五代之君最爲長世兵革粗息年屢豊登生民實賴以休息初嗣源爲亂兵所逼至瞿子谷聞變慟哭拾莊宗骨於灰燼之餘而殯之百官三箋請嗣源監國監國令所在訪求諸王通王存確雅王存紀匿民間安重誨與李紹貞謀密遣人

微之監國切責重誨傷惜久之劉后奔晉陽迍道與存渥私通存渥爲其下所殺劉后爲尼於晉陽監國使人就殺之莊宗幼子繼嵩等皆不知所終惟邕王存美以病得免唐主既立更名亶唐主亶殂子從厚立改元應順是爲閔帝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從厚爲鄂王尋弑之閔帝性仁厚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横生猜間以至禍敗焉

廢帝　在位二年　清泰　壽四十五

廢帝名從珂本姓王氏鎭州平山人明宗養以爲子初封潞王既而廢閔帝從厚而自立未幾石敬塘以兵入洛陽遂自焚死

石晉高祖　在位七年　天福　壽五十一

高祖之父臬捩鷄本出於西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後捩鷄嘗從晉王克用征伐有功官至洺州刺史鷄生敬塘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敬塘沈厚寡言多謀畧唐明宗愛之妻以女隸明宗帳下號左射軍以功累授河東節度使潞王簒位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邃歸欲與石郎反邪敬塘聞之懼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臣稱父於契丹割幽薊十六州以奉契丹契丹乃立敬塘爲晉皇帝敬塘殂兄子齊王重貴立初有旨召劉知遠入輔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之

出帝　在位三年　開運

出帝名重貴高祖兄敬儒之子初封齊王及高祖崩無嗣大臣迎而立之景延廣用事請致書契丹稱孫而不稱臣契丹大怒入寇執之以歸而國亡矣

後漢高祖　在位二年　乾佑　壽五十四

高祖名暠字知遠姓劉氏其先沙陀人也其後世居於太原知遠弱不好弄嚴重寡言面紫色目多白睛凛如也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乃卽位於晉陽初敬塘之借兵契丹也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矣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爲中國之禍云

隱皇帝　在位三年　乾佑　壽二十

隱帝名承祐高祖太子卽位狎匿嬖倖誅戮大臣及郭威舉兵反帝爲亂兵所殺而國亡矣

周太祖　在位三年　廣順　壽五十二

太祖名威姓郭氏邢州堯山人父簡事晉爲順州刺史劉仁恭攻破順州簡見殺潞州留後李繼韜募勇敢士威年十八以勇力應募爲人負氣讀春秋畧知兵法繼韜特奇之繼韜叛晉附梁莊宗滅梁繼韜誅死威補爲軍契丹滅晉高祖起兵常以威從即位拜樞密使事隱帝討平三叛加拜同中書平章事及隱帝與李業等謀誅史弘肇諸大臣并殺威威謀於魏仁浦遂舉兵反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國號後周

世宗　在位六年　顯德　壽三十九

世宗名榮姓柴氏太祖后兄守禮之子太祖無嗣養以爲子太祖崩乃承大統即位欲自將禦漢兵曰劉崇幸我大喪輕朕年少朕不可不往追至高平北漢兵大敗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其禦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又勤於爲治聰察如神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云

恭帝　在位半年

恭帝名宗訓世宗太子初封梁王七歲嗣立禪位宋

南唐主附　在位七年　昇元　壽五十六

唐主昪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光啓四年生彭城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之奇其狀貌養爲子諸子不能容行密令徐溫撫之乃姓徐名知誥奉溫甚孝謹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廣顙隆準精彩鑠人從溫攻伐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郡多武夫務賦歛爲戰守知誥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爲勤儉以寬仁爲政遠近歸心溫嫡子知訓秉政驕倨諸將爲朱瑾所殺知誥以州兵定其亂遂爲淮南節度使引宋齊丘駱知祥王令謀爲館客振紀綱修典禮舉法律中外謂之政事僕射吳主僭號累遷中書令太尉都督後進封齊王聞越諸國皆遣使勸進於是建齊國置宗廟受吳禪國號大齊二年復姓李國號大唐更名昇昪姐子璟立改元保大唐主更名昪去帝號奉周正朔初馮延巳以取中原策說唐主由是有寵營笑烈祖齷齪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延巳等浮誕不可信曰姦言似忠陛下不悟國必亡矣

五代梁列傳卷之一

敬翔

敬翔字子振同州馮翊人也自言唐平陽王暉之後乾符中舉進士不中乃客之梁翔同里人王發爲汴州觀察使遂往依焉久之發無所薦引翔客益窘爲人作箋刺傳之軍中太祖素不知書翔所作皆俚俗語太祖愛之補以軍職非其所好乃以爲館驛巡官太祖與蔡人戰汴郊翔時時爲太祖謀畫多中太祖拳昭宗自岐還長安昭宗召翔與李振升延喜樓勞

之拜翔太府卿太祖即位以唐樞密院故用宦者乃改爲崇政院以翔爲使遷兵部尚書金鑾殿大學士太祖剛暴難近有所不可翔亦未嘗顯言微開其端太祖意悟多爲之改易太祖得時溥寵姬劉氏愛幸之劉氏故尚讓妻也乃以妻翔翔已貴劉氏猶侍太祖翔頗患之劉氏詬翔曰爾以我嘗失身於賊乎尚讓黃家宰相時溥國之忠臣以卿門地猶爲辱我劉氏車服驕侈別置典謁交結藩鎭寵信言事不下於翔太祖崩友珪立以翔先帝謀臣懼其圖已不欲翔居內職乃以李振代翔爲崇政使末帝即位趙巖等用事頗離間舊臣莊宗入汴詔赦梁群臣李振喜邀翔欲俱入見翔嘆曰李公謬爲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朱珍

朱珍徐州豐人也少與龐師古等俱從梁太祖爲盜太祖與晉王東逐黃巢還過汴館之上源驛太祖使珍夜以兵攻之晉王亡去珍悉殺其麾下兵太祖乃拜珍淄州刺史募兵於淄青唐賓者陝州陝人也初

爲尚讓偏將降梁梁兵攻掠四方賓常與珍俱珍戰每小却賓佐之乃大勝珍常私迎其家置軍中太祖疑珍有異志遣賓伺察之珍與賓不協太祖兩惜其才爲和解之珍屯蕭縣聞太祖將至戒軍中治館廐以待賓部將嚴郊治廐失期軍吏督之郊訴於賓賓以讓珍珍怒拔劍而起賓拂衣就珍珍即斬之太祖大驚珍迎謁太祖命武士執之遂縊死

葛從周

葛從周字通美濮州鄄城人也少從黃巢巢敗降梁

從太祖太祖乃表從周兼邢州留後從太祖攻鎮州下臨城王鎔乞盟太祖表從周泰寧軍節度使從氏叔琮攻晉太原不克梁兵西攻鳳翔青州王師範遣其將劉鄩襲兗州從周家屬爲鄩所得厚遇之而不殺太祖還自鳳翔乃遣從周攻鄩從周招降鄩太祖即位拜左金吾衛衛將軍末帝即位卒贈太尉

牛存節

牛存節字贊正清州博昌人也初名禮事諸葛爽於河陽爽卒存節顧其徒曰天下洶洶當得英雄事之

乃歸梁存節爲人木強忠謹太祖愛之賜之名字以爲小校太祖即位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從康懷英攻潞州晉兵已破夾城存節等以餘兵歸行至天井關聞晉兵攻澤州存節顧諸將曰吾行雖不受命然澤州要害不可失也戒士卒熟息已而謂曰事急不赴豈曰勇乎舉策而先士卒躡之比至州人已焚外城將降晉聞存節至乃稍定晉人解去遷鄜州留後末帝立蔣殷反徐州遣存節攻破之以功加太尉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佗

張歸霸

張歸霸清河人也末帝娶其女是爲德妃歸霸少與其弟歸厚歸弁俱從黃巢巢敗東走乃降梁秦宗權攻汴歸霸戰數有功張晊軍赤岡以騎兵挑戰矢中歸霸歸霸拔之反以射賊一發而斃奪其馬而歸太祖從高丘望見甚壯之賞以金帛并馬賜之又破濮州晉人攻魏歸霸從葛從周救魏又破劉仁恭於內黃光化二年權知邢州開平二年拜河陽節度使卒子漢傑事末帝爲顯官梁亡唐莊宗入汴遂族誅

楊師厚

楊師厚潁州斤溝人也少事河陽李罕之罕之降晉選其麾下勁卒百人獻於晉王師厚在籍中師厚在晉無所知名後以罪奔於梁梁攻王師範師厚戰臨朐擒其偏將八十餘人取棣州以功拜齊州刺史太祖攻趙匡凝於襄陽遣師厚爲先鋒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祖遇弑友珪自立師厚乘間殺魏牙將潘晏臧延範等逐出節度使羅周翰友珪因以師厚爲天雄軍節度使自太祖與晉戰河

北師厚常爲招討使悉領梁之勁兵友珪陰欲圖之
召師厚入計事其吏田温等勸勿行師厚曰吾二十
年不負朱家今若不行則見疑而生事然吾知上爲
人雖往無如我何也已而末帝謀討友珪問於趙巖
巖曰此事成敗在招討楊公爾末帝乃遣馬愼交陰
見師厚乃遣其將王舜賢至洛陽見袁象先使朱漢
賓以兵屯滑州爲應末帝卒與象先弑友珪即位封
師厚鄴王然心益忌而畏之已而師厚病發卒末帝
爲之受賀於宫中由是始分相魏爲兩鎭魏軍亂以

魏博降晉梁失河北自此始

王彥章

王彥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太祖
爲開封府押衙左行營先鋒軍使末帝即位遷濮州
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彥章爲人驍勇有力能跣足履
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
天下爲勍敵獨彥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子鬭鷄
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爲兩鎭魏軍不從
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自梁失魏博與晉

夾河而軍彥章常爲先鋒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
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爲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
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龍德三年晉取鄆州梁
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内靴中入見末帝泣
曰事急矣非彥章不可末帝乃召彥章爲招討使以
段凝爲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
失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
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
炭乘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

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即以巨斧斬浮橋
而彥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
憤梁日削而嫉巖等巖等與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
也彥章與凝各爲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彥章
書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彥章使酒輕敵而至
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毁之彥章馳至京師入見以
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彥章不恭勒
還第唐兵攻兖州末帝召彥章使守捉東路被擒非

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爲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也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卧不能起仰顧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苟活者遂見殺年六十一

氏叔琮

氏叔琮開封尉氏人也爲梁騎兵伍長梁兵擊黃巢陳許間叔琮戰數有功太祖壯之太祖下河中取晉絳晉王遣使致書太祖求成太祖以晉書詞嫚乃遣叔琮與賀德倫等攻之太祖遣朱友寧帥兵萬人會叔琮襲晉友寧欲休兵以待叔琮曰敵聞救至必走走則何功耶乃夜擊之已而兵大疫叔琮班師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爲殿而還昭宗遷洛拜右龍武統軍太祖遣叔琮與李彥威等弒昭宗已而殺之

李振

李振字興緒其祖抱眞唐潞州節度使振爲唐金吾將軍拜台州刺史盜起浙東不果行乃西歸過梁以策干太祖太祖留之太祖兼領鄆州表振節度副使振奏事長安舍梁邸宦官劉季述謀廢昭宗遣其姪希正因梁邸吏程巖見振曰今主上嚴急誅殺不辜中尉懼及禍將行廢立振駭然曰百歲奴事三歲主而敢爾耶今梁王百萬之師方仗大義尊天子君等無爲此不祥也振還季述卒與巖等廢昭宗幽之東宮號太上皇立皇太子裕爲天子是時太祖用兵在邢洺聞季述詐爲太上皇詔告太祖太祖猶豫未知所爲振曰今閹官作亂天子危辱此王仗義立功之時太祖大悟乃囚季述使者遣振詣京師見崔胤謀出昭宗王師範以青州降梁疑懼振曰獨不聞漢張繡乎繡與曹公爲敵然不歸袁紹而歸曹公者知其志大不以私讎殺人也昭宗遷洛振往來京師朝臣皆側目時人目振爲鴟梟太祖之弒昭宗也遣振至京師與朱友恭氏叔琮謀之昭宗崩太祖問振所以待友恭等宜如何振曰昔晉司馬氏殺魏君而誅成濟不然何以塞天下口太祖乃歸罪友恭等而殺之振嘗舉進士咸通乾符中連不中尤憤唐公卿及裴

樞等賜死白馬驛振謂太祖曰此輩常自言清流可投之河使爲濁流也太祖即位累遷振戶部尚書友珪時以振代敬翔爲崇政院使莊宗滅梁入汴振詣見郭崇韜曰人言李振一代奇才吾今見之一常人爾已而伏誅

五代唐列傳卷之二

郭崇韜

郭崇韜代州鴈門人也爲河東教練使莊宗爲晉王孟知祥薦崇韜爲中門使甚見親信莊宗即位拜兵部尚書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東保楊劉彥章圍之及莊宗登壘望見彥章爲重塹以絕唐軍意輕之即引短兵出戰爲彥章伏兵所射大敗而歸莊宗問崇韜計安出是時唐已得鄆州矣崇韜因曰彥章圍我於此其志在取鄆州也乃遣崇韜與毛璋

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驛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六日壘成彥章果引兵急攻之時方大暑彥章兵熱死及攻壘不克所失大半還趨楊劉莊宗迎擊遂敗之康延孝自梁奔唐先見崇韜崇韜延之卧內盡得虛實唐自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黎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而入於梁契丹數犯幽涿崇韜曰今得一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莊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用兵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莊宗滅梁

推功賜崇韜鐵券拜侍中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初崇韜與宦官馬紹宏俱爲中門使而紹宏位在上及莊宗卽位二人當爲樞密使而崇韜不欲紹宏在已上乃以張居翰爲樞密使紹宏爲宣徽使紹宏失職怨望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故人子弟對曰俚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之□一失其勢能自安乎崇韜曰柰何對曰今中宮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

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邪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豈無反側且藏於私室何異公帑明年天子有事南郊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李嗣源爲成德軍節度使徙崇韜忠武崇韜因自陳權位已極言甚懇至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患宮中暑濕不可居思作高樓避暑宦官進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爲租庸惜財用陛下雖欲有作其可得乎莊宗

乃使人問崇韜崇韜果諫宦官口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河南縣令羅貫爲人彊直頗爲崇韜所知貫不受權豪請託莊宗幸陵作所而道路泥塗橋壞莊宗怒竟下貫獄崇韜曰貫雖有罪當具獄行法於有司莊宗曰貫公所愛任公欺決因起入宮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摠管當行而崇韜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曰契丹爲患北邊非摠管不可禦魏王繼岌國之儲副而大功未立且親王爲元帥唐故事也莊宗曰繼岌小

子豈任大事公爲我擇其副崇韜未及言莊宗曰吾得之矣無以易卿也崇韜素嫉宦官嘗謂繼岌曰王有破蜀功師旋必爲太子俟主上千秋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見崇韜專任軍事心已不平及聞此言遂皆切齒莊宗聞破蜀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不郊迎延嗣大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因言蜀之寶貨皆入崇韜且誣其有異志將危魏王莊宗怒遣宦官馬彥珪至蜀視崇韜去就彥珪以告劉皇后劉皇后教彥珪矯詔魏王殺之崇韜有

子五人其二從死於蜀餘皆見殺其伐蜀也過王衍
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
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
蠻欲因以綏來之可謂有志矣

安重誨

安重誨應州人明宗鎮安國以爲中門使即位以爲
兵部尚書樞密使加侍中兼中書令重誨嘗出過御史臺
門殿直馬延誤衝其前導重誨怒即臺門斬延而後
奏宰相任圜判三司以其職事與重誨爭不能得圜

怒辭疾退居朱守殷以汴州反重誨遣人矯詔殺圜
而後白誣圜與守殷通謀是時四方奏事皆先白重
誨然後聞河南縣獻嘉禾一莖五穗重誨視之曰僞
也笞其人而遣之夏州李仁福進白鷹重誨却之明
宗陰取之宅日按鷹於西郊戒左右無使重誨知也
宿州進白兔重誨曰兔陰且狡雖白何爲却而不受
白馬牧軍使田令方所牧馬瘠而多斃坐劾當死重
誨諫曰使天下聞以馬故殺一軍使錢鏐據兩浙自
梁及莊宗常與其禮明宗即位鏐寓書重誨其禮慢

重誨遣韓玫使鏐乃下制削鏐官爵錢氏遂絕於唐
潞王從珂爲河中節度使重誨以非李氏子欲[illegible]圖
之從珂閱馬黃龍莊其牙內指揮使楊彥溫閉城以
叛從珂遣人謂彥溫曰何苦而反邪報曰彥溫非叛
也得樞密院宣請公趨歸朝廷耳從珂上變明宗疑
其事重誨固請用兵明宗遣藥彥稠討之誡曰爲我
生致彥溫彥稠希重誨旨斬彥溫以滅口孟知祥鎮
西川董璋鎮東川二人皆有異志重誨每事裁抑遂
反初明宗幸汴州重誨建議欲因以伐吳明宗難之

已而捧聖軍使李行德牙將張儉告變言樞密承旨
李虔徽語其客邊彥溫云重誨私募士卒繕治兵器
欲自伐吳又與相者交私明宗怒趣馮道等議代重
誨者道曰諸君苟惜安公使得罷去是紓其禍也趙
鳳以爲大臣不可輕動遂居職如故時石敬瑭征蜀
未有功重誨請自行鳳翔節度使朱弘昭謁之召還
京師未至拜河中節度使宦者安希倫坐與重誨交私
嘗爲重誨陰伺宮中動息事發棄市重誨懼因上章
告老而以李從璋爲河中節度使遣藥彥稠率兵屬

變二子崇緒崇贊宿衛京師闕制下即日奔其父重誨見之驚曰二渠安得來乃械二子于京師又遣翟光業至河中視重誨去就戒有異志則與從璋圖焉從璋圖其第而殺之檢責其家貲不及數千緡而已

周德威

周德威字鎮遠朔州馬邑人也勇而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事晉王爲騎將稍遷鐵林軍使從破王行瑜其小字陽五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勇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下令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

驍將陳章者號陳野義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義欲得汝以求刺史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作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矟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將魏滑汴宋等兵七萬人擊趙趙王鎔乞師於晉晉遣德威先屯趙州

莊宗勇而好戰尤銳於見敵德威老將常務持重十五年德威將三萬人從莊宗于河上進軍趨汴梁軍至莊宗問之對曰吾以深入之兵當其必死之戰可以計勝難與力爭莊宗曰吾軍河上終日待敵今見敵不擊復何爲梁軍犯晉輜重德威軍亂父子皆戰死莊宗與諸將相持而哭曰吾不聽老將之言而使其父子至此莊宗即位贈太師子光輔官至刺史

符存審

符存審字德詳陳州宛丘人也初名存少微賤嘗犯

法當死臨刑指傍壞垣顧主者曰願就死於彼冀得垣土覆尸主者哀而許之爲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妓言有符存常爲妾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而存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就召使歌而悅之因得不死其後事李罕之歸晉晉王以爲義兒軍使賜姓李氏名存審從晉王擊李匡儔爲前鋒破居庸關又從擊王行瑜破龍泉寨晉與梁相持河上欲發兵兵少欲勿救懼失之莊宗疑以問諸將而存審獨以爲當救梁朱友謙以河中同州

降晉梁遣劉鄩攻同州友謙求救乃遣存審與李嗣昭救之存審爲將有機畧大小百餘戰未嘗敗與周德威齊名德威死晉之舊將獨存審在契丹攻遮虜乃以存審爲盧龍軍節度使時存審已病辭不肯行莊宗使人慰諭遣之莊宗滅梁入洛存審自以身爲大將不得與破梁之功怏怏疾益甚因請朝京師是時郭崇韜權位已重然其名望素出存審下不樂其來崇韜度存審病已亟乃請許其來朝徙存審宣武軍節度使卒於幽州臨終戒其子出其平生身所中矢鏃百餘而示之三子彥超彥饒彥卿

史建瑭

史建瑭鴈門人也晉王爲鴈門節度使其父敬思爲九府都督從晉王入關破黃巢還過梁軍其城北梁王置酒上源驛獨敬思與薛鐵山賀回鶻等十餘人侍晉王醉留宿梁驛梁兵夜圍而攻之敬思登驛樓射殺梁兵十餘人會天大雨晉王得與從者俱去縋尉氏門以出而敬思爲梁追兵所得見殺建瑭少事軍中爲裨校自晉降丁會與梁相拒於潞州復爲晉兵先鋒梁兵數爲所殺相戒常避史先鋒天祐九年晉攻燕燕王劉守光乞師於梁梁太祖自將擊趙圍棗彊蓨縣是時晉精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瑭以三千騎屯趙州累以功歷貝相二州刺史十八年晉軍討張文禮於鎮州建瑭以先鋒兵下趙州執其刺史王鋋兵傅鎮州建瑭攻其城門中流矢卒年四十二子匡翰尚晉高祖女是爲魯國長公主匡翰爲將沈毅有謀而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名史氏世爲將而匡翰好讀書尤喜春秋三傳義成軍從事關徹尤嗜酒嘗醉罵匡翰曰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

見史匡翰斬關徹天下談者未有偶耳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人皆服其量卒年四十

李嗣昭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爲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爲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

兵爲內衙指揮使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斬其使者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夜遁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爲賊射中腦嗣昭顧篋

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

任圜

任圜京兆三原人也李嗣昭節度昭義辟圜觀察支使梁兵築夾城圍潞州踰年而晉王薨晉兵救潞者皆解去嗣昭危甚圜勸嗣昭堅守以待已而莊宗攻破梁夾城聞圜爲嗣昭畫守計甚嘉之其後嗣昭與莊宗有隙圜數奉使往來辨釋讒構其後以鎮州爲北京拜圜工部尚書知留守事初圜推官張彭爲人傾險貪黷及郭崇韜領鎮彭爲圜謀隱其公廨錢

莊宗遣宦者選故趙王時宮人百餘人有許氏者尤有色彭賂守者匿之後事覺彭懼悉以前所隱公錢簿書獻崇韜崇韜深德彭不殺由是與圜有隙同光三年圜罷司馬守工部尚書魏王繼岌督崇韜伐蜀懼圜攻已於後乃辟圜參魏王軍事蜀滅表圜黔南節度使圜懇辭不就繼岌殺崇韜以圜代將其軍而旋拜圜同平章事兼判三司是秋韋說豆盧革罷相圜與安重誨鄭珏孔循議擇當爲相者圜意屬李琪而珏循雅不欲琪爲相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藝但

不廉耳宰相端方有器度者足以爲之太常卿崔協可也圜前爭曰天下皆知崔協不識文字而虛有儀表號爲沒字碑以臣一人取笑足矣相位有幾豈容更益笑端明宗曰吾在藩時識易州刺史韋肅肅或不可則馮書記先朝判官稱爲長者可以相矣馮書記者道也孔循不揖拂衣而去行且罵曰天子事一則任圜二則任圜圜乃何人圜謂重誨曰若舍琪而相協如棄蘇合之丸而取蛣蜣之轉也居月餘協與道皆拜相協在相位數年人多嗤其所爲然圜與

重誨交惡自協如故時使臣出四方皆自戶部給券
重誨奏請自內出園以故事爭之不能得遂與重誨
辨於帝前園聲色俱厲明宗罷朝宮人奏曰妾在長
安見宰相奏事未嘗如此蓋輕大家耳明宗由是不
悅重誨嘗過園園出妓善歌而有色重誨欲之園不與
出是二人益相惡而園遽求罷職退居於磁州朱守
殷反於汴州重誨誣園與守殷連而遣人矯制殺之
園受命怡然聚族酣飲而死

趙鳳

趙鳳幽州人也少以儒學知名燕王劉守光時悉黥
燕人以爲兵鳳懼因髠爲僧依燕王弟守奇自匿守
奇奔梁梁以守奇爲博州刺史鳳爲其判官守奇卒
鳳去爲鄆州節度判官晉取鄆州莊宗聞鳳名得之
喜以爲扈鑾學士卽位拜翰林學士莊宗及劉皇后
幸河南尹張全義家酣酒命皇后拜全義爲父明日
遣宦者命學士作牋上全義以父事之鳳上書極言
其不可明宗武君不通文字四方章奏常使安重誨
讀之重誨亦不知書奏讀多不稱旨孔循教重誨求
儒者置之左右而兩人皆不知唐故事於是置端明
殿學士以馮道及鳳爲之鳳好直言而性剛彊素與
任圜善自圜爲相頗薦進之圜爲重誨所殺而誣以
謀反是時重誨方用事雖明宗不能詰也鳳獨號哭
呼重誨曰任圜天下義士豈肯謀反初術士周玄豹
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
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佗人與明
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
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

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卽位思玄豹以爲神
將召至京師鳳諫遂不復召朱守殷反明宗幸汴州
守殷已誅又詔幸鄴人情大恐鳳手疏責安重誨重
誨以白遂罷幸有僧遊西域得佛牙以獻明宗以示
大臣鳳言世傳佛牙水火不能傷請驗其眞僞因以
斧斫之應手而碎天成四年夏拜同平章事秘書少
監于嶠自莊宗時與鳳俱爲翰林學士及鳳已貴
而嶠久不遷嶠與鄰家爭水竇爲安重誨所怒鳳卽
左遷嶠秘書少監其後安重誨爲邉彥溫等告變明

宗召彥溫等廷詰具伏其詐即斬之後數日鳳奏事中興殿因指殿屋曰若折其一棟去其一柱則傾危矣大臣國之棟梁柱石也其後重誨得罪群臣無敢言者獨鳳數言重誨盡忠明宗以鳳爲朋黨罷爲安國軍節度使廢帝入立召爲太子太保清泰二年卒於家

張憲

張憲字允中晉陽人也莊宗素知其文辭以爲天雄軍節度使掌書記即位拜工部侍郎東都副留守憲精於吏事莊宗幸東都定州王都來朝莊宗命憲治鞠場與都擊鞠初莊宗建號於東都以鞠場爲即位壇憲言即位壇王者所以興也漢鄗南魏繁陽壇至今皆在不可毀乃別治宮西爲鞠場郭崇韜伐蜀薦憲可任爲相而宦官伶人不欲憲在朝廷乃以爲太原尹北京留守趙在禮作亂憲家在魏州在禮善待其家遣人以書招憲憲斬其使莊宗遇弒明宗入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王存霸奔於太原左右請拘之以俟命憲曰吾豈宜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

耳憲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進憲涕泣拒之已而存霸削髮見北京巡檢符彥超願爲僧以求生彥超麾下兵大譟殺存霸憲出奔忻州亦見殺

王晏球

王晏球字瑩之洛陽人也少遇亂爲盜所掠汴州富人杜氏得之養以爲子冒姓杜氏梁太祖鎮宣武選富家子之材武者置之帳下號廳子都晏球爲廳子都指揮使即位爲右千牛衛將軍友珪立龍驤戍卒反自懷州趣京師遣晏球擊敗之於河陽以功遷龍驤第一指揮使末帝即位遷龍驤四軍都指揮使莊宗入汴晏球以兵追之行至封丘聞末帝已崩即解甲降唐莊宗賜姓名曰李紹虔拜齊州防禦使戍瓦橋關明宗聞變自鄴而南遣人招晏球從至洛陽拜歸德軍節度使定州王都反以晏球爲招討使與宣徽南院使張延朗等討之都遣人北招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又遣惕隱以七千騎益都自晏球擊敗禿餒又走惕隱是時中國之威幾於大震久之都城中食盡先出其民萬餘人數與禿餒謀決圍以走不

果都將馬讓能以城降都自焚死以破都功拜天平軍節度使又徙平盧累官至兼中書令卒年六十二

張廷蘊

張廷蘊開封襄邑人也少爲宣武軍卒去事晉稍遷軍校常從莊宗征伐先登力戰金瘡滿體莊宗以爲魏博三城巡檢使是時莊宗在魏以劉皇后從行劉氏多縱其下擾人爲不法廷蘊輒收而斬之李繼韜叛於潞州莊宗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馬步軍都指揮使將兵爲前鋒廷蘊至潞日

巳暮即率兵百餘踰濠登城城守者不能禦遂破潞州明旦明宗與行欽後至明宗心頗慊之開運中以疾卒廷蘊武人所識不過數字而平生重文士嘗從明宗破梁鄆州獲判官趙鳳亟薦於明宗後鳳貴爲相數薦廷蘊明宗以廷蘊破潞之隙終不秉旄節廷蘊素廉歷七州卒之日家無餘貲

裴約

裴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使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於梁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欲報梁仇今郎君父喪未葬遽背君親吾能死於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邪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澤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

夏魯奇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

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爲宣武軍校後奔於晉爲衙內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鬬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於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戰夾圍而出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爲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唐

師伐京南以魯奇爲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
東川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月救兵不至
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王思同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
同事仁恭爲銀胡軍指揮使仁恭爲其子守光所囚
思同奔晉以爲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於莘遣思同
築壘楊劉以功累遷鄭州防禦使石敬塘討董璋思
同爲先鋒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

鄰獨思同執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
其忠即以爲西行營馬步軍都部署羽林指揮使楊
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而思同
未知猶督戰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
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
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

張敬達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以騎射事唐莊
宗爲厰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清
泰二年契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塘兼
都總管屯忻州廢帝疑敬塘有異志乃以敬達爲北
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敬塘反即以敬達爲太原
四面招討使敬塘求救於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
自鴈門入兵交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
發斷唐軍爲二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
等皆有二心副招討使楊光遠勸敬達降敬達曰諸
公何相迫耶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德光
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姚洪

姚洪本梁州之小校也自董璋爲梁將洪嘗事璋後
事唐爲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璋反以
書招洪洪輒投厠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
爲健兒我遇汝厚洪罵曰老賊爾昔爲李十郎奴掃
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爲節度使
何苦反邪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
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恤其家

桑維翰

桑維翰字國僑河南人也爲人醜怪身短而面長常臨鑑以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慨然有志於公輔初舉進士主司惡其姓以爲桑喪同音人有勸其不必舉進士可以從佗求仕者維翰慨然乃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又鑄鐵硯以示人曰硯獘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晉高祖辟爲河陽節度掌書記其後常以自從卒以滅唐而興晉維翰之力也高

祖即位以維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天福四年出爲相州節度使歲餘徙鎮泰寧七年高祖幸鄴維翰來朝徙鎮晉昌出帝即位召拜侍中而景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能入乃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用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復爲樞密使封魏國公權勢既盛四方賂遺歲積鉅萬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用事共讒之維翰日益見疏帝飲酒過度得疾遣人陰白太后請爲皇弟重睿置師傅帝疾愈知之怒罷爲開封尹維翰遂稱足疾稀復朝見契丹屯中渡破欒城杜重威等大軍隔絕維翰曰事急矣乃見馮玉等計事而謀不合又求見帝帝方調鷹於苑中不暇見維翰退而嘆曰晉不血食矣自契丹與晉盟始成於維翰而終敗於景延廣故自兵興契丹凡所書檄未嘗不以此兩人爲言耶律德光犯京師遣張彥澤遺太后書問此兩人在否可使先來而帝以維翰嘗議毋絕盟而已違之也不欲使維翰見德光因諷彥澤圖之而彥澤亦利其貲產彥澤以兵入府問

維翰何在維翰厲聲曰吾晉大臣自當死國安得無禮邪彥澤股栗不敢仰視乃以帝命召維翰維翰行遇李崧立馬而語軍吏前白維翰請赴侍衛司獄維翰知不免顧崧曰相公當國使維翰獨死崧慙不能對是夜彥澤使人縊殺之以帛加頸告德光曰維翰自縊德光曰我本無心殺維翰何必自殺使人驗其尸信爲縊死乃以尸賜其家而貲財悉爲彥澤所掠

景延廣

景延廣字航川陝州人也父建善射嘗教延廣曰射

不入饑不如不發事梁邵王友誨友誨謀反被幽延廣亡去後從王彥章戰中都彥章敗延廣身被數創僅以身免明宗時朱守殷以汴州反晉高祖爲六軍副使主誅從守殷反者延廣爲汴州軍校當誅高祖惜其才陰縱之使亡後錄以爲客將即位以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崩出帝立延廣有力頗伐其功初出帝立晉大臣議告契丹致表稱臣延廣獨不肯但致書稱孫而已謂契丹使者喬瑩曰先皇帝北朝所立今天子中國自冊可以爲孫而不可爲臣且晉

有橫磨大劍十萬口翁要戰則來他日不禁孫子取笑天下天福八年秋出帝幸大年莊還置酒延廣稱延廣所進器服鞍馬茶床椅榻皆裹金銀飾以龍鳳請賜從官各有差帝亦賜延廣及其母妻從事等稱是君臣窮極奢侈明年春契丹入寇延廣從出帝北征契丹去出帝還京師廼出延廣爲河南尹留守西京明年出帝幸澶淵以延廣從皆無功延廣居洛陽鬱鬱不得志後帝亦追悔遣供奉官張暉奉表稱臣以求和廣辭耄至廼與從事閻丕馳騎見德光德光責延廣曰南北失懽皆因爾也因以十事責延廣每服一事授一牙籌授至八籌延廣以面伏地不能仰視遂叱而鎖之將送之北行至陳橋止民家夜分延廣伺守者怠引手扼吭而死

馬全節

馬全節字大雅大名元城人也唐同光中爲捉生指揮使趙在禮反鄴都以爲馬步軍指揮使明宗即位歷博單鄆沂四州刺史廢帝時蜀人攻金州兵纔數百全節散家財與士卒堅守蜀人去廢帝召以爲滄

州留後晉高祖入立即拜橫海軍節度使徙鎮安遠代李金全金全叛附於李昇高祖發兵三萬使全節與安審琿討之徙鎮安國從杜重威討安重榮徙鎮義武自出帝與契丹交惡全節未嘗不在兵間開運二年徙鎮順國未至而卒年五十五

郭延魯

郭延魯沁州綿上人也父饒以驍勇事晉延魯以善騎爲將累遷神武都知兵馬使朱守殷反從攻汴州累遷復州刺史以廉平自勵秩滿州人乞留不許晉

遜道摯號天福中拜單州刺史卒於官當是時刺史皆以軍功拜特功縱下爲害不細而延魯父子特以善政著聞焉

張希崇

張希崇字德峯幽州薊人也少好學通左氏春秋劉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爲偏將將兵戍平州其後契丹攻陷平州以爲盧龍軍行軍司馬明宗時盧文進自平州亡歸契丹因以希崇代文進爲平州節度使遣其親將以三百騎監之居歲餘屑將喜其

爲人監兵稍怠希崇因與其麾下謀走南歸明宗嘉之拜汝州防禦使遷靈武節度使靈州地接戎狄戍兵餉道常苦抄掠希崇乃開屯田教士耕種軍以足食而省轉饋居四歲上書求還內地徙鎮邠寧晉高祖入立復拜靈武節度使希崇歎曰吾當老死邊徼豈非命邪頗知星曆天福三年月掩畢口大星希崇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我其當之乎明年正月卒

皇甫遇

皇甫遇常山真定人也少從唐明宗征伐事唐爲武勝軍節度使晉高祖時歷義武昭義徙雄河陽四鎮開運三年契丹寇西山遣先鋒趙延壽圍鎮州杜重威不敢出戰是時歲除出帝與近臣飲酒過量得疾不能出征三年冬以杜重威爲都招討使遇爲馬軍右廂都指揮使屯於中渡重威已陰遣款契丹伏兵幕中悉召諸將列坐告以降爲出降契丹遣遇與張彥澤先入京師遇行至平棘絕吭而死

馬重績

馬重績字洞微其先出於北狄而世事軍中重績少

學數術居於太原唐莊宗鎮太原每用兵征伐必以問之拜大理司直明宗時廢不用晉高祖以太原拒命廢帝遣兵圍之執甚危急命重績筮之遇同人曰戰而勝其九月十月之交乎是歲九月契丹助晉擊敗唐軍晉遂有天下天福三年重績上言曆象下部班行之號調元曆行之數歲輒差遂不用重績又言漏刻之法卒年六十四

石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

昇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昇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昇趨於庭仰責彥朗趣出解官還家昇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昇於柩前誦尚書晉高祖時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閤門上昇行義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卽位晉政日壞昇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

李自倫

李自倫深州人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旌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焉

吳巒

吳巒字寶川鄆州盧縣人也清泰中爲大同沙彥珣節度判官晉高祖起太原召契丹爲援契丹過雲州彥珣出城迎謁爲契丹所虜城中推巒主州事高祖召巒以爲武寧軍節度副使出帝卽位與契丹絕盟以王令溫爲永清軍節度使令溫牙將邢珂素驕狠乃陰使人亡入契丹晉大臣以遣巒馳驛代令溫守貝州珂因求見巒願自效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寇圍貝州巒命珂守南門已而珂引契丹入巒方戰而左右報珂反巒顧城中已亂卽投井死而令溫家屬爲契丹所虜出帝憫之以令溫爲武勝軍節度使後累歷方鎮周顯德中卒令溫瀛州河間人也

沈斌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後事唐從魏王繼岌破蜀晉開運元年爲祁州刺史契丹犯

塞虜將趙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皆沒於虜云

王清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後事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加檢校司徒遣與宋彥筠俱前時重威已有貳志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

王仁裕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也少不知書以狗馬彈射爲樂年二十五始就學而爲人儁秀以文辭知名秦帥辟爲秦州節度判官秦州入於蜀仁裕因事蜀唐莊宗平蜀仁裕事唐王思同鎮興元辟爲從事廢帝舉兵鳳翔思同戰敗廢帝得仁裕聞其名不殺寘之軍中入立充翰林學士晉高祖入立罷職爲郎中漢高祖時復爲翰林學士承旨周顯德三年卒年七十七

仁裕性曉音律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仁裕與和凝於五代時皆以文章知名又嘗知貢舉仁裕門生王溥凝門生范質皆至宰相

蘇逢吉

蘇逢吉京兆長安人也漢高祖鎮河東父悅爲高祖從事逢吉嘗代悅作奏記召見乃以爲節度判官高祖性素剛嚴賓佐稀得進見逢吉獨入終日侍立高祖書閤中文簿盈積莫敢通逢吉輒取內之懷中伺高祖色可犯時以進之逢吉爲人貪詐無行喜爲殺戮高祖嘗以生日遣逢吉疏理獄囚以祈福逢吉入獄中閱囚無輕重曲直悉殺之以報曰獄靜矣高祖建號拜同平章事高祖既定京師逢吉與蘇禹珪同在中書除吏多違舊制逢吉尤納貨賂晉相李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逢吉而崧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遂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悅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人告崧與弟嶼等下獄族崧家逢吉嘗從高祖征鄴數

使酒辱周太祖於軍中太祖恨之其後隱帝立逢吉素善李濤諷濤請罷太祖與楊邠樞密李太后怒濤離間大臣罷濤相周太祖鎮鄴不帶樞密使逢吉以謂樞密之任方鎮帶之非便與史弘肇爭於是卒如弘肇議弘肇怨逢吉異已是時隱帝少年小人在側弘肇等威制人主帝與左右李業郭允明等皆患之逢吉每見業等以言激之業等卒殺弘肇即以逢吉權知樞密院方命草麻聞周太祖起兵乃止逢吉夜宿金祥殿東閣謂司天夏官正王處訥曰昨夕未瞑

已見李崧在側周太祖至北郊官軍敗於劉子陂逢吉宿七里夜與同舍酣飲索刀將自殺爲左右所止明日與隱帝走趙村自殺

史弘肇

史弘肇字化元鄭州滎澤人也爲人蹻勇走及奔馬梁末調民七戶出一兵弘肇爲兵隸開道指揮選爲禁兵漢高祖典禁軍弘肇爲軍校其後漢高祖鎭太原領雷州刺史高祖建號以功拜忠武軍節度使高祖起義之初弘肇行兵所至秋毫無犯兩京帖然果

遷同平章事高祖疾大漸與楊邠蘇逢吉等同受顧命隱帝時河中李守貞鳳翔王景崇永興趙思綰等皆反是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輒腰斬於市凡民抵罪吏以白弘肇但以三指示之吏即腰斬之又爲斷舌決口斮筋折足之刑李崧坐奴告變族誅弘肇取其幼女以爲婢弘肇不喜賓客嘗言文人難耐呼我爲卒周太祖平李守貞推功群臣弘肇拜中書令隱帝自關西罷兵漸近小人與後贊李業等嬉遊無度而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稍裁抑之弘肇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毛錐子蓋言筆也弘肇嘿然佗日會飲章第酒酣爲手勢令弘肇不能爲客省使閻晉卿坐次弘肇屢敗之蘇逢吉戲曰坐有姓閻人何憂罰爵弘肇妻閻氏酒家倡以爲譏己大怒以醜語詬逢吉是時李業郭允明聶文進等用事不喜執政而隱帝春秋漸長爲大臣所制數有忿言業等乘間譖之乾祐三年冬十月十三日弘肇與楊邠王章等入朝坐廣政殿東廡甲士數十人自內出擒弘肇邠章斬之并族其三家

楊邠

楊邠魏州冠氏人也少爲州掌籍吏租庸使孔謙頗度支補邠勾押官高祖即位拜樞密使邠出於小吏不喜文士與蘇逢吉等內相排忌逢吉諷李濤上疏罷邠與周太祖樞密使邠泣訴李太后前太后怒罷濤相邠雖長於吏事而不知大體謂爲國家者帑廩實甲兵完而已禮樂文物皆虛器也邠嘗與王章論事帝前帝曰事行之後勿使有言邠曰陛下但禁聲

有臣在閒者爲之戳𠑽李太后弟業求爲宣徽使帝與太后私以問邠邠止以爲不可帝欲立所愛耿夫人爲后邠又以爲不可夫人死將以后禮葬之邠又以爲不可由是隱帝大怒而左右乘間構之與史弘肇等同日見殺邠爲人頗儉靜四方之賂雖不却然往往以獻於帝居家絶賓客晩節稍通縉紳延客門下知史傳有用乃課傳寫未幾及於禍

五代周列傳卷之五

王峻

王峻字秀峯相州安陽人也父豐爲樂營將峻少以善歌事梁節度使張筠唐莊宗已下魏博筠棄相州走歸京師租庸使趙巖過筠家筠命峻歌佐酒巖見而悅之是時巖方用事筠因以峻遺巖梁亡巖族誅峻流落民間久之事三司使張延朗延朗不甚愛之晉高祖滅唐殺延朗是時漢高祖從晉起兵因悉以延朗貲產賜之峻因得事漢高祖即位拜客省使漢

遣郭從義討趙思綰以峻監其軍累遷宣徽北院使周太祖鎮天雄軍峻爲監軍漢隱帝已殺大臣史弘肇等又遣人殺周太祖及峻等峻等遂與太祖舉兵犯京師太祖監國以漢太后命拜峻樞密使是時太祖已遣馮道迎湘陰公贇於徐州而漢宗室蔡王信在許州峻與王殷謀遣侍衛馬軍指揮使郭崇率兵之宋州前申州刺史馬鐸之許州崇鐸遂幽贇而殺信太祖入立拜峻平章事監脩國史劉旻攻晉州峻爲行營都部署峻與太祖俱起於魏自謂佐命之功

凡所論請事無大小期於必得或小不如志言色輒不遜太祖每優容之峻年長於太祖二歲往往呼峻爲兄或稱其字峻由是益横自破慕容彥超還即求解樞密以探上意太祖慰勞之峻多發書諸鎭求爲保薦居數月諸鎭皆馳騎上峻書太祖大駭峻連章求解因不視事太祖遣近臣召之曰卿若不出吾當自往候卿樞密直學士陳同與峻相善太祖即遣同召峻同還奏曰峻意少解然請陛下聲言嚴駕若將幸之則峻必出矣遂馳入謁峻於樞密院起廳事極

其華侈邀太祖臨幸賜予甚厚後太祖於内園起一小殿峻輒奏曰宫室已多何用此爲太祖曰樞密院屋不少卿亦何必有作峻慙愧不能對峻爲樞密使兼宰相又求兼領平盧又請用顔衎陳同代李穀范質爲相太祖曰進退宰相豈可倉卒語漸不遜太祖遂不能忍明日御便殿召百官皆入即幽峻於別所太祖見馮道泣曰峻陵朕不能忍即貶商州司馬卒於貶所

馮道

馮道字可道瀛州景城人也事劉守光爲參軍守光敗去事宦者張承業承業監河東軍以爲巡官以其文學薦之晉王爲河東節度掌書記莊宗即位拜戸部侍郎充翰林學士道爲人能自刻苦爲儉約當晉與梁夾河而軍道居軍中爲一茅菴不設牀席臥一束芻而已所得俸禄與僕厮同器飲食意恬如也諸將有掠得美女以遺道道不能却寘之別室訪其主而還之其解學士居父喪於景城遇歲饑悉出所有以賙鄉里而退耕於野躬自負薪有荒其田不耕者

與力不能耕者道夜往潛爲之耕其人後來愧謝道殊不以爲德服除復召爲翰林學士行至汴州遇趙在禮作亂明宗自魏擁兵還犯京師孔循勸道少留以待道曰吾奉詔赴闕豈可自留乃疾趣至京師莊宗遇弑明宗即位雅知道所爲拜端明殿學士歲餘拜同平章事明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文士聶夷中田家詩水將運軍於臨河縣得一玉盃有文曰傳國寶萬歲盃明宗遂受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

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也故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道相明宗十餘年明宗崩相愍帝潞王反於鳳翔愍帝出奔衞州道率百官迎潞王以入是爲廢帝晉滅唐道又事晉相晉高祖封魯國公高祖崩道相出帝加太尉進燕國公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於京師德光誚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漢高祖立乃歸漢以太師奉朝請周滅漢

道又事周周太祖拜道太師兼中書令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然當世之士無賢愚皆指道爲元老而喜爲之稱譽耶律德光嘗問道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爲俳語以對曰此時佛出也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爲契丹不夷滅中國之人者賴道一言之善也道視喪君亡國亦未嘗以屑意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道前事九君未嘗諫諍世宗初即位劉旻攻上黨世宗曰吾見唐太宗平定天下敵無大小皆親征道曰陛下未可比唐太宗世宗曰劉旻烏合之衆若遇我師如山壓卵道曰陛下作得山定否李自將擊旻敗旻於高平世宗從淮南定三關威武之振自高平始其擊旻也鄙道不以從行以爲太祖山陵使葬畢而道卒年七十三謚曰文懿追封瀛王時人皆共稱嘆以謂與孔子同壽道有子吉

李穀

李穀字惟珍汝陰人身長八尺少任俠頗爲鄉人所

困發憤從學第進士晉少帝尹開封穀爲推官及卽位歷磁州刺史契丹入汴少帝蒙塵舊臣無敢候謁者穀拜迎於路相對泣下因傾橐以獻歷漢周中書侍郎平章事周祖在乾祐中已有人望屬漢政紊亂贊附異志屢諷穀穀但對以人臣當盡節奉上而已穀世居洛陽既貴訪得舊地建蘭若又立坦屋凡族之不可仕者分田居之顯德初進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請令端明樞密直學士編記言動爲內廷日曆以付史官二年冬議伐南唐爲行營前軍都部署

兼知廬壽等州行府事領兵渡淮手疏請親征有必
勝之利三世宗大悅用其策及淮南平賞賜甚厚恭
帝卽位加開府封趙國公求歸洛太祖卽位遣使就
賜器幣卒年五十八穀深沉有城府善論事好汲引
寒士多至顯位與韓熙載善熙載將南渡寄告穀曰
若江東相我我當長驅以定中原穀笑曰若中原相
我下江南探囊中物耳李昉常爲穀記室穀曰子他
日官祿當如我昉後至宰相司空顯德中扈載有文
章名王朴薦令知制誥穀曰斯人薄命恐不克享耳

未幾卒穀歸洛受李筠遺歲五十萬他稱是筠敗穀
憂恚而終

王朴

王朴字文伯東平人也少舉進士爲校書郎依漢樞
密使楊邠邠與王章史弘肇等有隙朴見漢興日淺
知其必亂乃去邠東歸周世宗鎭澶州朴爲節度掌
書記世宗爲開封尹拜右拾遺卽位遷比部郎中獻
平邊策時世宗銳意征伐已撓群議親敗劉旻於高
平歸而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翰林學士閻

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
江淮爲可先取顯德三年征淮以朴爲東京副留守
還拜戶部侍郎遷樞密使詔朴校定大曆乃削去近
世符令流俗不經之學爲欽天曆六年又詔朴考正
雅樂其陳用兵之畧非特一時之策至言諸國興滅
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幷必死之冠最後亡其後宋
興平定四方惟幷獨後服皆如言六年春世宗遣朴
行視汴口作斗門還過故相李穀第疾作仆於坐上
舁歸卒年五十四

張昭

張昭字潛夫本名昭遠避漢祖諱改焉濮州人祖楚
平壽張令赴調長安値黃巢寇亂不知所終父直尚
幼避地河朔既長自秦抵蜀徒行匃食求之十許年
不能得乃發哀成服竟隱居授徒號逍遙先生昭未
冠遍讀九經通其義後至贊皇遇程生者專史學盡
得十三史後唐莊宗入魏游士多自効軍門昭因至
魏携文數十軸謁興唐尹張憲根相見之辟卽署府
推官憲爲北京留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憲逐

死之天成三年改安義軍節度掌書記以昭有史材拜左補闕史館修撰明宗好畋獵昭疏諫遊幸晉天福二年改戶部侍郎宰相桑維翰薦為翰林學士以唐史未成詔與呂琦崔棁等續成之漢加檢校禮部尚書周初遷至兵部尚書世宗好拔英俊有自布衣及下位上書言事者多不次進用昭疏諫恭帝即位封舒國公宋初拜吏部尚書乾德元年郊祀昭為鹵簿使卒年七十九劉鋹之擒也昭已致政太祖遣近臣就問獻俘禮于秉圖進士及第

扈載

扈載字仲熙北燕人也廣順初舉進士高第拜校書郎直史館再遷監察御史初載以文知名一時樞密使王朴尤重其才薦於宰相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才然載命薄恐不能勝朴曰公為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所言命邪已而召拜知制誥及為學士居歲中病卒年三十六是時天子英武樂延天下奇才而尤禮文士載與張昭竇儼陶穀徐台符等俱被進用

賈緯

賈緯鎮州獲鹿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州辟參軍唐天成中范延光鎮成德辟趙州軍事判官遷石邑令緯長於史學晉天福中為太常博士數求為史職果遷復為修撰漢隱帝時詔與王伸竇等同修晉高祖出帝漢高祖實錄初桑維翰為相常惡緯為人待之甚薄緯為維翰傳言維翰死有銀八千鋌周廣順元年實錄成緯求遷官不得由是怨望是時宰相王峻監修國史緯書日歷多言當時大臣過失峻見之怒貶平盧軍行軍司馬明年卒於青州

史彥超

史彥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為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於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周漢戰高平彥超為前鋒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殁於陣

韓通

韓通太原人歷仕晉漢周累功遷至歸德軍節度副都指揮使周祖伐河中命以自隨領大名委以心腹入汴通甚有力焉王彥超擊劉崇通副之敗崇於高平世宗將北征命通巡北邊恭帝即位移領鄆州太祖爲六軍推戴通在殿閣聞有變惶遽而歸軍校王彥昇逐通於路策馬逐之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所害妻子皆死太祖詔贈中書令以禮收葬通剛猾寡謀言多忤物肆威虐衆謂之韓瞠眼其子頗有智

略見太祖有人望常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後太祖幸開寶寺見通父子畫像遽命去之

李筠

李筠太原人善騎射初隸後唐秦王從榮麾下從榮難作筠騎從至天津橋射殺十數人棄馬逝去清泰初應募爲內殿直遷控鶴指揮使開運末契丹德光滅晉其將趙延壽聞筠驍勇召寘帳下及德光北歸道卒延壽至鎮州爲兀欲所執惟耶律解里將二千騎尚留筠與諸將謀伺間併擊控鶴左廂都校白再榮匿室中不敢應筠拔佩刀破幕引臂通再榮行諸將次第赴之殺傷相當解里遂棄城去故相馮道與諸將議推白再榮爲留後以安人心再榮以鎮州送欵漢祖乃授再榮留後授筠博州刺史周祖鎮大名表爲先鋒指揮使又爲北面緣邊巡檢周祖起兵入汴筠與郭崇從戰敗慕容彥超於留子陂累功遷至同平章事世宗時筠以首兵擊敗契丹兵之援太原者加兼侍中恭帝立加檢校太尉宋初加中書令遣使諭以受周禪筠升階置酒張樂遽索周祖畫像

懸壁涕泣不已及太原劉鈞以蠟書約舉兵筠子守節爲皇城使常泣諫筠不聽遂起兵檄辭多不遜筠留其子守節守上黨引衆南向太祖遣石守信等討之太祖逆親征與守信等會破筠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筠初名榮避周世宗諱改之性雖暴事母甚孝筠有愛妾劉氏欲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子守節字得臣歷和州團練使卒年三十三無後以劉氏所生之弟爲嗣

李重進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生於太原周太祖之甥也仕晉爲殿直周廣順中累遷殿前都指揮使顯德初領武信軍節度重進年長於世宗周祖寢疾召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立從征劉崇有功時張永德屯下蔡與重進不協重進單騎詣永德帳中命飲酒謂永德曰吾與公皆國家肺腑相與戮力公何疑之深也李景知之爲蠟書間重進以厚利重進表其行事豫州刺史齊藏珍亦説重進世宗殺之假他事誅藏珍恭帝立改淮南節度太祖受禪加守

書令既而移鎮青州加開府階重進陰懷異志太祖遣六宅使陳思誨齎賜券以安其心重進遂拘思誨治城隍繕兵甲遣人求援李景景懼而不納太祖遣石守信等率禁兵討之遂親征徑至揚州城下即日拔之重進舉族赴火死思誨亦爲其黨所害

五代南唐列傳卷之六

周本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畝皆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皆在田里獨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兵十萬來爭其地屯於象牙潭楚人取高安爲之援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判官嚴可求薦本可用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

州刺史彭玗信州刺史危存昌棄城走以本爲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於越人圖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璋以其衆來奔唐莊宗入洛陽吳遣司農盧蘋使於洛陽莊宗詢吳之名將存否而以本預焉拜太尉中書令烈祖將受禪徐玠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爲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廢處歷陽聞將受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

君也何不使我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淪移本隨衆至建康勸進由是愧恨數月而卒子鄴有戰功亦至廬州節度使

王輿

王輿少與兄綰俱事吳武王輿始爲小校從周本伐危全諷譲皇之世烈祖以輿爲控鶴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爲光州刺史先是輿兄子採爲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爲刺史聞輿在光州間遣親信通書幣輿執之以聞因求罷郡復爲控鶴都虞候監軍甄庭堅與

輿不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輿先知之密見庭堅曰可乘輕舟自歸鬭庭無與中使遇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輿少時從軍圍潤州爲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出旁一人中之猶死輿卧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又嘗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能避當富貴及旦輿杖劍倚栅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栅及輿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輿無傷卒年七十四兄綰爲虔州節度使

林仁肇

林仁肇建陽人也文身爲虎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閩爲裨將閩亡潘承祐薦之署爲軍校周世宗征淮甸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及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揚州叛朝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千人仁肇密說後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請假臣兵數萬北渡仍乞臣起兵之日聞於北朝言臣擁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

仁肇爲洪州節度使與皇甫繼勳朱令贇輩不協因搆仁肇求提皇[illegible]欲自王江西後主潛使人鴆之初仁肇見知於陳喬喬曰令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國雖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

常夢錫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貞爲秦隴判官茂貞卒從儼襲位補寶雞令從儼左右有惡之者夢錫渡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爲大理司

直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數言時政繁碎宜
脩復舊典爲後代法又言宋齊丘陳覺姦邪馮延巳
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官元宗即位許以翰林學
士待之而以齊丘故黜爲池州節度判官及齊丘罷
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既而姦黨愈熾遂
稱病縱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
以夢錫人望求爲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
事固辭不養夢錫無子以其壻王繼沂掌家務或言
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嬖妾室爲之一空衆黜繼沂於

處州時馮延巳爲相劾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尋改
吏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割地之後公卿在座有言及
大朝者夢錫笑曰群公常欲致君於堯舜何故今日
自爲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往往喑嗚大咤顯德
五年卒年六十一踰月宋齊丘敗元宗歎曰夢錫生
平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

劉仁贍

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爲濠滁二
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爲左
監門衛將軍黃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
軍以爲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壽
春景遣將劉彥貞拒周兵以仁贍爲清淮軍節度使
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彥貞見周兵之却意其
怯急追之仁贍以爲不可彥貞不聽仁贍獨按兵城
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周兵多死世宗東
還濠梁以李重進爲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
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重進與張永德兩軍
相疑不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

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
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
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懾奉表稱臣而仁贍
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
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
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於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
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
使孫羽詐爲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
嗟歎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年

五十八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諳為懷州刺史

孫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嘗畫唐詩人賈島像置於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為妖以杖驅出之易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於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為教守殷反者晟也遂族其家晟來奔於吳時烈祖輔政尤愛之引與計議

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輕延巳嘗曰金碗玉盃而盛狗矢乎晟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空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周世宗征淮元宗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上表謨與晟皆見留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忍負永陵一杯土世宗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怡然就刑其後世宗頗憐晟忠悔殺之

張彥能

張彥能為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彥能與其副鄭昭業城守益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彥能昭業戰死

孟堅

孟堅初事閩王昶為建州裨將延政與曦有隙堅知其必敗會邊鎬伐建陽堅以其衆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閩及陳覺矯命攻晉安堅隸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救於越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助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堅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求一戰而死無路耳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堅壁以狙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可圖也延魯不聽揮兵少却越人登岸未定堅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堅死之諸軍皆潰

陳喬

陳喬字子喬世爲廬陵玉笥人祖岳仕大唐爲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父濬仕吳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喬以蔭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卽位拜中書舍人元宗既失淮甸與其降號欲授機務於大弟而陳覺之徒因有窺竊之計輒謂元宗曰宋齊丘嘗贊烈祖受家爲國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丘輔政喬聞之排闥而入諫曰臣見淖齒李兌復作而談皇幽

囚於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元宗愕然曰微卿幾落賊人彀中矣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監國後主卽位遂摠軍國事宋太祖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連年拒命喬皆以死守及城將陷後主執其手泣曰盍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恙也舉其手去入視事堂遂自縊

劉彥貞

劉彥貞字吳功臣信之子也授大理評事歷武職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俊虎政之後裁以法度吏民頗服及移鎮壽春漸自矜大周世宗征淮甸命大將李穀攻自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甫暉爲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親征行至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聞穀退軍皆以爲怯裨將咸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

贍使人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前軍張全約亦曰不可追比至正陽而重進先至則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於陣

嚴續

嚴續字興宗父可求善籌畫爲吳相續以父廕補秘書中備身遷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烈祖受禪爲兵部侍郎元宗卽位改中書侍郎方宋齊丘用事續常守正不爲黨附常夢錫屢言齊丘姦黨及夢錫罷宜政院續亦出爲池州刺史復爲中書侍郎尋拜平章事

割地之後罷爲少傅元宗南遷拜左僕射後主即位改司空稱疾罷歸卒於私第績自以少貴倦學命群從子弟皆礪以儒業諸子及孫舉進士者十餘人

張延翰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碭山人少遊長安後避亂江淮事吳爲鹽城令烈祖輔政以延翰爲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爲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爲左街使率意驕暴延翰劾之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及稱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爲晚既而多病卒年五十七

何敬洙

何敬洙幼爲吳將李簡厮養簡性殘忍左右過從鮮獲全活敬洙暮與群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端硯戲諸僮曰誰敢破此敬洙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破之翌日簡責破硯之由敬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殺簡鎮鄂州令相術董紹顏徧閱諸子紹顏曰諸郎皆善然祿壽無及公者時敬洙侍側指曰此奇相也可與公齊簡卒烈祖以爲金陵稱將累遷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應援使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郛外居人入城爲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爲戰場曰職當効死於此元宗善之未幾召還都年老有足病後主以其勳舊優禮之卒年七十七

柴克宏

柴克宏吳功臣再用之子以父蔭爲郎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宏爲撫州刺史克宏上書乞從軍効用元宗善之使帥師救常州時精兵皆在江北克宏將老弱數千介胄朽蠹入白樞密副使李徵古徵古素輕其爲人因慢罵遣之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徵古使召還以朱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徵古又使召之克宏曰吾刻日破敵爾來召我必姦人也命斬之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見夢於克宏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衝突越兵克宏繼之大敗越人俘馘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爲武烈大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遇之以功拜江州節度使復請北出命未下而發瘍卒

王崇文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綰之子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爲歙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崇文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福州之役師潰元宗歸罪於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皆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爲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加中書令未拜而卒

姚景

姚景始事劉金爲廐卒金嘗日至廐中見景晝瞑有二赤蛇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竊奇之引爲親信

俄遷裨將金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爲人使典親兵歷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初吏請家諱景大署於紙尾曰諱賊吏爾子爲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

魯崇範

魯崇範廬陵人也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學校崇範雖窶九經子史世藏於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巳緡償其直崇範笑曰吾非書肆何估直以償耶卻之會皓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月俸元宗即位尤重之除東宮使卒

韓熙載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托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爲帥後明宗即位平北海光嗣見殺熙載來奔於吳里民趙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爲正室烈祖受禪除秘書郎輔元宗於東宮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宋齊丘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博士既葬遷知

制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爲馮延巳劾奏陳覺等喪師南闘特赦不誅熙載上疏請置於法元宗手札敦諭而宋齊丘大怒乃誣以醉酒披猖黜爲和州司馬其實熙載平生不能飲久之徵拜中書舍人奉使中原爲感懷詩三章熙載才名遠播四方建碑表者皆載金帛求爲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數千緡門下以舒雅之徒爲門生高第凡十數輩月入不供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熙載畜女樂四千餘人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雜聚後主累欲相之而惡其

如此乃左授右庶子分司於外復上表乞住闕下表上未報於是盡出群婢使之即散後主乃喜遂以為秘書監群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於今乃知卿之心矣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為不得熈載為相欲追贈之乃贈平章事謚文靖葬梅嶺崗謝安墓側初嚴續請熈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遺珍貨巨萬仍輟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歸焉熈載受之文既成但叙其譜裔品秩而已續慊之封還熈載亦卻其贈上寫一闋於泥金帶云朱齊丘自署

碑碣毋求熈載寫之熈載以紙塞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喜提奬後進審音能舞八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為神仙中人

江文蔚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為河南府巡官有高才與韓熈載名相上下而熈載不持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儀董治山陵事除判太常寺以議葬禮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時宋齊丘拜為諫議大夫而馮延巳為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曰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既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為江州司士延巳亦罷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巳自臨川再入相宣內制畢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於時者如此也唐土好文學故韓熈載馮延巳延魯文蔚潘佑徐鉉之徒皆至美官文雅於諸國為盛然未嘗設科舉多因上書言事拜官保太十年始設科舉命文蔚知貢舉執政皆不由科第相與沮毀竟罷之

高越

高越燕人也少舉進士時威武將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女學士越聞而慕焉徃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帥張宣久不見知越以鷹詩諷之曰晴空不碍摩天翮未肯平原淺草飛遂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經國立制凡齋祠燕饗之文越多為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郎中書舍人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詞賦知名

劉洞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於陳貺後主即位詣金陵獻詩羇旅二年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寶松相善陳貺嘗謂巳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詩學開寶八年卒賈島字浪仙

汪台符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聞烈祖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宋齊丘疾其才高屢爲詆訾齊丘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誚之曰聞足下齊大聖以爲名超亞聖以稱字齊丘大慚改字子嵩因使親信誘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磯下

史虛白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聞宋齊丘總相府事虛白放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丘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虛白酒數行出詩百詠俾賡焉恣女奴玩肆多方撓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方大驚及見烈祖說之長驅中原勢若屈指烈祖雖善其說未暇北顧乃署郡從事虛白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爲治之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釣魚而巳邦國大計不敢預知因醉溺於殿陛元宗曰眞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及畫江爲界虛白爲割江賦以諷云舟車有限汀島以俱開魚鱉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子渚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漁父一聯云風雨掇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賜粟帛遣歸卒於家年六十七

郭昭慶

郭昭慶其先爲廬陵禾州人父鵬保太初進士官至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傅夫人與僧通姦大理卿蕭儼案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之人皆以爲冤會宋齊丘得罪鵬坐黨免官卒昭慶傳通經史擬元結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爲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不平復上書因得召對補揚子尉不受復歸禾川邑宰脩謁不與之見宰銜之會閱編戶乃籍昭慶爲新

擬軍昭慶後走金陵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後主覽而悅之遂署爲著作郎常以才名自居徐鉉徐鍇尤嫉之居與客將李師義爲鄰而師義與鍇爲姻婭鍇因令師義召昭慶欲潛置鴆於酒詰旦入朝而仆

康仁傑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爲僧慕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乃薦仁傑於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群公旬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

土民俗仁傑對荅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溧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亡仁傑亦卒

周彬

周彬和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産業其妻讓之曰君家兄弟皆力田畝而獨調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耶彬笑曰耕田不如耕道用烈祖鎭金陵招辟儒生彬因獻所習烈祖善之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得金玉繒幣陳列於庭彬顧其妻曰伯叔田畝孰愈授大理司直以毋憂歸葬謁禾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朝省直寮其如桑梓何彬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於茲有如白日服闋詣建康以前官出宰禾川前令醜顏而去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於官

徐鍇

徐鍇字金楚與兄鉉同有大名於江左鍇第進士累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鍇兄弟俱叅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鍇以開寶八年

卒於金陵圍城中卒之踰月南唐亡

江夢孫

江夢孫字聿脩潯陽人也博綜經史烈祖輔政辟置門下薦爲秘書郎久之求一縣以自効乃補天長令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呼嘯甚諠夢孫從容整衣冠呪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爲鬼神應有祠宇丘墓自此寂然無患其治以簡易仁恕爲事邑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朝勸

禾耜事繼母甚謹保大中卒年八十五

沈彬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遊湘湖隱於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虚中齊巳為詩侶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未幾乞致仕禪代之後絶不求進元宗南遷彬年逾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為天子與接清光元宗優禮待之賜帛粟遣還署其子元為秘書省正字彬學方外

之術迄無所異唯予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椁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因就葬焉

顏詡

顏詡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禾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一門百口家法嚴肅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詡閑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常昭博奕論置於屋壁使之自愧祁季父非理撤鄉人桑詣邑求治令尹下詡評之詡貰以巳縣其

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於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多

陳貺

陳貺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卧

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之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鞹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元宗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帛粟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曆象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進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士論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為事會宋齊丘出鎮

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薦辟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嘆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鮓至陶門陶出呼鮓者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陶所適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元中常見一叟角髮披褐與老媼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系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苫屩短襴至骭亦無瘡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谿澗出而曝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人自昧之其可裸裎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即啗之舊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渡後因轉輓於江南遇堅於簡寂觀勉之以仕則頫首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濶步若平地衆方神之不知其所在

朱令贇

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也常從業軍累遷神衛都虞候會林仁肇卒以令贇爲鎮南軍節度使王師問罪後主召令贇赴難令贇不識兵機王師聚攻之諸軍不戰而潰令贇投火死

胡則

胡則爲江州副使金陵既下後主歸於京師諸郡皆送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忍負之遂誅殺降

者嬰城固守將軍曹翰帥師圍城三年則誓以死守城將陷太宗遣使諭旃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江州無遺類矣

蜀黃筌 附

黃筌成都人以工畫早得名時十七歲事蜀後主王衍爲待詔衍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元畫鍾馗謂筌曰吳道元畫鍾馗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本別以拇指改進後主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元之所畫者

眼目意思俱狂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狂攧指後主悟乃真筌花竹師滕昌祐鳥雀師刁光山水師李昇鶴師薛稷龍師孫遇然其筆意豪贍脫去格律過諸公爲多常畫野雉於八卦殿有五方使呈鷹陛殿下鷹見雉掣臂數四

宋史

馬維銘曰、宋太祖之得天下、亦易耳。然五代之亂極矣、太祖以神武忠厚開拓洪基太宗、眞宗、仁宗、英宗、並有君人之度、藹然長者熙寧元豐之間元氣始斲紹聖而益紛紛矣徽欽北而高宗南、別是一小朝廷氣象而孝宗以太祖嫡裔嗣服主也。天也。理宗文弱崇尚儒術宋之爲宋已不可爲矣。他何論乎。要以太祖至公以傳其弟太宗至愈以戕其姪亦天也。嗚呼趙普之論誤。便似胡廣之中庸。有負太祖多矣。宋朝名臣最盛、未易更僕王安石亦其一也却將從前呂蒙正、呂端李沆、王旦諸案底一齊翻駁。將近時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文彥博諸建白一齊倒壓。雖有司馬光呂公著諸公承之而紹述之說。又呶呶矣。奈之何哉。李綱趙鼎相非不賢也。岳飛韓世忠將非不勇也。乃安石麟鳳已壞天下於全盛之時。而秦檜蝮蜮亦何怪其不賁國於偏安之日乎。故蘇軾之才。不減賈誼。而不能屈意賢者。與程頤相左。遂汝懸之敗。可方霍

光而不能置廢小人爲韓侂胄所構吾皆不得而知之矣

宋史纂畧卷之一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仙原文學崔廷弘

崔廷衛

崔用恒

譚本成

魏塘文學徐森徵

武原文學徐元星

當湖孝廉郭紹儀

明經劉希夔

太學俞懋相

俞允晉

曹如琳

文學張王政

毛應鑒

屠景瀚

趙志寧

謝朝宗

弟太學馬維錦
姪文學馬德澍仝校

[illegible]

太祖在位十七年　建隆　乾德　開寶

壽五十

太祖諱匡胤姓趙氏涿郡人高祖朓唐幽都令朓生珽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刺史敬生弘殷後唐歷周官司徒娶杜氏後唐天成二年生太祖洛陽夾馬營赤光滿室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營及長應

[illegible]

募郭威帳下柴世宗即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將皇甫暉姚鳳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世宗一日文書囊中得木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率禁兵禦之發汴京殿前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高懷德趙彥徽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

點檢爲天子因具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黎明將士直過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即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擁逼還汴乃攬轡誓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太祖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應曰諾乙巳入汴將士擁范質等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國號宋以其弟光義爲殿前

宋本紀　卷一

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尋册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上頗爲微行或諫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

上遂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興元尹、李漢超在
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己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上
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
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
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
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
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幷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為也、
郭進為山西巡檢使、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
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

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即當薦汝、如
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即以聞、
乞還其職、上自即位以來、先平荊南、獲高繼沖、得州
三、縣十七、繼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六
十六、上以湖南既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
之、辰州猺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上聞、即擢為刺史、
使自辟吏、再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披甲渡
水、歷山飛塹、捷如猿猱、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
傳朝廷懷徠之意、於是荊襄無復邊患、乃命潘美尹

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以王全斌為西川行營
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為都監、將
步騎六萬、分道伐蜀、戒之曰、凡克城寨、止籍其器甲
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
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前蜀之亡也、降表
亦昊為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官軍自
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
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
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

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
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後王全斌、崔
彥進、王仁贍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掠女子、奪人財物、
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怨、行
至綿州、遂作亂、刼蜀邑、衆至十餘萬、獲蜀文州刺史
全師雄、推以為帥、於是邛蜀眉雅十六州及成都屬
縣、皆起兵以應師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
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誘至夾城中、盡殺之、賴劉
光義、曹彬進擊、大破全師雄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

圍賊呂翰於嘉州呂翰棄城走是夕呂翰還結衆圍
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掌漏者止擊二鼓賊
衆不集天明遂遁追襲又大破之師雄走死蜀復平
先是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
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
此烏合之衆以篝檖相擎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
潰矣城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
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
官進降千餘人五年全斌等至具伏贓貨殺降之罪

先是上平荊湖及定蜀皆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
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謂近臣曰石晉
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待斯庫蓄滿遣使謀彼儻肯
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
取也又嘗欲以百縑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
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其志復幽燕如此
南漢主復侵道州刺史王繼勳請伐之上乃以潘美
爲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崇珂爲副以伐南漢南漢
主劉鋹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鋹多制酖毒臣

下一日從幸講武池上賜以卮酒鋹疑有毒上笑曰
安有此乎命取鋹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開寶七年
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
先鋒將兵十萬以伐江南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
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
又曰城陷之日愼無殺戮設若困鬭李煜一門不可
加害仍以劍授彬曰副將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
等皆失色彬自荊南發戰艦東下初唐池州人樊若
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

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
闕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荊湖造
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荊渚而下
議者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
水右贊善大夫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
不差尺寸潘美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
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
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爲兩家可乎踰
月餘復見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

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愈危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濬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道途中宜密觀及啟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三月至洛陽上欲留都群臣咸諫晉王光義言其非便上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

光義嘗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

太宗 在位二十二年 太平興國 雍熙 端拱 淳化 至道 壽五十九

太宗諱炅初名匡義改賜光義太祖之弟也初封晉王太祖以昭憲太后顧命捨其子而立之太宗沉謀英斷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惟涪陵縣公之貶死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大可恨焉

真宗 在位二十五年 咸平 景德 大中祥符 天禧 乾興 壽五十五

真宗諱元侃更名恒太宗第三子也初封襄王改封壽王尋立為皇太子帝寬仁慈愛有帝王之量李沆寇準王旦相繼為相講和契丹寇準勸帝親征之功也然好奉道教東封西祀信惑邪說天書屢降而祥符天慶制作紛紛矣

仁宗 在位四十一年 天聖 明道 景祐

寶元 康定 慶曆 皇祐 至和 嘉祐 壽五十四

仁宗諱禎初名受益真宗第六子也司寢李氏所生皇后養以為子與楊淑妃同撫育之真宗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莫叫莫叫何似當初莫笑啼即止謂帝嘗籲上帝祈嗣上帝問羣仙誰當往皆不應獨赤脚大仙一笑遂命降為真宗子在宮中好赤脚其驗也祥符九年封壽春未幾進昇王尋立為皇太子真宗崩遂登大寶

帝之初年母后臨朝政非已出寶元康定間西鄙多
事慶曆以後君子滿朝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
遇水旱或密禱禁廷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
爲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囿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
私常服澣濯帷帝衾裯多用繒絁宮中夜因不寐而
饑思膳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
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
備非時供應耳又人犯邊禦之出境契丹渝盟增以
歲幣然仁柔有餘而剛武不足寢以常有夷狄之禍

不能如漢唐之盛也

英宗　在位四年　治平　壽三十六

英宗諱曙濮安懿王允讓第十三子也仁宗無嗣養
于宮中初封鉅鹿郡公尋立爲皇太子更名宗實仁
宗崩遂登大寶帝之初立也以曹太后同聽政未幾
宦官讒間兩宮不和帝憂疑致疾幸賴宰相韓琦歐
陽修調護而安然優禮大臣愛民好儒足爲良主初
辭皇子之命極其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守吾
舍上有適嗣吾歸矣及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
以名其議濮王等禮蓋諸臣泥古不通吝旋已見非
帝失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養卹士大夫之子有尚
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豈可以富
貴之故而屈人倫長幼之序也帝自居睦親宅孝德
著聞蓋自爲皇子時而天下陰知其有君人之度矣

神宗　在位一十八年　熙寧　元豐　壽三十八

神宗諱頊英宗長子也初封潁王未幾爲皇太子英
宗崩遂登大寶帝即位之初勵精求治不御遊畋不
治宮室惟勤惟儉將以大有爲也而誤于王安石之

黨變亂法政紛紛制作用兵西北卒無成功蓋由志
大而才小故也太皇太后嘗乘間語帝曰祖宗法度
不宜輕改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曰此
以利民非苦之也后又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
甚衆欲保全之不若暫出之於外帝曰羣臣惟安石
爲國家當事時帝弟岐王顥在側因進曰太后之言
至言也不可不思帝怒曰是我敗壞天下邪汝自爲
之顥泣曰何至是邪皆不樂而罷時熙寧七年也元
豐八年神宗疾甚三省樞密院入見請立皇太子及

請皇太后權同聽政許之且詔輔臣嘗以呂公著司馬光爲師傅遂立延安郡王傭爲皇太子賜名煦先是岐王顥嘉王頵日問起居高太后旣乖厥命二王冊輒入且陰敕中人梁惟簡妻製十歲兒一黃袍懷以來蓋寄爲踐祚倉卒備也初太子之未立也職方員外郎邢恕與蔡確成謀寄語太后之姪高公繪公紀曰上疾不可諱延安幼沖宜早有定論岐嘉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君欲禍吾家邪恕知計不行反宣言太后屬意岐王而與王珪表裏導確約珪入

問疾陽鈎致珪辭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劒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恕蓋無所施及太子已立猶與確自謂有定策功傳播其語於朝太子卽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太皇太后旣聽政下詔曰先帝臨御十有九年建立政事以澤天下而有司奉行失當幾於煩擾或苟且文具不能布宣實惠其申諭中外協心奉令以稱先帝惠安元元之意於是散遣修京城役夫減皇城覘卒止禁庭工技罷導洛司出近侍尤無狀者十三人戒中外無苛斂寬民間保戶馬事由中旨王珪等弗預知也蔡確思求媚於太后以自固太皇太后從父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因言乞復遵裕官太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先帝中夜得報環榻而行徹旦不能寐自是驚悸馴致大故禍由遵裕得免刑誅幸矣先帝肉未冷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乎確悚而退

哲宗　在位一十五年　元祐　紹聖　元符

壽二十五

哲宗諱煦神宗第六子也初封延安郡王尋立爲皇太子神宗崩乃登大寶帝幼沖嗣位太皇太后高氏臨朝任用賢相司馬光呂公著等政事修舉國內大治號曰女中堯舜太后崩楊畏首叛呂大防上疏乞紹述先政召章惇爲相熙寧元豐黨人得志横行追貶元祐正人殆無虛日以致禍亂內變夷狄乘釁而起於是中原卒大亂矣

徽宗　在位二十六年爲金所虜　建中靖國

崇寧　大觀　政和　重和　宣和

徽宗諱佶神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哲宗崩無嗣大臣與皇太后向氏立之帝性機巧多技藝不修國政大興土木窮極淫樂天變民怨盜賊乘機而起後雖討平反復不省屏棄忠正信任奸邪與金人盟約滅遼尋爲金人所欺靖康二年大舉入寇虜帝北行至紹興五年殂于五國城

欽宗　在位二年爲金所虜　靖康　壽六十一

欽宗諱桓徽宗長子初封定王金人入寇徽宗遂傳以位帝在東宮初無失德時強胡逆發國事以去立二年金人入寇遁之北行紹興三十年殂于五國城

高宗　在位三十六年　建炎　紹興　壽八十一

高宗諱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初封康王及徽欽北狩遂即位于南京遷都臨安號曰南宋帝僅能中興然無撥亂之才惑于姦臣秦檜和議之誤雖有李綱趙鼎張浚爲之相岳飛韓世忠吳玠劉錡爲之將不能復尺寸之地稱臣奉貢忘不共戴天之讎而不恥由畏懦有餘而剛果不足故也初靖康之亂以親王奉使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皇子旉頼張浚等討賊乃復位旉尋卒九月女眞入遼康帝走明州及陷臨安帝航于海頼韓世忠等敗金人于江女眞乃北還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大統其畧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孝宗　在位二十七年　隆興　乾道　淳熙　壽六十八

孝宗諱眘太祖六世孫秀王偁之子也初名瑗封建國公又以瑗爲皇子更名瑋進封建王又立建王瑋爲皇太子更名眘初高宗晚年乏嗣抱望思之恨頗怨張浚謂處旉亦太過云謂侍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遭時零落朕甚閔之紹興二年乃選帝育于禁中三十二年受高宗禪帝性至孝事德壽宮二十六年孝養純篤升遐之日哀慕尤切銳志恢復値金世宗賢明南北講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俱得休息

光宗　在位五年　紹熙　壽五十四

光宗諱惇、孝宗第三子也、初封恭王、受内禪、帝年四十而受禪、遭后悍妒、欲亟立其子而逆於其父、及父之崩、喪不能執禮、一旦仆地、不久而死、

寧宗　在位三十年　慶元　嘉泰　開禧　嘉定
　壽五十七

寧宗、諱擴、光宗第二子也、初封嘉王、及光宗疾不出、遂即位、柔而不明、前有韓侂胄、後有史彌遠、黷兵致寇、屏斥忠良、正學廢黜、姦邪得志、嘉定以後、金人犯

邊無歲不被其擾、元太祖起於北方、江南震懼、國勢漸危、雖有小善、不足稱也、

理宗　在位四十年　寶慶　紹定　端平　嘉熙
　淳祐　寶祐　開慶　景定　壽六十二

理宗諱昀、太祖十世孫、榮王希瓐之子、毋曰全氏、寧宗崩、無嗣、史彌遠迎立之、帝之立也、在朝君子小人、互為消長、治亂相半、時元滅金、滅西夏、威震海内、雖使撥亂反正之才、亦未决成敗、況中才之主、其能保邦於沒身、亦幸也、然始終崇尚周程張朱義理之學、

故得廟號理宗、亦賢矣哉、帝初名與莒、賜名貴誠、史彌遠矯詔立為皇太子、更名昀、初詔立沂王嗣子貴和為皇子、更名竑、先是帝不豫、史彌遠遣鄭清之往沂王府告貴誠、以將立之意、貴誠默不應、清之曰、丞相以清之從游久、故使布腹心、今不荅一語、則清之將何以荅丞相、貴誠始拱手徐言曰、紹興老毋在、清之以告彌遠、益相與嘆其不凡、及帝崩、彌遠遣皇后兄子谷后、以廢立事白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谷等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谷等乃拜

泣曰、内外軍民皆已歸心、苟不立之、禍變必生、則楊氏無噍類矣、后默然良久曰、其人安在、彌遠即於禁中遣快行宣昀、令之曰、今所宣是沂靖惠王府皇子、非萬歲巷皇子、苟誤則汝皆處斬、皇子竑時聞帝崩、跂足以需宣召、久而不至、迺屬目墻壁間、見快行過其府而不入、疑焉、已而擁一人徑過、天暝不知為誰、甚惑之、昀入宮見后、后拊其背曰、汝今為吾子矣、彌遠引昀至柩前、舉哀畢、然後召竑、竑聞命即赴、至則每過宮門、禁衛拒其從者、彌遠亦引竑至柩前、舉哀

畢引出惟殿帥夏震守之遂召百官立班聽遺制則引竑就舊班竑愕然曰今日之事我豈當仍在此班震紿之曰未宣制前當在此宣制后乃即位耳竑以爲然已而遥見殿上燭影中已有人在御座則昀已即位矣宣制畢閤門宣贊呼百官拜賀竑不肯拜震捽其首下拜遂矯遺詔以竑爲開府儀同三司進封濟陽郡王初竑好鼓琴史彌遠買美人善鼓琴者納諸竑而厚撫其家使瞷竑動息美人知書慧黠竑嬖之時楊皇后專國政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藩

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不能平嘗書后及彌遠之事于紙上曰彌遠當決配八千里又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厓曰吾他日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常呼彌遠爲新恩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彌遠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寳慶元年乃矯詔殺竑

度宗　在位十年　咸淳　壽三十五

度宗諱祺太祖十一世孫榮王與芮之子理宗之姪也初封忠王未幾立爲皇太子理宗崩遂登大寳時賈似道專政權傾人主強敵在外喪師失地殆無虚日方且粉飾太平邀功冒賞失將士心天怒人怨以至於亡先是吳潛爲丞相帝欲立忠王禥爲太子潛密奏忠王無陛下之福似道因陳建儲之策

恭宗　在位二年　德祐

恭宗名㬎度宗次子也母曰全氏初封嘉定公度宗崩奉遺詔登大寳于柩前年四歲謝太后臨朝稱制及元兵入臨安執帝北狩降封爲瀛國公殂于沙漠後人追諡曰恭

端宗　在位二年　景炎　年十一

端宗名昰度宗長子初文天祥請以二王昰昺鎭閩廣及元兵廹臨安乃徙封昰爲益王判福州昺爲廣王判泉州至是立昰以爲宋主是爲端宗元兵至建寧昰欲入泉州以招撫蒲壽庚作亂乃移潮州至井澳颶風壞舟昰幾溺死遂成疾殂

帝昺　在位二年　祥興

帝昺度宗之末子端宗之弟也初封廣王端宗崩陸秀夫議立之即位于硇州二年元兵攻厓山急陸秀

夫負昺投海中而宋亡矣後宮及諸臣從死者尸出
于海至十餘萬楊太后聞昺死撫膺大哭曰昔我忍
死間關至此者正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
海死世傑葬之海濱而自溺

宋列傳卷之一

趙普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父迥徙洛陽普沈厚寡言周
節度劉詞辟爲從事詞卒遺表薦普世宗用兵淮上
太祖拔滁州宰相范質奏普爲軍事判官宣祖待以
宗分太祖嘗與語奇之淮南平調補渭州軍事判官
太祖領同州節度辟爲推官移鎭宋州表爲掌書記
陳橋推戴排闥入告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
夫充樞密直學士歷拜樞密使檢校太保乾德二年
范質等三相同日罷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既拜相上視如左右手事無大小悉咨決
焉太祖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
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
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
普計下太原普計姑置太原以當西北二面俟削平
諸國然後下之錢王俶遣使餽普海物十瓶皆瓜子
金也上至命啟之嘆曰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
盧多遜屢攻其短普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與宰相

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爲河陽三城節度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太宗太平興國初、遷太子太保奉朝請、數年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等告秦王陰謀、帝召問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退又上書自陳、顧託事、帝慰諭之、俄拜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涪陵事敗、多遜南遷、皆普之力也、淳化三年春、凡三上表乞骸骨、拜太師、封魏國公、七月卒、年七十一、追封眞定王、諡忠獻、二女皆笄、願爲尼、賜號智果智圓大師、初太祖側微、普從之游、既有天下、屢以微時所不足

者言之、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常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讀書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卒、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奏薦某人爲某官、太祖不用、三復奏之、太祖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太祖惡其人不與、普堅請、竟得俞允、太宗入弭德超之讒、疑曹彬不軌、屬普再相、爲彬辨雪、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眞宗詔配饗太祖廟庭、子承宗承煦、宗知潭鄆二州、皆有聲、煦

成州團練使、終安知易州事、遷宗正卿、

石守信

石守信、浚儀人、初隸周祖帳下、累功至殿前都指揮使、宋初遷侍衛馬步軍副都指揮使、乾德初、帝與守信等飮酒、釋其兵權、皆以散官就第、卒年五十七、守信專務聚斂、積財鉅萬、尤信奉釋氏、子保興保吉、保興字光裔、以蔭歷銀夏綏府都巡檢使、咸平中知威虜軍、徙知邢州、改澶州、莅郡頗峻刑罰云、子元孫、康定初與夏人戰敗被執、及元昊納款、縱元孫歸、諫官

請斬塞下、得賈昌朝奏免、保吉字佑之、選尚太祖女、歷官保平軍節度、眞宗幸澶淵、命與李繼隆分爲駕前東西面都排陣使、保吉姿貌瓌碩、頗有武幹、累世將相、多財、好治生、尤驕倨峻暴、棄齊查道皆知名士、嘗械以運粮云、

王審琦

王審琦、字仲寶、其先遼西人、初隸周祖帳下、宋初擢殿前都指揮使、領泰寧軍節度、開寶中改鎭許州、後加同平章事、卒年五十、審琦重厚、有方畧、尤善騎射、

素不能飲嘗侍宴太祖酒酣仰祝曰酒天之美祿絕琦朕布衣交方與朕共享富貴何獨靳之祝畢顧謂審琦曰天必賜卿酒嘗試飲之勿憚也審琦受詔飲十杯無苦自此侍宴常引滿及歸即不能飲子承衍承衍承衍之孫克臣並知名衍尚太祖女授駙馬都尉領恩州刺史衍開寶中授開廄使纔十二歲累遷永州刺史

韓重贇

韓重贇武安人少以武勇隸周祖麾下累功遷至鐵

騎軍都指揮使宋初擢爲龍捷左廂都校時有譖重贇私取親兵爲腹心者太祖怒欲誅之趙普諫出爲彰德軍節度太祖征太原過其郡命爲北面都部署銜枚夜發遇契丹兵大破其衆獲馬數百匹優詔褒美卒贈侍中重贇與張光翰趙彦徽分領諸軍節度嘉其翊戴功也彦徽與太祖同事世宗太祖兄事之二人卒皆贈侍中重贇子崇訓崇業訓以蔭歷遷郡累敗李繼遷歷諸州鈐轄業尚秦王廷美女授駙馬都尉訓子允恭禮賓副使有謀畧好學能世其家

羅彦瓌

羅彦瓌太原人父全德晉淄州刺史彦瓌周漢祖建號太原以馬歸漢擢護聖指揮使周歷遷散指揮都虞候太祖自陳橋還宰相范質等至未及言彦瓌挺劍而前質等降聽命歷安國軍節度與李繼勲大破契丹又與田欽祚殺太原軍千餘人禽其將移鎭華州卒

王彦昇

王彦昇字光烈後唐徙家洛陽以驍勇得補東班承

旨晉轉內殿直周以功累轉散員都指揮使太祖爲衆推戴彦昇以所部先入京遇韓通逐至第殺之爲唐州刺史歷原州防禦使卒彦昇殘忍多力西人有犯漢法者彦昇召僚屬飲宴引所犯以手捽斷其耳大嚼卮酒下之帝以其專殺韓通終身不授節鉞

慕容延釗

慕容延釗太原人少以勇幹隸周祖帳下太祖即位延釗方握重兵屯眞定帝許以便宜從事荆湘既平加檢校太尉卒年五十一初延釗與太祖友善及即

征毋遣使勞問、猶以兄呼之、子德豐從子德琛並知名、德豐字日新、幼聰悟、八歲補山南東道衙內指揮使、太宗眞宗時屢爲邊帥、德豐輕財好施、厚享將士在西邊、毋留京師、妻孥寓長安貧、眞宗憫之、詔給團練使奉、卒家無餘財、談者善焉、

符彥卿

符彥卿字冠侯、宛丘人、後唐宣武軍節度存審之子年十三、能騎射、事莊宗於太原、周領禁兵屯澶淵、漢祖入汴、自徐州來朝、改鎮兗州、太祖卽位、加守太師

開寶中移鳳翔節度、被病、許就醫洛陽、滿百日猶請其奉、爲御史所劾、罷節制、卒年七十八、彥卿將家子善用兵、周世宗后及宋太宗后、皆其女也、子昭信在周由武階領賀州刺史、卒、次昭愿、昭壽、曾孫惟忠、

郭守文

郭守文、太原人、父暉、漢護聖軍使、從征河中、戰死、周時擢守文至東第二班副都知、事太祖太宗、累遷西上閤門使、雍熙二年、詔率兵屯三交、端拱初、改南院使、又爲北面行營都部署、卒年五十五、守文頗知書

每朝還、習書百行、死之日、家無餘財、士皆流涕、帝聞而嗟嘆、厚恤其家、爲眞宗聘其女爲、子崇仁、

崔翰

崔翰字仲文、京兆人、風姿偉秀、太祖見而奇之、隸麾下、領端州刺史、太宗卽位、進本州團練使、從征太原初、劉繼元降、上令翰往撫慰、俘略無得出城、時秦王廷美以數十騎將冒禁出、翰呵止之、至是、擠於上、明年出爲感德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三、

折德扆

折德扆世居雲中、爲大族、父從阮、自晉漢以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仕周至靜難軍節度使、周世宗建府州爲永安軍、以德扆爲節度使、宋初來朝、遣歸、乾德元年、敗太原軍、擒其將楊璘、卒、贈侍中、子御勳、御卿、御勳初權知府州事、開寶中累官泰寧軍節度使、卒贈侍中、御卿繼知府州、淳化五年、拜永安軍節度使一日、契丹擁萬餘衆入寇、御卿帥兵大敗之於子河汊、其大將韓德威僅以身免、歲餘、御卿被病、德威諜知之、復率衆來侵、御卿力疾出戰、會疾甚、其母密遣

人召歸御卿曰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當兩全猶日卒年三十八贈侍中子惟正爲濟苑使知州事從正歸朝以弟惟昌繼之惟昌以功領富州刺史歷興州刺史卒以弟惟忠繼之惟忠初以兄惟信戰没補西頭供奉官擢閤門祗候及惟昌卒以惟忠爲六宅使知府州歷簡州團練使卒錄其弟姪子孫七人以其子繼宣嗣州事實元中坐苛虐掊刻紬擢其弟右侍禁繼閔爲西京作坊使嗣州事歷果州團練使元昊反繼閔招輯歸業者三千餘戶既卒以其弟繼祖

嗣州事卒有子嘗襲州事請以授兄之子克柔詔從之而進其三子官錄二孫弟繼世以左騏驥使果州團練使卒以捍邊有績特詔給賻從子克行字遵道繼閔子也初與夏人戰葭蘆川先登斬級四百降戶千馬畜萬計諸老將聳然曰眞折太尉子擢知府州卒子可大爲榮州團練使知府州從子可適未冠有勇馳射不習而能補殿侍從种諤出塞遇敵騎以少年易之可適索與鬬斬其首取馬而還益知名章楶合三道兵築好水川命總管王文振統之而可適將軍爲副熙州兵千人失道盡死楶下可適吏哲宗從輕比削十三官而罷楶請留以責效乃以權第十二將嵬名阿埋昧勒都逋皆夏人桀黠用事者詔可適密圖之會酋以畜牧爲名會境上可適諜知夜襲之幷俘族屬三千人遂取天都山鍾傳行邊爲敵所脅以輕騎拔歸進武安軍節度以疑謗召爲祐神觀使明年復以爲渭州命其子彥質直祕閣參軍事未幾卒彥質紹興中僉書樞密院事

曹彬

曹彬字國華眞定靈壽人成德軍節度芸之子初爲成德軍牙將周太祖貴妃張氏彬從毋也彬因得隸世宗帳下初太祖典禁旅彬非公事未嘗造門羣居讌會亦罕預由是器重焉建隆二年遷客省使乾德初改左神武將軍俄兼樞密承旨二年冬伐蜀彬爲都監蜀平王全斌等晝夜宴飲不恤軍士部下漁奪無已彬屢請旋師不聽俄而全雄師等繼起彬復破之卒平蜀亂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七年將伐江南八年師進次秦淮江南水

軍六十餘萬陣於城下大敗之彬每冀煜歸服城垂
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疾非藥石
所能愈惟諸公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
則自愈矣明日城陷煜與其臣百餘人詣降彬待以
賓禮卒頫保全凱旋入見刺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
不伐如此初太祖謂彬當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以
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
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
爾及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

待之美竊覷彬微笑上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
乃賜錢二十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
得錢爾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召議征太原太平興
國三年進檢校太師從征太原加兼侍中八年爲弭
德超所誣罷爲天平軍節度使上尋悟進封魯國公
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與崔彥進米信田重進潘
美分路北伐三月彬敗契丹于固安又破涿州戎人
來援大破于城南四月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五
月戰于岐溝關諸軍敗績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

眞宗即位復檢校太師同平章事數月召拜樞密使
咸平二年被疾上趣駕臨問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
可言臣二子材器皆堪爲將上問優劣對曰璨不如
瑋卒年六十九謚武惠七子璨瑋琮皆大用玘娶秦
王女至昭宣使玘女爲仁宗后璨字韜光以蔭入官
常從彬征討與討議累官彰國保靜武寧忠武等軍
節度使卒璨起貴冑以孝謹稱習知韜畧好讀左氏
春秋善撫士卒輕財不逮其父仁敬和厚亦有父風
瑋字寶臣父彬在諸鎮皆以瑋爲牙內都虞候歷閤

門祇候沉勇有謀喜讀書通春秋三傳李繼遷叛兵
數無功太宗謀帥於彬對曰臣少子瑋可任即召見
命同知渭州時年十九眞宗即位改內殿崇班彬卒
請持喪不許遷西上閤門副使徙知鎮戎軍繼遷暴
虐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由是
康奴等族請內附繼遷畧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
俘獲甚衆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于朝既而數大族
請拔帳自歸諸將猶豫不敢應瑋曰德明野狼亦漸
其翮後必颺去即日將其士薄天都山受降者德明

不敢拒時唃厮囉強盛立遵佐之使其舅賞樣丹怒厮敦謀内寇璘陰結厮敦解寶帶予之厮敦感激自效取賞樣丹首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璘城之時璘作塹抵揆囉龍乃西蕃要害也先是璘遣小吏楊知進護賜物通卑州可汗王還過宗哥界立遵遜知進語曰秦州大人宜以兵入揆囉龍來牵爲我言願罷兵歲入貢約蕃漢爲一家因使來獻馬自是唃厮囉勢蹙退保磧中不出歷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節度丁謂惡璘不附己指爲寇準黨乾興初謫知萊州謫敗擢至昭武軍節度使卒年五十八琮字寶章累遷泰州防禦使生羌屢鈔邊琮懷以恩信多請内屬寶元初南郊召入侍祠會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上攻守禦三策琮欲誘吐蕃掎角圖賊帝善琮策拜步軍副都指揮使與夏竦屯鄜州卒贈安化軍節度使孫詩尚仁宗女

潘美

潘美字仲詢大名人周世宗尹開封美爲中涓即位補供奉官太祖遇美素厚及受禪命美先往見執政諭旨中外太祖慮陝帥袁彥纔兵甲將爲變遣美監其軍以圖之美諭以臣節遂入朝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爲行營諸軍都部署四年二月劉鋹窮蹙遣其臣請軍門求通好乞降美因諭以上意鋹欲保興等復拒戰美倍道趨柵頭以火攻潰其衆揮兵急擊大敗之長驅至廣州擒鋹送京師七年議征江南二月遣美與劉遇等率兵先赴江陵十月命美爲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采石磯浮梁成吳人以戰艦二十餘鳴鼓泝流來趨利美麾兵奮擊奪其戰艦太平興國中命將征太原美爲北路都招討判太原行府事部分諸將進討并州遂平繼征范陽以美知幽州行府事雍熙三年詔美及曹彬崔彥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等州契丹兵掩至戰於陳家谷口不利驍將楊業死之美坐削秩責授檢校太保未幾改都部署判并州加同平章事卒年六十七子五人惟熙娶秦王女惟熙女爲眞宗后從子惟吉累資爲天雄軍駐泊都監雖連戚里能以禮法自飭歷中外人咸稱勤敏云李超者信都人爲禁卒常從潘美軍中

主刑刀羨好乘怒殺人超佯潛緩之羨怒解輒得釋以是全者甚衆人謂其有陰德子濟字德淵第進士咸平中屢上書言事未幾擢樞密直學士王旦言濟雖有幹劇才然驟歷清切時望未允眞宗曰朕業已許之矣累遷至右司郎中出知泰州卒濟與李宗諤同歲同月後一日生其卒也亦後一日衆以爲異

李處耘

李處耘上黨人父肇仕後唐至檢校司徒從征死於陣處耘晉末隨兄至京師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

陳橋推戴遣白太宗與王彥昇謀召馬仁瑀李漢超等定議始入白太祖授客省使兼樞密承旨從平澤潞討李重進爲行營兵馬都監賊平知楊州奏減居民屋稅民皆悅服拜南院使朗州軍亂詔慕容延釗率師討之以處耘爲都監初師至襄州衙肆鬻餅者倍取軍人之直處耘捕得其尤者二人斬之於延釗大不協謫淄州刺史卒年四十七處耘居常以功名爲已任及臨事專制不顧羣議遂至於敗後太祖頗念之爲太宗納其次女爲妃即明德皇后也子繼隆

繼和繼隆字霸圖以父蔭入官乾德中年方弱冠平蜀選爲果閬監軍代還會征江南領雄武卒三百戍邵州蠻賊數千截其道繼隆率衆力戰太平興國中改六宅使從征太原與潘美出征北邊改定州駐泊都監嘗與賊戰獲牛羊車帳甚衆李繼遷叛命與田仁朗王侁率兵討之從曹彬征幽州下固安新城進克涿州矢中左股獲契丹貴臣一人俄而傅潛米信軍敗衆潰獨繼隆振旅而還既而繼隆退保樂壽致全軍陷没上怒追繼隆赴闕令中書問狀既而得釋

逾年加領本州觀察使至道二年白守榮等送糧靈州爲繼遷所敗上聞之怒亟命繼隆爲靈環十州都部署五路討繼遷乃奏轉運使陳緯梁鼎軍儲不繼並坐削秩眞宗即位改領鎮安軍節度眞宗親征契丹繼隆表求扈從命爲駕前東西排陣使未幾卒年五十六繼和字周叔以蔭累遷洛苑使繼隆每令入奏機事繼隆罷兵柄手録唐李勣遺戒授繼和曰吾門不墜者在爾矣初繼隆之請城鎮戎軍也朝廷不果行繼和面奏太宗乃許焉咸平中秉鎮戎繼和又

以爲言乃命版築以繼和知其軍城畢加領平州刺
史兼涇原儀渭鈐轄時繼遷未弭命張齊賢梁顥經
畧因訪繼和邊事和上言靈州孤壘戍守最苦望比
他州尤加存恤五年繼和領兵殺衛埋族於天麻川
自是隴山外諸族皆恐懼內附繼和因請移涇原部
署於鎮戎以壯軍勢又請開道環延爲應援眞宗以
其精心戎事甚嘉之先是繼隆卒繼和避以遺奏得
官久之遷西上閤門使未幾擢殿前都虞候領端州
防禦使卒

王全斌

王全斌太原人其父事唐莊宗爲岢嵐軍使私蓄勇
士百餘人莊宗疑而召之懼不敢行全斌時年十二
謂其父曰此蓋疑大人有他圖願以全斌爲質父從
其計果獲全因以隸帳下及莊宗入洛累歷內職同
光末國有内難兵入宮城近臣宿將皆棄甲遁去惟
全斌與符彥卿等十數人居中拒戰明宗即位補禁
軍列校歷事晉周屢將兵有功遷至相州留後宋初
討李筠以功拜安國軍節度建隆四年與郭進等率
兵入太原進克樂平乾德二年冬又爲忠武軍節度
即日下詔伐蜀命全斌爲西川行營前軍都部署劉
廷讓等副之分路而進十二月下興州遂至嘉陵蜀
人斷閣道軍不能進全斌命崔彥進康延澤督治閣
道數日成遂進擊克利州趨劍門三年正月孟昶遣
使奉表詣全斌降全斌等入成都旬餘廷讓等始自
峽路至詔書頒賞諸軍無差降由是兩路兵相嫉蜀
人亦構主帥遂不協俄詔發蜀兵赴闕全斌等不奉
命由是蜀軍思亂刼屬邑衆號興國軍推蜀文州刺

史全師雄爲帥率衆攻綿州遂攻彭州自號興蜀大
王彥進等討之敗績賊衆益盛聲言欲攻成都自是
十七州並隨師雄爲亂未幾廷議曹彬破師雄之衆
於新繁全斌王仁贍又攻破之會有訴全斌彥進破
蜀日奪民家子女玉帛不法事與諸將同時召還太
祖不欲辱以獄吏但令中書問狀並具伏詔百官議
當大辟詔特貸之責授坐降開寶末召全斌爲武寧
軍節度謂之曰朕以江左未平故抑卿爲朕立法今
巳克金陵還卿節鉞未幾卒年六十九子審鈞爲永

興駐泊都監擊賊死審鈞孫凱字勝之家京兆散施結客日馳獵南山下以踐蹂民田捕至府府寇準守長安見其狀貌奇之言全斌取蜀有勞而審鈞忠義當錄其孤遂以爲三班奉職累爲邊將卒年六十六孫詵字晉卿能詩善書尚主官至留後

李崇矩

李崇矩字守則上黨人初隸周世宗帳下宋初改澤潞南面行營前軍都監與諸將同敗李筠之衆於長子谷崇矩以女妻宰相趙普子承宗帝不悅有鄭伸

者客崇矩門下險詖無行因上書誣告陰事太祖釋不問出爲鎮國軍節度太宗時出爲瓊崖儋萬四州都巡檢使時黎賊擾動崇矩悉抵其洞穴撫慰以巳財遺酋長衆皆懷附卒年六十五崇矩初爲史弘肇所知署親吏弘肇被誅崇矩盡籍付其家財產信奉釋氏又喜黄白術子繼昌字世長初崇矩與太祖同府厚善太祖欲選尚公主崇矩謙讓不敢當繼昌亦自言不願崇矩亟爲繼昌聘婦太祖聞知頗不悅景德二年遼人請和令繼昌與其使姚東之偕詣遼部

尋擢爲西上閤門使出知涇州卒錄其子文晟文旦繼昌性謹厚鄭伸者早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丐家人競前詬逐繼昌召見與白金百兩府人稱之子遵勗

康延澤

康延澤父福晉護國軍節度兼侍中延澤以蔭補供奉官遷内染院副使宋初從諸將平湖湘乾德中征蜀爲鳳州路馬軍都監孟昶降就命爲成都府都監會全師雄亂徙晉州刺史全斌等得罪延澤亦坐

貶坐與諸姪爭家財失官居西洛卒兄延沼亦屢爲邊將

袁繼忠

袁繼忠并州人周時以父任補右班殿直太祖平澤潞討并汾悉預攻戰太宗即位爲閤門祇候征太原先登契丹入代境擊走之以功遷通事舍人護高陽關會契丹騎大至駐唐河北諸將欲堅壁待之繼忠不可曰我將身先士卒死於寇矣契丹兵大潰淳化初還引進使卒年五十五子用成雍熙初登進士第

樊知古

樊知古字仲師父潛事李景令漢陽石埭二縣因家池州知古舉進士不第謀北歸乃漁釣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以度江之廣狹開寶三年詣闕上書言江南可取狀太祖令送學士院試賜本科及第解褐舒州軍事推官七年召拜太子右贊善大夫王師征江表知古為鄉導下池州八年遂領州事金陵平拜侍御史授江南轉運使太宗累遷駕部郎中知古本名若水上問卿名出何書對曰周尚書右丞倪若水

亮直臣竊慕之上笑曰可改知古盖倪實名若氷也端拱初遷河北東西路轉運使拜給事中俄為户部使頻災職事不治詔書切責素與陳恕親善恕時參知政事上言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後因奏事知古遂自解上詰其由曰陳恕告臣上怒恕泄禁中語且嫉知古輕侻而罷之出知梓州未至改西川轉運使淳化中青城盜王小波起附者至萬餘人陷成都時已詔張雍代知古雍未至知古與知府郭載走東川詔後令掌兩川漕運知古具伏擅離所部削置無狀上特宥之以本官知均州視事旬日憂悸卒

張鑑

張鑑字德明以蔭補供奉官鑑本將家能嗜學登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太宗命曹彬等討幽州問羣臣方畧鑑上䟽極言不可論者以鑑燕人沮議非忠也帝置不問王繼恩討蜀寇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横濟以知岳州張詠奏命鑑與馮守規偕往安撫鑑與詠議督繼恩軍分捕殘寇而鑑等招輯反側事平拜左諫議大夫真宗即位遷工部侍郎出知廣州徙

 卷十一

知相州有芝草生監牧之室鑑表其祥異以為河朔弭兵款附之兆云

張觀

張觀字仲賓毗陵人江南登進士第歸宋舉進士不第由縣簿歷監祭御史充桂陽監使獻所業文賜進士及第會三司言剱外賦輕太宗命觀按行稍增之觀䟽言歛怨於民俗不遂其後復䟽言朝廷急務有六上稱善召賜緋魚以為度支判官歲餘遷左司諫改塩鐵判官又諫罷治佛寺不報出為諸路茶塩制

置副使疏言更茶鹽之制非便不合旨改知黃州召爲三司河東道判官有詔計司官屬不得越局言他事覯自以任諫官乃上書指陳拾遺補闕之職不奉詔上怒出知道州移廣南西路轉運使坐奏事不實被劾獄未具卒

宋列傳卷之二

曹翰

曹翰大名人少爲郡小吏周祖以隷世宗帳下宋初累功遷蔡州團練使開寶二年從征太原復爲行營都壕砦使河决澶州翰出銀器助役沉所乘白馬以祭征江南改行營先鋒使江州拒命屠城無噍類所畧金帛以億萬計僞言欲致廬山東林寺鐵羅漢像五百頭於京師因調巨艦百艘載所得以歸錄功遷桂州觀察使判潁州太平興國中從征太原幽州卒

掘土得蠏翰謂諸將曰蠏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况蠏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從幸大名拜威塞軍節度仍判潁州復命爲幽州行營都部署詔督開南河以通漕枉郡歲久征歛苛酷以汝陰令孫崇望訴下詔獄上貸其死削爵流登州後起至左千牛衛將軍卒年六十九贈太尉優遷其四子官六子皆補殿直眞宗賜諡武毅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流丐海上蓋陰禍云

党進

党進馬邑人周時自軍伍累遷宋初遷至彰信軍節度開寶中征太原將行營前軍太宗時出爲忠武軍節度在鎮歲餘一日自外歸有大虵臥榻上寢衣中進怒烹食之遇疾卒年五十一進少給事魏帥杜重威子孫有貧困者進分俸給之士大夫或有愧焉

田重進

田重進幽州人初爲卒隷太祖麾下及受禪積功至瀛州刺史太宗錄太原功擢天德軍節度使雍熙中北征重進率兵傅飛狐城下擒契丹驍將大鵬翼後

歷永興軍節度卒年六十九重進不事學太宗居藩邸時愛其忠勇嘗遺以酒炙不受曰爲我謝晉王我知有天子爾

侯延廣

侯延廣平遥人父仁矩宋初歷祁雄二州刺史治軍有方略延廣初在襁褓中遭王景崇之難乳母劉氏以己子代死行丐抱持至京師仁矩在雄州日方飲宴虜數十騎白晝入州城延廣引數騎馳出射殺首長斬禽其餘黨仁矩喜拊其背曰興吾門者必汝也

仁矩卒補西頭供奉官累遷充同鄜坊延丹緣邊都巡檢使叛卒劉渥嘯聚亡命寇富平縣其勢甚盛延廣率兵追之渥素憚延廣傳言侯公家世富貴柰何與亡卒爭一旦之命於鋒鏑之下延廣怒因擊之挺身與渥鬭大樹下斷渥右臂大破其衆渥素號驍勇無敵至是爲延廣所殺羣盜喪氣餘黨稍稍自歸關右以定拜崇儀使淳化二年知靈州既而爲延州鈐轄會節帥田重進老耄以延廣同知州事兼緣邊都巡檢使李繼遷素避其鋒爲監軍康贊元所譖遽召

還至道間繼遷寇靈州朝廷謀帥錢若水稱延廣可使就拜寧州團練使知靈州未幾卒

李漢瓊

李漢瓊洛陽人晉由衛士爲內殿直周歷左射指揮使宋初累遷侍衛馬軍都虞候太平興國中出爲彰德軍節度親征太原攻城都部署漢瓊先登矢集其腦併指猶力疾戰太原平改鎮州兵馬鈐轄契丹數萬騎寇中山漢瓊大敗之俘斬萬計以病還京卒年五十五漢瓊木彊使酒難近然善戰有功無子

李繼勳

李繼勳大名人周初補禁軍列校宋初以爲昭義軍節度乾德二年詔同諸將率兵攻遼州太原將郝貴超領兵來援大敗之太宗即位加兼侍中以疾請老致仕尋卒弟繼偓亦有武勇歷龍衛右廂都指揮使

李漢超

李漢超雲中人周殿前都虞候宋累遷關南兵馬都監關南人有訟漢超者太祖召問而遣之因密諭漢超在郡十七年吏民愛之詣闕求立碑頌德太祖詔

徐鉉撰文賜之既與馬仁瑀交惡太祖賜金帛令和解焉太宗遷應州觀察使判齊州仍爲關南巡檢卒軍中皆流涕子守恩少驍果善戰有父風知靈州與轉運使陳緯部芻糧過瀚海爲賊所邀與其弟守忠及子象之望之皆沒真宗震悼特贈洪州觀察使

李謙溥

李謙溥字德明并州人仕晉漢周以戰功遷至澶州巡檢使冊州刺史乾德元年移慈州開寶元年以謙溥爲汾州路都監謙溥在州十年敵人不敢犯境有招收將劉進者勇力絕人謙溥撫之厚藉其死力并人患之爲飛書以間進併遺書道中晉帥趙贊得之以聞太祖令械進送闕下謙溥即上言進爲并人所惡此乃反間也帝悟遽令釋之八年以疾求歸京師卒年六十二謙溥與宣祖同里閈弟謙昇與太祖爲布衣交其冊閻嘗厚待太祖及即位數迎入宮中命坐飲食詔及舊故賜賚優厚雍熙中太宗爲許王納謙昇女爲夫人以謙昇爲如京副使二子允則允正正以蔭補歷閤門通事舍人女弟適許王因質其

居第太宗謂曰爾父守邊二十餘年止有此第即遣內侍輦錢爲贖

董遵誨

董遵誨范陽人父宗本爲漢隨州刺史遵誨署隨州牙校周録其前後功遷至驍武指揮使太祖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憑藉父勢太祖每避之遵誨嘗謂太祖曰每見城上紫雲如蓋又夢過黑蛇長百尺餘俄化龍東北去雷電隨之是何祥也太祖皆不對他日論兵戰事遵誨理多屈拂衣而起太祖乃辭

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即位召見遵誨伏地請死因諭
之曰卿尚記往日紫雲及化龍之夢乎遵誨再拜呼
萬歲俄而部下訴其不法太祖釋不問召諭之曰朕
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耶遵誨册拜劇州太祖令人
賂邊民竊迎其母送與遵誨遵誨遣外弟劉綜貢馬
以謝太祖解所服真珠盤龍衣命齎賜之綜曰遵誨
人臣豈敢當此太祖曰吾方委以方面不此嫌也既
而命從慕容延釗討李筠遷馬軍都軍頭開寶元年
以西夏近邊授通遠軍使恩威並行夷落以定就拜

羅州刺史太宗即位兼領靈州路巡檢卒年五十六

馬仁瑀

馬仁瑀大名人十餘歲時鄉校習孝經旬餘不識一
字博士笞之仁瑀夜中獨往焚學堂博士僅以身免
常集里中羣兒數十人與之戲爲行陣之狀自稱將
軍及長善射挽弓二百斤太祖受禪以佐命功授散
員都指揮使初詔仁瑀等領荊湖諸郡不數歲復其
地征蜀又詔領川峽諸郡遂平之先是薛居正知貢
舉仁瑀私囑所舉者榜出無其人聞喜宴日仁瑀酒
酣擠所囑者詰居正切責之爲御史中丞劉温叟所
劾帝優容之王繼勳以后族驕恣凌蔑將帥人皆引
避獨仁瑀詞氣不相下會帝將講武郊外遂欲相圖
各勒所部兵私市白挺帝密知之詔罷講武出仁瑀
爲密州防禦使羣盜起兖州賊首周弼甚勇悍詔仁
瑀掩擊擒弼盡獲其黨開寶四年遷瀛州防禦使兄
子嘗因醉誤殺平民民家自言非有宿憾願以過失
殺傷論仁瑀曰我爲長吏而兄子殺人此怙勢爾非
過失也遂論如律太宗遷至朔州觀察使判瀛州事
卒年五十

何繼筠

何繼筠字化龍河南人父福進周節度使繼筠歷棣
州刺史宋初升棣州爲團練以繼筠充使開寶元年
命將征太原以繼筠爲先鋒部署擒其二將以獻二
年親征晉陽契丹來援召繼筠至行在授以方畧謂
之曰翌日亭午俟卿來奏捷也至期帝御北臺以俟
見一騎自北來亟遣逆問之乃繼筠子承睿獻捷三
年來朝詔賜鞍馬戎仗令戍邊明年卒年五十一子

承矩字正則幼爲棣州衙內指揮使事太祖太宗以平寇功自閤門祗候副使遷爲使時契丹挑邊承矩疏請順安砦西貯水爲屯田乃以承矩董其役既成民賴其利至道元年契丹夜襲城下承矩整兵出拒擒其酋所謂鐵林相公者契丹遁去真宗立復遣知雄州咸平二年契丹南侵屢密詔問計景德初入朝進領英州團練使真宗謂宰相曰承矩讀書好名以才能自許宜擇善地處之乃出知澶州時置緣邊安撫使命承矩爲之且詔邊民誘其殘業承矩曰契丹聞之

必謂誘其部屬也乃易詔文爲水旱流民之意樞密以爲擅請罪承矩帝釋不問承矩善推步自知算數乃以老疾求僻郡授齊州團練使至郡七日卒年六十一特贈相州觀察使錄其四子邊民聞其卒相率詣雄州發哀飯僧云

王繼勳

王繼勳陝州人隸河中府爲牙校李守貞之叛繼勳出降補供奉官周歷憲麟石磁四州刺史宋初歷道州刺史州境接廣南劉鋹屢引兵入寇繼勳因上言嶺表可圖狀及王師南伐以爲賀州行營馬步軍都監繼勳有武勇在陣常用鐵鞭鐵槊鐵楇軍中目爲王三鐵

侯贇

侯贇太原人漢以父義蔭補官周爲供奉宋初爲諸衛將軍先是朝廷歲仰給關中穀麥贇當其事後知建安軍揚徐二州皆有善政太宗累遷右衛大將軍知靈州在朔方凡十餘年求可代者難其人卒于官

翟守素

翟守素任城人以父溥爲殿直歷漢周遷供奉官乾德中爲引進副使從王全斌伐蜀太宗即位遷客省使領憲州刺史錢俶獻浙右地詔守素爲兵馬都監安撫諸郡人心甚悅即以知杭州淳化中徙石州以老病上疏求歸本郡從之卒年七十一

劉福

劉福下邳人初隸周世宗麾下宋初遷橫海指揮使以與田紹斌夾擊蜀賊功授虎捷都虞候繼隸曹彬麾下平江南從太宗克并汾累遷涼州觀察使判雄

州事卒年六十四

安守忠

安守忠字信臣晉陽人父審琦爲周節度使封陳王守忠歷衛州刺史宋初歷漢州刺史開寳初改濮州淳化中徙知雄州方與僚佐宴飲有軍校謀變援甲及關闔者倉卒入白守忠言笑自若徐顧坐客曰此輩酒狂爾擒之可也人服其量知宋州兼制置營田使威德兼著吏民不忍其去卒年六十九初審琦以愛妾故爲隸人所戕守忠終身不畜妓妾喜佞佛云

尹繼倫

尹繼倫浚儀人父勳鄆州防禦使嘗内舉繼倫可用太祖以補殿直權領虎捷指揮太宗再遷洛苑使契丹潛謀入冦上聞遣李繼隆發鎭定兵萬餘護送輜重契丹將耶律休哥諜知之率精鋭邀于路繼倫適與冦值諭其衆人持短兵從後急擊殺其將皮室皮室者契丹相也平居相戒則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也至道二年分兵五道討李繼遷時繼倫已被病強起受詔至慶州卒年五十

田仁朗

田仁朗大名人父武仕晉昭義軍節度使仁朗以父任西頭供奉官太祖即位累功遷至左藏庫使爲中官所譖太祖怒立召詰之太祖怒釋止停其職後起爲榷易使西北邊内侵又遷知慶州仁朗大破之太宗時爲西上閤門使歷判四方館事李繼遷攻麟州命與閤門使王侁等發邊兵數千擊之仁朗部署已定欲示閒暇日縱樗博不恤軍事召赴闕下御史按問獄具當死上特貸之責授商州團練副使未幾拜

右神武軍大將軍時河北用兵以仁朗知定州節度副使事俄召赴闕未聞命卒年六十

王昭遠

王昭遠冀州人父繼昇事晉邸繼升名之鐵山亦事晉邸太宗即位補禁衛數遷常從征太原及范陽有功洛王之遷房陵也諸校以依附被譴獨昭遠無所預歷殿前都虞候爲公署掘地得鐵若山形或言即鐵山故營又與幼名同眞宗遷至保靜軍節度使卒

范質

范質字文素大名宗城人九歲能屬文十三治尚書教授生徒後唐第進士歷封丘令晉天福中以文干宰相桑維翰器之即奏爲監察御史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漢加中書舍人户部侍郎周祖起兵向闕質匿民間物色得之令草太后誥及議迎湘陰公儀注質倉皇論撰稱旨乃白太后以質爲兵部侍郎樞密副使廣順初累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監修

國史又加司徒弘文館大學士顯德中世宗命詳定律條是爲刑統從質議也世宗北征還以魏仁浦爲相命質與王溥並參知樞密院事及不豫入受顧命恭帝嗣位加開府儀同三司封蕭國公太祖自陳橋還府署質率溥仁浦謁見降階受命既即位加質兼侍中罷參知樞密質上奏爲宰相者當舉賢能以輔佐天子呂餘慶趙普精通治道乞授台司帝嘉納之進封魯國公明年罷爲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遺戒勿請謚勿刻墓碑贈中書令質力學強記舉進士時和凝典貢部覽其文重之自以登第名在十三亦處以是數貢闈中謂之傳衣鉢其後質位皆與凝同云質既登朝猶手不釋卷人或勞之質曰相者謂我異日位宰輔誠如其言不學何術以處之質性廉介嚴賜多給孤貧閨門之中食不異味身沒家無餘貲太祖謂侍臣曰范質止有居第不事生產眞宰相也太宗亦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愼名器持廉潔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子旻字貴參以父任累遷著作佐郎宋初爲度支員外郎歷知邕州會南漢

來攻旻屢出戰矢集於胸猶激厲將卒堅壁固守救兵至圍解太平興國初召爲水部郎中錢俶献地以爲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軍事坐受人請求擅市竹木貶房州司户量移唐州卒

魏仁浦

魏仁浦字道濟衛州汲人晉末隸樞密院爲小史漢祖起迎謁道左即補舊職從周祖鎮鄴及即位以仁浦爲樞密副承旨宋太祖自陳橋回范質率仁浦就太祖第謁見軍校羅彥瓌舉刃擬之質等咸降階受

命進位右僕射乾德初罷守本官未幾卒年五十九三子一名咸信尚太祖女歷拜彰德軍節度主生子昭亮累遷四方館使

薛居正

薛居正字子平浚儀人登進士第歷仕晉漢周至刑部侍郎宋初遷戶部侍郎建隆三年爲樞密直學士權知貢舉知朗州會亡卒聚山澤爲盜監軍使疑城中僧千餘人皆其黨議欲盡捕誅之居正以計緩其事擒賊帥汪端詰之僧皆不預乾德初加兵部侍郎

車駕親征太原大發民餽運時河南府饑逃亡者四萬家上憂之命居正馳傳招集浹旬間民盡復業以本官參知政事開寶六年拜平章事太宗進司空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覺疾作卒年七十居正好讀書爲文落筆不能自休子惟吉集爲三十卷上之

沈倫

沈倫字順儀太康人舊名義倫避太宗諱止名倫周顯德初太祖辟幕府及受禪自宋州觀察推官召爲戶部郎中使兵越歸奏便宜十數事王師代蜀用爲隨軍水陸轉運使倫獨居佛寺飯蔬食東歸篋中圖書數卷而已開寶二年丁母憂起復視事六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宗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盧多遜事敗以倫與同列不能覺察降工部尚書後授左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九倫微時娶閻氏無子妾田氏生繼宗以蔭歷淮南轉運使

盧多遜

盧多遜河內人父億歷事晉漢周後爲河南令宋初遷少尹億性恬退聞其子多遜知制誥即上章求解

乾德二年以少府監致仕多遜顯德初舉進士開寶四年爲翰林學士六年使江南還因言江南衰弱可圖狀受詔同修五代史遷中書舍人參知政事丁外艱數日起復太平興國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四年從平太原還加兵部尚書與趙普不協多攻普短會有以多遜交通秦王事聞太宗怒責授守兵部尚書明日以多遜屬吏卒於流所年五十二

竇儀

竇儀字可象漁陽人曾祖遜玉田令祖思恭嬀州司

禹父禹鈞與兄禹錫皆以詞學名禹鈞唐天佑末起家幽州掾至周爲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儀晉天福中第進士歷仕漢周至兵部侍郎宋初遷工部尚書兼判大理寺奏詔重定刑統爲三十卷會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淸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日再入翰林爲學士乾德中加禮部尚書卒年五十三弟儼侃偁僖相繼登科馮道嘗贈禹鈞詩曰靈椿一株老丹桂五

枝芳時號竇氏五龍子謹謚誥俱登進士第儼字望之晉天福六年進士爲左拾遺漢爲史館修撰周廣順初遷右補闕顯德元年加集賢殿學士判院事宋初就轉禮部侍郎代儀知貢舉當是時祀事樂章宗廟謚號多儼撰定卒年四十二儼善步星曆盧多遜楊徽之同任諫官儼嘗謂之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儼不與也又曰儼昆弟皆登進士第然無及輔相者惟偁稍近之亦不久居其位卒如其言偁字日章漢乾祐二年進士周爲絳州

防禦判官宋歷右補闕知宋州嘗作遂命賦以自悼太宗尹京選偁判官時賈琰爲推官偁不樂其爲人太宗累遷叅知政事上謂偁曰汝何能疎此偁曰陛下不忘舊臣上曰非也卿能以公正責賈琰朕旌直臣爾未幾卒年五十八

呂餘慶

呂餘慶幽州人本名胤犯太祖偏諱因以字行父琦晉兵部侍郎餘慶以蔭至忠武軍節度推官歷漢周太祖初召拜給事中蜀平命知成都府開寶六年與

宰相更知政事印旋以疾上表求解機務拜尚書左丞卒年五十餘慶重厚簡易太祖受禪趙普李處耘皆先進用餘慶恬不爲意未幾處耘黜守淄州太祖委曲問處耘事餘慶以理辨釋趙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獨辨明之時稱其長者弟端

李穆

李穆字孟雍陽武人幼能屬文有至行行路得遺物必訪主歸之從王昭素受易及莊老書盡究其義周顯德初第進士遷右拾遺宋初以殿中侍御史選爲

洋州通判開寶五年以太子中允召明年拜左拾遺知制誥太平興國中累遷中書舍人以與多遜欵狎又爲秦王廷美草辭朝務記爲言者所劾責授司封員外郎八年復中書舍人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明年正月晨起將朝暴卒年五十七子惟簡以父任將作監丞多材藝性冲澹眞宗素聞其履行詔官惟簡子郯後召惟簡入對特拜太子中允致仕卒

扈蒙

扈蒙字日用幽州人晉第進士歷仕漢周至知制誥

蒙從弟載爲翰林學士宋初蒙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請託貶秩數年復知制誥爲盧多遜所惡出知江陵府太宗卽位召復翰林學士久之被疾以工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二自張昭竇儀卒典章儀注多蒙所定載字仲熙

王祐

王祐字景叔大名莘人祖言仕唐黎陽令父徹第後唐進士至左拾遺祐少篤志詞學仕周歷魏縣南樂二令太祖受禪累遷知制誥符彥卿鎭大名頗不治

太祖以祐代之俾察彥卿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世謂祐有陰德召還攝判吏部銓盧多遜素惡祐遂出祐爲鎭國行軍司馬太宗累遷至兵部侍郎卒年六十四子懿旦旭懿第進士嘗知袁州有政績旦自有傳旭以蔭補太祝嘗知緱氏鄉邑縣官多貪猥民有永寧三錢緱氏一錢之謠懿子睦旭子質皆知名質字子野以蔭登仕獻文召試賜進士及第累遷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于民者毀之爲更立狄仁傑李

愬像祠之累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卒質簡素如寒士初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逮期償以所乘馬質閱書得故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范仲淹貶饒州治朋黨方急或誚質載酒往餞質曰范公賢者得爲之黨幸矣

劉温叟

劉温叟字永齡洛陽人父岳後唐太常卿温叟七歲能屬文周歷工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宋初改刑部未幾拜御史中丞後又兼判吏部銓任臺丞十二

年屢求代太祖難其人不允開寶四年被疾太祖知其貧就賜器幣數月卒年六十三温叟性重厚方正事繼母以孝聞五代以來言執禮者惟温叟焉立朝有德望精賞鑒門生中尤器楊徽之趙鄰幾後皆爲名士史館修撰范杲幼時以文贄大加稱奬以女妻之太宗在晉邸聞其清介遣吏遺錢五百千納貯廳西舍中明年重午又送角黍執扇視西舍封識宛然太宗曰我錢尚不用況他人乎雍熙初子炤罷徐州觀察推官待選以貧詣登聞求注官及引對太宗問

誰氏子炤以温叟對太宗愀然召宰相語其事且曰其父有清操錄子發朝廷足示勸擢太子右贊善大夫炳燁並進士及第燁字耀卿仕州縣積官秘書省著作佐郎天禧元年真宗謂宰相曰諫官御史當識朝廷大體於是以燁爲右正言會歲饑河決大興力役饑殍相望燁請策免宰相以應天變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徙河中府卒初王曙坐寇準貶在朝無敢往見者燁獨往餞經宿而還雅善處士李瀆死爲陳其高行得贈典唐末五代亂衣冠舊族多離

去鄉里惟劉氏自十二代祖北齊中書侍郎環雋以下仕者相繼世牒具存焉子几字伯壽以燁任爲將作監主簿第進士辟通判邠州後以薦爲嵐州團練使爲太原涇原路總管改鄜州召判三班院英宗以爲秦鳳總管神宗即位轉四方館使知保州治狀爲河北第一踰六年即請老還爲秘書監致仕元豐三年詔詣太常定雅樂几得謝二十年放曠嵩少間遇唐末異人靖長官者得養生訣故益老不衰間與人語邊事卒年八十一几篤于風義推父遺恩官從兄

已得任乎必先兄弟子之孤者

楊業

楊業太原人父信爲漢麟州刺史業弱冠事劉崇以驍勇聞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國人號爲無敵太宗征太原孤壘甚危業勸其主繼元降以保生聚帝召見業大喜以爲右領軍衛大將軍師還授鄭州刺史雍熙三年大兵北征以潘美爲都部署命業副之而以刺史王侁團練副使劉文裕護其軍諸軍連拔雲應寰朔四州會曹彬之師不利諸路班師美

等歸代州未幾詔遷西州之民於內地令美等以所部之兵護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領衆十餘萬復陷寰州業謂美等曰今敵兵益盛不可與戰侁沮其議曰君侯素號無敵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時有未利徒令殺傷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君先將行指陳家谷口曰諸君於此爲左右翼俟轉戰至此即夾擊不然無遺類矣美即與侁領麾下兵陣於谷口侁欲爭其功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業敗却走力戰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再

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其子延玉亦没焉業太息爲姦臣所迫不食三日死帝痛惜下詔贈太尉大同軍節度潘美降三官王侁劉文裕除名業既没朝廷錄其子延朗延浦延訓延瓌延貴延彬延昭本名延朗太平興國中補供奉官咸平二年以功拜莫州刺史是冬契丹南侵延昭伏銳兵於羊山西北掩擊獲其將景德中累遷高陽關副都部署延昭不達吏事常遣小校周正治訴牒頗爲所罔因緣爲姦帝戒之斥正還營卒年五十七延昭智勇善戰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及卒河朔之人多望柩而泣帝嗟悼錄其三子文廣最顯文廣字仲容累遷興州防禦使築篳篥城文廣聲言城噴珠率衆急趣篳篥遲明敵騎大至文廣遣將襲之斬獲甚衆詔書褒諭賜襲衣帶馬遷部軍都虞候卒

郭進

郭進博野人少貧賤爲傭保嗜酒蒲博其家少年患之欲圖殺進婦竺氏陰知其謀進遂走晉陽依漢祖

累遷乾坊二州刺史周廣順初遷登州顯德初移衛州亡命者出没椎剽設計發擿剪滅無餘郡民又請立碑記其事改洺州團練使進嘗於城四面植柳環中種荷芰蒲薍後益繁茂郡民見之有垂涕者曰此郭公所種也建隆初遷本州防禦使嘗與曹彬王全斌入太原境獲數千人開寶中親征河東爲行營前軍馬軍都指揮使太平興國初領雲州觀察使判邢州防北邊并人喪氣時田欽祚護軍恣爲姦利進性剛烈戰功高欽祚以他事侵之心不能甘自經死年

五十八欽祚以暴卒聞後頗聞其事罷欽祚

馬知節

馬知節字子元幽州薊人父全義李守貞鎭河中召置帳下守貞叛周祖討之全義每率死士夜攻周祖壘城陷變姓名亡命往澶淵事周世宗從入朝宋初從征李筠太宗時知節以蔭補供奉官賜今名年十八監彭州兵衆憚之如老將李順之叛詔與劉繼恩同討賊知節力戰賊遂潰去帝嘆曰賊衆我寡知節不易當也授益州幹轄會韓景祐帳下劉旰脇牙兵

爲亂知節領兵追擊殺之無噍類咸平初領登州刺史知秦州車駕在澶淵王超擁兵數十萬屯眞定逗遛不進知節遺書誚讓之超始出兵景德中徙知定州未幾擢至僉書樞密院事是時大臣方言符瑞而知節每不然之歷知天雄軍後知貝州兼部署將行眞宗閔其瘦瘁命歸鎭未幾卒年六十五

雷有終

雷有終字道成同州人德驤之次子也德驤第周廣順間進士宋初歷屯田員外郎判大理寺與宰相趙普有隙得罪削籍徙靈武其長子有鄰擊登聞鼓訴中書不法事普出鎭河陽召德驤爲秘書丞太宗朝歷遷同知考課未幾普再入相上疏乞歸以本官奉朝請有終係全之淳化二年爲其婿如京副使衞濯訟有鄰子孝先內亂責授感德軍行軍司馬德驤憤成疾三年卒有終以蔭補漢州司戶參軍署萊蕪尉知監劉祺頗易其年少有終發祺姦贓坐流海島以有終代之李順之亂王師西征命與裴莊爲轉運使兼知兵馬事調發規畫皆有節制拜右諫議大夫

知益州眞宗加工部侍郎咸平三年益州奏神衞戍卒以正月朔日竊發害兵馬鈐轄符昭壽擁都虞候王均爲亂逐知州牛冕遂拜有終瀘州觀察使知益州二月再攻益州楊懷忠與轉運使陳緯三路分兵抗之有終等至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有終遣其子奉禮郎孝若馳奏孝若因言常習武藝願改秩以効即補供奉官有終與石普屯于城北分遣將校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賊既平有終加保信軍節度是役也懷忠之功居最契丹入寇上幸澶淵受詔率所部

由土門抵鎮州與大兵會有終赴援威聲甚振契丹脩好命還屯所就判并州拜檢校太保卒年五十九孝先舉進士以衞濮訟除籍隨有終討王均有功改將作監丞李繼遷陷靈州軍費多出於民孝先請募商入粟償以茶鹽召對稱旨最後至耶州刺史卒子簡夫隱居不仕樞密使杜衍薦召累遷職方員外郎卒簡夫起隱者出入乘牛冠鐵冠而無以口舌抑闔公卿既仕自奉稍驕侈里閈指笑之曰牛及鐵冠安在

宋列傳卷之四

宋琪

宋琪字叔寶幽州薊人少好學晉祖割燕地來契丹契丹歲開貢部琪舉進士中第署壽安王侍讀乾德中太祖召拜左補闕開封府推官太宗爲尹初甚禮遇琪與宰相趙普樞密使李崇矩善出入門下遂惡之乃白太祖出琪太宗即位召赴闕時程羽賈琰皆自府邸攀附致顯要頗抑琪數年方授太子洗馬召見詰責琪拜謝請悔過自新遷太常丞復以藩邸舊

僚判三司勾院坐與王仁贍廷辨忤旨責授兵部員外郎俄通判開封府事京府置通判自琪始趙普出鎮河陽琪遂與李昉同拜平章會宣徽使柴禹錫爲琪請盧多遜舊第上不悅因以其素好詼諧無大臣體罷守本官端拱初親耕籍田進吏部尚書淳化二年詔百官轉對琪首應詔建明堂辟雍之議琪又上書言邊事上嘉寫其奏令繼隆擇利而行至道二年春拜右僕射優給月俸是秋被病令其子貽序乘肇授辭作多幸老民叙卒年八十謚惠安

李昉

李昉字明遠饒陽人父超晉集賢殿直學士從大父右贊善大夫沼無子以昉爲後宋初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昉知貢舉其鄉人武濟川預選旣而奏對失次昉坐左遷後復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判吏部銓盧多遜數言趙普之短太祖以訪昉對曰臣職司書詔普之所爲非臣所知太宗即位遷至工部尚書兼承旨又改文明殿學士遂參知政事趙普出鎮昉與宋琪俱拜平章事淳化二年復以本官兼中書侍郎

平章事監修國史四年罷爲右僕射明年昉年七十以特進司空致仕朝會宴饗令綴宰相班至道元年上元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于側酌御罇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二年卒年七十三贈司徒謚文正昉和厚多恕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于上及入相太宗言及遜事昉頗爲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直上由此益重昉昉再相因表贈所生父母官子宗訥宗諤訥以蔭歷太常博士頗習典禮累遷比部郎中卒子昭遘眞宗時獻文召試賜進士第宗諤字昌武七歲能屬文恥以父任得官由鄉舉第進士授校書郎獻文自薦遷秘書郎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眞宗即位拜起居舍人從征契丹遷知制誥判集賢院景德二年召爲翰林學士著樂纂以獻宗諤究心典禮凡創制損益靡不與聞五年卒年四十九宗諤與從宗諒友愛尤篤恩蔭必先舉從及歿其子有未仕者次子昭述從子昭遘遹以蔭爲秘書省校書郎賜

進士出身爲刑部詳覆官遷河北轉運使遘亦以蔭登仕幼時楊億嘗命爲賦旣成嘆曰桂林之下無雜木其後薦之召試授館閣校勘

呂蒙正

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祖夢奇戶部侍郎父龜圖起居郎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授將作監丞通判昇州累擢左補闕知制誥初龜圖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幷蒙正出之頗淪躓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奉養備至龜圖旋卒詔起復未幾遷都官郎中入爲

翰林學士擢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李昉罷相蒙正拜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先是盧多遜爲相子雍起家授水部員外郎後遂以爲常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爲定制朝士有藏古鏡者自言能照二百里欲獻以求知蒙正笑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淳化中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及昉罷蒙正復以本官入相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蒙正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

既而卒用所薦果稱職眞宗即位進左僕射會營永熙陵蒙正追感先朝不次之遇奉家財三百餘萬以助用咸平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國朝以來三入相者惟趙普與蒙正焉封萊國公改封隨又封許景德二年表請歸洛陛辭因言遠人請和弭兵省財古今上策上嘉納之大中祥符而後上朝永熙陵封泰山祠后土過洛兩幸其第錫賚有加上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才也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謚文穆蒙正初相時張紳知蔡州坐贓免或言於上曰紳家富不至此特蒙正貧時匄索不如意今報之爾上命即復紳官蒙正不辨後考課院得紳實狀復黜紳蒙正再入相太宗謂曰張紳果有贓蒙正不辨亦不謝子七人皆爲京朝官六子居簡最顯慶曆中提點京東刑獄時夏竦有憾石介介死言于上曰介未嘗死北走鄰國矣乃遣中使發棺居簡不可中使乃令保證以聞人稱爲長者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晉亂徙家洛陽孤貧力學慕唐李大

亮之爲人字師亮太祖幸西都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以手畫地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爲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還語太宗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爲相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出爲江南西路轉運副使雍熙初遷左諫議大夫三年大舉北伐楊業戰沒齊賢請行授給事中知代州以計取勝端拱元年遷工部侍郎契丹自大石路南

使齊賢預簡兵千人爲二部分屯繁時崞縣二年拜
刑部侍郎樞密副使淳化二年叅知政事數月拜同
平章事齊賢母孫氏年八十餘封晉國太夫人每入
謁禁中上嘆其福壽有令子手詔存問加賜予四年
罷爲尚書左丞眞宗即位召拜同平章事嘗從容爲
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皇王之道非
有跡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郊祀加門下侍郎與
李沆同事不相得坐事免咸平四年李繼遷陷清遠
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畧使十二月拜右僕射

判汾州不行改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
無子早寡盡蓄其貨産及書籍綸告欲改適齊賢惟
吉子安上訴其事上不欲眞于理命官就訊柴氏所
對與安上狀異下其事御史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
誨教柴氏爲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宗誨貶
海州別駕景德初起爲兵部尚書以司空致仕歸洛
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勝日與親舊觴咏其
間意甚曠適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司徒謚文定齊賢
以致君自負居相日數起大獄又與寇準相傾人以
此少之諸子宗禮最賢累貲登朝而畏羈束故終老
田里云宗誨次子也性貪貨殖終其身子二人子臬
子憲臬第進士累官至尚書司封員外郎憲以蔭爲
將作監主簿又獻文賜同進士出身

賈黃中

賈黃中字媧民南皮人父玭字仲寶晉天福三年進
士黃中六歲舉童子科十五舉進士由集賢校理遷
直史館建隆中遷左拾遺太宗即位遷禮部員外郎
太平興國二年知昇州時金陵初附爲政簡易部內

甚治一日按行府署見一室扃鑰甚固發視之得金
寳數十櫝直數百萬乃李氏遺物也即表上之賜錢
三十萬遷至給事中叅知政事帝召見其母王氏命
坐謂曰教子如是眞孟母矣黃中畏慎過甚中書政
事頗留不決甫二年罷守本官未幾卒年五十六子
守謙雍熙二年進士守正獻文召試賜進士

錢若水

錢若水字澹成一字長卿河南人父文敏歷官右贊
善大夫若水爲舉子時陳摶謂之曰子神清可以學

道不然當冨貴但忌太速爾雍熙中舉進士釋褐同州觀察推官錄事嘗貸富民錢不獲因其女奴亡逸誣父子謀殺而沉其屍獄成若水獨留不決久之得女奴其人傾眥飯僧爲祈福冠準薦文學高第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爲右正言知制誥加職方員外郎除翰林學士嘗草賜趙保忠及賜保吉詔並稱旨至道初擢同知樞密院事劉昌言罷樞密上問趙鎔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相上曰蒙正望復位之目穿矣若水念未嘗有秉節高邁能全進退

之道以感動人主故貽上之輕鄙遂草疏求解職會晏駕不果真宗立加工部侍郎若水懇求避位以爲集賢院學士又判流內銓從幸大名陳備禦之策俄知開封府上出手札訪邊事若水陳五事上嘉嘆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遣巡撫陝西還知幷州因疾亟兩足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羸手詔慰勞俾歸京師卒贈戶部尚書錄其子賜白金五百兩後復遣使存問若水精術數知年壽不永輒懇避權位年四十四君子深惜之

蘇易簡

蘇易簡字太簡銅山人父協舉蜀進士歸宋累遷光祿寺丞易簡甫弱冠舉進士太宗臨軒擢冠甲科三年中遷至右拾遺知制誥雍熙二年同知貢舉有詔凡親屬就舉者籍名別試易簡妻弟崔範匿父喪充貢易簡緣是罷知制誥淳化二年遷中書舍人易簡續唐李肇翰林志二卷以獻他日易簡直禁中以氷試歙器上密聞之因晚朝問曰卿所玩得非歙器耶易簡曰然江南徐邈所作也命取試之易簡奏曰臣

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遂給事中參知政事時趙昌言與同列頗不協至忿爭上前昌言出使劍南中路改知鳳翔府明年易簡亦以禮部侍郎出知鄧州移陳州卒年三十九易簡外雖坦率中有城府性嗜酒上曰易簡果以酒死可惜也

李至

李至字言幾真定人第進士太平興國八年自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雍熙初加給事中上幸秘閣賜草書千字文至勒石上曰千字文乃梁武

得破碑鍾繇書命周興嗣次韻而成理無足取若有
資於教化莫孝經若也乃書以賜眞宗爲太子與李
流並兼賓客卒年五十五贈侍中

辛仲甫

辛仲甫字之翰汾州人仕周歷深趙鎭觀察判官太
祖受命遷至右補闕歷知彭州誅民植柳蔭行路人
名爲補闕柳太宗遷起居舍人奉使契丹使還以刑
部郎中知成都府尙寬簡蜀人安之累擢叅知政事
時呂蒙正以長厚居相位王沔任事仲甫從容其間

而已出知陳州代歸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四
孫有孚有鄰俱進士

王化基

王化基字永圖眞定人太平興國二年第進士遷右
拾遺太宗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
誥以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初柴禹錫任樞密有
奴受人金叅知政事陳恕欲因以中禹錫上怒引四
訊其事化基爲辨其誣上感悟以化基爲長者至道
三年超拜叅知政事咸平四年以工部尙書罷知揚
州卒年六十七贈右僕射諡惠獻化基在中書不以
蔭補諸子官然善訓飭故其子舉正舉善舉元皆有
所立舉正字伯仲以蔭補秘書省校書郎進士及第
歷知制誥爲翰林學士拜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仁
宗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歐
陽修等論舉正懦黙不任事遂自求去出知許州皇
祐初拜御史中丞奏張堯佐庸人緣妃家一日領四
使因留班廷爭唐介貶春州舉正力言之狄青爲樞
密使又言青出兵伍不可爲執政帝稱得風憲體以

太子少傅致仕卒舉元字懿臣歷官中外至給事中
其爲河東轉運使也夏人來爭屈野地舉元縱數騎
度河設幕與之議示以赤心夏人感服神宗以細札
諮攻守策舉元請省官減戍引疾徙陳州未行卒子
詔字景獻用蔭歷度支郎中使契丹時方討西夏近
者耶律誠欲嘗我言曰河西無禮大國能容之乎詔
曰夏人侮邊旣正其罪矣何預兩朝和好事入賀故
事覲而飲羞有慚拜者乃強詔詔曰南北百年所守
者禮可紛更邪卒跪飲之崇寧中歷司農卿御史論

部在滁州日請蘇軾書醉翁亭碑罷予祠轉開封尹時子璹使京西父子兩京相望人以爲榮致仕卒

陳恕

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少爲縣吏折節讀書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判澧州貶秩連權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今之戍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營田之議遂寢拜鹽鐵使恕有心計宿弊悉蠲去太宗親題鐵柱曰真鹽鐵陳恕恕

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第爲三等曰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遷禮部侍郎真宗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真宗嘉之咸平五年知貢舉首薦則王曾也恕病劇表求館殿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準爲三司使恕爲集賢學士準檢恕前後興革事類爲冊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諫卒年五十九恕頗涉史傳多識典故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但存而不論可也子執中

王明

王明字如誨大名人晉舉進士不第樂元福爲原州刺史辟爲從事馮暉節制靈武表爲觀察巡官周廣順初元福領陳州防禦使奏署判官顯德初元福移鎮陝特功驕恣明直道見疏因謝絕之詣闕上書求任州縣歷清平鄆城二縣令宋初歷遷右補闕會用兵嶺南選爲荊湖轉運使開寶三年大舉南征爲隨

軍轉運使既而賀州未下明入與主帥計當急取之帝召見勞問是歲將用師南唐以明爲黃州刺史金陵平詔明安撫諸郡因命知洪州太宗即位累遷禮部侍郎會契丹擾邊以明知真定府契丹遁去淳化初召還子扶挺並進士及第歷臺省皆知名

馮瓚

馮瓚字禮臣歷城人性便佞任數以貲歷仕晉漢周乾德三年以本官充樞密學士時劍外初平命瓚知梓州無何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二千餘人掠民數

禹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卒至此烏合之衆察令捉
其更籌五鼓賊恐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斬於
市初太祖欲任用瓚常與趙普言瓚有奇才普忌之
乃遣詣蜀平寇潛令所親信擊登聞鼓訟瓚受賕為
姦事太祖欲貸其死普固執不可乃削籍流登州沙
門島開寶末赦還太宗起歷度支判官除給事中致
仕復舊勳階卒

段思恭

段思恭晉城人在晉以父蔭登仕歷漢周宋初除開

封令蜀平通判眉州時亡命集衆攻逼州城思恭募
軍士先登者厚賞大敗賊思恭矯詔以上供錢帛給
之度支請按其罪太祖憐其果幹不許會馮繼業自
靈州舉宗來朝以思恭代知州事至則悉矯繼業之
失朝廷方經畧江表命兼沿江巡檢與通判李若相
告訐降秩知宿州太宗即位遷將作監知泰州又坐
不法為通判王廷範所發降秩累遷尋知陝州卒

許仲宣

許仲宣字希粲青州人漢乾祐中登進士第時年十
八周歷瀘川團練判官宋初赴召引對便殿太祖悅
其氣貌受詔知北海軍仲宣度其山川形勢地利廣
袤可以為州郡因畫圖上之遂升為維州南唐平以
漕輓功拜刑部郎中太宗累遷給事中卒

李符

李符字德昌大名人漢歷大理正乾德中歸朝太宗
欲幸西京有事於南郊符上書陳八難不從改比部
員外歷知開封府趙普令符上言廷美在西洛非便
遂有房陵之貶普恐泄以事貶寧國軍行軍司馬移

知春州歲餘卒

魏丕

魏丕字齊物相州人頗涉學問周世宗鎮澶淵辟司
法參軍太祖即位改作坊副使時揚承信帥河中或
言其反側未安命丕賜承信生辰禮物陰察之還言
其無狀以久次轉正使領代州刺史太宗累遷黃州
刺史還朝作歌以獻因自述願授臺省之職上面諭
曰知卿本儒生然清望官奉給不若刺史之優也遷
至左驍衛大將軍年八十卒

解暉

解暉臨洺人後唐將父珪從軍没於陣暉得隷兵籍歷晉周遷至虎捷第一軍都虞候宋初爲步軍都軍頭澤州策勲爲内外馬歩軍副都軍頭乾德元年擢都指揮使潭州平璽書奬諭僞統軍黄從志據岳州暉討平之生擒從志太平興國初爲威勝軍使從征幷州擒招討使李詢等六人雍熙初充雲應寰朔忻等州都巡檢使三年代歸本郡淳化二年被病告老卒年八十時稱驍將

趙延進

趙延進頓丘人父暉周太子太師延進右千牛宋初歷官權判右金吾街仗使太平興國中累功遷右監門衛大將軍知鎮州及代吏民數千守闕借留詔許留一年至右金吾衛大將軍卒年七十三延進涉獵經史好作詩什妻即淑德皇后之妹子昂登進士第

張暉

張暉幽州人後唐累遷奉國右手都頭歷晉漢周遷至權州刺史宋初從征澤潞事平遷華州團練使在郡有治狀乾德二年以暉充西川行營先鋒都指揮使卒天禧五年暉妻年且百歲家貧詣闕自陳詔賜束帛録其孫永德

錢守俊

錢守俊雷澤人少勇鷙常爲盜賊澤中在周爲鐵騎卒宋初備禁衛以從征太原功被擢用太宗時邑師備邊從征范陽及援田重進北伐咸有功歷左領軍衛大將軍卒

荆嗣

荆嗣冀州人祖罕儒少爲羣盜晉天福中委質燕王歷仕漢周建隆初改晉州兵馬幹轄常率騎深入晉境遇害太祖痛惜不已録其子嗣初應募爲控鶴卒以功補御龍直太平興國初三遷至天武軍校太宗再征太原嗣自陳願率一隊先登足貫雙箭中手廢折二齒太宗亟召賜袍帶從征幽州補龍猛副指揮使咸平五年拜蔡州團練使歷邠寧環慶副部署卒嗣起行閒居方面經百五十餘戰云

曹光實

曹光實雅州人父曉蜀静南軍使光實嗣職乾德中
太祖命王全斌等平蜀俄而盜賊羣起夷人張忠樂
與其黨拳行攻刼械光實殺其徒黨中夜奄至環其居
鼓譟並進光實負其母揮戈突圍以出賊殺族三百
餘口又發冢墓光實詣全斌具以事白誓雪冤憤圖
雅州地形要害兼陳攻取之策全斌壯其志令率兵
先導果克其城獲忠樂遂知黎雅二州兼都巡檢使
後全斌遣入貢太祖喜謂左右曰此蜀中俊傑也久
之以爲黎州刺史爲嶺南諸州都巡檢使太宗遷本

州團練使李繼捧之入朝也以光實爲銀夏都巡檢
使繼捧弟繼遷爲邊患光實掩襲俘斬獲其母妻繼
遷僅免使人紿光實期某日降光實信之及期往赴
之遂遇害卒年五十五帝驚悼錄其子從子克明字
堯卿補衙內都虞候光實戰殁克明將勝輜重在後
憚軍亂秘不發喪陽令人西來傳光實命還軍銀州
而潛與僕張貴入敵中獲光實尸以還葬京師累遷
西上閤門使歷知登舒邵三州徙鼎州卒

宋列傳卷之五

呂端

呂端字易直餘慶弟也少好學以父蔭歷著作佐郎
直史館開寶中假太常少卿副郝崇信使契丹擢至
參知政事趙普嘗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
遇抑挫未嘗懼亦不形於言真台輔器也歲餘左諫
議大夫寇準亦拜參知政事端請居準下帝即以端
爲左諫議立準上每獨召便殿語必移晷時呂蒙正
爲相帝欲相端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

大事不糊塗蒙正罷拜端戶部侍郎平章事時至道
元年四月也端慮同列寇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
宰相分印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端持重識大體帝
手札戒諭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聞奏端愈謙讓初
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是時寇準在樞府
帝召與謀欲誅之準退告其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
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願少緩之端
將覆奏入曰舉大事不顧其親況繼遷悖逆之人乎
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以招來繼遷雖不

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毋死生之命在我矣帝撫髀稱善用其策其母後病死繼遷尋亦死繼遷子竟納款請命端之力也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帝不豫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帝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閤內使人守之而入遂立真宗加右僕射明年以疾請罷爲太子太保在告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謚正惠錄其四子端瑧秀有器量兩使絕域其國歎重之後有使往

[illegible]否不貲產諸子貧匱又迫婚嫁因質其居第真宗出內府錢五百萬贖還之又別賜金帛俾償宿負孫誨自有傳

畢士安

畢士安字仁叟雲中人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爲鄭人第進士本名士元犯王諱改焉歷遷考功員外郎俄以本官知制誥淳化二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大臣以張洎薦帝不以爲然士安以父名又林故抗章引避不聽景德初兼秘書監契丹謀入寇士安首疏五事進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對曰臣駑朽不足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未閱月以本官與準同拜平章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皇恐莫知所自明士安力辨其誣下宗古吏具得姦罔準乃安會契丹統軍撻覽引兵分掠轉窺貝冀天雄兵號二十萬真宗問策安出士安與寇準條禦備狀又合議請幸澶淵和議遂定及罷兵未幾夏州趙德

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五年以病求免不允十月晨朝疾作帝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以肩輿送歸第卒年六十八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錄其子孫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醞藉嘗謂人曰僕仕宦無赫赫譽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真宗謂寇準等曰畢士安善人也飭躬慎行有古人風及王旦爲相面奏畢士安仕至輔相而四方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所知然使其家假貸爲生宜有以周之者竊謂當出上恩非臣敢爲私惠真宗感嘆賜白

金五千兩曾孫仲衍仲游最顯仲衍字夷仲以蔭爲陽翟簿縣人馬宏橫閭里會攝縣事即逮捕驗治得其姦流宏鄧州一縣相賀第進士歷司農丞吳充引爲中書檢正王珪與充不相能故抑不遷經四年爲官制局檢討官制行祠宗自擢起居郎未幾卒仲游字公叔與仲衍同登第元祐初爲軍器衞尉丞召試學士院同策問者九人乃黃庭堅張耒晁補之蘇軾異其文擢爲第一加集賢校理出提點河東路刑獄太原銅器名天下獨不下一物慣人以爲矯也且

宋　卷五　四

行買二茶乞而去墮黨籍坎壈散秩而終年七十五仲游爲文切於事理而有根柢蘇軾在館閣頗以言語文章規切時政仲游憂其及禍貽書戒之司馬光反王安石所爲仲游予之書曰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職司使者十有八九皆安石之徒爲在其勢之可爲也光軾得書矍然竟如其慮仲愈歷國子監丞諸王府侍講知鳳翔府坐仲游例廢黜徽宗曰畢仲衍被遇先帝可除罪籍擢仲愈至秘書少監

寇準

寇準字平仲下邽人自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答曰準方進取其可欺邪後中第累遷鹽鐵判官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帝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帝延近臣問時政得失衆以大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不平也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贓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沔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準拜

宋　卷五　五

參知政事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惟帝擇所以副天下望者遂立襄王爲皇太子眞宗景德元年與畢士安並命同平章事時契丹大入帝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幸澶州契丹請盟成約而還南北罷兵準之力也時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人視其何爲準方與知

制誥楊億飲博歌謔讙呼帝喜曰準如是吾復何憂
契丹使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
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
當决戰若欲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
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
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
準欲擊之使隻輪不返帝方厭兵適聞數十年後當
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尚
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

成復遣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
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汝所許
過三十萬吾斬汝矣準在位用人不以次同列不悅
他日同列因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進賢退不肖
若用例一吏職爾二年加中書侍郎準頗自矜澶淵
功會朝準先退帝目送準王欽若嫉譖之至謂帝幸
澶淵準以帝為孤注由是準眷寖衰明年罷知陝州
大中祥符中遷戶部尚書知天雄軍遷兵部入判都
省已為樞密使同平章事準惡三司使林特沮之而

助轉運使李士衡帝不悅謂宰相王旦曰準剛忿如
昔旦曰準好人懷惠又欲人畏威此其短也天禧初
改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
政詐為天書帝以問旦旦曰始不信天書者準也命
準上之遂拜同平章事時帝得風疾劉太后預政準
請間曰皇太子人所屬望擇方正大臣為羽翼丁謂
錢惟演佞人也不可輔少主帝然之準密令翰林學
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且欲援億輔政謀洩罷為
太子太傅封萊國公時懷政謀殺大臣丁謂等奉帝

為太上皇傳位太子復相準謂以計誅懷政降準太
常卿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帝初不知也他日
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帝
崩時亦言惟準與李迪可託乾興初再貶雷州司戶
參軍閱圖載郡東南門抵海岸几十里準悵然悟曰
吾少時有到海祗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人生得喪
豈偶然耶準貶未幾謂亦南竄道雷州準遣人以一
蒸羊逆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聞家僮謀欲報仇
者乃杜門使縱博毋得出天聖初徙衡州司馬太宗

嘗得通天犀爲二帶一以賜準及是準取自洛中既
至數日沐浴朝服束帶北面再拜趣設臥具就榻卒
年六十三準之入相也張詠謂僚屬曰寇公奇材惜
學術不足及準出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問曰
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歸取讀之至不
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
劇飲每宴客多闔扉脫驂雖廁溷必然炬燭在雷州
踰年既卒衡州之命乃至歸葬西京道出荊南公安
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逾月視之枯

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祀之無子以從子隨爲嗣後
復太子太傅贈中書令萊國公賜諡忠愍

李沆

李沆字太初洺州肥鄉人曾祖祖居仕州縣父炳爲
殿中侍御史知舒州沆少好學器度宏遠太平興國
五年舉進士甲科爲將作監丞遷至翰林學士淳化
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
端凝眞貴人也三年拜給事中參知政事眞宗卽位
遷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咸平初拜平章事累加門下
侍郎尚書右僕射帝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
喜事之人一日帝遣使持手詔欲以劉氏爲貴妃乃
對使焚詔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帝問沆沆曰
無戰功恐騰物議他日再三問執議如初遂止帝以
沆無密奏謂之曰人皆有密啓卿獨無何也對曰公
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卽佞
臣常惡之豈可効尤將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
意朝廷困於飛輓中外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帝
訪於沆沆曰繼遷不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

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則關右之民息肩
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知政事
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得優游無事
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
必無事沆沒後眞宗封岱祠汾大營宮觀旦乃嘆曰
李文靖眞聖人也寇準與丁謂善屢以謂才薦於沆
沆曰顧其爲人可使在人上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
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沆笑曰他日當思吾言也準後
竟爲謂所傾沆爲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沆同年

生又與其弟維善語維曰外議以大凡爲無口匏維
渠問達亮語流曰吾非不知也今邦國大事北有契
丹西有夏人日旰條議所以備禦之策非不詳究薦
紳如李宗諤趙安仁皆時之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
發吾意自餘通籍之子坐起拜揖尚周章失次即席
必自論功寂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
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也流又嘗言居位無補惟
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嘗讀論
語曰流爲宰相如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景

德物卒年五十八上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
靖流性直諒內行修謹言無枝葉居位慎密不求聲
譽人莫能干以私嘗與宋白同知貢舉而物議一不
及流嘗與胡旦同知制誥旦謫外久聞流參政賀
歷詆前居職四人之短而盛與流流不說治第封丘
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謂太隘流笑曰此爲宰相
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至於垣頹壁損
不以屑慮曰內典以此世界爲缺陷安得完補如意
弟維字仲方博學少以文章知名第進士事真宗累
遷翰林學士承旨仁宗朝歷工部尚書會傳契丹請
絕盟遣維往使其主降緒重維名館芳加禮歷知陳
州卒維至老手不廢書景德以後巡幸四方典章名
物多維所參定嘗預定七經正義修續通典冊府元
龜

王旦

王旦字子明父祐以文章顯於漢周之際事太祖太
宗爲名臣又多陰德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後世必
有爲三公者及旦舉進士及第淳化初王禹偁薦其

才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旦登第不十年繼其父任
同列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
材非吾所及李沆同年生亦推爲遠大器真宗即位
遷拜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
致太平者必斯人也景德元年契丹犯邊從幸澶州
命旦權留守事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欽若
進封禪之說帝心憚旦遂召見飲歡甚賜以尊酒既
歸發之皆珠也由是不復異議每有大禮輒奉天書
以行恒邑邑不樂凡柄用十八年爲相僅一紀帝欠

益信之凡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旦以爲如何日者上
書言宮禁事坐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
之說帝怒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不足罪
眞宗怒不解旦因自取嘗所占問書進曰臣少賤時
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幷臣付獄眞宗曰此事已發
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於不
發而以罪人帝意解旦悉焚所得書既而復悔馳往
取之蓋已焚矣繇是皆免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
以是愈賢旦帝欲相王欽若旦曰祖宗朝未嘗有南

人當國者雖立賢無方然須賢士乃可帝遂止其後
欽若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內臣劉承規
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帝語旦旦執不可自
是內臣官不過留後薛奎爲江淮發運使辭旦旦無
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曰眞宰相之言也張
士遜爲江西轉運使辭旦旦曰朝廷榷利至矣故士
遜迭更是職未嘗求利時謂識大體旦素羸多疾自
東魯復命連歲求解一日獨對滋福殿帝曰朕方以
大事託卿而卿疾如此因命皇太子出拜曰卿萬一

不諱朕以天下事付之誰乎旦強起舉笏曰莫如寇
準旦卒年六十一帝臨其喪慟贈太師尚書令魏國
公謚文正旦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被服質素
不好珍異家人未嘗見其怒飲食不精潔不食而已
嘗試以少埃墨投羹中旦惟啖飯後又墨其飯則曰
今日不喜飯可別具粥平生不置田宅曰徒與爭爲
不義爾眞宗以所居陋欲治之旦以先人舊廬辭旦
臨終謂其子曰吾無狀久坐台司即死當削髮被緇
以塞吾志家人欲從其言壻蘇耆力排而止之三子

素別有傳

向敏中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第進士歷淮南轉運副使權
判大理寺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
意委珠事獨不受以婦翁張去華累落職知廣州州
兼掌市舶敏中預市藥物往在官無所須以廉聞權
廣南東路轉運使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
洎張詠付中書曰二人名臣也欲大任敏中嘗塗者
忌之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以賄敗發書歷

詣朝貴求爲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詣之云其書尋納箭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登用眞宗即位拜參知政事既而以本官同平章事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其居第有詔無得貿易敏中違詔質之會居正子惟吉娶婦柴將攜貲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中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陰庇安上遂下御史臺并得敏中質宅之狀罷爲戶部侍郎出知永興

軍時舊相出鎭不以軍事爲意寇準所至終日游宴張齊賢獲劫盜或至縱遣帝聞之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民事爾於是有復用意大中祥符中入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天禧初累進左僕射四年卒年七十二帝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諡文簡子傳範拒外戚傳傳亮生子經經女爲神宗后

田錫

田錫字表聖嘉州人太平興國三年第進士釋褐將作監丞改左拾遺直史館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疏奏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趙普爲相令有司受爭臣章奏必先白已錫貽書以爲失至公體普引咎兩端拱二年京畿大旱上章詆宰相罷知陳州咸平三年詔近臣舉賢良方正翰林學士承旨宋白以錫應詔還朝屢召對言事上對宰相稱錫得爭臣之體即日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連上八疏六年卒年六十四上覽遺表惻然謂宰相李沆曰田錫直臣也贈工部侍郎錄其二子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鉅野人九歲能文擢進士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特命以文犀帶寵之時北庭未寧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拜左司諫知制誥未幾判大理寺廬州妖尼道安誣訟徐鉉偁抗疏雪鉉請論道安罪貶商州團練副使召爲禮部員外郎再知制誥屢獻討李繼遷便宜謂宜曉諭蕃漢高與官資則繼遷身首不梟即擒矣其後潘羅支射死繼遷夏人款附卒如禹偁策至

道元年召入翰林爲學士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
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禹偁議論輕重
其間出知黄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四年州境二虎
闘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
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内侍乘驛勞
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即
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
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
踰月而卒年四十八子嘉祐嘉言俱知名嘉祐官不

顯嘉言登進士第至殿中侍御史曾孫汾進士甲科
至工部侍郎入元祐黨籍

張詠

張詠字復之鄄城人太平興國五年郡舉進士議以
詠首薦有夙儒張覃者未第詠與寇準致書郡將薦
覃衆許其能讓是歲詠登進士乙科知崇陽縣踐歷
中外李沆宋湜寇準薦其才累擢樞密直學士同知
銀臺通進封駁司掌三班院邊將張永德笞小校致
死詔案其罪詠封還詔書言以一部校故摧辱主帥
臣恐下有輕上之心不從未幾果有營兵脅訴軍校
者詠引前事爲言太宗改容勞之出知益州時東西
兩川旱民饑吏失救䘏李順因之構亂詠既激總兵
士官正等克捷平亂乃大修荒政發羅米六萬斛以
廣儲蓄蜀人賴之初蜀士不樂仕宦詠敦勉鄉之賢
者張及李畋張逵就舉三人者悉登科士由是知勸
眞宗卽位連拜御史中丞未幾出知杭州又知永興
復命知益州遷至樞密直學士吏部侍郎治狀聞詔
褒之會遣謝濤巡撫西蜀上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

蜀朕無西顧之憂矣歸朝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詠
中歲瘍生腦傾妨巾櫛求知潁州上將委以青社或
眞定令自擇詠辭不就遂命知昇州大中祥符初加
左丞三年春州民以秩滿借留就轉工部尚書令再
任是秋以江左旱歉命充昇宣等十州安撫使進禮
部上憫詠腦瘍甚令薛映馳驛代還抗論賊臣丁謂
王欽若戕上後心虐帑藏而困生民不誅死無以謝
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
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二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閽

吏白傳霖請見詠責之曰傳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爲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傳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未幾詠卒年七十贈左僕射謚忠定詠剛方自任爲治恩威並行人畏而愛之嘗謂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典墳以自律不爾則爲何人耶故其言曰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卞急不喜人拜貺命典客

預戒止有違者詠即連拜不止或罵坐罵之自號乖崖以爲乖則違衆崖不利物詠嘗謂李畋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初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利趨豹林谷以弟子禮事陳希夷希夷一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此地非棲憩之所也果後二年及第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却應多謝腦邊瘡後詠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旋左遷僧紹倫累乞閒地不許因腦邊瘡乞金陵養疾乃許之

索湘

索湘字巨川滄州人開寶六年進士釋褐鄆州司理參軍太宗時歷監察御史眞宗即位入爲右諫議大夫復充河北轉運使坐與王扶交相請託擅易版籍責授將作少監後出知許州徙荊南復爲諫議大夫知廣州卒

宋太初

宋太初字永初晉城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解褐大

理評事充鹽鐵副使時陳恕爲使太初有所規畫必咨恕未嘗自用爲功恕甚德之咸平初拜右諫議大夫知江陵府蠻寇擾動太初以便宜制遏詔獎之歷權御史中丞俄出知杭州連徙汝光二州卒

鄭文寶

鄭文寶字仲賢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歷殿中丞使川陝均稅次渝涪開夔州廣武卒謀亂乃乘舸泛江一夕數百里以計平之授陝西轉運副使會歲歉活饑民八萬口既而李順亂蜀秦隴賊趙包聚徒數

千將趙劒閤附之文寶移書獨郡分兵討襲獲其渠
魁餘黨藏爲眞宗咸平中召授殿中丞掌京南權貨
時慶州發兵護芻糧詣靈州文寶素知山川險易上
言必爲繼遷所敗未幾果如其奏遷刑部員外郎賜
金紫寇準薦其熟西事復任陝西轉運使景德元年
契丹犯邊又徙河東擢其子於陵爲大理寺丞知襄
城縣以便養徙改兵部員外郎歸襄城別墅卒

劉綜

劉綜字居正虞鄉人少依外兄通遠軍使董遵誨遵

誨常遣貢馬太祖嘉其敏辨雍熙二年登進士第解
褐邛州軍事推官景德三年召拜戶部員外郎大中
祥符中館伴契丹使因作大雪歌以獻俄權知開封
府以末疾命知廬州授右諫議大夫卒

裴莊

裴莊字端己閬中人蜀明經登第歸宋歷高陵主簿
歷通判澶州遷太子中允端拱初滄景鎮眞定又辟
爲通判時契丹掠趙深入邊將無功莊上書以爲周
世宗誅樊愛能何徽二將遂取淮南克巴蜀眞宗遷

度支歷河北轉運使光祿卿卒年八十一子典登進
士

韓國華

韓國華字光弼安陽人太平興國二年進士歷監察
御史雍熙中假太常少卿使高麗淳化二年朝廷疑
契丹請和非實遣國華使河朔察之既至盡得其詐
以聞累官太常少卿知泉州遷右諫議大夫卒子琚
璩琦並進士及第琦自有傳

張綸

張綸字公信汝陰人少倜儻任氣舉進士不中補三
班奉職遷右班殿直從雷有終討王均於蜀辰州溪
峒蠻屢入寇以綸爲安撫使綸盼蠻酋禍福購還所
掠民久之除江淮制置發運副使奏除鹽課宿負又
築漕河隄二十里于高郵北秦州扞海構堰堤廢權
知秦州遂成堰民利之累遷東上閤門使拜乾州刺
史徙知潁川卒

王嗣宗字希阮汾州人進士甲科補秦州司冦叅軍太宗征河東嗣宗陳邊事召赴行在授大理寺丞通判睦州徙河州帝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嗣宗械送京師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猥信此輩爲耳目臣竊不取帝怒其横械下吏削秩會赦復官累遷左正言河北轉運副使帝議親征契丹嗣宗疏其必不至之狀甚見嘉納歷駕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貝州

兇徒卒五十餘人刼庫兵爲亂嗣宗率兵悉禽之又歷比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楊楚間民有疾惑禱祠不餌藥嗣宗徽滛廟刻石榜州門民俗爲變召拜御史中丞頗輕險好進深詆叅知政事馮拯之短遂結李相王旦翁旭使達意爲助且不之與知制誥王曾從妹適孔冕家閨門不睦曾從東封過冕毀茗中毒得良藥乃解曾密疏方行大禮願罷推冤嗣宗獨謂曾誣構懼反坐乃求寢息拜耀州觀察使知永興軍府時种放得告歸山嗣宗迎於傳舍放醉稍倨嗣宗怒以語譏放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何足道也初嗣宗就試講武殿搏趙昌言幘擢首科故放及之嗣宗愧恨因上疏至目放爲魑魅既而徙知邠州寧環慶路都部署城東有靈應公廟並山羣狐處焉妖巫挾之爲人禍福嗣宗毀其廟燻穴得數十狐盡殺之徙鎭州代邊肅發肅不法事肅坐貶嗣宗嘗言徙种放掘邠狐按邊肅爲去三害居二歲擢樞密副使檢校太保與樞密使冦準不叶累表解職冦準爲相命以左屯衛上將軍檢校太尉致仕卒年七十八贈侍

中嗣宗事三朝最爲宿舊爲中丞日怨宋白郭贄邢昺七十不請老屢請眞宗敕其休致及嗣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云

趙安仁

趙安仁字樂道洛陽人父孚周顯德初第進士仕宋爲永寧令有治狀擢宗正丞雍熙中詔詢文武禦戎之策孚奏議以爲近鑒唐高祖降禮遠法周古公之謙地會上賜安仁金紫因問孚年幾安仁對曰臣父

年六十二上曰孚名士也亟召對亦賜金紫未幾卒
安仁早以文藝稱雍熙二年登進士第歷著作佐郎
時稱安仁李諤楊億辭雅瞻召詣中書奬諭真宗即
位拜右正言歷充翰林學士北邊請盟命安仁撰答
書獨記太祖時聘問書式遼使韓杞至首命接伴姚
東之至又令接伴東之談次頗矜兵強戰勝安仁曰
佳兵不祥時論翕然稱其得體未幾以右諫議大夫
參知政事改御史中丞卒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謚
文定錄其子子尚寬良規孫君錫尚寬任循吏傳良

規以父任登仕張知白薦之召試賜進士及第積官
至尚書工部侍郎知濠州卒君錫良規子性至孝登
進士第以父故不仕父沒調知武強縣歷擢給事中
素有志行後隨人低昂爲給事日論蔡確章惇不宜
復職大河不可輕議東回蘇軾不可使去朝廷拜御
史中丞及賈易劾軾題詩怨謗即請正軾罪宜仁后
曰君錫全無執守紹聖中貶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卒

陳彭年

陳彭年字永年撫州人幼好學年十三著皇綱論萬
餘言爲名輩所賞在場屋頗有雋名然佻薄好嘲咏
頻爲宋白所黜雍熙二年始中第歷遷秘書郎咸平
三年擧上疏言事召試學士院遷秘書丞知金州景
德初代還直史館大中祥符中附王欽若丁謂詳定
封禪儀注真宗奉祀亳州太清宮丁謂爲經度制置
使彭年副之又爲參詳儀制冊寶使進兵部侍郎卒

梁顥

梁顥字太素須城人初擧進士不第雍熙二年復擧
進士賜甲科解褐大名府觀察推官改右司諫真宗

初詔羣臣言事顥時使陝西途中作聽政箴以獻景
德元年權知開封府顥閨門雍睦與人交久而無改
士大夫多之暴卒年九十二子固述適固幼有志節
嘗著漢春秋顥器重之以蔭賜進士出身大中祥符
元年讓前命擧服勤詞學科擢甲第解褐將作監丞
適別傳

楊徽之

楊徽之字仲猶浦城人周顯德中擧進士甲科太宗
素聞其詩名因索所著帝稱賞歷拜左諫議大夫知

許州入判史館事眞宗卽位拜工部侍郎咸平初加
禮部侍郎特置翰林侍讀學士命與夏侯嶠呂文仲
並爲之賜宴秘閣日襃以詩得疾請告卒年八十

杜鎬

杜鎬字文周無錫人父昌業南唐虞部員外郎鎬舉
明經解褐集賢校理太宗卽位歷秘閣校理虞部員
外郎帝問西漢賜與悉用黃金近代爲難得之貨何
也鎬曰是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景德初置龍圖
閣待制因以命鎬大中祥符中命鎬同詳定東封儀

注遷給事中進禮部侍郎卒年七十六錄子渥及三
孫官

楊億

楊億字大年浦城人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
七歲能屬文年十一太宗詔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
詩賦五篇立成太宗嘉賞授秘書省正字賜袍笏外
艱服除依從祖徽之於許州益務學不倦淳化中詣
闕獻文賜進士第遷光祿寺丞上金明池頌明年曲
宴復以詩獻卽命直集賢院眞宗立超拜左正言固
請外補就養知處州召還拜左司諫知制誥賜金紫
西鄙未寧詔近臣議靈州棄守億上疏謂賈捐之建
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力排衆說下詔
廢之人頌其德臣以爲類靈武也景德初歷判史館
上欲立劉德妃爲后大臣諫不從欲得億草制億難
之乃命他學士復爲翰林學士朝廷典章制度及冊
府元龜國史變例多億所定留心釋典禪觀之學無
子以從子紘爲後弟傣天禧元年試學士院賜進士
及第歷集賢校理通判單州會部卒李素合州卒二

百餘人謀殺巡檢使入鼓角門偉挺身往諭悉令投
兵籍首惡得十餘人斬之累遷知制誥權諫院紘用
蔭登仕歷官知鄞縣以億文獻賜進士出身累擢轉
運按察使紘御下急與王鼎王綽號江東三虎

晁迥

晁迥字明遠澶州人第進士歷右正言累擢翰林學
士其子宗操上景靈宮慶成歌眞宗嘆爲搢紳間美
事歷拜工部尚書天聖中迥年八十一召宴太清樓
子宗慤爲知制誥同預宴卒年八十四贈太子太保

宗慤性敦厚至孝篤於故舊凡任子恩皆先其族人嘗密詔訪邊策陳七事頗施用之

劉筠

劉筠字子儀大名人第進士歷秘閣校理眞宗時四方獻符瑞筠數上賦頌累遷翰林學士筠嘗草丁謂與李廸罷相制既而謂復留令別草制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過殊樞密院南門殊愧側面而過帝久疾謂竊擅權筠曰姦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請補外以右諫議大夫知廬州仁宗即位累進翰林學

士再知廬州營冢墓作棺自爲銘刻之既病徙于書閣卒筠初爲楊億所識拔後遂與齊名時號楊劉

謝泌

謝泌字宗源歙州人第進士累遷殿中丞太宗詔閣門言事非涉僥倖乃許受之繇是言路稍壅泌抗疏陳其不可改左正言會脩正殿施采繪泌復上疏帝亟命代以丹堊且嘉其忠藎眞宗初邊人屢寇泌上疏援漢高祖唐開元故事欲帝屈巳以寧天下遷至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判吏部銓卒年六十三

孫何

孫何字漢公汝陽人父庸字鼎臣顯德中獻贊聖賦九篇歷殿中丞知龍州卒何篤學嗜古爲文必本經義與丁謂齊名舉進士甲科歷右司諫眞宗初獻五議從幸大名詔訪邊事何上疏謂將帥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閼隣境不相救援糧須俟轉輸之所致歷知制誥賜金紫掌三班院被疾賜告遣醫診視醫勉其然艾何答曰死生有命竟不聽卒年四十四弟僅侑僅少勤學與何俱有名于時咸平元年進士甲

科兄弟連冠貢籍時人榮之嘗使契丹適當通好之始館禮過腆僅悉裁而正之務令中度其後信使往復不易其制侑亦登進士第至殿中丞

戚綸

戚綸字仲言楚丘人父同文自有傳綸少與兄維以文行知名第進士歷知太和縣眞宗即位命爲秘閣校理歷任拜右正言龍圖閣待制賜金紫大中祥符元年掌吏部選事三年擢樞密直學士上寵以詩祀汾陰復領發運出知杭州就加左司郎中胡則時領

發運嘗居杭肆縱不檢厚結李沛綸素惡之則時爲當塗者所恥因共搆摭綸過徙知揚州維揚亦沛則巡內持之益急求改僻郡徙徐州王遑誨奏綸誘訕坐左遷卒年六十八

張去華

張去華字信臣開封人父誼字希賈好學不事産業長興中第進士歷仕晉漢至中書舍人去華幼勵學敏於屬辭蔭補太廟齋郎周世宗平淮去華時年十八嘆曰兵戰未息民事不倫非馭國持久之術因著

南征賦治民論獻行在建隆初始攜文遊京師大爲李昉所稱明年舉進士甲科拜秘書郎直史館以歲滿不遷上章自訴因言制誥張澹盧多遜殿中侍御史蘇頌文學膚淺願得校優劣太祖立召策試命陶穀等考之澹以所對不應問降秩擢去華爲右補闕朝議薄其躁進不遷秩者十六年後累遷京東轉運使太平興國七年爲江南轉運使雍熙中王師討幽州掌河北轉運事眞宗復拜左諫議大夫以疾求分司西京在洛葺園廬作中隱亭以見志改工部侍郎致仕卒年六十九子十人最器師德嘗欲任以官辭不就去華曰此兒必繼吾志舉進士亦第一遷至吏部郎中拜左諫議大夫

樂黃目

樂黃目字公禮宜黃人世仕江左李父史字子正入朝爲平原主簿舉進士太宗惜科第不與既而復賜及第累遷至職方員外郎知商州前後臨民頗以贓聞俄告病聽解職後授舊職與黃目同在文館後判留司御史臺卒年七十八黃目舉進士歷官判三司

三勾院天禧初馬元方奏黃目不舉職乃分三勾院以三人掌之遂罷任奉朝請踰月拜兵部員外郎知制誥仁宗升儲拜給事中兼左庶子知亳州卒年五十六兄黃裳弟黃庭黃裳孫滋並進士及第

張雍

張雍德州人治毛氏詩開寶十六年中第釋褐東關尉太宗遷至秘書丞歷充戸部使西川轉運使知梓州蜀州青城民王小波李順作亂衆至萬人雍訓練士卒募驍勇守城葺綿州金帛以實府藏督僚佐陳

世卿等治戎器伐木爲竿銷鐵爲鏑紐布爲索函然數乘城進戰皆不利一日北風晝晦賊乘風縱火急攻北門雍與盧斌等領兵據門立矢石間固守不動賊爲少却長圍八十餘日會援兵至賊始潰去事聞手詔褒美擢雍等官大中祥符元年請老以尚書右丞致仕誥命未至而卒年七十雍性踈吝莅事勤恪恃其清幹受遇於時益矯厲以取名譽始登科爲縣中正壻中正子錫世寧咸奕之中正曰此人異日必顯達壽考非汝曹所及錫兄弟雖有名然終不越鄉

署亦無耆年者

楊覃

楊覃字申錫浙人從錢俶歸朝爲禹城尉太平興國八年第進士本名躍太宗爲改焉淳化中轉屯田員外郎時田重進爲永興節度選覃與林特同判軍府事重進不法覃事多抗執觸其怒覃表求徙任不許遷至屯田郎中大中祥符二年代馮亮爲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使改知廣州覃勤於吏事所至以幹濟稱南海有番舶之利守者多致謗議惟覃以廉著

卒從弟覿從子侃傳並登進士第侃後名大雅

康保裔

康保裔洛陽人祖志忠後唐長興中討王都戰歿父再遇爲龍捷指揮使建隆初從征李筠又歿於陣保裔在周朝屢立功太祖詔保裔代父職歷事太宗眞宗遷至彰國軍節度後爲高陽關都部署契丹兵大入諸將戰於河閒保裔選精銳赴之決戰二日兵盡矢絶援不至死之贈侍中錄其子繼英繼彬繼明繼宗孫惟一繼英等入謝眞宗惻然謂左右曰保裔世

有忠節深可嘉也又封其母妻

秦傳序

秦傳序江寧人淳化五年充夔峽巡檢使李順之亂城中乏食傳序出囊橐服玩盡市酒肉以犒士卒慰勉之城壞傳序赴火死傳序家寄荊湖間子奭迎柩求父屍溺死人以爲父死於忠子死於孝奏至太宗嗟惻久之錄其次子賜其家錢十萬

盧斌

盧斌開封人以筆札事晉邸太宗即位補殿直雍熙

中領兵屯覇州會大舉北伐令以五千騎隨曹彬抵岐溝既克涿州令斌以萬人戍守斌因言涿州深在北境宜爲之備果爲契丹所乘帝聞其嘗議棄涿州遂釋不問歷梓遂十二州都巡檢使斌在川陜六年以孤軍禦寇累立戰功賊黨集梓綿漢三州境上斌往平之未幾代還帝親加勞問拜東上閤門使檢校左僕射尋命爲銀夏兵馬鈐轄遣與李繼隆等討李繼遷俄徙屯尋以疾召歸勾當軍頭司引見卒

裴濟

裴濟字仲溥聞喜人少事晉邸太宗即位補殿直累遷西上閤門使定州都監鈐轄尋知州事淳化中爲鎮州行營鈐轄又與李繼隆擊賊於唐河短兵陷陣賊大敗走優詔褒美咸平初李繼遷叛以濟領順州團練使其年清遠軍陷夏人大集斷饟道孤軍絕援濟刺指血染奏求救甚急兵不至城陷死之上聞嗟悼特贈鎮江節度使三子並優進秩濟兄麗濟弟惠汇並進士及第

李繼宣

李繼宣浚儀人乾德中補右班殿直年十七命往陜州捕虎殺二十餘生致其二及一豹以獻初與明德皇后兄名同太宗爲改焉雍熙三年曹彬北征繼宣時爲貝州監軍從先鋒李繼隆至方城力戰三日大軍繼至遂克固州及雄知威虜軍屢有功咸平四年拜西上閤門使領康州刺史爲前陣鈐轄與秦翰楊延昭楊嗣分屯靜戎威虜大克捷詔書稱獎特加檢校官及食邑改鄜州部署加四方館使以疾授西京水南都巡檢使卒

張旦

張旦趙州人勇敢善射以經學中第至國子博士淳化中知陵州州無城堡兵不滿三百會李順賊黨數萬來攻旦偕戰具置鹿角砦驅市人與戰大敗之景德中契丹入寇旦與其子利涉戰沒贈旦左衛大將軍利涉崇儀副使錄四子官又虎翼都虞候胡福金創徧體猶奮劔轉鬬刺指揮使尚祚能邏大越並多所擊殺衆寡不敵遂與指揮使張磨劉福都頭楠能等四人俱死之各贈官有差

周渭

周渭字得臣恭城人幼孤養于諸父力學工爲詩劉鋹據五嶺渭率鄉人六百踰嶺將避地零陵未至賊起斷道絶糧渭脱身北上建隆初至京師爲薛居正所禮上書言時務召試賜同進士歷通判興州太平興國二年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移書交趾諭朝廷威信將刻日再舉黎桓懼卽遣使入貢爲益州轉運使坐從子溢爲市馬黜眞宗聞其清節召還將復用詔下而卒年七十七上閔其貧不克葬賻錢十萬

妻莫荃賢婦人也渭北走時不暇與荃訣二子孩幼荃尚少父母欲嫁之荃泣誓曰渭非久困者親蠶績雇舂以給朝夕二子皆畢婚娶凡二十六年復見渭朱昂爲著節婦傳

查道

查道字湛然休寧人端拱初舉進士高第歷通判遂州徙知果州冦黨何彦忠擁衆不聽撫詔道卑馬趨賊所諭以詔意或識之曰仁郡守也寧害我乎相率投兵羅拜給粢歸農拜左正言進右司郎中天禧初知虢州卒道至孝母病思鱖羹方冬流禱於河鑿冰取之得鱖尺許以饋又刲臂血寫佛經母尋愈

崔立

崔立字本之鄢陵人祖周度仕周爲泰寧軍節度判官慕容彦超叛周度以大義責之遂見殺立登進士第歷官知江陰軍蔚縣有利港久廢立濬治溉田數千頃歷知棣淡相滑兗鄆涇七州祥符封禪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立獨言水發徐州旱連江淮無爲烈風金陵火知耀州改知濠州遷給事中告老進尚

書工部侍郎致仕卒立識韓琦於布衣以女妻之

張逸

張逸字天隱滎陽人進士及第知襄州鄧城縣知州謝泌薦逸引對眞宗問所欲何官逸對曰母老在家願得近鄉幕職授濟州觀察推官母喪除帝又固問之曰願得京官特改大理寺用泌薦也知長水縣徙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栢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不踰月灘爲徙五里累遷尚書兵部郎中知開封府有僧求內降免田稅而逸固執不許知益州逸凡

四至蜀詣其民風華陽驕長殺人誣道旁行者縣吏受財獄既具乃使殺人者守囚逸曰囚色寃守者果服立誅之蜀人以爲神卒于官

王濟

王濟字巨川饒陽人父恕後唐時童子及第開寶中知秀州會盜起城陷爲盜所殺將并害濟濟伏樞號慟詬賊曰吾父已死吾安用生爲恨力不能殺汝報父讎爾賊義之捨去雍熙中上書自陳死事之孤得試學士院補龍溪主簿判登聞鼓院拜監察御史疏

陳十事皆切於時咸平初建議請删定制勑乃命張齊賢領其事改鹽鐵判官車駕巡師大名調丁夫十五萬修黄汴河濟以爲勞民詔濟馳往度還奏省十六七齊賢時爲相以河決爲憂因召對令濟畧狀保河不決濟曰河決亦陰陽災沴宰相苟能和陰陽河之不決臣亦可保上動容獨給濟問邊事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屬選官判大理寺上曰王濟近數言事似有操持可試之遂令權判寺事時王欽若知審刑與濟素不相得乃因劉瑩獄與齊賢共議坐濟故入

停官後判司農寺受詔與劉綜改定茶法所易舊制由是忤丁謂林特劉承規輩因與欽若迭詆訾之拜本曹郎中出知杭州濬治錢塘湖民頗利之大中祥符三年年五十九卒濟涉經史好讀左氏春秋性剛直無所畏避少時深州刺史念金鎖一見器之且託後於濟金鎖没濟撫其孤援質祿仕素與内臣裴愈有隙及愈坐事觸上怒濟力爲辨理遂獲輕典

高瓊

高瓊家世燕人少無賴爲盜事敗將磔于市會雨劇

潰伺守者稍怠掣釘而遁事王審琦太宗尹京召置帳下即位擢王神衛右廂都指揮使領歸義軍節度出爲并州馬步軍都部署時潘美亦在太原嘗制節度使領軍職者居上瓊以美驚臣表請居其下戍兵有廩食陳腐譁者瓊知之一日巡諸營士卒方聚食因取其飯自啖之衆言遂息景德中車駕北巡威勸南還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衆瓦解虜乘其後金

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瓊于屏間謂曰太尉受國
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庭下
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卽仰奏
曰寇準言是馮拯在旁呵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
府今虜騎充斥如此君何不賦一詩退虜耶帝乃發
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準固請
瓊亦固以請卽麾衞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
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
里會鄆州得契丹諜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

卒年七十二諸子繼勳繼宣最知名繼勳字紹先太
宗累遷內殿崇班王均叛蜀以崇儀副使爲益州兵
馬都監均敗㓕以功遷崇儀使仁宗卽位遷至保順
軍節度使知滑州卒年七十八繼勳在蜀有威名號
神將子遵甫官至北作坊副使遵甫女卽宣仁后也
繼勳追封康王謚曰穆武遵甫追封楚王繼宣字舜
舉幼善騎射頗工筆札知讀書以恩補官曾瑋嘗薦
之乾興初以內殿崇班爲益州都監蜀人當俊元夕
大張燈知州薛奎戒以備盜繼宣籍惡少年飲犒之

使夜中潛誌盜背明日皆獲最後知幷州鄜兵禦元
昊有功築寧遠砦鑿石出泉已而城五砦遷至眉州
防禦使卒

范廷召

范廷召冀強人年十八手刃父讎剖心以祭父墓嘗
爲盜以勇壯聞周廣順初應募遷至殿前指揮使從
平太原征范陽事遂參王廷範出之於外雍熙三年
議北征召還領先鋒大敗賊衆乘勝下涿州淳化中
歷拜代環慶諸路副部署至道中遣將五路討李繼

遷命廷召副李繼隆爲環慶靈都部署諸將失期獨
廷召與王超大小數十戰屢克捷咸平二年車駕北
巡廷召與契丹戰逐北斬首數萬加檢校太傅卒年
七十五諸子守慶最賢更名王珪爲西京作坊副使

曹利用

曹利用字用之趙州人父諫擢明經第仕至右補闕
以武畧改崇儀使利用少喜談辨慷慨有志操蔭補
右班殿直眞宗幸澶州契丹使王繼忠議和通援利
用閤門祗候崇儀副使奉書詣其軍旣至議關南地

利用拒之遣其臣韓杞來報命利用再使竟不能屈遂定議歷拜樞密使同平章事天禧二年輔臣丁謂李廸爭論帝前廸斥謂姦邪因言利用朋黨利用曰以片文遇主臣不如廸捐軀入不測之虜廸不逮臣㓮章獻太后臨朝中人與貴戚稍能軒輊爲禍福利用以勲舊自居不鄉也凡內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之曾從子汭坐被酒衣黃衣令人呼萬歲杖死連謫利用左千牛衛將軍知隨州又坐私貸景靈宮錢貶房州安置命內侍楊懷敏護送奪諸子

官行至襄陽驛懷敏不肯前授縲而絕以暴卒聞年五十九明道二年追復節度還諸子官

張凝

張凝滄州人事太宗藩邸即位爲邊將遷至六宅使眞宗時累破契丹遷至趙州刺史歷邠寧環慶靈州路副都署兼安撫使時斥堠數擾凝率兵入敵境生擒賊將慶州蕃族胡家門等桀黠難制凝因襲破之又熟戶與生羌錯居頗爲誘脅凝引兵降岑移等百七十餘族景德初遷本州防禦使卒

白守素

白守素開封人以蔭補東班承旨眞宗與輔臣議三路禦賊命魏能爲部署曰能頗強愎以守素練邊計張銳性和善命爲鈐轄戍順安以貳之景德初契丹侵長城口守素與能發兵破之大中祥符三年命副李廸使契丹守素居遼久名聞北庭上慮其不欲行遣內侍諭守素頓首感咽乃命代爲再遷南作坊五年卒

楊允恭

楊允恭綿竹人少倜儻任俠乾德中丁德裕討賊至州允恭以策干之署綿漢招收巡檢太平興國中歷廣連都巡檢使以海鹽盜入嶺北民犯者衆請建大庾縣爲軍官㩴鹽市之詔建爲南安軍自是少冒禁者時緣江多賊命督江南水運以功轉洛苑副使江淮兩浙都大發運擘畫茶鹽捕賊事轉西京作坊使條陳緣江榷務宜鹽鐵使陳恕等是其議詔從之即命爲發運使允恭與王子輿秦羲同主茶鹽之任多作條制遂變新法眞宗即位改西京左藏庫使會

議臧西鄙屯兵以息轉餉召允恭往經度王均亂蜀
以為荆湖江浙都巡檢使卒初李順兆自栄擁綿竹
允恭見允升允元率鄉里子弟併力敗之又為王
師鄉導詵自栄詣闕門以獻詔並授縣令明年召赴
闕授允升右贊善大夫允元大理評事允恭子可咸
平元年進士晉屬文有吏幹

王欽若

王欽若字定國新喻人年十八獻平晉賦於太宗後
擢進士甲科歷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責

吉為慶支判官嘗言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
未已民不能勝僕將啟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
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曰殆
留與陛下收人心爾帝即日行之由是益器重為翰
林學士蜀寇王均始平為西川安撫使還授左諫議
大夫參知政事加給事中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
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景德初契丹入寇欽若自請
北行判天雄軍素與寇準不協及還累表願解政事
大中祥符初為封禪經度制置使天書儀衛副使先
是真宗嘗夢神人言賜天書於泰山即密諭欽若授
中使馳進封禪禮成遷禮部尚書明年同平章事又
明年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以術使六丁
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若所遺詩帝以問
欽若謝不省遂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仁宗為皇太
子自以東宮師保請歸朝復同平章事判河南府與
宰相丁謂不相悅以疾請就醫京師不報仁宗即位
歷拜司空封冀國公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穆欽若
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後使

蜀至襄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去視
其刺字則唐相裴度也及貴遂好神仙事從宗封祀
言符瑞皆欽若與丁謂倡之狀貌短小項有附疣時
人目為癭相仁宗嘗謂輔臣曰欽若久在政府觀其
所為真姦邪也王曾對曰欽若與丁謂林特陳彭年
劉承珪時謂之五鬼

丁謂

丁謂字謂之更字公言長洲人少與孫何友善同袖
文謁王禹偁大驚重之進士甲科歷夔州路轉運使

蠻地饒果常乏鹽謂聽以果易鹽蠻人大悅眞宗率
瀘淵以謂知鄆州明年召爲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
上會計錄大中祥符初議封禪天禧三年以吏部尙
書復參知政事時寇準爲相尤惡謂謂媒孽其過遂
罷準拜謂同平章事周懷政事敗帝意欲謫準江淮
間謂退除道州司馬王曾以常語質之謂顧曰居停
主人勿復言其後謂欲引所善林特爲樞密兼東宮
官李廸斥之於是二人俱罷相以謂爲戶部尙書尋
出知河南府廸知鄆州明日入謝謂復留仍進同平

章事兼太子少保乾興元年封晉國公仁宗卽位進
司徒時二府定議太后與帝五日一御便殿聽政旣
得旨而謂潛結內侍雷允恭允恭方爲山陵都監擅
易皇堂地詔遣王曾覆視遂誅允恭乃降謂太子少
保分司西京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者嘗以巫師出入
謂家謂敗逮繫遂貶崖州司戶參軍諸子並勒停兄
又坐與德妙姦除名配隸復州籍其家得四方賂遺
不可勝紀其弟諝說諫悉降黜坐謂罷者自參知政
事任中正而下十數人謂後徙雷州又徙道州明道
中授秘書監致仕居光州卒謂初判饒州遇異人曰
君貌類李贊皇旣而曰贊皇不及也

夏竦

夏竦字子喬德安人父承皓上平晉策於太宗補右
侍禁大名府契丹內寇承皓緣閒道發兵夜與契丹
遇力戰死之贈崇儀使錄竦縣簿舉賢良方正累遷
知制誥禮部郎中竦娶楊氏亦工筆札有鉤距及竦
顯多內寵寖與楊不諧訴開封府事聞下御史臺左
遷知黃州後徙鄧州襄州仁宗卽位遷戶部郎中徙

壽安洪三州竦才術過人急於進取喜交結任術數
傾側反覆世以爲姦邪丁內艱潛至京師依中人張
懷德爲內助宰相王欽若雅善竦遂起復知制誥爲
景靈判官後遷諫議大夫與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
簡不相能復爲樞密副使寶元初以戶部尙書入爲
三司使趙元昊反拜奉寧軍節度使徙忠武軍知涇
州還判永興軍兼陝西經略安撫招討進宣徽南院
使與陳執中論兵事不合詔徙屯鄜州初竦在涇州
朝廷遣龐籍就詢事竦因條上十事竦雅意在朝廷

及任以西事頗依違顧避改判河中府徙蔡州慶曆中召爲樞密使諫官御史交章論竦詔竦歸鎮徙知亳州改授吏部尚書歲中加資政殿學士竦之及國門也帝封彈疏示之既至亳州上書萬言自辨徙拜宣徽南院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明年拜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又明年召入爲宰相制下而諫官御史復言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五帝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至諭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罷知河南府未幾赴本鎮加兼

侍中㬠明堂徙武寧軍節度使進鄭國公錫賚與輔臣等將相居外遇大禮有賜自竦始尋以病歸卒贈太師中書令諡文正劉敞言竦姦邪不可爲正改諡文莊竦家累鉅萬自奉尤侈子安期字清卿以學士知延州安期雖乘世資頗以才自厲然無學術求入侍經筵爲世所譏其侈不減其父云

宋列傳卷之七

馮拯

馮拯字道濟河陽人第進士累擢右正言徙知鼎州改通判廣州眞宗即位累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景德中爲參知政事再遷兵部侍郎大中祥符初嚴貢舉糊名法拯與王旦論選舉帝前拯請以兼考策論不專以詩賦爲進退帝曰可以觀才識者文論也拯論事多合帝意如此拜同平章事乾興元年進封魏國公輔臣會食資善堂召議事丁謂獨不預

謂知得罪頗哀請錢惟演遽曰當致力無大憂也拯熟視惟演惟演踧踖及對承明殿太后怒甚語欲誅謂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太后怒少解謂既貶拯代謂爲司徒玉清昭應宮使病告表願罷相判河南府卒贈太師子行已累觀察使伸已累武衛大將軍

陳執中

陳執中字昭譽以父恕任爲秘書省正字寶元初執中自知永興軍拜右諫議大夫知陝州復徙青州慶

曆四年召拜參知政事諫官孫甫蔡襄極論不可帝遣使馳賜敕告諭卒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皇祐初以足疾辭位遂出知陳州久之拜集慶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復以吏部尚書拜同平章事時張貴妃治喪皇儀殿追冊爲后王洙石全彬務以非禮導帝意執中隨輒奉行會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御史趙抃列八事奏劾歐陽修亦言之至和二年諫官范鎮等言不已卒罷執中拜司徒岐國公致仕卒贈太師執中爲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不及門惟殿前

指揮使郭承祐數至其家爲御史所言遂詔中書樞密自今非聚廳無見賓客子世儒官至國子博士妻李與羣婢殺世儒所生母世儒與謀皆棄市

賈昌朝

賈昌朝字子明真定人真宗祈穀南郊昌朝獻頌道左召試賜同進士出身主晉陵簿除國子監說書孫奭判監獨稱其講說有師法他日書路隨韋處厚傳示昌朝曰君當以經術進如二公奭辭侍讀薦昌朝自代歷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議者欲以金繒啗契丹使攻元昊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之慶曆三年拜參知政事歷同平章事與宥數與昌朝爭議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遂罷宥而除昌朝判大名府尋以討貝州賊功移山南東道節度使徙判鄭州再表除判許州召對邇英閣帝問乾卦昌朝開陳上九之所以曰悔用九之所以曰吉者帝詔優答復判大名府時河決商湖昌朝請復故道不從英宗即位徙鳳翔節度使卒諡文元昌朝拒侍從多得名譽及執政乃不爲正人所與

弟昌衡從子炎伯祖父琰昌衡第進士歷諸路轉運使炎以昌朝蔭歷筦庫累遷顯謨閣待制蔡京童貫屢更錢法炎言其不便琰胥中書舍人給事備之子以蔭歷左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權三司副使卒琰有吏幹昆弟五人琰最幼琰歷官諸兄相繼死琰撫循孤幼分給衣食庭無間言士大夫稱之

梁適

梁適字仲賢顥之子也少孤嘗輯父遺文及所自著以進真宗曰梁顥有子矣授秘書省正字更舉進士

知淮陽軍仁宗知其名召爲審刑詳議官累擢御容
副使儂智高入冦移嫚書求邕桂節度帝將受其降
適曰若爾嶺外非朝廷有矣乃遣狄青討之遷參知
政事契丹欲易國書稱南北朝適曰自古豈有無名
之國哉遂止進同平章事大璫王守忠求爲節度使
適持不可張貴妃治喪皇儀殿又以爲不可將以適
爲園陵使適言國朝以來無此制由是寖與陳執中
不合適敏暢法令臨事有膽力而多挾智數不爲清
議所許以太子太保致仕進太傅卒孫子奭紹聖中

提舉湖南常平時新復役法子奭先諸路成役書就
遷提點刑獄累直龍圖閣河北都轉運使領漕計以
奉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崇寧間諸路漕
臣進羨餘自子奭始北珠出女真子奭市於契丹契
丹嗜利虐女真捕海東青以求珠兩國之禍蓋基於
此子羨用是致位光顯卒

陳堯叟

陳堯叟字唐夫閬中人父省華事孟昶爲西水尉蜀
平授隴城主簿端拱二年太宗親試進士堯叟登甲
科省華智辨有吏幹擢至左諫議大夫卒年六十八
堯叟解褐光祿寺丞直史館父子同日賜緋歷工部
員外郎廣南西路轉運使俗有疾輒禱神不知醫藥
堯叟刻方書於州驛嶺外少林木井泉堯叟令道傍
植木鑿井置亭舍民咸便之咸平初詔諸路課民種
桑棗堯叟上言望自今許以所種麻苧頃畝折桑棗
之數擢知兵部侍郎祥符初東封加尚書左丞五年
以本官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天禧初疾亟
求還至京師卒年五十七堯叟母馮氏性嚴家本富

祿賜且厚不許諸子事華侈堯叟尤以孝謹稱景德
中堯叟掌機密弟堯佐直史館堯咨知制誥與其父
同在北省諸孫任官者十數人宗親登科者又數人
榮盛無比馮年八十餘後堯叟數年卒堯佐字希元
進士及第爲魏縣中牟尉通判潮州民張氏子與其
母濯于江鰐魚尾而食其子母弗能救堯佐命二吏
拏小舟操網往捕鰐至暴非可網得至是鰐餌受網
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天禧中河決知滑州
造木龍以殺水怒又築長堤人呼爲陳公堤徙并州

毋汾水暴漲州民輒憂擾堯佐爲築堤植柳數萬本作柳溪民賴其利天聖七年三月拜樞密副使八月以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太后崩執政多罷以户部侍郎知永興軍改知廬州徙同州復徙永興鄭州既而拜同平章事以灾異罷爲淮康軍節度使判鄭州以太子太師致仕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文惠堯佐少好學初肄業錦屏山後從种放於終南山及貴讀書不輟號知餘子自誌其墓曰壽八十二不爲天官一品不爲賤使相納祿不爲辱陳摶嘗謂其父

曰君三子皆當將相惟中子貴且壽後如其言堯咨字嘉謨舉進士第一歷官右正言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長安地斥鹵無甘泉堯咨疏龍首渠注城中民利之嘗以氣凌轉運使樂黄目黄目不能堪求解去遂徙堯咨知河南府又徙天雄軍卒族子博古篤學能文爲館閣校勘早卒

宋庠

宋庠字公序安陸人舉進士開封試禮部皆第一歷官左正言郭皇后廢庠與御史伏閤爭論坐罰金庠初名郊李淑恐其先已以讖中之言曰宋受命之號郊交也合姓名爲不祥帝弗爲意他日以諭之因改名庠寶元中以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與呂夷簡論數不同凡庠與善者皆指爲朋黨如鄭戩葉清臣等悉出之乃以庠知楊州慶曆中范仲淹去位帝問宰相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其弟祁帝雅意在庠復召爲參知政事皇祐初同平章事封莒國公御史言庠昏惰判鄭州英宗即位封鄭國公以老請出判亳州以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祁字子京與庠同舉進

士禮部奏祁第一庠第三章獻太后不欲以弟先兄擢庠第一寘祁第十八呼曰二宋以大小別之歷官太常博士同知禮儀院李照定新樂胡瑗鑄鐘磬祁皆典之庠復知政事祁改龍圖學士史館修撰修唐書累遷右諫議大夫庠爲樞密使祁復爲翰林學士皇祐中詔求直言祁奏二患其意主於彊君威别邪正急先務皆中時病會册温成爲貴妃祁適當制祁疑進告身非是以李淑明典故問之淑心知其誤謂祁曰君第進何疑耶祁遂坐誤出知許州數月復召

遷給事中兼龍圖學士坐其子從張彥方游出知亳州又上禦戎論七篇知益州尋除三司使唐書成遷左丞俄拜翰林學士承旨復爲羣牧使卒年六十四學士承旨張方平言祈法應得謚乃謚景文

魯宗道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第進士歷海鹽令縣有港導海水歲久湮塞宗道疏治之人號魯公浦擢右正言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請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

也仁宗立歷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宗道多所諫正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貴戚用事者皆憚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卒年六十四皇太后臨奠贈兵部尚書敕議謚剛簡改肅簡論者謂剛得其實焉宗道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

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且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云

薛奎

薛奎字宿藝絳州人舉進士爲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爲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濺衣捕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得殺人者果擢龍圖閣待制使契丹還遷右諫議大夫仁宗初

或譏奎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知并州改秦州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奎治狀召權三司使遂參知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爲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太后謁太廟欲被服天子袞冕奎力諫終不聽及太后崩卒顧奎言去袞冕以后服斂因請逐內侍羅崇勳等判尚書都省尋卒年六十八謚簡肅奎性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善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

以從子嗣

王曙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第進士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遷祕書省著作郎仁宗爲皇太子與李迪同選兼賓客坐貢舉失實黜官後復爲給事中兼羣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再貶曙亦再貶累遷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事果辨爲作辨獄記遷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以疾請歷知河南府召爲樞密使同平章事逾月卒子益恭益柔益恭

以蔭爲衛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之爲人數解官就養曙參知政事治第西京勸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以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閒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也益柔字勝之用蔭至殿中丞杜衍薦知介丘縣仁宗戒勅朋黨上書論辨尹洙貶又爲訟之不聽范仲淹以館閣薦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奏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欲遂傾正黨至列狀言罪當誅韓琦力言帝悟但黜之久之爲開封府推官鹽鐵判官熙寧元年入判度支審院詔百官轉對益柔言唐高宗之李義甫明皇之李林甫德宗之盧杞憲宗之皇甫鎛帝王之鑑也況誦六藝挾才智以文致其姦說者哉意蓋指王安石也遷至直舍人院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卒年七十二益柔少力學通羣書爲文日數千言司馬光語人曰吾爲資治通鑑觀者讀未終一紙已欠伸思睡能閱之終篇者惟王勝之耳

蔡齊

蔡齊字子思萊州人舉進士第一儀觀俊偉真宗命

金吾給七騶傳呼以寵之狀元給騶自齊始也歷祕書省著作郎直集賢院仁宗初歷尚書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入爲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太后大出金帛修景德寺遣內侍羅崇勳主之命齊爲記崇勳陰使人誘齊曰當得參知政事矣齊久不上崇勳譖之罷爲龍圖閣學士知河南府召爲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同裁制軍國事齊入白執政遂罷預政蜀大姓王齊雄者太后姻家坐殺人除名未更赦復官齊奏曰以恩廢法如朝廷

何帝勉從之郭皇后廢將立富人陳氏女爲后齊極
論之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曾與齊善曾罷相齊
亦以戶部侍郎歸班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齊方
重有風采丁謂秉政欲齊附己終不往少與徐人劉
潁善潁罪廢齊上其書數十篇言得復官潁卒又以
女妻其子從子延慶字仲遠登進士第歷官秦鳳等
路都轉運使王韶進師河州羌斷其歸路延慶檄兵
赴之韶得全師還召知開封府歷吏部侍郎卒年六
十二延慶初爲伯父齊後齊有遺腹子乃歸其宗籍

家所有付之萊人義焉

韓億

韓億字宗魏雍丘人第進士累遷司封員外郎兼侍
御史知雜事吳植知臨江軍使人賂宰相王欽若因
牙吏至京師齎之語頗洩欽若知不可掩執吏以聞
詔付臺獄億窮治并按欽若詔釋不問使契丹還景
祐二年以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范仲淹獻百官
圖陰薦億可用遂除戶部參知政事會忻州地大震
諫官韓琦言王隨陳堯佐非輔弼才又言億子綜爲

羣牧判官不當自請以兄綱代之遂與宰相皆罷知
應天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三謚忠獻八子
綱綜繹絳維縝緯緬綱尚書水部員外郎中慶曆中
知光化軍性苛急不能撫循士卒帥衆爲亂欲殺綱
坐除名編管英州維字持國進士奏名禮部方億輔
政不肯試以廕入官召試學士院辭不就富弼
辟河東幕府史館修撰歐陽修薦爲檢討神宗在王
邸維爲記室參軍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
見不可有功名心左右史闕英宗謂執政第擇人不

必專取高科遂以維同修起居注御史呂誨等以濮
議得罪維諫請詳議以盡人情復誨等以全政體神
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以言事求去知汝州數月
召兼侍讀明年爲御史中丞以兄絳在樞府力辭安
石亦惡其言保甲事復使爲開封孔文仲對策入等
以切直罷歸維言陛下毋謂文仲爲一賤士黜之何
損臣恐賢俊解體忠良結舌請郡出知襄州改許州
召爲學士承旨入對帝曰天久不雨朕日夜焦勞奈
何維謂當責躬求言命維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

悅有旨體量市易免行利病權罷方田保甲是日乃雨安石罷會繹入相知河陽後知許州請外祠帝崩赴臨宣仁后手詔勞問召兼侍讀維謂司馬光曰小人議論希意迎合不可不察拜門下侍郎被說分司南京尚書右丞王存抗聲簾前曰韓維得罪莫知其端臣竊爲惜乃遷秩知鄧州兄絳爲請改汝州久之以太子少傅致仕紹聖中坐元祐黨再謫卒年八十二

吳育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父待問禮部侍郎育舉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三縣舉賢良方正擢著作郎供諫職元昊僭號議出兵育獨建言宜援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以順附而收之卒如育議育又上言請募士諭唃嘶囉及他蕃部離散其黨與契丹與元昊搆兵元昊求納款契丹使來請勿納朝廷未知所答育因疏言不可納一叛羌失繼世兄弟之懽慶曆五年連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育在政事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左右皆失色育論辨不已願罷職乃復以爲樞密副使明年以高若訥言罷昌朝而育歸給事中班未幾出知許州徙河南病革視事如平日因閱囚辨非罪篤辨文史二人已而卒年五十五弟充

宋綬

宋綬字公垂趙州人外祖楊徽之無子家藏書悉與綬遂通經史百家初以徽之遺奏補太常寺太祝年十五召試中書眞宗愛其文遷大理評事爲集賢校理與父皋同職後賜同進士出身遷大理寺丞時章

獻太后猶稱制仁宗未嘗獨對羣臣綬奏言唐先天中睿宗爲太上皇五日一受朝處分軍國重務宜昉先天制度令羣臣對殿前延太后意出知應天府太后崩召還將大用宰相張士遜沮之士遜罷迺除參知政事時宰相呂夷簡王曾論議數不同綬多是夷簡而參知政事蔡齊間有所異四人皆罷綬知河南府元昊反劉平石元孫敗沒綬畫十事以獻徙召知樞密院參知政事尋卒年五十子敏求字次道賜進士及第歷遷知制誥英宗在殯有言宗室服衰者可

嫁娶敏求以爲不可曾公亮欲去敏求遂以異議貶秩知絳州未久召還王安石當國諭吉草呂公著制明著罪狀敏求但言敷陳失實安石嗔怒白於神宗命陳升之改其語敏求請解職未聽會李定除御史敏求封還詞頭遂以本官右諫議大夫奉朝請策試賢良方正孔文仲對語切直擢官優等安石愈怒罷文仲人爲敏求懼帝獨全護之加龍圖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一

李若谷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第進士歷大理寺丞知置興縣累遷集賢院學士知江寧府卒挽舟過境寒瘠甚者留養視之須春溫遣去民丐于道者以分隸諸僧寺助給舂爨知并州民貧失婚姻者若谷出私錢助其嫁娶知開封府拜參知政事建言君子小人各有其類今一日以朋黨恐正人無以自立仁宗悟爲下詔諭中外疾辭以太子少傅卒年八十子淑

王疇

王疇字景彝以蔭入仕登進士第累遷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與內侍同提舉諸司庫務祁薦疇代當公事疇辭於中書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也然以朝士大夫爲閹人指使疇實耻之賈昌朝薦改編修唐書仁宗獵近郊疇引十事以諫皇祐中詔禁貴戚近習私謁者疇獻聖政惟公頌召試直秘閣爲開封府推官宦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曰此安知非允良姦謀邪窮治果引伏遷給事中英宗即位疏請聽政及視朝猶持謙抑疇復疏請聽決大政又請行幸以安人心大臣亦以爲言帝

乃出禱雨都人大悅時詔近臣議仁宗明堂配祭知制誥錢公輔議遺仁宗疇非之謂不宜導陛下爲不孝帝與執政大臣謂疇每論事有補皆器異之拜樞密副使未幾卒

王堯臣

王堯臣字伯庸虞城人舉進士第一遷右司諫郭皇后在廢值上元節帝以堯臣言罷張燈陝西用兵爲體量安撫使使還論延州鎮戎軍渭州山三敗之由皆爲將帥不能扼險擊之而多倍道趨利詔以其言

戚邊吏時韓琦坐好水川兵敗徙秦州仲淹亦以擅復元昊書降耀州堯臣言二人忠義智勇不當置散地薦种世衡狄青有將帥才使堯臣再安撫涇原初曹瑋開山外地置籠竿等四砦募弓箭手給田使耕戰自守其後將帥失撫御稍侵奪之衆怨怒閉城畔堯臣適過境上作書射城中諭以禍福衆遂出降以戶部郎中權三司使入內都知張永和建議收民僦舍錢十之三以助軍費堯臣入對曰此衰世之道夔州轉運使請增鹽課十餘萬堯臣謂斂怨罷之歷遷

樞密副以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久之帝欲以爲樞密使爲胡宿所沮卒年五十六

孫抃

孫抃字夢得眉山人第進士累遷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諫官韓絳論奏抃非糾繩才即手疏詞諫官無適以捷給刻深爲才則臣誠不能也仁宗察其言起視事帝欲除內都知王守忠節度使抃奏罷之溫成議建陵立廟抃率官屬言非禮固爭不能得伏地不起帝爲改容遣之御史請罷宰相梁適未聽抃奏非罷適無以慰物論宰相陳執中嬖妾張氏搒殺其婢抃復論列疏十上遷禮部侍郎樞密副使歲中參知政事抃質畧無威儀居兩府年老昏耄被彈罷爲觀文殿學士英宗立以太子少傅就第卒

田況

田況字元均其先信都人晉亂祖行周沒於契丹父延昭景德中脫身南歸性沈鷙教子嚴累官太子率府況舉進士第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趙元昊反夏竦經畧陝西辟爲判官累遷知制誥常面奏事論及

政體仁宗頗以好名爲非意在遵守故常況退而著論上之謂名由實而生非徒好而自至也時邊奏契丹修天德城及多建堡砦況意其蓄姦謀乃上疏願因燕間召執政大臣從容咨訪專以慮患爲急尋爲陝西宣撫副使還領三班院始契丹冦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其父延昭延昭哀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延昭生八子多知名況長子也保州之役況阬殺降卒數百無子

馮元

馮元字道宗與樂安孫質與陸參譙夏侯圭善羣居講學號四友登進士第授江陰尉時詔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補國子監講書仁宗即位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坐監護宸妃葬事不職罷知河陽王曾爲言元東朝舊臣不宜以細故棄外召遷禮部侍郎修景祐廣樂記書成遷戶部侍郎卒

趙師民

趙師民字周翰臨淄人九歲能屬文登進士第歷天平軍節度推官年五十來京師近臣宋郊等列薦爲國子監直講會趙元昊反罷進講師民上書陳十五事因獻勸講箴明年復命講讀同判宗正寺他日讀漢記問長安城衆莫能知共推師民因陳自古都雍年世舊址所在若畫諸掌仁宗悅累請補郡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帝自寫詩寵行目以儒林舊德三遷刑部郎中復領宗正卒

張揆

張揆字貫之其先范陽人登進士第歷三司戶部判官詔對邇英閣命揲蓍得斷首言斷首準易之夬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仁宗說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一日進讀漢馬后傳因言今妃族宜裁損出知齊州卒

楊安國

楊安國字君倚安丘人父光輔居馬耆山讀書授徒以薦歷太常寺奉禮郎既而孫奭馮元薦安國爲國子監直講介召光輔仁宗命說尚書講無逸一篇時年七十矣帝欲留爲學官辭以國子丞老於家安國五經及第歷翰林侍講學士卒

尹洙

尹洙字師魯河南人與兄源俱以儒學名第進士歷知光澤縣遷太子中允會范仲淹貶戒百官朋黨洙奏臣與仲淹義兼師友不可苟免宰相怒黜監唐州酒稅元昊反葛懷敏辟爲經略判官劉平石元孫戰敗朝廷以夏竦爲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副之以洙爲判官洙數上疏論兵擢洙集賢校理洙遂趨延州謀出兵仲淹持不可還至慶州會任福敗因發州鋭卒數千赴救未至賊引去坐專擅降通判濠州未幾韓琦知秦州辟洙通判州事會鄭戩爲陝西四路

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洛水洙奏罷之戳諭奏不已卒徙洙慶州而城洛水又徙晉州遷起居舍人士廉詣闕上書遣御史劉湜就鞫湜文致其罪徙監均州酒稅感疾沿牒南陽訪醫卒年四十七嘉祐中宰相韓琦爲洙言乃追復故官及官其子

孫甫

孫甫字之翰陽翟人少好學日誦數千言慕孫何爲古文章初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爲汝陽縣主簿再舉進士及第爲華州推官歷秘閣校理陳十二事夏

國乞盟甫上一利四害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甫因言樞密副使當得罪使乃杜衍也邊將劉滬城洛水於渭州總管尹洙以滬違節度將斬之大臣稍主洙議甫謂洛水通秦渭於國家爲利滬不可罷由是罷洙而釋滬衍屢薦甫洙與甫素善者歷江東兩浙轉運使范仲淹知杭州多以便宜從事甫一切繩以法然退未嘗不稱其賢累遷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留爲侍讀年六十卒

謝絳

謝絳字希深富陽人父濤以文行稱進士起家爲梓州権鹽院判官李順反成都濤畫守禦之計累官至太子賓客絳以父任試秘書省校書郎進士甲科授太常寺奉禮郎楊億薦絳文章召試擢秘閣校理仁宗即位遷太常博士天聖中天下水旱蝗起河決滑州絳上疏願除煩苛之命會郭皇后廢絳諫引申后褒姒事以諷辭甚切至徙三司度支判官擢知制誥使契丹還請知鄧州按召信臣六門堰故迹請復脩之未就而卒年四十六子景平最著景平好學著詩

書傳說數十篇終秘書丞

葉清臣

葉清臣字道卿長洲人父參終光祿卿清臣天聖二年舉進士知舉劉筠奇所對策擢第二宋進士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累遷太常丞京師地震上疏以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下之人齰舌不敢議朝政未行將二年願深自咎延忠直敢言之士會詔求直言復上疏言大臣專政仁宗嘉納之請外爲兩浙轉運副使遷右正言陝西用兵清臣言西北二陲若蔓

落大敵外示雄壯其中空洞元昊圍延州既解去鈐轄內侍盧守懃與通判計用章更訟于朝上廷議薄守懃罪而流用章嶺南清臣上疏用章不過爲畏懦而守懃乃是歸欵二者之責孰重孰輕時西師未解急於經費帝問葉清臣才可用權三司使公事清臣與宋庠鄭戩雅相善爲呂夷簡所惡出知江寧府仁宗召公卿訪當世急務因爲條對論賦役爲翰林學士權三司使舊制有三司使權使公事而清臣所

除止言權使自是分三等焉清臣請發大名庫錢以佐邊糴而安撫使賈昌朝格詔不從清臣固爭且疏其跋扈不臣宰臣方欲兩中之乃徙昌朝鄭州罷清臣爲侍讀學士知河陽卒

宋列傳卷之八

李廸

李廸字復古濮人深厚有器局嘗攜所爲文見柳開開奇之曰公輔材也舉進士第一歷擢知制誥真宗幸亳爲留守判官遂知亳州代歸會嗢廝囉叛帝憂關中進廸集賢院學士知永興軍徙陝西都轉運使入爲翰林學士時頻歲旱廸因召對請發內藏以佐國用又言陛下東封時敕所過毋伐木除道行宮裁令加塗壁而已及幸汾亳土木之役過往日幾百倍

今蝗旱之災殆天所以儆陛下也帝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在陝西以方寸册書兵根備調發猶置佩囊中帝令自探取目黃門取紙筆具疏帝顧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矣未久嗢廝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役召廸問曹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數日奏至帝曰卿何以知瑋必勝廸曰以逸待勞臣用此知其勝帝自是欲大用廸矣初帝將立章獻后廸屢諫謂起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獻深銜之天禧中拜給事中參知政事周懷政之誅帝怒甚欲責及太子羣臣莫敢言

廸從容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上大悟仁宗
爲皇太子兼太子賓客寇準罷帝欲相廸固辭一日
對滋福殿有頃皇太子出拜曰陛下用賓客爲宰相
敢以謝帝顧謂廸曰尚可辭謝耶同平章事初眞宗
不豫寇準議皇太子總軍國事廸贊其策丁謂以爲
不便力爭不已於是皇太子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
聽旨準既貶謂寖擅權用事至除吏不以聞廸憤然
自此不協時議二府皆進秩兼東宮官謂又欲引林
特爲樞密副使廸進曰東宮官屬不當增置臣不敢

受此命左遷廸戶部侍郎出知鄆州仁宗即位太后
預政貶準雷州以廸朋黨附會貶衡州團練副使謂
敗起歷兵部侍郎知河南府來朝京師時太后垂簾
語廸曰卿向不欲吾預國事殆過矣今日吾保養太
子至此卿以爲何如廸對曰臣不知皇太后盛德乃
至於此太后亦喜以尚書左丞知河陽遷工部尚書
太后崩兩遷同平章事坐范諷獄罷爲刑部尚書知
亳州復刑部尚書知徐州廸奏所部鄰兗州欲行縣
因祠岳爲上祈年禱皇子仁宗語輔臣曰大臣當爲

百姓訪疾苦祈禱非廸所宜元昊攻延州武事久廢
廸願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除彰信軍節度使請
老以太子太傅致仕後其子東之爲侍御史知雜事
奉廸來京師帝數遣使問勞欲召見以疾辭卒年七
十七東之字公明脫幽朝典故獻文召試賜進士出
身爲館閣校勘宣化軍使累擢侍御史知雜事自少
受知於寇準至是論準保護功英宗即位富弼薦從
舊職兼侍讀神宗初請老致仕令講讀官賦詩勸勞
甚渥卒年七十八有李受者字益之長沙人仕於治

平中神宗立進學士致仕賜宴賦詩如東之禮相去
數月故時稱二李年八十廸弟子肅之字公儀以廸
蔭監大名府庫軍資庫歷度支副使江淮發運使神
宗即位訪以西夏事奏對稱旨以爲右諫議大夫知
慶州尋徙瀛州大雨地震官舍民廬摧圮肅之出入
泥潦中結草囷以儲庾粟之暴露者爲芟舍以居民
再知開封府元豐四年提舉太極觀卒年八十二季
弟承之生而孤鞠育誨導至於成人遂相繼爲侍從
帝稱一門忠孝云承之字奉世從兄東之將任以官

辭登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嘗建免役議王安石見而稱之以爲條例司檢詳文字得召見累官權三司使遷至龍圖閣直學士承之懇辭學士職乞授肅之曰臣少鞠於兄且兄爲待制十年矣帝曰卿兄弟孝友足厲風俗肅之亦當遷也即並命焉商人犯禁貨北珠乃爲公主售三司久不敢決承之曰朝廷法令畏王姬乎亟索之帝聞之曰有司當如此矣進樞密直學士坐補吏不當降待制知汝州歷陳鄆揚州而卒及之字公達由蔭登第通判安肅軍嘗譔次唐

史有益治體者爲君臣龜鑑王堯臣上其書并表其學行韓琦亦以館職薦召試除直秘閣知涇晉陜三州卒年八十五東之子孝基及之子孝壽孝稱

王曾

王曾字孝先青州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以將作監丞通判濟州歷遷右正言知制誥時瑞應沓至眞宗嘗以語曾曾曰願陛下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灾沴則免輿議及帝既受命大建玉清昭應宮下莫敢言者曾陳五害以諫兩擢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

爲王欽若所排罷爲尚書禮部侍郎判都省出知應天府民間訛言有妖若帽夜飛搏人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者即捕之徙天雄軍復參知政事眞宗不豫皇后居中豫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曾密語后戚錢惟演謂太子安所以安劉氏惟演因以白后仁宗立遷尚書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

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皆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廸貶衛州曾疑太重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耳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允恭初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留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絶地太后大驚乃責謂時眞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同平章事始太后受册將御大安殿曾執以爲不可及

長寧節上壽止共張便殿左右姻家稍通請謁多所裁抑太后滋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出知青州以彰信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飲車徒無敢譁者人樂其政爲畫像生祠之景祐元年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平章事封沂國公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曰明揚士類宰相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初呂夷簡參知政事事曾謹甚曾力薦爲相及夷簡位曾上任事久多專決曾不能堪遂與夷簡

俱罷判鄆州寶元元年冬大星晨墜其寢而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僚友亦不敢狎戲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喜談諧至與曾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曾無子養子曰繹又以弟子融之子繹爲後繹至尚書兵部郎中秘閣校理

張知白

張知白字用晦滄州人登進士第累遷河陽節度判官奏疏言當今要務眞宗異之召試舍人院權右正言獻鳳康儀出知邠州遷尚書工部郎中使契丹拜給事中參知政事時王欽若爲相論議多相失罷知大名府及欽若分司南京宰相丁謂素惡欽若徙知白南京留守意其報怨既至待欽若加厚謂怒復徙知白亳州遷兵部仁宗即位進同平章事知白拒相位愼名器無毫髮私常以盛滿爲戒俄卒贈太傅知白九歲其父卒邢州殯於佛寺契丹寇河北寺宇多頹廢殯不可辨既登第徒行訪之得寺殿基怳然識其處既發其衣衾皆可驗衆歎其誠孝天聖中契丹

大閱聲言獵幽州衆議備禦練師以備不虞知白謂契丹修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自生變未幾契丹果罷去無子以兄子子思後仕至尚書工部侍郎致仕

杜衍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父遂良仕至尚書度支員外郎衍登進士甲科初歷州郡咸有遺愛累遷樞密直學士求補外知天雄軍仁宗親政特召爲御史中丞拜同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毋内降恩幸假格不行諫

官歐陽脩入對帝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
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其所封還也衍
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契丹與元昊爭銀甕大戰
黃河外參知政事范仲淹宜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
曰二國方交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
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契
丹婿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
事歐陽修亦請留三嘏衍曰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
在我遂不納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好薦賢士而

沮僥幸小人多不悅御史中丞王拱辰諷僚屬劾奏
其婿蘇舜欽及所知王益柔欲因以危衍衍罷丁度
草制指爲朋比蓋范仲淹富弼與衍共政二人爲言
者所攻而衍獨左右之也衍以尚書左丞知兗州年
七十上表還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封祁國公衍
家居聞國事可憂憫然若任其責者清介不殖私產
寓南都第室卑陋賓客多用素器客有面稱歎者即
命取自金燕器陳於前每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皁
綈袍革帶而已或勸服居士服曰老而謝事尚可竊
高士名耶卒年八十謚正獻

晏殊

晏殊字同叔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以神童召
試賜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
九齡非江外人耶後二日復試擢秘書省正字秘閣
讀書明年試中書遷秩久之爲翰林學士遷左庶子
帝每訪以事率用方寸小紙細書已答奏并藁封
上帝重其慎密仁宗初立章獻太后權聽政丁謂曹
利用各欲獨見奏事殊建言羣臣奏事者乞簾聽之

皆無得見議遂定歷拜參知政事太后崩以禮部尚
書罷知亳州復爲三司使陝西用兵殊請罷內臣監
軍不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募弓箭手
教閱備戰鬬又請出宮中長物助邊費凡他司領財
利者還度支皆施行康定初自樞密使進中書慶曆
中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歷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
軍留侍經筵卒年六十五殊性剛簡清儉累典州吏
民畏其悁急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婿也殊爲宰相
兼樞密使而弼爲副使辭所兼不允

龐籍

龐籍字醇之武城人進士及第歷官殿中侍御史章獻遺誥以楊太妃爲太后議軍國事籍請於仁宗下閤門取垂簾儀制盡燔之爲開封府判官尚美人遣內侍稱教旨免工人市租籍言於上爲下詔戒飭知延州自元昊陷金明諸砦破五龍川邊民焚掠殆盡籍至稍葺治之使部將狄青等悉復所亡地元昊遣李文貴齎野利旺栄書來送款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城後數月果大寇定川籍召文貴開諭之遣去

旣而元昊又以旺榮書來會帝厭兵因招懷之遣籍報書使呼旺榮爲太尉籍曰太尉三公非陪臣所得稱使旺榮當之則元昊不得臣矣今其書自稱寧令或其官名於義無嫌從之元昊旣臣遷擢拜同平章事儂智高反遣狄青爲宣撫使諫官韓絳謂武人不宜專任帝以問籍籍曰若以文臣副之則號令不專不如不遣帝以爲然旣而捷書至堂吏受賂韓絳論罷知鄆州致仕封潁國公卒年七十六籍曉律令長吏事及爲相羣望減於治郡時子元英朝散大夫孫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壽州人進士及第補絳州軍事推官歷遷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按洗送蜀賊李順非是左右業已稱賀趣具獄夷簡以實奏判永興寇準黥罪人徙河南道由京師上準變事夷簡曰準治下急是欲中傷爾宜勿問盜徙遠方權知開封府嚴辦有聲帝識姓名於屏仁宗即位以給事中參知政事累進同平章事帝所生母宸妃薨宮中未治喪

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遽然曰宰相亦豫宮中事邪引帝起有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請發哀成服備儀侠葬之大內火百官晨朝而宮門不開輔臣請對帝御拱辰門夷簡獨不拜帝使人問故曰宮中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舉簾見之太后崩帝始親政夷簡疏陳八事帝與夷簡謀以太后所任張耆夏竦皆罷之退告郭皇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耶但多機巧善應變爾由是夷簡亦罷判陳州歲中而夷簡復

相郭皇后批尚美人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事加右僕射封申國公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納賂市恩夷簡乞置對帝問曾曾語屈於是二人皆罷未幾以右僕射復入相慶曆初徙許國公時方傍兵儀改兼樞密使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議者請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遽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其心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此子囊城郢計也乃建北京寶曆初仁宗服藥

久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夷簡移刻方赴比至中使數促愈緩辇徐行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夷簡感風眩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鬚可療疾今剪以賜卿以太尉致仕卒年六十帝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孔道輔等諫廢后夷簡謂伏閤非太平事范仲淹屢言事獻百官圖夷簡指為

狂肆時論以此少之然所斥士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為世名相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綽字仲裕蔭歷判太常寺兼提舉以修祭器公綽以制度多違禮請悉更造集為郊祀總儀上之改樞密直學士知泰州安遠督古渭州諸羌來獻地公綽曰天下之大豈利區落尺寸地為廣耶卻之遷右司郎中未拜卒公綽通敏有才父執政時多涉干請喜漏洩除拜以市恩人比之竇申公弼字寶臣賜進士出身積遷直史館河北轉運使夷簡

之亡也仁宗思之識公弼名於殿柱擢都轉運使改同羣牧使英宗罷三司使蔡襄召公弼代之初公弼在羣牧時帝居藩得賜馬頗劣欲易不可至是帝謂曰卿曩歲不與朕馬是時固已知卿矣蔡襄訴訟不得決故多留事卿將何以處之公弼對曰襄勤於職恐言之者妄爾拜樞密副使神宗立司馬光劾內侍高居簡帝未決公弼曰光與居簡勢不兩立居簡內臣爾而光中執法願陛下擇其重者王安石立新法公弼將疏論之從孫嘉問竊其稿示安石罷為觀文

殿學士知太原麟州無井惟沙泉在城外欲拓城包之而土善陷公弼用其僚鄧子喬計倣古拔軸法去其沙實以末炭埋土於其上板築立遂包泉於中自是城堅不陷判秦州旬月以疾辭卒年七十公孺字稚卿任爲奉禮郎賜進士出身歷陝西轉運使神宗議綏州棄守久未決命公孺往與郭逵議合綏州遂存知開封府爲政明恕擢戶部尚書以病提舉醴泉觀卒年七十

張士遜

張士遜字順之陰城人生百日始啼淳化中第進士調鄖鄉主簿遷射洪令轉運使移檄治鄄民遮馬不得去因聽還改襄陽令知邵武縣以寬厚得民前治射洪禱雨白崖山陸史君廟尋大雨士遜立庭中須雨足乃去至邵武禱歐陽太守廟離城踰舍士遜徹蓋雨霑足始返歷監察御史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爲諸科巡捕官請避進士親嫌著爲令天聖六年自尚書左丞拜同平章事曹利用獄起宦者羅崇勳江德明方用事因譖曹利用帝疑以問執政衆顧望莫對士遜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怒知江寧府後知許州明道初復入相羣臣上章懿謚冊退而入慰士遜與同列過楊崇勳園飲日中不至御史中丞范諷劾士遜判河南府寶元初復入相封鄧國公時朝廷多事士遜亡所建明諫官韓琦論曰政事府豈養病地耶致仕卒相得謝自士遜始年八十六卒謚文懿士遜生七日喪母鞠於姑既長事姑孝謹姑亡爲行服追封南陽縣君曹利用藉寵肆威士遜無所可否時人以和鼓目之嘗納女口宮中

爲御史楊偕所劾子友直蔭至工部郎中知越州友正不治家事居小閣學書三十年不輟神宗評其草書爲本朝第一

孔道輔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代孫也父勗進士歷殿中丞通判廣州以清潔聞道輔舉進士授寧州軍事推官歷左右正言受命日即論奏曹利用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未幾爲直史館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契丹晏使者優人以孔子爲戲道輔

梵然徑出正色曰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知禁北
朝之過也契丹君臣默然又酌大卮謂曰方天寒飲
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
生事仁宗問其故對曰平時漢使輒爲所侮若不較
恐益慢中國帝然之權御史中丞會郭皇后廢道輔
率諫官御史凡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
不當輕議絀廢願賜對盡所言於是黜道輔知泰州
徙入爲御史中丞會受詔鞫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
事程琳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己即謂

道輔上顧程公厚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
果怒以爲朋黨出知鄆州道輔知爲士遜所賣憤恚
道卒年五十四子宗翰字周翰登進士第知仙源縣
遇族人有恩不以私故撓法哲宗初立求言吏民上
書以千數詔司馬光采閱其可用者十五人獨稱獎
其二乃宗翰與王鞏也召爲司農少卿再遷刑部侍
郎屬疾求去以寶文閣待制知徐州未拜卒

鞠詠

鞠詠字詠之開封人十歲而孤好學自立第進士歷
著作郎知山陰縣仁宗即位爲監察御史錢惟演自
亳州來朝闚入相詠言惟演憸險時王欽若復相詠
數睥睨其短欽若中以事出通判信州欽若卒還詠
殿中侍御史天聖八年特置天章閣待制以詠及范
諷爲之節度使張士遜入覲覬得再用詠論奏乃赴
鎮明年詠卒常著道釋雜言數十篇別構浄室以居
自號深寧子

劉隨

劉隨字仲豫開封人進士及第爲永康軍判官轉運

使李士衡託以事不從乃奏隨苛刻罷歸初西南夷
市馬入官苦吏誅索隨爲繩按之及是夷人數百訴
於轉運使曰吾父何在事聞乃得調歷右正言隨在
諫職數言事常劾奏江淮發運使鍾離瑾載奇花怪
石數十艘納禁中賂權貴累疏論丁謂姦邪胡則謂
之黨王欽若既死詔塑像茅山隨言欽若贓污無忌
憚豈神僊耶李維以詞臣求換武職隨言非所以厲
廉節仁宗既益習天下事而太后猶未歸政隨請軍
國常務專稟帝旨又諫太后數幸外家太后不悅請

外出知濟州久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上言比年臺
官俛仰請托使吳玠以病足痺辭不能拜及還有司
劾奏奪一官出知信州改天章閣待制卒

曹脩古

曹脩古字述之建安人進士起家累遷監察御史晏
殊以笏擊人折齒脩古奏殊忿躁亡大臣體先朝陳
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黜太后兄子劉從德死錄其
姻戚馬季良錢暖皆緣遺奏超授官秩脩古與楊偕
郭勸段少連交章論列太后怒削一官判杭州會赦

復官卒家貧不能歸葬賓佐賻錢五十萬季女泣謂
其母曰奈何以是累先人拒不納脩古無子以兄子
覲爲後覲知封州與儂高智戰被執不屈爲所害棄
屍江中時年三十五夘睦性廉介同脩古進士累官
司封員外郎

郭勸

郭勸字仲褒須城人舉進士擢殿中侍御史論節度
使錢惟演夘惟濟刺則又論劉從德遺奏恩濫貶太
常博士監維州稅復爲侍御史諫郭氏非有大故不
當廢陳氏非世閥不可以儷宸極疏入后已廢而陳
議遂寢元昊反遣其使稱僞官來勸覲其表函猶稱
臣因上奏可漸以禮屈之願與大臣熟議遂落職知
齊州累遷翰林侍讀學士同知通進銀臺司嘗謂諸
子曰顏魯公云生得五品服章綬任子爲齋郎足矣
及而爲侍諫曰吾起諸生志不過郡守今年七十列
侍從可以歸矣遂用元日拜章三上不得謝賜白金
使市田宅後二年卒子源明治平中爲太常博士會
呂誨等議濮王典禮被黜以源明補監察御史裏行

源明乞免除命請追誨等遂聽免後以職方員外郎
知單州卒

段少連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舉進士遷太常博士論劉從
德遺奏恩濫降監漣水軍酒稅太后崩召殿中侍御
史與孔道輔等伏閤言郭后不當廢元昊反范仲淹
薦其才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改渭州命未至卒

司馬池

司馬池字和中夏縣人少喪父家貲數十萬悉推諸

父而自力學舉進士嘗試殿庭而友虐其母訏池心動號慟而歸後中第授永寧主簿出入乘驢以令相惡也以公事謁令令南向踞坐不起池挽命西向偶坐論事不爲少屈歷通判留守司樞密使曹利用奏羣牧判官辭不就朝廷固授之利用貶池獨颺言稱利用枉召知諫院上表懇辭仁宗謂宰相曰人皆嗜進而池獨皆退亦難能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累遷天章閣待制後知晉州卒子旦光從子里旦字伯康以父任爲祕書省校書郎歷鄭縣主簿吏捕蝗因緣

擾民旦言蝗民之佐宜聽自捕輸之官後著爲令歷知梁山軍安州旦治郡有大體歷官十七遷至太中大夫卒年八十二旦與弟光友愛尤篤光居洛旦居夏縣皆有園沼之勝光歲亦往省旦旦亦間至洛視光凡光平時所與論天下事旦有助焉旦生於丙午與文彥博程公珦席汝言爲同年會賦詩繪像世以爲盛事比唐九老三子並入仕孫朴字文季父宏紹聖黨事起上書論辨得罪終陝留令朴少育於外祖范純仁純仁責永州失明客至必令朴導以見時方

七歲進揖應對如成人以純仁遺恩補官宏死徒跣負柩靖康初爲虞部右司員外郎金人次汴郊命朴使之二酋問家世喜曰賢者之後也乃吐腹心諭以亟求講解二帝將北遷又貽書請存立趙氏金人憚之挾以去且悉取其孥開封儀曹趙鼎爲匿其長子但於蜀得免徽宗崩朴與朱弁在燕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而不問後卒於眞定訃聞詔贈兵部尚書謚忠潔

蔣堂

蔣堂字希魯宜興人登進士第歷監察御史禁中火多引宮人屬吏堂言火起無迹安知非天意也不宜歸咎宮人詔原之論奏郭皇后不當廢坐贖再遷侍御史歷江淮制置發運使先是發運使上計造大舟數十載江湖物入遺權貴堂曰吾豈爲此歲入自可附驛奏也前後五年未嘗一至京師累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楊日嚴在蜀有能名堂素不樂之於是節游宴減廚傳尚寬縱頗變日嚴之政徙河中府又

徙杭州蘇州以尚書禮部侍郎致仕卒

劉夔

劉夔字道元崇安人進士中第累遷尚書屯田員外郎權侍御史李詔改製大樂鍾磬夔以爲樂之大本與政化通不當輕易其器歷兼湖南安撫使初至遣人諭蠻酋使降不從乃衆兵擊破其巢穴蠻逃遁遠去遷權判吏部流內銓河北大水民流入京東爲盜守鄆州發廪賑饑民遷工部侍郎知福州請解官入武夷山爲道士弗許知建州尋告老卒年八十三

陳希亮

陳希亮字公弼蜀人登進士第爲大理評事知長沙縣有僧海印國師出入章獻皇后家侍勢侵奪希亮捕寘諸法徙知鄠縣巫覡歲斂民財祭鬼希亮禁之毀淫祠數百區歷開封府司錄司事外戚沈元吉以姦盜殺人希亮一訊得實自驚仆死沈氏訴之坐廢富弼薦起知房州時劇賊党軍子方張供奉官崔德贇捕之既失党軍子遂圖竹山民賊所嘗舍者曰向氏殺父子三人梟首南陽市曰此党軍子也希亮察其冤下德贇獄未幾党軍子獲於商州詔提舉河北便糴與都轉運使魏瓘延辨帝直希亮李瓘職會河溢魚池埽且決希亮悉召河上使者發禁兵捍之廬於所當決吏民涕泣吏諫希亮堅臥不動水亦去人比之王尊歷京西轉運使賜三品服石塘河役兵叛希亮令曰自首無罪然必有首謀者衆不敢隱乃斬其首一人以徇英宗立遷太常少卿致仕卒年六十四希亮常夢與人按圖告之年至是果然爲人清勁寡欲少與鄉人宋輔游輔卒養其母以女妻其孤端

平使同諸子學卒第進士四子慥字季常少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與蘇軾遊稍壯折節讀書遯於光黃間曰岐亭庵居不與世相聞人莫識也見其帽方屋而高曰此豈古方山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及軾謫黃過岐亭識之人始知爲慥云

李垂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登進士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爲崇文校勘累遷著作郎館閣校理上導河形勝書欲復九河故道時論重之又累修起居

注丁謂執政乘未嘗往謁能知亳州遷潁肖絳三州
明道中還朝閤門祗候李康伯謂曰芻工文學議論
稱於天下諸公擬用知制誥但宰相未嘗相識盍往
見之乘曰若我昔謁丁崖州乾興初巳爲翰林學士
矣焉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出知均州
卒五子仲昌最知名

張洞

張洞字仲通祥符人幼開悟爲文甚敏未冠聯縣有
聲趙元昊擾邊洞以布衣求上方畧召試舍人院尋

舉進士中第再調潁州推官晏殊知亦與軍奏管勾
機宜文字皇后郭氏沒後仁宗詔追復其號至是有
司請祔於廟劉敞謂不當許洞奏后無大過不許於
義無當轉太常博士州登聞鼓院出知棣州英宗即
位轉度支員外郎命試開封進士進試題曰孝慈則
忠時議濮安懿王稱皇事帝曰張洞意諷朕宰相韓
琦進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帝意解出爲江
西轉運使移淮南轉工部郎中卒年四十九

楊偕

楊偕字次公坊州人少從种放學於終南山第進士
歷殿中侍御史與曹修古連疏言劉從德遺奏恩太
濫貶監舒州稅起歷侍御史爲三司度支判官時郭
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富民陳氏妻選入
宮將以爲后偕復上疏諫止累進樞密直學士知并
州元昊大掠河北詔修寧遠砦偕言寧遠砦在河外
介麟豐二州之間無水泉可守請建新麟州於嵐州
有白塔地可建砦屯兵謂遷有五利不遷有三害況
靈夏二州皆漢唐郡一旦棄之奈麟州何足惜哉不

聽知越州改右諫議大夫請老致仕卒

王沿

王沿字聖源館陶人少治春秋登進士第歷審刑院
詳議官再遷太常博士上書論善禦敵者必思所以
務農實邊之計天聖五年按撫關陝減訴縣秋稅十
二三還爲開封府推官歷河北轉運使奏罷二牧監
以地賦民導相衛邢趙水下天平景祐諸渠溉田數
萬頃累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并州時元昊數寇河東
建議從豐州不報巳而州果陷謫降天章閣待制未

幾徙知成德軍又徙河中府卒子昺字鼎臣登進士第累遷轉運使卒昺性廉不欺嘗任其子族人欲增年以圖進仕昺不可父死分財昺悉推與其弟奉使契丹得了縑散之族人然性猜忌其行部至於藥餌皆手自扃鐍

楊畋

楊畋字樂道節度使重勛之曾孫進士及第累擢殿中丞以捕猺賊功遷太常博士坐部將戰死降知太平州歲餘賊益肆仁宗遣御史按視還言畋嘗戰山

下人樂為用今欲殄賊非畋不可乃授東染院使荊湖南路兵馬鈐轄賊聞畋至皆踰嶺南遁又詔往韶連等州招安之未幾賊復叛畋率衆出嶺外涉夏秋凡十五戰賊潰去丁父憂會儂智高陷邕州召除起居舍人知諫院廣南東西路體量安撫經制賊盜事坐敗絀連降黜既而復官改知制誥李珣自防禦使還觀察劉永年自團練使遷防禦使畋當草制封還詞頭因言祖宗故事珣等無寸尺功特以外戚故除之恐非祖宗意畋出將家折節喜學問為士大夫所

稱卒家無餘貲特賜黃金二百兩其後端午賜講讀官書扇遺賜置其柩

賈黯

黯字直孺鄧州穰人擢進士第一歷遷左正言黯自以年少遭遇果於言事首論韓琦富弼范仲淹可大用杜樞殺張彥方獄駁正忤執政意被黜黯言樞無罪皇祐初累遷左司諫狄青除樞密副使會靈觀災黯並有論奏擢知制誥錢延年除天章閣待制黯當命辭即詆延年不才不宜汚侍從封詞目還中書

英宗即位遷中書舍人時帝初即位王廣淵周孟陽以藩邸之舊數召對黯言獨親近一二舊人示天下以不廣既以病求出以翰林侍讀學士知陳州未行卒年四十四

李京

李京字伯京趙州人進士中第累遷監察御史太史言日當食不食群臣皆賀京上疏謂定襄地震十年不已為西北二邊窺中國之意孟夏雷未發聲為號令不信之意宰相賈昌朝不悅京嘗劾侍御史吳昺

臣薦推直官李寔鼎臣希昌朝意告中丞高若訥若
訥爲鼎臣上京簡謫京太常博士監鄂州稅未幾卒

吳及

吳及字幾道靜海人年十七以進士起家爲侯官尉
辟大理寺檢法官仁宗左右內臣凡四千餘人及上
疏請罷宮刑則聖嗣必廣帝與其言欲用爲諫官以
憂去嘉祐三年擢秘閣校理逾月改右正言明年遂
權罷內臣進養子明年日食三朝及言日食者陰侵
陽之戒因言孫沔并州苛暴不法燕飲無度沔繇此

坐會諫官陳升之諫請裁節班行補授下兩制臺諫
官集議主鐵冶者舊得補班行至是議罷之既定及
與御史沈起輒增注與國軍磁州鐵冶如舊制主磁
州冶者大姓程叔良也翰林學士胡宿等劾及與
起爲程氏經營占錮恩例及出爲工部員外郎知廬
州進戶部直昭文館知桂州卒及當官有守初爲檢
法官三司請重鑄鐵錢法至死及爭不可

范師道

范師道字貫之長洲人進士及第爲撫州判官遷至
御史劾賈昌朝上議置五輔郡設轉運使提點刑獄
號爲拱輔京師而論者謂宦官謀扵是柄師道奏非
便遂復舊制宰相劉沆護葬溫成禮官議稱陵師道
數以爭沆惡之出知常州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
與諫官御史數奏樞密副使陳升之不當用斥之罷
師道亦出知福州以疾遷戶部直龍圖閣知明州卒

范諷

范諷字補之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獻東封賦遷太常
寺奉禮郎又獻所爲文召試入等出知平陰縣登進

士第通判鄆州時知州李廸貶衡州副使宰相丁謂
戒使者促上道諷輒留廸數日爲治裝祖行累遷太
常博士以疾監舒州靈僊觀尚御藥張懷德至觀齋
祠諷頗要結之懷德薦于章獻太后遂召還問所欲
言對曰今權臣驕悍將不可制蓋指曹利用也利用
貶拜右司諫出知青州時山東饑宰相王曾青人家
積粟多諷取數千斛濟饑民權御史中丞錢惟演倡
議獻懿二太后宜祔眞宗廟室諷彈奏之歷龍圖直
學士權三司使時狄棐爲直學士已久諷盛氣凌棐

宰相李廸右之遂特詔班槩上論者非之後改閤學士給事中知兗州既至郡而靡籍奏彈諷爲姦利遂置獄李廸等坐親善諷皆斥嵗中徙保信軍後復給事中卒初諷嘗建議朝廷當差擇能臣留以代大臣不稱職者大臣聞而惡之諷頗驕達然抑閭閻進不可名檢所與游者輒慕其所爲號東州逸黨山東人顔大初作逸黨詩刺之而姜潛者嘗貽書疏其過云

滕宗諒

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第進士歷知當塗邵武二縣

遷殿中丞會禁中火詔劾所從起宗諒與秘書丞劉越皆疏諫仁宗爲罷詔獄時章獻太后猶臨朝宗諒言國家以火德王火失其性由政失其本因請太后還政而越亦上疏太后崩擢嘗言還政者越已卒贈右司諫而除宗諒左正言坐言宮禁事不實降知信州與范諷雅相善諷貶宗諒降監池州酒元昊反知涇州仲淹薦自代徙慶州御史梁堅劾奏宗諒前涇州濫費公錢仲淹時參知政事力救之止降一官知虢州御史中丞王拱辰論奏復徙岳州稍遷蘇州卒

李絢

李絢字公素邛州人少放蕩亡檢兄綸教之甚嚴其課業而出絢遨自若比[illegible]綸歸絢徐取書視之一過輒誦數千言綸奇之稍長能屬文尤工歌詩嘗以事被繫既而逸去登進士第再授大理評事通判邠州元昊犯延州並邊皆恐邠城郛不完絢方攝守即發民治城僚吏皆謂當言上待報絢不聽帝聞之喜因悉詔他州脩起居注歷知洪州時五溪蠻寇湖南擇轉運使帝曰有館職善飲酒者爲誰今安在輔臣未

諭帝曰是嵗城邠州者輔臣以絢對遂除湖南轉運使絢諭蠻以禍福卒罷兵聽命權知開封府權判吏部流内銓坐絓誤釋盜御物者絢知蘇州未行卒

田京

田京字簡之亳州人第進士爲提點河北刑獄事王則據恩州反京縋城趣南關南關民衆多得不陷京有功焉賊係京妻子京無所顧官至諫議大夫卒

宋列傳卷之九

韓琦

韓琦字稚圭國華子也弱冠舉進士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琦獨滯筦庫處之自若後歷右司諫連疏宰執王隨陳堯佐韓億石中立罕建明仁宗從之四人同日罷又請停内降抑僥倖前後七十餘疏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王曾爲相謂之曰如君言

可謂切而不迂矣擢知制誥值益利饑爲體量安撫使活民百九十萬元昊反爲陝西安撫使進樞密直學士副夏竦爲經畧安撫招討使遣使督出兵琦亦欲先發以制賊而合府固爭元昊遂寇鎮戎琦畫攻守二策馳入奏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征既還營元昊來求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砦出賊後如未可戰即據險置伏要其歸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自劾奪一官知秦州尋復之會四路置帥琦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慶曆二年與三帥皆換觀察使范仲淹龐籍王沿不肯拜琦受之不辭未幾還舊職屯涇州琦與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稱爲韓范元昊既臣召爲樞密副使元昊介契丹爲援邀索無厭竦等厭兵將一切從之琦陳其不便條所宜先者七事又陳救獘八事遂宣撫陝西討平羣盜歸陝西北四策琦與范仲淹富弼同時登

用羣小不便仲淹弼繼罷琦爲辨析不報尹洙與劉滬爭城洛水事琦右洙朝論不謂然乃請外嘉祐元年拜樞密使三年同平章事帝既連失三王久疾不御殿琦乘間進曰陛下春秋高何不早爲宗廟社稷計帝曰後宮將有就館者姑待之已又生女一日琦懷漢書孔光傳以進英宗嗣位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乃共爲讒間兩宫遂成隙琦即日出空頭敕一道坐政事堂召内侍任守忠責以罪即日押行安置蘄州他日又與

歐陽脩奏事簾前太后泣語之故琦曰此病固有子
疾豈可不容之乎脩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後數
日琦獨見上稱舜之孝帝大感悟及疾愈琦請乘輿
因禱雨具素服以出人情乃安太后還政拜琦右僕
射封魏國公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琦執政三世或
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不赴文德殿押班爲跋
扈琦請去帝爲黜陶數請益堅判相州改判永興軍
經略陝西琦初言綏州不當取已而夏人誘殺楊定
琦復言不可棄樞密院以初議詰之琦具論所以卒

存之熙寧初復請相州以歸河北地震河決徙判大
名府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亟言之辨
論愈切竟不克從於是請解四路安撫使止領一路
安石欲沮琦即從之六年還判相州府事時契丹來
求代北地帝手詔訪琦琦奏言保甲戰車置將等事
致契丹之疑而散青苗更免役置市易務以聚財斂
怨非禦戎之策謂宜遣使報聘若果自敗盟則可一
振威武俟役故强疏上會安石再入相悉以所爭地
與契丹東西七百里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命

忽大星隕治所次日卒年六十八贈尚書令謚忠獻
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慍不見于色論者以
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
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間再決大策當是時朝
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爲或諫曰公所爲誠
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琦歎曰人
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
不濟遂輟不爲哉在魏都久遼使每移牒必書名曰
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貌類父命工

圖之其見重外國如此尤以獎拔人材爲急儻公論
所與雖意所不悅亦收用之故得人爲多王安石薦
有名琦獨不然之及守相陛辭神宗諮相安石琦曰
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子忠
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端彥右贊善大夫純彥至徽
猷閣直學士粹彥吏部侍郎終龍圖閣學士嘉彥尚
神宗女終瀛海軍承宣使忠彥及曾孫肖胄有傳孫
治在忠義傳

范仲淹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人二歲而孤母更適朱氏從其姓名淹既長知家世感泣辭母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食不給以糜粥繼之登進士第爲廣德軍司理參軍迎母歸養改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姓更其名以母喪去知應天府晏殊召寘府學上書凡萬餘言後以殊薦爲秘閣校理每感激論事奮不顧身由是士大夫多矯厲尚風節天聖七年章獻太后將以冬至受朝仲淹言天子與百官同列而朝不可爲後世法且疏請太后還政太后崩召爲

右司諫言者多暴太后時事仲淹曰太后受遺先帝調護陛下十餘年宜掩小故以全后德帝爲詔中外毋輒論及初太后遺誥以楊太妃爲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言太后母號自古無因保育代立者事遂止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閤爭不能得俄詔出知睦州徙蘇州州苦大水仲淹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召還判國子監遷吏部員外郎權知開封府時呂夷簡執政進用者多出其門仲淹上百官圖以進夷簡不悅他日論建都事仲淹以爲宜修洛陽帝問夷簡對曰此迂闊之論也仲淹乃爲四論以獻大抵譏切時政且曰漢成帝信張禹不疑舅家臣恐今日亦有張禹夷簡怒訴曰仲淹離間君臣所引用皆朋黨仲淹對益切貶知饒州歐陽脩以諫官高若訥坐視不言移書責之三人皆坐貶歷徙越州元昊反夏竦爲陝西經畧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副之夷簡再入相帝諭仲淹釋前憾仲淹頓首謝曰臣鄉蓋論國家事於夷簡無憾也延州諸砦多失守仲淹自請行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于是羌漢民相踵歸業屬任福

敗好水川元昊答書不遜仲淹對使焚之大臣以爲不當輒通書又不當輒焚其書宋庠請斬仲淹帝不聽降秩知耀州爲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諸羌皆陰助元昊爲寇仲淹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人馬爲立條約皆受命自是始爲漢用改邠州觀察使表言觀察使班待制下臣守邊數年羌人頗親愛臣呼臣爲龍圖老子今與王興朱觀爲伍第恐爲賊輕辭不拜城大順築細腰胡蘆諸砦葛懷敏敗於定川賊大掠至潘原仲淹率衆六千由邠

涇援之聞賊已出塞乃還帝聞大喜曰吾固知仲淹可用也慶曆二年元昊請和召拜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帝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再賜手詔又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初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値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仲淹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摹闊大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於是謗毀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會邊警因與樞密使富弼請行邊知邠州在中書所施爲稍稍沮罷以疾請鄧

州徙荆南鄧人遮使者請留仲淹亦願留許之尋徙杭州徙青州病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諡文正仲淹雅以天下爲巳任其言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妻子衣食僅自充推其奉以食四方從學之士置義莊以贍族人四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仲淹嘗謂純仁得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云純祐字天成方十歲能文章仲淹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仲淹患之純祐尚未冠輙白入學齒諸生未盡行

其規諸生遂不敢犯仲淹將兵純祐與將卒錯處鈎深摘隱得其才否由是仲淹任人無失而屢有功純祐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仲淹以讒罷純祐不得已蔭守將作監主簿又爲司竹監年四十九卒純禮字彝叟以蔭歷比部員外郎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純禮一以靜待之歷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官並自內批勿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乞降黜次升純禮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不附已者爾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

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或有失當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曾布俾之激駙馬都尉王詵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詵誣以事罷卒年六十七純粹字德孺以蔭遷至直龍圖閣爲京東轉運使與蘇軾同建募役之議徙代兄純仁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畫界純粹請棄所取地以弭邊患純粹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及夏侵涇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元祐中召

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用事者欲開邊釁
御史郭知章遂論純粹元祐棄地事降秩歷鄧州河
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奪職久之復徽猷閣待制致
仕卒年七十餘

富弼

富弼字彦國河南人少篤學有大度范仲淹奇之曰
王佐才也以其文示王曾晏殊殊妻以女舉茂材異
等授將作監丞僉書河陽判官仲淹坐爭廢后貶弼
論救不聽歷開封府推官知諫院時禁越職言事弼

因論日食極言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奉使
契丹慶曆二年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堂吏有僞僧
牒者開封不敢治弼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呂夷簡不
悦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
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夷簡因是
薦弼弼即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
爲動色遂爲使報聘既至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
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
爲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

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
專其利若用兵則利歸臣下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
乎就使獲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
契丹主大悟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
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契丹
主曰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
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
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
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明日契丹主

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言
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
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
言意甚感悟弼歸復命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弼
因請錄副以行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異
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果如所料弼疾
馳還京見上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奈國事何
上急召夷簡等問之弼語益侵夷簡遂易書既至契
丹主曰須於書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

獻于弟乎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
南朝旣懼我矣於二字何有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
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
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
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
死拒之巳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用納字除樞密
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懇辭三年拜樞密副使辭愈
力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萬一敗盟臣死且
有罪願坐薪嘗膽不忘脩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

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
也弼乃受帝銳意太平責成宰輔數下詔督弼與范
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陳所欲爲且命仲淹
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安邊十三
策欲易監司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
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不稱臣弼言契丹臣元
昊而我不臣則契丹爲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卻其
使卒臣之夏竦憾石介訴巳而譽弼會介以書遺弼
責以伊周之事因中弼以飛語弼懼求宣撫河北還

出知鄆州歲餘讒不驗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路
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曲撫之立法簡便凡
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者萬計帝遣使勞拜禮部侍
郎弼辭不受王則叛齊州禁兵欲應之或黹弼告齊
非弼所部恐事泄變生適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
弼度其可用密付以事使馳至齊發吏卒取之無得
脫者卽自劾顓擅罪帝益嘉之至和二年召拜同平
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帝微覘
知之以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

若今日人情如此哉弼爲相守典故行故事而傳以
公議當是時百官任職天下無事六年以母憂去位
帝虛位五起之弼固辭旣除喪英宗立召爲樞密使
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揚州封祁國公進封鄭熙寧
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弼知帝果於有爲因對人主
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曰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
然力辭赴郡明年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
數非關人事者弼聞而嘆曰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
速救卽上書論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

能爭多稱疾求退帝將許之曰卿即去誰可代卿者
弼薦文彥博神宗嘿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嘿
然判河南改亳州坐格青苗以僕射判汝州弼言新
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致仕卒年
八十諡文忠子紹庭字德先性精重能守家法歷除
提舉河北西路常平辭曰熙寧變法之初先臣以不
行青苗被罪臣不敢爲此官知宿州卒年六十八子
直柔別有傳

張昪

張昪字杲卿韓城人第進士爲楚丘主簿歷知雜御
史昪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爲一婦人謂楊懷
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
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拜
御史中丞劉沆扼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抃嘗攻其
惡陰欲出之昪上章力爭帝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
嘉祐三年遷參知政事樞密使與韓琦同決策英
宗立請老帝懇留司馬光疏昪忠謹清直昪請不已
始賜告致仕卒年八十六

曾公亮

曾公亮字明仲晉江人舉進士甲科知會稽縣歷端
明殿學士知鄭州精吏事盜悉竄他境至夜戶不閉
嘗有使客亡槖中物移書詰盜公亮報吾境不藏盜
殆從者之偷耳索之果然知開封府擢給事中參知
政事嘉祐六年同平章事公亮習知朝廷臺閣典憲
首相韓琦每咨訪焉熙寧三年判永興軍以太保致
仕卒年八十贈太師諡宣靖公亮莊重沉密平居謹
繩墨然性吝嗇殖貨至鉅萬帝嘗以方張安世勸薦

王安石及同輔政知帝方向之陰爲子孫計一切聽
其所爲而外若不與之者嘗遣子孝寬參其謀至上
前略無所異於是帝益信任安石安石德之引擢孝
寬至樞密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對曰上與
介甫如一人此乃天也從子孝廣孝蘊

吳充

吳充字冲卿建州人未冠舉進士與兄育京方皆高
第調穀熟主簿入爲國子監直講吳王宮教授等輩
多與宗室狎充齒最少獨以嚴見憚相率設席受經

克作箴以獻仁宗命繕寫賜皇族英宗在藩邸書之坐右歷知陝州京西淮南河東轉運使英宗立數問充所在熙寧元年知制誥神宗諭以任用意曰先帝知卿久矣遂同知諫院王安石參知政事充子安持其婿也引嫌解諫職八年進樞密使充雖與安石連姻而心不善其所爲數爲帝言政事不便帝察其中立無與欲相之安石去遂代同平章事充欲有所變革乞召還司馬光呂公著韓維蘇頌乃薦孫覺李常程顥等數十人光以充可告語與之書曰今日救天

下之急苟不罷青苗免役保甲市易息征伐之謀而欲成効猶惡湯之沸而益薪鼓橐也充不能用王珪與充並相忌充陰掣其肘而充素惡蔡確確治相州獄捕安持及親戚官屬考治欲鉤致充語帝獨明其亡他及確預政充數遭困辱素病痼積憂畏疾益侵元豐三年三月罷爲西太乙宮使踰月卒年六十

王珪

王珪字禹玉成都人舉進士甲科歷翰林學士嘉祐立皇子中書召珪作詔珪曰非面受旨不可明日請對曰海內望此舉久矣果出自聖意乎仁宗曰朕意決矣珪再拜賀始退而草詔歐陽脩嘆曰眞學士也英宗立追崇濮王珪與侍從禮官合議宜稱皇伯王夫人改封大國執政不以爲然神宗即位遷學士承旨熙寧三年拜參知政事九年同平章事元豐官制行拜尚書左僕射以蔡確爲右僕射先是神宗謂執政曰官制將行欲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珪確相顧失色確曰上久欲收靈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帝嘗欲召司馬光珪

薦俞充帥慶使上平西夏策已而光果不召永樂之敗死者十餘萬人實珪啟之帝有疾珪自皇太后請立延安郡王爲太子是爲哲宗進珪岐國公未幾卒年六十七謚曰文珪爲文閎侈瓌麗朝廷大典策多出其手然自執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當時目爲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訖云領聖旨退云已得聖旨也紹聖中邢恕謗起珪遂得罪追貶季父罕從兄琪罕字師言以蔭知宜興縣縣多湖田歲大水輕重失其平罕躬至田處列高下爲圖明

年訴牒至按圖示之某可免某不可免衆皆服范仲淹枉潤奏下其式于諸道累遷廣東轉運使儂智高入寇惠州悉出公私戎器檄告屬城乃建旗伐鼓順流而下智高見已嚴備不敢犯罕徐開門而入遂解去徙知潭州擢戶部度支副使有狂婦人數訴事出言無章知之則勃罵罕委曲徐問久稍可曉乃本寨婦無子妾有子逐之而攘家貲屢訴不得直因憤恚病狂罕爲治妾及其貲病良愈郡人傳爲神明徙知明州卒年八十

包拯

包拯字希仁合肥人第進士除大理評事知建昌縣以父母老辭不就得監和州稅父母又不欲行拯卽解官歸養後數年親繼亡廬墓終喪徘徊不忍去久乃赴調知天長縣徙知端州遷殿中丞端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拜監察御史裏行改監察御史與唐介等共論張堯佐除官涉私又嘗建言國家歲賂契丹非禦戎之策又請重門下封駁之制使契丹典客謂曰雄州新開便門欲誘叛人刺疆事耶拯曰涿州亦嘗開門矣刺疆事何必開便門哉其人無以對入爲三司戶部副使解州鹽法率病民拯往經度請通商販除天章閣待制知諫院數論斥權倖大臣請罷一切內除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願置之坐右以爲龜鑑又上言天子當明聽納辨朋黨惜人才不主先入之說凡七事仁宗嘉納除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徙知瀛州權知開封府遷右司郎中拯令訟訴得徑至前陳曲直吏不敢欺勢族築園榭浸

沼悉毀去之人以拯笑比黃河清權御史中丞奏請立東宮張方平爲三司使坐買豪民產拯劾罷之而宋祁代方平拯又論之祁罷而拯權三司使歐陽脩言拯蹊田奪之牛罰已重矣又貪其富不亦甚乎拯家居避命久之乃出遷給事中爲三司使數日拜樞密副使頃之遷禮部侍郎辭不受尋卒年六十四贈禮部尚書謚孝肅拯性峭直惡吏苛刻務敦厚雖甚嫉惡未嘗不權以忠厚也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

吾子孫也

吳奎

吳奎字長文濰州人於書無所不讀舉五經至大理丞監京東排岸慶曆宿衛之變奎上疏乞召對面論仁宗器之再遷殿中丞策賢良方正入等擢太常博士通判陳州入爲右司諫唐介論文彥博指奎爲黨出知密州權開封府拜樞密副使居父喪毀瘠廬於墓神宗初參知政事奎曰臣嘗與安石同領郡牧見其護前自用所爲迂濶奎嘗進言帝王所職惟在別

正邪御史中丞王陶以不押班事詆韓琦奎狀其過陶既出奎亦知青州司馬光諫乃召歸中書及琦罷相竟出知青州明年卒年五十八奎喜獎廉善少甚貧既通買田爲義莊以賙族人沒之日家無餘貲諸子至無屋以居云

趙抃

趙抃字閱道西安人進士及第歷殿中侍御史彈劾不避權倖時目爲鐵面御史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吳充馬遵呂景初吳中復相繼被逐歐陽脩賈黯求補郡抃先後論薦仁宗悟召還充等而脩黯亦獲留知睦州移梓州路轉運使改益州蜀地遠民弱吏肆爲不法州郡公相餽餉抃以身帥之蜀風爲變召爲右司諫內侍鄧保信引退兵董吉燒煉禁中抃引文成五利鄭注爲比陳升之副樞密抃與唐介等極論之章三十餘上升之去抃等亦罷出知虔州虔素難治抃御之嚴而不苛加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以寬爲治蜀民大悅神宗召知諫院帝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爲政簡易亦稱是乎擢參

知政事王安石變法抃與同列屢爭之安石謂參人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獨折之曰皋夔稷契何書可讀韓琦疏論青苗帝語執政令罷之時安石家居求去抃請俟安石出及出持愈堅抃大悔恨因懇求去知杭州改青州京東旱蝗青獨多麥蝗退飛墮水成都以戍卒爲憂遂以大學士復知成都因乞便宜從事既至治益尚寬蜀郡晏然乞歸知越州歲大侵疫死者過半抃療病埋死而賑其饑者下令修城各得食其力復徙杭以太子少保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太

子少師謚清獻抃長厚清脩人不見喜慍晝所爲夜必衣冠焚香告天不可告則不敢爲晩學道有得與子屼訣詞氣不亂安坐而没韓琦嘗稱爲世人標表云

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合錢以賻介時尚幼謝不取擢第爲武陵尉調平江令歷通判德州入爲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

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獨抗言之并劾宰相文彥博仁宗怒甚梁適叱介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貶春州別駕明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讃美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爲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言事益無所顧徙江東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宜久居外文彥博再當國奏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久之復知諫院御史中丞韓絳劾宰相富弼介與王陶論絳中傷大臣絳罷介亦請外留權開封府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知瀛州英宗特召爲御史中丞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以三司使召遂拜參知政事帝欲用王安石曾公亮因薦之介言其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對曰安石好學而泥古故論議迂濶若使爲政必多所變更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强辨而帝主其說介不勝憤疽發背卒年六十

謚質肅介爲人簡伉以敢言見憚居政府扼於安石少所建明當時謂中書有生老病苦死言安石生曾公亮老富弼病趙抃苦介死子淑問義問孫恕

胡宿

胡宿字武平晉陵人登第爲揚子尉縣大水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爲館閣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知湖州築石塘百里民號曰胡公塘久之爲兩浙轉運使召脩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六年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五行之學上疏謂西北二邊

不動恐有内盜起於河朔明年王則果以貝州叛初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往宿言介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名帝爲止拜樞密副使宿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卒年七十二

劉敞

劉敞字原夫新喻人第進士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中貴人預定大樂敞諫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恐爲袁盎笑也知制誥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慊有愠言居三日爲真敞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爲駮也爲說其狀且誦山海經併管子書曉之契丹益嘆服使還求知揚州拜翰林侍讀學士英宗初立兩宮方有閒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堯禪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於天下耳帝爲改容後求外以爲汝州判南京御史臺卒年五十弟攽子奉世攽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者二十年始爲國子監直講熙寧中判尚書

考功嘗詆安石書非法安石怒斥通判泰州又知曹州曹爲盜區重法不能止攽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治尚寬平盜亦衰息哲宗初起知襄州召拜中書舍人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

蔡襄

蔡襄字君謨仙遊人第進士爲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傳誦契丹使購于市書之肆以歸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脩及王素爲諫官襄知諫院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謂災害之來由君臣上下皆有闕失語甚激切進直史館兼脩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以毋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脩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請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謂必死之論得改英州進改知制誥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遺襄以樞密直學士知福州

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立石爲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爲固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召爲翰林學士乞爲杭州居母憂卒年五十六襄工於書仁宗愛之命書元舅隴西王碑其溫成后父碑辭曰待詔職也乾道中謚忠惠孫佃仙仲俱登第仲子有傳

余靖

余靖字安道曲江人第進士起家爲贛縣尉遷秘書丞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幷校司馬遷范曄

二史范仲淹以言事貶靖言汲黯在廷以平津爲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爲粗疏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歷遷校理同知禮院爲右正言進修起居注靖論夏竦姦邪不可爲樞密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款朝廷欲加封册而契丹以兵臨西境來言爲中國討賊請毋和朝議難之命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卒屈其議而還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爲蕃語詩爲御史所劾出知吉州靖累劾太常博士茹孝標匿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侍養去改將作少監再遷知虔州丁父憂儂智高反就喪次起靖祕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既而朝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賊平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鬬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于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捦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闕下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靖歸卒年六十五贈刑部尚書謚

曰襄靖嘗疾神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嘗畏西行及卒則江寧府秦淮亭也

張存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第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天聖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朝城縣屢薦爲殿中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以天章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身既陷殁又爲讒狡所困邊

臣自此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入知開封府復使
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歷吏部侍郎致仕卒
年八十

何郯

何郯字聖從成都人第進士由太常博士爲監察御
史夏竦罪不去郯等奏出知河南竦乞留京師郯
復奏上竦遂行知雜御史闕帝越次用之郯遍歷三
院有直聲晚節頗囘畏因地震言陰盛臣強以譏韓
琦又乞召還王陶以迎合上意由是聲名損於御史

府以毋老求西歸知漢州還判銀臺司唐介出荊南
敕過門下郯封還之介復留諫院治平末再知梓州
居三年老病猶乞進用神宗薄之致仕卒年六十九

吳中復

吳中復字仲庶永興人父仲舉仕李煜爲池陽令嘗
殺曹彬所招使者城陷被執曰世祿李氏國亡宜死
彬義而不殺中復進士及第知峨眉縣代還不載一
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薦爲監察御史初不相
識也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爲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
臺官邪還殿中侍御史彈宰相梁適適罷中復亦通
判虔州未至復還臺富弼主李仲昌開六漯河内臣
劉恢審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
以搖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馳至較其名乃
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
右司諫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拒
不聽知荊南免卒年七十從孫擇仁字智夫以父任
爲雍丘主簿金水河隄壞諸縣皆選屬庀役得詰朝
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

奴犯法按致于理稹羞恚造譖徽宗詔戶部郎中宋
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疾驅至不能得毫毛罪笑謂
擇仁曰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遂薦之召還至
集賢殿脩撰

趙尚寬

趙尚寬字濟之河南人安仁子也知平陽縣鄰邑有
大四十數破械夜逸尚寬悉獲之知忠州戎瀘猺
嘉祐中以考課第一知唐州唐素沃壤經五代亂土
曠民稀議者欲廢爲邑尚寬曰土曠可益墾辟民稀

可益招徠乃按視圖記得漢召信臣陂渠故迹益發卒復疏三陂一渠溉田萬餘頃四方之民來者雲布仁宗下詔褒仍進秩賜金王安石蘇軾作新田新渠詩以美之徙同宿二州又徙梓州積官至司農卿卒

王德用

王德用字元輔趙州人父超太宗尹京時置麾下即位累遷天平節度景德初上巡澶淵召赴行在移鎮建雄知青州卒德用初以超蔭補衙內都指揮使至道二年分五路兵擊李繼遷超帥兵出綏夏德用年

十七爲先鋒將萬人戰鐵門關超按兵不進德用請乘之得精兵五十轉戰三日敵勢却超撫其背曰王氏有子矣累遷殿前都虞候章獻太后臨朝有求內降補軍吏者及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皆不奉詔仁宗閱太后閤中得德用奏奇之拜檢校太保趙元昊反德用請自將討之不許德用貌類藝祖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遂罷爲武寧軍節度使契丹求復關南地以兵壓境帝慰勞曰河北方嘗藉卿鎮撫之又賜手詔慰勉拜保靜軍節度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澶州德用素善射雖老不衰以太子太師致仕名聞四夷皆呼曰黑王相公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與班廷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起判鄭州至和元年遂以爲樞密使命入謁拜明年富弼相契丹使耶律防至德用與防射玉津園防曰天子以公典樞密而用富公爲相皆得人矣帝聞之賜弓矢後封魯國公卒年七十九贈太尉中書令謚武恭子咸融至左藏庫使眉州防禦使

狄青

狄青字漢臣西河人善騎射寶元初趙元昊初反青行常爲先鋒尹洙與青談兵善之薦於韓琦范仲淹仲淹授以左氏春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以功累遷至馬軍副都指揮使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耳不敢奉詔皇祐中廣蠻儂智高反嶺外騷動楊畋師久無功又命孫沔余靖爲安撫使討賊仁宗猶以爲憂青上表請行翌日入對願行遂置酒垂拱

殿以遣之將智高還據邕州青合孫沔余靖兵次賓州先是蔣偕張忠皆輕敵敗死廣西鈐轄陳曙違令青斬以徇諸將股栗乃整軍騎一晝夜絕崑崙關出歸仁鋪大敗之智高夜縱火燒城遁去青斂屍築京觀于城北遷拜樞密使優諸子官秩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士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徙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乃罷青出判陳州明年疽發髭卒贈中書令謚武襄青愼密寡言計事必審中機會而後發或告以當祖狄公青謝曰青出田家少爲兵安敢祖狄公哉子諮詠並爲閤門使詠亦數有戰功

郭逵

郭逵字仲通其先自邢徙洛康定中兄遵死於敵乃錄逵隸陝西范仲淹麾下方議取靈武逵曰地遠而食不繼城大而兵不多未見其利未幾任福以全軍沒陳執中安撫京東奏爲駐泊將執中與賓佐論當今名將推葛懷敏逵曰懷敏易與爾他日必敗朝廷事懷敏既覆師爲眞定兵馬監押神宗立徙鎭鄜延种諤受嵬名山降取綏州夏人遂殺楊定朝論以邊釁方起欲棄綏逵曰虜旣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見弱已甚旣而夏人欲以塞門安遠二砦來易朝廷許之逵曰此正商於六百里之策也非先交二砦不可與加檢校太尉雄武軍留後韓絳主种諤計圖橫山與逵議出兵逵曰諤狂生必誤大事諤怒以爲沮撓奏召逵還明年慶州亂出判永興徙秦州知潞州徙太原交阯李乾德陷邕管召爲安南行營經畧招討使大戰富良江斬僞王子洪眞乾德窮蹙奉表歸命時兵夫三十萬人冒暑涉瘴死者過半至是與賊隔一水不得進乃班師坐貶哲宗立歷左武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七

宋列傳卷之十

文彦[illegible]夫汾州人其先本敬氏以避晉高祖及宋[illegible]諱改焉及進士第歷殿中侍御史以直史館爲河東轉運副使元昊來寇圍城十日知有備解去知秦州改益州未幾召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貝州王則反明鎬討之久不克彦博請行命爲宣撫使旬日賊潰檻則送京師拜同平章事薦張瓌韓維王安石等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以奇錦結宮掖因之登

用介既貶彦博亦罷知許州至和二年復與富弼同拜相士大夫皆以得人爲慶明年正月帝方受朝疾暴作扶入禁中彦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令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賈昌朝素惡富弼陰結內侍二人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致上體不安蓋欲傾弼也彦博詰二人之姦御史吳中復乞召還唐介彦博因言介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請如中復奏久之判河南府封潞國公英宗即位自喪起成德軍節度使三上表乞終制初仁宗不豫彦博與富弼等乞立儲嗣

服闋入覲英宗曰卿於朕有恩尋除侍中徙鎮淮南判永興軍入爲樞密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熙寧中慶州兵亂彦博言於神宗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爲先安石知爲己發奮然排之在樞府九年又以極論市易司爲安石所惡力引去判河陽元豐二年拜太尉復判河南適入朝神宗問及至和中定策事對曰先帝天命所在臣等何功久之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司馬光薦彦博宿德元老宜起以自輔乃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

月兩赴經筵居五年復致仕紹聖初章惇秉政言者論彦博朋附司馬光詆毀先烈降太子少保卒年九十二崇寧預黨籍後出籍追謚忠烈彦博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元祐間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蘇軾館客與使入覲望見彦博於殿門外卻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問其年曰何壯也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有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觀

彥博詔許之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以道自重彥博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故事謂之洛陽耆英會好事者莫不慕之八子皆歷要官第六子及甫與邢恕相善歷權工部侍郎蔡渭邢恕持及甫私書造梁燾劉摯之謗逮詣詔獄及甫有憾於元祐從而實之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宋興且百年文章體裁猶

仍五季餘習修纂唐韓愈所爲文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從尹洙游爲古文與梅堯臣爲歌詩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爲館閣校勘貽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論救范仲淹若訥上其書貶夷陵令慶曆三年由集賢校理知諫院初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與修同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帝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

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於是邪黨益忌修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母憂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修復用有詐爲修奏乞澄汰內侍爲姦利者其群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修唐書奉使契丹其主聞其名加尊禮焉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爲險怪奇澁之文號太學體修痛排

抑之旣由樞密副使拜參知政事與韓琦同心輔政遂協定大議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修與琦力解之帝將追崇濮王修引喪服記以爲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降三年爲期而不沒父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於是御史呂誨等詆修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修意修薦爲御史衆目爲姦邪之奇患之思所以自解之

奇節劾修及守青州又論青苗爲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明年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修始在滁州號醉翁晚號六一居士修天資剛勁見義勇爲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於再三志氣自若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寬簡不擾母嘗謂曰汝父爲吏常夜燭治獄書求其生而不得則廢書而嘆修聞而服之終身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胡瑗得古樂鍾

律之說不治科舉文詞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中子棐字叔弼亦博學能文用蔭爲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陳州判官知襄州曾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占公私田園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東偏官邸廢址爲天荒請之棐竟持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潞州旋罷去元符末還朝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未幾坐黨籍廢

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舉茂才異等爲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爲嫚書來規得謾絕以激使其衆方平請爲不可勝以待之時謂其論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平戎十策不果行元昊陷豐州方平言夏竦爲統帥喪敗竦以是判河中嘗召試館職仁宗曰兩策制科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諫院西師久未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請因郊赦引咎失信開其自新之路帝用其策元昊竟降元昊既臣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方平曰得新附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計也英宗立遷

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憑几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潁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乃退草制神宗即位拜參知政事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會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請知陳州陛辭極論安石新法之害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八十五謚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器異之嘗薦軾爲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章爲請守宋都日富弼

自亳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

王拱辰

王拱辰字君貺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歷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來求關南十縣詐太宗伐無爲無名舉朝莫知所荅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

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荅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蘇舜欽於進奏院召妓宴客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諷其僚魚周詢劉元瑜舉劾兩人被罪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爲政多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爲公議所薄除宣徽北院使趙抃劾之積官至吏部尚書神宗登極安石執政藉民爲保甲拱辰抗言其害主者指爲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哲宗立

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卒年七十四

馮京

馮京字當世江夏人鄉舉禮部廷試皆第一時未娶外戚張堯佐欲娶以女力辭後試知制誥避婦父富弼當國嫌知開封府數月不詣相府韓琦語弼以爲傲弼使往見京曰公爲宰相從官不妄造請所以爲公重非傲也神宗立爲御史中丞極論王安石更張失當擢樞密副使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會鄭俠上章薦京可相呂惠卿因謗與俠通罷知亳州移

渭州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蓋京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爲欺復召京哲宗立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拜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七十四

呂誨

呂誨字獻可宰相端之孫登進士第殿中侍御史劾
使宋庠結援狗私詔罷庠而用陳升之爲副使
誨又論升之既去誨亦出知江州時嘉祐六年也
請登建皇嗣召爲侍御史同知諫院英宗不豫誨請

皇太后曰命大臣一員與淮陽王視進藥餌都知任
守忠用事久帝之立非守忠意數間諜東朝播爲惡
言內外洶懼誨上兩宮書開陳大義多人所難言者
帝疾小愈遂論守忠罪并其黨史昭錫竄之濮議稱
皇伯與中書異誨七上章不聽遂劾宰相韓琦不忠
五罪又與御史范純仁呂大防劾歐陽修首開邪議
乃下遷誨工部員外郎知蘄州神宗立歷擢復知諫
院拜御史中丞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獨不以
爲然著作佐郎章辟光上言岐王顥宜遷居外邸皇

太后怒帝令治其離間罪安石謂之呂誨請下辟光
吏不從遂上疏劾安石出知鄧州誨之將有言也司
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
已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疎畧諸宰輔天下必受其
禍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先見明年改知河
南旋以疾提舉崇福宮表求致仕既華司馬光往省
之張目強視曰天下事尚可爲君實勉之卒年五十
八季子由誠字子明以蔭歷通判成都府靖康初宰
相唐恪薦召與恪議不合力求退差知襲慶府一日

金兵四集由誠嚴立賞罰厲以忠義敵急攻矢石如
雨人無叛志判官趙令侳同心誓守城陷被執敵欲
生降之由誠不屈乃殺其子仍於前由誠不顧與令
侳同遇害子俠并家屬四十口皆被執無生還者贈
通奉大夫

曾鞏

曾鞏字子固南豐人登嘉祐二年進士第歷集賢校
理爲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知福州福無職田歲
鬻園蔬收入常三四十萬鞏謂太守不宜與民爭利

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徙明亳滄三州過闕神宗
召見勞問甚寵留判三班院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
朱子稱南豐文集擬制內有數篇雖雜之三代誥命
中亦無愧又史氏曰曾鞏文章本原六經斟酌司馬
遷韓愈爲歐陽修所重居母憂卒年六十五鞏性孝
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少與王安石游及
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
石文學行義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
貴何吝也曰勇於有爲吝於改過耳呂公著嘗告神

宗以肇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不大用云
弟肇字子開第進士歷同知太常禮院兄布以論市
易被責亦奪肇主判再遷右司郎中爲神宗實錄檢
討元祐初擢中書舍人蔡確既新州肇先與彭汝礪
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
友略不自辨以寶文閣待制知潁州入爲吏部侍郎
出知徐州徙江寧府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方治
實錄議詆罪降爲滁州徽宗立復召爲中書舍人日
食四月朔當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

織章惇惡之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兄布在相位引故
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崇寧初落
職謫居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卒年六
十一兄布與韓忠彥並相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
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正道以杜惇卞復起之萌而
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爲輔佐
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士與時惇卞縱未至一蔡京
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京得政布與
肇俱不免子紘左諫議大夫孫悟

王素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
外郎孔道輔薦爲侍御史道輔既出知鄂州仁宗擢
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適皇子生將進百僚官
頒諸軍賞素爭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
費議遂已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知開封府出知
定州成都府凡爲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
公異斷熙寧初遂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亟
命具舟楫築堤捍之一夕水驟至人賴以安入知通

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致仕卒年六十七子
鞏從子靖從孫震鞏長於詩從蘇軾游靖字詹叔蚤
孤自力於學以蔭歷太常少卿卒子古字敏仲第進
士歷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蔡京多不合震子發
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
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所薦而素不相能

彭思永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歷侍御史皇祐祀明
堂將進百官秩時張堯佐已貴覬執政王守忠已寵

求旌飾命未出思永抗疏仁宗怒中丞郭勸諫官吳
奎爲之請轉司封員外郎解臺職累遷御史中丞濮
王稱親之議言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武
親之嫌英宗欲施行中書持議甚力卒不果神宗即
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修陰事援思永自助思永以
爲帷薄之私非外人所知出黄州改太平州以戶部
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子衛亦孝謹以父老棄官

鄭獬

鄭獬字毅夫安陸人舉進士第一歷官知制誥英宗

立獬言昭陵制度不宜效乾興有傷儉德神宗召拜
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禍必起於此已而
种諤取綏州獬言尊用變詐之士務爲掩襲如戰國
暴君所尚豈帝王大略哉又請因諒祚告哀遣使立
其嗣子識者韙之權發遣開封府斷謀殺獄不用按
問新法爲王安石所惡以侍讀學士出知杭州卒年
五十一

陳襄

陳襄字述古侯官人少孤能自立出游鄉校與陳烈
周希孟鄭穆爲友相與倡道海濱謂之四先生襄第
進士調浦城簿攝令事民有失物者捕偷兒至數輩
相撐拄襄語之曰某廟鍾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
乃率同列詣鍾所祭禱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一人
手無所汙遂服罪歷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
苗法乞貶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又乞罷韓絳
政府且言韓維不當爲中丞召試知制誥以言不行
辭補外安石欲以爲陝西轉運使帝特留脩起居注
出知陳州判尚書都省卒年六十四

鄭俠

鄭俠字介夫福清人初隨父官江寧閉戶苦學遂受
知王安石進士高第調光州司法參軍疑獄讞安
石悉依奏俠感爲知己思欲盡忠秩滿徑入都時通
試法安石以語俠俠以未習辭問所聞對曰青苗諸
法與邊鄙用兵在俠心不能無區區也安石不荅久
之監安上門俠又列民商苦免役未幾詔小夫稗販
者免征重商十損其七他皆無所行是時自熙寧六
年七月不雨至於七年三月東北流民負瓦揭木賣

以償官累累不絕俠繪所見爲圖以奏神宗反覆觀圖長吁數四袖以入寢不能寐翌日命罷青苗等法凡十八事越三日大雨輔臣入賀帝示以俠所進圖狀安石上章求去群姦切齒遂以俠付御史治其擅發馬遞罪呂惠卿鄧綰相與環泣帝前於是新法一切如故安石去惠卿執政俠又上疏論之惠卿奏爲謗訕編管汀州又嗾御史張琥幷劾馮京爲黨與哲宗立始得歸蘇軾孫覺表言之以爲泉州教授元符七年再竄於英徽宗立赦還故官又爲蔡京所奪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九

楊繪

楊繪字元素綿竹人進士上第歷知興元府神宗立召修起居注知制誥知諫院曾公亮請以其子判登聞鼓院用所厚曾鞏爲史官繪爭曰公亮持國名器視如已物帝爲寢其命時安石用事賢士多謝去繪言老成之人不可不惜當今舊臣多引疾求去范鎮年六十有三呂誨五十有八歐陽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六十有八而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求散地陛下可不思其故乎又言方今以經術取士獨不用春秋宜令學者以三傳解經免役法行繪陳十害再知杭州卒年六十二

龔鼎臣

龔鼎臣字輔之須城人父誘襄武陵令鼎臣幼孤自立第進士爲平陰主簿歷泰寧軍節度掌書記石介死議者謂北走契丹仁宗詔兖州劾狀郡守杜衍會問椽屬莫對鼎臣獨曰願以闔門證其死衍探懷出奏槀示之曰吾既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如是舉爲秘書省著作佐郎知萊蕪縣大臣薦試館職坐與石介善不召歷知安丘縣以賢良方正召試秘閣轉太常博士賜五品服知渠州渠故僻陋鼎臣請建廟學選邑子爲生立課肄法始有登科者累擢侍御史英宗登位上疏勸皇太后早還政神宗即位判吏部流內銓王安石侍講欲賜坐事下禮官鼎臣言不可安石不悅求補外知兖州知青州致仕年七十七卒

曾有開

曾有開字元輸用從父宗道蔭入官歷知確山縣富

弼守蔡薦之以爲有古循吏風知金州有蠱獄當死者數十人有開曰安得若是衆耶訊之則誣知南康軍代還熙寧行新法王安石問江南如何曰法新行未見其患當在異日也以所對乖異出通判杭州知衛州徙冀州增河隄或謂郡無水患何以役爲對曰豫備不虞古之善計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果至不能冒隄而止官至中大夫卒

蕭注

蕭注字巖夫新淦人磊落有大志尤喜言兵第進士

攝番禺令儂智高圍廣州數月方舟數百攻城南勢危甚注自圍中出募壯士得二千人乗大船集上流因颶風起縱火焚賊舟破其衆即日開城門納援兵積芻粟民乃無恐自是每戰輒捷連拜閤門使諜言交阯不取異日必爲中國憂李師中劾其沮威嗜利貶泰州團練副使歷知寧州復閤門使時有言交人挫於占城衆不滿萬可取也遂以知桂州入覲神宗問攻取之策對曰昔者臣有是言今交人生聚教訓十五年矣謂兵不滿萬妄也既至桂有獻征南策者輒不聽帝因以沈起代之罷歸道卒注有廊廟氣喈敘而能相人自陝西還帝問韓絳何如對曰廟筭深遠臣不能窺然知絳當位極將相問王安石曰安石牛目虎顧視物如射意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爲多惟氣和能養萬物耳其他無不驗者

陶弼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倜儻放宕見丁謂謂妻以宗女因從學兵法能持論縱横慶曆中楊畋討湖南徭弼上謁畋授之兵使往襲大破之以功得陽朔主簿

儂智高犯南海畋爲安撫使辟參軍謀調陽朔令歷遷崇儀使知邕州邕地卑下夏雨彌月弼亟窒埧江三門諭民卽高避害俄而水大至弼身先版重召僚吏賦役爲土囊千餘置道上水果從竇入隨塞之水不及女墻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一無所失弼久於邕徙鼎州章惇經理五溪蠻事薦爲辰州積官至西上閤門使留知順州交人終弼在不敢犯卒

林廣

林廣萊州人以内殿崇班從環慶蔡挺麾下李諒祚

瘢大順城廣射中之攻白豹金湯皆先登累功遷禮賓使韓存寶討瀘蠻乞弟逗撓不進詔廣代之師行有二途從納溪抵江門近而險從寧遠抵樂共壩遠而平蠻盛兵阻江門而官軍趨樂共出其不意蠻狼狽遁去拜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還部至闅鄉疽發斷頸卒年四十八廣輕財好施學通左氏春秋其名聞於西夏然狃瀘以敕書招蠻旣降而殺之斯道家所忌云

种世衡

种世衡字仲平放兄子也少尚氣節昆弟欲析貲悉推與之以放蔭補官累遷太子中舍嘗通判鳳州土將王蒙正侍后姻橫恣以干請不聽誣以事流竇州徙汝州弟世材上一官以贖爲孟州司馬久之李宏爲辨誣宋綬狄棐繼言之除衛尉寺丞歷僉書同州鄜州判官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廢壘興之以當寇衝朝廷從之命董其役夏人不能爭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石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青澗城遷內殿崇班知城事開營田募商賈城遂富實慰勞酋長屬羌皆樂爲用知環州番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彊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明日冒雪至其帳徃勞部落奴訛率其族羅拜聽命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能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其後餘帳皆自歸莫敢貳葛懷敏敗率羌兵數千人援涇原無敢後者繇是數年敵不敢近環境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范仲淹檄令與蔣偕築細腰城世衡時卧病強起

蒞役城成而卒子古諤診皆有將材號曰三种幼子誼孫朴師道師中誼字壽翁神宗問古家世命誼以官累轉西京使元祐初與姚兕合兵出討俘鬼章遷至保州團練使卒師道字彝叔少從張載學以蔭補三班奉職試法易文階爲熙州推官提舉秦鳳常平議役法忤蔡京指屏廢十年後擢知德順軍知渭州詔帥七路兵征臧底城八日克之徽宗得捷書喜進秩從童貫爲都統制拜保靜軍節度使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貫不聽遼使來請曰女真之

叛本朝亦南朝所甚惡也師道復諫又不聽落致其
助賊王黼怒責致仕而用劉延慶代之延慶敗績盧
溝帝思其言起知環州復致仕金人南下輒召之師
道方居南山豹林谷聞命即東過姚平仲有步騎七
千與之俱比至洛陽聞斡離不已屯京城下遂徑逼
敵營金人懼徙砦壁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
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問曰卿意如何對曰女真
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
已講好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臣所敢

知也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院京畿兩河宣撫使諸
道兵悉隸焉以平仲為都統制師道請緩給金幣使
彼惰歸扼而殲諸河執政不可种氏姚氏皆為山西
巨室平仲父古方以熙河兵入援平仲慮功名獨歸
种氏乃以士不得速戰為言達於上李綱主其議令
城下兵聽平仲節度帝遣使趣師道戰師道欲俟其
弟秦鳳經畧使師中至奏言過春分乃可擊時相距
纔八日帝以為緩竟用平仲斫營以及於敗既敗李
邦彥議割三鎮師道爭之不得李綱罷太學諸生都

人伏闕願見种李金師退乃罷為中太一宮使既而
師中戰死姚古敗朝廷震悚召師道還卒年六十七
師中字端孺歷房州觀察使秦鳳軍承宣使金人內
侵詔提兵入援未至敵退乃以二萬人守滑遣副姚
古為河北制置使古援太原師中援中山河間時大
臣立議矛盾粘罕至太原悉破諸縣詔師中由井陘
道出師與古掎角時粘罕避暑雲中留兵分就畜牧
覘者以為將遁告諸朝知樞密院許翰信之數遣使
督師中出戰且責以逗撓師中嘆曰吾結髮從軍今

老矣忍受此為罪乎抵壽陽之石坑為敵所襲師中
鬬死師中老成持重為時名將諸軍自是氣奪贈少
師諡莊愍當師之趨榆次也制置司參謀黃友函白
師中地勢非利論不合仰天嘆曰事去矣迫曉敵兵
果四集力不能支友亦死之友溫州人登進士第積
官直徽猷閣

宋列傳卷之十一

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屬文動筆如飛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携以示歐陽修修爲延譽登進士上第僉書淮南判官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出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彦博爲相薦其恬退乞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五年也安石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乃上萬言書後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屢辭館閣之命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至八九乃受遂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

藉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神宗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維之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寧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寧元年造朝帝問爲治所先對曰擇術爲先帝問施設何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樞密陳升之同領之乃令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由是賦斂愈重天下騷然御史中丞呂誨論其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韓琦諫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抗章自辨帝爲巽辭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與光素厚光三詒書勸之安石不樂帝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光遂求去公著雖爲所引亦以議不合出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顗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

溫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不得其言相繼去李定以附新法驟用爲御史知制誥宋敏求李大臨蘇頌御史林旦薛昌朝范育並坐定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三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蘇轍以阻青苗黜茲復欲罪其兄軾遂解飾職明年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府韓維言之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恨其言指爲善附流俗因維薦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修乃聽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石謂罰輕不足

以沮姦至比之共鯀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閱其奏出彥博守魏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即黜隸英州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監安上門鄭俠獻流民圖曰旱由安石寘嶺南前後坐新法廢黜者不能悉數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陵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尚書始呂惠卿遭喪去安石未知所

托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及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而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李士寧獄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拜相安石承命即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尚書左僕射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惠卿勸帝允雱辭由是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復風鄧綰論惠卿華亭爲姦利置獄鞠之惠卿

出守陳十月彗出求言安石率同列疏言天道遠帝曰聞民間殊苦新法安石不悅退而屬疾臥帝慰勉起之華亭獄久不成雱以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不知也惠卿以狀聞且訟安石矯令罔上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問雱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安石暴綰過遂與亨甫皆得罪其再相也屢謝病求去及雱死尤悲傷不堪請益力帝益厭之罷爲鎮南軍節度使封舒國公改封荊哲宗立

加司空未幾卒年六十八初安石訓釋詩書周禮旣
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字說糅春秋不列於學
官至戲目爲斷爛朝報安石未貴時名震京師性不
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不洗世多稱其
賢而吳奎張方平李師中唐介鮮于侁蘇洵獨深惡
之洵作辨姦論謂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其主開邊隙
河之議及割河東地畀遼人還僖祖於祧廟定毅傷
戚等律拒廷臣不能奪理宗以安石謂天變不足畏
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爲萬世罪人云

王安禮

王安禮字和甫安石弟也早登科從河東唐介辟熙
寧中鄜延路城羅兀宣撫使韓絳檄河東所發四萬
民負餉者以佐役後帥呂公弼將從之安禮爭曰民
兵不習武事不爲寇所乘則凍餒而死公弼遂遣歸
而他路遇敵者全軍皆覆公弼執安禮手曰四萬之
衆豈偶然哉果有陰德相與共之公弼薦於朝得召
對欲驟用之安石當國辭以爲著作佐郎崇文院校
書他日得見命之坐有司言八品官無賜坐者特命
之遷直集賢院出知潤州湖州召爲開封府判官嘗
借尹奏事既退獨留訪以天下事帝甚鄉納直舍人
院同修起居注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安
禮從容言之軾遂得輕比進知制誥彗出求言安禮
上疏帝嘉嘆諭之元豐四年拜中大夫尚書右丞轉
左丞是時王師伐夏不得志李憲又欲再擧安禮言
臣惟無以副聖志也後欲除憲節度使安禮又以爲
不可徐禧計議邊事安禮曰禧志大材疎必誤國後
果然知太原府苦風痺卒年六十二

王安國

王安國字平甫安禮弟也數擧進士擧茂材異等以
母喪不試廬於墓三年熙寧初以韓絳薦召試賜及
第除西京國子教授官滿至京師上以安石故賜對
言漢文之德化王猛之峻刑又問卿兄秉政外論謂
何曰恨知人不明聚歛太急爾帝黙然不悅由是別
無恩命止授崇文院校書屢以新法力諫安石又質
責曾布誤其兄深惡呂惠卿之姦先是安國在西京
頗溺聲色安石貽書曰宜放鄭聲安國復書曰亦願

兄達俊人惠卿銜之及安石罷相惠卿遂因鄭俠事陷安國坐奪官卒年四十七

呂惠卿

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第進士爲眞州推官秩滿入都見王安石論經義意多合遂定交熙寧初安石爲政惠卿方編校集賢書籍安石言於帝曰惠卿之賢豈特今人雖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及設制置三司條例司以爲檢詳文字事無大小必謀之凡所建請章奏皆其筆帝曰惠卿進對明辨亦似美才司馬光曰

惠卿誠文學辨慧然用心不正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能動人主安石薦惠卿爲參知政事弟升卿無學術引爲侍講又用弟和卿計制五等丁產簿鄭俠疏惠卿朋姦壅蔽惠卿怒又惡馮京與己而安石弟安國惡惠卿姦諂面辱之於是乘勢併陷三人皆獲罪安石以安國之故始有隙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無不爲韓絳爲相不能制請復用安石安石至循其事御史蔡承禧等論之出知陳州哲宗即位右司諫蘇轍條奏其姦中丞劉摯數其五罪以爲大惡責建寧軍節度使建州安置蘇軾當制備載其罪崇寧五年起爲觀文殿學士復爲醴泉觀使致仕卒初安石退處金陵往往寫福建子三字蓋深悔爲惠卿所誤也雖章惇曾布蔡京當國咸畏惡其人以是轉徙外服訖於死云

王吉甫

王吉甫字邦憲同州人舉明經試斷刑入等爲大理評事累遷刑部員外郎南郊赴幔城役卒忌於畢事董役者責之曰此宿類白露屋耳卒訴之吏當非所

宜言論死吉甫求對神宗怒曰得非爲白露屋事來耶吉甫從容敷陳帝爲霽怒其人得釋蘇軾南遷所過郡守有延舘之者走馬使上開詔鞠之吉甫議當笞宰相章惇不悅吉甫曰法如是其持論寬平類此知同邢漢三州以中大夫卒年七十

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沭陽主簿登進士第編校昭文書籍爲舘閣校勘南郊新式實依括所上書省萬計神宗稱善遷太子中允提舉司天監日官

皆市井庸販法象圖器浚不知括始置渾儀景表五
壺浮漏招衛朴造新曆募天下上太史占書雜用士
人分方技科爲五役皆施用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
車人未諭縣官意相延爲憂又市易司患獨鹽不禁
欲盡實私井而奪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蓄
不省括侍帝側顧問卿知籍車乎括曰古人所謂兵
車者輕車也今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世謂
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爾帝曰人言無及此
者遂問獨鹽事對曰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頷之明日

二事俱寢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曰必得請而後
反帝遣括往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近歲議疆地
書指古長城爲境今所爭蓋三十里表論之拜翰林
學士權三司使丞相吳充問免役何如括曰徵戶本
無力役而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則善矣充表
行之蔡確論括首鼠乖刺陰害司農法知宣州改延
州以副种諤西討拔銀宥功加龍圖閣學士徐禧城
永樂敗沒括以先救綏德不能援永樂坐謫均州團
練副使元祐初卒年六十五

李大臨

李大臨字才元成都人登進士第歷秘閣校理仁宗
嘗遣使賜館閣官御書至大臨家大臨貧無卑隸方
自秣馬使者還奏帝曰真廉士也神宗擢至知制誥
言青苗法有害無益忤王安石會李定除御史宋敏
求蘇頌大臨相繼封還詞頭出知汝州辰溪貢丹砂
道葉縣其二篋化爲雙雉闔山谷耕者獲之人疑爲
盜械送於府大臨識其異訊得實釋耕者徙知梓州
年七十致仕幷敏求頌稱爲熙寧三舍人云

程師孟

程師孟字公闢吳人進士甲科歷度支判官知洪州
入判三司都磨勘司接伴契丹使蕭惟輔曰白溝之
地當兩屬不宜以北人漁界河爲罪師孟曰兩朝當
守誓約君舍文書騰口說遽欲生事耶惟輔愧謝判
都水監賀契丹生辰至涿州契丹命席迎者至南向
涿州官西向宋使介東向師孟曰是卑我也不就列
師孟辭氣益厲叱儐者易之於是更與迎者東西向
知越州青州致仕卒年七十八

张問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登進士第歷通判大名府鄴[illegible]地狃魏歲久冒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則曰是豈朝廷意邪具上以聞仁宗喜立罷之熙寧末知滄州歲饑爲神宗言民苟免常平助役之苦又以得流亡爲幸語切直驚人元祐初爲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大夫卒年七十問處已廉絜嘗仕鄜延幕府與种世衡善父喪世衡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反諸种氏其知滄州也王安禮力薦引帝以其好異論不用

苗時中

苗時中字子居宿州人以蔭主寧陵簿邑有古河久堙請開導以溉田人謂之苗公河歷梓州轉運副使韓存寶討瀘乞弟逗留不行時中以爲非討存寶不聽卒坐誅林廣代存寶乞弟既降復逸時中曰天子以十萬衆相付豈以一死爲勇耶廣悟亟止追者會得詔班師至戶部侍郎

楚建中

楚建中字正叔洛陽人第進士歷主管鄜延經略機宜文字夏人來正士驅往瀧其事衆暴至兩騎傳矢引滿向之建中披腹使射曰吾不憚死騎即去衆服其量元昊歸款建中白府築安定黑水八堡以抗東道神宗用兵西鄙以建中嘗爲邊臣所薦召欲用之言不合出知滄州元祐初文彥博薦爲戶部侍郎不拜卒年八十一

滕元發

滕元發初名甫字元發後改字達道東陽人九歲能賦詩舉進士廷試第三歷鹽鐵戶部判官神宗立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王陶論宰相韓琦不押班爲跋扈帝以問元發對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爲跋扈則欺天陷人矣拜御史中丞京師郡國地震元發疏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知泰州帝咨不遣河北地大震命元發爲

安撫使民賴以安以翰林侍讀學士出知鄆州徙定州初入郡言新法之害知湖州哲宗立徙蘇揚二州復知揚州未至卒年七十一

李師中

李師中字誠之楚丘人年十五上封事言時政又詣宰相辯父緯降職無罪由是知名第進士郎延龐籍辟知洛川縣籍爲樞密薦其才召對轉太子中允旣又提點廣西刑獄儂智高子宗旦保火峒衆無所屬前將規討以辛賞遂固守師中檄諭禍福降之西人

入寇命知泰州神宗賜以班超傳師中亦以持重挹大體自處常以取勝王韶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脅武勝軍撫納洮河諸部下師中議言非便詔師中罷帥事部又請置市易募人耕緣邊曠土師中奏阻其謀王安石方主韶坐以罪削職知舒州徙洪登齊復待制知瀛州師中言時政得失又自稱薦曰天生微臣蓋爲聖世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呂惠卿駁其語以爲罔上貶和州團練副使安置還右司郎中卒年六十六師中始仕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云朝廷自此多事師中曰包公何能爲今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必斯人也杜衍范仲淹富弼皆薦其有王佐才然好爲大言以故屢黜而氣不少衰云

陸詵

陸詵字介夫餘杭人進士起家歷集賢校理通判秦州范祥城古渭詵主經御其言勞師生事旣而諸羌果怒爭寨下大擾經二歲乃定累進集賢殿修撰知桂州自儂智定後交人浸驕詵閲簡工丁補置將吏

軍聲益張遂乃效順召爲天章閣待制知諫院道除知延州諒祚寇慶州以敗還聲言益發人騎且出設辭復攻圍大順城詵謂由積習致然不稍加折誚則國威不立乃留止請時服使者及歲賜而移宥州問故帝喜曰固知詵能辦此諒祚聞之大沮銀州監軍嵬名山與其國隙扣青澗城主种諤求內附諤以狀聞遂欲因取河南地詵戒諤無妄動詔詵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穆之入奏而穆之陰受向指詭言必可成旣諤抵罪向穆之皆坐貶

以詵知真定知成都青苗法出詵言蜀峽刀耕火種
民常不足脫歲儉不能償適蹈之死地願罷四路
使者詔獨置成都府一路年五十九卒子師閔

趙卨

趙卨字公才邛州人第進士累遷直龍圖閣知延州
夏人屢欲款塞每以虛聲搖邊詔問方畧卨獻討形
勢為破敵之策以獻元祐初梁乙埋數擾邊卨俘斬
甚衆遂入貢乙埋終不悛使間以善意問乙埋何苦
與漢為仇能改之吾善遇汝遺之戰袍錦綵自是乙

逋不復窺塞乃縱間國中疑而殺之拜端明殿學士
朝廷許還葭蘆米脂浮屠安疆四砦以卨領分畫之
議夏既得四砦猶未有恭順意未幾復犯涇原會卨
卒年六十五紹聖四年以卨與元祐棄地議入黨籍

游師雄

游師雄字景叔武功人學於張載第進士元祐初為
宗正寺主簿執政將棄四砦訪於師雄對曰此先帝
所立以控制夏人者也若何棄之不聽吐蕃寇邊其
酋鬼章青宜結乘間脅屬羌構夏人為亂謀分據熙
河乃釋師雄與邊臣措置既至諜知夏人聚兵天都
山前鋒屯通遠境吐蕃將攻河州師雄欲先發以制
之請於帥劉舜卿遂分兵為二姚兕將而左种誼將
而右兕破六逋宗城又攻講朱城斷黃河飛梁青唐
十萬衆不得度誼破洮州擒鬼章捷聞百僚表賀遣
使告永裕陵言者以為邀功生事止遷一官歷集賢
校理為陝西轉運使召詣闕哲宗勞之曰洮州之役
可謂雋功但恨賞太薄耳拜衞尉少卿帝數訪邊防
利病師雄具禦敵之要凡六十事名曰紹聖安邊策

上之歷知邠州河中府秦州陝州進直龍圖閣自復
洮州之後諸國悉入貢卒年六十

穆衍

穆衍字昌叔河中人第進士調華池令後知淳化衍
從韓絳宣撫陝西遇慶卒潰亂衍念毋枉燿亟詣歸
比至慶卒嘗戍華池知衍名不敢近衍考課為一路
最元祐初大臣議棄熙蘭衍與孫路論疆事以為蘭
棄則熙危熙棄則關中震唐自失河湟西邊一有不
順則警及京都今二百餘年非先帝英武孰能克復

若一旦委之鄰將無及議遂止熙河分畫未決詔衍
視之還請界二壘之間城李諾以控要害明年遂城
李諾名曰定遠累遷直龍圖閣知慶州徙延安又徙
秦州未行卒年六十三後追録不棄蘭州議官一子

李光庭

李光庭字公揆偃師人父材第進士歷知壽州歲荒
發廩勸富者出穀活數萬人城西居民三千戶建請
築外郭環之遷光祿卿熙寧初河北水災地震景病
革自占遺表願省躬弭咎無一語求恩光庭用蔭入

官復登第調萬年主簿數攝邑人稱明鏡歷四縣令
皆有惠政神宗以薦召見問再舉安南之師對曰願
陛下勿以人類畜之何益於廣土闢地也又問今中
外有所聞乎對曰臣下奉行新法或非聖意帝以爲
踈闊簽書河陽判官哲宗立司馬光薦爲左正言首
乞罷青苗等法論蔡確章惇又論蘇軾館職發策仁
宗神考以諭刻立論傳堯俞王巖叟相繼論列宣仁
后曰詳覽文意非諷祖宗也遂止歷知亳州數月召
還復爲給事中會封還劉摯免相制帝先入中丞鄭

雍朋黨言落職守亳歲餘徙潞州卒年五十八光庭
從孫復治經又學於胡瑗瑗告以爲學之本在忠信
服之終身二程亦及門或曰光庭論軾以廁故也

余良肱

余良肱字康臣分寧人第進士調荊南司理參軍屬
縣捕得殺人者既誣服良肱驗屍與刀疑之曰豈有
刀盈尺而傷不及寸乎未幾更獲真殺人者爲三司
使判官抑內宦僞斷知宣州治爲江東最請老子綱
卒年八十一七子卞奕最知名卞字洪範奕字荀能

皆以任子恩試校書郎卞歷知沅州五溪蠻叛斷渠
陽卞適使湖北帥唐義問即授卞節制諸將陰選死
士三千人夜銜枚繞出賊背伐山開道漏未盡入渠
陽黎明整衆出賊大駭與戰大破之鼓行度險賊七
遇七敗斬首數千級蠻遂降尋有詔廢渠陽軍爲砦
盡拔居人護出之紹聖初治棄渠陽罪免歸奕應元
豐詔上便宜言過剴切元祐末復極言請太后還政
章惇憾不附己以謗訕寘之崇寧中與卞俱入黨籍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父池終天章閣待制以文學行義事真宗仁宗稱一世名臣光生七歲凜然如成人群兒戲於庭一兒登甕沒水中光持石破甕兒得活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爲家人講即了其大義年十五書無所不通寶元初登進士甲科年甫冠性不喜華靡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列曰君賜也乃簪其一龐籍爲鄆州徙并州皆辟光通判州事籍殁

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殁太常博士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阯貢異獸謂之麟光言其僞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爲瑞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軾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爲不當收公言軾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詔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人不敢言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光時爲并州通判聞而繼之疏三上再遺書勸鎮以死爭之至是復奏乞檢會臣昔所上三狀決意速行疏再上帝感悟於是遂立英宗爲皇子知諫院以三劄子上知嘉祐八年貢舉仁宗崩英宗以哀毀致疾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光首上疏又上疏英宗言漢宣帝爲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得天下自以爲元帝後亦不追尊其父祖將光所得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山陵費不許光乃以所得珠爲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藏於家任守忠反

覆交構兩宮以光言遠竄天下快之時詔兩制集議濮王典禮光議上與大臣意殊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瞻等皆爭之相繼斥黜治平四年知貢舉神宗即位首擢爲翰林學士光力辭不許已而代王陶爲御史中丞張方平參知政事光論其不協物望帝不從復以光爲翰林學士英宗山陵光爲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戎步將嵬名山以橫山之衆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衆光上疏極論以爲陛下獨不見侯

県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發兵迎之取綏州費六
十萬西方用兵蓋自此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七
問光可爲諫官者光薦呂誨王安石行新法光上疏
逆諫其利害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不變何
法得守成之道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變法光面
折惠卿惠卿不能對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
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命拜光樞密副使光上章
力辭至六七日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
不受命則以書諭安石曰必有蠹公自售者意謂呂

惠卿光對賓客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光
求補外上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
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詔移知許州
不赴熙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泣
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
邊事五保甲六市利此尤病民也宜先罷凡居洛十
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
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神宗崩光赴闕臨衛士
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

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
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遣使勞光問所當先
者詔除光知陳州且過闕入見至則拜門下侍郎時
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道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
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
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
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或謂
光熙豐舊臣多憸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
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元祐元年正月光

始得疾詔光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
再拜而已不舞蹈光疾益甚嘆曰四患未除吾死不
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
用熙寧以前法有所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一
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畧以和戎
爲便用兵爲非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爲十科
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
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
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

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光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爲三等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己以聽光光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於西府享年六十八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光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晚節尤好禮爲冠婚喪祭法

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病革諄諄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時要務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爲秘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桓皆承奉郎紹聖初周秩論其誣謗先帝章惇蔡卞請發冢斵棺詔奪贈諡仆所立碑惇言不已連追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政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長安石工安民辭曰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姦邪不忍刻也府官欲加罪泣曰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父夷簡恩補奉禮郎登進士第召試館職不就通判穎州郡守歐陽修與爲講學之友判吏部南曹仁宗獎其恬退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呂誨等坐論濮王夫公著爭之不聽遂乞補外知蔡州神宗立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詔以告直付

閤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矣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爲御史中丞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公著極言其失人心帝使呂惠卿爲御史公著曰惠卿姦邪不可用由是安石滋怒誣以罪出知穎州元豐元年爲端明殿學士知審官院帝從容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所以爲堯舜也哲宗立以侍讀還朝太皇太后遣使迎問所欲言元祐元年拜尚書右僕射兼

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卒公著獨當國科舉叅
主司不得以老莊書命題舉子不得以申韓佛書爲
學經義叅用古今諸儒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
正科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宋興宰相以三公
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父子居其二卒年七十二
贈申國公謚正獻公著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
本平居無疾言遽色聲利紛華泊然無所好始與王
安石善安石兄事之安石嘗曰晦叔爲相吾輩可以
言仕矣後以新法異同故其交不終子希哲希純希

哲字原明少從焦千之孫復石介胡瑗學以蔭入官
父友王安石勸其勿事科舉遂絕意進取安石欲用
爲講官希哲辭曰辱公相知久倘從仕將不免異同
安石乃止終父喪始爲兵部員外郎范祖禹言於哲
宗引希哲經術操行宜備勸講其父常稱爲不欺臣
以婦兄不敢稱薦今方將引去竊謂無嫌擢崇政殿
說書會紹聖黨論起以秘閣校理知懷州徽宗初召
用希哲力請外以直秘閣知曹州旋遭崇寧黨禍奪
職卒子好問希純字子進登第歷宗正太常秘書丞

宣仁太后崩希純慮姦人乘間進說摇主聽即上疏
未幾拜中書舍人同修國史內侍梁從政劉惟簡除
內省押班希純以親政之始首録二人無以示天下
持不行由是閹寺側目章惇既相出爲寶文閣待制
知亳州諫官張商英攻之力又以外親嫌連徙睦州
歸州公著追貶希純亦連黃徽宗嗣其名數稱之曾
布忌希純因其請覲未及見亟以選遞趣遣之俄改
潁州入崇寧黨籍年六十卒

范鎮

范鎮字景仁華陽人舉進士禮部第一故事殿廷唱
第過三人則首禮部選者必越次抗聲自陳率得寘
上列吳育歐陽修號稱耿介亦從衆鎮獨不然自是
舊風遂革補新安主簿歷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天
性寬仁言者競爲激訐鎮務引大體畧細故陳執中
爲相鎮論其無學術非宰相器帝在位三十五年未
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中外寒心莫敢先言者鎮獨
奮曰天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即拜疏章累上不報
又疏言大臣畏避之意見上面陳者凡三言益懇切

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章十九上待命
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乃改他職遂知制
誥然鎮每歲猶申前議因袷享獻賦以諷未幾韓琦
遂定策立英宗遷翰林學士時議追尊濮王典禮鎮
判太常議觸執政明年出知陳州神宗即位復爲翰
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舉蘇軾諫官御史謝
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以論新法罷歸故官鎮
皆力爭不報即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請
謝事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

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
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
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
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不問反爲之罪帥臣
李師中及御史一言蘇軾則下七路掎摭其過孔文
仲則遣之歸任以此二人況彼二人事理孰是孰非
孰得孰失其能逃聖鑒乎其後指安石用喜怒爲賞
罰疏入安石大怒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致仕
哲宗立韓維言鎮在仁宗時首啓建儲具上其疏拜

端明殿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
侍郎鎮不欲起從孫祖禹亦勸止之遂固辭致仕累
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神宗時詔鎮
與劉几定大樂而几不用鎮法至是樂成賜詔嘉獎
楊傑復非之竟不用鎮時年八十一卒謚忠文鎮與
司馬光相善議論如出一口獨大樂之議往復論難
數萬言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其人曰此長嘯
公也鎮兄鎡之子百祿字子功第進士又舉才識兼
茂科熙寧中鄧綰舉爲御史辭不就召知諫院坐治

李士寧獄忤王安石貶監宿州酒累遷中書舍人元
祐初爲吏部侍郎都水王孝先議回河故道呂大防
意向之命百祿行視百祿以東流高仰而河勢順下
不可回即馳奏所以然之狀乃止俄兼侍讀進翰林
學士爲帝言分別邪正之目拜中書侍郎右僕射罷
爲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徙河陽河南卒年六十五子
祖述歷主管西京御史臺靖康多難避地至汝州汝
守趙子櫟邀與共守旁郡盡陷汝獨全累官朝議大
夫卒從弟祖禹字淳甫一字夢得其生也母夢異人

入寢室曰漢將軍鄧禹因名焉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青成光薦爲祕書省正字拜右諫議大夫首上疏論正心修身之要蔡確既得罪祖禹言自乾興以來不竄逐大臣蔡京鎮蜀祖禹言京小有才非端良之士爲吏部侍郎開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宣仁后保護上躬言甚切至太后崩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上疏謂先后有大功於宗社然群小怨恨亦不爲少必將以改先帝之政

逐先帝之臣爲言者不可不察也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草已具及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經世之文也因請對言熙寧諸人不可復用用之則國家自此陵遲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不從遂請外連貶徙賓化卒年五十八祖禹平居恂恂口不言人過至遇事別白是非在邇英獻納尤多蘇軾稱爲講官第一子冲在儒林傳

呂大防

呂大防字微仲其先汲郡人祖通太常博士父賁比部郎中通葬藍田遂家焉大防進士及第調馮翊簿永壽令縣無井遠汲於澗疏泉爲渠民賴之號呂公泉歷官權監鐵判官英宗立自太常博士與范純仁並命爲監察御史裏行疏言紀綱賞罰未厭四方之望者五京師大水陳八事章累上出知休寧縣神宗立歷知制誥知秦州元豐初徙永興彗星求言陳三說九宜哲宗立爲翰林學士元祐元年拜尚書右丞超拜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哲宗年益壯大防以勸學爲急撫乾興以來四十一事足爲勸戒者分上

下篇標曰仁宗聖學大防朴憨惷直不植朋黨與范純仁並位同心戮力以相王室凡八年始終如一懇乞避位宣仁后崩爲山陵使復命知潁昌府尋改永興軍使便其鄉社紹述說行連貶安置循州至虔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吾不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卒年七十一大防自少持重與大忠及弟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薄俗爲敦焉大忠字進伯第進士僉書定國軍判官熙寧中王安石

議遣使立緣邊封溝大忠與范育被命俱辭行大忠陳五不可令與劉忱使契丹議代北地知石州契丹復使蕭禧來求代北地神宗召執政與大忠忱議知不可奪議卒不決罷其後竟以分水嶺爲界焉元豐中爲河北轉運判官上生財養民十二事元祐初歷知秦州馬涓以進士舉首入幕府自稱狀元大忠曰狀元云者及第未除官之稱既爲判官則不可又教以臨政治民之要涓自以爲得師謝良佐教授州學大忠每過之聽講論語必正襟歛容曰聖人言行在

焉吾不敢不肅紹聖二年知渭州付以秦渭之事大忠奏對欲以計徐取橫山不來近功章惇曾布主之議不合旋降待制致仕卒大臨字與叔學於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富弼致政於家爲佛氏之學大臨與之書此山谷避世之士獨善其身者之所好豈世之所以望於公者哉弼謝之元祐中爲大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

呂大鈞

呂大鈞字和叔父蕡六子五登科大鈞第三子也中乙科調秦州右司理叅軍會伐西夏鄜延轉運司檄爲從事既出塞轉運使李稷餽餉不繼欲還安定取糧使大鈞請於种諤諤曰吾受命將兵安知糧道萬一不繼召稷來與一劍耳大鈞性剛直即曰朝廷出師去塞未遠遂斬轉運使無君父乎諤乃許稷還時微大鈞盛氣詆諤稷且不免未幾卒年五十二大鈞從張載學喜講明井田兵制載每嘆其勇爲不可及

蘇洵

蘇洵字明允眉山人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舉進士及茂才異等皆不中悉焚常所爲文閉戶益讀書下筆頃刻數千言至和嘉祐間與二子軾轍來京師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文二十二篇宰相韓琦奏於朝召試舍人院辭疾不至以爲霸州文安縣主簿與陳州項城令姚闢同修禮書書成方奏未報卒年五十八賜其家縑銀二百軾辭求贈官贈光祿寺丞

軾字子瞻幼穎悟有識比冠博通經史好賈誼陸贄莊子書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寘第二以春秋對

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修修語梅聖俞曰
吾當避此人出一頭地五年調福昌主簿復對制策
入三等自宋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耳除大
理評事僉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
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
宰相韓琦曰軾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
朝廷培養之今驟用之適足以累之也且請召試及
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
人以德矣既而安石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

議軾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
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史皁隷未
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
餘議上神宗即日召對軾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
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
人太鋭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
朕當熟思之安石不悦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困之以
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
之安石怒使御史謝景温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

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河决曹村泛
溢匯城下漲不時洩城將敗軾詣武衛營呼卒長為
盡力徙知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謝表語并
媒蘖託諷詩以為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帝獨憐
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
居士移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
居之朝奏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
漢唐滅亡之兆今西方連年用兵東南數起大獄公
獨無一言以救乎安石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

外安敢言安石又曰人須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
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
殺人亦為之哲宗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
書舍人朝廷以范純仁言復散青苗錢司馬光請申
嚴抑配之禁軾繳奏光是軾議請對遂止軾又言於
光不宜驟罷免役法行差役法尋除翰林學士軾嘗
宿禁中召對便殿命坐賜茶撤御前金蓮燭送歸院
四年軾度不為當軸者所容遂請外拜龍圖閣學士
知杭州未行諫官論前相蔡確罪大臣議遷之嶺南

軾容疏朝廷不宜深罪爲仁政畢宣仁后心善其言而不能用旣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軾請減本路上供米又減價糶常平米多作饘粥藥劑活者甚衆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溉田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宋廢不治葑積爲田漕河失利六井亦幾廢軾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潮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牐以爲蓄洩之限以餘力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徑三十里爲長堤以通行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軾再涖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作生祠云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召爲兵部尚書兼侍讀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知定州定州軍政壞弛會春大閱軾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後不見此禮至今

六初宣仁時侍御史賈易監察御史董敦逸黄慶基先後論軾及弟轍所作文詞譏斥先朝三人者皆坐黜及紹聖初御史復以爲言謫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也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僦官屋有司猶謂不可遂買地築室儋人運甓畚土助之獨與幼子過處著書爲樂徽宗立遷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軾與轍爲文章俱師其父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師一日而聲名赫然動於四方軾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一時文人如黄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軾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高宗以其文寘左右讀之忘倦謚文忠三子邁迨過俱善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及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過性至孝軾帥定武

謫英州惠州遷儋耳漸徙廉永獨過侍軾卒於常州過葬之汝州郟城小峨眉山遂家頴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卒年五十初監太原府稅次知郾城縣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時稱為小坡轍字子由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制舉仁宗春秋高轍慮倦勤因極言得失而於禁廷之事尤切考官胡宿以為不遜請黜之仁宗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棄之天下其謂我何授商州軍事推官徙大名神宗立二年轍適除喪上書言事

得召對時王安石與陳升之領三司條例命轍為之屬呂惠卿附安石轍與論多相牾安石出青苗書使轍熟議轍議行常平舊法又以書抵安石力陳不可觸其怒徙他職後坐兄軾以詩得罪謫監筠州鹽酒稅五年不得調移知績溪縣哲宗即位召入元祐元年為右司諫蔡確韓縝章惇轍皆論去之而呂惠卿亦被論從寬與司馬光欲復差役轍言行之徐緩乃得審詳光又欲改安石新義試士格轍言進士來年秋試日月無幾徐議元祐五年以後格式未晚光皆

不能從初神宗以夏國內亂用兵攻討乃於熙河增蘭州於延安增安疆米脂等五砦二年夏人遣使相繼來朝廷知其有請蘭州五砦意大臣議棄守未決轍言一失此機必為後悔於是朝廷許之夏人遂服遷起居郎中書舍人朝廷議回河故道轍為公著言河決而北自先帝不能回代軾為翰林學士尋權吏部尚書使契丹還為御史中丞時元豐舊黨多起邪說以搖撼在位呂大防劉摯患之欲稍引用以平夙怨謂之調停宣仁后疑不決轍面斥其非復上疏論

之六年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時三省除李清臣吏部尚書給事中范祖禹封還詔書三省復除蒲宗孟兵部尚書轍奏前除清臣給諫紛然爭之未定今又用宗孟此與去年用鄧溫伯無異恐朝廷自是不安靜矣議遂止紹聖初哲宗起李清臣為中書舍人鄧潤甫為尚書左丞二人久在外不得志稍復言熙豐事以激怒哲宗會廷試進士清臣撰策題即為邪說轍諫謂事有失當何世無之及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以為引漢武方先朝不悅落職知汝州再責

知袞州未至降秩試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三
年又責化州別駕雷州安置移循州徽宗即位徙永
州許州已而復太中大夫奉祠蔡京當國又降秩罷
祠居許州再復太中大夫致仕築室於許號頴濱遺
老自作傳萬餘言不復與人相見終日嘿坐如是者
幾十年卒年七十四淳熙中諡文定轍性沉靜簡潔
爲文汪洋澹泊似其爲人旣入黨籍詔毁三蘇文三
子遲适遜

宋列傳卷之十三

劉摯

劉摯字莘老東平人十歲而孤鞠於外氏就學東平
因家焉嘉祐中擢甲科歷冀州南宮令與信都令李
冲清河令黄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爲河朔三令爲監
察御史裏行即奏論亳州獄數事及入見神宗面賜
褒諭因問卿從學王安石耶安石極稱卿器識對曰
臣東北人少孤獨學不識安石也退而上疏論安石
喜於敢爲安石欲竄之嶺外神宗不聽但謫監衡州
鹽倉哲宗即位擢至侍御史請進讀至仁宗不避
庚戌臨奠張士遜侍讀曰國朝故事多避國音國朝
角音木也故畏庚辛哲宗問果當避否摯進曰陰陽
拘忌聖人不取如正月祈穀必用上辛此豈可改也
漢章帝以反支日受章奏唐太宗以辰日哭張公謹
仁宗不避庚戌日皆陛下所宜取法哲宗然之又疏
蔡確罪大略有十論章惇凶悍輕侻無大臣體又請
雜用經義詩賦取士復賢良方正科罷常平免役引
朱光庭王巖叟爲言官元祐元年擢遷門下侍郎又

論官者李憲王中正宋用臣石得一四人專權生事
張灼中外四人俱被黜六年拜尚書右僕射與呂大
防同位國家大事多决於大防惟進退士大夫實執
其柄然持心少恕勇於去惡竟爲朋讒奇中紹聖初
來之邵周秩論摯變法棄地罪斬州居住將行語諸
子曰上用章惇吾且得罪死無所恨正應意在報復
法令益峻奈天下何四年脩邢恕之謗新州安置惟
一子從數月以疾卒年六十八子政能爲文章遭黨
事爲官拓落家居避禍以壽終

蘇頌

蘇頌字子容南安人父紳葬丹陽因家焉第進士歷
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留守歐陽修委以政曰
子容處事精審修不復省矣皇祐五年召試館閣校
勘富弼與韓琦爲相同表其廉退以知潁州通判越
至忠本邊徼降者頌待之以禮至忠感泣曰平生議
服者惟公與韓魏公耳知制誥知審刑院時知金州
張仲宣坐枉法贓罪至死法官援例杖脊黥配海島
頌對神宗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雖其人
無可矜所重者汙辱衣冠耳乃免杖黥流海外遂爲
定法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擢除監察御史裏行宋
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黥奈法制
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亦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知
婺州方泝桐廬江水暴迅舟横欲覆母在舟中幾溺
矣頌哀號赴水救之舟忽自正甫及岸舟乃覆元祐
初遷至吏部尚書兼侍讀至弭兵息民必援引古今
以動人主之意既又請別製渾儀因命頌提舉頌旣
邃於律曆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筭術有巧思奏用

之授以古法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辭位
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
幼諸臣太紛紜常曰君長誰任其咎每大臣奏事但
取决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頌奏宣仁后必再
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以聽聖語及貶元祐故臣
御史周秩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意無輕議此老
卒年八十三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登進士第調

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辭時胡瑗孫復石介李覯皆在仲淹門純仁從之游父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論民植桑有罪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號著作林爲侍御史會議濮王典禮純仁言宜如王珪等議纔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神宗以陝西城郭兵食爲問純仁勸帝且無留意邊功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因論尚書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之語作尚書解以進又論宜速還言者

而退安石荅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遣人諭留已擬知制誥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顧也哲宗立召爲右諫議大夫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豐法度純仁謂先去其泰甚者可也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純仁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吳處厚上蔡確車蓋亭詩以爲謗訕確貶新州大防奏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

擊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歷拜右僕射蔡卞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李清臣殿試策問爲紹述之說蘇轍奏辨引漢昭變法事哲宗震怒純仁從容言之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帝既召相章惇純仁堅請去出徙陳州呂大防等竄嶺表純仁上疏爲申理惇不悅詆爲同罪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聞諸子怨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

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役法與光異議爲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授光祿卿促入覲純仁乞歸許養疾疾革口占遺表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疆場未解嚴爲憂凡八事卒年七十五謚忠宣常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子正平正思

王存

王存字正仲丹陽人年十二辭親從師於江西五年始歸登進士第由簿令歷館閣校勘存故與王安石厚安石執政論事多不合累上書陳時政闕及大臣無所附麗皆時人難言者元豐初累擢右正言元祐初連遷尚書左右丞蔡確以詩怨謗存與范純仁欲薄其罪確再貶新州存亦爲確罷知蔡州召爲吏部尚書時朋黨之論紛熾存爲哲宗言慶曆中或指韓琦富弼范仲淹歐陽修爲黨賴仁宗聖明不爲所惑

由是復與任事者戾除知大名府致仕卒年七十九

孫固

孫固字和父管城人登進士第始仕州縣爲宰相韓琦所知歷官穎王宮侍讀即位擢天章閣待制神宗謀取綏州固上言兵凶器也動不可妄出知澶州還領銀臺封駁神宗問王安石可相否對曰宰相自有其度安石狷狹少容必欲求賢相呂公著司馬光韓維其人也及安石當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出知真定府元豐初同知樞密院事諜者告夏人幽其主帝欲西討數言舉兵易解禍難必不得已請聲其罪薄伐之帝笑曰此真酈生之說耳其後師果無功哲宗立拜門下侍郎卒年七十五

趙瞻

趙瞻字大觀永城人父剛太子賓客徙鳳翔之盩厔瞻登進士第初歷州縣有惠政治平初自都官員外郎除侍御史上疏曰英斷獨化人主至權也英宗稱善時議追崇濮王瞻引漢師丹董宏事力爭會使契丹及還聞呂誨等以諫濮議罷乞與同貶通判汾州

神宗即位累遷開封府判官神宗問卿知青苗法便乎對不便初王安石欲瞻助己使其黨餌以知雜御史瞻不應由是出爲陝西轉運副使哲宗立擢至樞密直學士同知院事初元豐中河決小吳至是都水王令圖請還河故道瞻固爭之卒罷役瞻又奏廢渠陽軍紓荆河之力乞詔諭西夏使歸永樂遺民夏人聽命卒年七十二

傅堯俞

傅堯俞字欽之濟源人十歲能爲文未冠登第歷知

新息縣累遷太常博士嘉祐末爲監察御史仁宗春
秋高堯俞請建儲以慰天下英宗即位轉殿中侍御
史遷起居舍人内侍任守忠議間兩宮堯俞諫逐守
忠大臣議濮王稱皇考堯俞與侍御史呂誨抗論凡
十餘疏命堯俞與趙瞻使契丹北還呂誨等皆以諫
濮議罷堯俞請同貶遂出知和州神宗即位王安石
素與之善堯俞曰新法世以爲不便再歲六移官困
於道路知不爲時所容請祠哲宗立自知明州召入
遷權御史中丞御史張舜民以言事罷堯俞請留不

聽知陳州未幾復舊職前宰相蔡確坐詩謗誹貶新
州學執侍從以下罷者七八人御史府爲之一空堯
俞言宜置餘黨元祐四年拜中書侍郎六年卒年六
十八太皇太后語輔臣曰傅侍郎清直一節終始不
變金玉君子也方倚以爲相遽至是乎從孫察

梁燾

梁燾字況之須城人以父蔭任爲太廟齋郎舉進士
歷集賢校理元豐時上書論青苗請外知宜州哲宗
立遷太常少卿右諫議大夫文彥博議遣劉奉世使
夏國御史張舜民論其不當遣被黜燾力爭之知潞
州明年以左諫議大夫召前宰相蔡確作詩怨謗燾
與劉安世交攻之乃竄確新州鄧潤甫除吏部尚書
燾爲御史中丞論潤甫柔佞不良不聽蔡京帥蜀燾
言京輕險貪愎又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合遂丐去
紹聖元年知鄆州用黨論起哲宗曰梁燾朋黨排擊
蓋出公議竟以司馬光黨化州安置卒年六十四

王巖叟

王巖叟字彥霖清平人仁宗初置明經科巖叟十八

鄉舉省試廷對皆第一調欒城簿涇州推官甫兩月
聞弟喪棄官歸養熙寧中韓琦留守北京辟爲屬韓
絳代琦復欲留用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
他門士君子稱之後知定州安喜縣有法吏罷居鄉
里導人爲訟巖叟捕徒於市衆皆竦然守呂公著嘆
爲古良吏有詔近臣舉御史舉者意屬巖叟而未及
議或謂可一往見巖叟笑曰是所謂呈身御史也卒
不見哲宗即位劉摯薦爲監察御史入臺之明日即
上書論社稷安危之計在從諫用賢不可以小利失

民心李定不持所生母服巖叟論其不孝宰相蔡確以定策自居巖叟言確貪天章悖不忠之罪蓋與確等於是二人相繼斥遷左司諫遷侍御史坐張舜民事改起居舍人不拜以起居舍人召常侍邇英講進讀寶訓至節費巖叟曰須每事以節儉爲意進權吏部侍郎質孤勝如二堡自元祐講和在蘭州界內夏力爭之延帥欲以二堡與夏蘇轍主其議巖叟曰形勢之地豈可輕棄乃止或欲以七嶢經毀之地皆以與夏巖叟力言不可定遠遂城皆巖叟之力拜中書

舍人復爲樞密都承旨言於哲宗曰陛下今日聖學當深辨邪正或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乃深誤陛下也哲宗選后既定巖叟曰聖人言正家而天下定當慎之於始宰相劉摯右丞蘇轍以人言求避位巖叟曰元祐之初排斥姦邪羽翼聖治摯與轍之功居多後摯竟爲御史鄭雍所擊巖叟進上疏論救摯去位御史遂指爲黨罷卒年五十一

孫永

孫永字曼叔長社人祖沖陸將作監主簿登進士第自縣令擢爲諸王府侍讀神宗爲皇太子進舍人卽位累擢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王韶建取熙河策永以生事折之知和州召還神宗問青苗助役便否對曰法誠善然驅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斂之患議復肉刑永奏曰漢文帝所不忍陛下忍之乎知開封府時行市易抵當法神宗詔永及韓維究實御史張琥劾永棄同卽異罷予祠哲宗召拜工部尚書提舉中太一宮未拜卒年六十八

陸佃

陸佃字農師山陰人居貧苦學映月讀書熙寧三年應舉入京適王安石當國以常受經造焉安石首問新政佃曰顧擾民又訪外議佃曰頗以爲拒諫安石笑曰邪說營營顧無足聽佃曰是乃所以致人言也明日安石召謂之曰吾與呂惠卿議云私家取債亦須一雞半豚已遣李承之使淮南質究矣既而承之還說言便佃說不行安石以佃不附已專付之經術不復咨以政每有所議神宗輒曰自王鄭以來言禮未有如佃者累擢中書舍人安石卒佃率諸生供佛

哭而祭之脩撰神宗實録徙禮部數與史官范祖禹
黄庭堅爭辨大要爲安石晦隱庭堅曰如公言蓋佞
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書乎知江寧府甫至祭
安石墓紹聖初治實録罪坐落職知泰州徽宗即位
召爲禮部侍郎上疏曰夫善續前人者不必因所爲
否者革之善者揚焉元祐紛更是知革之而不知揚
之之罪也紹聖稱頌是知揚之而不知革之之過也
命修哲宗實録拜尚書右丞諫官陳瓘上書曾布怒
佃曰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佃執政與曾布比而持

論多近恕每欲參用元祐人才轉左丞御史論呂希
純劉安世復職大槩請加鐫抑且欲更懲元祐餘黨
佃爲徽宗言不宜窮治罷爲中大夫知亳州數月卒
年六十一

蔡確

蔡確字持正晉江人父徙陳確有智數不謹細行第
進士調邠州司理參軍以賍聞轉運使薛向行部欲
按治之見其儀觀秀偉召與語反以爲奇更加延譽
韓絳宣撫陝西見確所製樂語亦以爲材薦於開封
尹韓維維絳弟也維又薦之安石安石用鄧綰薦爲
監察御史裏行時開封府鞫霸州民訟事連判官陳
安民安民令其甥文及甫求援於宰相吳充之子安
持確言事關大臣非開封府可了遂移御史臺中丞
鄧潤甫御史上官均按之亦與開封府獄同事多不
實王珪奏遣確詣臺參治確遂鍛鍊成獄潤甫均不
能制密奏確慘掠罪囚確伺知之詐使吏爲使者覆
問囚若稱冤輒加若掠及帝遣遣諫官内侍審直因
皆怖畏言不冤矣由是潤甫均罷而確得中丞猶領

司農凡常平免役法皆成其手大學生虞蕃訟其學
官確深探其獄連引朝士自翰林學士許將以下皆
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飲食旋溷共爲一室設
大盆於前凡羮飯餅胾舉投其中以杓混攪分飼之
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則一一皆承遂劾參知
政事元絳有所屬請出絳知亳州而確代其位確自
知制誥爲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
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自以爲得計吳充數爲
帝言新法不便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

逵何約束乞屢屈法遂不變元豐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確既相屢興羅織之獄確名爲次相實顓大政珪拱手而已哲宗立韓縝入相中書用其兩姪爲列卿確風御史中丞劾縝元祐元年罷確知陳州又奪職徙鄧州初神宗疾革王珪議建儲事確與同列皆在側知狀及確出守鄧陰與章惇邢恕等合謀謂珪當日懷異意賴已擁護故不得逞欲以上誣高太后下陷珪等結帝之歡以固寵專權頼故諫議大夫張燾范祖禹司諫吳安詩王巖叟正言劉安

世等連上章乞正確罪乃復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確遂卒於貶所

邢恕

邢恕陽武人從程顥學因出入司馬光呂公著之門神宗不豫恕與蔡確密謀語宣仁后之姪公繪曰家有白桃著花道書言可療上疾邀與歸視之至則執其手曰蔡丞相令布腹心上疾不可諱延安冲幼雍曹皆賢王也公繪驚曰此何言哉君欲禍吾家耶遽趨出恕計不行反宜言太后屬意雍王與王珪爲表裏恕因導確約珪入問疾陽爲致珪語使知開封府蔡京伏劍士於外須珪小持異則執而誅之既而珪言上自有子定議立延安矣恕益無所施哲宗立遷起居舍人又爲公繪具奏乞尊崇朱太妃爲高氏異日計后詰之曰汝素不識字誰爲之者公繪不得隱以恕對具上其藁恕遂出知隨州恕久斥外蓄憤怨間道謂確於鄧州恕遂與確謀日者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赴闕恕邀康道河陽因勸康作書稱確康與恕同年登科恕又出其父光門下信之恕本意謂康

司馬光之子也既云爾則確定策事可信無疑會吳處厚梁燾等奏確與恕咸指康書爲證故確遂遠竄恕亦坐責監永州酒稅章惇蔡卞得政復引恕自助召爲御史中丞恕既處風憲遂誣宣仁后有廢立謀又教蔡懋上文及甫私牘詆梁燾劉摯云陰圖不軌加司馬光呂公著以凶悖名悖使蔡京置獄於同文館組織萬端將悉陷諸人於族有高士京者嘗與恕同官恕一日置酒問曰公知元祐間獨不與先公推恩否士京曰不知又問有兄弟無士京曰有兄士

充已死恕曰此乃傳王珪語言之人也當是時王珪爲相欲立徐王遣公兄士充傳道語言禁中知否士京曰不知恕因誘士京以官爵曰公不可言不知當爲公作此事因令所親信爲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而恕得數登對後擿帝薄惇屢言惇短故爲惇所陷出知汝州徽宗初蔡京當國經營湟鄯起恕爲鄜延經略安撫使旋攺涇原恕乞築蕭關釆軍戰法爲戰攻計又欲使熙河造舡直抵興靈以空夏國巢穴其謀皆迂誕不可用帝亦燭其妄而京力主之已

而夏人寇鎭戎欲趨渭州警奏至京懼恕乃奪職卒年七十恕本從程門得游諸公卿間而反覆行險爲司馬光客卽陷司馬光附章惇卽背章惇至與三蔡爲心腹上誘毋后下誣忠良非宜仁后聖慈深信帝心中外咸戴則禍及宗社矣

章惇

章惇浦城人惇豪雋進士登名恥出姪衡下委敕而去再舉甲科調商洛令熙寧初王安石秉政悅其才用爲編修三司條例官呂惠卿去位鄧綰論惇同惡

出知湖州元豐五年召拜門下侍郎哲宗卽位知樞密院事乃駁司馬光所更役法累數千言光議旣行惇憤恚爭辨簾前宣仁后怒劉摯蘇轍朱光庭王巖叟交章擊之黜知汝州七八年間數爲言者彈治哲宗親政用楊畏疏欲復熙寧元豐之政首起惇爲尚書左僕射於是專以紹述爲國是凡元祐所革一切復之引蔡卞林希等居要地協謀朋姦報復佷怨甚至誣宣仁后謂元祐之初老姦擅國又請發司馬光呂公著冢斵其棺又請編類元祐諸臣章疏窮治劉

安世范祖禹諫禁中顧乳媼事又起同文館獄欲殺劉摯及梁燾王巖叟等初惇卞恐元祐舊臣一旦復起日夜與邢恕等謀結內侍郝隨爲助媒孽宣仁嘗欲危帝之事旣貶王珪又誣司馬光呂大防等結宣仁閤內侍陳衍謀廢立又以內侍張士良嘗與衍同主后閤使蔡京安惇雜治之以實其說京等列鼎鑊刀鋸於前謂士良等曰言有卽還舊職無則就刑士良仰天大哭曰太皇太后不可誣天地神祇不可欺乞就戮京等鍛鍊無所得乃奏衍疏隔兩宮斥隨龍

內侍劉瑗等於外以翦除人主腹心羽翼爲大逆不
道處死而自作詔書請廢宜仁爲庶人太后方寢閣
之遽起泣謂帝曰吾日侍崇慶天日在上此語曷從
出且帝必如此亦何有於我太妃等亦泣帝感悟取
惇卞奏就燭焚之郝隨覘知之密語惇卞明日惇卞
再具狀堅請施行帝怒曰卿等不欲朕入英宗廟乎
抵其奏於地事得寢惇又議遣呂升卿董必察訪嶺
南將盡殺流人哲宗問許將對曰本朝所以遠過漢
唐者以未嘗殺戮大臣也哲宗然之謂惇卞曰朕遵

祖宗遺制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然重得罪者千
餘人或至三四謫徙天下寃之惇又以皇后孟氏宣
仁后所立迎合郝隨勸哲宗起掖庭秘獄捕逮宦者
宮妾搒捕備至肢體毀折至有斷舌者獄成命御史
董敦逸覆錄罪人過庭下氣息僅屬無一人能出聲
者敦逸秉筆疑未下郝隨等脅之敦逸畏禍乃以奏
牘上詔廢后出居瑤華宮號華陽教主帝久亦悔之
曰章惇誤我哲宗崩皇太后議所立惇厲聲曰以禮
律言之母弟簡王當立皇太后曰老身無子諸王皆
是神宗庶子惇復曰以長則申王當立皇太后曰申
王病不可立惇尚欲言知樞密院事曾布叱之曰章
惇聽太后處分皇太后決策立端王是爲徽宗惇罷
知越州再貶雷州司戶參軍徙睦州卒惇敏識加人
數等窮凶稔惡然不肯以官爵私所親四子連登科
獨季子援嘗爲校書郎餘皆隨牒東銓任州縣訖無
顯者妻張氏賢惇之入相也張病且死屬之曰君作
相幸勿報怨既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
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言惇無以對

曾布

曾布字子宣學於兄鞏同登第歷開封令以韓維王
安石薦上書大率皆安石指也神宗召見凡三日五
受敕告與呂惠卿共創青苗助役保甲農田之法使
專任安石以威脅衆使毋敢言韓琦疏論新法之弊
布遂爲安石條析而駁之熙寧七年大旱詔求直言
布論判官呂嘉問掊克非市易本意下兩制議呂惠
卿以爲沮新法安石怒布遂去位惠卿參大政紹聖
初復自翰林進權知樞密院事初章惇爲相布草制

極稱羡冀引共政惇忌之止薦居樞府故矜不相能
布力贊紹述惇遂與大獄惇以士心不附詭情飾過
薦引名士彭汝礪陳瓘張庭堅等乞復司馬光呂公
著贈謚勿毀墓仆碑布以爲無益之事又奏人主操
柄不可倒持意傾惇也哲宗崩徽宗未立惇有異議
布叱惇使從皇太后命既即位惇以異議得罪罷拜
韓忠彦左僕射布右僕射忠彦遂罷布獨當國漸進
紹述之說復改元崇寧召蔡京爲左丞京與布異會
布擬陳佑甫爲戸部侍郎京奏宰相私其親佑甫子
布婿也布爭辨徽宗於是不悅罷知温州落職連責
大觀初卒於潤州

蔡京

蔡京字元長仙遊人登熙寧進士第知開封府司馬
光秉政復差役法爲期五日京如約諫官范祖禹論
京不可用徙江淮荊浙發運使紹聖初入權戸部尚
書時章惇復役法京請取熙寧成法行之命窮治文
及甫獄京捕内侍張士良令述陳衍事狀論誅并劉
摯梁燾劾之衍死摯與燾亦貶死王巖叟再追貶范

祖禹劉安世再遠竄元符三年徽宗立諫官陳瓘論
京御史陳次升等交論其惡奪職居杭州童貫以供
奉官訪書畫奇巧留杭京日與貫游附語言論奏至
帝所由是帝屬意京又因太學博士范致虚結左街
道録徐知常以達禁中已而宮妾宦官合詞譽京起
知定州崇寧元年徙大名府韓忠彦與曾布交惡謀
引京自助復用爲學士承旨徽宗有意修熙豐政事
鄧洵武黨京撰愛莫助之圖以獻京陰託紹述之柄
箝制天子南開黔中靖州辰溪徭叛命舒亶守荊南
以勦絶群徭爲詞西收湟川鄯廓取牂牁夜郎地擢
童貫領節度使其後楊戩藍從熙譚稹成梁師成皆
踵之累轉司空封嘉國公時元祐群臣貶竄死徙略
盡京猶未愜命等其罪狀首以司馬光目曰姦黨刻
石又籍范柔中以下爲邪等在兩籍者凡三百九人
悉錮其子孫五年正月彗星見京免使其黨陰援於
上大觀元年復拜左僕射太廟齋郎方軫上書論京
請誅之詔宣示京京請下軫獄流嶺南三年以臺諫
交論致仕太學生陳朝老疏京惡十四事明年彗出

奎妻御史張克公論京毛注復論之政和二年召還京京更官名遂正公相位揔治三省京自崇寧以來倡豐亨豫大之說以蕩上心召童貫等五人風以侈麗而延福景龍艮嶽之役起矣帝屢微行幸其第命坐傳觴用家人禮厮養居大官媵妾封夫人公論益不與宣和二年命致仕六年因朱勔復起仍領三省京目昏眊不能事事悉決於季子絛凡京判皆出絛手恣為姦利竊宰相白時中等惟奉行文書而已既不能堪兄攸亦自發其事上怒欲竄絛京力求免特勒停侍養未幾褫絛侍讀毀賜出身勅京亦令致仕欽宗立邊遽日急京盡室南下以避敵天下罪京為大賊之首以侍御史孫覿言連貶衡州安置又徙韶儋二州行至潭州死年八十京性內譎舞智御人在人主前顓狙伺為固位計林攄余深與京結為死黨京姦謀詭計二人助之為多燕山之役京以詩送攸陽為不可之意為自解地八子儵先死攸翛伏誅絛流白州死鞗以帝婿免竄餘子孫皆分徙遠惡郡

張商英

張商英字天覺蜀州人長身偉然豪視一世章惇經制夔夷狎侮郡縣商英知南川若道上服長揖就坐惇肆意大言商英隨機折之落落出其上惇大喜延為上客歸薦諸王安石擢至監察御史坐論樞密檢詳官劉奉世語侵樞臣文彥博等上卬求大詔責商英監荊南稅吏十年乃得館閣校勘檢正刑房商英管薦舒亶可用至是亶知諫院商英以婿王溈之所業示之亶繳奏以為事涉干請責監亦斥監稅哲宗初為開封府推官屢詣執政求進朝廷稍更新法商英上書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且移書蘇軾求入臺其庚詞有老僧欲住寺呵佛罵祖之語哲宗親政召為右正言左司諫商英積憾元祐大臣極力攻之乞追奪光公著贈謚仆碑毀家章惇安燾交惡商英助惇傾燾哲宗不直商英尋出監江寧酒遷至中書舍人謝表歷詆元祐諸賢蔡京拜相商英雅與善復與京議政不合數詆京御史取商英所作元祐嘉禾頌及司馬光祭文斥其反覆罷知亳州大觀四年京罷逐遂拜尚書右僕射京久盜國柄中外怨疾見商英

能立同異更稱爲賢徽宗因人望相之時久旱彗星中天是夕彗不見明日雨徽宗喜大書商霖二字賜之何執中鄭居中日夜醞織其短御史中丞張克公疏擊之衙州安置繼復還故職卒見唐英

錢遹

錢遹字德循婺州人進士甲科徽宗時兩爲殿中侍御史劾罷右相曾布進中丞乞治元符末大臣嘗請復孟后廢劉后者韓忠彥曾布李清臣黃履及議者曾肇豐稷陳瓘龔夬皆坐貶復與殿中侍御史石豫

左膚言元祐皇后得罪先朝當國大臣因一布衣何大正狂言復還廢后位號乃至疎逖小臣詣闕上書天下公議從可知矣遹所言小臣上書者昌州推官馮澥也澥因得鴻臚主簿蔡京謀取青唐遹助成其議方臘陷婺遹逃奔蘭溪爲賊所殺

吳執中

吳執中字子權松溪人登第官州縣同門婿呂惠卿方貴盛不肯附歷右司郎中大觀中擢至御史中丞疏論外戚鄭居中不當任政地帝還其章諭所以用居中意劾蔡京忌張康國故引執中言路執中先劾劉炳兄弟宋喬年父子皆京客帝嘗語執政嘉其不阿康國曰是乃爲逐臣地耳已而章果至帝怒黜知滁州復拜中丞京以星變逐執中謂大臣當全體貌於是得不重貶遷禮部尚書張商英罷御史張克公言執中與商英皆出郭天信以進奪職卒於家

王祖道

王祖道字若愚福州人第進士又舉制科會罷調韓城尉歷官中外蔡京開邊祖道乘時徼富貴諂王江

會使納土奏大其辭遂築懷遠軍建擢召爲兵部尚書未行循黎渠帥不勝忿舉起侵剝闢新寨安軍及觀州殺官吏京庇之猶除端明殿學士知瓊州卒張商英爲相治其誕罔追貶京再輔政復還之然所創州縣不旋踵皆罷是役龍恭孫張莊趙遹程鄰鍾傳皆以拓地受上賞大抵皆規模祖道云

孫覺

孫覺字莘老高郵人甫冠從胡瑗學登進士第調合肥主簿歲旱督蝗覺言方艱食若以米易之是爲除害而享利也守悅推其說於諸縣嘉祐中進館校勘神宗擢至右正言熈寧二年詔修諫院同修起居注知審官院王安石早與覺善驟引用之將援以爲助青苗法行覺條奏其害安石覽之怒始有逐覺意因請遣覺行視畿縣散常平錢後覺辭且言陳留不散

一錢以此見民實不願望賜罷坐出知廣德軍入爲太常少卿哲宗即位論宰相蔡確韓縝進不以德以疾請歸卒年六十三弟覽覽字傳師擢第歷司農主簿舒亶判寺且兼院欲引覽自助拒不荅亶用帳籍違事劾之累遷戶部侍郎與蔡京論役法不合知太原城葭蘆策勳加樞密院直學士覽雖立邊功議論多觸執政降寶文閣待制卒年五十九

劉安世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父航第進士歷知虞城犀浦廣城多盜犀浦民馴航寬猛不同兩縣皆治爲河南監牧使使西夏還上禦戎書爲河北西路轉運使熈寧大旱求言航論新政不便者五又上書言人主不可輕失天下心不報乃請祠起知涇利二州終太僕卿安世自少持論已有識航使監牧時文彥博在樞密府有所聞輒呼安世告之安世從容言王介甫求去外議謂公且代其任彥博曰介甫壞天下至此後之人何可爲安世拱手曰不然公當去所害興所利反掌間耳他日見航奬其堅正登第不就選從學司馬

光咨盡心行己之要光教以誠且自不妄語始哲宗立光入相薦爲秘書省正字光曰光居閒足下問訊不絕光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所以相薦也呂公著又薦擢右正言章惇以強市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素相交結天下指爲四凶會吳處厚進確安州詩安世謂確指斥乘輿與梁燾等極論之民間譁傳宮中求乳媪安世疏諫甚切鄧溫伯爲翰林承旨安世言其出入王呂黨不報遂請外予祠數月召爲寶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呂惠卿復光祿卿

安世爭之不聽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三貶新州別
駕安置英州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竟
徙梅州惇與蔡卞必欲寘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誅陳
衍諷脅安世自裁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使殺之
判官疾馳將至梅梅守遣客勸安世自爲計安世不
爲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顧客曰死不
難矣客密從僕所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
悉判官未至二十里嘔血而斃蔡京既相連七謫宣
和六年復待制明年卒年七十八孝宗賜謚忠定安

世儀狀魁碩音吐如鍾初除諫官入白母曰言官須
明目張膽以身任責脫有所觸忤禍譴立至君以老
母辭當免母曰當捐身報國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
當從汝所之安世乃受命母亦竟如其言云梁師成
用事求得小吏吳默嘗趨走前後者使持書來啖以
大用曰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卜居宋
都杜門屏跡人不得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
以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
軾論元祐人才曰若器之真鐵漢也死後二年金人
發其塚貌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鄭穆

鄭穆字閎中侯官人性醇謹好學門人千數與陳襄
陳烈周希孟友號四先生舉進士四冠鄉貢遂登第
歷集賢校理求外補通判汾州熙寧中召爲岐王侍
講嘉王出閣改諸王侍講府僚闕員御史陳襄請擇
人神宗曰鄭穆德行乃宜左右王者凡居館閣三十
年而在王邸一紀非公事不及執政之門元豐三年
出知越州告老與祠元祐初召拜國子監祭酒請老

卒年七十五

李常

李常字公擇建昌人擢第歷宣州觀察推官發運使
揚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矣
并薦之王安石與之善知諫院疏言均輸青苗源毒
天下安石見之遣所親密諭意常不爲止通判滑州
哲宗立進戶部尚書嘗轉對上七事諫官劉安世力
攻蔡確常疏論以詩罪確非所以厚風俗安世并劾
常知鄧州卒年六十四

孔文仲

孔文仲字經父新喻人舉進士南省擢第一歷台州推官熙寧初翰林學士范鎮薦制舉對策萬言力論理財訓兵之法忤王安石意神宗御批罷歸故官後為國子直講學者方用王氏經義進取文仲不習其書因攺官出通判保德軍哲宗累擢左諫議大夫會日食疏陳五事攺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一弟武仲平仲並以文聲起江西時號三孔武仲字常父進士甲科遷禮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洪州徙宣州坐元

祐黨奪職居池州卒年五十七平仲字義父登進士第又應制科用呂公著薦為秘書丞紹聖中言者詆其元祐時當路譏毀先烈知衡州安置英州徽宗立召戶部金部郎中黨論再起罷奉祠卒

黃廉

黃廉字夷仲洪州人第進士歷州縣或薦之王安石白神宗召訪對帝即命廉體量振濟東道除司農丞遼人求代北地廉言分水畫境失中國險阨對很心王中正發西兵潰歸嫁罪於轉餉廉坐貶元祐初累

遷起居集賢殿脩撰上官均論其徃附蔡確獄攺以西都轉運使卒年五十九

鮮于侁

鮮于侁字子駿閬州人第進士為江陵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求言侁條當世之失有四其語剴切唐介與同鄉里稱其名於上宋交章論薦侁盛言左參軍李景陽枝江令高汝善之美乞移與之介益以爲賢歷通判綿州越扑使蜀薦於朝未及用從何郯辟僉書永興軍判官神宗詔求直言侁陳十六事

部近臣舉所知范鎮以侁應選除利州路轉運判官初王安石有重名士大夫期以爲相侁惡其沽激要君語人曰是人若用必壞亂天下至是乃上書論時政其意專指安石安石怒毀短之神宗曰侁有文學可用初助役法行詔諸路各定所役緡錢利州轉運使李瑜定四十萬侁爭之曰利州民貧地瘠半此可矣瑜竟不從各以其事聞神宗是侁議諭司農頒以爲式因黜瑜而升侁副使仍兼提舉常平凡居部九年治所去閬中姻戚旁午待之無所私各得其歡心

蘇軾稱佖上不害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爲三難元豐二年召對命知揚州軾自湖州赴獄親朋皆絶道揚佖往見臺使不許通或謂佖宜烝焚軾所往來書文以避佖曰欺君負友吾不忍惟以忠義分譴則所願也爲轝吏所累罷主管西京御史臺哲宗立復以佖使京東議神宗廟配享有用王安石與充者佖曰宰相之賢誰出富弼右乃用弼拜諫議大夫首言君子小人消長之理甚倫又言王安石用事諂人詆訾新政廢制科宜復六科之舊以疾求去除集賢殿脩撰知陳州卒年六十九

彭汝礪

彭汝礪字器資鄱陽人舉進士第一歷彰州軍事推官王安石見其詩擢王太子中允既而惡之中丞鄧綰將舉爲御史召之不往既上章自劾失舉神宗怒逐綰用汝礪爲監察御史裏行首陳十事又論呂嘉問市易聚歛當罷俞充諂中人王中正至出妻拜之不當檢正中書五房事及中正與李憲主西師汝礪言不當以兵付中人因及漢唐禍亂之事元祐初再遷中書舍人吳處厚得蔡確詩以爲怨謗汝礪曰此羅織之漸也落職知徐州初汝礪在臺時論呂嘉問聚歛事與確異趣徙外十年後治嘉問他獄以不阿執政坐奪二官至是又爲確得罪人以此益賢之歷拜吏部侍郎哲宗躬聽政汝礪獨無建白或問之曰在前日則無敢言於今則人人能言之矣言者誚當附會劉摯連降年五十四卒弟汝霖汝芳

呂陶

呂陶字元鈞成都人年十三能文爲蜀守蔣堂所奬登進士第歷知壽陽縣府帥唐介辟僉書判官日促膝晤語告以立朝事君大節曰君廊廟人也以介薦應熙寧制科陶敫王安石更法之過元祐初擢殿中侍御史獻邪正之辨曰蔡確韓縝張璪章惇在先朝與小人表裏安燾李清臣又依阿其間陶與同列論張舜民事不合傅堯俞王巖叟攻之遷左諫議繼出爲梓州遷中書舍人奉使契丹乞脩邉備哲宗喜進給事中知陳州徽宗立知梓州致仕卒年七十七

張舜民

張舜民字芸叟邠州人登進士第爲襄樂令王安石倡新法舜民上書言人主不可與小民爭利元豐中環慶帥高遵裕辟掌機宜文字王師無功舜民在靈武賦詩紀其事坐謫赦還司馬光薦爲監察御史上疏言西夏疆臣爭權不宜加以爵命當興師問罪徽宗立擢右諫議大夫居職七日上六十言坐元祐黨商州安置卒舜民慷慨喜論事使遼見其太孫禧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以爲他日必有如唐張義潮挈十三州來歸者後如其言

李周

李周字純之馮翊人登進士第歷通判施州州介群獠不習服牛之利爲辟田數千畝選謫戍知田者市牛使耕軍食賴以足神宗以近臣孫固薦召對謂曰知卿不游權臣識今執政乎對曰不識也翌日詔圖閣李周樸忠之士也判西京國子監哲宗立召爲職方郎中改集賢殿脩撰卒年八十

顧臨

顧臨字子敦會稽人通經學長於訓詁皇祐中縣說書科爲國子監直講神宗以臨喜論兵詔編武經要略且召問兵對曰兵以仁義爲本因條十事以獻出權湖南轉運判官提舉常平議事忤執政意罷歸改同判武學元祐二年擢給事中朝廷方事回河拜臨天章閣待制河北轉運使於是翰林學士蘇軾等言臨資性方正學有根本宜留左右以補闕遺諫議大夫梁燾亦言之皆不報臨至部請因河勢回使東流復以給事召還以附會黨人斥饒州卒年七十二

王覿

王覿字明叟泰州人第進士歷官司農丞神宗時司農爲要官進用者多由此選覿拜一日即求外韓絳高其節留詳三司會計絳出穎昌辟僉書判官坐公累免哲宗立擢右正言進司諫極論蔡確章惇韓縝張璪朋邪害正又劾竄呂惠卿論青苗之害乞盡罷新令復常平舊法朱光庭訐蘇軾策問呂陶辨其不然遂起洛蜀二黨之說覿言學士命辭失指其事尚小使士大夫有朋黨之名大患也坐論尚書右丞胡宗愈出知潤州入拜刑戶二部侍郎與豐稷偕使遼

爲遂人禮重徽宗卽位累遷御史中丞改翰林學士日食下詔覲當制忤宰相乃力請外卒年六十八

喬執中

喬執中字希聖高郵人入太學補五經講書五年不歸告王安石爲群牧判官見而器之命子弟與之游擢進士調須城主簿安石爲政引執中編脩熙寧條例選提舉湖南常平章惇討五溪檄執中取大田離子二峒元祐中累擢中書舍人論邢恕蔡確之黨紹聖初上官均擲執中爲呂大防所用以寶文閣待制

知鄆州執中屢典刑獄雪活以百數明年夢神人畀以騎都尉誥且爲客言之少焉談笑而逝年六十三

孫諤

孫諤字元忠睢陽人父文用以信厚稱鄉里死諡慈靜居士諤少挺特不群登進士調哲信主簿選爲國子直講隋虞蕃獄免元祐初起歷左正言紹聖治元祐黨諤言漢唐朋黨之禍章惇惡其拂己出知廣德軍徽宗立復右司諫首論大臣邪正政事可廢置因革者帝稱其鯁直遷左司諫俄以疾卒

馬默

馬默字處厚成武人家貧徒步詣徂徠從石介學登進士第調臨濮尉爲張方平所知薦爲監察御史裏行遇事輒言時議尊崇濮王茎諫呂誨等悉補外默請還之不報神宗卽位論歐陽脩事通判懷州除知登州沙門島囚衆官給糧者三百人毎溢數則投諸海默爲奏請更定配島法徙知曹州召爲三司鹽鐵判官以默與富弼善且論新法不便出知濟兗二州還提舉三司爲神宗言用兵應對如流神宗喜將用

之大臣落不悅改廣西轉運使安化蠻歲饑內寇臨上平蠻方略以疾求歸知徐州召爲司農少卿司馬光爲相欲盡脩祖宗法問默以復鄉差衙前法如何默曰不可如常平自漢爲良法豈宜盡廢去其害民者可也復知徐州改河北都轉運使初元豐間河決小吳因不復塞縱之北流元祐議臣以爲東流便水默與同時監司上議以北流爲便時不能用其後河竟決而北云告老予祠卒年八十

鄒浩

鄒浩字志完晉陵人第進士調穎昌府教授元祐中
上疏論事蘇頌爲相用爲太常博士來之邵論罷之
後哲宗親擢右正言賢妃劉氏立浩言郭后向與美
人爭寵仁祖旣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望陛下
追停冊禮帝持其章躊躇四顧明日章惇詆其狂妄
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爲右正言遷左
司諫上疏謂公議不可不恤獨斷不可不謹初浩還
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嘆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
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蔡京用事素忌浩

乃使其黨爲僞疏寘昭州初浩除諫官恐貽親憂欲
固辭母張氏曰兒能報國無愧於公論吾顧何憂卒
年五十二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誕皆良士也

田晝

田晝字承君陽翟人以從父況任知西河縣有善政
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爲諫官晝監京城
門病歸許邸狀報立后晝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絶
交矣浩得罪晝迎諸塗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
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
能死人哉願君毋以此舉自滿所當爲者未止此也
徽宗立入爲大宗正丞晝布數罪致之不爲屈欲與
提舉常平官亦辭請知淮陽人祀以爲土神云

曾回

曾回字景深仙游人第進士歷中正寺簿元符中葉
祖洽爲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
將論之密告回回勸替之且曰移孝爲忠亦太夫人
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治裝且慰
其母祖洽亦坐黜徽宗立召還擢監察御史數日卒

年五十三

曾誕

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
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以
譏之蓋倣韓愈諫臣論云誕仕亦不顯

陳瓘

陳瓘字瑩中沙縣人中甲科歷越州判官撫判明州
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邀與同載詢當世
之務瓘曰天子待公爲政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

所當先辯瓘曰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爲今之計唯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亦納其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蔡卞與惇合志正論遂紲紹述之說起瓘奏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不同執政憾之出通州滄州知衛州徽宗即位召爲右正言遷左司諫瓘論議務存大體惟極論蔡卞章惇邢恕安惇罪御史龔夬擊蔡京將被謫瓘遂草疏論京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明年還爲著作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以將即真瓘語子正彙

曰是以官爵相餌也將投書決去就布使數人邀相見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徐起曰日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待士禮布畏然改容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袁州廉州移郴州稍復宣德郎杭守蔡薿京黨也因正彙告京以動搖東宮執送京師瓘併逮開封制獄正彙坐流海上瓘安置通州瓘在明州嘗著尊堯集謂紹聖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脩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商英罷及瓘自通判徙台州守相何執中蔡京令瓘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每十日一徙且與薿謀命凶人石悈知州事執至庭大陳獄具將脅以死瓘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旨耶悈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爾瓘曰然則何用許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悈慚揖使退執中猶以悈爲怯罷之在台五年得自便卒年六十五靖康初贈諫議大夫召官正彙高宗賜謚忠肅

任伯雨

任伯雨字德翁眉山人父孜字遵聖名與蘇洵埒仕至光祿寺丞其弟汲字師中亦知名嘗知瀘州當時稱大任小任伯雨登進士第由縣簿雍丘縣擢右正言徽宗初伯雨首擊章惇章八上貶惇雷州繼論蔡卞六罪建中靖國改元當國者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故以中爲名伯雨言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並進可以致治者唐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不戒居半歲所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

多言俾權給事中密諭少默即爲眞伯雨抗論愈力
且將劾曾布布覺之徙度支員外郎尋知虢州黨事
作削籍編管通州爲蔡卞所陷與陳瓘龔夬張庭堅
等十三人皆南遷而獨伯雨徙昌化姦人猶未甘心
用匿名書復逮其仲子申先赴獄妻適死於淮報訃
俱至伯雨處之如平常申先鍛煉無所傳致乃得釋
居海上三年歸卒年七十三長子象先登四科又中
詞學兼茂才舉有司啓封見爲黨人子不奏名調秦
州戶曹掾聞父諭棄官歸養終身不復仕申先以布
衣特起至中書舍人

陳禾

陳禾字秀實鄞縣人第進士徽宗時初歷殿中侍御
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綖獄禾奏免孝壽京
子儵及何執中壻蔡芝皆疏其罪罷之遷左正言俄
除給事中時童貫黄經臣與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爲
姦首抗疏劾貫經臣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衣
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
惜碎首以報陛下翌日貫等愬禾不祥語盧航奏禾
狂妄謫監信州酒起知廣德軍歷知秀州王黼得政
禾不欲出黼門力辭改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禾兄
秉時爲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
下謁不得入愧之不受貫歸譖於上上曰此人素如
此汝不能容耶久之知舒州命下卒

豐稷

豐稷字相之明州鄞人第進士爲穀城令以廉明稱
從安燾使高麗大風檣折舟幾覆稷神色自若知封
丘縣擢監察御史治章惇請託事無所移撓歷殿中
侍御史上疏哲宗願以洪範爲元龜祖訓爲寶鑑擢
右司諫多糾正出知河南府章惇欲困以道路連歲
亟徙六州徽宗立以左諫議大夫召道除御史中丞
入對與蔡京遇京越班揖曰天子自外服召公中執
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荅曰行自知之是日論京
姦狀曾布得助變罷將拜相稷約其僚共論之蔡京
得政安置台州徙建州復朝請郎卒年七十五

陳次升

陳次升字當時仙遊人入太學時學官以王安石字

說訓諸生次升曰丞相豈泰學邪美商鞅能行仁政
而謂李斯解事非泰學而何坐擯斥既而第進士知
安丘縣以薦爲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提點
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復爲御史轉殿中劾章惇蔡
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擢之又與
同鄉里故延置憲府欲使出力助排衆賢而一無所
附且上章論惇卞植黨爲姦又論卞客周穜貪鄙鄭
居中憸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乘間白爲河北轉運使
帝曰漕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

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
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吕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
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刻
喜求人過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蔡卞
誣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爲遠改南安軍
徽宗立召爲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繼除
名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

陳師錫

陳師錫字伯修建陽人游太學有儁聲神宗知其材
延試擢第三調昭慶軍掌書記郡守蘇軾器之倚以
爲政軾得罪捕詣臺獄親朋多畏避師錫獨出餞之
又安輯其家知臨安縣爲監察御史元祐初蘇軾三
上章薦入爲祕書省校書郎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
史疏言元豐之末中外洶洶宣仁聖后再安天下委
國而治者司馬光吕公著爾章惇誣其包藏禍心至
於追貶願早擯寘界以慰中外之望蔡京爲翰林學
士師錫言京與弟卞同惡邪洶武內行汙惡向宗回
宗良亦陰爲京助出知潁廬滑三州坐黨論連削官

安置郴州卒年六十九

張庭堅

張庭堅字才叔廣安軍人進士高第歷官樞密院編
修文字坐折簡別鄒浩免徽宗召擢至右正言帝方
銳意圖治進延忠讜庭堅與鄒浩龔夬江公望常安
民任伯雨皆在諫列一時翕然稱得人庭堅在職逾
月數上封事是時議者往往指元祐舊臣庭堅爲帝
言司馬光吕公著之賢又薦蘇軾蘇轍可用頗忤旨
曾布因少其論帝命徙爲郎俄出爲京東轉運判官

政知汝州李清臣從而擠之政通判陳州初蔡京守蜀庭堅在幕府與相好及京還朝欲引以為已用庭堅拒之京大恨後遂列黨籍卒年五十七

龔夬

龔夬字彥和瀛州人進士第三僉書河陽判官從曾布於瀛紹聖初擢監察御史以親老求通判相州知洺州徽宗立召拜殿中侍御史始上殿即抗疏請辨忠邪以致太平時章惇蔡卞用事夬極論其惡請正惇典刑而卞明示譴黜又論蔡京治文及甫獄本以

償報私仇上誣宣仁歸咎先帝引用方天若賴其傾險以為腹心又上疏乞正元祐后冊位號及元符后不當並立崇寧初元祐后再廢言者論夬首尾建言詔削籍編管房州遂赦令得歸卒年五十五弟大壯少有重名清介自立從兄官河陽曾布欲見之不可得乃往謁夬邀之出從容竟日題壁間有得見兩龔之語夬為御史大壯勸使早去夬以為畏友

江公望

江公望字民表睦州人第進士建中靖國元年由太常博士拜左司諫上疏曰神考與元祐之臣非有射鉤斬袪之隙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為名必有元豐紹聖為之對而黨復立矣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諫他日入對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鷴畜之久終不肯去先是帝以拄杖逐鷴鷴不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蔡京為政編管南安軍赦還卒

陳祐

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徽宗初自右正言遷右

司諫言林希在紹聖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黜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其言皆出先朝歸過於君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邢恕鄧洵武仲自通判滁州卞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卒

常安民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年十四入太學王安石稱其文欲見之安民堅不肯往第進士授應天府軍巡判官攝成都府數救與安惇為同僚惇謫借詞府帥輒

毀素所厚善者安民退謂惇曰君人不厚於君乎惇曰吾心實惡之姑面交耳安民曰君所爲匿怨而友其人乃李林甫也惇笑曰直道還君富貴輸我安民應之曰處厚富貴天下事可知我當歸山林第恐累陰德爾惇銜之秩滿寓京師妻孫氏與蔡確之妻兄弟也確時爲相安民惡其人絕不相聞調知長洲縣元祐初以薦擢大理鴻臚丞是時元豐用事之臣雖去朝廷然其黨分布中外起私說以搖時政安民竊憂之貽書呂公著曰陳蕃竇武協心同力天下想望

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得志至於竄移淪沒凡此皆前世已然之禍也歷開封府推官紹聖初召對爲哲宗言今日之患莫大於士不知恥願獎進廉潔有守之士以厲風俗拜監察御史論章惇顓國植黨又論蔡京姦足以惑衆辨足以飾非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以顛倒天下之是否內結中官外連朝士又言今大臣爲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詩求進近乞

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爲乞斲棺鞭尸大饗明堂劉賢妃從侍齋宮安民語頗切直帝微怒曾布與章惇不相能布始以安民數擊章惇意其附己屢稱之於朝其後安民併論布於是布與惇比而排之取所貽呂公著書白於帝他日帝詰安民曰卿上宰相書比朕漢靈帝何也董敦逸再爲御史欲劾蘇軾兄弟安民謂二蘇負文章重望敦逸奏之惇徑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

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滿三歲通判溫州徽宗立朝論欲起爲諫官曾布沮之提點永興軍路刑獄蔡京爲相安惇亦在樞密陷安民黨籍卒年七十其後安惇之子坐法誅亦符陰德之讖云子同自有傳

傅楫

傅楫字元通仙遊人少自刻厲從孫覺陳襄學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丞福清時受知郡守曾鞏弟布方執政由是薦爲太常博士徽宗以端王就資善堂學進侍講翊善鄒浩得罪貶楫以黨行免官徽宗即位

歷中書舍人曾布自以汲引恩冀爲之用桴畧無所傾下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桴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静自然爲言在朝歳餘見事寖異竊嘆曰禍其始此乎遂上疏乞去以龍圖待制知博州卒

李昭玘

李昭玘字成季濟南人少與晁補之齊名登進士第提點永興京西東路刑獄坐元符黨奪官徽宗立召遷太常少卿韓忠彦欲用爲起居舍人曾布持之布使山陵命始下爲陳次升所論出知滄州崇寧初罷

寧祠遂入黨籍初昭玘校試高密得侯蒙蒙執政使人致已意昭玘唯求秘閣法帖而已使陝西時延安小將車吉者被誣爲盜昭玘察知無他吉後立戰功至皇城使相遇京師以名馬爲獻笑却之晚知歙州辭不行靖康初復以起居舍人召而已卒

孫鼛

孫鼛字叔静錢塘人用父任登仕徽宗時由福建轉運判官召爲屯田員外郎鼛微時與蔡京善嘗曰蔡子貴人也然才不勝德恐貽天下憂至是京還朝邀諸塗京謂曰我君用於天子願助我鼛曰公誠能謹守祖宗之法以正論輔人主示節儉以先百吏而絶口不言兵天下幸甚京嘿然既相出提點江東刑獄未幾入爲少府少監戸部郎中縣官用度無藝鼛與尚書曾孝廣侍郎許幾共疏論之孝廣幾坐是罷而徙鼛開封邑人子爲草蔡之語指切蔡京鼛以聞京怒誣以他謗予祠起知單州致仕卒年八十六

徐勣

徐勣字元功南陵人第進士調吳江尉遷桂州教授

王師討交趾轉運使檄勣從軍帥宦聞其名將以御史薦勣惡宦爲人辭不荅求知建平縣入爲諸王宫教授歷諸王府記室參軍歷遷中書舍人詔與蔡京同校五朝寶訓勣不肯與京聯職固辭奏京之惡遷給事中上疏陳六事又言神宗正史更五閏未能成書蓋由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録各爲之說故論議紛然帝初政嘅欲損革新法曾布始以爲然已乃密陳紹述之說帝以問勣勣曰聖意得非欲兩存乎若不考其實紛務

兩存臣未見其可也又因論棄湟州請自今勿妄興邊事以貽後悔勸與何執中偕事帝於王邸蔡京無曲意事二人勸不少降節然而遭憂京入輔執中亦預政擿勸行章惇詞以爲詆入黨籍大觀二年知太平州入覲極論茶鹽法爲民病蔡京自錢塘召還過勸微言撼之曰元功遭遇在伯通右伯通既相矣勸笑曰人各有志除顯謨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

陳軒

陳軒字元輿建陽人進士第二元祐中累遷中書舍

人高麗入貢軒館客其使來市歷代史策府元龜擬鄭衛曲譜皆爲上關禮部尚書蘇軾劾其失體徽宗立爲兵部侍郎兼侍讀言比更定役法欲以寬民力而有司生事急切宜嚴羨散青苗以抑兼并拯困難不當以散多予賞侍經閣每以治貴清淨法文是之恭儉爲勸知成都不行改杭州福州卒年八十四

賈逵

賈逵槀城人隸拱聖爲卒至西染院副使從狄青征儂智高青誓衆不待令而舉者斬時左將孫節戰死逵爲右將軍先鋒將私念所部兵數困易敗兵法先據高者勝即日引軍趨山既定賊至逵麾衆馳伏劍大呼斷賊爲二賊首尾不相救遂潰逵詣前罪青拊其背勞謝之邕州城空青使入括公私遺筴因辭是時將校多以拔城故匿竊金寶獨逵無所犯積遷至觀察留後元豐初升殿前都指揮使卒年六十九

和斌

和斌字勝之鄄城人選隸散直德順軍指揮使狄青南征使部騎兵倍道繞出賊後敗之仁宗拊勞權廣

西鈐轄改秦鳳廣西乞留秦州亦請之徙涇原召對壯言取交州有害無益神宗嘆曰卿質直如此兩路爭卿不誣矣安南入寇復徙廣西累遷皇城使邕州刺史撫水蠻羅世念犯宜州斌大敗世念知宜州遷西上閤門使知邕州以老請卒年八十子誌以蔭至右武大夫威州刺史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式能破堅於三百步外邊人號爲鳳凰弓童貫攻燕召計事悦之坐覘候不實筠州安置誌始與取燕之謀見事勢變異又以爲不宜攻平燕肆赦不得預後復官卒

張守約

張守約字希泰濮州人以蔭歷定州路駐泊都監徙秦鳳神宗開拓熙河召問曰王韶能辦事否對曰以天威臨之當無不濟但董氊忠勤效順恐不宜侵逼鬼章圍岷州守約提敢死士鳴鼓張幟高山上賊驚顧而遁知岷州從征靈武以機事言於高遵裕不聽果敗領康州刺史夏人十萬屯南牟畏其名引去知涇州召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道卒年七十五守約典七州皆有惠愛神宗嘗訪武臣可任者以燕達

劉昌祚姚麟王崇極劉舜卿等對其後皆為名將云

王文郁

王文郁字周卿麟州人由供奉官歷麟府駐泊都監以功遷通事舍人神宗召見問曰向者招納香崖群議不一對曰迦邏生羌善馳突識鄉導儻能撫柔之所謂以外夷攻外夷也帝乃決意招納及知蘭州諜知夏人將大入清野以俟大破之收其尸為京觀徙知河州築安西城金城關累遷至冀州觀察使卒

李浩

李浩字直夫西河人務學通兵法以父定蔭積官供備庫副使喬安遵策謁王安石安石言之神宗召對又從章惇於南江引兵城懿州進討黔江蠻復城黔江知蘭州坐西關失守及報上不實再貶秩旋以戰吃囉尾井建立功復之哲宗即位再知蘭州卒

劉舜卿

劉舜卿字希元開封人父均監鎮戎兵馬慶曆中與子堯卿戰死於好水舜卿年十歲録為供奉官歷昌州駐泊都監論降瀘水蠻八百人神宗經略西邊近

臣薦其能召問狀遷至西上閤門使元祐初知熙州夏人聚兵天都連西羌鬼章青宜結先城洮州將大舉舜卿使姚兕部洮西嶺武勝兵合河州熟羌擣講珠城又焚河橋絕西援种誼部洮東由哥龍谷宵濟拜金川黎明至臨洮城下一鼓克之俘鬼章斬馘數千計召還宿衛未上道卒贈奉國軍節度使

姚兕

姚兕字武之五原人以父寶戰沒定川録右班殿直為環慶巡檢與夏人戰一矢斃其酋衆潰乘之遂破

蘭浪敵大舉寇邊圍諸砦有得齊臨陣甚武兒前射中其目斬首還明日來攻砦恐兒又取之敵退攻大順城兒復往救轉鬭三日斬級數千卒全二城神宗召入覲試騎射賜槍袍帶卒於鄜延摠管兒喜顏真卿翰墨曰。吾慕其人耳。子麟閤中號二姚子雄古麟字君瑞初從兒兵間中矢透骨以強弩出其鏃元豐西討以涇原副總管從劉昌祚出塞高遵裕敗還降秩哲宗時王贍取青唐麟謂朝廷討伐方息肩奈何復生此大患已而贍果敗徽宗立進司徒卒雄字毅夫少勇鷙有謀年十八即佐父征伐紹聖中渭帥章楶城平夏雄部熙河兵策援明年虜攻平夏勢銳甚城幾不守雄與弟古合兵禦之王贍略地青唐羌人攻湟鄯詔雄與苗履援之徙河州种朴戰沒王贍軍陷敵中雄自鄯至湟四戰皆捷拔出之建中靖國初議棄湟州詔訪雄利害雄以爲可棄遂賜趙懷德雄知熙州進華州觀察使蔡京治棄地罪再竄雄金州高永年死起雄權經略熙河致仕卒

苗授

苗授字授之潞州人父京慶曆中以死守麟州拒元昊授由國子生以蔭至供備庫副使王韶取洮鎮授爲先鋒破香子城論功第一授持議不苟合師征靈武詔授高遵裕偕條進退利害甚切歷遷武泰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七子履士來晏從戎歷熙延渭秦四路鈐轄

郝質

郝質字景純汾州人少從軍挾彊爲第一充殿前行門爲大名路鈐轄討貝州賊平遷六宅使歷安德軍節度使神宗立易節度武軍爲都指揮使卒質篤於信義推并州與朝士董熙善約爲婚姻熙死家貧無依質已爲節度使竟以女歸董氏

劉昌祚

劉昌祚字子京真定人以父賀戰沒定州録右班殿直遷至涇原副都摠管神宗命將西征詔與摠管姚麟率兵五萬受環慶高遵裕節制令兩路合軍以出既入境而慶兵不至昌祚出胡盧川次磨臍隘夏衆十萬扼險不可前昌祚挾兩盾先登敵小却師乘之

斬首千七百級進次鳴沙川取其窖粟遂薄靈州遷
裕軍潰而還坐貶永興軍鈐轄明年知延州時永寧
方餉士氣不振昌祚先修馬政令軍中校技擊優者
給馬夏人冦塞門安遠砦拒破之殺其統軍葉悖麻
咩理二人羞始謀攻永樂者圖其形以獻哲宗立以
節度使卒年六十八

燕達

燕達字逢辰開封人以才武隸禁籍郭逵招討安南
為行營馬步軍副都總管神宗諭之曰卿名位已重

不必親矢石也達頓首謝曰臣得憑威靈殲賊雖死
何憚初度嶺聞前鋒遇敵苦戰卷甲趍之士皆自奮
師次富良江蠻艤舟於南岸擊之大敗乃請降元
豐中累進武康軍節度使卒

曲珍

曲珍字君玉隴干人世為著姓以材武長雄邊關珍
從劉温潤城古渭與羌戰先登陷陣為綏德城監押
提[illegible]軍拒落斬其大首領閤門祗候郭逵趙卨南征
珍功最前將從[illegible][illegible]會湯永平川斬二千級徐禧
城永樂珍以兵從板築諜言夏人聚兵甚急珍請禧
還米脂而自居守夏兵且濟珍欲乘未集擊之禧不
許數日城陷珍縋而免神宗察無罪慰諭之元祐初
為環慶副總管夏人冦涇原號四十萬珍擣歷驛三
百里破之曲律山進忠州防禦使卒

張整

張整字成伯亳州人由供奉官為利文州都巡檢使
避夷歲鈔省地整募死士候其來掩擊幾盡調荆湖
將領拓溪蠻地築九城又破蠻於大田爲廣西鈐轄

坐殺降貶官哲宗嘗召對擢都指揮使卒

王恩

王恩字澤之開封人以善射入羽林為河州巡檢遷
涇原將督整軍出萬惡嶺士饑欲食恩倍道兼行衆
洶洶已而遇敵數萬引兵先入壁井竈皆具諸將始
服羌抑壁願見恩單騎徑出遥與語一夕羌引去哲
宗召見語左右曰先帝時宿衛人皆傑異如此出爲
涇原副都總管城西安築臨羌天都十餘壘徽宗立
以衛州防禦使徙熙河改知渭州括隱地數萬頃分

弓箭士耕屯以省餽餉造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然今非所習以檢校司徒致仕卒年六十二

趙隆

趙隆字子漸成紀人應募從王韶取熙河又從李憲破西市師討鬼章崇寧中鈐轄熙河預復鄯廓夏人寇涇原詔熙河深入師至鐵山隆先登徽宗召勞之童貫與論燕雲事隆極言不可知西寧州卒

劉仲武

劉仲武字子文秦州人熙寧中試射殿廷異等補官累爲邊將副高永年西征仲武欲持重固壘永年易賊輕戰遂大敗仲武引咎自劾坐流嶺南命未下與夏人戰傷足朝廷閔而貸之以爲西寧都護童貫招誘羌王子臧征僕哥收積石軍邀仲武計事仲武曰王師入羌必降僕哥果約降而索一子爲質仲武即遣子錫往貫掩其功亦不自言徽宗召勞之子九人悉命以官仲武累官瀘川軍節度使以老奉祠再起爲熙州卒年七十三子錫有傳

張蘊

張蘊字積之開封將家子也從軍爲小校隸劉昌祚西討以戰功賜金帶從征安南次富良江參裴先濟衆隨之蠻遯走使巫被髮登崖爲厭勝蘊射之應手而斃知綏德懷寧順寧軍等六城儲粟至三十萬斛將兵取宥州大破夏人又與宥州監軍戰敗之累遷副總管顯肅皇后母自鄭氏再適蘊徽宗屢欲以恩進其官輒力辭卒年七十三

宋列傳卷之十五

韓忠彥字師朴琦子也蔭爲將作監簿第進士歷給事中官制行章惇爲門下侍郎奏給事中東省備官封駁宜先稟而後上忠彥奏事當封駁則與執政異何稟議之有左僕射王珪爲南郊大祀使事之當下者自從其所畫旨忠彥以官制駁之元祐中累擢知樞密院事紹聖中以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移定州忠彥初以用兵西方非是願棄所取以息民力至是

坐降知大名府徽宗立召拜門下侍郎陳四事曰廣仁恩開言路去疑似戒用兵踰月兼中書侍郎時獨遺叙復流人忠直知名之士稍收用號小元祐云爲右相曾布黨所排出知大名府蔡京爲相懷州居住後致仕卒年七十二

崔鶠

崔鶠字德符陽翟人登進士第歷笏州推官徽宗初立以日食求言鶠上書謂故責授朱崖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惇狙詐凶險天下士大夫呼曰惇賊京師語曰大惇小惇殃及子孫謂惇與御史中丞安惇也除相州教授後蔡京籍上書人以鶠爲邪等免官欽宗立授右正言上疏曰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于

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仁宗英宗選敦朴敢言之士以遺子孫安石目爲流俗一切逐去司馬光復起而用之元祐之治天下安於泰山及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一於諂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于欺罔紹述理財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犯闕矣以龍圖閣直學士奉祠命下卒無子婿衛昂

張根

張根字知常德興人甫冠第進士歷遂昌令召詣闕

大觀中入對言陛下毀石刻除黨籍與天下更始而有司以大臣讐怨廢錮自如即命爲轉運副使徙兩浙辭不行乃具疏付驛遞奏摧倖側目尋以花石綱拘占漕舟官買一竹至費五十緡而多入諸臣之家因力陳其弊益忤權倖責監信州酒安置郴州尋以討淮賊功得自便終于家年六十子濤自有傳弟樸

任諒

任諒字子諒眉山人徙汝陽九歲而孤力學自奮年十四冠鄉書登高第歷河南戶曹以兵書謁樞密曾布布使人邀詣闕既見覺不能合徑去布爲相猶欲用之諒予書規以李德裕事布始怒蔣之奇章楶在樞府薦爲編修官布拘其奏不下爲懷州教授徽宗見其所作新學碑曰文士也累官敎猷閣待制蔡京破東南轉般漕運法爲直達綱應募者率游手亡賴盜用乾沒漫不可核人莫敢言諒入對首論之童貫更錢法必欲鐵錢與銅錢等諒言爲六路害寢其策知京兆府宣和七年提舉上清寶籙宮脩國史初朝廷將有事於燕諒曰中國共有憂乎乃作書貽宰相至是又言郭藥師必反帝不聽大臣以爲病且予祠是冬金人舉兵犯燕山藥師叛降皆如諒言迺復起爲京兆未幾卒年五十八

周常

周常字仲修建州人登進士第以所著禮檀弓義見王安石呂惠卿二人稱之補國子直講元符初遷起居舍人鄒浩得罪常于講席論救貶監郴州酒徽宗立召爲國子祭酒從容言元祐法度互有得失人才各有所長不可偏棄進中書舍人蔡京用事不能容知湖州尋又奪職卒年六十七

上官均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神宗熙寧親策進士擢第二爲北京留守推官國子直講元豐中蔡確薦爲監察御史裏行時相州富人子殺人讞獄爲審刑大理所疑京師流言法官寶等受賕蔡確引猜險吏數十人窮治寶等慘酷無敢明其冤均上疏言乞以獄事詔臣參治坐是謫光澤縣寶等卒無罪哲宗即位擢監察御史蔡確弟碩盜貸官錢萬計獄既上均請正確

罪以厲百官張璪李清臣執政與正人異趣相繼擊
去之歷殿中侍御史紹聖初召拜左正言時呂大防
蘇轍已罷政均論防轍六罪詔再黜大防之禍由此
起宰相章惇出吏部尚書彭汝礪知成都府召朱服
爲中書舍人均言汝礪不可出服不可用惇怒遷均
工部員外郎徽宗立累遷給事中宰相欲盡循熙豐
法度爲紹述以風均均曰法度惟是之從無彼此之
辨由是不協奉祠致仕卒

沈畸

沈畸字德侔德清人第進士崇寧中擢監察御史畸
詣闕上十事言花石擾民土木弊國進殿中侍御史
蔡京興蘇州錢獄欲陷章綖兄弟遣開封尹李孝壽
御史張茂直鞫之帝獨意其非辜遣畸及御史蕭服
往代京囑以顯仕畸至即決釋無佐證者七百人京
大怒貶監信州酒稅卒子濟爲左右正言

張汝明

張汝明字舜文廬陵人少入太學有聲國子司業黃
隱妻以女登進士第滯州縣二十年大觀中擢監察
御史書辦殿中侍御史即日疏劾政府市恩招權以
蔡京爲首京憚之徙司門員外郎出通判寧化軍罷
知岳州卒年五十四

毛注

毛注字聖可西安人第進士歷官殿中侍御史蔡京
免相留京師注疏京擅持威福結葉夢得爲腹心徽
宗逐夢得而遷注侍御史遂極論京交孟翊妖妄之
書與逆人張懷素游處引凶朋林攄置政府用所親
朱喬年尹京遷左諫議大夫張商英爲相言者攻之
力注亦言其無大臣體然訖以交通商英罷奉祠卒

石公弼

石公弼字國佐新昌人第進士調衢州司法參軍章
惇方求太學官或薦公弼使往見謝不往後歷宗正
寺主簿遷侍御史論蘇杭造作局擾民之害請稍罷
進奉蔡京始與公弼有連故因得進用至是意褒異
京忌焉徙太常少卿大觀二年拜御史中丞公弼遂
劾蔡京張商英入相欲引爲執政不果京再相台州
安置卒年五十五

洪彥昇

洪彥昇字仲達樂平人第進士歷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疏論蔡京再居元宰朋姦誤國右僕射張商英與給事中劉嗣明爭曲直事下御史彥昇救霖商英知潭州未行卒

宇文昌齡

宇文昌齡字伯修成都人進士甲科歷太常少卿詔議郊祀合祭昌齡力排合祭之非後竟用其議徽宗立擢至戶部侍郎陝西餽餉樁於邊舊制令內郡轉

輸爲民病昌齡建言歲省糴價五百萬知青杭越三州卒子常字權可徽宗時提舉成都路茶馬是時馬政大壞盡革其弊馬遂溢額加直秘閣卒

許幾

許幾字先之貴溪人第進士歷顯謨閣待制知鄆州梁山濼多盜皆漁者窟穴幾籍十人爲保使晨出夕歸否則以告輒窮治無脫者幾善理財四入戶部至尚書坐事再貶卒

鄭僅

鄭僅字彥能彭城人第進士累遷直龍圖閣陝西都轉運使知寧州諸軍多殺老弱持首要償僅下令非彊壯而能生致者賞半之有內附羌追冠得老人不忍殺畜之乃其父也相持哭一軍感動召拜戶部侍郎知徐州卒年六十七

蒲卣

蒲卣字君錫閬州人母任知書里中號任五經卣第進士歷提舉湖北京西常平崇寧均田轉運使將虔發定稅卣曰詔旨所以嘉惠元元非增賦也提舉達

川路刑獄有議榷酤於瀘敘間云歲可得錢二十萬卣言先朝念此地夷漢雜居故弛其榷禁以惠安邊人乃止累官中大夫卒

陶節夫

陶節夫字子禮鄱陽人晉大司馬侃之後第進士崇寧中知延安府以招降羌有功加集賢殿修撰築石堡砦四城方議城銀州諜告夏人已東節夫料必西趨涇原乃遣裨將耿端彥疾驅至銀州五日城成夏人果從涇原至則城備已固遂遁去進樞密直學士

節夫久在延安蔡京張康國從中助之陳瓘與靈之策歷青秦二州知永興軍卒

鄭居中

鄭居中字達夫開封人第進士崇寧中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居中為貴妃從兄弟由是連進擢會妃父紳客祝安中者上書涉謗訕居中坐罷知和州大觀初同知樞密院蔡京以星變免趙挺之相與劉逵謀盡改京所為政未幾帝悔更張之非居中往來紳所知之即入見言陛下建學校興禮樂何所逆天而致

威譴乎退語禮部侍郎劉正夫繼請對語同京再得政兩人之助為多居中原責報京不效乃與張康國比而間京妃正位中宮以嫌罷為觀文殿學士政和中再知樞密院累官特進時京總治三省益變亂法度居中每為帝言帝亦惡京專朝廷遣使與金約夾攻遼復燕雲蔡京童貫主之居中力陳不可燕山平進太保自陳無功不拜暴卒時又有安堯臣者亦嘗上書論燕雲事謂臣恐異時脣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徽宗然之惇族子也

侯蒙

侯蒙字元功高密人進士及第由尉令擢至殿中侍御史崇寧星變求言蒙疏十事西將高永年死於羌帝怒親書五路將帥劉仲武等十八人姓名敕蒙往秦州逮治拜御史中丞蒙奏言羌殺吾一都護而使十八將繇之而死是自艾支體也帝釋不問進中書侍郎一日帝從容問蔡京何如人對曰使京能正心術雖古賢相何以加帝首頷且使密伺京所為京聞而銜之中以事罷知亳州宋江寇京東蒙上書言江

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其才必過人今清溪盜起不若赦江使討方臘以自贖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臣也命知東平府未赴卒年六十八

徐處仁

徐處仁字擇之應天人進士甲科歷知金鄉縣以薦者召見徽宗問京東歲事以旱蝗對問盜賊曰有之上謂不欺除宗正寺丞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言仲尼之道非專門比

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知青州徙知永興軍童貫
使陝西欲平物價處仁議不合改知河陽落職召爲
醴泉觀使徽宗訪天下事論振兵裕民法蔡京不悅
知楊州未幾以疾奉祠歸方臘爲亂處仁亟見留守
許昂畫戰守事罔起爲應天尹河北盜起徙大名以
剛廉稱徽宗詔詢所以備金者處仁上備邊禦戎十
策欽宗即位金人犯京師處仁合鎮兵勤王詔以李
綱爲行營使即遣書綱言備禦方畧金人請和馳奏
宜伏兵濟滑擊其半濟召爲中書侍郎欽宗問劉三

鎮對不當棄吳敏以議合薦處仁可相拜兼門下侍
郎處仁與前議與吳敏李綱異唐恪耿南仲聶山欲
排去二人而代之位諷言者論之與敏俱罷高宗即
位起爲大名尹北道都總管卒處仁爲首相無建明
南都受圍時處仁在圍城中都人指爲姦細殺其長
子輿幼子度吏部侍郎

王安中

王安中字履道陽曲人進士及第仕州縣至御史中
丞有徐禋者以增廣鼓鑄之說媚于蔡京京主其言
安中獨論禋時徽宗方鄉神仙蔡京引方士王仔者
以妖術見安中請嚴臣庶往還之禁幷言京欺君僭
上蠧國害民數事上悚然納之已而再疏京罪金人
來歸燕謀帥臣安中請行王黼贊於上授慶遠軍節
度使遼降將郭藥師同知府事安中不能制時山後
諸州俱陷惟平州爲張覺所據金人入燕以覺爲臨
海軍節度使後叛金金人攻之覺敗奔燕金人來索
急安中不得已縊殺之函其首送金郭藥師自是解
體靖康初言者論其締合王黼童貫及不議蔡郭藥

師叛命罷奉祠象州安置尋放自便卒

唐恪

唐恪字欽叟錢塘人以蔭登第累官起居舍人中貴
人稱詔有所市恪不答憤而歸中以他事降秩知梓
州宣和初遷尚書爲王黼所陷罷知滁州靖康初拜
同知樞密院事金人邀割三鎮恪集廷臣議以爲當
與者十九恪從之使者旣行諸道勤王兵大集輒諭
止皆反旆而去洎金兵薄城下始悔之密請以太子
居守而西幸洛欽宗將從其議而開封尹何㮚引裾

軾所論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者帝以足頓地曰今當以死守社稷擢桌門下侍郎悟從帝巡城爲都人邀擊策馬得脫御史胡舜陟劾悟罷桌代爲相帝留金營金人議立張邦昌取百官推戴狀悟既書名仰藥而死

曹輔

曹輔字載德南劍州人第進士中詞學兼茂科歷秘書省正字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民間猶未知及蔡京謝表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自是邸報聞

四方而臣僚阿順莫敢言輔上疏令赴都堂審問太宰余深曰輔小官何敢論大事輔對曰大官不言故小官言之少宰王黼陽顧左丞張邦昌右丞李邦彥曰有是事乎皆應以不知輔曰曾此不知焉用彼相編管郴州凡六年欽宗立召爲監察御史奏言宰相因循苟且誤國大計乞正其罪而罷黜之復面奏帝手詔褒諭王雲使金議加十六字徽號輒極陳屈己棄奉爲失計且引魯仲連却帝秦之說奏疏願以和爲名以戰爲實因論朝廷宜急而緩者五事以獻金人圍汴都何桌以宰相領守禦輔副之桌忠輔奏遣報謝虜軍輔留虜營七日而歸桌贊帝再詣金營輔曰虜意不可測桌爲聲誑輔輔復率馮澥說之桌堅不從卒如所料輔從二帝留軍中張邦昌請歸輔輔歸乞奉祠不從謁康王于濟州從至南京陳五事嘉納之康王即位仍舊職數日卒

李朴

李朴字先之興國人登進士第歷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稱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

處瑤華宮有詔推鞫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坐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玉音謂朴曰某事豈便于國乎某事豈便于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召對首言熙豐以來政體屢變蔡京惡朴骨直復以爲虔州教授又嫉言者論朴欽宗即位半歲間五遷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書監赴召未至卒年六十五朴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俾所厚道意許以禁

從朴拒之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耶

李熙靖

李熙靖字子安晉陵人唐德裕九世孫也祖均父公弼皆進士第公弼崇寧初通判潞州以議三舍法不便使者劾其沮格詔令坐削黜以死熙靖擢第又中詞學兼茂歷右司員外郎以忤王黼貶秩黼罷乃拜中書舍人蔡攸又惡之出知拱州靖康初用譚世勣事龍德宮既相張邦昌憂憤廢食索筆書王維百官何日再朝天之句卒年五十三

譚世勣

譚世勣字彥成長沙人第進士教授柳州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以不附蔡京六年不遷京罷相乃至吏部員外郎京起罷奉祠久之復擢至中書舍人又取嫉當路以閤職知婺州未行復留欽宗嗣位同王曾龍德宮世勣言守邊爲上策守河則京畿自固中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張邦昌僭國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方金人立張邦昌也有司趣百官入賀太學博士孫逢堅臥不起祠部員外郎俞汝礪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掛冠去逢義不受汙憂憤而卒

梅執禮

梅執禮字和勝浦江人第進士歷武學博士或薦於宰相宰相以未嘗識面爲慊執禮聞之卒不往謁累遷禮部侍郎素與王黼善黼嘗置酒其第誇示園池妓妾之盛執禮曰方臘流毒瘡痍未息是豈宰相宴樂時乎退又戒以詩黼愧而銜之會孟饗原廟以顯謨閣待制知蘄州又奪職欽宗立除吏部尚書金人圍京都執禮勸帝親征請太上帝后皇后太子皆出避用事者沮之洎失守金人質天子邀金帛執禮與陳知質程振安扶皆主根索四人哀民力已困酋怒呼四人責之先取其副胡愛陂胡唐老姚舜明王俟各杖之百執禮等猶爲之請俄遣還將及門呼下馬撾殺之而梟其首時靖康二年二月也年四十九

程振

程振字伯起樂平人少有軼材入太學徽宗幸學以

諸生右職除官爲辟雍錄升博士方臘起振詔王黼宜乘此時建革天下弊事黼不懌太子薦之甚力遂擢給事中黼白振貧淺且雅長書命請以爲中書舍人侍郎馮熙載出知亳州黼怨熙載欲振詆以醜語振不從黼使言者劾爲黨罷奉祠居三年復還故官欽宗即位進吏部侍郎與梅執禮等同悉告年五十七宣和崇道家之說振侍坐東宮從容言孔子以鴟鴞之詩爲知道老子亦云爲之于未有治之於未亂他日太子爲徽宗道之徽宗竊而官寺楊戩童方大

興宮室懼不得肆因讒家令楊馮以爲將輔太子幸非常徽宗震怒誅馮而太子之言亦廢

歐陽珣

歐陽珣字全美廬陵人徽宗時第進士歷將作監丞靖康元年金虜勢張甚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鎭地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言祖宗之地尺寸不可以與人及事急會羣臣議何㮚而下三十六人無與詞珣復抗論願力戰戰敗而失地他日我師取之直令舉以與之他日我師取之曲時宰怒欲殺珣遽白遣珣使虜軍割深州珣即取告身文書畀同年生戴特立曰持此歸報吾家吾不生還矣遂行至深州城下慟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辦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金人怒執送燕遂死之

傅察

傅察字公晦堯俞從孫也年十八登進士第宰相蔡京遣子鯈往見將妻以女拒弗答調青州司法叅軍歷遷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十月選接伴金使抵韓城鎭金人擁之東北去行百里許遇所謂二太子斡

離不者領兵至諭道使拜察曰當以賓禮見何拜爲斡離不怒殺之時年三十七

李若水

李若水字清卿曲周人元名若冰上舍登第歷太學博士靖康初欽宗遣使金者議以賦入贖三鎭若冰預焉召對賜今名遷著作佐郎見粘罕于雲中幾歸兵已南下明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若水以爲無他慮扈從以行金人計中變逼帝易服若水抱持而哭詆金人爲狗輩金人曳出擊之敗面之若

水嘆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亦來慰解曰公父母春秋高若水叱之曰吾不復顧家矣粘罕指宋朝失信若水曰若以失信爲過公其尤也歷數其五事罵不絕口監軍者撾破其脣噀血罵愈切至以刀裂頸斷舌而死年三十五高宗即位謚忠愍有自北方逃歸者云金人相與言遼國之亡死義者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臨死無怖色歌詩曰矯首問天兮天卒無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

劉韐

劉韐字仲偃崇安人第進士累官守眞定金人已謀南牧朝廷方從之求雲中地韐諜得實急以聞且陰治城守是冬金兵抵城下知有備乃退自金兵之來諸郡皆塞門民坐困韐獨縱樵牧如平日以時啟閉欽宗善之拜資政殿學士京城不守始遣使金營金人命僕射韓正館之正曰國相知君今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爲也沐浴更衣酌卮酒而縊年六十韐初任西州爲童貫所知故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者不復短其前失云子子羽子翬孫珙

吳革

吳革字義夫華陽人延祚七世孫也少好學喜談兵再試禮部不中從涇原軍以秉義郎幹辦經略司公事金人南牧帥兵解遼州圍使粘罕軍庭揖不拜詔持節諭陝西行至朱僊鎭金人犯京師復還與張叔夜同入城陳事宜皆不聽上皇后妃太子出郊革白孫傅乞留之不得乃與傅謀先誅范瓊瓊黨紿革入帳即執之脅以從逆革罵之極口引頸受刀其麾下百人皆死時河南府少尹阮駿率所隸兵擁護神御

殿罵不絕口被害駿興化軍人紹聖進士

何㮚

何㮚字文縝仙井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歷中書舍人兼侍講已而留爲御史中丞論王黼十五罪黼抗章請去而猶祿未央㮚繼上七章黼及其黨胡松年胡益等皆罷㮚亦出知泰州欽宗立進中書侍郎會宰相王割三鎭㮚論辨不已帝頗悟㮚請建四道總管使統兵入援而唐恪耿南仲齊昌相與謀止之康王在河北信使不通㮚建議立爲元帥密草詔裹上

之金兵陷都城命㮚使共營與若水勸帝再幸遂留不返既陷朔廷仰天大慟不食死年三十九

孫傅

孫傅字伯野州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靖康元年爲兵部尚書上章乞復祖宗法度欽宗問之傅曰祖宗法惠民熙豐法惠國崇觀法惠姦欽宗詣金營以傅輔太子留守金人來索太上帝后諸王妃主傅留太子不遣密謀匿之以紿金人越五日無肯承其事者遂以留守事付王時雍而從太子死朔廷

陳過庭

陳過庭字賓王山陰人登進士第初名揚廷徽宗改焉歷御史中丞兼侍讀時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又朱勔父子罪惡盈積由是大與權貴迕既外除旋貴海州團練副使黃州安置欽宗立擢至尚書時議遣大臣割地與金耿南仲聶昌辭過庭曰主憂臣辱願效死帝固遣二人及城陷過庭亦行因留金軍不得還卒于燕山年六十

張叔夜

張叔夜字稽仲耆之孫也以蔭歷官開封少尹獻文召試制誥賜進士出身遷右司員外郎從弟克公彈蔡京京遷怒叔夜貶監西安草場久之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轉略十郡官軍莫敢嬰其鋒叔夜募死士得千人設伏敗之禽其副將江乃降靖康改元金人南下四道置帥叔夜領南道都總管金兵再至欽宗手札趣入衛即自將中軍子伯奮將前軍仲熊將後軍合三萬人至都入對言賊鋒方銳願暫詣襄陽以圖幸雍帝頷之連四日與金人大戰斬其貴將二人帝

遣使齎蠟書以褒寵叔夜之事檄告諸道然迄無赴者城陷叔夜被創猶父子力戰車駕再出郊叔夜因起居叩馬而諫帝曰朕爲生靈之故不得不親往叔夜號慟再拜衆皆哭帝廻首字之曰稽仲努力金人議立異姓叔夜謂孫傅曰今日之事有死而已移書二帥請立太子以從民望二帥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請如初遂從以北道中不食次白溝馭者曰過界河矣矍然起仰天大呼不復語卒年六十三

陳東

陳東字少陽丹陽人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謀于後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于遼金勑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請追貫還正典刑又請誅六賊時師成尚留禁中東發其前後姦謀乃貶死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罷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上書請復綱舊職付种師道以閫外之事軍民從者數萬傳旨慰諭衆莫肯去方舁登聞鼓撾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臠而磔之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營金人既解去學官觀望時宰議屏伏闕之士先自東始京尹王時雍欲盡致諸生于獄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復東職遣聶山詣學撫諭然後定胡舜陟欲謗議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歸復除鄉薦高宗即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遂以語激怒高宗言不亟誅將復鼓衆伏闕府尹孟庾召東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于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時年四十有三越三年高宗感悟並追贈假錄其後及駕過鎮江遣守臣祭東墓

歐陽澈

歐陽澈字德明崇仁人靖康初應制條敝政陳安邊禦敵十策高宗即位南京伏闕上封事極詆用事大臣遂見殺時年三十七許翰在政府聞之遂力求罷爲東澈著哀詞

徐徽言

徐徽言字彥猷西安人少爲諸生大觀二年賜武舉絕倫及第以功累遷武經郎知晉寧軍兼嵐石路沿邊安撫使金人忌徽言欲速拔晉寧以除患建炎二年冬自蒲津涉河圍之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夾攻金人可求降金將婁宿挾至城下以招徽言徽言故與可求爲姻婭登陴以大義數之因出兵縱擊遂斬婁宿孛董之子金人攻之不已徽言置妻子室

中積薪自焚因拔刀自擬左右持之急金兵至挾縱
言以去要宿飲以酒持盃揶要宿曰我尚飲汝酒乎
謾罵不已遂射殺之粘罕聞其死怒要宿曰爾饞狼
何專殺義人以逞爾私治其罪

楊邦乂

楊邦乂字希稷吉水人以舍選登進士第歷婺源尉
知溧陽縣會叛卒周德據府城殺官吏邦乂立縣因
趙明於庭欲誅之因諭之曰爾皆里中之豪誠能集
汝徒以爲邑人誅賊飲之卮酒使自去翌日討平之
建炎中金人至江上杜充率麾下降金人濟江逼建
康守陳邦光及督餉戶部尚書李棁具降狀逆十里
亭金帥完顏宗弼既入城棁邦光官屬迎拜惟邦乂
不屈膝以血書衣裾曰寧作趙氏鬼不爲他邦臣翌
日宗弼等與棁邦光宴堂上立邦乂于庭邦乂叱棁
邦光有劉團練者以紙書死活二字邦乂奪筆書死
字大罵宗弼遂殺之剖取其心年四十四

李誠之

李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受學呂祖謙鄉舉第一入大

學選舍亦第一慶元初釋褐爲饒州教授歷官知蘄
州嘉定十四年二月金人犯淮南募死士拒戰累敗
之金黃州失守誠之激厲將士勉以忠義城陷率兵
巷戰殺傷相當于士死戰死誠之引劍將自頸呼其
麾曰城已破汝等宜速死無辱妻許及婦若孫皆赴
水死從誠之死者通州秦鉅

宋列傳卷之十六

李綱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自其祖始居無錫父夔終龍圖
閣待制綱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歷官監察御史以言
事忤權貴改比部員外郎遷起居郎宣和元年京師
大水綱疏言陰氣太盛當以盜賊外患爲憂朝廷惡
其言謫監沙縣稅務七年爲太常少卿時金人渝盟
邊報狎至朝廷議避敵之計詔起師勤王命皇太子
爲開封牧令侍從陳所見綱上禦戎五策且謂所善
給事中吳敏勸帝禪位皇太子欽宗立綱上封事李
鄴使金議割地綱奏不可除兵部侍郎靖康元年以
吳敏爲行營副使綱爲參謀官金將斡离不兵渡河
徽宗東幸宰執議請上暫避敵鋒綱議當堅守請自
治兵乃以綱爲尚書右丞宰執猶守避敵之議有旨
以綱爲東京留守綱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之義綱
治守戰之具不數日而畢金人知有備又聞上已內
禪乃退求遣大臣至軍中議和綱請行上遣李梲綱
謂金所需金幣割三鎭質親王三事皆不可許俟大
兵四集方與之盟宰執議不合綱不能奪求去上慰
諭之綱退則措書已行以皇弟康王少保張邦昌爲
質將四方勤王之師漸有至者綱奏俟其食盡力疲
然後以一檄取措書復三鎭縱其北歸半渡而擊之
姚平仲急于要功先期舉事綱率諸將且出封丘門
與金人戰却之平仲竟以襲敵營不克懼誅亡去金
使來宰相李邦彥語之曰用兵乃李綱姚平仲非朝
廷意遂罷綱以蔡懋代之大學生陳東等詣闕上書
明綱無罪召綱知樞密院事綱奏請如澶淵故事遣
兵護送且戒諸將可擊則擊之乃以兵十萬分道並
進將士受命踴躍而行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
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
北兵已去太上還宮上下恬然置邊事不問綱獨以
爲憂與樞密許翰議調防秋之兵吳敏乞置詳議司
檢詳法制以革弊政詔以綱爲提舉官耿南仲沮止
之上以綱爲河東北宣撫使綱辭不許臺諫言綱不
可去朝廷上斥其爲綱游說手書裴度傳以賜時
方議和詔止綱進兵未幾徐處仁吳敏罷而相唐恪

許翰罷同知樞密院而進聶山陳過庭李回等與斂
復論置濟州綱聞之嘆曰事無可為者矣未幾以聶
主戰議喪師費財落職于祠金兵再至上悟和議之
非除綱資政殿大學士康王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
中書侍郎中丞顏岐奏曰張邦昌為金人所喜宜增
重其禮李綱為金人所惡宜及其未至罷之章五上
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帝為罷顏岐與祠
而諫議大夫范宗尹亦以論綱黜為知州綱猶力辭
上溫言勉受命因效姚崇要說獻十事因泣拜曰臣

不可與邦昌同列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
罷臣乃詔邦昌謫潭州吳开莫儔而下遷謫有差綱
又言靖康之禍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
惟霍安國願加贈恤上從其請綱請于河北置招撫
司河東置經制司擇有材略者為之上問誰可任者
綱薦張所傅亮所嘗為監察御史在靖康圍城中以
蠟書募河北兵士民得書喜曰朝廷棄我猶得一張
察院能拔而用之應募者凡十七萬人亮者先以邊
功得官嘗治兵河朔都城受圍亮率勤王兵三萬人

屢立戰功故綱薦之又進三疏曰募兵曰買馬曰募
民出財以助兵費諫議大夫宋齊愈聞而笑之謂虞
部員外郎張浚曰李丞相三議無一可行者齊愈將
極論之浚曰公受禍自此始矣綱奏臣嘗言車駕巡
幸之所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未幾有詔欲
幸東南避敵綱極論詔墨未乾遽失大信于天下上
乃許幸南陽黃潛善汪伯彥實陰主東南之議綱言
招撫經制臣所建明張所傅亮臣所薦用今潛善伯
彥沮所及亮所以沮臣初金人議立異姓宋齊愈自

敵所來吏部尚書王時雍入問之齊愈書張邦昌三
字時方論僭逆附偽罪遂逮齊愈戮東市張浚為御
史劾綱以私意殺侍從且論買馬招軍之非綱罷奉
祠建炎三年帝治行宮于臨安紹興二年盜擾鼎豐
潭三州除綱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綱至盜平上言
荊南一帶皆當屯宿重兵倚為形勢使四川之號令
可通襄漢之聲援可接議未及行呂頤浩言綱縱暴
諫官徐俯劉棐劾綱罷奉祠四年冬金人及偽齊來
攻綱具防禦三策金人退師詔問羣臣攻戰守備措

置綏懷之方綱上疏奏上爲賜詔褒諭除江西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張浚以酈瓊事引咎去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爲比綱奏張浚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車駕在建康將幸平江時綱已罷閒而上疏及聞王倫使還復上疏曰王倫與金使偕來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九年除知潭州具奏力辭十年正月卒年五十八孝宗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每宋使至燕山必問李綱趙鼎安否朱熹嘗稱爲一世之偉人云

趙鼎

趙鼎字元鎮聞喜人幼孤力學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對策斥章惇誤國累官開封士曹金人陷太原朝廷議割三鎮鼎曰祖宗之地不可與人已而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即位除權戶部員外郎張浚在樞密薦之除司勳郎官上幸建康詔條具防秋事宜鼎言宜擇精兵以備儀衛其餘兵將分布江淮使敵莫測巡幸之定所上嘉納之久雨詔求闕政鼎言當罷王安石配享除蔡京之黨遷殿中侍御史劉光世部將王德擅殺韓世忠之將而世忠亦率部曲奪建康守府廨鼎言德總兵專殺漸不可長遂付鼎鞫之鼎又請下詔切責世忠而指取其將吏付有司治罪比兵至江上上幸會稽召臺諫議去留鼎陳戰守避三策拜御史中丞言經營中原當自關中始經營關中當自蜀始欲幸蜀當自荊襄始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地疏呂頤浩過失凡千言上罷頤浩會辛企宗除節度使鼎言企宗非軍功特旨出奉祠召拜參知政事時紹興四年也宰相朱勝非兼知樞密院鼎所條奏勝非多沮抑之邊報沓至拜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大入寇朝震恐鼎論戰禦之計諸將各異議獨張俊以爲當進討鼎是其言張浚久廢鼎言浚可大任乃召除知樞密院命浚往江上視師上語浚曰趙鼎眞宰相親書忠正德文四字賜鼎又賜御書尚書一帙曰書所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欲卿其由斯道張浚在江上嘗遣其屬呂

赴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後浚因論事語意微
侵鼎上言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浚嘗奏乞
幸建康而鼎與折彥質請回蹕臨安暨浚還乞乘勝
攻河南且罷劉光世軍政鼎言撝孫固易耳然得河
南能保金人不內侵乎光世累世為將無故罷之恐
人心不安浚滋不悅鼎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七年酈瓊以全軍降偽齊浚引咎去位召鼎入對拜
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鼎嘗闢和議與秦檜不合及
鼎爭豫國封事拂上意檜乘間擠鼎出知紹興府檜

專執政復讒鼎不為禮檜益憾之始浚薦檜可與共
大事鼎再相亦以為言然檜機穽深險外和而中異
浚初求去有旨召鼎鼎至越句祠檜惡其逼已徙知
泉州又諷謝祖信御史中丞王次翁論鼎鼎自泉州
歸復上書言時政檜忌其復用諷次翁又論謫居興
化軍論者猶不已潮州安置中丞詹大方誣其受賄
屬潮守放編置人移吉陽軍鼎謝表曰白首何歸悵
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曰此
老倔強猶昔在吉陽三年潛居深處門人故吏皆不

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命本軍
月具存亡申報鼎遣人語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死
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先得疾自書墓中石記
鄉里及除拜歲月至是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
氣作山河壯本朝屬其子乞歸葬不食死孝宗謚忠
簡其孫十有二人亡與賢相以鼎為稱首云

張浚

張浚字德遠緜竹人父咸舉進士賢良兩科浚入太
學第進士靖康初為太常簿張邦昌僭立逃入太學

中聞高宗即位馳赴南京歷吏部侍郎建炎三年春
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于吳門捍禦以浚
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
亂浚慟哭謀于張俊起兵爾臘書約呂頤浩劉光世
以兵來會而命俊分兵扼吳江上流其黨皆伏誅浚
謂中興當自關陝始慮金人或先入陝取蜀則東南
不可保遂慷慨請行詔以浚為川陝宣撫處置使范
瓊入朝悖傲浚奏誅之分其軍隸神武然後行金人
取鄜延驍將婁宿孛堇引大兵渡渭攻永興已而窺

江淮浚即治軍入衛至房州知金人北歸復還關陝
檄五路帥悉所部兵來會以復永興命劉錫統之初
浚問計于諸將曲端吳玠郝浩皆謂虜鋒方銳宜分
守要害以待其弊浚不以為然金人聞出師急調兀
术等由京西入援至富平諸將議戰吳玠謂地勢非
利敵騎至軍大潰浚退保興州貶劉錫斬環慶帥趙
哲浚命吳玠收秦鳳兵扼險于和尚原大散關以斷
敵來路關師古等收熙河兵于岷州大潭孫渥賈世
方等收涇原鳳翔兵于堦成鳳三州以固蜀口紹興

元年吳玠兩敗金人特拜浚檢校少保定國軍節度
使浚以劉子羽為上賓任趙開為都轉運使擢吳玠
為大將曲端素有威望然嘗與王庶吳玠有隙浚初
欲起用端後卒下端獄論死會有言浚殺趙哲曲端
無辜而任子羽開玠非是朝廷疑之三年遣王似副
浚浚求解兵柄奉祠浚既去國慮金人窺東南乃上
疏極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高宗思浚
前言策免朱勝非趙鼎請幸平江乃召浚入見除知
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兀朮聞之夕

遁五年同平章事浚與鼎同心輔治時巨寇楊么據
洞庭屢攻不克浚請行至潭賊衆二十餘萬相繼來
降湖寇盡平浚遂奏遣岳飛屯荊襄以圖中原浚乃
自鄂岳轉淮東大會諸將議防秋之宜高宗召對便
殿進中興備覽浚奏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遂罷
光世時岳飛被命赴都督府與浚議事飛言王德酈
瓊呂祉揚存中皆不可領光世淮西軍浚不聽瓊果
叛執祉歸劉豫浚悔不用飛言引咎求去初浚嘗薦
秦檜共政及是上問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

與共事方知其闇檜由是憾浚遂予祠浚去國幾二
十載檜怙寵固位謂浚為國賊必欲殺之以張柄知
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張常先使江西治張宗
元獄株連及浚捕趙鼎子汾下大理令自誣與浚謀
逆會檜死乃免二十五年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
浚時以母喪將歸葬念天下事二十年為檜所壞會
星變求直言浚謂金人數年間勢決求釁用兵而大
臣沈該萬俟卨湯思退等謂敵于我無釁矣浚為狂
臺諫湯鵬舉凌哲論浚落職奉祠三十一年春有旨

自便浚至潭上疏請早定戰守之策未幾金兵大入浚判潭州改命判建康三十二年車駕幸建康浚迎拜道左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為重孝宗即位召浚入見賜坐進封魏國公史浩參知政事浚所規畫浩必沮之會主管殿前司李顯忠建康都統邵宏淵亦獻策金帥紇石烈志寧率兵至顯忠與戰連日小不利忽諜報敵兵大至顯忠夜引歸至符離諸軍大潰浚降授特進江淮宣撫使是役也廷臣皆議浚失策御書賜浚曰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

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復召浚子栻奏事尋詔復浚都督之號金帥僕散忠義貽書三省樞密院索四郡及歲幣檜黨湯思退為右相急於求和遂遣盧仲賢持書報金復以王之望為通問使龍大淵副之浚爭不能得未幾召浚入見復力陳和議之失孝宗為止揞書留之拜浚同平章事議進幸建康詔之望等還思退聞之大駭陽為乞祠狀而陰與其黨謀為陷浚計浚亦請解督府詔從其請浚留平江凡八章乞致仕改醴泉觀使朝廷遂決棄地求和之議浚既去猶

上疏論尹穡姦邪必誤國事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為相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死不當葬先人墓左葬衡山下足矣年八十訃聞孝宗震悼贈太師謚忠獻浚終身不主和議每議定都大計以為東南形勢莫如建康錢塘僻在一隅易於安肆不足以號召北方子栻自有傳栻弟杓杓子忠恕杓字定叟所至以治辦稱南渡以來論尹京者以杓為首忠恕字行父以祖任監樓店務入府幕儲侂胄奪民間許嫁女夫家以告忠恕白尹歸其父母累遷司農

丞知寧國府夏旱常平使者欲均濟勿勸糶忠恕所見寖異以言去奉祠起知鄂州歷戶部郎官入對言邊事其慮至遠理宗即位忠恕移書史彌遠請取法孝宗行三年喪寶慶初詔求直言忠恕陳八事其五曰陛下于濟王之恩自謂彌縫曲盡矣然自始至今率誤于含糊始魏了翁嘗勉忠恕無墮家聲及是嘆曰忠獻有後矣真德秀聞之更納交焉忠恕又因輪對引伯父栻告孝宗之語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力

請外以直祕閣知贛州言者指爲朋比落職

李光

李光字泰發上虞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歷官司封首論士大夫誤佞成風又言怨嗟之氣結爲妖沴王黼惡之欽宗擢右司諫上皇東幸憸人間兩宮光請集議奉迎典禮又奏朱勔李彥蔡京王黼竭天下之財遷侍御史時言者猶主王安石之學光言蔡京兄弟祖述其說五十年間毒流四海彗出寅艮間耿南仲輩皆謂應在外夷不足憂光奏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蓋欲使人君恐懼脩省未聞以災異歸之外夷也疏奏監汀州酒稅高宗即位建炎三年車駕自臨安移蹕建康除知宣州潰將邵青自真州擁舟數百艘剽當塗蕪湖兩邑問光招諭之遺米二千斛青喜謂使者曰我官軍也所過皆以盜賊見遇獨李公不疑我於是秋毫無犯歷權吏部侍郎光奏疏極論朋黨之害晉元帝區區草創劉琨祖逖與逆胡拒戰石季龍重兵已至歷陽命王導都督未聞專主避敵如今日也上欲移蹕臨安被旨節制臨安府大將韓

世清本苗傅餘黨授光淮西招撫使光假道至郡世清入謁縛送闕下伏誅秦檜既罷呂頤浩朱勝非並相光議論素與不合言者指光爲檜黨秦檜初定和議將揭榜檜言光有人望若同押榜浮議自息遂用之同郡楊煒上光書責以附時相光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不可徹檜惡之光旬去中丞萬俟卨論光怨望責授藤州安置移瓊州仲子孟堅坐陸升之誣以私撰國史獄成呂愿中又告光與胡銓詩賦倡和譏訕朝政移昌化軍年踰八十以郊恩任便居徙至江州卒幼子孟傳有傳

許翰

許翰字崧老襄邑人登進士第宣和中爲給事中爲書詆時相頗罷雲中之師高麗入貢調民開運河民間騷然中書舍人孫傅論高麗於國無功不宜興大役傅坐罷翰謂傅不當黜時相怒落職奉祠欽宗即位復以給事中召尋改御史中丞上疏言邊事因陳決勝之策張邦昌爲太宰翰上疏力爭之种師道罷翰言師道名將不可使解兵柄坐言落職奉祠高宗

即位李綱薦召權門下侍郎黃潛善等請罷宗澤翰極論以爲不可綱罷翰力求去高宗未許會潛善奏誅陳東翰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求去益力落職卒

翟汝文

翟汝文字公巽丹陽人登進士第歷除秘書郎三舘士建議東封汝文曰治道貴清淨今不啓上述三代禮樂而師秦漢侈心非所願也徽宗不悅責監宿州稅欽宗召爲翰林學士楊應誠請使高麗圖迎二帝汝文奏其欺罔除參知政事忤秦檜面劾汝文專擅

右司諫方孟卿助檜論之罷去卒

王庶

王庶字子尚慶陽人舉進士第歷陝西運判欽宗欲幸襄鄧以庶副席益爲京西安撫使高宗立知延安府累立戰功先是河東經制使王燮既遁歸留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庶傳檄諸路會兵討賊涇原統制曲端雅不欲屬庶端謀欲誅庶不果庶自劾罷後張浚自富平敗歸並召之庶地近先至力陳撫秦保蜀之策勸浚收熙河秦鳳兵扼隴蜀爲後圖浚不納改授庶參議官庶因謂端有反心浚始有殺端意有譏于浚者落職奉祠紹興六年除湖北安撫使知鄂州趙鼎上因燕見庶言陛下欲紹復大業非都荆不可曹操所以畏關羽者也上大與之拜樞密副使命措置江淮邊防庶力詆和議知潭州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論罷之又以御史胡汝明言責道州安置卒子之奇乾道中知樞密院事

鄭瑴

鄭瑴字致剛建州人舉進士歷御史臺主簿張邦昌

僭號瑴挺身見高宗于元帥府即位擢至諫議大夫苗傅劉正彥等逆亂瑴庭立面折二凶退見呂頤浩議興復朱勝非言瑴面折事拜御史中丞瑴遣所親謝嚮變姓名微服爲賈人徒步如平江告張浚等起兵瑴又奏人君位號豈容降改上復辟進僉書卒

張守

張守字子固晉陵人登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歷擢監察御史丁內艱去建炎初召還改官上在維揚粘罕犇自東平至泗淮以窺行在宰相汪伯彥黃潛善

以爲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議葉夢得請上南
巡阻江爲守張浚亦奏敵鋒方張宜且南渡守獨抗
疏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當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
上意異乞補外以趙鼎言遷翰林學士除參知政事
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劾其短奉祠未幾知紹興府
改知福州累請去郡召還力乞祠知紹興府復除參
知政事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以呂祉往淮西撫
諭諸軍守以爲不可不聽遂有酈瓊之變浚謫永州
守亦引咎請去八年正月上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
建康自六朝爲帝王都可爲別都以圖恢復趙鼎持
不可守力求去知婺州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
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守求入覲爲上言
之詔追還三使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
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惟張守可至鎮數月卒守
嘗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爲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
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孫抑戶部侍郎

李邴

李邴字漢老任城人登進士第累官試中書舍人北
方用兵酬功第賞日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遷至翰
林學士嘗預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未幾坐言者罷
奉祠欽宗除徽猷閣待制知越州再奉祠高宗即位
復原官踰歲召爲兵部侍郎苗傅劉正彥迫上遜位
邴草詔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時御史中丞鄭瑴又抗
疏言於是邴瑴同僉書樞密院事邴與張守分草百
官章奏三奏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
具拜尚書右丞改參知政事呂頤浩論不合罷邴閒
居十有七年卒于泉州年六十二

沈與求

沈與求字必先德清人登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
論范宗尹年少爲相恐誤國事高宗不悅以直龍圖
閣知台州宗尹罷召還論朱勝非赴鎮太緩致馬進
陷九江勝非罷去遷御史中丞兩浙轉運副使徐康
國自温州進發宣和間所製間金銷金屏障什物與
求奏康國以微物累盛德乞斥而焚之仍黜康國
從之紹興四年出知鎮江府召參知政事金人將入
寇上諭輔臣曰朕當親總六軍與求贊之上書車攻

詩以賜五年兼權知樞密院事六年張浚出視師不
告同列與求嘆曰大事不與聞何以居位遂丐祠罷
出知明州卒

韓肖胄

韓肖胄字似夫相州人曾祖琦祖忠彦再世爲相父
治肖胄以蔭歷開封府司録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
舍出身除衛尉少卿使遼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使
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秘閣知相州代其父任建炎
三年知江州入爲祠部郎應詔陳五事擢工部侍郎

騰召侍從議戰守許肖胄條奏十餘言高宗稱善紹
興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
胄慨然受之肖胄至金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幾半
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遣人偕
來肖胄先北使入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
職知温州奉祠五年起知常州召赴行在除僉書樞
密院事和議以定復命肖胄爲報謝使其還給氈車
及頻遞宴設自肖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
奉祠以其弟膺胄尚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

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年七十六議凡
孫琦守相作晝錦堂治作榮歸堂肖胄又作榮事堂
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胡松年

胡松年字茂老懷仁人政和二年上舍釋褐補雍州
教授累遷中書舍人時方有事燕雲松年累章沸時
相意乞祠高宗時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知平
江府未入境會吏解印欲跡奏防江利害除給事中
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歸附必自登萊密始

王倫使金還金人欲再遣重臣討議以松年試工部
尚書副肖胄以行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
然而往還拜吏部尚書諜報劉豫欲憑藉金人侵我
疆鄙詔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賊情帝
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叅知政事俄以疾奉
祠卜居陽羨卒年六十

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侍讀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治黨
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欽宗擢至御史中丞建白

削王安石王爵正神宗配饗褒表江公望張庭堅任伯雨龔夬等除青苗之令蠲元符上書獲譴者痒前後數十上金兵既退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當速講求禦敵之備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講解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衞京城都城失守帝再幸金營好問實從帝既留遣好問還尉撫都城巳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始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以書白王宜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避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高宗即位除尚書右丞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汙僞命高宗曰好問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懇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冒圍齎書陛下疏入除知宣州奉祠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儉皆有傳

劉珏

劉珏字希范長興人登崇寧進士第初游太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訴宦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遨後日報哉閔欲蹈古人行也今信任驗舉昔而拱嘿不言天下之士竊有疑焉浩愧謝宣和中擢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王客員外郎靖康初除中書舍人李綱出知楊州珏言綱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于報國斂于川兵變用不審數有敗衂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宮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爲綱遊説珏遂與祠建炎初以舊職召還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事曰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孟忠厚邢煥除從官珏封還言舊制外戚未有爲兩禁官者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珏從行至洪州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衞兵皆潰珏奉太后退保虔州言者論不已連責紹興初許自便卒于梧州

呂頤浩

呂頤浩字元直齊州人登進士第累官徽猷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伐燕之役頤浩以轉輸隨軍既得燕

山爲燕山府路轉運使頤浩奏門邊極遠其埶難守又奏燕山河北危急五事徽宗怒褫職尋復焉高宗即位除知楊州車駕南幸進至戶部尚書劇賊張遇衆數萬屯金山頤浩單騎與韓世忠造其壘諭降之金人逼揚州駕幸錢塘拜同僉書樞密院事兼知江寧府明受之變頤浩約張浚及諸將合兵討賊上言興衰撥亂事屬艱難請亟復明辟以圖恢復遂以兵發江寧苗傅劉正彥之黨詐旨請頤浩單騎入朝頤浩奏所統將士忠義所激可合不可離傅等懼乃請高宗復辟朱勝非罷相以頤浩同平章事頤浩在位光專恣趙鼎論其過章十數上頤浩求去尋除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池州李成馬進敗淮南民未復業詔以頤浩兼宣撫領壽春府滁廬和州無爲軍張琪自徽犯饒州頤浩大破之拜左僕射同平章事紹興二年上自越州還臨安頤浩開府鎮江詔還朝頤浩既還欲傾檜力引朱勝非爲助檜免相頤浩獨秉政屢請興師復中原李綱宣撫湖南頤浩言綱縱暴無善狀李光在江東與頤浩書言綱有大節頤浩稱光結黨言者因論光罷之時方審量濫賞頤浩時有縱舍右司郎官王岡持不可曰公秉國鈞不平謂何侍御史辛炳殿中常同論其非奉祠帝在建康除頤浩少保知臨安府進封成國公八年上將還臨安除少傅兼知建康府行宮留守頤浩引疾求去未幾卒謚忠穆頤浩有膽略善鞍馬弓劒自江東再相胡安國以書勸頤浩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爲先報復恩讎爲戒頤浩不能用

秦檜

秦檜字會之江寧人登政和五年第補密州教授繼中詞學兼茂科歷太學博士靖康元年金兵攻汴京遣使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不報連遷左司諫金二酋堅欲得地集百官議檜等三十六人持不可未幾除御史中丞汴京失守二帝留金營金命立異姓意在張邦昌監察御史馬伸言于衆曰吾曹職爲爭臣豈容坐視時檜爲臺長即進狀金人怒取檜詣軍前二帝北遷檜從至燕山又徙韓州上皇聞康王即位作書貽粘罕與約和議俾檜潤色之以厚賂達粘罕

會金主吳乞買以檜賜其弟撻懶爲任用撻懶攻山
陽檜挈家自軍中取漣水軍水砦航海歸行在建炎
四年十月也檜入見拜禮部尚書賜金帛檜自言殺
金人監已者奔舟而來朝士多疑之惟宰相范宗尹
副樞李回與善力薦其忠未對前一日帝命先見宰
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南自南北自北及首奏所
草與撻懶求和書始朝廷雖數遣使但且守且和而
專與解仇議和實自檜始蓋檜在金庭唱此議故撻
懶縱之歸也紹興元年除參知政事傾范宗尹罷之

檜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
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宰相分
任內外於是帝以檜專理庶務呂頤浩自江上還謀
逐檜給事中胡安國每言檜賢于張浚諸人迭目安
國爲黨魁而爲黃龜年所劾落檜職二年金使來求
盡還北俘與檜前議合議者益知檜共謀以右相張
浚薦赴講筵七年正月授樞密始張浚與趙鼎相得
甚浚先達力引鼎嘗共論人材浚劇談檜善鼎曰此
人得志吾無所措足矣浚以鄭瑴事求去帝求可代

者與浚論及檜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于是趙鼎
復相檜因此憾浚檜在樞府惟聽鼎鼎深信之卒爲
所傾鼎與浚晩遇于闕言及此始知皆爲檜所賣八
年三月拜右僕射同平章事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
相矣五月金遣使議和與王倫偕至檜三留身奏事
乞決和議初帝擇宗室育宮中者曰瑗曰璩瑗先建
節封建國公及是帝出御札除璩節度使封吳國公
樞密副使王庶呼曰並后匹嫡此不可行鼎約檜同
奏面納御筆及見帝檜並無一語鼎既去檜獨專國

決意議和胡銓上疏願斬檜與王倫以謝天下衆韙
州凡排和議者相繼被謫擢勾龍如淵爲中丞有異
議者輒擊去張浚在永州馳奏力言以石晉劉豫爲
戒徐俯連南夫岳飛皆因賀表寓諷他如秘書省正
字汪應辰等咸言金人叵測迪功郎張行成獻詢蕘
書皆豫備之策檜悉加黜責十年金人果敗盟分四
道入侵諸郡相繼陷沒帝始大怪御史中丞王次翁
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顧
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次翁所奏蓋指爲檜地故

檜位復安時岳飛克鄖城幾獲兀朮張浚等所向皆奏捷而檜力主班師盡收諸將兵權用給事中范同策也遂定和議兀朮遺檜書令殺岳飛遂下飛詔獄十二年加太師趙鼎王庶胡銓既皆遠竄至是遇赦永不檢舉張俊本助和議居位歲餘無去意檜諷江邈論罷之初粘罕行軍至淮上檜嘗爲草檄爲其左右室撚所見洪皓歸致室撚語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因憾皓令李文會論罷之胡舜陟以非笑朝政下獄死張九成以鼓唱浮言貶明年貶黃龜年以前嘗論檜也檜乞禁野史又命子熺領國史二十年正月殿司小校施全挾刃伺檜趨朝刺之不中磔于市二十四年熺子塤敷文閣待制塤試進士舉省殿試皆第一檜從子熚熺姻黨皆冠周寅沈興傑等並上第考官則魏師遜湯思退鄭仲熊沈虛中董德元帝讀塤策皆檜熺語降第三未幾塤修撰實錄院宰相子孫同領史職前所無也二十五年檜黨什御史徐嘉奏趙鼎子汾與趙令衿有容謀下大理獄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及令衿謀大逆凡當時賢士五十二人皆與焉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熺奏請代居相位者帝曰此事卿不當與帝遂命學士草檜父子致仕制卒贈申王謚忠獻檜陰險如崖穽深阻不可測兩據相位蓋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和議誤國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凡論人章疏皆檜手自操筆以授言者識之者曰此老秦筆也自其獨相以來易執政二十八人皆世無一譽柔佞易制者如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之徒率拔之冗散參自憲官聽檜彈擊輒以政府報之然甫入即罷去惟王次翁閱四年以金初敗盟次翁有力於檜也檜晚尤恣橫郡國事唯申省無一上聞者檜死帝方言之且曰今日始免防檜遂謀矣開禧用其追奪王爵改謚謬醜其後史彌遠奏復之寶祐二年理宗復命太常釐正謂輔臣曰謚謬很可也

宋列傳卷之十七

宗澤

宗澤字汝霖義烏人登元祐進士第歷官登州通判朝廷遣使由登州結女眞盟海上謀夾攻遼澤語所親曰天下自是多事矣退居東陽結廬山谷間靖康元年中丞陳過庭等列薦假宗正少卿使金議和議者謂澤剛方不屈恐害和議上不遣命知磁州磁經敵騎蹂躪之餘人民逃徙帑廪枵然澤至繕城壁浚隍池治器械募義勇始爲固守不移之計除河北義

兵都總管康王再使金行至磁澤迎謁曰肅王一去不返今敵爲詭辭以至大王願勿行王遂回相州有詔以澤爲副元帥從王起兵入援澤言宜急會兵李固渡斷敵歸路不聽廼自將兵趨渡道遇北兵遣秦光弼張德夾擊大破之曹輔齎蠟封欽宗手詔至自京師言和議可成澤曰金人狡譎是欲緩我師爾澤以孤軍進連敗金人金人逼二帝北行澤聞即提軍欲徑渡河據歸路邀還二帝而勤王之師卒無一至者又聞張邦昌僭位欲先行誅討會得大元帥府書約移師近都按甲觀變澤復書於王改知青州時年六十九矣李綱薦知開封府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欲據京城澤單騎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汝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上疏請上還京俄有詔荆襄江淮悉備巡幸澤上疏言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除

京城留守兼開封尹時金遣人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府澤曰此名爲使而實覘我也拘其人乞斬之有詔所拘金使延至別館澤曰臣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岳飛犯法將刑澤一見奇之曰此將才也會金人攻汜水澤以五百騎授飛使立功贖罪飛大敗金人而還遂升飛爲統制澤上疏曰京師天下腹心也兩河雖未收寧特一手臂之不信爾今遽欲去之非惟一臂之弗瘳且并與腹心而棄之矣又上條五事其一言黄潛善汪伯彦贊南幸之非澤前後建議輒爲

潛善等所抑每見澤奏疏皆笑以爲狂金將黏罕據西京與澤相持澤遣部將李景良閻中立郭俊民領兵趨鄭遇敵大戰中立死之俊民降景良遁去澤捕得景良斬以徇既而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仲祖等持書來招澤澤數俊民曰汝失利死尚爲忠義鬼今反爲金人持書相誘何面目見我乎斬之謂史曰我受此土有死而已汝爲人將不能以死敵我乃欲以兒女子語誘我乎亦斬之謂仲祖脅從貸之王策者本遼酋爲金將往來河上澤擒之解其縛坐堂上爲言契丹本宋兄弟之國今女眞辱吾主又滅而國義當協謀雪恥策感泣願效死因問敵虛實得其詳遂決大舉之計疏諫南幸澤威聲日著北方聞其名常畏憚之對南人言必曰宗爺爺澤前後請上還京二十餘奏每爲潛善等所抑潛善等又疑澤爲變以郭仲旬爲副留守伺察之澤憂憤疽發於背嘆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翌日風雨晝晦無一語及家事但呼過河者三卒建炎二年七月也年七十子穎居戎幕素得士心澤卒數日將士去者十五都人請以穎繼父任會朝廷已命杜充留守乃以穎爲判官充反澤所爲頗失人心穎屢爭之不從乃請持服歸自是豪傑不爲用羣聚城下者復起而爲盜而中原不守矣

岳飛

岳飛字鵬舉湯陰人世力農父和能節食以濟饑者有耕侵其地割與之貰其財不責償飛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盡其術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設祭于家人義之宣和中應募累功遷秉義郎隸留守宗澤戰開德曹州皆有功澤處其奸野戰非萬全計授以戰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耳高宗即位飛上書請乘敵穴未固親率六軍北渡則將士作氣中原可復以越職奪官歸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待以國士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用兵在定謀勇不足恃因說以收復河北所大喜命從王彥渡河至新鄉金兵盛彥不敢進飛引所部鏖戰又戰太行山擒金將拓跋耶烏居數日復遇敵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

累風大王敵敗走飛知與彥有隙復歸宗澤及杜充
代澤飛累功授眞州刺史杜充將還建康飛諫不聽
遂與俱歸師次鐵路步遇賊張用至六合遇李成與
戰皆敗之時命充守建康金人與成合寇烏江充閉
門不出飛泣諫請視師充竟不出金人遂由馬家渡
渡江充遣飛等往迎戰王燮先遁諸將皆潰獨飛力
戰兀朮趨杭州要擊至黃州累戰皆捷金所籍兵相
謂曰此岳爺爺軍爭來降附建炎四年兀朮攻常州
飛移屯宜興遣王貴等追破胡盜郭吉又遣辯士盡

降其衆兀朮次龍灣飛馳至新城大破之兀朮奔淮
西遂復建康紹興元年張俊請飛同討李成奏飛功
第一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據道賀二州命飛招
成成不從飛連破其衆三年虔吉道連兵寇掠潯梅
循惠南安建昌汀邵諸郡帝乃命飛平之飛入見帝
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四年除兼荊南鄂岳州
制置使奏襄陽等六郡爲恢復中原基本兀朮劉豫
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金兵一戰而潰五年
授飛鎭寧崇信軍節度未幾加檢校少保六年張浚

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世忠可倚大事命飛處
襄陽與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七年入見帝從容問
曰卿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日啖芻豆數斗飲泉
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
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
若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遠
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
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踊躍疾驅甫百里力竭
汗喘殆欲斃然此其易盈好逞易窮駑鈍之材也帝

稱善拜太尉飛數見帝論恢復之略命節制光州飛
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飛以議酈瓊事忤浚飛即日
上章乞終喪步歸廬母墓浚怒奏以張宗元監其軍
帝累詔趣飛還職飛力辭凡六日趨朝待罪帝慰遣
之八年還軍鄂州金遣使將歸河南地飛言和好不
可恃相臣謀國不臧恐遺後世譏檜銜之九年以復
河南大赦飛表謝有唾手燕雲復讎報國之語授開
府儀同三司飛力辭謂今日之事可訓兵飭士謹備
不虞而不可論功行賞取笑敵人十年金人攻拱亳

劉錡告急命飛馳援飛遣張憲姚政赴之帝賜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朕不遥度所遣諸將相繼奏捷大軍在潁昌諸將分道出戰飛自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鋭兀朮以諸帥易與獨飛不可當飛累戰皆捷中原大震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兀朮對壘而陣遣驍將以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兀朮遁還方指日渡河而檜欲盡河以北棄之諷臺臣請班師飛奏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鋭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

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既歸所得州縣旋復失之飛力請解兵柄不許自廬入覲帝問之飛拜謝而已十一年諜報金分道渡淮帝趣飛應援凡十七札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擣虛勢必得利若以為敵方在近未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黄以議攻却帝得奏大喜師至廬州金兵望風而遁飛還兵于舒以俟命時和議既決檜患飛異己乃密奏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韓世忠張俊已至飛獨後檜又用參政王次翁計俟之六七日既至授

樞密副使位參知政事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世忠俊不能平飛屈己下之金人攻淮西俊分地也俊始不敢行師卒無功飛聞命即行遂解廬州圍帝授飛兩鎮節俊益耻楊么平飛獻俊世忠樓船各一兵械畢備世忠大悦俊反忌之兀朮遺檜書必殺飛始可和檜亦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以諫議大夫萬俟卨與飛有怨諷卨劾之又諷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彈論諭張俊令刼王貴誘貴誣告張憲謀還飛兵檜遣使

捕其父子證張憲事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初命何鑄鞫之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字深入膚理鑄明其無辜改命萬俟卨命訊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傅會其獄歲暮獄不成檜妻贊其決檜手書小紙付獄即殺飛死時年三十九子雲棄市籍家貲徙家嶺南幕屬于鵬等從坐者六人飛被收時其女痛父冤負銀瓶死井中大理寺丞李若樸何彥猷大理卿薛仁輔並言飛無罪卨俱劾去宗正卿士㒟請百口保飛以竄死汾州進士智浹建

州布衣劉允升各上書訟冤智泱編管袁州允升下
獄死飛獄之將上韓世忠詣檜詰之檜曰岳飛與張
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莫須有三字何
以服天下洪皓在金蠟書馳奏以爲金人畏服惟飛
以父呼之諸酋聞其死酌酒相賀飛至孝母李木棗
不入口三日家無姬侍吳玠遣名姝結驩飛曰主上
宵旰豈大將安樂時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
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帝初爲飛營第飛辭曰敵未滅
何以家爲或問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愛錢武

臣不惜死天下平矣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
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
折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躬爲調藥凡有頒犒均給
軍吏善以少擊衆猝遇敵不爲之動敵爲之語曰撼
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曰仁智信勇
嚴闕一不可帝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飛
跋其後指操爲姦賊尤檜所忌紹興末太學程宏圖
訟飛冤詔飛家自便其後建廟於鄂號忠烈謚武穆
理宗改謚忠武五子雲雷霖震霆雲養子年十二從

張憲多得其力軍中呼曰贏官人飛征伐未嘗不與
數立奇功飛輒隱之張俊廉得其實奏乞推與數特
旨遷三資飛累表不受韶昌大戰無慮十數出入行
陣體被百餘槍甲裳爲赤提舉醴泉觀年二十三雷
閤門祗候霖敷文閣待制霖子珂以淮西十五御札
辨驗彙次凡出師應援之先後皆可考嘉定間爲籲
天辨誣集五卷天定錄二卷上之累官散大夫霆脩
武郎

張所

張所青州人登進士第靖康初爲監察御史高宗即
位遣所按視陵寢還既言河北河東天下根本昨者
誤用姦臣之謀始割三鎮繼割兩河其民怨入骨髓
至今無不扼腕且論還京師有五利又條上兩河利
害止欲以其事付所會所言黃潛善姦邪不可用江
州安置後李綱入相薦所克河北招撫使河北轉運
副史張益謙附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非是命下樞
密院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李綱與伯彥爭
于上前伯彥諉衆所方招來豪傑以王彥爲都統制

岳飛為準備將而李綱已罷所落職領南安置卒

劉子羽

劉子羽字彥脩崇安人父韐宣和末歷衛尉丞韐守眞定子羽辟從會金人入寇父子相携死守金人不能拔而去除直秘閣韐死難免喪累除樞密院檢詳文字建炎中大將范瓊擁強兵江西召之弗來來又不肯釋兵知樞密院事張浚與子羽密謀誅之一日命張俊以千兵渡江若備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俊瓊及劉光世赴都堂議事為設飲食食已諸公相

顧未發子羽坐廡下恐瓊覺取黃紙趨前舉以麾瓊下曰有勅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為子羽顧左右擁至輿中衛以俊兵送獄光世出撫其衆浚宣撫川陝辟子羽參議軍事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除徽猷閣待制子羽即自請奉命北出子羽命吳玠栅和尚原纍與元年金人復聚兵來攻再為玠所敗浚移治閬州子羽請獨留河池調發諸將以通內外聲援浚許之二年浚承制拜子羽利州路經略使通陝輸粟二鎮遂安

除寶文閣直學士是冬金人犯金州三年王彥失守退保石泉子羽亟移兵守饒風嶺馳告玠玠馳至張浚欲移潼關子羽遺浚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撤離喝由斜谷北去浚乃動師卒全蜀子羽之力居多與元四年坐富平之役與浚俱罷尋為言者所論責授單州團練使玠始為裨將未知名子羽獨奇之薦於浚至是玠訟子羽之功請納節贖其罪詔聽子羽自便十一年張浚為復原官秦檜諷諫官論罷之復與祠卒弟子翬子珙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鷙勇絕人能騎生馬駒家貧無產業嗜酒尚氣不可繩檢年十八以勇敢應募隸赤籍崇寧四年西夏騷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遣中斬關殺將累破其衆再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賊敗而遁世忠窮追至睦州擒戮殆盡積功至武節郎欽宗即位詔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金人退河北總管司辟選鋒統制累功遷嘉州防禦使

康王如濟州世忠領所部勸進金人縱兵逼城世忠
據西王臺力戰翌日酋帥率衆數萬至將世忠戲下
僅千人單騎突入斬其酋長康王即皇帝位建炎二
年帝如揚州黏罕聞世忠拒淮陽乃分兵萬人趨揚
州自以大軍迎戰世忠不敵夜引歸敵躡之軍潰於
沭陽閤門宣贊舍人張遇死之在陽城收合散亡得
數千人聞帝如錢塘即繇海道赴行在酋傳劉正彥
反與張浚張俊誅之授檢校少保兀朮將入侵帝召
諸將問移蹕之地世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若又

棄江淮更有何地兀朮自廣德破臨安帝如浙東世
忠以前軍駐清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俟敵
歸邀擊之是役也兀朮兵號十萬世忠僅八千餘人
兀朮累敗幾不得道去紹興元年討閩寇范汝爲汝
爲窮身自焚獨取附城者誅之乘勝討平廣西賊曹
成四年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帝手札命世忠
飭守備圖進取世忠受詔感泣遂擒楗李也等二百
餘人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甚衆論者
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

使宣司楚州世忠披草萊立軍府山陽遂爲重鎮劉
豫兵數入寇輒爲世忠所敗兀朮與劉猊皆至世忠
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
敵遣人謂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
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
人遂引去會秦檜主和議命世忠還屯鎮江世忠言
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留此軍蔽遮江淮又力
陳和議之非後金果渝盟金使蕭哲之來以詔諭爲
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願舉兵決戰兵勢

最重處臣請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
大夫盡爲陪臣十年金人敗盟兀朮率撒曷李成等
破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
迎擊敗之又遣解元擊金人於潭城劉寶擊於千秋
湖皆捷十一年兀朮耻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
兵于淮西以待既而金敗於柘皋世忠在楚州十餘
年兵僅三萬而金人不敢犯秦檜收三大將權拜世
忠樞密使世忠爲檜所抑遂抗疏言檜誤國檜諷言
者論之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自此杜

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遊
西湖卒年六十三孝宗封蘄王謚忠武世忠嘗戒家
人曰吾名世忠汝曹諱而不言是忘忠也晚喜釋老
自號清涼居士子彥直彥質彥古彥直字子溫六歲
從世忠入見高宗命作大字即跪書皇帝萬歲帝喜
拊其背曰他日令器也親解孝宗卯角之繻傅其首
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調大社令秦檜素銜世忠檜
死拜光祿寺丞嘗遣使於金在廷相顧莫肯先帝親
擇以往慨然就道既至幾罹禍者數守節不屈金卒

禮遣之帝嘉嘆遷吏部侍郎尋知溫州海寇出沒勢
甚張彥直授將領土豪等方畧生擒賊首乞追贈部
曲曾誣陷岳飛者以慰忠魂轉光祿大夫致仕卒

劉錡

劉錡字信叔順德軍人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
狀聲如洪鐘善射嘗從仲武征討高宗錄仲武後授
閤門宣贊舍人差知岷州為隴右都護與夏人戰屢
勝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紹興十年金人歸
三京克東京副留守節制五月錡大敗兀朮于順昌

金人攻廬和二州錡渡江抵廬州與張俊楊沂中會
而敵已大入錡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
兩戰皆勝敵望見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錡以順
昌之捷驟貴諸將多嫉之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
有隙故柘皋之賞獨錡軍不與三十一年金主亮調
軍六十萬自將南來金人攻揚州錡大敗之錡病求
解兵柄留其姪副都監汜以千五百人塞瓜州渡令
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專防江錡還鎮江十一月
金人以重兵逼瓜州汜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亦却

走[illegible]魏友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錡憤懣疾益甚
而都督府參贊軍事虞允文自采石來督戰敗金人
允文過鎮江謁錡問疾錡執其手曰病何必問朝廷
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
死矣召詣闕提舉萬壽觀明年二月卒

吳玠

吳玠字晉卿隴干人少沉毅有志節知兵善騎射未冠
以良家子隸涇原軍宜撫使張浚辟陝參議軍事
劉子羽稱玠兄弟才勇以為秦鳳副總管轉忠州防

制置使張浚合五路兵欲與金人決戰玠言宜各守要害浚不聽五路皆陷玠收散卒保散關東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柵爲死守計紹興元年大敗金別將於北山擊退金將沒立於箭筈關兀术會諸道兵十萬攻和尚原玠大敗之兀术中流矢僅以身免張浚承制以玠爲鎭西軍節度使弟璘爲涇原路馬步軍副總管玠在河池金人用叛將李彥琪駐秦州睨仙人關以綴玠復令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离喝自商於直擣上津三山玠自河池入援大敗金人守饒風

關權輕敗之于武林關進玠檢校少保充利州路制置使四年敵復入攻仙人關玠璘大敗之金人請和帝以玠功高授特進開府儀同三司遷四川宣撫使遣內侍賜親札至則病甚於仙人關卒年四十七贈少師子五人長拱亦握兵云弟璘字唐卿從玠攻戰積功閤門宣贊舍人紹興元年箭筈關之戰璘功居多超遷統制和尚原軍馬四年兀术撒离喝以大兵十萬至關下璘血戰連日金兵大敗二酋自是不敢窺蜀者數年玠卒授璘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時朝

廷持和忌戰欲廢仙人關十年金人叛盟詔璘節制陝西諸路軍馬撒离喝渡河入長安趨鳳翔璘使李師顏以驍騎擊走十一年璘用姚仲計及疊陣法敗金將胡盞於剡家灣明年竟割和尚原與敵撤戍割地皆秦檜主之也時和議方堅而璘治軍經武常如敵至三十年金主亮叛盟拜四川宣撫使金兵扼大散關及黃牛堡璘遣將敗之璘自將至城下八日而克璘入城市不改肆父老擁馬迎拜不絕璘尋還河池孝宗受禪賜璘札命兼陝西河東路宣撫招討使

隆興二年冬金人侵岷州璘提兵至祁山金人聞之退師遣使來告曰兩國已講和矣會詔至俱解去乾道元年入謁拜太傅封新安郡王改判興元府至漢中脩復褒城古堰溉田數千頃三年卒年六十六璘剛勇喜大節所著兵法三篇知兵者取焉子挺字仲烈以門功補官從璘爲中郎將累遷利州東路前軍統制權致西路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璘總三路兵禦之挺願自効軍前璘以爲中軍統制王師旣復秦川金將合喜孛僮介叛將張忠彥以兵來爭挺破

其治平岩孝宗即位拜武昌承宣使時年二十五會
朝廷主和議詔西師解嚴父子遂旋軍淳熙元年改
興州都統拜定江軍節度使十年冬特加檢校少保
成州西和歲大侵挺力爲振恤光宗詔問備邊急務
即建增儲之策由是糧糗不乏以疾致仕詔加太尉
卒年五十子五人次曦以叛誅

宋列傳卷之十八

張俊

張俊字伯英成紀人善騎射負才氣起于諸盜政和
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使宣和初從攻夏人金人
攻太原俊從种師中往援屯榆次累功轉榮州刺史
建炎元年汴京破二帝北遷俊懇辭勸進帝如臨安
苗傅劉正彥反俊時屯兵吳江縣即引所部八千人
至平江張浚語俊以起兵問罪俊泣拜且曰此須侍
郎濟以機術毋驚動乘輿呂頤浩至俊見之亦泣曰
今日惟以一死報國劉光世以所部至俊釋舊憾請
世忠來自海上俊借一軍與之俱戰于臨平傳等兵
敗開城以出世忠俊光世入城見于內殿帝嘉勞久
之拜鎮西軍節度使尋爲浙東制置使金人分兵深
入帝如明州俊赴州引兵至兀朮攻臨安帝御樓船
如溫州留俊于明州以拒敵四年正月忽西風起金
人乘之復攻明州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金人奔北
紹興元年帝至會稽時金人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
陵張用據襄漢李成尤悍彊據江淮湖湘十餘州連

兵數萬有席卷東南意范宗尹請遣將致討俊慨然
請行遂改江淮路招討使已而秀州羣盜閙俊兵至
皆遁去劉麟兵十萬犯濠壽詔併以淮西屬俊楊存
中亦聽節制與俊合兵拒敵遇劉猊左右軍擊走之
猊僅以身免拜少保九年冬金復渝盟再破河南圍
順昌府命俊策應劉錡俊皆軍渡江金人引退十年
酈瓊在亳州都統制王德下符離乘勝趨亳與俊合
俊引軍入城金人棄城遁拜樞密使俊知朝廷欲罷
兵首請納所統兵贊和義與秦檜意合言無不從薦

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衆雖劉予羽自謫籍起家亦
俊力也加太傅益國公十一年殿中侍御史江邈論
之檜以俊助和議德之故盡罷諸將以兵權付俊歲
餘俊無去意故檜使邈攻之尋進封清河郡王以其
姪子蓋爲節度使俊握兵最早世稱張韓劉岳然俊
與錡有隙獨以楊沂中爲腹心故有濠梁之敗岳飛
究獄韓世忠救之俊獨助檜成其事年六十九卒

劉光世

劉光世字平叔保安軍人延慶次子以蔭歷威武奉
寧軍承宣使克鄜延路馬步軍副總管靖康元年擢
侍衛馬軍都虞候還奉國軍節度使命討李成光世
以王德爲先鋒與成遇於上蔡驛口橋敗之成收散
卒再戰光世以儒服臨軍成遂見白袍青蓋併力圍
之德潰圍拔光世以出下令得成者以其官爵與之
士爭奮再戰皆捷成遁執其謀主陶子思加檢校少
傅苗傅劉正彥爲亂素憚光世遷光世爲太尉淮南
制置使張浚在平江馳書諭以勤王光世不從呂頤
浩遣使至鎮江說之乃引兵會于丹陽至行在遷太

尉逆將范瓊被執張浚使光世撫定其衆隆祐太后
在南昌議者謂金人自蘄黃渡江陸行二百里可至
命光世移屯江州爲屏蔽光世既至日置酒高會金
人自黃州渡江凡三日無知之者比金人至遂遁馮
楫遺書光世言賊深入最兵家之忌伏兵掩之可使
匹馬不還光世不能用酈瓊圍固始縣光世遣人招
降之金兵留淮東光世頗畏其鋒楚州被圍已百日
帝手札趣援者五竟不行但遣王德酈瓊將輕兵以
出時奏殺獲而已紹興元年金人渡淮命光世置司

揚州迄不行給事中程瑀言光世兵未渡江金人甙渡淮江浙必震光世方遣人按行宜與湖洑之間以備退保詔以章示之光世遷延如故時光世張俊韓世忠權相敵且持私隙帝遣侍御史魏矼至軍中諭以滅怨報國光世始移軍太平州以援世忠金兵退光世入覲遷少保劉豫挾金人分道入侵命光世屯廬州驕惰不戰九年用講和恩封雍國公十年金人圍順昌拜太保爲三京招撫處置使援劉錡光世請李顯忠爲前軍都統又請王德自隸德不願受其節

制顯忠行至宿泗軍多潰進至和州秦檜主罷兵召還光世入見爲萬壽觀使改封楊國公卒年五十四

王淵

王淵字幾道環州人善騎射應募累功遷拱衛大夫寧州觀察使靖康元年爲真定府總管兼遷都統制吳湛據道州叛淵討平之金人攻汴京從宣撫使范訥勤王爲先鋒尋以所部歸康王府明年張邦昌僭立康王如濟州命淵以三千人入衛宗廟淵至以朝服見邦昌納謁曰奉冢宰相公邦昌遂易紫袍延之

政事堂淵慟哭宣敎康王即皇帝位淵與楊惟忠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等以帥府及降羣盜兵皆在不相統一始置御營司以淵爲都統制扈從累月不釋甲時羣盜竝起以淵爲制置使提兵四出所向皆捷建炎三年金人攻揚州帝倉卒渡江劉光世見帝泣告淵專管江上海船每言緩急決不誤事今臣所部數萬二千餘騎皆不能濟淵忿其言斬江北都巡檢皇甫佐以自解中書侍郎朱勝非馳見淵詰之乃始經畫已無所及自是淵失衆

將心帝欲如鎮江以援江北羣臣亦固請淵獨言鎮江止可捍一面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險議遂決命淵守姑蘇尋自平江赴行在先是統制官苗傅以淵驟用頗觖望劉正彥亦以招巨寇賞薄怨淵而內侍康履頗用事及淵入樞府傅正彥以其由宦官所薦愈不平俟淵入朝伏兵殺之併殺康履淵時年五十三

曲端

曲端字正甫鎮戎人父渙任左班殿直戰死端三歲授三班借職警敏知書善屬文長于兵畧歷權涇原

路第三將夏人入寇帥司調統制李庠捍禦端在遣
中庠駐兵柏林堡爲夏人所薄兵大潰端力戰敗之
建炎二年婁宿入長安鳳翔隴右大震游騎入涇原
端遣副將吳玠據清溪嶺與戰大破之六月以王庶
節制陝西授端充節制司都統制端雅不欲屬庶頗
不協延安已陷庶無所歸以軍付王燮自將百騎與
官屬馳赴襄樂勞軍庶猶以節制望端欲倚以自副
端彌不平端聲色俱厲問庶延安失守狀曰節制固
知愛身不知愛天子城乎庶曰吾數令不從誰其愛

身者端怒曰在耀州屢陳軍事不一見聽何也庶留
端軍終夕不自安端欲即軍中殺庶奪其兵夜走寧
州見陝西撫諭使謝亮請誅庶亮曰人臣擅誅于外
是跋扈也庶乃得去朝廷聞端欲斬王庶疑有叛意
會張浚宣撫川陝浚自收攬英雄以端在陝西屢與
敵角欲用端四年春金人攻環慶端遣吳玠等拒于
彭原店端自將屯宜祿玠先勝既而金軍復振玠小
却端退屯涇州金乘勝焚邠州而去玠怨端不爲援
亦前軍已敗不得不據險以防衝突乃劾玠違節

制是秋兀朮窺江淮浚議出師以撓其勢端曰金人
新造之勢難與爭鋒端既與浚異浚積前疑竟以彭
原事罷端兵柄與祠是年浚爲富平之役欲慰人望
復用端玠與端有憾言曲端再起必不利于張公王
庶又從而譖之浚亦畏端難制端嘗作詩題柱曰不
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庶告浚謂其指斥
乘輿於是送端恭州獄武臣康隨者嘗忤端鞭其背
隨恨入骨浚以隨提點刑獄端聞之曰吾其死矣呼
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數百里至是連呼鐵

象可惜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令獄吏縶維之糊
其口燎之以火端乾渴求飲予之酒九竅流血而死
年四十一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

楊存中

楊存中本名沂中字正甫紹興間賜名存中代州人
祖宗閔永興路軍總管與唐重同守永興金人陷城
迎戰死之父震先死難存中學孫吳法善騎射宣和
末應募擊賊積功至忠翊郎從隸張俊部曲高宗聞
將于俊俊以存中對召見賜袍帶剿賊李昱於任城

久不克存中以散騎擊殺數百人建炎中破賊徐明于嘉興苗劉之變從張俊赴難金人攻明州又從俊與田師中趙密殊死戰破之紹興元年從俊討李成敗之明年又討平妖賊繆羅于嚴州先是張浚視師謀渡淮以圖劉豫倚韓世忠爲用世忠圖淮陽從浚乞張俊將趙密爲助俊拒之趙鼎語浚曰世忠所欲者趙密爾存中武勇不減于密盍令存中助之於是浚請存中于朝既被命以八隊萬人趨督府助世忠其冬與劉猊戰于藕塘大破之十一年兀朮耻[illegible]之敗復謀來侵存中與金人戰于柘皋敗之金人自濠諸軍散亂南奔追殺甚衆存中乃自宣化渡江歸行在二十八年拜少師三十一年罷時金主亮有南侵意存中上十策步帥趙密謀奪存中權因指爲喜功生事存中聞之上章乞免密竟代之未幾邊釁日急復詔存中爲御營宿衛使劉汜戰敗瓜州命存中往京口爲守江計虞允文自采石來會存中協力拒敵敵不能濟已復奉祠隆興元年王師潰符離復起存中爲御營使二年金人再入關議割蜀和尚原畀之存中入對曰和尚原隴右之藩要也願毋棄城舉以虜請盟班師加昭慶軍節度使奉祠時與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卒年六十五迴母劉流落蜀隴存中日夜禱祠訪問間關數千里卒迎以歸營居室于鳳山十年而就極山川之勝後獻於朝廷更卜築焉子倓工部侍郎倓至僉樞邠慶軍節度使

王彥

王彥字子才上黨人喜韜略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徽宗試補下班祗應爲清河尉從种師道兩入夏國有功建炎初金人攻汴京彥慨然棄家赴闕求自試討賊河北招撫使張所異其才擢都統制使率裨將岳飛等十一將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大敗之金人購彥急彥慮變夜寢屢遷部曲覺之咸刺面作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字以示無他彥益感勵撫士卒與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會遣使議和彥見黃潛善汪伯彥力陳北伐言辭憤激忤其意張浚承制以彥節制商虢陝華州軍馬三年正月兀朮入侵撒離曷自

上津疾馳不一日至向陽統制郭進死之彥退保石泉縣金人攻饒風關彥與吳玠禦之不能却關破彥收餘兵奔達州毋喪詔起復因事爲言者所論知邵州入辭帝慰遣之卒于官年五十

張憲

張憲岳飛愛將也飛破曹成憲與徐慶王貴招降其黨有赤政者率衆走沅州爲成報讐首被白布號白巾賊憲一鼓擒之兀朮頓兵臨潁楊再興戰死憲至破其衆兀朮夜遁憲將徐慶李山繼破之會秦檜主和命飛班師憲亦還檜與張俊謀殺飛密以優賞誘飛部曲告飛事卒無應者聞飛嘗欲斬王貴又杖之遂以屬貴貴不可俊乃劫以私事貴懼從之時又有王俊者善告訐號鵰兒俊諜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將使自相攻發因及飛父子俊自爲狀使憲自誣謂得雲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全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告檜械憲萬俟卨誣飛使孫革致書憲貴令虛中警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規還飛軍妄稱書已焚但以衆證具獄憲坐死籍家貴後以寧遠軍承宣使錄其家

牛皋

牛皋字伯遠魯山人初爲射士金人入侵皋聚衆與戰屢勝會岳飛制置江西河北將由襄漢規中原命皋隸飛軍李成合兵入寇隨諸郡皋率兵復隨州執其守將王嵩傑之從平楊么歷轉寧國軍承宣使荊湖南路馬步軍副總管紹興十七年上巳日都統制田師中大會諸將皋遇毒亟歸謂所親曰皋年六十一官至侍從幸不啻足所恨南北通和不以馬革裹屍顧死牖下耳明日卒或言秦檜令師中致毒云

王德

王德字子華通遠軍熟羊砦人以武勇應募隸熙帥姚古會金人入侵古軍康澤間遣德諜之斬一酋而還補進武校尉古曰能復往乎德從十六騎徑入隆德府治執偽守姚太師械獻于朝欽宗問狀姚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時遂呼德爲王夜叉建炎元年以勤王師倍道趨闕改隸劉光世平濟南寇李昱池陽寇張遇又討李成敗之金人攻揚州西軍多潰

德趙宣化時和州爲叛將張昱等所圍求援于德斬
昱俘其兵騎數萬會苗傅劉正彥走閩中詔德追擊
隸韓世忠德欲自致功名而世忠必欲德爲之使遣
親將陳彥章邀德於信州彥章拔佩刀擊德德殺彥
章尸諸市德至浦城斬苗瑀檎馬柔吉送行在世忠
訟其擅殺下臺獄當死帝特原之編管郴州時光世
以便宜復德前軍統制遣平信州妖賊王念經一鼓
檎之詔還舊秩紹興元年與秀州水賊邵青戰崇明
歷環慶副總管六年冬劉豫遣劉麟猊分道入寇德

大敗猊兵于藕塘會光世罷宣撫詔德盡護其衆以
酈瓊副之瓊與德故等夷耻屈其下率衆叛從劉豫
十一年金人入侵游騎及江俊議分軍守南岸德曰
淮者江之蔽也俊乃許德即渡采石俊督軍繼之已
而夜拔和州晨迎俊入敵退保昭關又擊走之追至
柘皐渡江決戰首犯敵鋒一矢斃其酋歷浙東福建
總管荊南副統制二十五年卒贈少傅

郭浩

郭浩字充道以父成任三班奉職徽宗時爲邊將累
敗夏人遷至中州刺史欽宗即位進安州團練使以
种師道薦召對奏言金人暴露日久思歸乞給輕兵
間道馳滑臺待其半度可擊也不能用建炎元年知
原州二年金人取長安涇州守臣夏大節棄城遁郡
人亦降浩適夜半至郡所將財二百人得金人不殺
使之還曰爲語汝將曰我郭浩也盍來決戰金人遂
引去時張浚經畧陝西有言敵可討者諸師耻於不
武莫敢出言浩獨謂敵鋒方銳浚不聽師出果敗浚
以浩舊官移治鳳翔府寶雞縣又退保和尚原金人

攻原下浩與吳玠隨方捍禦蜀以安紹興元年金
人攻和尚原浩與吳玠往援斬獲萬計十一年金將
胡盞習不祝內侵宣撫使胡世將召浩及吳璘楊政
會仙人原授以攻取之策浩遣裨將設伏破之十四
年召見拜檢校少保還鎮乃建帥府未幾卒年五十
九孝宗詔立廟金州倬侃僎皆其孫也累世爲將及
於觸隤家聲云

楊政

楊政字直夫原州人崇寧中夏人舉國大入父忠戰

叟政應募爲弓箭手建炎紹興間累從吳玠擊敗金人遷至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和議成始得迎母及兄弟歸會金渝盟政建迎敵之策金二將內侵政引兵敗萬戶通檢千贊雞縣和議成召還鎮卒年六十

李寶

李寶河北人嘗陷金拔身從海道來歸金主亮渝盟造舟潞河將繇海道襲浙西謀聞高宗授寶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駐劄平江令與守臣督海舟捍禦次江陰先遣其子公佐潛伺敵動靜公佐郎與將官邊

士寧偕往公佐已挾魏勝得海州寶喜曰吾兒不負乃翁矣勝出城迎寶獎其忠義敵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僅一山寶叱壯士躍登其舟短兵擊刺盡殪之俘大漢軍士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上喜曰朕獨用李寶果立功爲天下倡矣亮聞膠西之敗大怒召諸酋約以三日渡江於是內變殺亮寶戰具精利宰臣陳康伯取其長槍克敵弓弩俾所司爲式製之卒贈檢校少保

李顯忠

李顯忠綏德軍青澗人舊名世輔南歸賜名顯忠初其母當產數日不能免有僧過門曰所孕乃奇男子當以劍矢寘母傍即生已而果生顯忠人咸異之年十七投效用隨父永奇出入行陣有敵人夜宿陶穴顯忠縋穴中得十七人皆殺之克敵將由是始知名薦武翼郎充副將金人陷延安授顯忠父子官元帥撒里曷來同州顯忠以計執之馳出城追騎益多乃與撒里曷折箭爲誓不得殺同州人不得害我骨肉顯忠携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縣急遣人告永奇永

奇即挈家出城至馬翅谷口爲金人所及家屬二百口皆遇害顯忠僅以二十六人奔夏國具言父母妻子之亡願得二十萬人生擒撒里曷取陝西五路歸于夏時有酋豪號面夜叉者久爲夏國患乃令顯忠圖之請三千騎晝夜疾馳奄至其帳擒之以歸夏主大悅即出二十萬騎以文臣王樞武臣𠩄訛爲陝西招撫使顯忠爲延安招撫使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至延安揔管趙惟清大呼曰鄜延路今復歸宋矣已有赦書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斫殺

訛不及擒王樞縛之行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百餘撒里曷在耀州鬬顯忠來一夕遁去赴行在高宗撫勞再三賜名加貴又賜田鎮江以從行崔皐輩充將佐兀术犯河南命顯忠爲招撫司前軍都統制兀术兵屢敗焚廬江而走太后至臨安顯忠入覲顯忠熟西邊山川險易陰上恢復策忤秦檜意金使言顯忠私遣人過界遂降官奉祠二十九年代王權與虞允文大敗金主亮于采石孝宗即位張浚開都督府金帥孛撒率步騎十萬自南京來顯忠大敗于城南諸

將皆遁引還至符離大潰所喪軍資器械殆盡孝而金不復南顯忠連貴後復太尉乞祠卒年六十九

魏勝

魏勝字彥威宿遷人多智勇善騎射應募爲弓箭手紹興三十一年金人將南侵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漣水民翕然以聽遂取海州勝權知州事遣人諭朐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分忠義士爲[illegible]沂民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告急於勝勝提兵往救無敢當者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閉出若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勝起義久朝廷尚未知沿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覘敵至州始遣忠義將朱震赭道詣行在白勝姓名于執政其後累敗金兵以功授閤門祗候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旗揭曰山東魏勝張浚在建康招勝詢以軍務仍知海州隆興元年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忌勝譖勝於都督罷其職既而督府知和仲所誣罷之復勝舊職勝嘗自創如

意戰車數百輛砲車數十輛詔下其式於諸軍二年以議和撤海州戍命勝知楚州時和議尚未決金兵乘其懈以舟載器甲糧糗自清河出欲侵邊勝覘知之率忠勇士拒于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率諸軍拒于淮陽又遣人告急于都統制劉寶寶堅謂方講和迄不發一兵勝矢盡救不至死之年四十五賜廟褒忠官其二子削實兩鎮節鉞籍其家貶瓊州死

解元

解元字善長保安軍德清砦人猿臂善騎射起行伍爲清澗都虞候建炎中隸大將韓世忠敗金兵剿其酋追苗傅劉正彦擒之金人攻浙西元躍入敵舟以短兵擊殺數千人繼從討閩盜范汝爲及湖外劉忠諸盜累轉楊州觀察使紹興四年金人與僞齊合兵入侵世忠自鎭江趨揚州命元屯承州遣百人伏要路百人伏嶽廟自以四百人伏隅又決河岸遏其歸路金人果走城下伏發金人進退無路乃走嶽廟元追之獲百四十八人止遺二人金人稍懈俄伏發擒黑頭虎追北數十里赴水死者甚衆六年從世忠出下邳以數百騎破敵尋授保信軍節度卒年五十四

姚興

姚興相州人靖康中以州校用殺金人有功歷遷充荊湖南路兵馬副都監紹興三十一年金人渝盟興隸都統王權麾下金兵渡淮權遣拒之而退保和州與金人遇于尉子橋麾兵力戰手殺數百人權奔仙宗山嚴兵自衛興告急數不應初李二者嘗有私恩於權因得出入軍中往來兩界貿易間竊權旗幟

遺金人至是金人立權旗幟以誤興興往奔之父子於符離贈武節大夫

王居正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入太學時習新經字説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流落十餘年司業黄齊得其文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擧欲擢爲首以風多士他考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荆州教授皆不赴范宗尹薦于朝人對稱旨高宗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歳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詔以時務訪

羣臣居正獻疏數千言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爲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鋭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唯當着衣喫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侍御史謝祖信劾罷起知温州請祠檜終忌之諷中丞何鑄劾其爲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檜死復故職卒年六十五

程瑀

程瑀字伯寓饒州人少有聲太學試第一累官兵部員外郎欽宗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汭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瑀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請盡黜免别選英賢共圖大計帝嘉納之瑀嘗論蔡京罪帝因言吳敏庇京又疑李光黨京謂瑀曰須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監臨漳州鹽税高宗即位累遷給事中兼侍講建脩政局帝言呂頤浩在外總諸將秦檜

在朝廷庶幾内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除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爲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奉祠卒年六十六

洪擬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丹陽人登進士甲科歴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無所附與殿中侍御史許景衡並罷知桂陽軍政爲中書舍人高宗如越執政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偏方不足以固守衆

金人攻淮詔問攻守之策擬言將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四年以言者罷奉祠始擬兄子鎔部郎官與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於是俱罷起知温州與祠卒年七十五

李彌遜

李彌遜字似之吳縣人弱冠以上舍登第累官起居郎以封事貶知廬山縣改奉嵩山祠廢斥隱居者八載宣和末知冀州金人犯河朔彌遜捐金帛致勇士邀擊其遊騎斬首甚衆靖康初召爲衞尉少卿出知

瑞州建康府牙校周德叛嬰城自守勢猖獗彌遜以江東運判領郡事招降之紹興七年遷起居郎彌遜自政和末以封事貶垂二十年及復居是職直前論事鯁切如初會趙鼎罷相秦檜專國胡銓范如圭曾開皆論和議之非相繼貶逐彌遜請對言金使請和欲行君臣之禮有大不可再上疏言愈切直檜大怒彌遜引疾檜追仇向者盡言之臣嫉言者論彌遜與趙鼎王庶曾開四人同沮和議落職既卒朝廷思其忠節詔復敷文閣待制弟彌大字似矩崇寧進士歷累遷起居郎試中書舍人同脩國史童貫宣撫禾與走馬承受白鍔持貫不報師期朝廷止從蔣貴彌大繳奏以爲避報不知非朝廷福鍔坐除名彌大亦出知光州移知鄧州金人大舉入攻李綱定城守之策命彌大爲參議與綱不合罷帝如杭州命權紹興府試戶部尚書呂頤浩祀師以彌大爲參謀官彌大奏言已爲天子從官非宰相可辟許旨出知平江府中丞沈與求劾彌大奪職歸起知靜江府未幾罷去既秩卒

家愿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愿弱冠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李清臣策問詆元祐之政愿對與之異楊畏考列下第元符末徽宗嗣位以正陽日食求言愿陳十事崇寧初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守鄭行純憑內侍勢自恣罷

蕃夷互市啓邊隙恩爭之不從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恩以曾入黨籍謫英州酒稅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恩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乞骸骨歸李淳祐間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親書西社同門及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同郡楊恂丹陵人字信仲登進士第知廣都縣與恩同時上書入黨籍

仇悆

仇悆字泰然益都人第進士授邠州司法調高密丞

攝司錄既行者稚擁縣屏剛寇起萊密間相戒毋犯高密境歷沿海制置使坐事削官奉祠復以淮西宣撫知廬州劉豫子麟合金兵大入宣撫司統制張琦者欲先脅悆出擁甲士數千突入迫悆上馬悆徐謂曰若輩無守土責吾當以死徇國琦等遽散悆募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敵三戰皆北卻走渡淮悆復壽春麟復以步騎數千至合肥諜言兀朮爲之殿人心怖駭會京西制置使遣牛皐統兵適至悆以忠義撼之皐馳出接戰寇潰去明年宣撫司始遣大將王德來德謂其伍曰事平方至何面目見仇公耶金人無故歸俟羅計叵測悆力陳非策秦檜方主和謫悆居全州起知河南府金人果陷所歸郡邑如悆言乃復官以言罷奉祠卒

張觷

張觷字柔直福州人第進士爲小官蔡京延以訓子弟一日謂諸生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之觷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亟告京曰先生心恙京

憂然曰此非汝所知也見觷欲容問計觷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爲第一義耳因以楊時薦觷後守南劍州遷福州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爲陷建州遣葉徹擁衆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觷率州兵厚犒之分爲數隊更迭交戰徹中流矢死觷曰賊必再至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復父讎於是士安與州兵夾而敗之後知處州平餘寇進至秘閣修撰卒

向子諲

向子諲字伯恭敏中玄孫以欽聖憲肅皇后恩補官三遷知開封咸平縣豪民席勢犯法獄具上尹盛章方以獄空覬賞却不受子諲以聞詔許自論決章大怒以他事劾勒停宣和初復官歷直秘閣京畿轉運副使建炎初金人犯亳州時康王次濟州子諲獻金帛及米叫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赦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諲械所司拘之邦昌又使其甥劉廷爲于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逵于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

二帝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子諲爲李綱所善黄潛善罷之未幾知襄慶府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爲平章軍國事子諲乞致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紹興初移鄂州劇盜曹成據攸縣子諲使招之成忿子諲扼已擁衆而南執以歸會都統制馬廣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子諲詔與祠胡安國以書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宜復收用進秘閣脩撰劉豫入寇劉光世軍合肥以江東之餉告亟退師子諲至合肥具見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金使議和將入子諲不肯拜金詔忤秦檜致仕卒年六十八

章誼

章誼字宜叟浦城人登進士第歷杭州通判苗劉之變高宗御樓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輒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希孟却立屏息事定徵希孟還誼殿中侍御史張浚宣撫陝西誼奏自趙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嘗除副貳使自助虜南侵獻戰守四策紹興四年金遣使求還劉

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欲盡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報使參政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爲代加誼龍圖閣學士以行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俟得請金人仍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計得歸帝嘉勞擢刑部尚書帝還臨安以誼兼行宮留守未幾與同代還卒年六十一

孫道夫

孫道夫字太沖眉州人年十八貢辟雍時禁元祐學坐收蘇氏文除籍再貢入優等張浚薦于高宗召對道夫奏願任賢材圖興復以雪國恥上在越浚遣奏事賜出身除祕書正字歷擢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奏敵有窺江淮意上曰朝廷待之甚厚彼以何名為兵端道夫曰彼身弒其父兄而奪其位興兵豈問有名宰相沈該不以為慮道夫每進對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遂請外知綿州致仕卒年六十六

盧知原

盧知原字行之德清人以父任至梓州路轉運副使王黼當國貲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高宗即位復龍圖閣知溫州帝東幸知原繇海道轉粟及金繒十萬至台州歷知臨安府諫官唐煇論其乖謬以舊職奉祠卒弟法原字立之積官吏部尚書坐王黼累貶秩紹興元年張浚承制自宮祠起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法原初堅壁不戰既而河東經制使王彥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彥同破斌復興州會兀朮攻關為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之過憂恚卒

陳規

陳規字元則安丘人中明法科靖康末為安陸令會盜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率兵討却之高宗即位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好義以詐圖城規逆為備敗之又與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求和規出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李橫圍城造天橋塡濠會濠橋陷規焚天橋以火牛助之須臾皆盡橫拔砦去知順昌府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遊騎已薄城乘金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與錡巡城督戰兀朮下令并兵十餘萬攻城時方劇暑規謂其無多出軍第更隊易罷以逸制勞兀朮敗遁詔褒諭之移淮西安撫卒年七十規嘗為女求從婢得一婦甚閒雅恠而詢之乃雲夢張貢士女也即輟女奩嫁之

李璆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進士第歷國子博士出知房州

宣和三年廷議將取燕琰疏諫不省燕旣平貢監英
州清溪鎮赦還爲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佐大臣意
罷紹興中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
都舊城多毀圮琰至首命脩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
三江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脩琰率部
刺史合力修復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

陳槖

陳槖字德應餘姚人入太學登政和上舍第歷數縣
令皆以愷悌稱呂頤浩欲援爲御史約先一見謝不
往趙鼎李光交薦其才紹興二年除監察御史論事
不合除江西運判移知台州母喪邦人巷哭相率走
行在所請起槖詔賜槖錢三十萬槖力辭上謂近臣
曰陳槖有古循吏風終喪累遷權刑部侍郎時秦檜
主和議槖疏謂金人多詐不可信檜憾之金果渝盟
知潁昌府改處州又改廣州留鎮三年民夷悅服檜
中以事降秩屢告老改婺州致仕卒年六十六

王倫

王倫字正道文正公旦弟勗之玄孫也家貧無行爲
任俠往來京洛間數犯法幸免汴京失守欽宗御宣
德門都人喧呼不已倫乘勢徑造御前曰臣能彈壓
之欽宗解所佩夏國寶劍以賜倫曰臣未有官豈能
彈壓遂自薦其才欽宗取片紙書曰王倫可除兵部
侍郎倫下樓挾惡少數人傳旨撫定都人乃息宰相
何㮚以倫小人無功除命太峻奏補脩職郎斥不用
建炎元年假刑部侍郎充金國通問使閤門舍人朱
弁副之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金留不遣有商人
陳忠密告倫二帝在黃龍府倫遂與弁及洪皓以金
遺忠使黃龍府潛通意由是兩宮始知高宗已即位
矣久之粘罕使烏陵思謀即驛見倫語及遼時事已
而粘罕至詰倫曰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
爲此言耶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是後使者
宇文虛中魏行可洪皓崔縱張劭相繼至金皆拘之
紹興二年粘罕忽自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是
秋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奬之除右文殿
修撰主管萬壽觀時方用兵討劉豫和議中格三年
韓肖冑使金還金遣李永壽王詡繼至二人倨傲以

倫充伴使倫與道雲中舊故稍爲禮遂拜詔訖事倫
請祠宰相趙鼎請召倫赴都堂稟議倫陳進取之策
不合復請祠七年春徽宗及寧德后訃至復以倫假
直學士充迎奉梓宮使以朝請郎高公繪副之入辭
帝使倫謂金左副元帥昌曰河南地上國既不有與
其付劉豫曷若見歸是年冬豫廢倫及高公繪還左
副元帥昌送倫等曰好報江南自今道塗無壅和議
可以平達倫入對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又許歸
河南地且言廢豫之謀由已發之帝大喜賜予特異

八年秋以端明殿學士再使金知閤門事藍公佐副
之申問諱日期還梓宮倫入辭引至都堂授使指二
十事既至金國金主亶爲設宴三日遣僉書宣徽院
事蕭哲左司郎中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偕倫來朝
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請都堂與秦檜議召倫責曰公
爲使通兩國好凡事當於彼中反復論定安有同使
至而後議者倫見通古以一二策動之受書以歸金
許歸梓宮太母及河南地初兀朮還簽言于金主曰
河南地本撻懶宗磐主謀割之與宋二人必陰結彼

國今使已至汴勿令踰境兀朮遂命中山府拘倫殺
宗磐及撻懶十年金渝盟兀朮等復取河南倫居河
間六載至十四年金欲以倫爲平灤三路都轉運使
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益脅以威遣使來趣倫拒
益力金杖其使俾縊殺之倫冠帶南鄉再拜慟哭曰
先臣文正公以直道相兩朝天下所知臣今將命被
留欲汙以僞職臣敢愛一死以辱命乃就死年六十
一子述與從兄遵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
給葬事孝宗錄其孫三人光宗賜諡節愍孫補知名

朱弁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少穎悟既冠入太學晁說之見
其詩奇之與歸新鄭妻以兄女靖康之亂家碎于賊
弁南歸建炎初議遣使問安兩宮弁奮身自獻補修
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見粘罕邀
說甚切紹興二年金人遣宇文虛中言和議可成當
遣一人詣元帥府受書還虛中欲弁與正使王倫探
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覬倖先
歸王倫將歸弁請曰古之死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

有印願留印使弁得抱以死死不廢矣金人追弁仕劉豫弁曰吾有死耳上倫還言于朝帝爲官其子厚賜其家後倫復歸又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帝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賜田五頃帝謂丞相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十三年和議成弁得歸入見便殿賜金帛甚厚秦檜沮之僅轉奉議郎明年卒

洪皓

洪皓字光弼番陽人登進士第王黼朱勔皆欲婿之力辭宣和中爲秀州司錄歲澇發廩損直糶以肯白

檄湟民手爲識無紛競者又邀留浙東綱米以濟人感之切骨號洪佛子後秀軍叛過皓門相戒不敢犯建炎中張浚薦皓使金卽丧次起之爲通問使龔璹副之將淮南盗賊踵起李成甫就招卽以知泗州羁縻之乃命皓兼淮南京東等路撫諭使俾成以所部衛皓至南京北過淮而成方與耿堅擅兵圍楚州皓先以書抵成復密諭堅以大義堅遂強成歛兵皓遂還上疏言成以朝廷優卹不繼宜優進官秩畀之以京口綱運帝卽遣使撫成給米五萬石願浩惡其直

逮坐以稽留貶秩皓遂請由他界以行至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粘罕迫二使仕劉豫皓曰恨力不能磔逆豫恐事之邪不願偷生鼠狗間粘罕怒流遞冷山積至汴受豫官實中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八子或二年不給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欲南侵欲殺皓皓不爲懼留燕甫一月兀朮殺悟室紹興十年因諜者趙德書機

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帝十一年又求得太后書遣李微持歸帝大喜初皓至燕宇文虛中已受金官因薦皓欲以爲翰林直學士力辭之皓有逃歸意乃請于參政韓昉乞于眞定或大名以自養昉怒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與張邵朱弁三人在遣中已而復追留留騎及淮而皓已登舟矣既至入見力求郡養母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相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而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

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習日侍御史李文會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罷奉祠九年卒年六十八死後一日檜亦死久之復徽猷閣學士謚忠宣子适遵邁适爲相遵守其嚴皓留沙漠母亡遵孺慕擗號既葬兄弟即僧舍肄詞業夜枕不解衣以蔭補承務郎紹興中同兄适試博學宏詞科中魁選賜進士出身擢秘書省正字宰相秦檜子熺爲官長謦欬爲人輕重遵不之附二年弗遷皓出守遵亦乞外通判常州遷三州以湯思退薦復爲正字父喪終召對陳父冤曰檜不分忠逆高宗悉爲道謗語所起遂拜起居舍人汪澈論湯思退罷相遵行制無貶詞澈以爲言遂句去奉祠金人由海道窺二浙朝廷以浙西副總管李寶禦之寶駐兵平江守臣朱夏素與寶異朝議以遵嘗薦寶乃命遵知平江及寶以舟師擣膠西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孝宗即位拜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湯思退爲左相而次相張浚罷御史周操策遵且超遷上章攻劾上亟徙實他官遵連章乞免乾與

御史俱去以端明學士奉祠乾道六年起知太平州前守周操以當論遵不俟合符驅去遵迎餞十里勞苦如平時徙知建康府以行營卒醉妄言[illegible]求磔于市三軍無敢譁有[illegible]入旗亭挺刃椎擊者俾付獄辭上奏未下統帥懼得譴請自治之孝宗怒罷統帥遵亦坐貶兩秩淳熙初提舉洞霄宮卒年五十五遵字景嚴博極載籍雖稗官虞初釋老傍行靡不涉貫中博學宏詞科歷敕令所删定官皓忤秦檜投閒檜憾未已御史汪勃論遵知其父不靖之謀紹興三十二年金主褒遣左監軍高忠建來告登位且議和遵爲接伴使知閤門張掄副之既而忠建有責臣禮及取新復州郡之議遵以聞且奏言彊土實利不可與禮際虛名不足惜禮部侍郎黃中聞之亟奏曰名定實隨不可謂虛兵部侍郎陳俊卿亦謂先正名分將議遣使報金聘遵慨然請行至燕金閤門見國書呼曰不如式抑令使人於表中改陪臣二字金人語極不遜欲質留不果遵還孝宗已即位矣言者以辱命論罷起拜中書舍人除知建寧府婺軍素無律遵以計

逵擢四十有八人置之理寺問上語輔臣曰不謂書生能臨事逵權累遷翰林学士告老未幾卒年八十所脩欽宗紀本之孫覿附耿南仲惡李綱所紀多失實朱熹舉王允之論言佞臣不可使執筆蓋指覿也

崔縱

崔縱字元矩臨川人登第歷承議郎幹辦審計司高宗將遣使通問二帝廷臣以前使者相繼受縶莫肯往縱毅然請行至金首責以大義請還二帝金人怒徙之窮荒誘以官爵縱志恨成疾竟握節以死

宋列傳卷之二十

馬伸字時行東平人紹聖四年進士歷西京法曹求學於程頤頤曰時論方興恐貽子累伸曰使伸得聞道死何憾況未必死乎頤嘆其有志進之自是公暇雖風雨必日一造焉受中庸以歸靖康初孫傅以卓行薦召擢監察御史及金人陷汴京立張邦昌衆唯唯伸獨曰吾職諫爭忍坐視乎乃與御史吳給約秦檜共爲議狀乞存趙氏復嗣君位伸具書請邦昌速迎

奉元帥康王同院無肯連名者伸獨持以往而[illegible]司覗書不稱臣却不受伸投袂叱之曰吾今日不愛一死正爲此耳即繳申尚書省以示邦昌康王既即位擢伸殿中侍御史撫諭荊湖廣南伸自湖廣將入奏黄潛善汪伯彦不法凡十有七事草疏已具朝廷方召孫覿謝克家乃先奏覿克家趨操不正宜加遠竄不報伸乃進疏望速罷潛善伯彦疏入留中明日改衛尉少卿伸以論事不行辭不拜詔責濮州監酒視伸怡然襆被而行死道中明年潛善伯彦以誤國

黨乃召伸爲衛尉少卿未知其死也伸門人何兌昭武人爲辰州通判覩邸報秦檜自陳存趙之功它人莫預兌徑取所輯伸事狀達尚書省檜大怒下兌荊南詔獄坐削官黨真陽檜死始放還復其官

王庭秀

王庭秀字穎彥慈谿人與黃庭堅楊時遊登政和二年上舍第歷御史臺檢法官高宗立臺臣言僞楚時庶官中如虞謨王庭秀者非疾而歸願褒擢之拜監察御史未幾出知瑞州召爲吏部郎與宰相議多不

合引疾去

辛炳

辛炳字如晦侯官縣人登進士第累官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先是蔡京廢發運司轉般倉爲直達綱炳極疏其獘責監南劍州新豐場高宗立歷侍御史遷疏三省乖失數十事宰執呂頤浩居家待罪炳劾罷之知樞密事張浚召赴行在炳論其敗事誤國浚坐落職除御史中丞時方遣使議和炳力言金人無信宜講求守禦攻戰之策以疾請外知漳州未赴卒

衛膚敏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以上舍生登進士第歷秘書省校書郎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萬一金使不來爲朝廷羞請至燕山俟進止徽宗可其奏既至燕金使果不至遂以幣置境上而還後復使金道聞金且大入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知其兵已舉殊不爲屈金人不說及還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膚

敏長揖而入金人出指書示之却不覩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僞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爲所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吏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既至明州會宗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初復命自劾擅制之罪高宗嘉賞遷衛尉少卿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不拜所除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

除從官肩敏始拜命在省論事爲黄潛善汪伯彥所
惡因事斥之遷禮部侍郎卒年四十九

鄧肅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少能文李綱奇之爲忘年交入
太學時守令以花石綱擾民肅作詩十一章用事者
見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召對補承務郎授鴻臚寺簿
金人犯闕肅被命詣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僭
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右正言朝臣受僞命者衆
肅請分三等定罪耿南仲得祠祿歸其子延禧爲鄧

守肅劾南仲父子誤國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上嘉
其直會李綱罷肅奏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
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所以有疑也執政
怒逐肅吏部罷歸後避寇福唐卒

陳公輔

陳公輔字國佐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平江
府教授朱勔方嬖倖富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與交
累遷秘書郎靖康初擢右司諫論蔡京父子懷姦誤
國乃詔譴京又奏朱勔罪惡乞勿許其子姪隨上皇
入京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與應求程瑀李光俱
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卽位累擢吏部員外郎既言
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氣節忠義爲之維持豈
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復授左司諫遷尚書禮部侍
郎後以徽猷閣待制奉祠卒年六十六公輔論事剴
切疾惡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

常同

常同字子正安民之子也登政和進士第歷太常博
士高宗南渡辟浙江機幕建炎中詔錄常安民江公

望之後遂召同以爲大宗丞紹興初乞郡得郴州三
年召還首論朋黨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于紹聖之
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時韓世忠屯鎭江劉光世屯
建康以私忿欽交兵同疏論其罪請分是非正國典
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頤浩罷論
張浚喪師失地浚遂貶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皆
重之僞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來歸泗州守
徐宗誠納之朝論令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
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僞齊尚能置歸

受館立賞以招口民今乃抑澤人心自此離矣詔處來歸者於淮南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先是同脩上疏論神哲二史悉出一時姦人之論至是命同脩撰七年秋遷擢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又言江浙困於月椿錢上爲裁數千緡乞郡知湖州復召請祠卒

張致遠

張致遠字子猷沙縣人登進士第歷兩浙轉運判官改廣東招撫劇盜曾袞等悉請降紹興四年遷擢殿中侍御史時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勸親征致遠入對獨贊其決遷侍御史五年爲戶部侍郎除給事中尋以母老丐外致仕卒年五十八

陳淵

陳淵字知默瓘諸孫也紹興五年以薦充樞密院編脩官李綱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淵得召對改官賜進士出身明年遷右正言入對論比年以來頒賚賜予之費太濫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謂安石無一不差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淵言億年嘗從賊乞寢職名不報億年秦檜親黨也由是檜怒之何鑄論罷奉祠卒

魏矼

魏矼字邦達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宣和上舍及第紹興元年爲考功郎會星變矼因轉對力言大臣黜陟不公高宗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侍御史時朱勝非獨相矼論其無所建明帝將親征劉豫矼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莫肯協心矼首至光世軍諭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遷秘書少監未幾請郡知越州尋召還八年金使入境命矼充館伴使秦檜召矼至都問所以不主和之意矼具陳敵情難保改命吳表臣父喪終改奉祠丁內艱以卒

潘良貴

潘良貴字子賤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士提舉淮南常平靖康初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㮚唐恪等四人不可用黜監信州酒

門排岸高宗卽位召爲左司諫請逖幸維揚叅兵威以圖恢復黄潛善汪伯彦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與祠歷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吕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卽日乞補外起爲中書舍人會戸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褻良貴敍譽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欵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閤門併彈之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

舉[illegible]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

廖剛

廖剛字用中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進士第歷擢監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請郡出知興化軍欽宗卽位以右正言召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逃去順昌民以剛爲命剛遣長子遲諭賊亦散去累遷拜御史中丞鄭億年與秦檜有舊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奉祠復致仕卒子四人遲遹述遽仕皆乘塵節號萬石廖氏

黄龜年

黄龜年字德邵永福人登進士第累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主和誤國併劾檜黨王暎王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與嗣龜年又奏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上不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章凡三上遂褫檜職侍御史常同劾龜年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繼論之落職卒年六十三

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既登第而朝旌死家貧甚或勸別娶龜年曰死而負之何以自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

汪若海

汪若海字東叟歙人爲太學生靖康初以知兵應詔擢高等康王起兵相州若海請立王爲大元帥鎭撫河北以掎金人宰相何㮚執異議不果用京城失守康王卽位歷轉承事郎監登聞檢院朝廷以張浚宣撫川陝議未決若海曰天下者常山蛇勢也秦蜀爲

首東南爲尾中原爲脊今以東南爲首安能起天下之脊哉繼論軍食迂執政通判沅州以讒奪籍謫英州道出臨川時節制江夏軍馬李允文擁衆數十萬跋扈朝廷命招討使張俊屯江西參謀官湯東野與若海故道逢若海謂曰非君莫能開其自新若海馳往諭之復說以三策允文感悟即舉軍東下若海復爲書招其徒張用曹成李宏馬友用以其衆二十萬降成尚有他志若海移書責之成怒將殺若海若海夜宿王林軍帳以計得林軍印奪其衆五千人翌日

成遣若海遂以其衆歸張浚時朝廷方出師若海以爲爲國家者當化盜賊爲我用不可失英雄爲國患因獻平寇策悉用之累遷直秘閣知江州丁父憂卒

馮康國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轓遂寧府人爲太學生負氣節建炎中苗劉作亂張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傅等居中使辯士往說之時轓客浚所慷慨請行俄勤王兵大集傅等始懼轓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與傅正彥議皆許諾詔補轓奉議郎守兵部員外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浚辟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入奏事詔進兩官紹興三年浚召還與俱赴行在浚既黜御史常同以論康國罷之浚入相爲都官員外郎浚去位乞補外卒

王衣

王衣字子裳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大理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急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靈素求內批竄流之停衣官尋與祠累遷太

理少卿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以衣奏詔傅正彥妻子外皆釋之奉詔鞫范瓊獄詞服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勅令刪雜犯死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詳明紹興元年權刑部侍郎明年除集英殿修撰奉祠卒

曹勛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爲閤門宣贊舍人以占對閑敏得幸徽宗勛用恩補承信郎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爲武吏如故靖康初從徽宗北遷過河十餘

日請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使卽眞來求父母拜持甫賢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勛自燕山逝歸建炎元年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遷紹興中歷遷忠州防禦使蕭毅等來命勛爲接伴使充金國報謝副使及見金主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復開諭乃許梓宮及太后將金主亮已定侵淮計勛副王倫爲稱謝使還言恭順無他人識其妄卒

李稙

李稙字元直臨淮人兩學于鄉晁無咎奇之妻以女高宗開元帥府羣盜四趣餉道阸絕轉運向子諲以稙借補廸功郎使督四百艘招募忠義二萬人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稙占對詳敏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授承直郎留之幕府稙三上表勸進三降手札獎諭稙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爲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宗卽位歷鄂州通判平馬友孔彥舟二盜張浚上其功秦檜當國匄祠奉親寓醴陵十九年杜門不仕檜死除戶部郎中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辭便養除知桂陽軍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服闋歷遷乾道中至江南東路轉運使上書言防江十策孝宗嘉納以大府卿召有疾致仕始終以和議爲恨年七十六卒

韓公裔

韓公裔字子扆開封人初以三館吏官充康王府內知客從王出使金軍爲磁人所沮王將南奔與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王卽帝位累遷貴州防禦使以事忤黃潛善會修玉牒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撰官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己而求丁帝術之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與祠檜死升華容軍節度使卒年七十五

陳康伯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歷官提舉江東常平茶鹽紹興中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省郎泊然無求凡五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厲不供餉閉戶臥館人夜叩戶謝不敏亦不對後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陽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秩滿奉祠垂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召對

除吏部侍郎至參知政事未幾同平章事上常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眞宰相也明年拜左僕射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使早爲之備建四策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主勢孤矣上意旣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爲其臣下所斃而還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康伯密贊大議草立太子詔以進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呼丞相而不名旬外祠進封魯國公乾道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太師謚文恭

陳俊卿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紹興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秩滿秦檜察其不附已抑之檜死累遷殿中侍御史湯退思專政俊卿言冬無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上疏爲張浚辨謗未報因請對力言之

上始悟數日以浚守建康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金主褒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宜以正名爲先孝宗受禪俊卿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沈靖有謀命爲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會主和方堅詔吳璘班師俊卿亦召還諫臣尹穡附思退議罷浚都督俊卿奏疏上命浚

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猶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
累章請罷請祠及思退敗竄太學諸生伏闕乞召俊
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
部侍郎同脩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錢端禮起
戚里爲參政窺相位俊卿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
本朝家法外戚不預政四年同平章事俊卿以川人
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
其才可相上即召允文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俊
卿爲左相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請辭歸第
幾屢數樞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
告歸召對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曾覿王抃招權納賄
朝辭又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
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
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
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進少保累章
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謚正
獻俊卿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常論薦其卒
也熹感知已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爲撰行狀子守定

宓並知名

虞允文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人父祺常登進士第允文以父
任入官亦登進士歷知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屏棄
檜死高宗欲收用之允文以薦召對除秘書丞累遷
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又隱畫工圖臨
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允文
上疏請召大臣豫思備禦時紹興三十年正月也十
月允文使金見運糧造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
洛陽明年允文還奏所見及亮語申言淮海之備除
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九月金造浮梁于淮水上十月
金主將兵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西地至是
王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
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
文參謀軍事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
矣十一月壬申金主大率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
州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代權義問被旨命允文往
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

權巳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
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激
會援兵至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多俘獲
殭尸凡四千餘敵兵不死于江者完顏亮怒悉敲殺之允
文以捷聞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復來夜半部分
諸將分海舟緣上流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
夾擊之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時楊存中成
閔邵宏淵諸軍復合庚寅敵至瓜州乙未敵為其下
所殺丙申敵人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

入對上嘆謂陳俊卿曰允文忠公出天性朕之裴度
也詔免扈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
東不報明年充川陝宣撫諭使陛辭言金亮既誅新
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恢復也上以為然允文至蜀
與大將吳璘議經畧中原孝宗受禪參知政事史浩
議欲盡棄陝西臺諫袁孚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前後
凡十疏隆興元年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
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時朝
廷遣盧仲賢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累

疏力爭思退怒知平江府思退竟以和議割唐鄧二
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
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
坐論罷奉祠歸三年召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吳璘卒議擇代上諭允文曰無以易卿以為四川宣
撫使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為之製贊陛辭
復以所御雙劍及甲胄賜焉五年拜右僕射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多薦知名士及為相籍人才
為三等號材館錄六年俊卿以奏留龔茂良忤上意

上震怒俊卿待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極論
鑑貌之道疊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自莊太子薨儲位
未定允文上疏且懇未幾詔恭王惇立為皇太子將
改僕射為丞相八年二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
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
進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何
許毋聽其去上為出之敏儿書扇製詩留之允文力
求外授武安軍節度使封雍國公淳熙元年卒贈太
傅謚忠肅孫剛簡故知名嘉定中召不至終利路提

點刑獄

梁克家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紹興末年進士第一授平江僉判爲秘書省正字累遷中書舍人乾道三年郊祀雷震復條六事遷給事中兼勸上開言路參知政事在政府與虞允文可否相濟允文主恢復克家密諫數不合力匄去允文旣罷相克家獨秉政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悅入樞府議金使朝見授書儀說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

知建康府陛辭上以治効爲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旣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服克家謀國之忠九年拜右丞相明年卒年六十

葉顒

葉顒字子昻仙遊人登紹興進士第歷知上虞縣貿正中薦顒靜退遂召見知處州湯思退之兄家奴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常州逋稱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顒代之金犯邊高宗親師建康道毘陵顒賜對册次因言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顒初王郡無旬月備禾一年餘稱錢二十萬累遷參知政事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顒力言不可安宅上章攻顒予祠安宅貶筠州召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薦汪應辰王十朋陳傅良周操陳之茂芮華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奉祠卒年六十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錢塘人嘗從楊時學紹興二年策維王九成對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爲心擢第一授鎮東軍僉判作提刑張宗臣擬

拔趙從學者日衆趙鼎薦之再遷力辭乃與祠未幾召權刑部侍郎金人議和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鼎旣罷秦檜誘曰且成檜此事九成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災異事檜甚惡之謫守邵州中丞何鑄論其矯偽欺俗傾附趙鼎落職終父喪秦檜取旨上

曰自古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
先是徑山僧宗杲善談禪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令
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居南安軍凡
十四年每執書就明倚立庭甎歲久雙趺隱然處帥
致饋金九成悉歸之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遣吏督軍
糧九成移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即匄祠歸數月卒

范如圭

范如圭字伯達建陽人少從舅氏胡安國受春秋登
進士第歷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秦檜建和議金使

來無所于館將虛秘書省處之如圭亟見宰相趙鼎
曰秘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居之乎鼎竦然爲改館
既而金使至悖傲議多不可從中外憤鬱如圭以書
責檜曲學倍師忘讎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病狂
柰何爲此必遺臭萬世矣草奏與史館六人上之謂
告去竟與祠杜門十餘年起通判邵州移荊南府檜
死高宗召對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
未定如圭掇至和嘉祐間名臣奏章三十六篇合爲
一書囊封以獻復起知泉州罷復祠年五十九卒

晏敦復

晏敦復字景初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第進士歷吏
部郎官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貴溪縣累遷權吏部
侍郎除給事中居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紹興八年
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秦檜方力贊屈己之說外
議群起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擇人爲臺官使擊
去異論于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擢要地敦復與尚
書張燾疏言如淵廷臣皆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
也陛下柰何與此輩斷國論乎既又與燾等入對爭

之始檜再相朝士相賀敦復與李彌遜獨有憂色曰
姦人相矣權吏部尚書知衢州奉祠卒年七十一

曾幾

曾幾字吉甫河南人幼有識度入太學有聲以兄弼
恤恩授將仕郎試吏部優等賜上舍出身擢國子正
歷校書郎林靈素得幸徽宗朝士爭趣之幾與李綱
傅崧卿皆稱疾不往視兄禮部侍郎開與秦檜力爭
和議去位幾亦罷檜死起知台州賀允中薦召對以
疾辭除直秘閣歸故治未幾復召對幾言士氣久不

振乞開言路權禮部侍郎兄楙開皆具職人以爲榮
引年請祠後升至敷文閣待制金佗寔定議親征有
欲遣使往敵求緩師者幾沮正當背城挑戈可與之
和耶帝壯之孝宗受禪將召屢請老致仕卒年八十
二子逢至司農卿逮終敷文閣待制而逢最以學稱
開字天游登崇寧進士第歷起居舍人多所論駁忤
時相意屢乞屢罷建炎中以宮祠遷禮部侍郎兼直
學士院時秦檜專主和議開嘗草國書諭之不聽遂
請罷改侍讀又引古誼折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

獨不知耶會胡銓上封事痛抵檜極稱開由是罷去
居閒十餘年黃達如請籍和議同異爲士大夫升黜
郎擢達如監察御史首劾開疏職後復祕閣修撰卒
年七十一檜死始復寶文閣待制開從游酢學其留
南京劉安世一見如舊定交

黃中

黃中字通老邵武人以蔭補官高宗紹興進士親擢第
二授保寧軍節度推官二十餘年秦檜死乃召爲校
書郎歷司封員外郎使金還累遷權禮部侍郎中之
初遷也言金治汴宮必徙居見迫宜早爲計上嬰然
宰相謂中曰沈介歸殊不聞此何耶不數月金主亮
已擁衆渡淮兼給事中內侍遷官不應法諫官劉度
坐論龍大淵能中皆不書牘羣小相與媒蘖能去居
六年孝宗召對問勞甚渥以爲兵部尚書兼侍讀罷
陳十要道上亟稱善中力求去致仕卒年八十五

張燾

張燾字子公根之子也宣和八年進士第三人爲辟
雍錄秘書省正字靖康元年李綱爲親征行營使辟

燾入幕綱貶親知坐累者十七人燾亦貶建炎初起
通判湖州苗劉之變改元明受賊矯詔俾燾撫諭江
浙燾不受高宗復辟詔求言燾上書言措置江防非
計紹興二年呂頤浩薦除司勳員外郎遷起居舍人
呂祉之撫諭淮西也燾謂張浚曰祉書生不更軍旅
何可輕付浚不從遂致酈瓊之變七年張浚特賜進
士出身浚兄也燾跪奏上以命起居郎樓炤炤又
封還奉祠明年以兵部侍郎召上曰卿去止緣張浚
燾曰臣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臣若不言豈惟負陛下

亦召張浚尋權吏部尚書時金使至境詔欲屈已就
和令侍從臺諫條上燾言若屈膝于金何臣事之而
覬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既而監察御史施廷
臣力贊和議擢侍御史司農寺丞莫將忽賜第擢起
居郎朝論大駭燾率侍郎晏敦復疏請斥逐檜患之
燾自知得罪託疾在告檜使樓炤諭意欲以爲直院
燾大駭曰果有此言愈不敢出矣檜不能奪乃止和
議成范如圭請遣使朝八陵遂命判大宗正士㒟與
偕行成都謀帥上諭檜曰張燾可第恐道遠憚行檜

以諭燾燾曰君命也焉敢辭以寶文閣學士知成都
府兼本路安撫使付以便宜在蜀四年乞祠歸凡十
有三年檜死舊人在者皆起燾乃還建康府兼行宮
留守燾屢乞致仕復知建康府時金人窺江建業
民驚徙過半聞燾至人情稍安尋詔沿江帥臣條上
恢復事宜燾首陳十事孝宗受禪除同知樞密院遷
參知政事以老病不拜致仕卒年七十五謚忠定

張闡

張闡字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善屬文未冠由選貢京
師登進士第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給事中林
待聘薦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十三年
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
以已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
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嘿然罷奉祠孝
宗即位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
冒爵秩州廂禁軍困草需鼓衆希厚賞不可不正其
罪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司業王十朋陳時正斥權
倖無所回隱除工部尚書與祠歸卒年七十四朱熹

嘗言金人世讎不可和者胡左史銓張尚書闡耳

胡銓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策士銓對萬餘言高
宗將以冠多士有忌其直者移第五授撫州軍事判
官紹興中除樞密院編修官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
詔諭江南爲名銓上疏劾王倫秦檜之罪除名編管
昭州改監廣州鹽倉諫官羅汝楫劾竄新州守臣
張棣誣與客唱酬怨謗謫吉陽軍凡九年檜死量移
衡州銓書初上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梓之金人募

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賜之詩有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爲天下奇之句師古廷珪坐流遠州剛中謫知安遠縣死焉三十一年得自便孝宗即位累遷秘書少監起居郎論左右史失職者四又言周世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近宿州之敗士死者蒲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金賂權貴以自解又謂金人知陛下鋭意恢復故以甘言發我願絶口勿言和字既而詔以和戎遣使大詢于庭王和者半可否半

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久之與祠乾道初爲工部侍郎致仕卒謚忠簡有澹菴集孫禨紫習至尚書同邑有胡夢昱字季昭寶慶初爲大理寺評事應詔上書訟濟王竑史彌遠怒竄象郡以死人稱小澹菴同時拱州許忻亦上疏極論和議謫撫州

趙逵

趙逵字莊叔資州人紹興中類省奏名廷對論父子君臣之情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逵對獨當帝意檜不悅即罷知舉王儷授僉書劒東南川帝問趙逵安在久之帝又問除校書郎欲擠之會檜死遷著作佐郎兼權禮部員外郎帝謂曰卿始終皆朕自擢秦檜日薦士未嘗一語及以此知卿不附權當眞天子門生也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未有也逵前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郟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不因論薦無由得知前此蜀中宦遊者多隔絶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顓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以疾卒年四十一帝稱小東坡

呂本中

呂本中字居仁恩授承務郎公著追貶本中亦黜後歷樞密院編脩官紹興六年自直秘閣召起行在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引疾乞祠八年遷中書舍人初本中與秦檜同爲郎相得甚驩檜既相思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故深相知檜風御史蕭振劾罷卒學者稱爲東萊先生謚文清

宋列傳卷之二十二

張綱

張綱字彦正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歷校書郎入對請法祖考躬行之教以化天下徽宗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黜主管玉局觀高宗累遷起居中書舍人宗室令懬特轉太中大夫綱與舍人王居正執不行遂寢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綱與祠秦檜用事久綱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參知政事告老知婺州尋致仕孝宗登極存問卒年八十四綱嘗

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

辛次膺

辛次膺字起季萊州人甫冠登進士第歷官駕部郎中見高宗于建康首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擢右正言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次膺劾其妻家王仲嶷王暎不法章留中求去除直秘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駱淵李朝擁衆數萬據茶陵檜匿不奏既抵長沙賊勢方張始悟檜欲陷之即單車擒賊驍將戮之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能奉祠檜死起知婺州俄被召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權給事中坐駁戶部侍郎蔣璨爲中丞揚鵬舉所論與祠起知泉州孝宗即位召拜御史中丞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罔皆以次論劾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免奉祠陛辭奏今日之事恐非湯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卒年七十九

劉珙

劉珙字共父從季父子翬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部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後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議珙不至檜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丞湖南旱盜李金起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珙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賊就李金降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時上欲召曾覿以珙言而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珙

日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珙告珙與陳俊卿遂奏罷珙珙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能奉外祠陳俊卿奏留乃改知隆興府以繼母憂去起復珙據理懇辭服闋再除知潭州過闕入見極論時事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任之近習用事之戒卒年五十主

王剛中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進士第二人得滁州推官陝左宣議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己授洪州教

授檜死召見累遷中書舍人會西蜀謀帥遂以剛中知成都府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璘于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歸大集金兵敗走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蠡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為防上植榆柳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畀黃巢基孝宗受禪召赴闕請祠歸次番陽營園植竹號竹塢

金犯淮有旨趣入見陳戰守策同知樞密院事曰戰守者實事和者虛名屬疾卒年六十三

蕭燧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進士高第授平江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潛登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益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滿當為學官避檜請靜江府察推而歸孝宗初除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

當擇人不當為人擇官擢右諫議大夫參政趙雄庇夔帥李景孚恣其貪虐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奏罷景孚雄營救復任燧再論并及雄力求去補外嚴州除敷文閣待制知婺州婺與嚴隣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後召還至參知政事與祠卒年七十七子逵登進士第官太常

范成大

范成大字致能登進士第累遷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能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

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虛文耗之孝宗嘉納處多
山田成大訪通濟堰故迹復之民食其利除吏部員
外郎遷起居郎充金所請國信使初延國書詞氣慷
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爲叔姪而受
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金庭紛然太
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舍人
初御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譏聖意在飭綱紀
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遂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
乃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僉書樞密成大當制留

詞頭不下又上疏言之除四川置制使蜀知名士孫
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
節召對進擢參知政事逾月爲言者所論奉祠起知
明州再奉祠卒

龔茂良

龔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登進士第歷秘書省正字
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昇德之勝本
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除監察御史水災應詔
疏曰水至陰其占爲女寵爲嬖倖爲小人專制蓋指

內侍梁珂曾覿龍大淵也遷右正言又極論大淵覿
請祠不允二人既逐起知信州召對崇政殿左丞相
陳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江
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念江西連歲大旱以一路荒
政付之茂良發廩振贍疫癘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
百萬拜參知政事淳熙四年召史浩於四明茂良薦
眷衰求去上曰朕因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覿
欲以文資蔭其孫茂良以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
道間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衙司吏之曰參

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
諭覿往謝茂良見覿執益禮力求去上諭曰俟議恢
復卿當再來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
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殿中侍御史謝
廓然覿黨也劾茂良落職安置英州父子卒貶所

魏杞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蔭入官登進士第歷宗正少
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使金孝宗面諭令遣使一正
名二退師三減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行

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紇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闖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來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乃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褎具言天子神聖人人有敵愾意館伴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禮損歲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一歲間遷至右僕射兼樞密使上銳意恢復杞爲相左右其論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策免卒

杜莘老

杜莘老字起莘眉州人唐工部甫之後第進士以親老不赴廷對授梁山軍教授以薦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彗星見高宗求言莘老陳時弊十事歷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既解言職力求去上以莘老言復留金遣使致嫚書傳欽宗凶問請淮漢地指索大臣上方決策親征莘老上疏力贊幸醫王繼先怙寵干法聞邊警輦重賓歸吳興爲避敵計莘老疏其十罪竄之內侍張去爲取御馬院西兵二百兇其爾莘老彈治上疑其未審不樂莘老奏不已竟罷御藥院致仕而莘老亦以直顯謨閣知遂寧府給事中金安節中書舍人劉珙封還制書改司農少卿尋請外仍與遂寧始莘老自蜀造朝不以家行高宗面對褒諭曰聞卿由蜀即蒲團紙帳如僧然難及也孝宗受禪莘老進三議曰定國是修內政養根本卒年五十八

王十朋

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有文行授徒梅溪縣太學試大廷秦檜死高宗親政十朋以權對上親擢第一特授紹興府僉判召除秘書郎金將渝盟十朋輪對

言樂敵莫急於用人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陛下政復出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請祠歸孝宗立起知嚴州累遷國子司業時左右史之職久廢十朋同起居郎胡銓奏史職四事從之除侍御史上謂銓曰聞與十朋皆朕親擢十朋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計因論史浩八罪符離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擢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

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盟乞用浚浚既待罪臣其可尚
居風憲之職乞賜竄殛臣聞近日欲遣龍大淵撫諭
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欲與楊存中充御營使
王黼然出知饒州饒並湖溢出沒其間閱十朋至一
又遣去丞相洪适請故學基益其圃十朋曰先聖所
居十朋何敢予人移知夔州饒民走都司乞留不得
至斷其橋乃從間道去衆葺斷橋以王公名之移知
湖州戶部責虛逋十四萬命吏持券往辨不聽即請
祠去起知泉州饒久旱入境雨湖積霖入境霽東宮

兼除太子詹事力辭不允疾革累章告老以龍圖閣
學士致仕命下卒年六十子聞詩聞禮皆力學自立
聞詩知光州提點江東聞禮知常州江東轉運判官

吳芾

吳芾字明可仙居人登進士第遷秘書正字與秦檜
舊故檜專政芾退然如未嘗識檜風言者論罷通判
處婺越三郡以薦累遷殿中侍御史兩淮戰不利群
臣爭陳退避計芾言進爲上策退爲無策既而金主
亮斃上既勸親征高宗至建康芾請遂駐蹕以係中
原之望出知婺州孝宗立陛辭陳裴垍對憲宗爲治
先正其心改知紹興府知臨安府執政議以芾使金
且議以龍大淵爲副芾曰是可以言行事者邪語聞
得罷不行陳俊卿與芾俱以剛直見忌相繼引去中
書舍人閻安中爲孝宗言二臣之去非國之福起知
太平州又知隆興府前後守六郡致仕卒年八十

陳良翰

陳良翰字邦彥臨海人也登進士第知瑞安縣俗號
强梗吏治尚嚴良翰獨撫以寬遷至監察御史孝宗

除右正言金人再移書求唐鄧淮泗湯思退王之望小
使盧仲賢李棫良翰言仲賢輕儇無謀棫自北來難
信復遣王之望龍大淵良翰言前遣使已辱命大臣
不悔前失不謂秦檜復見今日正言尹穡附思退以
撼督府良翰爲左右司諫疏論思退姦邪宜早罷張
浚精忠老謀不宜以小人言搖之穡明日亦請對遂
罷良翰言職兩淮既撤備金大入上始深悔太學生
數百人伏闕乞召用良翰胡銓王十朋而斬思退等
召爲兵部侍郎除右諫議大夫未幾奉祠召爲太子

詹事一日上手書唐太宗與魏徵論仁義功利之說
俾極陳今日所未至者良翰既八弊上嘉嘆詔兼侍
讀以疾告老奉祠卒年六十五

李衡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
者怙勢侵㓀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拂衣歸後知溧陽
縣專以誠意化民召爲監察御史出知溫婺台三州
引年致仕上思其樸忠復召除侍御史差同知貢舉
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改除起

居郎兼直上上請老仍以秘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
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
繼論奏同時國士爲四賢詩紀之卒年七十九

張大經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守龍泉賜
對便殿出知儀眞孝宗除監察御史首陳士風措兗
媮惰誕漫浮虛四弊論近習錦侯薦士上曰此亦無
害昔楊得意爲狗盜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恐無
恥者望風希旨傷毁士俗又論宦者董瑾暴橫知建

寧府移鎭紹興辭不拜予祠致仕壽逾八十卒

王大寶

王大寶字元龜其先縣溫陵徙潮州政和貢辟雍建
炎廷試第二授南雄州教授移病歸數年差監登聞
鼓院奉台州祠復數年趙鼎謫于潮大寶日從講論
語知連州張浚亦謫居命子栻與講學孝宗即位擢
右諫議大夫張浚起爲都督大寶力贊其議未幾湯
思退議罷督府請講和大寶極論之金復犯邊詔思
退都督軍馬辭不行上震怒竄思退乾道初詔爲禮

部尚書致仕尋卒年七十七

汪應辰

汪應辰字聖錫玉山人十歲能詩鄉舉進士俱第一
年甫十八高宗異之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爲改
應辰即欲除館職宰相趙鼎言且命歷外任乃授鎭
東軍僉判非爲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
名山即應人日此相公雨鼎曰此狀元雨也召爲秘
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應辰上疏排和議檜大
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寓居常山之永年院益以

修身講學爲事自是凡三十年皆崇道學張九成諸郡
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喪父言者猶攻之應辰
不遠千里往弔通判袁州趙鼎喪過應辰爲文祭之
吏付之火道出衢州守章傑希檜意指應辰爲死黨
符移訊鞫徧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胡寅遺檜書謂
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踰嶺不得代乃以
檄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怨者趙鼎張
浚既鼎死而浚獨存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
宗元與浚詩言於朝連錄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獄
旣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吏部郎官母老乞外
尋以憂去廬於墓側服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孝宗
將建太子名與廬江王音楚王同詔改爲愭應辰以
爲與唐昭宗同遂改今名暨內禪擬於傳位日肆赦
應辰言唐太宗受禪于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從其
說又議改元重熙應辰謂契丹常以紀年遂改隆興
議太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容議以光堯壽聖爲稱或
謂太上視天下如棄敝屣豈復顧此應辰主之尤力
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應辰遂乞補外

遂知福州知成都府宣撫使吳璘死應辰權宣撫之
職召還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除吏部尚書尋兼翰
林學士侍讀論愛民六事德壽宮方甃石池以水銀
浮金鳧魚於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
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
利乃自販水銀耶應辰知之力求去知平江府韓玉
被旨揀馬過郡簡其禮玉歸譖之連貶秩請祠淳熙
三年卒子逵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

陳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乾道中歷左
司諫孝宗銳意圖治以唐太宗自比良祐請省覽太
宗政要至吏部尚書時議遣使請地良祐奏遣使求
侵地乃啓釁之端陛下度可以虛聲下之乎忤旨貶
瑞州居住起知徽州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

李浩

李浩字德遠臨川人紹興十二年登進士第時秦檜
挾宰相子以魁多士同年皆見之或拉浩行毅然不
往歷太常主簿兼光祿寺丞自秦檜用事塞言路及

上總攬乾綱此習尚存至是浩與王十朋數人始相繼言事浩不安於朝請祠歸孝宗即位以太常丞召浩雅爲湯思退所厚御史尹穡欲引以共擠張浚因薦浩及對乃明示不同之意二人皆不樂乞外得台州除直秘閣豪民鄭憲以貲給事權貴人爲姦事覺械繫之死獄中權貴人家教其家訟冤且誣浩以買妾事權參政劉珙越次奏浩爲豪民所誣上顧曰守臣不畏彊禦豈易得耶明年除司農少卿忤宰相力求外知靜江府越二年召還入對論俗不美者八權吏部侍郎時政府有怙寵竊權者黨與非一浩中立不倚相與謀嗾諫議大夫姚憲論罷與祠屬夔路閫帥以秘閣脩撰寵其行踰年請祠卒年六十一

李燾

李燾字仁甫眉州人唐宗室曹王之後父中登第知仙井監燾甫冠憤金讎未報著反正議紹興八年登進士第仕州縣有聲以餘暇力學燾恥讀王氏書獨博極載籍慨然以史自任本朝典故尤悉力研覈做司馬資治通鑑例斷自建隆迄於靖康爲編年一書名曰長編乾道三年召對首衆擧剛治身治家治官治吏典故以爲恢復之法四年上續通鑑長編自建隆至治平凡一百八卷五年除秘書少監兼權起居舍人尋兼實錄院檢討官宰相不樂遂請去帥潼川兼知瀘州淳熙改元被召適城中火上章自劾提刑何熙志奏焚數不實且言長編記魏王食肥彘語涉誣謗上曰憲臣按奏火數失實職也何預國史乞祠除江西轉運副使臨遣燾奏日食地震皆陰盛主敵國小人不可不慮且申無變古無欲速兩言又上疏箴引太祖能朝悔乘快決事以諫上嘉納權禮部侍郎七月壬戌雷震太廟燾奏畏天變當應以實上諭大臣燾愛朕四年眞拜侍郎子垕既中制科爲秘書省正字尋遷著作郎父子同主史事次子塈應制科以閣試不中程黜垕偶考上舍試卷發策問制科爲御史所劾語連及燾垕罷燾亦出知常州府累表乞閒與祠垕塈繼亡上欲以史事紓燾憂起知遂寧府十年長編全書成凡九百七十八卷薦尤袤劉清之等十人爲史官十一年乞致仕卒年七十子壁𡎺至

執政皆有文名人比之三蘇

周執羔

周執羔字表卿弋陽人徽宗擢進士第二太學博士高宗南渡調宜黄縣丞時四境俶擾潰卒相挺爲變令大恐不知所爲執羔諭以禍福皆斂手聽命乃誅其黨執首謀者斬以徇邑人德之歷太常丞累遷禮部吏部侍郎同知貢舉舊例進士試禮部下歷十八年得免舉又四試禮部下始特奏名擢思秦檜既以甥第私其子弟士論讙譁爲減三年以悦衆執羔言祖宗舊不可廢因此忤檜御史劾罷之召還孝宗命釐正統元曆執羔用劉羲叟法撰曆議曆書五星測驗各一卷上之充安恭皇后敕按行使日與閣人爭奉事未嘗交一談閣亦服其長者不怨也拜疏求去典祠卒年七十七

金安節

金安節字彦亨休寧人縣太學登進士第累遷殿中侍御史秦檜兄梓知台州安節劾其附麗梁師成檜怒歷大理卿宗正少卿金使施宜生賀正安節館伴遷禮部侍郎明年再充送使至楚州副使耶律翼奪延檢王松馬不得鞭笞之安節遣人責翼訓延恐生事坐削兩秩後復官孝宗嗣位給延臣筆札陳當世事安節請嚴內降數事上嘗對大臣稱其誠實除與改元龍大淵曾覿並除知閤門事安節封還錄黄又與給事中周必大奏論之命遂寢濟邸舊人李晌擢編脩官安節又奏罷之力請謝事以敷文閣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七

蔡洸

蔡洸字子平襄之後徙居鄮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歷戸部郎知鎮江府府久旱郡民築陂瀦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終歲亦大熟移戸部孝宗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爲喜知寧國府卽奉祠歸卒年五十七

王信

王信字誠之麗水人登進士第授建康府學教授失長除進所著唐太宗論贊及負薪論孝宗覽而嘉之

授太學博士權考功郎官銓曹為清授軍器少監兼官知故以父母憂去既起知永州入奏事留計至左司員外郎假禮部尚書使金肄射都亭進中信得米帶書法金人寶之歸言金人必衰之兆有四在我當備之策有二上首肯之知湖州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山陰境有狹猕湖四環皆田歲苦潦信創啓斗門瀆停豬泛之海築十堪化匯浸為上腴民繪像以祠更名曰王公湖知鄂州改池州疾劇請老致仕

陳居仁

陳居仁字安行興化軍人家明州以父膏蔭入仕舉進士秦檜與膏有故居仁終不自通歷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虞允文欲引為用不就貽書謂有定力乃可立事從王軍罷監簿宗正脩王牒轉對奏陛下銳意恢復幾乃遍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也知鄂州移建寧府有囚告羅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遂誅之鎮江大旱又移守鎮江知福州奉祠卒子卓有傳

張運

張運字南仲貴溪人唐宰相文瓘之後入太學登進士第賜同上舍出身仕州縣多佳政權度支郎中遷戶部侍郎丞相陳康伯議遣李寶自四明控制海道衆論紛紜運贊決以為上策金人果敗走孝宗即位奉祠乾道七年鄱大饑運首發粟三千石振之自是民爭出粟以濟運疏致政不許卒

李蘩

李蘩字清叔崇慶人第進士為隆州判官攝綿州歲饑振活十萬人淳熙三年廷臣上言四川歲糴軍儲

名爲和糴實科糴也詔置制使范大成同蘩相度弛閑蘩書利民十一事上之上意方嚮用而蘩亦欲奏蠲鹽酒和買之弊會有疾卒

陳敏

陳敏字元功石城人精騎射歷閤門祗候召赴闕高宗見其狀貌魁岸除破敵軍統制孝宗即位張浚宣撫江淮朝廷遣李顯忠北伐浚欲敏偕行敏以盛夏興師非時浚不聽金人議和詔敏退守滁陽敏請於朝謂滁非受敵之所改戍高郵與金人戰連敗之聞

出守高郵乃詔與楚州守臣左府同戍楚州府卒遂移守楚州北使過者觀其雉堞堅新號銀鑄城以歸正人二百家逃歸降秩復官至光州觀察使卒

宋列傳卷之二十三

周必大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廬陵人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第進士授徽州戶曹中博學宏辭科除大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授秘書省正字孝宗踐祚除起居郎又兼中書舍人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避權倖曾覿龍大淵得幸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遂請祠去久之除秘書少監兼學士院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改

黨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鄭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一日與王之奇陳良翰同召對上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上張說再除僉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濟必大予宮觀累遷吏部侍郎將久雨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

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詔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覿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叅知政事有介椒房之援求爲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禮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拜樞密使淳熙十四年拜右丞相首奏令內外要然耑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十五年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忽宜諭比年病倦欲傳

位太子明年正月拜左相許國公留正拜右丞相二月二日行內禪禮何澹爲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爲諫長遂首劾詔以觀文殿大學士任潭州坐所舉官以賂敗降榮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觀使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施康年劾必大唱僞徒自慶元以後韓侂胄之黨立僞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指爲首罪年七十九卒謚文忠

留正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第進士授南恩州〃江府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借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嘆知衢州陛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除給事中多繳駁言川人莫先論相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贓六十萬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職與祠起歷四川置制使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篋趣除叅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論內禪意拜右丞相上謂太子曰留

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姜特立潛龍恩擢知閤門事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逐斥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謂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還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奉祠孝宗聞之曰眞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豪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與共政用黃裳爲嘉王翊善世號得人正言嘉王未立請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姜特立除浙東副管尋召赴行在

正引寧宗名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前命已行朕無反汗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太后將上尊號冊寶以正爲禮儀使禮成拜少傅封魯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爾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

日必難處以肩輿逃去寧宗即位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進少傅屢辭不拜時韓侂胄謀與政數詣都堂正使省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又以張叔椿言落職劉德秀爲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貴授光祿卿郴州居住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錄黃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數年卒年七十八贈太師理宗賜諡忠宣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也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爲名言

胡晉臣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進士第爲成都通判置制使范大成以公輔薦詣朝孝宗召對遷著作佐郎官輸對論三事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其悉已而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其大者以聞上感悟以親老求外知漢州歷侍御史侍郎林栗劾奏朱

熹傲誕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光宗嗣位遷權參知政事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卒于位

羅點

羅點字春伯崇仁人淳熙登進士第累遷大常少卿光宗立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迓點易金帶點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金人不能奪紹熙三年日長至車駕將朝重華宮不果點言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他日又奏竊聞嘉王生朝稱壽禁中寧不動心上念及壽皇不豫又隨宰執班進諫壽皇

崩請上奔喪許而不出寧宗嗣位拜端明殿學士卒
年四十五黯性孝友端介有守或謂天下事非才不
辦黯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黄裳羅黯相繼淪亡二
臣之不幸天下之不幸也黯同時有王蔺陳騤皆負
剛直而見忌于衆

尤袤

尤袤字延之無錫人入太學以詞賦冠多士尋冠南
宮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嘗爲泰興令舊有外城毀
殘于寇頹毀甚袤即脩築金人渝盟歷揚州獨泰興
以有城得全注江陰學官需次七年爲讀書計從臣
以靖退薦召除將作監簿大宗正闕丞人爭求之陳
俊卿曰當予不求者授秘書丞歷太子侍讀初張說
自閤門入西府從臣因執奏而去者數十人袤率三
館上書諫與郡得台州有毀袤者高宗疑之使人密
察民情誦其政不絕口乃錄其東湖四詩歸奏上歎
賞累遷樞密院正兼左諭德輪對申言民貧兵怨者
甚切高宗崩前一日除太常少卿洪邁獨請號世祖

袤率禮官奏謂不可援漢光武爲比孝宗卒從初議
命兼直學士院孝宗內禪議已定諭袤曰旦夕制冊
甚多故處卿以是職光宗即位開講筵袤奏天下萬
事失之于初則後不可救言者以爲周必大黨遂與
祠紹熙元年起除給事中既就職甫四日中貴四人
希賞袤繳奏者三兼侍讀上封事曰陳源奉祠人情
固已驚愕至姜特立之召尤爲駭聞請告卒年七十
袤少從喻樗汪應辰遊樗學于楊時時程頤高第也
方乾道淳熙間程氏學稍振忌之者目爲道學將攻
之袤在掖垣首言夫道學者堯舜所以帝禹湯所以
王周公孔孟所以設教近立此名以詆訾士君子此
豈盛世所宜有孝宗曰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託
爲姦使真僞相亂爾沒數年侂冑擅國禁錮道學賢
士大夫皆受其禍識者以爲知言孫焴禮部尚書

顏師魯

顏師魯字幾聖龍溪人紹興中登進士第歷除江東
提舉尋改使浙西更役法以便民墾課爲旁路最入
爲監察御史有自外府得內殿宜引且將補御史闕

員師曾亟奏宋璟召自廣州道中不與楊思勗交一談李鄴耻為吐突承璀所薦堅辭不拜士大夫未論其才立身之節當以鄴璟為法臣雖不肖羞與為伍命乃寢除禮部侍郎尋高宗喪制多師曾裁定詔兄遺留禮信使初顯仁遺留使至金必命簪花聽樂師曾辭簪花執射金終不能奪遷吏部尚書兼侍讀請老知泉州再起知泉州紹興四年卒于家年七十五

袁樞

袁樞字機仲建安人禮部辭賦第一調溫州判官教授興化軍乾道七年除太學錄張説自閤門以節鉞僉樞密樞論之即求外補出為嚴州教授樞常喜誦司馬光資治通鑑乃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本末叅知政事龔茂良奏上孝宗讀而嘉嘆召對遷太府丞兼修國史傳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轉請文飾其傳樞曰宰相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累遷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産業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納厚賂曲庇之樞直其事以聞上怒立罷世光以朝臣劾御史自樞始既而貶兩秩自是五奉祠卒年七十五

舒璘

舒璘字元質一字元賓奉化人補入太學張栻官中都璘往從之又從陸九淵遊朱熹呂祖謙于婺璘徒步往謁之以書告其家曰弊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乾道八年第進士歷徽州教授以薦知平陽縣郡政頗苛及璘以民病告守為改容秩滿通判宜州卒璘與沈煥為友而樂于教人常曰師道尊嚴璘不如叔晦若啓後進則璘不敢多遜袁燮謂璘篤實不欺楊簡謂璘孝友忠實樓鑰謂璘之于人如熙然之陽春

謝諤

謝諤字昌國新喻人紹興末登進士第歷州縣有治辦聲累遷監察御史諤里居時創義役法編為一書至是上之詔行諸路遷侍御史再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孝宗嘗問曰聞卿與郭雍游雍有問學豈曾見程頤乎諤奏雍父忠孝嘗事頤雍蓋得其傳于父光宗登極獻十議權工部尚書請祠歸卒年七十四

沈煥

沈煥字叔晦定海人試入太學始與陸九齡爲友從而學焉乾道五年第進士歷太學録會充殿試考官帝偉其儀觀遣内侍問姓名衆滋忌之或勸其姑營職道未可行也煥曰道與職有二乎適私試發策引孟子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言路以爲訕已請黜之在職才八旬調高郵軍教授而去後歷通判舒州卒煥人品高明常曰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兩者無愧始可以言學

王阮

王阮字南卿父彦傳靖康勤王有功阮每自稱將種辭辯奮發常謁袁守張栻栻謂曰當今道在武夷盍往求之阮見朱熹與語大悦登進士第時孝宗初立阮對策曰臨安利于休息建康利于進取上皇遵養時晦已三十年今議者徒習吳越之僻固而不知秣陵之通達知舉范成大嘆曰是人傑也調都昌主簿以廉聞後永州教授獻書闕下請吳楚牧馬而積馬于蜀茶馬司以省往來綱驛之費紹熙中知濠州日講守備防北邊事宜終阮在濠金人不敢南侵改知撫州韓侂胄聞阮名特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肯效劉歆柳宗元爲萬世笑哉陛對畢拂衣出門侂胄大怒予祠

王質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遊太學與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質著論五十卷言歷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登進士召試館職不就歷太學正時孝宗屢易

相國論未定質上疏曰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李牧在鴈門法主于和曾三者爲一惡者謂好異論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偕行一日令草檄遂文曰景文天才也歷樞密院編修官孝宗擇諫官允文當國以質鯁亮有文學可右正言時中貴人多畏憚質除沮之出奉祠卒

丘崈

丘崈字宗卿江陰軍人第進士歷國子博士孝宗以爲賜對時方遣范成大使金祈請陵寢崈言泛使亟

還無益大計徒以驕敵上不樂曰卿家墳墓爲人所據亦不理索否宗對曰臣但能訴之不能請之上怒宗退待罪上察其忠不譴也累遷樞密院檢詳文字被命接伴金使先是主伴爲樞密宗不少下之皆宗不禮金使予祠起知鄂州歷兩浙轉運副使光宗即位連擢知成都府宗素以吳氏世掌兵爲慮吳曦叛識者服宗先見寧宗即位赴召中丞謝深甫論罷之居數年復職知慶元府既入奏韓侂胄招以見出奏疏幾二十言蓋北伐議也知宗平日主復仇冀可與

共功名宗曰兵凶戰危首事之禍其誰任之江淮宣撫金人犯淮南或勸宗棄廬和州爲守江計宗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矣宗得金人講和之情白於廟堂請遣使遺書續前議又謂彼既指侂胄爲元謀若移書宜暫免係銜侂胄大怒罷宗以張巖代之既以臺論奉祠洎誅侂胄詔拜同知樞密院事卒

婁機

婁機字彥發嘉興人乾道二年進士歷太常博士秘書郎時皇太子始就外傅以機兼資善堂小學教授累擢監察御史韓侂胄議開邊機極口沮之侍御史鄧友龍初不知兵鷹書投合妄薦大將機語友龍曰今日孰可爲大將權中書舍人詔遣宣諭荆襄機自言曰慰安人情則可必欲開邊啓釁有死而已不能從也泗州捷聞愈增憂危友龍曰不逐此人則異論無所回遂以言去侂胄誅參知政事裨贊其多告老知福州辭予祠歸卒機撫其弟模棟皆爲善士

樓鑰

樓鑰字大防鄞縣人登第歷太府宗正寺丞出知溫

州光宗嗣位累擢起居郎兼中書舍人繳奏無所回避禁中或私請上曰樓舍人朕亦憚之不如且已僅兼直學士院草光宗禪詔遷給事中朱熹忤韓侂胄除職與郡鑰奏留不報彭龜年以攻侂胄與郡鑰奏林大中奏留龜年竟去鑰奉外祠尋知婺州移寧國府仍奪職告老侂胄誅起爲翰林學士時鑰年過七十精敏絕人趙汝愚子崇憲奏雪父冤鑰乞正趙師召之罪重蔡璉之誅竄龔頤正續稽古錄以白誣謗進參知政事位兩府者五年累疏求去與郡辭遂實

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卒年七十七

林大中

林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入太學登進士第知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投劾歸已而主太寺簿光宗受禪除殿中侍御史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詆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級爲道學之目陰廢正人紹熙二年守侍御史兼侍講馬大同爲戶部大中劾其用法峻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乃與大同之瑞俱與郡寧宗即位召還還給事中韓侂胄來謁大中接之無他語陰請內交笑而却之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與內祠龜年與郡大中同樓鑰繳奏請留龜年經筵呂祖儉以攻侂胄謫大中救之汪義端以論趙汝愚去侂胄引爲右史大中駁之知慶元府旬祠罷侂胄誅召僉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講和事是年卒年七十七

宇文紹節

宇文紹節字挺臣祖僉書樞密虛中父頫讀閣待制師授皆以使女真死無子孝宗命族子紹節爲之後既補官後第進士歷寶謨閣待制知廬州韓侂胄左議用兵紹節專爲固圉計淮西轉運判官鄧友龍譖於侂胄以書讓之以李奕代紹節召還遷至僉書樞密院事朝廷于蜀事多所咨訪卒

劉頴

劉頴字公實西安人第進士累遷起居郎丐祠起與郡再起嘉定初召赴行在知婺州致仕卒年七十八孝宗朝頴奏今日之失在輕棄人言光宗時論人主難克而易流者四曰逸豫無節賜予無度儒臣易擯近習易昵寧宗時學禁初起黨論日熾頴奏元祐崇觀之事可鑒也其在從班日韓侂胄舊與周旋無間方居中用事頴謝絕之常言士以不辱身爲重云

吳柔勝

吳柔勝字勝之宣州人登進士調都昌簿御史湯碩劾爲趙汝愚黨閒居十餘年嘉定初遷國子正柔勝始以朱熹四書與諸生誦習知隨州收土豪孟宗政扈再興帳下後皆爲名將奉祠卒二子淵潛各有傳

宋列傳卷之二十四

彭龜年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人幼孤事母孝性穎異好讀
程氏易從朱熹張栻質疑學益明登進士第歷太學
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坐論吳端徙官龜年疏乞
復其位貽書宰相還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
不朝重華宮龜年以書熹趙汝愚紹熙五年壽皇疾
革龜年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年不離班位
伏地叩額久不已血漬甃甓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

叩額龍墀曲致忠懇臣子至此為得已耶孝宗崩寧
宗受禪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請定過宮之禮
遷中書舍人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
年約共論韓侂胄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
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
斥不報迨歸見侂胄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
其奸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子欽

黃裳

黃裳字文叔隆慶人登乾道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
及薦召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光宗登極進
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進秘書郎曰臣不及朱
熹除給事中汪義端詆趙汝愚裳奏汝愚如青天白
日奴隸知其清明義端所見曾奴隸之不如先是光
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宮裳疏請五日一朝壽皇
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辭諫上起入宮裳挽衣隨之至
宮門揮涕而出乃進章請外寧宗即位裳病不能朝
改禮部尚書力疾入謝奏言陛下近日所為頗異前
日除授之際大臣多有不知臣憂甚而病劇時韓侂

胄已潛弄威柄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裳先事言之
卒年四十九裳嘗與樂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
栻門人也

曾三聘

曾三聘字無逸新淦人乾道二年進士累遷軍器監
主簿光宗不朝重華宮三聘以書抵丞相留正遷秘
書郎孝宗崩帝疾不能執喪三聘謂今日事勢莫若
建儲或戒之曰前日臺諫謂汝奇其繼今復有疏耶
三聘曰此何時而可避嫌言也寧宗立兼考功郎後

知郢州會韓侂胄爲相指爲故相趙汝愚腹心坐追兩官久之復元官卒嘉熙間詔賜三官

劉光祖

劉光祖字德脩簡州人登進士第歷右正言知果州以趙汝愚薦召入光宗卽位累遷殿中侍御史光祖入謝因論本朝士大夫學術議論最爲近古至於慶曆嘉祐盛矣不幸而壞於熙豐之邪說幸而元祐君子起而救之紹聖元符之際羣凶得志崇觀而下尚復何言求去不已改遂州時孝宗不豫上久不過宮光祖致書留正趙汝愚曰宜與群賢併心一力君上未過宮宰執不可歸安私第林陳二閣自以獲罪重華日夜交諜其間宜用韓魏公逐任守忠故事孝宗崩又貽書汝愚勉以安國以定社稷之事寧宗卽位除侍御史改司農少卿入對獻謹始五箴遷起居郎未幾詔與祠光祖再疏請留不聽劉德秀劾光祖出爲湖南運判光祖撰涪州學記謂學之大者明聖人之道以脩其身而世方以道爲僞諫官張釜指爲謗訕奪職謫居房州侂胄誅知瀘州府卒

徐誼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溫州人第進士累官太常丞孝宗躬攬政權執政惟奉旨而行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與共功名乎守右司郎中遷左司光宗久不朝重華宮誼入諫退告宰相宜進皇子嘉王參決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喪及將禪正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懟趙汝愚寧宗卽位韓侂胄恃功觖望誼告汝愚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侂胄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劾竄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復官與祠起守江州卒

徐邦憲

徐邦憲字文子義烏人紹熙四年試禮部第一登進士第三遷爲秘書郎初韓侂胄謀舉兵伐金邦憲言兆釁非計匃外知處州罷祠侂胄誅知臨安府匃祠知江州致仕卒于官

李祥

李祥字元德無錫人登進士第爲錢塘縣主簿累遷國子祭酒丞相趙汝愚去國祥上疏爭之言者劾罷

之于是太學諸生楊宏中周端朝等六人上書留之俱得罪致仕卒

章穎

章穎字茂獻臨江軍人以兼經中鄉薦孝宗立詔求言穎爲萬言書附驛以聞禮部奏名第一上稱其文似陸贄調道州教授召對除左司諫時右相葛邲獨當國穎論邲不足以任大事寧宗即位御經幄問曰諫官有言及趙汝愚者卿等謂何穎奏言國勢未安可容易進退大臣不報奏請待罪與郡御史劾穎阿

黨罷太學生周端朝等六人伏闕辨汝愚誣且謂章穎言發於忠皆被罪自是黨論遂起韓侂胄誅累遷禮部尚書引去與祠卒年七十八

孫逢吉

孫逢吉字從之龍泉人登進士第歷官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紹熙二年春雷雪之沴交作應詔疏入事擢右正言凡七十日章二十上會彭龜年補郡逢吉入疏曰道德崇重陛下所敬禮者無若朱熹志節端亮陛下所委信者無若彭龜年熹既以論侂胄去龜年復以論侂胄紬時報優人王喜除閤職逢吉言卽於上前效朱侍講進趨以儒爲戲者豈可令汙閤職抗疏爭之王喜之命寢未出遂以誣詆出知太平州丐祠許之卒弟逢年逢辰皆有文行時稱孫氏三龍

黃度

黃度字文叔新昌人隆興元年進士歷國子監簿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連疏切諫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之罪大於李輔國韓侂胄驟竊政柄度具疏將論其奸爲所覺御

筆遽除知平江府度言侂胄假御筆逐諫臣非爲國之利也因辭侂胄誅累遷進至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爲己任推挽不休每曰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歸越提舉萬壽宮卒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爲本婿周南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對策詆權要終身不進官

何異

何異字同叔崇仁人第進士累遷右正言時光宗愆于定省異疏諫不報慶元五年太廟芝草生韓侂胄

率百官觀焉與謂色白慮生兵妖侂胄不悅又以劉光祖於與交密言者遂劾罷之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明年權工部致仕卒年八十一

詹體仁

詹體仁字元善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爲屬體仁登進士第歷太常丞光宗即位累遷太常少卿上久不過重華宮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說孝宗崩率同列抗疏請詣重華宮親臨祥祭孝宗將復土

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安安神靈與宰相異議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起知靜江府卒年六十四體仁少從朱熹學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嘗問居官蒞民之法體仁曰盡心平心而已

游仲鴻

游仲鴻字子正南充人登進士第歷知中江縣紹熙四年赴召趙汝愚在樞密訪以蜀中利病汝愚欲親出經略仲鴻曰獨不聞呂中公謂經略西事當在朝廷乎光宗以疾久不朝重華宮仲鴻遺汝愚書陳宗社大計有伊周霍光語汝愚駭立焚之孝宗崩仲鴻泣謂汝愚曰今惟有率百官哭殿庭以請親臨宰相留正以疾去仲鴻亟詣汝愚曰禪日不決禍必起矣後三日嘉王即位于重華宮韓侂胄方居中用事汝愚以淮東西總領稍弊奏遣仲鴻覈實仲鴻曰丞相之勢已孤不憂此而顧憂彼耶侍講朱熹以論事去仲鴻疏曰宰相留正之去去之不以禮諫官黃度之去去之不以正近臣朱熹之去去之不以道監察御史胡紘希侂胄意誣汝愚久蓄邪心又謂朝士中有

推其宗派以爲裔出楚王元佐正統所在者指仲鴻也慶元元年汝愚罷仲鴻遷軍器監主簿力匄外補利路轉運判官坐數忤宜撫副使吳曦曦敗誅除仲鴻利路提點刑獄尋乞休予祠卒年七十八

呂祖儉

呂祖儉字子約祖謙之弟也受業祖謙監明州倉將上會祖謙卒部法半年不上者爲違年祖儉必欲終喪朝廷從之詔違年以一年爲限自祖儉始寧宗即位除太府丞時韓侂胄寖用事正言李沐論右相

趙汝愚罷之祖儉奏汝愚未至如言者所云會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皆上書訟汝愚沐皆劾罷之祖儉上疏論救安置韶州改送吉州遇赦量移高安二年卒祖儉在謫所讀書窮理賣藥以自給每出必草屨徒步為踰嶺之備嘗言因世變有所摧折失其素履者固不足言因世變而意氣有所加者亦私心也從弟祖泰字泰然夷簡五世孫寓宜興祖儉貶移瑞州祖泰徒步往省之及祖儉沒貶所周必大降少保致仕祖泰憤之乃詣登聞鼓院上書請誅韓侂胄蘇師旦

而罷逐陳自強之徒獨周必大可用詔拘管連州右諫議大夫程松懼曰人知我素與遊其謂預聞乎乃奏言祖泰有當誅之罪殿中侍御史陳讜亦以為言乃杖之百配欽州既至府庭尹曰汝病風喪心邪祖泰曰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侂胄誅朝廷詔雪其冤遠授廸功郎監南嶽廟

楊宏中

楊宏中字充甫福州人弱冠補國子生寧宗時韓侂胄竊弄國柄引李沐為右正言論罷趙汝愚竟竄之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救爭俱被斥宏中曰師臣能辯大臣之冤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衆莫應獨徐範林仲麟張道蔣傅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乞留李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收士心侂胄大怒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驛上書救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楊前至數十句免遠徙乃各送五百里外編管太平州天下號為六君子開禧元年宏中登進士第侂胄誅特遷一秩卒年五十三端朝字子靜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

道字用吏以父任補官有二子同登進士第仲麟字景仲傅字象夫久居學校忠鯁有聞咸以不偶死範字蒙父侯官人舉于鄉入太學範謫臨海禁錮十餘年始得釋登嘉定元年進士第累遷國子主簿知邵武軍尋召赴行在言功利不若道德刑罰不若恩厚擢起居郎致仕卒

湯璹

湯璹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歷國子博士時朱熹予祠璹疏留不報至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

卒疇與韓侂胄陳自强不合故屢陳言者中傷

徐應龍

徐應龍字允叔登進士第調衢州法曹呂祖儉忤韓侂胄謫死高安應龍經紀其喪累遷至刑部尚書兼侍讀應龍在講筵多指陳時政一日讀奏起爲卒吮疽事應龍奏今軍將御以暗還專事掊克未免多怨寧宗驚曰債帥之風今猶未除耶宰相史彌遠聞而惡之奉祠卒三子皆登朝榮叟至府政

莊夏

莊夏字子禮泉州人第進士慶元六年大旱求言夏知興國縣上封事召爲太學博士尋擢直學士院兼太子侍讀時流民來歸夏言荆襄兩淮多不耕之田計口授地貸以居廬牛具兵民可合屯田可成此萬世一時也與祠歸卒

黃疇若

黃疇若字伯庸豐城人淳熙五年第進士歷知廬陵縣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都進奏院開禧初都城火應詔言當今急務有三一曰賦歛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歷拜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時與金人約和金人約函致韓侂胄首疇若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函送有失國體知成都府青羌彌羌乞降會董蠻合部族入寇疇若亟調兵且設方畧捕之皆遁去累遷至禮部尚書乞歸知福州力辭乃與祠

沈作賓

沈作賓字賓王歸安人以父任登仕中刑法科歷大理評事改秩通判紹興府秩滿知台州五十日闔盡

除前政之弊邪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己媒蘖之罷去除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初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于獄而寘其奴權戶部尚書知隆興府在郡樽節錢二十餘萬緡條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致仕卒

黃黼

黃黼字元章餘杭人少游太學第進士歷太常博士輪對言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畧謀慮可委方面出

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卿言可爲盡用人之道歷兩浙路轉運判官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告乞損僧牒糴錢振濟全活甚衆累遷侍御史奉祠卒

宋德之

宋德之字正仲其先京兆人慶元二年進士第一歷武學博士與諸生論八陣之象本乎八卦皆動物也出知閬州擢本路提點刑獄制帥安丙奏德之倣視君命降一官朝論有疑丙意丞相史彌遠首以問德之對曰蜀無安丙朝廷無蜀矣忤時相意遂罷丙嘗謂人曰丙不知正仲正仲知丙丙負正仲正仲不負丙萌昏予德之不許起知眉州監特奏名試得疾卒德之大父梢性剛介一朝棄官去莫知所終從父廉語德之曰吾昔在臨安府有人言蜀有宋宣教者過浙江而去吾適越求之則入四明矣德之渡浙江尋訪至雪竇有蜀僧言聞諸耆老云山後爛平山有三居士焉其一宋宣教也德之一下[illegible]至爛平見丹竈置祠其上而歸

劉爚

劉爚字晦伯建陽人與弟炳仲學于朱熹呂祖謙第進士歷知閩縣以憂去僞學禁興爚從熹武夷山講道讀書築雲莊山房爲終老之計差知德慶府入奏言前者北伐之役執事者不度事勢貽陛下憂今雖從和議願益恐懼脩省召入奏事首論公道明則人心自一朝廷自尊雖危可安累遷國子司業言于丞相史彌遠請以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備勸講奏乞罷僞學之詔又請以熹白鹿洞規頒示太學兼工部刑部侍郎夏旱應詔上封事權工部尚書兼右庶子每講讀經史懇切詹事戴溪爲之吐舌卒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筮仕懷英遇坎因留事金棄疾得離遂決意南歸金主亮死中原豪傑並起耿京聚兵山東稱天平節度使棄疾爲掌書記勸京決策南向僧義端者喜談兵聚衆千餘說下之使隸京紹興末京令棄疾奉表歸宋高宗授承務郎會張安國邵進已殺京降金棄疾乃約統制王世隆及忠義人馬全福等徑

趙金營安國方與金將酬飲即衆中縛之以歸獻俘
行在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
為迎合歷知潭州兼湖南安撫盜連起湖湘棄疾悉
討平之後奏乞依廣東摧鋒荊南神勁福建左翼例
別叛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止撥屬三牙密院專聽
帥臣節制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辦以言者落職光宗
立之二年起福建提點刑獄召見寧宗初落職其後
寧宗召見言鹽法差知鎮江府知江陵府令赴行在
奏事進樞密都承旨未受命卒棄疾謂人生在勤當

以力田為先故以稼名軒朱熹殁僞學禁方嚴門生
故舊至無送葬者棄疾為文往哭之謝枋得過其墓
旁僧舍有疾聲大呼于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暮至
三鼓不絕聲枋得秉燭作文且祭之文成而聲始息

方信孺

方信孺字孚若興化軍人以父崧卿蔭補官韓侂胄
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金信孺曰問釁自我金人
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侂胄矍然至濠州金帥紇石烈
子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

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于古無之稱藩割地
則非臣子所忍言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
浩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
紬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容與定約復命再差充通
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抵
汴宗浩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遽以誓書來有
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
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
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胄再三問至厲聲

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三秩臨
江軍居住時開禧三年九月也已而王柟定和議還
白信孺功尋知韶州再奉祠卒

李孟傳

李孟傳字文授以父光遺表恩歷官太府丞考功郎
因對言國家長育人才猶天地之于植物滋液滲漉
待其既成而後足以供大廈之用今士大夫皆有苟
進之心韓侂胄與孟傳故嘗致意孟傳謝曰行年六
十去意已決侂胄慚而退請外知江州入對首論用

八宜先氣節侂胄誅就遷提點刑獄移江東又辭丞
相史彌遠其親故也角巾還再表祠致仕年八十四

倪思

倪思字正甫歸安人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累遷
著作郎兼翰林權直光宗即位久不過重華宮思疏
十上會上召嘉王思言壽皇欲見陛下亦猶陛下之
于嘉王也李皇后侵預政思進講姜氏會齊侯於濼
漢呂氏唐武韋幾至亂亡不但魯莊也寧宗即位歷
數郡皆言者論去久之召還試禮部侍郎韓侂胄鬼

以書致殷勤思報曰但恐方枘不能狥時好耳入見
言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
而布衣不敢極說又言士大夫寡廉鮮耻列拜勢要
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王稱爲恩
父者誕文豈略在所不論也侂胄聞之大怒司諫毛
憲劾予祠侂胄殛復召除權兵部尚書兼侍讀求對
言大權方歸所當防微一有干預端倪必見仍踏覆
轍蓋謂史彌遠也知鎮江府移福州彌遠拜右相陳
晦草制用昆命元龜語思奏曰董賢爲大司馬冊文
有允執厥中一言蕭咸以爲堯禪舜之文今制詞所
引此舜禹揖遜也天下有如蕭咸者讀之得不大駭
乎乃上省牘請貼改麻制詔下分析彌遠遂除晦殿
中侍御史劾思藩臣僭論麻制鐫職予祠卒

袁燮

袁燮字和叔鄞縣人讀東都黨錮傳慨然以名節自
期入太學登進士調江陰尉寧宗即位爲太學正時
朱熹諸儒相次去國丞相趙汝愚罷燮亦以論去久
之歷司封郎官因對言陛下追思彭龜年臨朝太息

今正人端士不乏願常存此心除禮部侍郎時史彌
遠主和燮爭益力臺劾奉祠卒燮初入太學陸九齡
爲學錄同里沈煥楊簡舒璘並在學後見九齡弟九
淵發明本心之指師事焉

趙方

趙方字彦直衡山人父棠嘗見張浚於督府浚奇之
命子栻與棠交方遂從栻學第淳熙進士歷知青陽
縣告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無
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寧宗時知襄陽府謀

知金人謀犯境乃下防夏之令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議未定遂抗疏主戰親往襄陽金圍棗陽急遣孟宗政扈再興等往援自是無日不戰諸將表裏合謀又連敗之以功封長沙縣男其後累敗金人至顯謨閣直學士病革曰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綱紀卒方起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爲守知名士如陳晐游九功華岳皆拔爲大吏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能致其死力云

吳獵

吳獵字德夫醴陵人登進士第初主潭州平南簿張栻經畧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焞代栻以獵爲辟本司準備差遣盜李接起陷諸州獵請明賞罰焞乃錄鬱林功誅南流縣尉盜悉就禽尉宰相王淮甥也獵坐降久之知無錫縣用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不覲重華宮獵上疏辭甚切僞學禁興獵言侍講朱熹遠以御札畀祠中外惶駭劾罷久之黨禁弛起歷知江陵府時韓侂胄開邊江陵又告饑獵前後備禦振恤皆有法金人再犯竟陵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反于蜀警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陵命其將王宗廉死守詔大軍分道夾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逵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解襄陽圍西事方殷獵爲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險要曹栗以待王師及曦誅知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

項安世

項安世字平父括蒼人後家江陵第進士召試除秘書正字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安世疏諫不報寧宗

即位時朱熹召至闕未幾予祠安世率館職上書留之不報俄爲言者劾去安世吳獵並坐廢開禧用兵獵起帥荊渚起復安世知鄂州俄淮漢師潰薛叔似以怯懦爲韓侂胄所惡安世不俟命徑遣兵解圍第諸將殺獲功以聞有宜撫募官上度者獵客也獵與安世素相友及安世招軍名項家軍多不選奸虜掠獵斬其爲首者安世憾之至是斬度于大別寺獵以聞安世坐免用臺章奪職罷嘉定元年卒

李大性

李大性字伯和端州人其先積中爲御史入元祐黨籍始家豫章大性以父任入官擢大理司直紹熙中陳傅良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去大性抗疏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孝宗崩光宗疾未能執喪疏言金使祭奠當引見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累遷戶部尚書開禧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後知江陵當用兵後殘饑饉繼以疾疫首議振貸且賴之知平江府引疾予祠卒年七十七李氏自積中三世官于朝父子兄弟相師友而大

性與弟大異大東並齊侍從爲名臣云

劉甲

劉甲字師文華之後家龍游登進士第累官知廬州程松爲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以甲知興化府時曦叛四州於金金立爲蜀王甲在漢嘉未至鎮也松謀遁甲固留不可遂以便宜檄甲兼沿邊制置曦以書致甲甲援大義拒之因臥疾曦又遣其弟旼邀之相見甲叱而去之乃援顏真卿河北故事欲自拔歸朝先募二兵持帛書貽參知政事李壁告變曦偕王位

甲遂去官朝廷久乃微聞曦反狀韓侂胄猶不之信甲奏至摩油帛書進寧宗覽之稱忠臣者再安丙等誅曦復還漢中上奏待罪詔趣還任楊巨源既死軍情叵測除甲宣撫使會木幾金自鶻嶺關剳金崖進屯八里山甲分兵進守諸關侂胄誅除寶謨閣學士自楊輔召歸西蜀諸事朝論多于甲取決移知興元府卒于官年七十

李好義

李好義下邽人祖師中忠州團練使父定一興州中

軍統制好義善騎射喜讀孟軻書及左氏春秋初以準備將討文州蕃部有功建吳曦帥蜀爲興州正將開禧三年正月聞曦叛亟歸與其兄對哭謀誅之會曦遣李貴追殺宣撫程松貴語其徒曰朝廷重臣豈可殺耶好義知貴亦心告之謀貴遂約李彪張淵陳立劉虎張海等好義又密結親衛軍黃術趙亮吳政等及女弟夫楊君玉好義初謀立長史安丙以主事既而李坤辰言丙亦與楊巨源有謀好義因約巨源以報丙丙大喜遂與好義約好義入世美堂斬曦寢

室曦聞外閧倉皇起露頂徒跣開寢戶欲逃見貴復止以手拒內戶貴前爭戶戶紐折曦走貴追及手執其髻舉刃中曦頰曦素勇有力撲貴仆地不能起好義急呼王換斫曦者二曦負痛手縱貴起遂斫其首引衆擁曦首出宮亟馳告丙好義請乘時取關外四州丙從之好義兵次獨頭嶺進士王榮仲兄弟率民兵合擊金人好義以中軍統制知西和州率好義誅曦時幼子植留家逆事人爭冒功欲湮植名好義指心曰惟此物不可欺曦既誅好義集丙家王喜後亟欲殺好義丙力救解然日以殺好義爲心及好義守西和喜遣其黨劉昌國聽節制好義與酬酢歡飲逮旦好義心腹暴痛洞瀉而昌國遁矣既而昌國自日見好義持刃刺之死喜曦大將也誅曦日遣其徒入偽宮擄掠殆盡又取曦姬妾數人其後欲狀好義爲曦復懼朝廷慮喜爲變授節度使移荊鄂都統制而死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隨州人金人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隊逆擊奪其輜重得補承節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定中金人犯襄陽宗政與扈再興陳祥分軍設伏蹀血以戰敵敗走金帥完顏訛可復擁兵傅城宗政力戰會王大任創銳卒一千衝圍轉鬬士氣大振賈勇入金營自脯至三更敵橫屍徧地威振境外金人呼爲孟爺爺病疽卒子珙有傳

張威

張威字德遠成州人關籍用兵威與金人戰輒捷以功補將領吳曦既誅遣將收復諸州西和之役威率衆先登敗金人戰于板橋遂取之升統制由是威名大振先是利州路安撫使丁堉聞金人深入亟遣書招威救蜀又檄忠義總管李好古北上捍禦好古與統領張彪遇以彪棄逃竹闕故斬之彪威弟也威聞彪死按兵不進堉聞之謂僚佐曰金人所憚惟威今可無好古不可無威遂因好古入見數其擅殺彪罪斬之遣書速威且使進士田遂往說之威感激夜半調發鼓行而前連破金兵與元叛兵張福莫簡作亂號紅巾隊安丙檄威會福等十七人戕之簡自殺賊

遂平西夏來約夾攻金人丙遣王仕信會于鞏又命
威與利帥程信與帥陳立等分道並進議初起時威
謂金人尚强夏人反覆未可輕動丙不聽卒遣威至
城下無功而還丙怒奏罷其兵柄是歲卒於利州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父善
應字彥遠官終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刲血和
藥以進居喪嘔血將立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聘為
于婚道見病者必收恤之歲饑且久率其家人輟食
之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游且
蟄者失其所也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
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
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僉書寧國軍節度判官
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
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閤門張說擢僉
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不報會祖母
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紹熙二年召為吏部
尚書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于重華宮至是往往以
疾免汝愚往復規諫兩宮之情通四年汝愚知貢舉
與監察御史汪義端有違言上乃出義端補郡五年
春孝宗不豫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光宗遂

疑孝宗崩上以疾不出宰臣以下待對和寧門不報
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
心又不報越數日再請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
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密爲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
責乃與工部尚書趙彥逾殿帥郭杲知閤門事韓侂
胄知內侍省關禮左選郎官葉適左司郎中徐誼定
計請于憲聖太后乃命皇子卽位汝愚卽喪次召還
留正長百僚命朱熹侍讀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
外者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宮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

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
右丞相汝愚本倚正共事怒侂胄不以告及來謁故
不見侂胄慚忿僉書樞密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
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定策功且居中用事朱
熹白汝愚當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
制不爲慮侂胄日夜謀引其黨爲臺諫以擯汝愚趙
彥逾除四川制置意亦不愜與侂胄合謀黃裳羅點
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陳傅良吳獵
劉光祖各先後斥去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

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胄然之
擢其黨李沐爲正言奏汝愚將不利於社稷汝愚出
浙江亭待罪遂罷相又以中丞何澹疏落汝愚觀文
殿及宮觀監察御史胡紘上言汝愚唱引僞徒謀爲
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爲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
寧宗以素服發人實蓋其驗也汪義端嘗制用漢誅
劉屈氂唐殺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廸功郎趙師召
亦上書乞斬汝愚至衡州病作爲守臣錢鍪所窘暴

卒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侂胄誅謚忠定子九人
長崇憲孫必愿曾孫艮淳並以忠孝世其家崇憲字
履常淳熙中以取應對策第一復以進士對策擢甲
科歷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寧宗念汝愚功下制分
崇憲籍田令陳疏力辭累遷著作佐郎請外知江州
郡民歲苦和糴崇憲疏蠲之且轉糴旁郡以備歲儉
脩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以兵部郎中召知靜江
府靜江之屬邑十地肥磽等而陽朔修仁荔浦之
賦獨倍張栻奏減人猶以爲病崇憲請再加蠲減三

縣民立祠刻石必愿字立夫以汝愚遺表補官第進
士知崇安縣秩滿民共立祠刻石嘉熙元年賜書政
府論邊防事宜火災應詔上封事又論濟王及國本
事遷司農少卿歷戶部侍郎兼給事中三以疾乞祠
不許權戶部尚書䟽迕丞相史嵩之乞免官淳祐五
年以華文閣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三辭不許必
愿平易以近民申明左翼軍節制事宜居官四年累
乞歸及命召又三辭皆不許卒良淳字景程用蔭登
仕所至以辦治稱知吉安州時元兵屢陷州縣知州

李庚遁良淳至日與僚吏營守禦之備朝議擧以徐
道隆爲提刑以輔良淳加直祕閣范文虎等遣使持
書招降良淳與道隆怒焚書斬其使命家人出避閤
門自經死元兵隨追及道隆於道赴水死長子載孫
亦赴水死道隆字伯謙武義人
趙令衿燕懿王玄孫中大觀二年舍選靖康初爲軍
器少監言事忤旨奪官紹興中以都官員外郎召張
浚罷令衿請對留浚遷知泉州歸寓三衢嘗會賓客
觀秦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守
汪召錫檜兒壻也諷教官莫汲訴其謗訕朝政徽上
檜病不能省乃免檜死復爵卒
趙令㡣令衿兄也初名令禪建炎初爲鄂州通守領
兵戍武昌黃州遭寇掠令㡣渡江存撫孟太后在南
昌金人欲邀之從汜州令㡣已還在道疾趨夜半入
城翌日城陷賊執大罵不屈而死同死者都監王遠
判官吳源巡檢劉卓又有趙伯振者燕懿王七世孫
也第進士爲鄭州司錄就遷通判州事建炎
二年金人犯鄭州守臣董庠棄城走越八日城陷伯

振率兵巷戰遂遇害
趙叔近魏悼王五世孫建炎元年爲秀州守後爲張
浚所害諸從有叔向者方汴京破時潛出之京西金
人退引衆屯青城入至都堂叱王時雍等速歸政置
救爲義兵部將于渙上變告叔向謀爲亂詔劉光世
捕誅之又有叔皎者爲德州兵馬都監建炎二年金
人圍城叔皎力戰遇害
趙訓之字誨道魏悼王六世孫也第進士知永豊縣
建炎初孟太后避地虔州衛兵杜彥等叛犯永

豐訓之與尉陳自仁俱被害訓之諸從有聿之者封
安定郡王叔東子也建炎中爲成忠郎金人圍潭州
城陷聿之巷戰大罵而死
趙士晤字公美濮安懿王曾孫也爲右監門從上皇
北遷次洛州與諸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金
人圍合皆散走士晤乘騾西亡夜半盜騾去徒步疾
趨邢州抵武安酒家因至磁州集義兵以解洛圍遷
權知洛州仍兼防禦使金人再犯洛衆不能守部赴
行在再遷知宗正事卒年四十六子不流歷廣安郡

興帥治有聲濮王之後又有士跋者爲右監門靖康
之難士跋間道逝去居邢州結土豪將舉事謀泄金
人執而殺之又有士晴者從上皇北遷乘間變姓名
落髮衣僧衣以行抵會稽以聞恩轉奉朝請卒
趙士儀字景瞻系出太宗生五歲補右班殿直累遷
江東路幹轄李成叛據江淮六七郡遣其黨馬進圍
九江守臣姚舜明與士儀及副幹轄劉紹先禦之進
攻城益急城破仰藥而卒年五十二賊怒并殺其子
三人同時士醫者任秀州兵馬都監兀朮至秀城拒

戰城陷死之士眞者權知信陽軍寇劉滿至拒戰死
之士遒者以武翼大夫守官江州馬進作亂遇害並
贈官錄其子
趙士褭字立之嗣康孝王仲御第四子康王即位除
光山軍節度使黃潛善等用事士褭論其誤國出知
南外宗正事會苗劉之變士褭易服入杭以蠟書遺
張浚趣其勤王尋權主奉濮王祠事岳飛被誣士褭
力辯以百口保飛無他檜諷言者論其交通奪官卒
年七十長子不凡刲股納蠟書告張浚以功轉兩官

易文資從趙哲收復建州殺葉濃賜爵二級太宗之
後又有士崢亦知名
趙子淔字正之燕懿王六世孫也父令鑠寶文閣待
制子淔以蔭歷河南少尹與蔡京不合落職三京新
復除京畿都轉運使以疾辭卒
趙子崧字伯山系世燕懿王第進士宣和間知淮寧
府張邦昌僭位以書白康王遂與知潁昌府何志同
等傳檄中外已而聞金人退又請進兵南京命充大
元帥府參議官移書責邦昌康王即位上章論王時

雍徐秉哲吳幵莫儔范瓊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
余大均等遁遷上皇都人指爲國賊初司天監苗昌
裔謂大亂後當再有天下子孫靖康末起兵檄文頗
涉不遜執制米道宗有隙上之帝震怒謫居南雄州
後赦復集英殿脩撰而子孫已卒
趙子砥系世燕懿王父令瑚歷官贈開府儀同三司
子砥至淵臨承靖康北遷求得上皇宸翰懷以歸建
炎二年六月至行在帝命輔臣召問于都堂子砥言
金人請和以用兵我國歛兵以待和往者契丹主和

親女眞竟滅契丹今復蹈其轍復故官命知台州卒
澤從又有子櫟者元祐中第進士爲汝州太守金人
再渝盟破荆湖諸州獨子櫟能保境土李綱言于朝
又有子盡者少警敏知秀州奉祠歸寓于衢
趙子濋字淸卿秦康惠王六世孫也父孝靖公令奥
子濋孤貧能力學第進士累官華文閣待制知臨安
府金主亮渝盟獻助軍錢十五萬緡孝宗擢敷文閣
直學士知明州沿海制置使王十朋王大寶抗疏留
之帝曰朕委以防海行召還矣海道平命知福州移

泉州所至有善政卒于官年六十六子濤諸孫有師
橫者以罪拘管西外宗正司福建提刑王夢龍以膂
勇可用辟製軍鋒舍巡邏尤溪令師橫統卒數百往
戍既行大書于旗曰不與賊俱生賊兵至師橫自爲
先鋒戰沒
趙不羣字介然太宗六世孫累遷兩浙路轉運副使
卒諸從有不試者建炎元年知相州明年金人大入
州久被圍不試知事不可爲遂登城與金人約勿殺
許之既啓門乃納其家井中然後以身赴井又有不

棄者爲江東轉運判官秦檜忌四川宣撫使鄭剛中
以不棄能制之除宣撫司總領官
趙不惪字仁仲系出太宗父士關從上皇北遷不惪
補保義郎紹興末第進士歷永州通判除知開州郡
有鹽井以羨餘代民輸改成都路運轉判官黎州青
羌奴結見反朝廷命攝制司不惪檄諸蕃部生獲吐
蕃一人賞十縑殺一人二縑于是邛部川首領崖襪
合諸部落大破吐蕃于漢源廷臣薦其賢擢邦慶軍
承宣使卒年六十七

趙善俊字俊臣太宗七世孫父不衰閤路兵馬幹轄
善俊初補承節郎紹興六第進士歷太府寺丞尋攝
帥知廬州會江浙饑氏廉至善俊括境內官田均給
之歷知鎮江府卒年六十四善俊風儀秀整喜功名
孝宗時日中有黑子地屢震每以飭邊備爲戒
趙善譽字帝之不倚之子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初
調昌國簿攝邑事勸緬戶裒金買田以助昏葬稜適
川路提刑轉運判官宗子寓蜀者少業儒郎郡庠立
學校教之踰請乞祠歸處一室以圖書自娛卒年四

十七又有善悉者武翼郎不尤之子第進士累官兩
浙轉運副使
趙善湘字淸臣濮安懿王五世孫父武翼郎不陋從
高宗渡江居明州善湘以恩蔭至忠訓郎慶元二年
第進士累遷右文殿修撰知鎮江府及平楚州畔寇
功進兵部尚書仍兼任時善湘見范葵進取選諸子
屯寶應以從范葵亦讓功督府善湘季子汝楳丞相
史彌遠婿也故奏報無不達封天水郡公後致仕卒
汝楳知寧國府以舉鱗升直華文閣

趙彥橚字文長訓之之孫也第進士累官監登聞檢
院韓侂胄方柄用出知汀州侂胄死部檢詳士大夫
與兵議者將併逐之彥橚每見帝必言才難遷湖廣
總領舊士卒物故大將不落其籍彥橚置別籍稽核
之持之三年掛虛籍者高三萬類減錢百萬爵知平
江府至寶謨閣待制諸從有彥倓者字安卿累遷湖
南運判尋知紹興府復鹿鳴禮置與賢莊會旱饑舉
糴錢四十萬助荒政終江西轉運使又有彥逾者字
德光第進士至工部尚書樞密趙汝愚議立嘉王歎

侍殿帥郭杲爲用杲常被譴彥逾爲白於帝杲德之
至是彥逾馳告杲許諾遂領兵爲衛寧宗即位汝愚
謂彥逾我宗臣不當言功會留正免相汝愚登右
揆彥逾竟外除知明州嘉定間乞祠歸尋卒彥逾冀
汝愚引已共政頗觖望乃疏當時名臣上之目爲汝
愚黨其兩入蜀皆有聲然奏復利州安撫領以武帥
遂致吳曦之變云又有彥吶者字敏若居彭州登四
川類試第吳曦叛以蘇衙僞守蔡彥吶糾義士殺之
遂顯名興元三年會鄭損棄四州紹定四年桂如淵

代損起彥吶於副使更李直黃伯固皆彥吶副之端
平初升正使三年元兵大入至三泉彥吶大敗奔衙
州其子洗夫用事亦竄嶺南史嵩之留之江陵卒
趙汝騰字茂實系出太宗居福州登寶慶進士自籍
田令試館職歷遷權中書舍人入奏言前後姦諛之
臣傷善害賢又言陛下有用君子之名無用君子之
實拜翰林學士辭歸故里累召知紹興府召爲端明
殿學士復以內祠卒
趙汝談字履常系出太宗以恩補將仕郎登進士第

歷添差江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常佐丞相趙汝愚定
大策將處以詞掖力辭汝愚去國其弟汝讜上疏乞
留汝愚斬侂胄聞者吐舌兄弟惟黨禍斥去後自太
社令試館職端平初以禮部郎官召金兵新破三關
增秩汝談獨處額登對首竊言邊面無可倚仗乞超
越拘攣簡拔俊傑如吳用周瑜眷肅晉任祖逖劉琨
故事其論楮法尤中時弊以老斬免卒汝讜字蹈中
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以黨汝愚坐廢十年後登
進士第歷司農丞與史彌遠不合請外有汝述者字

明可同出太宗曾祖士說從二帝北遷臨河罵敵而
死汝述淳熙十一年第進士累遷刑部尚書知平江
府卒汝述上封事論議愬側然爲時相所親暱瘠逼
縣人亦以此少之
趙師㢸字從善燕懿王八世孫父伯驌少以文藝侍
高宗於康邸積官至和州防禦使師㢸第進士附韓
侂胄得尹京侂胄死乃罷免與祠卒
趙希言字若訥惠王令應元孫也淳熙中第進士歷
知臨安仁和縣又充樞密院檢詳爲宰屬權數凡六

年奉祠卒年六十子與權亦登第再中刑法科官至
開府
趙希懌字伯和系出燕懿王淳熙中第進士汝愚帥
福建希懌爲吏屬常言治人如修身治政如理家汝
愚嘉而薦之當國歷還乃乞祠卒年五十八
趙希館字君賢名希喆慶元二年第進士賜今名調
汀州司戶累遷吉州刺史提舉佑神觀輪對論今日
值多事之際未有辦事之人以誠默爲清重以刻薄
爲峻職以無所可否爲識體進安德軍節度使卒

趙希洎居宜春歷官至戶部尚書咸淳中忤丞相賈似道出領廣東轉運使德祐元年與從子必向避地贛州亂定歸里時袁守哥筠孫希洎內姻也勉之降元不能屈文天祥兵敗掠桐而死

趙與檥字悅道燕懿王八世孫嘉定進士歷直寶章閣嘉熙初遷戶部侍郎兼權兵部尚書論邊事至爲深切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江陵被兵欲空力乃罷出關遣使趙遹會歲饑民相攜溺死仍付臨安府事與檥泣奏部卅兩隨至以侍讀召升大學士史嵩之

將復相人言不已帝以問與檥言嵩之老邪費財私賂貪冒過立名譽不宜復用時嵩之猶子璟卿謫言其過忽斃而杜範劉漢弼徐元杰三賢暴死人皆疑嵩之致毒與檥請優恤月賜內帑與檥辭不取帝書安貧樂道植節秉忠字以賜拜少傅卒諡濟敏與檥手注六經及仁皇訓典詳釋欽之久而金學衛賢錢氏家云諸從有與篤者字德淵居潮州嘉定十三年第進士歷官最後爲淮浙發運使致仕卒

趙孟錦少不羈遊淮以軍功爲將佐德祐元年元兵攻眞州孟錦與知州苗再成率兵大戰于老鸛觜元兵見其兵少逐之登舟失足墮水身倚重甲溺焉司時孟壑者居合州第進士爲金華尉臨安既降元孟壑懷太皇太后帛書詣端宗擢宗正寺簿監軍復明州戰敗見獲不屈磔死又有孟松者與芮從子也臨安既降元孟松謀舉兵興復事泄爲叛臣范文虎所執驅出斬之

趙時賞字宗白居太平州第進士累官知旌德縣德祐初捍元軍有功從二王入閩端宗即位權知邵武

軍言者以棄城論罷之文天祥開都督府于南劍奏辟江西招討副使空坑兵敗走吳溪被執不屈死之

韓侂胄

韓侂胄字節夫琦曾孫也父誠娶高宗憲聖慈烈皇后女弟侂胄以父任歷汝州防禦使知閤門事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趙汝愚議定策立皇子嘉王侂胄與汝愚等白憲聖乃可其議嘉王即位是爲寧宗侂胄欲推定策恩始缺望時時乘間竊弄威福朱熹嘗論奏其姦侂胄怒使優人峨冠寬袖象大儒戲

于上前熹遂去以抑賞故怨汝愚日深霄川劉弼者
嘗與侂胄同知閤門事頗以知書自負方議內禪時
弼亦與聞內懷不平至是言侂胄謀傾汝愚以內批
除所知劉德秀楊大法劉三傑為臺諫又謀於京鏜
汝愚罷相又設偽學之目以網括汝愚及熹門下士
用何澹胡紘為言官汝愚謫永州慮他日復用密諭
衡守錢鍪圖之汝愚抵衡暴卒時臺諫迎合侂胄意
以攻偽學為言然惮清議不欲顯斥熹以陳賈嘗攻
熹召除賈兵部侍郎未至亟除沈繼祖臺察繼祖誣

熹十罪落職罷祠三年劉三傑入對言前日偽黨今
變而為逆黨侂胄即日除為右正言而坐偽黨得罪
者六十人王沇姚愈以論偽學得遷官施康年陳讜
鄧友龍林采皆以攻偽學久居言路而張釜張巖程
松率由此秉政四年侂胄進太保封平原郡王布衣
呂祖泰上書請誅侂胄決杖流欽州鐘死侂胄亦稍
厭前事張孝伯以為不弛黨禁後恐不免報復之禍
侂胄以為然追復汝愚朱熹職名留正周必大亦復
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黨禁寖解嘉泰二年拜

太師時侂胄以勢利蠱士大夫之心薛叔似辛棄疾
皆起廢顯用或勸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於是
恢復之議興以吳曦為州都統識者言曦王西師必
叛侂胄不省也開禧改元詔中外諸將密為行軍之
計武學生華岳叩閽乞斬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
下諫議大夫李大異亦論止開邊岳下大理劾罪編
置大異斥去陳自強及鄧友龍相繼援故事乞命侂
胄兼領平章遂除平章軍國事侂胄暱蘇師旦為腹
心甚者假作御筆升黜將帥于是左司諫易袚大理

少卿陳景俊太學博士錢廷玉皆起恢復之計侂胄
既喪師始覺為師旦所誤謫之韶州已而金人渡淮
攻廬和真揚取安豐濠又攻襄陽至棗陽乃以丘崈
僉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軍馬論丘崈募人持書幣
赴敵營謂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所為非朝
廷意侂胄連遣方信孺使北請和以林拱辰為通謝
使金人欲縛送首議用兵之臣侂胄大怒和議遂輟
復鋭意用兵中外憂懼禮部侍郎史彌遠謀誅侂胄
楊皇后素怨之亦從中力請乃得密旨彌遠以告參

知政事錢象祖李壁尋令夏震阿止于途擁至玉津園帝乃下詔暴其罪極殺之陳自强等遞貶金人求侂胄首乃斵棺取其首併師旦首函送之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籍其家多乘輿服御之飾侂胄娶憲聖吳皇后姪女無子取魯適子爲後名珍削籍流沙門島云

史彌遠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中以蔭至宣義郎第進士爲大理司直慶元二年改諸王宮大小學教授

輪對乞旌廉潔之士開禧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衄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力陳危迫之勢侂胄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兼太子詹事遣使請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關牙二關濠州來歸彌遠疏便宜謂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嘉定元年拜右丞相以母憂歸起復彌遠雪趙汝愚之冤乞褒贈賜謚蠲正誣史一時僞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歿或褒贈易名或錄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寧宗屬擁立理宗紹定六年拜太師卒追封衛王謚忠獻彌遠相寧宗十有七年迫廢濟王立理宗又獨相九年濟王不得其死彌遠用李知孝梁成大等爲鷹犬比時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理宗德其立已寵任終其身猶優其子孫云

賈似道

賈似道字師憲台州人少落魄游博以父涉蔭補嘉興司倉會其姊入宮有寵于理宗爲貴妃遂詔赴廷對擢大常丞軍器監益恃寵不檢理宗嘗夜憑高望

西湖中燈火異常時語左右曰此必似道也明日詢之果然自端平初孟珙帥師會元兵滅金約以陳蔡爲界師未還用趙范謀發兵據殽函絕河津取中原地爲元兵所敗遂起兵端開慶初元兵攻鄂州又分兵踪廣西破湖南傳檄數宋背盟理宗大懼乃以趙葵軍信州禦廣兵以似道軍漢陽援鄂即軍中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鄂城告急死傷者萬三千人似道私遣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元將忽必烈不許會元有內難似道私遣京復請許之鄂圍遂解留張傑

閫班以偏師侯湖南兵明年爲景定元年傑作浮梁
新生磯與湖南兵同濟而北似道用劉整計攻斷浮
梁殺殿兵百七十人上表以肅清聞帝以其有再造
功召入朝拜少師久而元遣使郝經等持書申好息
兵且徵歲幣似道方令館客廖瑩中翁應龍等撰福華編稱
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似道密令淮東制置
司拘之眞州不令入見似道逾年加太傅似道既秉
政頗乘功脩怨結臺諫何夢然孫附鳳桂錫孫多所
彈擊初似道在漢陽丞相吳潛奏之黃州而分曹世

雄等兵屬江閫似道銜潛中以事連貶循州以死高
達在閫中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譏之曰巍巾者
何能爲哉似道屢讒于帝欲誅達曹世雄向士璧在
軍中事不關白亦以侵盜邊費貶遠州似道假會計
以汚蔑諸閫如趙葵史巖之皆不免劉整亦因是懼
禍以瀘州降于元似道權傾中外置公田以罷和糴
民因之破家者甚衆知平江包恢督買田至以肉刑
從事復以楮賤作銀關銀關行物價益踴楮益賤五
年彗出柳臺諫帝亦皆上書言公田不便民間愁怨

所致似道奏辨甚力建寧府教授謝枋得摘似道政
事爲策問竄興國軍太學生蕭規葉李等上書言似
道專政悉鯨配之後又行推排法江南尺寸地皆有
稅而民力弊矣理宗崩度宗又其所立每朝必答拜
稱爲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咸淳元年穆陵
甫畢事即棄官去使呂文德報北兵攻下沱急朝中
大駭度宗與太后手詔起之然下沱之報實無兵也
賜第葛嶺政無大小悉決于堂吏翁應龍及廖瑩中
宰執充位署紙尾而已李芾文天祥陳文龍陸達杜

淵張仲微謝章皆小忤意輒斥趙溍輩爭獻寶玉陳奕至
以兄事其玉工陳振民以求進時襄陽圍已急似道
惟坐葛嶺起樓閣取宮人娼尼有美色者爲妾日事
淫樂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八年明堂
禮成祀景靈宮天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嬪
之父顯祖爲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遙
輦還宮帝曰平章云云顯祖紿曰平章已允乘逍遙
輦矣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爲大禮使陛下舉動不
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留之不得乃罷顯

祖涕泣出貴嬪爲尼始還似道旣專恣日甚畏人議

巳務以權術駕馭不愛官爵牢籠一時名士又加太

學餐錢寬科場恩例以小利啗之由是言路斷絕威

福肆行自臨襄陽以來似道每請出督而陰事臺諫

疏留呂文煥以急告似道復申請之監察御史陳堅

等謂師臣宜居中以運天下乃就中書置機速房調

邊事文煥以襄陽降于元踰月似道始以聞度宗崩

元兵破鄂太學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

不得巳始開都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

宋　卷二十五　一五二

整死似道欣然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至蕪湖

俾宋京如元軍請輸歲幣稱臣如開慶約不從夏貴

自合肥以師來會袖中出編書示似道曰宋曆三百

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巳時孫虎臣戰失利夏貴還守

淮西似道與虎臣以單舸奔揚州明日敗兵蔽江而

下似道招之皆不至有爲惡語慢罵之者陳宜中請

誅似道七月王爚入見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

如似道之烈者始徙之婺州婺人聞似道將至率衆

爲露布以逐之監察御史孫嶸叟等又言之徙建寧

侍御史陳文龍等又言之始謫高州團練使循州安

置籍其家福王與芮素恨似道募有能殺似道者遂

之旣所有縣尉鄭虎臣欣然請行虎臣每名斥似道

輕輸蓋㨾行秋日中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似道至

古寺中壁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吳丞

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八月至漳州木綿菴虎

臣屢諷之自殺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虎臣曰吾爲

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杖殺之

宋　卷二十五　一五三

眞德秀

眞德秀字景元後更景希浦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進士第授南劒州判官復中博學宏詞科入閩帥幕召爲太學正嘉定初遷博士累遷起居舍人請修墾田之政謂臣自揚之楚自楚之盱眙沃野無際陂湖相連民皆堅悍强忍此天賜吾國以屛障大江使强兵足食爲進取資也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謂劉爚曰吾徒急引去使廟堂

知世亦有不肯爲從官之人遂力請出爲秘閣修撰江東轉運副使江東旱蝗廣德太平爲甚留守憲司大講荒政進秩知泉州海賊作亂官軍敗衄親受方略擒之知隆興府母喪除知潭州惠政畢舉理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入見奏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奠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陛下不幸處人倫之變流聞四方所損非淺霅川之變非濟王本心上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上初御經筵德秀上進曰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給事中王塈繳章始駁德秀所主濟王贈典繼而殿中侍御史莫澤劾之諫議大夫朱端常又劾之監察御史梁成大又劾之旣歸修讀書記紹定四年改職與祠五年進徽猷閣知泉州迎者塞路彌遠歿上親政以顯謨閣待制知福州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復陳祈天永命之說端平二年已得疾拜參知政事三乞祠祿疾亟冠帶起坐

迄謝世猶神爽不亂遺表聞上震悼德秀立朝不滿十年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皆切當世要務自侂胄立僞學之名德秀晚出獨慨然以斯文自任黨禁旣開而正學遂明謚文忠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蒲江人年數歲日誦千餘言登進士第歷武學博士開禧元年召試學士院韓侂胄謀開邊了翁上言盍亦急於內脩補外乃知嘉定府又明年侂胄誅朝廷收召諸賢了翁預焉會史彌遠入相

專國事了翁祭其所爲力辭召命丁生父憂解官心
喪築室白鶴山下以所聞於輔廣李燔者開門授徒
由是蜀人盡知義理之學差知漢州又知眉州嘉定
四年擢潼川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常平等事遷
轉運判官上疏乞與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錫爵定
謚歷知潼川府十五年被召入對疏五事進兵部郎
中俄改司封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官轉對論江淮襄
蜀當分爲四重鎮爲聯絡守禦之計次論蜀邊墾田
及實錄闕文等事皆下其章中書累遷秘書監尋爲

起居舍人寧宗崩理宗自宗室入即位時事忽異了
翁憂成疾三疏求閒不得請遷起居郎明年改元寶
慶雷發非時上有朕心終夕不安之語了翁入對郎
論人主之心義理所安是之謂天非此心之外別有
所謂天地神明也又論講學不明風俗浮淺立朝無
犯顏敢諫之忠臨難無仗節死義之勇屬濟王竑削
以死了翁每見上論厚倫紀以弭人言右正言李知
孝劾胡夢昱竄嶺表了翁出關餞別遂指了翁倡爲
異論將擊之諫議大夫朱端常遂劾了翁靖州居住

紹定四年復職奉祠尋知遂寧府辭不拜彌遠卒上
親庶政進華文閣待制遂應詔上章論十弊上因民
望與眞德秀並召以爲權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入
對首乞明君子小人之辨以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
密院事督視京湖軍馬會江淮督府曾從龍以憂畏
卒併以江淮付了翁召爲僉書樞密院事赴闕奏事
時以疾辭尋改資政殿學士湖南安撫知潭州復力
辭詔予祠未幾改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嘉熙元年
改知福州福建安撫使累乞骸骨不允疾革口授遺
表聞上震悼謚文靖

喬行簡

喬行簡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祖謙登進士第歷兼
侍講理宗即位貽書丞相史彌遠請法孝宗行三年
喪應詔上疏求賢求言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
端平元年金亡朝議收復三京行簡在告上疏曰臣
不憂出師之無功而憂事力之不可繼不聽師果敗
績三年拜右丞相言三京撓敗之餘事與前異但當
益脩戰守之備襄陽失守請急收復或又陳進取之

許行簡奏今內外事勢可憂而不可恃嘉熙中拜平章軍國重事告老卒於家年八十六

李宗勉

李宗勉字強父富陽人第進士紹定初累遷監察御史時方謀出師汴洛宗勉言今朝廷安恬以守禦猶不可而欲進取可乎已而洛師潰進兼殿中侍御史詔侍從兩省臺諫條陳邊事宗勉率合臺奏蜀之四路已失其二成都隔絕莫知存亡襄漢昨失九郡今郢破荊門又破江陵孤城何以能立進工部侍郎加

兼給事中復上疏言陛下不聞減退宮女而嬪嬙已溢於昔時不聞裁節功臣而節鉞先加於外戚史嵩之開督府力主和議宗勉言所主在和則凡有機會可乘不無退縮之意及拜左丞相兼樞密使守法度抑僥倖時稱公清之相云致仕卒

董槐

董槐字庭直濠州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怒而嘻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乃益自推折學于永嘉葉師雍聞輔廣嘗從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嘉定二年登進士第歷左司郎官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至邕州上守禦七策又與交趾約五事寶祐二年進參知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荊襄制置使李曾伯往觀師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視乎上疏請行不許帝自鄉用槐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槐自以爲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爲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疏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嫉之者滋甚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羣臣無當意者丁大

全善爲佞帝寵貫之遣客私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大全度槐弗善已銜甚槐入見極言大全姦佞不可近曰陛下謂大全忠臣以爲姦不可與俱久陛下矣既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時大全亦論劾槐昔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于是大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後封許國公卒謚文清

程元鳳

程元鳳字申甫徽州人第進士淳祐初歷著作郎輪對指陳時事當國者以爲厲已旬外知饒州進江淮

荆湖福建廣南都大提點坑冶仍兼知饒州冶司歲有冬夏帳銀悉以補逋稅芝生治所擢監察御史丞相鄭清之爲臺官潛凱吳燧所論元鳳疏清之罪十二年以祖諱辭詔權以右補闕繫銜上疏剴切至謂禁士大夫之風俗當養士大夫之心術余晦以從父天錫恃恩妄作三學生伏闕上書司業蔡抗又力言之元鳳數其罪劾之寘衍中累遷叅知政事尋拜右丞相會丁大全謀奪相位元鳳力辭咸淳三年拜少傳以言罷致仕卒

吳潛

吳潛字毅夫淵之弟也舉進士第一歷尚書金部員外郎紹定四年都城大火潛疏致災之由又貽書丞相史彌遠遷淮西總領又告執政論用兵河南取之若易守之實難厥後入洛師潰失亡不貲如潛言知建康府江東安撫留守上疏論保蜀之方護襄之策防江之算備海之宜進取有甚難者三事端平初詔求直言潛陳九事迕時相罷奉祠累遷僉書樞密院事淳祐十一年入爲叅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明年以水災乞解機政提舉洞霄宮四年授沿海制置大使判慶元府以久任旬祠特進左丞相潛奏今鄂渚被兵湖南搔動推原禍根良由近年姦臣憸士設爲虛議迷國誤軍屬將立度宗爲皇太子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材忠王無陛下之福帝怒落職循州安置潛預知死日語人曰吾將逝矣撰遺表作詩頌端坐而逝景定三年五月也

葉夢鼎

葉夢鼎字鎮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於母

族以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官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明年輪對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内有伺隙之巨姦十一年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冤知贛州丁大全柄國欲挽夢鼎登朝卒辭謝之賈似道公田法夢鼎以爲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理宗崩進叅知政事咸淳三年再召進右丞相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恩不已出謂省部吏

數人枋其姓名於朝夢鼎怒曰吾斷不爲陳自强耶

求去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九年授

少傅右丞相嗣升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

廉耻事大死生事小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

恭帝初即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益王即位召爲

少師航海逆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而還二年卒

馬廷鸞

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登淳祐七年進士第歷官太

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

宋臣用事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欲鈎致之廷

鸞不爲動試策稍及大全及當輪對大全私謂王持

厔往瞯焉廷鸞素厚持厔凡同館不虞其諜也密露

大意持厔紿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爲後圖乎廷鸞

曰此微臣千一之遇其何敢不力持厔乃告大全及

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翌日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

臣遺入廟上宗奏稾雖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開

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爲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王

府教授進中書舍人多所繳駁遷禮部侍郎度宗登

極累遷右丞相兼樞密使咸淳八年九疏乞罷政廷

鸞見文法密切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故升陟猶

越拘攣賞似道頗疑與己黜堂吏以泄憤及辭相位

帝慰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

事方殷癰疽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羣

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

永圖臣死且瞑目端宗即位召不至居家十七年而

卒

陳貴誼

陳貴誼字正甫福清人慶元五年進士後又中博學

宏詞科登太學博士時議更楮幣法貴誼轉對言楮

券之令使名惡復逆遂將作監丞兼魏惠憲王府小

學教授轉對謂言路雖開觸犯忌諱者指爲好名切

劘時政者指爲玩令淵遠益不樂授禮部郎官屬金

人大擾淮蜀貴誼又指陳時弊淵遠諷言者論罷主

管崇禧觀理宗即位累遷至參知政事出師汴洛時

貴誼已移疾猶上疏力爭五上章乞致仕卒

從與之

崔與之字正子廣州人遊太學第進士廣之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歷遷廣西提點刑獄召爲金部員外郎金人南遷於汴特授直寶謨閣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宣引入內親遣之既至浚城濠創五砦金人不敢深入山東李全以衆來歸與之移書宰相謂自昔召外兵以集事者必有後憂宰相欲圖邊功都統劉琸承密劄取泗州兵渡淮而後牒報琸全軍覆没與之憂憤馳書告宰相以備敵知成都府本路安撫時安丙握蜀兵久每忌蜀帥之自東南來者

至是獨推誠相與丙卒詔盡護西蜀之師金人自是不敢窺與元以疾乞歸理宗數召皆力辭俄授廣東經畧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拜參知政事拜右丞相皆力辭乃訪以政事及人才嘗言與之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力辭致仕卒時年八十二

王居安

王居安字資道黃巖人始名居敬字簡卿避祧廟嫌易之第進士歷官太學博士已而遷校書郎居安援故事乞召試忤執政御史迎意劾與祠踰年召爲編脩官韓侂冑之誅居安實贊其決翌日擢右司諫首論陳自强自一縣丞超遷徑至宰輔奸險附麗黷亂國經乞追責遠竄又劾吳曦姻郭倪郭僎貪黷忝天下快之遷起居郎兼崇政殿說書爲諫官才十有八日言臣爲陛下耳目官諫疏未乾乃以迕權要徙他職不得其言則去寧宗爲改容中丞雷孝友論其越職奪一官去太學生舉幡乞留踰年復官知太平州歷知隆興府盜起郴里風峒羅世傳爲之倡執[illegible]

居安密爲方畧遣兵合圍之世傳自經死斬其首以徇羣盜次第平理宗即位移知福州盜寇起寧化居安以書諭汀守曰土瘠民貧業于鹽可盡禁耶部使者遣左翼軍將卻起提兵往軍潰命居安專任招捕募軍校劉華丘銳授以計盡賊知帥有撫納意即引退而據守險隘欲出不意爲已功賊知其謀敗降約而建劍諸郡並江西嘯聚蜂起矣居安議不合嘆曰吾可復求焦頭爛額功耶即拜疏歸卒

劉宰

劉宰字平國金壇人紹熙初第進士再調眞州司法
部仕者非爲學不讀周惇頤程顥等書才得考試宰
喟然曰平生所學者何首可斷此狀不可得投泰興
令免丧至京韓侂冑方謀用兵宰啓鄧友龍薛叔似
極言輕挑兵端爲國深害尋告歸理宗立以爲籍田
令屢辭遷大常丞郡守以朝命趣行不得已勉就道
至吳門拜疏徑歸一時舉望收召畧盡所不能致者
宰與崔與之耳又以直敷文閣知寧國府皆不拜卒

洪咨夔

洪咨夔字舜俞於潛人第進士復應博學宏詞科崔
與之帥淮東辟置幕府帥成都奏授籍田令通判成
都府及爲制置使首檄咨夔自近辭不受尋知龍州
毀鄧艾祠更祠諸葛亮遷金部員外郎會詔求直言
其父見其疏曰吾能吃茄子飯汝無憂史彌遠讀至
濟王之死非陛下本心大恚擲于地彌遠死以禮部
員外郎召入見論君子小人之分翌日與王遂並拜
監察御史上疏中書之敝端首乞罷樞密使薛極以
屬六臣之飾章三上卒出之其他得罪請議者相繼
劾去京湖以完顏守緒骨來獻時相侈大其事咨夔
曰第當以金亡告九廟會王定入臺察力詆蔣重珍
咨夔乃按定欲親善良乞罷之越二月左遷定而擢
咨夔中書舍人咨夔乞擇宗室子養之併爲濟王立
後擢給事中史嵩之入相進刑部尚書求去愈力加
端明殿學士卒

袁甫

袁甫字廣微燮之子嘉定七年進士第一歷校書郎
出通判湖州知徽州父憂服除知衢州連値水旱發

廪賑恤理宗親政遷秘書少監入見奏剛之一字最
切于陛下時相鄭清之以國用不足履畝使輸券甫
奏其害時朝廷以邊事爲憂史嵩之帥江西力主和
議甫奏嵩之主和其父彌忠貽戒其輕易今朝廷甘
心用父子異心之臣不報乞歸適出知江州王遂抗
疏力爭帝曰本以授其兄袁肅報行誤耳翌日乃與
肅江州而殿中侍御史徐清叟復論甫贓六十萬湯
巾等又爭之清叟亦悔未幾改知婺州不拜嘉熙元
年遷中書舍人入見奏議和恐誤事時清叟與甫並

召而清叟未至甫奏今人物眇然有如清叟宜在朝
廷邊遽日至條十事權兵部尚書卒

王遂

王遂字去非一字頴叔鄱之玄孫後爲金壇人登進
士第歷官幹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寇擾知
邵武軍兼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
之人即遣金爲歸資從者如市累遷監察御史疏奏
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
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
大莫澤肆無忌憚者又言君德必純乎剛知隆興府
召赴闕授權工部尚書遂與同甲劉宰素同志遂宗
平江宰贈之言

張處

張處字子宓慈溪人慶元二年進士歷國子博士時
以旱求言即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
以來蓋有爲祖宗所不敢爲者兩遷秘書郎著作佐
郎權部官轉對言邊事有二病議論病雜體統病分
端平初召爲國子司業兼侍講以禮記月令進請至
獄訟必端平之語因敷暢厥旨權工部侍郎兼國子
祭酒命下卒

徐僑

徐僑字崇甫義烏人淳熙十四年第進士上饒主簿
登朱熹之門歷江東提點刑獄以迕史彌遠劾罷端
平初與諸賢俱被召遷秘書少監太常少卿趣入覲
帝數慰諭之顧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
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爲貧僑曰
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材盜賊
並起帑藏空虛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賜金帛甚厚
僑同辭不受侍講開陳友愛大義用是復皇子竑爵
請從祀周敦頤程顥程頤張栻朱熹以趙汝愚侑食
皆如其請迕丞相意力丐休致奉祠卒

吳昌裔

吳昌裔字季永中江人蚤孤與兄泳痛自植立得程
頤張栻朱熹書輒研繹不倦第進士調漢陽守請發
得熹之學往從之歷通判眉州著苦言十篇慮蜀甚
悉端平初爲軍器監簿遷改太常少卿首陳六事危

君臣之綱兄弟之倫舉世以爲大戒而不敢言者皆痛陳之至于邊臣玩令賞罰無章尤拳拳焉拜監察御史冬雷春大雨雪昌裔指齋宮秉燭草疏凡上躬缺失宮庭燕私府第除授皆以爲言又歷言三邊之事且援靖康之弊痛哭言之出爲大理少卿參政李鳴復讒之以權工部侍郎出參贊泗州宣撫司軍事人曰此李綱救太原也昌裔曰君命也不可不亟行出關中道病甚帝聞之授秘閣修撰改知嘉興府累辭自宮祠起知婺州卒

趙葵

趙葵字南仲方之子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罷之聘鄭淸之全子才爲師又遣從南康李燔爲有用之學葵每聞警報與諸將皆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之咸盡死力屢以此獲捷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圍棗陽方帥攻葵往戰敗走之十三年方遣葵及都統扈再興逆金人至高頭奮擊殲之既日進次鄧州金人阻洮河以拒葵麾軍進揚儀諸將繼至與戰又大破之累功補承務郎知棗陽軍方卒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參議官寶慶元年范知揚州乞調葵以强勇雄邊軍五千屯寶應備賊坐言者奉祠三年起將作監丞紹定初出知滁州初李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及是全將入浙西告糴葵上書丞相史彌遠葵母疾謁告省侍不得封服雜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允卒哭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彌遠曰李全決非忠孝子又言於朝詞甚激切彌遠意未決參知政事力贊之乃加葵直寶章閣淮東提點刑獄兼

州范刻日約葵與帥步騎王鑑扈斌胡顯等將葵兼參議官全攻揚州東門葵親出戰賊將張呼城門請葵出及出全在隔壕立彎弓抽矢向葵而去自是數戰皆捷四年正月遂殺全端平元年金亡朝議收復三京葵上疏請出戰乃授葵權兵部尚書知應天府南京留守兼淮東制置使時以趙范知開封府東京留守全子才知河南府西京留守子才既入汴葵亦取泗州趨汴會之遂遣將范用吉及楊誼等攻洛陽降其城忽元兵南下發水師衆多溺死

師大潰葵與子才棄汴歸范上表劾之淳祐二年賜
進士出身同知樞密院事數月罷知潭州三年葬母
乞終服不允四年授同知樞密院事九年授右丞相
兼樞密使致仕丹次小孤山卒年八十一是夕五洲
星隕如箕初葵與兄范師淮時全子才劉子澄在幕
子才嘗入朝稟議而入洛之師實由二人造詞概復
以誑廟堂與帥府也范字武仲少從父軍中嘉定中
與弟葵屢敗金兵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時彭義斌
使總領張士顯見范議合謀討李全范言於制置使

趙善湘不報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事
安靖之福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爲書謝廟堂且決
之曰諺曰護家之狗盜賊所惡彌遠得書爲之動心
寶慶二年知池州繼兼江東提舉常平彌遠訪將才
於葵葵以范對朝廷乃召范稟議復令知池州紹定
元年知鎮江府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又與葵並
又復爲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范又遺善湘書曰
今日與宗社同休戚者在內惟丞相在外惟制使與
范及弟葵耳賊若得志四家必無存理遂夾全進兵

部侍郎全子才與葵議收復三京兼江淮制置使入
洛師潰乃改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范倚王
旻樊文彬李伯淵黃國弼數人爲腹心朝夕狎昵
無上下之序于是北軍王旻內叛李伯淵繼之言者
劾降三官落職已而知靜江府卒於家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第進士歷官知樂平縣楊石二少年爲民害簡眞獄中論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邑人以訟爲耻紹熙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會趙汝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言汝愚之忠遣斥嘉定元年歷著作郎入對答問往復漏過八刻上目送久之求外補知溫州鋤家第宅障官河即日撤之城中謹蹈名楊公河在郡廉儉民愛之如父母

敬盤縣事之理宗即位進直學士致仕卒

汪綱

汪綱字仲舉黟縣人侍御史義和之子淳熙十四年中銓試知蘭溪縣決擿如神歷知高郵軍范仲淹築堰以障鹵歲久皆壞綱增修之知婺州改提點浙東刑獄禱雨龍瑞宮有物蛇蜒朱色盤旋壇上者三日雷雨大至歲以大熟知紹興府諸暨瀕海而詭十六鄉瀕湖以綱言湖田始復郡備緡錢三萬募脩築而海田始固紹定元年召赴行在權戶部侍郎致仕卒越人聞之有相率哭於寺觀者

蔣重珍

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末舉進士第一歷僉判寧國軍理宗召入對論苞苴盛行民罹其害遷秘書省正字校書郎添差通判鎮江府辭會行都火應詔其畧曰臣欲陛下親攬大柄盡破私恩他日星變求言復申前說進爲君難六箴召爲秘書郎端平初入對上五事兼崇政殿說書戒家事勿以白務積精神以寤上意闕洛師大衂謀復舉重珍言取敗而欲勝之難忿忿不平而成忿氣不平而成愁生靈之命豈可

數忿愁用哉兼國史院編脩官除集英殿脩撰知安吉州致仕卒

傅伯成

傅伯成字景初航祭伯成少從朱熹學登進士第歷官知連江縣有惠政慶元初擢至太府寺丞屢論事不合出知漳州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揣尚稱相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歲月既久罅漏寖多有安且夕猶懼覆敗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未

也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往唁或以爲偶然者伯[illegible]
正色謂官師相規時也以爲偶然乎丞相色動出爲
潮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illegible]
秉信權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罷之嘉定中歷拜左
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事皆軍國大義或致史彌遠
意令有所彈劾沮引共政伯成謝曰吾豈傾人以爲
利哉致仕于祠寶慶初與楊簡同召以老病辭聞大
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歎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
之竄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
一言誰當言者疏入不報常慕尸諫草既畢朝服而逝

年八十四

唐璘

唐璘字伯玉古田人遊太學嘉定十年第進士時臺
臣李安行奏次對官不許論邊事璘對策極詆之歷
官知晉陵縣端平中擢監察御史疏奏天變而至於
怨氏怨而幾於離理宗爲改容又請號召士豪經理
荊襄亟擇帥臣安集淮西帝嘉納問邊事甚悉再疏
鄭清之妄庸誤國子士昌招權納賄鄭性之懦而多
私黨庇奸庸李鳴復甘心諂鄭損得薦入朝又結黨
寅午得登政府會杜範亦論鳴復不行而範去璘疏
力句外知嘉興府時邊事急知廣州廣東經略安撫
使明年上章乞致仕帝思見之亟命入奏擢太常少
卿尋丁內艱璘居喪哀毀不食久之疾革卒

黃師雍

黃師雍字子敬福州人少從黃幹學入太學寶慶二
年第進士爲楚州官屬秩滿耻出史彌遠門不往見
調婺州教授李宗勉趙必愿趙汝談皆薦之宗勉在
政府力言于丞相喬行簡師雍以書見行簡勸其告

老行簡不悅行簡罷宗勉與史嵩之入相召師雍爲
秘書郎至而宗勉卒嵩之延師雍客示相親意師雍不
[illegible]博士劉應起疏論嵩之師雍與應起相善嵩之疑
御史梅杞擊師雍差知興化軍旋奪之及應起爲監
察御史師雍尋亦還監察御史首疏嵩之之黨金淵
寀之再疏趙綸項容孫史肯之皆斥去嵩之之終喪
也正言李昴英殿中侍御史章琰列疏請竄斥師雍
亦上疏論列未幾昴英劾臨安尹趙與籌及執政章

亦劾執致帝怒二人鄭寀乘間劾之師雍獨擊萊閫
乃與鶯腹心也寀復薦周坦葉大有入臺日排擊善
類江萬里吳潛皆不免而陳垓爲監察御史與寀坦
等合爲一師雍獨立師雍與丞相鄭清之故同舍生
劾劉用行魏峴皆清之親故清之不樂坦嘗曰吾得
所以去之矣遣其婿日造清之妻譖曰彼未用行峴
乃去丞相之漸也帝將以師雍爲侍御史清之日加
此則臣不可留遷起居舍人兼侍講卽見句上清之
卒起還禮部侍郎命下卒

程公許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潁叙州人嘉定中第進士歷
崇寧縣有惠政差通判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
蜀中制置使桂如淵遁三川震動朝廷擢李𡌴代之
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戶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
許盡力佐之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嘉熙
元年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掀爲鄒説禁錮
言者公許應詔曰陛下宜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爲心
而恭酌於漢文帝待厲王竟爲峴劾去李宗勉入相
以著作佐郎召淳祐元年遷秘書少監輪對言蜀事
十條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爲右正言濮斗南論罷過
處二年召赴行在屬史嵩之以父憂去位經營起復
公許客東韓祥嫩殿中侍御史王贊奏寢召命擢中
書舍人右史徐元杰暴亡趙與𥲅奏乞置獄天府公
許繳奏與𥲅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鄭清之以
少保奉祠侍講經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公
許繳奏士昌罪重自繳士昌之命清之日夜于經筵
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趙
首疏劾公許諫議大夫鄭寀又劾之清之再相公許
居湖州者四年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爲文字官清
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屢
辭弗獲入對疏時弊七事薦知名士二十九人時罷
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許奏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
教化也清之益不樂授寶殿中侍御史陳垓以劾公
許吳潛奏留之徐清叟上疏論垓太學生劉黻等百
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繼之而公許已死矣遂
龍圖學士致仕

危積

危積字逢吉臨川人舊名科第進士孝宗爲吏之歷諸王宮教授嘉定九年新學成改充博士累升著作郎積始進對論和戰守利害而請專意於守柴中行去國積賦詩送之迕史彌遠出知潮州尋以通徐僑書論罷與祠久之知漳州漳俗不葬往往棲寄僧剎積命營高燥地爲義塚二久之提舉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爲眞率會卒年七十四弟和字祥仲亦登第歷知德興有惠政

呂午

呂午字伯可歙縣人第進士歷當塗縣丞陳貴誼守太平屬午安集淮南流民江東提舉徐僑辟爲幹屬既而僑迕史彌遠以言罷午後知餘杭縣亦以言罷旋差知龍陽縣遷至六府寺簿拜監察御史理宗親擢也鄭淸之喪師午疏論邊閫角立當協心釋嫌遷宗正少卿出知泉州奉祠已而兼崇政殿說書史嵩之雅不欲午在經筵以午嘗劾王瓚姻家史洽遂以瓚爲右正言午即治裝去上手詔趣留議論愈不合閒居一紀卒年七十七子抗

史彌鞏

史彌鞏字南叔彌遠從弟也入太學升上舍時彌遠柄國淹抑十載嘉定十年始登進士第端平初入監都進奏院轉對嘉熙元年都城火應詔上書謂脩省未至者五且及濟邸冤出提點江東刑獄饒信南康三郡大侵謂賑荒在得人召爲司封郎中以兄子嵩之入相引嫌丐祠卒年八十五子長肯之終刑部郎官能之有之胄之俱進士肯之子蒙卿亦進士

陳塤

陳塤字和仲鄞人試江東轉運司第一試禮部復第一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調黃州教授喪父幾瘠考亭禮行之忽嘆曰俗學不足學乃師事楊簡理宗詔求言塤上封事召爲太學錄遷太學博士王宗正寺簿都城火塤步往玉牒所盡藏玉牒于石室李全在楚州有異志塤以書告彌遠不納未幾賈貴妃入內塤又言乞去君側之蠱媚以正〻王德彌遠召塤問之曰吾姆始好名邪塤曰好名孟〻子所不取也夫求士於

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
好名耳力句去添差通判嘉興府彌遠卒召為樞密
院編脩官入對首言天下安危在宰相憑浙西提點
刑獄安吉州俞垓與丞相李宗勉連姻恃勢黷貨類
親投臨之弓手戕爾以獲潛丙功為副尉宗勉猶之
為腹心盜橫貪害境至爾閩風而去貽書宗勉曰[illegible]
治福所以報丞相也知溫州未上以言罷忽臥疾戒
其子抽架上書占之得呂祖謙文集其墓誌曰植[illegible]
生于丁巳歲沒于辛丑歲塤曰異哉我生于慶元丁

巳今歲在辛丑吾死矣子蒙爭十八上書萬言論[illegible]
事吳子良奇之妻以女為太府寺主簿入對極言賈
似道為相時國政闕失為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謫
貶建昌軍簿錄其家惟青氈耳德祐初禮部侍郎召
趕乞放便以刑部侍郎召不赴卒

劉漢弼

劉漢弼字正甫上虞人嘉定九年第進士歷官監察御
史兼侍講以戶部侍郎致仕漢弼學明義利之辨疏其
以其純實不欺親擢言職首論給事中錢相巧于逢
合肆覩政地直學士院吳愈不稱其職罷去之又劾
中書舍人濮斗南左正言葉賁疏留中不出漢弼由是
去國既復以左司諫召首贊帝分別邪正以息衆疑
及為侍御史密奏曰自古未有一日無宰相之朝須
聽史嵩之終喪亟選賢臣早定相位帝乃命范鍾杜
範並相又論馬光祖奪情總賦淮東乃嵩之預為引
例之地感末疾未幾卒太學生蔡德潤等百七十人
伏闕上書以為暴卒而程公許著漢弼墓銘亦與徐
元杰並言

徐元杰

徐元杰字仁伯上饒人陳文蔚講書鉛山實朱熹門
徒師之後師事真德秀紹定五年進士及第嘉熙二
年為校書郎淳祐元年差知南劍州拜將作監時天
久不雨轉對極論脩省之實丞相之起復元杰輪對
言陛下為四海綱常之主非可使聞於鄰國[illegible]
申前議未幾下降御筆黜四不才臺諫起復之命遂
寢兼給事中五年六月朔以暴疾謁告特拜工部侍
郎隨乞納祿詔轉一官致仕夜四鼓卒元杰未死日

浙簡察院劉應起將以翌日奏事是夕餓熱大作詰朝不能造朝夜煩愈甚指爪忽裂以死太學諸生伏闕愬其中毒謂昔小人有傾君子者不過使之自死于蠻烟瘴雨之鄉今蠻烟瘴雨不在嶺海而在朝廷詔付臨安府逮醫者孫志寧及常所給使鞫治謚忠愍

王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遊淮間萬因生長濠州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初歷國子學錄明年添差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鄭清之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詔吳泳起草又以咨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恐亦不可令邊民生意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與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嘉熙元年差知台州乞祠去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羣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爲福建提點刑獄致仕卒嵩之罷相衆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賻給其家

徐鹿卿

徐鹿卿字德夫豐城人嘉定十六年進士調南安軍學教授辟福建安撫司幹辦公事都城火鹿卿應詔上封事言積陰之極其徵爲火指言惑嬖寵溺燕私用小人三事改知尤溪縣眞德秀守泉辟宰南安縣闕令赴都堂審察國子監主簿入對陳六事會右史方大宗編修劉克莊正字王邁以言事黜鹿卿贈以詩言者併劾之太學諸生作四賢詩知建昌軍移浙東提點刑獄加直秘閣兼提舉常平鹿卿言罷浮鹽經界鹺地先撤相家所築就捕者自言我相府人鹿卿曰行法必自貴近始卒論如法丞相史彌遠之弟通判溫州利韓世忠家寶玩藉之鹿卿奏削其官初鹿卿檄衢州推官馮惟說決婺獄大家不快其爲會總人居言路乃屬劾惟說州索印紙惟說笑曰是猶可以仕乎自題詩印紙而去衢州鄭逢辰以舉鹿卿以委使不當相繼自劾且共和其詩御史兼二人劾罷之後累擢皆辭淳祐二年以右司諫召辭丞相

杜範遺書乃出擢太常少卿歷兼權吏部侍郎時議使執政分治兵財鹿卿執議不可力匄祠召權兵部侍郎固辭上令丞相以書招之權給事中上存遇深篤而忌者滋多有擬為疏託鹿卿以傳播歷抵宰相至百執事鹿卿初不知也遂力辯上前因乞去致仕卒

胡穎

胡穎字叔獻潭州湘潭人幼聰敏趙范兄弟其諸舅也以穎已每加賞鑒中童子科復從兄顯學弓馬母曰汝家世儒業遂感勵告學尤精春秋紹定三年趙范辟

李全檄穎入幕全敗遣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歷官知平江府為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巨蛇驚動人吏潮皆信奉之穎檄僧歸蛇至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踰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穎在浙西擊王府有二人行刼穎悉斬之他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穎測意在浙獄答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

下穎奮力絕人趙方在襄陽每出師必命穎及子葵領精銳分道赴戰以功至檢校太尉

孟珙

孟珙字璞玉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團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必闞樊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越翌日諸軍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棗陽轉陣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曰吾父也急麾騎突陣遂脫宗政理宗即位特授忠翊郎襄

督府勤左右軍統制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海總之衆不安制置司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帖然紹定中歷京西兵馬鈐轄棗陽軍駐劄仍總三軍六年元將那顏倴盞追金主完顏守緒逼蔡檄珙戍鄧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將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剌瑗相犄角為金盡力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瑗遣其部曲馬天章奉書請降七月已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珙問仙虛實是夜壯士楊清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

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覘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
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珙料武仙將上岵山絕
頂窺伺令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設伏後遮
歸路已而仙衆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
衆失措枕藉崖谷復戰于銀葫蘆山軍又敗仙與五
六騎奔追之隱不見降其衆七萬人元遣宣撫王檝
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珙珙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珙
盡護諸將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珙遮其歸路擒八
汝河擒其偏裨八十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珙曰

競登大戰珙與倴盞分守稍骨還軍襄陽起權[illegible]
稟議授帶御器械二年授管侍衛馬軍司公事駐劄
黄州朝辭帝問和議對曰臣介胄之士當言戰不當
言和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衆謂無逾珙者乃
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破砦二十有四還民
二萬嘉熙元年知江陵府未幾授鄂州諸軍都統制
元大將忒沒解入漢陽口溫不花入淮甸蘄守張可
大舒州李士達委郡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合三郡
人馬糧械攻黄守王鑑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

軍民喜曰吾父來矣率全其城二年授樞密副都承
旨三年兼知鄂州前後遣將盡復諸州郡初詔珙襲
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饟得荊門然後可
以出奇兵由[illegible]峽授方略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珙
兄璟時爲湖北安撫副使調一軍迎拒元軍于峽州
弟璋選精兵駐澧州防施黔路遂復夔州拜寧武軍
節度使知夔州招集沿邊經戰之士號寧武軍令璋
領之黎守問師古言大理國請道黎雅入貢珙報大
理自通邕廣不宜取道川蜀御之珙大興屯田上[illegible]

因姑秦等禍勸淮東受兵樞密俾珙應援遣李得聘
精兵四千赴之元兵至三川珙下令分兵禦之[illegible]
宣諭四川道過珙珙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萬
石遣晉德帥師六千援蜀子之經爲策應司都統制
四年兼知江陵府珙至江陵登城歎曰江陵所恃三
海延修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于外有距城數十里
者珙身鎮江陵而兄璟帥武昌故事無兄弟同處一
路者乞歸田不允初珙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旻
軍亂鎮北亦潰乃厚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

通降款以所受告爲質珙白于朝不從珙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不克伸矣病革乞休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致仕卒于江陵珙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攜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以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幕中累功至大理少卿淮東制置副使進對言

願陛下視文武爲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理宗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至淳祐十六年間東西川民不聊生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播州冉氏兄弟璡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起聞玠賢詣府上謁刺入即出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居數月璡璞進計請徙合州城玠奏授官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棋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軍令又開屯田於成都蜀乃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與元兵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玠久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至斬之玠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姚世安[illegible]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弊遣都統金某往代[illegible]

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初聞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遂諭改師忠歷大理丞爲賈似道所殺

趙景緯

趙景緯字德父於潛人有志程朱之學葉味道謂之曰度正吾黨中第一人遂往見首誨以求放心爲本登進士第授江陰軍教授毋喪除以祿不逮養不復出作讀易庵懸齋山召爲史館檢閱累辭不許差知台州至郡取陳述古諭俗文書示諸邑進兼澄靖惠王府教授造朝以易進講曰惕厲秪懼乃天心之所存萃出于御應詔上封書兼史職轉對言辨義利之限知嘉興府辭仍乞奉祠不許咸淳元年至郡首以護根本正風俗爲先務權工部侍郎暫兼權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以禮記進講開陳敬恕之義知建寧府辭乃還家召爲中書舍人三辭不許予祠卒

李伯玉

李伯玉字純甫餘干人端平二年進士第二初名誠以犯理宗諱改焉歷官校書郎奏言臺評迎合上意論罷尤爚楊棟盧鉞三人忠衰不辨乞同罷帝不允監察御史陳垓逆劾罷之復奉祠度宗即位兼侍講賈似道嘗集百官議事忽厲聲曰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衆默然莫敢應伯玉答曰伯玉殿試第二平章不拔擢亦可至此帝以伯玉舊學進之臥內相對泣下欲用以參大政似道益忌之尋病卒

楊文仲

楊文仲字時發彭山人淳祐七年以胄試第一入太學九年又以公試第一升內舍時言路頗壅因季冬雷震首帥同舍叩閤極言時事有曰天本不怒人激之使怒寶祐初登進士第從父棟守婺州罷歸文仲徑問伊洛之學遷國子博士甸外添差通判台州故事守貳尚華侈正月望取燈民間吏以白文仲曰爲吾然一燈足矣添差通判楊州召爲宗學博士遷太常丞尋兼崇政殿說書帝以疾連不視朝文仲奏聲色之事若識得破元無可好盛夏建宗陽宮壞徙民居文仲疏諫丞相賈似道怒曰楊文仲多言出知衢州恭帝即位授工部侍郎尋兼給事中時丞相王爚陳宜中不協文仲上疏言事危且急矣二相荷以不協之故今日不戰明日不征後悔何及尋兼國子祭

涵元兵渡江朝士多棄去侍從班惟文仲一人詔旌在列不去二階文仲疾益甚旬餘卒而宋亡矣

歐陽守道

歐陽守道字公權一字迂父吉州人少孤無師自力於學淳祐元年第進士授雩都主簿調贛州司戶守江萬里作白鷺州書院首致守道爲諸生講說湖南轉運副使吳子良聘爲嶽麓書院副山長宗人新及子必泰先寓居長沙聞守道至往訪之初猶未識也既語相契守道即請于子良禮新爲嶽麓書院新卒

又薦必泰于當道子良代守道復還吉州萬里薦爲秘書省正字以言罷守道徒步出錢塘門唯書兩篋而已度宗立特旨與祠

劉黻

劉黻字聲伯樂清人淳祐十年試入太學時丁大全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闕上書貶南安軍安置及大全敗詔黻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俱罷去黻又率諸生上書又諫游幸以材署昭慶宮節度掌書記由學官試館職咸淳中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改正字父喪除累遷至試吏部尚書兼中書舍人以母憂去明年江上師潰丞相陳宜中起復黻爲端明殿學士不起及宜中謀擁二王由溫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將遜相位于是黻託宗祀于母弟遂起至羅浮卒其配林氏挈家蹈海未幾海上事亦瓦解矣

向士壁

向士壁字君玉常州人紹定五年進士歷通判平江

府屢罷屢起至直龍圖閣元兵犯蜀合州告急制置司檄赴援數立奇功知潭州升河南制置副使元將兀良哈得兵自交趾北還前鋒至城下士壁極力守禦閫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百人往覘之以易正大監其軍遇于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賈似道入相疾其功諷監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幕屬方元善者極力逢迎似道意士壁坐是死復拘其妻妾徵之其後元善改知吉水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壁

時輔佐亦遠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佐則死矣

汪立信

汪立信澈從孫也居六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歷通判建康府荊湖制置趙葵克本司參議官鄂州圍解似道惡闖外之臣與己分功乃行打筭法于諸路馬光祖代葵且素與葵隙遂迎合似道意立信時猶在幕力爭之時論謂立信長者而鄙同時方元善之諂向士壁爲險薄也衆遷知江陵府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

去八九似道得書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元兵大入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爲沿江制置使建信既受詔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即日上道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嘆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嘆曰吾今日死于宋土也扼吭而卒子麟內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

孫子秀

孫子秀字元實餘姚人紹定五年進士調吳縣主簿邑有妖人稱水仙太保子秀火其廬沈其人於太湖曰實汝水仙之名矣妖遂絕歷知金壇縣訪國初茅山書院故址新之通判慶元府衢州寇作木月城郭朝廷擇守屬子秀行子秀立保伍選用土豪擁衛山

縣令陳謙亨寓士周還淳等悍禦之以政最遷太常丞被論罷未幾遷金部郎中與丞相丁大全議不合去國差知吉州尋鐫罷時變倖朱熠凡三劾子秀賜慶元年爲浙西提點刑獄兼知常州浙東提點刑獄兼知婺州婺多勢家以爲厲已喉言者罷之度宗即位進太常少卿尋兼知臨安府以言罷起知婺州卒

陳仲微

陳仲微字致廣高安人其先居江州旌表義門嘉泰二年第進士調莆田尉襄山浮屠與郡學爭水利久

不夾仲微被法曲在浮居知贛州廷丞相賈似道監察御史舒有聞言罷久之起知惠州遷太府寺丞輪對言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啖天下之豪傑似道怒叉諷言者奪其官久之叙復咸淳末元兵陷樊城呂文煥以襄陽降國勢危甚仲微上封事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端宗即位海上拜吏部尚書崖山兵敗走安南越四年卒年七十二後其子文孫與安南王族人益稷降元鄉導南征安南王憤伐仲微墓斧其棺

曹友聞

曹友聞字允叔栗亭人彬十二世孫也少有大志與仲弟友諒不遠千里尋師取友登寶慶進士授綿竹尉累立戰功積官眉州防禦使弟萬差知同慶府沔關引兵扼仙人關諜聞元兵合西夏女眞回回吐蕃激寿軍五十餘萬大至友聞語萬衆寡不敵惟當乘高據險出奇匿伏以待之制置使趙彦呐不以爲然一日持小紅牌來速者七友聞親帥精兵三千人救虎帥敢死士五百人萬聞之玉鼓山隘口與友聞會內外兩軍皆殊死戰元兵益增四面圍繞友聞嘆曰此殆天乎吾有死而已於是殺所乘馬以示必死血戰愈厲與弟萬俱死軍盡沒元兵遂長驅入蜀先是紹定中有陳寅者知西和州元兵入蜀增至數十萬圍州城援不至城遂陷寅顧其妻杜氏曰若速自爲計杜厲聲曰安有生同君祿死不共王事者即登高堡自飲藥二子及婦俱死母傍寅斂而焚之迺朝服望闕焚香號泣再拜伏劍而死賓客二十八人俱死時推官賈子坤潼川人城陷子坤朝服與其家十二口死之其子仲武仲武子昌忠純孝同登進士純孝至朝散郎崖山師敗抱二女偕妻牟同蹈海死

劉銳

劉銳知文州端平三年元兵來攻銳與通判趙汝鄉相指死守幼子同哥才六歲俱死焉銳與二子登文王墓自刎死汝鄉宜城人詔立廟賜謚是年元兵犯金州通判褒桑拒戰不屈而死子永叔舉家死焉寨軍褒維之其弟也亦迎敵力戰而死褒潼川人與維之俱第進士又有漢州人何克通判黎州攝州事元

兵至被殺妻陳罵敵不絕口衆以石擊殺之

陳隆之

陳隆之爲四川制置使淳祐元年十一月成都被圍彌旬弗下部將田世顯乘夜開門元兵突入隆之舉家數百口皆死初紹興中有王忠植者本太行義士爲河東經畧安撫使金人圍慶陽急宣撫副使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械詣撒離喝殺之德祐中趙淮者爲淮東轉運使元兵至戰敗與其妾俱被執被殺

王翊

王翊守公輔鄂縣人寶慶元年進士吳曦嘗招之入幕及曦以蜀叛抗節不拜爲陳大義曦怒囚翊欲烹之曦誅而免嘉熙元年制置使丁黼辟爲參議官及元兵至黼敗死翊與司理王燦運司幹官李日宣募兵拒守兵入公署翊以朝服赴井死轉運副使蒲東卿亦死之元兵屠漢州權州事劉當可判官邵復録事參軍羅由司戶參軍趙崇啓知雒縣羅君文皆不屈而死復乃雍六世孫也元兵入眉州知丹陵縣馮仲煒死之取簡州簡守李大全死之卭守趙晨親率兵出戰力盡而死至重慶進士胡天啓負母而逃兵欲殺其母啓妻張哀號願以身代不聽卒殺之天啓與其妻呼天大罵於是夫婦同死至利州守將南永忠降統制呂達戰死隆慶教授鄭炳孫不從永忠降先縊殺妻女隨朝服自縊寶祐六年元兵掠吉平監守將楊禮周德榮死之掠長寧守將王佐父子俱死至閬州推官趙廣死之至遂州轉運使施擇善死之至順慶帥守段元鑑城守麾下劉淵殺之以降

陳元桂

陳元桂撫州人第進士累官知臨江軍開慶初元兵至元桂登城力疾督戰城陷罵敵以死有唐震者字景實會稽人歷浙西提刑官嘗忤賈似道免官咸淳十年起知饒州元兵至震發州民守城元兵使人入饒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風震降震叱之明年二月元兵大至都大提舉鄧益遁去震入府中玉芝堂有頃兵入不屈死之兄椿與家人俱死震客馮驥何新之驥後守獨松關新之守關之新壘皆戰死

張順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久受圍咸淳八年五月朝廷出重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命爲都統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園張俱智勇素諸將所服者貴先登順殿之乘風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軍布滿江面無隙可入乘鋭轉戰百二十里及收軍失張順浮屍逆流而上視之順也勃勃如生呂文煥力留張貴共守襄貴恃其驍勇欲還郢貴戰已困見執竟不屈死之明年文煥降元荊湖都統范天順

同貴入城者卽所守處縊死時有牛富者霍丘人爲侍衞馬軍司統制守樊城數射書襄城中遺呂文煥相與固守爲脣齒兩城凡六年不降富力居多樊城破富率死士巷戰力不支赴火死裨將王福亦赴火死邊居誼隨人官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元兵破之執守將數人呂文煥旣降居誼不從城將陷走還第伏劍而死又有司馬夢求者舉進士調江陵沙市監元兵至夢求望闕再拜自縊死時姚訔如常州以陳炤知兵時爲通判元伯顏麾兵破城南門訔死之炤率兵巷戰日中兵至死焉訔參知政事希得子也又有兵馬都監王安節者節度使堅之子也同姚訔守常州陷揮雙刀率死士巷戰傷被執不降乃殺之

劉師勇

劉師勇者廬州人常州被圍加和州防禦使助姚訔以守伯顏遣張彥招降師勇貴以大義絕遣范文虎來射走之潛師復取呂城城陷師勇戰且行歸從二少帝至海上憂憤縱酒卒

密佑

密佑廬州人咸淳十年爲江西都統十一月元兵至隆與劉槃兵敗乃嬰城自守黃萬石時移治撫州將遁罷佑不從乃調佑兵援槃且戒以勿戰未至隆興槃已降元師張榮實呂師夔提兵過撫州佑率衆逆之元兵圍之數重被執嘗罵萬石爲賣國小人遂死有朱立者淮人三世爲將從陳奕守黃州奕降元立潰圍出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置爲帳前都統制元兵界江西立迎戰被執時萬石降元立竟死之

馬暨

馬曁宿昌人一家父叔兄弟皆以忠勇為名將恭帝入燕曁因留静江總戎戍諸軍護經略司印守城元將平章阿里海牙攻廣西使人招降曁發弩射之曁與叅議官劉子薦及戍將黄文政協力守城城破曁率死士巷戰力傷被執殺之文政被執大詬不屈死不絕聲子為宗死之知静江鄒得遇亦投江死邑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麟以城降元獨曁部將婁鈐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城令所部人各擁火一炮然之外兵多驚死者火熄入視之灰燼無遺矣

張珏

張珏字君玉隴西人年十八從軍德祐元年知重慶府元合兵圍重慶二年十二月趙定應迎珏入重慶安撫王世昌自縊死趙安以書說珏降不聽安乃與帳下韓忠顯降珏率兵巷戰曹琦自經死珏至安西趙老庵亦經死琦蜀進士也有趙立者字德脩亦蜀入第進士以上書忤賈似道被謫至重慶則晉萬壽己降還至涪沉水死時制幕趙西泰亦自殺

宋列傳卷之二十九

江萬里

江萬里字子遠都昌人父燁始業儒大父璘鄉稱善人其隣史知縣者夸其能杖譁健士璘俛首不答歸語燁曰史故寒士今居官以杖士人自喜史氏且不昌汝其戒之是夕燁妻陳夢一貴人入其家曰以汝家有善言故來已而有娠生萬里少神雋有鋒穎遶舉於鄉入太學有文聲理宗在潛邸書其姓名几屏間以舍選出身歷尚書右郎兼侍講史嵩之罷相遷

還右正言殿中侍御史未及拜屬弟萬頃奉母歸南康旋聞母病萬里不俟報馳歸至祁門得訃而議者謂萬里母死秘不發喪坐閒十有二年後陸德輿當辨其非辜於帝前賈似道督兵辟為參謀官度宗即位進遷叅知政事似道以去要君帝呼為師相至涕泣拜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積懟怒謀逐之萬里四旬祠不俟報出關後數年自知太平州召拜叅知政事咸淳九年萬里年七十有六矣明年元兵渡江

萬里隱草野爲遊騎所執先是萬里闢襄樊失守鑿
池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警報至執門人
陳偉䲨手曰大勢不可支萬里竟赴止水死左右及
子鎬相繼投沼中積屍如疊鎬蓋蜀人王肅子爲後
者也城破時郴州守趙崇㮽寓城中亦死焉

文天祥

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水人美皙如玉顧眄燁
然弱冠理宗親拔進士第一開慶初元兵伐宋宦官
董宋臣說上遷都人莫敢議其非者天祥時入爲寧

海軍節度判官上書乞斬宋臣累以臺論罷除軍器
監兼權直學士院忤賈似道又諷臺臣張志立劾罷
之天祥既數斥援錢若水例致仕年三十七咸淳九
年起爲湖南提刑因見故相江萬里語及國事愀然
十年知贛州德祐初江上報急詔諭天下勤王天祥
捧詔涕泣遂起兵諸豪傑皆應有衆萬人事聞以江
西提刑安撫使詔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
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家貲爲軍器提兵至臨
安除知平江府時以丞相陳宜中未還朝不遣十月

宜中至始遣之是月天祥入平江元兵破常州入獨
松關宜中詔天祥棄平江守餘杭明年正月除知臨
安府未幾宋降元宜中與張世傑皆去仍除天祥樞
密使尋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如元軍請和與元丞相
伯顏抗論伯顏怒拘之偕宰執吳堅賈餘慶謝堂家
鉉翁劉岊至鎮江天祥與其客杜滸等十二人夜亡
入眞州苗再成出迎陳興復計時揚有脫歸兵言密
遣二丞相入眞州說降矣李庭芝在揚遂疑天祥使
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乃東入海道遇兵

伏環堵中得免端宗未立天祥上表勸進以觀文殿
學士侍讀召至福州拜右丞相尋以宜中等議不合
七月乃以同都督出江西遂行收兵入汀州元將李
恒兵猝至天祥引兵走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
妾子女皆見執孫㮚彭震龍張汴鞏信俱遇害繆朝
宗自縊死吳文炳林棟劉洙皆被執及蕭敬夫蕭燾
夫皆不免天祥收殘兵奔循州又明年三月進屯麗
江浦六月入船澳端宗崩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
乞入朝不許天祥惟一子與其母皆死十一月進屯

潮陽趨南嶺鄒鳯劉子俊又自江西起兵來元帥張
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被執
天祥吞腦子不死鄒鳯自頸死劉子俊陳龍復蕭明
哲蕭資皆死杜滸被執以憂死林琦張唐熊桂吳希
奭陳子全兵敗被獲俱死惟趙孟濚何時陳子敬遁
唐栻之後梟林之後滸範之從子也天祥見弘範不
拜弘範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張世傑
不可索之固乃書零丁洋詩與之人生自古誰無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至燕天祥不食八

日不死即復食丞相博羅欲殺之元主及諸臣皆不
可元主求才方急遣南官王積翁諭旨天祥曰國亡
吾分一死矣倘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積翁欲合
南官留夢炎謝昌元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夢炎
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何地事遂已天祥
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元主知不可屈議
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乃即刑天祥從
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俄有詔止之無
及矣數日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年四十七衣帶
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後徙隨之應
山縣又徙隨王旻爲守庭芝年十八告諸父曰王公
貪而不恤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强從之
未浹旬旻果爲部曲挾之以叛嘉熙末江防甚急庭
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珙請自效時四川有
警珙即以庭芝權建始縣淳祐初始去舉進士中第珙辟

幕中主管機宜文字珙卒棄官爲珙行三年喪咸淳
五年元兵圍襄陽急夏貴范文虎之兵連敗乃命庭
芝督師援襄陽范文虎日擕美妾走馬擊毬爲樂庭
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明年六月始一出師未
至鹿門中道遁去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
起庭芝制置兩淮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爲清河軍十
二月元兵破鄂庭芝遣兵勤王德祐元年春賈似道
兵潰于蕪湖庭芝率所部郡縣城守加參知政事元
將阿术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明年元伯顏兵

追臨安宋奉表降謝太后諭庭芝降者再庭芝發弩射使者時姜才亦在揚猶日出苦戰端宗立召爲少保右丞相庭芝以朱渙守揚與姜才將兵七千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渙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子至泰州城下禆將孫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不得死執至揚州被殺宋應龍者爲泰州認議官守孫良臣弟舜臣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許應龍請殺舜臣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提刑司認議稍一正置司高郵督戰被創没水死知興化縣胡拱辰城破亦死鎮江錄事恭軍陶居仁城陷被執曰願以死報朝廷遂見殺

姜才

姜才濠州人爲通判副都統號驍將賈似道出師才以兵屬孫虎臣爲先鋒諸將潰才亦收兵入揚州元兵日追謝太后詔諭降才發弩射却之恭帝北還丞瓜州才與庭芝泣涕撍將士出奪恭帝避去才進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端宗立以保康軍承宣使召才時庭芝亦赴召才與俱東至泰州將入海阿朮以兵追圍之阿朮怒錮之揚州才臨刑夏貴出其旁才切齒曰若見我寧不愧死邪有洪福者貴家僮也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福大罵數貴不忠請以南向死以明不背國

陸秀夫

陸秀夫字君實楚州人其父徙家鎮江景定元年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淮南辟幕中咸淳十年庭芝制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者惟秀夫數人不去二年正月以禮部侍郎使軍前請和不就而返與蘇劉義追從二少帝於溫州召陳宜中張世傑等皆至遂相與立端宗于福州每時節朝會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屬井澳風帝以驚疾崩群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天若未欲絶宋此豈不可爲國耶又相與立弟昺嗣帝位時宜中往占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祥興二年崖山兵敗秀夫走帝舟而世傑劉義各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脱杖劒驅妻子入海奏曰陛下當爲國死太皇太后辱已甚今不可再辱負帝赴海死年四十四

張世傑

張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江北盜起定興豪俠張柔聚族黨結隊伍慕義之士多從之世傑與焉金主以柔爲中都留守行元帥事柔使世傑戍杞世傑見金事日非元益强盛勸柔歸正柔怒斥之將得罪世傑來歸爲呂文德小校累功至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又以功轉十官度宗末呂文煥以襄陽降元命世傑將五千人守郢元兵不得前德祐元年世傑提所部兵入衛道復饒州乃入朝已而元兵至獨松關以世

傑爲保康軍節度使知平江元軍迫臨安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與天祥合兵背城一戰丞相陳宜中方遣人請和不可未幾和議亦沮元軍駐皐亭山世傑提兵趨定海與衆共立端宗帝崩奉帝昺嗣位拜樞密副使世傑以硐州不可居徙崖山封越國公祥興二年正月張弘範等兵至崖山世傑率蘇劉義方興大戰弘範者柔之子也弘範以世傑故父部曲嘗至海外呼世傑世傑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當爲主死闌收兵崖山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立之太后聞帝訃亦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五月四日世傑舟抵平章港颶風作世傑辦香祝天曰若天不欲吾復存趙氏則大風覆吾舟遂覆死焉

陳文龍

陳文龍字君賁興化人俊卿之後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初名子龍度宗爲易焉文龍雅爲丞相賈似道禮重拜監察御史先是臺中相承凡有建白皆呈稟似道始行文龍獨不呈稟襄陽久被困似道日恣淫樂不以加意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師無功僅

道庇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溍知建康黃萬石知隆興文龍皆極論之似道大怒出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元軍東下累遷參知政事未幾議降文龍乃疏乞歸養旣出國門而悔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卽帝位於福復以文龍參知政事漳州叛以爲閩廣宣撫使討之興化石手軍叛復命文龍爲知軍平之已而叛將王世強導元軍入廣建寧泉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以還使持書責世強剛中元兵來攻使其將

林華偵伺境上華即降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
降執文龍與其家人至軍中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
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乃械繫送杭州文龍去
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亦
死元兵既歸文龍之姪瓚復舉兵殺林華據興化未
幾復破瓚死之

徐宗仁

徐宗仁字求心永豐人淳祐十年進士歷國子監主
簿開慶元年伏闕上書曰今通國之所謂伏罰者不

過丁大全袁玠沈翥吳衍翁應弼張鎮石正則王立
愛高鑄之徒而首惡則董宋臣也知寧國府監察御
史鄭闓論罷德祐元年起權禮部尚書從端宗于海
上崖山兵敗赴水死同赴水死者樞密使高桂吏部
侍郎趙樵兵部侍郎茅湘俱死翰林學士劉鼎孫沆
海不死被執搒掠無完膚一夕得脫卒蹈海時湖南
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應崖山爲阿里
海崖所敗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元兵
襲之俱死有袁天與者不知何許人第進士丁父憂

未仕崖山宋亡人勸其退伏草莽爲自全計天與不
聽結義兵誓復州邑兵敗罵敵以死初與謝昌元趙
孟頫約同死國無何並食元祿獨天與踐其言一門
自盡只遺一子

李芾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進士靖
康中金人破汴升前捍其父並遇害曾祖椿徙衡州
遂爲衡人芾以蔭補官辟祁陽尉遂攝令縣大治知
數州政績聲聞咸淳元年知臨安府忤賈似道使臺

臣黃萬石劾罷之元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未
幾似道兵潰蕪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
時湖北郡皆已降元德祐元年七月至潭乃結溪峒
蠻爲聲援諸將劉孝忠等皆得其死力元右丞阿里
海牙分軍戍常德過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
陰興帥兵禦之於湘陰興戰死九月元軍圍城芾與
諸將分地而守殊死戰有來招降者殺之以徇十二
月城圍益急除夕元兵登城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
忠遺之金曰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女盡殺之而後

殺我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還家殺其妻子乃自刎同時守城湖南安撫司參議楊霆赴水死妻妾奔救之不及遂皆死幕屬茶陵顏應炎安仁陳億孫皆死芾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留汝以奉祀也其孫輔叔時亦親迎於溫皆得不死端宗悉詔入閩官之

尹穀

尹穀字耕叟長沙人宋詩詞賦取士季年惟閩浙賦擅四方穀與同郡邢天榮董景舒歐陽逢泰諸人爲賦體裁典雅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閩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縣辟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權知衡州需次于家元兵圍潭帥臣李芾禮以爲參謀授兵不至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扃戶縱火自焚

趙卯發

趙卯發字漢卿昌化人卯一作昴以上舍登第咸淳十年權通判池州元兵渡江池守王起宗棄官去卯發攝州事爲守禦計明年正月元兵且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詬其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氏曰君爲忠臣我獨不爲忠臣婦乎與雍盛服同縊從容堂卯發始爲此堂及兵至指其扁曰從容就義難此殆其兆也

高應松

高應松開慶元年進士歷翰林權直元兵自湧金門入舉朝奔竄從官留者九人應松其一也累遷僉書樞密院事從恭帝入燕絕粒不語越七月卒時有徐應鑣字巨翁江山人爲太學生與其子琦崧女元娘誓與焚太學故岳飛第有飛祠應鑣祝飛縱火自焚一僕未察報蕭僕壞壁入撲滅火不能死與其子女袂挾出倉卒莫知所之翌日得其屍祠前井中

林逢龍

林逢龍字慶雲平陽人弟廷龍字雷發俱爲太學生當理宗末元兵入侵逢龍上書陳戰守計不報咸淳中廷龍叩閽言事忤賈似道意歸鄉里德祐初元兵入溫州逢龍廷龍俱被執同日遇害

李成大

李成大字實夫建昌人廸之從子第進士知金壇縣德祐初元兵至與寄居官合山縣尉胡傳心陽春主簿潘大同弟璇冢主簿大本進士潘文孫潘應奎率義局兵巷戰不勝大同等俱死吏民挾成大降乃潛與胡用存謀復金壇事泄繫獄搒掠不屈殺其二子終不屈吳楚材者亦建昌人起義兵欲復建昌事敗父子俱死尹玉者宜都人爲贛州三砦巡檢秩滿城居亦起兵應文天祥被執林空齋者永福人舉進士爲縣令解官家居端宗立張世傑圍泉州乃舉鄉人

貴必大劉全祖卽其家開忠義局起義兵復永福縣元兵至居永福必大全祖等走他邑空齋見執不屈死又有劉士昭者太和人嘗爲鹹工太和陷以帛自縊死其黨有王士敏吉州人慷慨不屈而死又有費介者分寧人元兵至呰顧謂家僮陳力曰爾盡力勿走力曰主在死生同之介死力亦死妻劉被掠子用中逃得不死及壯求母四方踰十年得於京師以歸

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爲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過目終身不忘性剛好直言寶祐中舉進士對策極攻丞相董槐與宦官董宋臣中乙科除撫州司戶參軍卽棄去吳潛宣撫江南辟差幹辦公事會事畢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坐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咸淳三年赦歸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討使知信州二年正月呂師夔與武萬戶分定江東地枋得以兵逆之敗奔信州師夔下安仁進攻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已而去賣卜建陽市中遂居閩中元至元二十三年集賢

學士程文海薦宋臣二十二人以枋得爲首辭不起劉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爾初那必師從恭帝北遷既而南歸與枋得道時事曰大元本無意江南張曼然上書乞歛兵從和卽可之兵交二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孥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參政魏天祐見時方求才欲薦枋得爲功枋得見天祐倣岸不爲禮與之言坐而不對天祐怒强之而北枋得卽日食菜果既至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而進之枋得棄於地

終不食而死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
與元兵戰死之三子抱父屍亦死節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蔭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
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
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
故繫奚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
學邃于春秋自號則堂元帝敗館河間乃以春秋教
授子弟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竟日

太息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宋道學傳卷之三十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
改焉以舅鄭向任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一訊立
辨部使者薦調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
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
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
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郡守李初平賢之語之曰吾
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爲公言之二年

果有得從知南昌歷合州判官部使者趙抃惑于譖
口臨之甚威處之超然通判虔州抃守虔熟視其所
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熙寧初知郴州用
抃及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
澤物爲己任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
前有溪合於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
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胸懷
灑落如光風霽月著太極圖又著通書發明太極之
蘊掾南安時程珦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

知其知道因與為文使二子顥頤受業焉每令尋孔
顏樂處所樂何事頤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
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頤未悟訪
敦頤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頤驚異之曰非從周茂
叔來耶嘉定十三年賜謚元公子壽寶文閣待制

程顥

程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徙河南高祖羽三司使父
珦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歷知漢州熙寧法行
珦獨抗議求便罷年八十五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

父之子孫顥第進士調鄠上元主簿茅山有池產龍
如蜥蜴而五色祥符中嘗取二龍入都半塗失其一
中使云飛空而逝民俗嚴奉不懈顥捕而脯之為晉
城令富人張氏父死旦有老叟踵門曰我汝父也子
驚疑莫測相與詣縣叟出懷中書所記為驗曰某年
月日抱兒與張三翁家顥問張是時纔四十安得有
翁稱叟駭謝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收者
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
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顥名數召見從容咨訪一日

論求久報正午始趨出庭中人曰御史不知上未食
乎獨以誠意感動上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才為
先有曰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王安石更法令言者攻
甚力顥被旨赴都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
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為之
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每為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為
本未嘗及功利安石本與之善既不合猶敬其忠信
不深怒神宗亦重其去屢請不許罷闕門待罪乃除
提點京西刑獄改僉書鎮寧軍判官司馬光在長安

上疏求退稱顥公直將內侍程昉為外都水丞怙勢
蔑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顥以法拒之顥
求監局以便養得洛河竹木務歷年不叙伐閱特遷
太常丞帝欲命脩三經義執政沮之以知扶溝縣境
有廣濟蔡河瀕河惡子無生理顥脅取行舟財貨顥
捕得一人盡得其黨內侍王中正按閱保甲權燄震
灼鄰邑競侈供帳悅之主吏來請顥曰吾邑貧獨有
令故青帳可用耳不數月以薦除判武學李定劾其
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歸舊任歲餘坐獄囚逸責監

汝州監稅哲宗立召爲宗正丞未赴而卒年五十四
頤資性過人充養有道和粹之氣盎於面背慨秦漢
以來斯文久湮欲振而起之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
害之也又所著定性書實開聖學之秘潞公採衆論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頤嘗爲條例司官屬頤撰行狀
諱之朱熹謂顥乃大賢以上作用云同敕顥賜謚曰
純公頤字正叔少與兄顥受學敎頤年十八上書闕
下欲天子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爲心游太學胡瑗試
諸生顏子所好何學論頤論謂學以志聖人之道大

驚即延見處以學職嘗應進士舉值廷試報罷遂不
復試哲宗初司馬光呂公著疏頤力學好古詔爲西
京國子教授辭尋以秘書省校書郎召入見擢崇政
殿說書疏言大率一日之中接見士大夫之時多親
寺人宮女之時少則氣質變化自然而成頤每進講
色甚莊繼以諷諫聞帝宮中盥避蟻頤奏願推此心
以及四海神宗喪未除冬至百官表賀頤乞改賀爲
慰既除有司請開宴頤言除喪設宴是喜之也蘇軾
每疾頤不近人情至以俚語相侮頤門人賈易朱光
庭不能平上疏攻軾哲宗愈厭頤因頤議更張邸子
條制及請經筵坐講不合遂章劾頤不宜用孔文仲
又極論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紹聖追貶元祐諸臣
目爲姦黨頤坐竄涪州李清臣尹洛即日迫遣徽宗
立移峽州俄叙復又奪于崇寧卒于家年七十五頤
之學張載稱其兄弟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頤
晚年著易春秋傳世稱伊川先生同顥賜謚曰正公

張載

張載字子厚大梁人祖復集賢學士父廸殿中丞知

涪州卒于官遂家郿載少喜談兵欲結客取洮西之
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
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
又訪諸釋老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嘗坐虎皮講
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二程至與論易撤坐輟講第進
士爲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
先熙寧二年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召問治道對曰
爲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授崇文院校書移疾屏居
南山每告諸生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

聖人而後已詔知太常禮院與有司議禮不合復以
疾歸中道疾甚沐浴更衣而寢旦而卒年五十八世
稱為橫渠先生著書曰正蒙又作西銘同諸賢得賜
謚曰明公弟戩字天祺第進士熙寧初為監察御史
裏行累章論王安石亂法劾曾公亮陳升之趙抃依
違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諂竊臺諫呂
惠卿刻薄辯給出知公安縣徙監司竹監至舉家不
食而卒于官年四十七

邵雍

邵雍字堯夫河南人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嘆曰昔人
尚友千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
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北海李
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受河圖洛書宓羲八卦六
十四卦圖象多所自得嘉祐詔求遺逸授將作監主
簿復舉逸士補潁川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
疾不之官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
每旦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
也興至輒哦詩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

惟意所適司馬光兄事雍熙寧行新法吏牽迫不可
為或投劾去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
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卒年六十七
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謚康節程顥初侍其父識
雍退而嘆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絕人遇
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著書曰皇
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子
伯溫字子文雍與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為
友元祐中以薦特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

蔡確之罷相也邢恕亦被黜移知河陽間道謁確於
鄧謀造定策事恕出司馬光之門又與子康同登科
第及是康父喪除詣闕恕約康會河陽伯溫止康曰
公休除喪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
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若從必為異日之悔
既而恕果勸康作書稱確有定策功以為他日全身
保家計康竟如其請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至河陽
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為證燾不悅會吳處厚
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

命康分析康始悔不用伯溫言康卒子楨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爲西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楨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楨力學不懈卒有立章惇嘗事康節及爲相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猶薦之於朝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秩滿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

幕實避惇也徽宗即位以日食求言上書累數千言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出監華州西嶽廟歷主管永興軍耀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求速化者爭出其門伯溫聞貫來出他州避之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雍有言世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于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既爲宰相嘗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故欲薄確之罪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

劉絢

劉絢字質夫其先常山人後徙河南祖舜卿虞部郎中父師旦朝散大夫絢以祖蔭爲壽安主簿後長子令督公逋如期而集迄去不笞一人歲大旱府遣吏視傷所蠲稅財二三絢力爭之不得還其榜請易之富弼歎曰劉絢古縣令也又爲太學博士卒年四十三絢自結髮從程頤學篤信而固守之

李籲

李籲字端伯洛陽人第進士元祐中爲秘書省校書郎卒籲與劉絢才雅志尚頗相同程頤追悼之曰自予兄弟倡明道學能使學者視傚而信從者籲與絢有力焉

謝良佐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呂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良佐第進士建中靖國初官京師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場坐口語繫詔獄廢爲民良佐記

問該贍程顥談及前史所引不爽一字顥以玩物喪
志警之程頤與之别一年問其所進曰但去得一矜
字爾頤稱之曰是子力學切問而近思者也呂大鈞
亦同門與大臨並附大防傳

游酢

游酢字定夫建陽人與兄醇並以文行名程顥與扶
溝學酢應其招因受業焉元豐六年第進士調蕭山
尉以薦爲太學錄遷博士乞外以便養得知河陽范
純仁判河南待以國士及入相復以爲太學博士純
仁罷酢亦請外徽宗立擢監察御史歷知漢陽軍和

舒濠三州卒年七十一

張繹

張繹字思叔河南人受業于程頤頤賞其穎悟未及
仕而卒頤言晚得二士謂繹與尹焞也

蘓昞

蘓昞字秀明武功人始學張載而事二程卒業呂大
忠薦爲太常博士坐元符上書入邪籍編管饒州卒

尹焞

尹焞字彥明一字德充洛人祖源在文苑傳父林虞
部員外郎焞少師事程頤紹聖中嘗應舉發策有誅
元祐諸臣議不對而出告頤曰焞不復應進士舉矣
頤曰子有母在焞歸告其母陳母曰吾知汝以善養
不知汝以祿養靖康初种師道薦召至京師欲留
賜號和靖處士次年金人陷洛閤門遇害焞死復甦
門人舁置山谷中而免劉豫命僞帥趙斌以禮聘焞
不從則以兵恐之焞自商州奔蜀止於涪涪頤讀易
地也闢三畏齋以居侍讀范沖舉焞自代紹興六年

始就道左司諫陳公輔疏攻程氏學焞至九江上奏
曰焞實師頤垂二十年八年除秘書省監未幾力辭
來去上語參知政事劉大中曰焞未論所學淵源班
列得老成人亦是朝廷氣象仍兼說書時金人來議
和焞上疏又移書秦檜言若和議一成天下有被髮
左衽之憂固辭新命且奏言當去者五致仕卒年七
十二焞質直弘毅實體力行頤嘗以魯許之且曰我
死而不失其正者尹氏子也

楊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第進士調官不赴以師禮見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死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事頤愈恭一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旣覺則門外雪深一尺矣關西張載嘗著西銘時疑其近於兼愛與頤辨論往復聞理一分殊之說始豁然無疑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時天下多故有言于蔡京者以爲

事至此必敗宜引舊德有使高麗者國王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召爲秘書郎歷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敵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鎭以講和時極言其不可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時太原圍閉數月而姚古擁兵逗留時上疏乞誅古不報李綱之罷太學生伏闕上書乞留綱與种師道軍民集者數十萬朝廷欲防禁之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遂以時兼國子祭酒疏王安石降從祀之列高宗即位除工部侍郎致仕年八十三卒謚文靖時浮沉州縣四十七年晚居諫省僅九十日朱熹張栻得程氏之學其源皆出于時子适力學通經亦嘗師程頤云

羅從彥

羅從彥字仲素以累舉恩爲博羅主簿聞同郡楊時得程氏學時爲蕭山令徒步往學焉見時三日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嘗與時講易至乾九爻云伊川說甚善即鬻田走洛見頤問之還歸卒業逸意仕進嘗采祖宗故事爲遵堯錄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士之立朝要以

正直忠厚爲本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潛思力行任重詣極如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從之累年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旣而退居山中謝絕世故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懽心嘗以黃庭堅之稱周茂叔如光

風霽月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侗既閑居若無意當
世而傷時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月三綱不振義利
不分人主當于此留意朱松遣子熹從學卒得其傳
卒年七十一子友直信甫皆第進士信甫仕至廣東
江東提刑嘗為監察御史以特立不容于朝云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遂
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謂人曰伊川之
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

處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
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
省曰宇宙內事乃己分內事己分內事乃宇宙內事
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
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
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
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登乾道進士第歷國
子正除勅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
復讎之志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宋義除

將作監丞為給事中王信所駁詔主管台州崇道觀
還鄉學者輻湊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
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
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于利欲之人言猶
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
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茍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
即位差知荊門軍民有訴淺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
厚風俗以為郡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廼請于朝
而城之丞相周必大稱九淵荊門之政以為躬行之

效云一日九淵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
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曰某將
告終會禱雪明日雪乃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日中
而卒年五十四諡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鵝湖論辨
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白鹿洞
九淵為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下熹
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之
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
煥能傳其學子持之所著有易提綱諸經雜說

朱熹

朱熹字元晦一字仲晦婺源人父松字喬年第進士
歷司勳吏部郎秦檜決策與金虜議和松率同列上
章極言其不可檜怒諷御史論松出知饒州未上卒
熹幼穎悟甫能言父指天示之曰天也熹問曰天之
上何物松異之嘗從群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
視之八卦也年十八貢于鄉紹興十八年第進士主
同安簿選邑秀民充弟子員禁女婦之爲僧道者罷
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輔臣薦召以疾辭孝宗

即位求言熹上封事隆興元年復召對淳熙二年除
秘書郎力辭乃主管武夷山冲祐觀五年史浩再相
除知南康軍值歲不雨講求荒政多所全活訪白鹿
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明年上疏言天下之務莫大
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陳俊
卿以舊相守金陵過闕入見薦熹甚力除提舉江西
常平茶鹽公事旋錄救荒之勞除直秘閣辭會浙東
大饑宰相王淮奏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即日
單車就道入對首陳災異之由與脩德任人之說知

台州唐仲友與王淮同里爲姻家吏部尚書鄭丙侍
御史張大經交薦之遷江西提刑未行熹行部至台
訟仲友者紛然按得其實章三上淮匿不以聞熹論
愈力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
辭不拜遂歸且乞奉祠時鄭丙疏詆程氏學且以沮
熹淮又擢陳賈爲監察御史而賈對首論道學者假
名以濟僞詔以熹主管台州崇道觀連奉雲臺鴻慶
之祠者五年周必大相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淮罷
相遂入奏有要之於路以爲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

聞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吾君
乎時內侍甘昇尚在熹力以爲言上曰昇乃德壽所
薦爲其有才耳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翌日除
兵部郎官以足疾丐祠本部侍郎林栗劾熹葉適上
疏與栗辨光宗即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居數
月除江東轉運副使以疾辭改知漳州寧宗即位趙
汝愚首薦熹及陳傅良除煥章閣待制侍講寧宗之
立韓侂胄用事熹憂其害政上疏斥言左右竊柄之
失在講筵復申言之御批云憫卿耆艾恐難立講已

除卿官親初趙汝愚既相中外引領望治熹獨以侂
胄爲慮數以手書啓汝愚勿使得預朝政汝愚謂其
易制不以爲意及是汝愚亦以誣逐而朝廷大權悉
歸侂胄矣熹始以廟議自劾不許以疾再乞休致詔
依舊秘閣修撰沈繼祖爲監察御史誣熹十罪詔落
職罷祠門人蔡元定亦送道州編管熹以年近七十
乞致仕從之卒年七十一熹登第五十年仕於外者
僅九考立朝纔四十日家故貧少依父友劉子羽寓
建之崇安後徙建陽之考亭侂胄死熹易名遺表恩

澤謚曰文始熹父病亟囑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
中屏山劉彥沖二人學有淵源吾即死汝往事之延
平李侗老矣熹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
其爲學大抵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
敬爲主所著書俱立在學官淳祐元年詔以周張二
程及熹從祀孔子廟熹季子在吏部侍郎曾孫浚兵
部侍郎福安府尹王剛中以城降元浚自殺

張栻

張栻字敬夫浚子也穎悟夙成長師胡宏一見即以
孔門論仁親切之旨告之以古聖賢自期作希顏錄
以蔭補官孝宗即位浚起謫籍開府治戎參佐皆極
一時之選皆自以爲不及也間以軍事入奏因進言
曰陛下上念宗社之讎恥下憫中原之塗炭孝宗異
其言遂定君臣之契浚去位湯思退用事遂罷兵講
和浚已沒栻營葬甫畢即拜疏言吾與金人有不共
戴天之讎久之劉珙薦于上除知撫州未上改嚴州
明年召爲吏部侍郎兼權起居郎侍立官因出所奏
疏讀之曰必勝之形當在于早正素定之時而不在

于兩陣決機之日上爲嘆息褒諭以爲前未聞此論
也知閤門事張說除僉書樞密院事栻夜草疏諫且
詣朝堂質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
習執政自相公始栻奏再上命遂中寢然宰相實陰
附說明年出栻知袁州申說前命中外諠譁說竟以
謫死家居累年孝宗念之除知靜江府經畧安撫廣
南西路部內荒殘多盜栻究利病六十餘條奏革之
諸蠻感悅歲得善馬治行聞進秩改知江陵府安撫
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

夷冲祐觀病且死手疏親君子遠小人信任旁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栻有公輔之望卒年四十八栻嘗言學莫先於義利之辨有所為而為皆利也朱子謂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云學者稱南軒先生謚宣公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

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從臣尤袤楊萬里聯疏薦召對以疾辭時韓侂胄禁僞學臺諫承風肆意詆邪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連疏熹并及元定遂謫道州州縣捕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遊數百人餞蕭寺中坐客有泣下者熹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沈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既

誅贈廸功郎謚文節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並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熹游熹書傳未及為元定洪範數未及論著皆以屬沉沉沈潛反復數十年然後成書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不屑就

黃榦

黃榦字直卿閩縣人父瑀在高宗時為監察御史以篤行直道著聞瑀沒榦往見清江劉清之清之奇之因命受業朱熹熹後遂以其子妻榦寧宗即位熹命

榦奉表補將仕郎熹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病革以深衣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榦持心喪三年畢調監嘉興府後門酒庫歷通判安豐軍淮西帥司檄鞫和州獄獄故以疑未決榦一夜夢井中有人果於廢井得尸尋知漢陽軍乞祠主管武夷沖祐觀尋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乃請于朝創郡城以備戰守不俟報而興役榦日以五鼓坐于堂使若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受命畢乃治府事後二年金人破黃州沙窩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按堵如故

召赴行在所奏事除大理丞不拜爲御史李楠所劾
初𣓉入荆湖幕府奔走諸關與江淮豪傑遊及守安
慶且兼制幕長淮軍民之心翕然向在位者益忌
且慮𣓉入見必直言邊事以悟上意至是羣起擠之
𣓉遂歸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供命知潮
州辭不行差主管亳州明道宮踰月遂乞致仕卒

李燔

李燔字敬子建昌人紹熙元年第進士授岳州教授
未上往建陽從朱熹學熹告以曾子弘毅之語燔退
以弘名其齋既至岳州教士以古文六藝不因時好
熹沒學禁嚴燔率同列往會葬不少怵九江守爲召
都堂審察辭郡守請爲白鹿書院堂長差江西運司
幹辦公事洞寇作亂燔請自往駐兵萬安馳辨士諭
賊逆順禍福寇皆帖服改通判潭州眞德秀爲長沙
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時史彌遠當國廢
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是爲辭不復出矣通以直
秘閣奉祠卒年七十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
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
又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入仕凡四十二
年而歷官不過七考學者宗之與黃榦並稱孫鐩登
進士第

張洽

張洽字元德臨江人父綬第進士洽少從朱熹學熹
授羣書嘗取管子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
神將通之之語以爲窮理之要熹嘉其篤志時行社
倉法給貸縣常平米二百石建倉里中六年而歸其
本鄉人利之嘉定元年中第授松滋尉湖右經界不
正洽請行推排法令以委洽吏姦無所匿改袁州司
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有兄弟訟財者洽諭
之曰用法以求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訟
者感悟盜聞之自伏通判池州歲大旱禱弗應洽言
于提點常平袁甫辨究獄自守寬催科三日果大雨
端平初用薦召都堂審察不赴除秘書郎尋遷著作
郎帝將以說書待洽洽固辭除直秘閣主管建康崇
游觀嘉熙元年以疾乞致仕數月卒年七十七洽以
主一名齋子榕桂陽同進士出身

陳淳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少習舉子業林宗臣授以近思錄淳遂盡棄其業及朱熹來守其郡淳請受教熹數語人以南來吾道喜得陳淳淳性至孝弟妹未有室家者皆婚嫁之葬宗族之喪無歸者嘉定九年待試中都歸過嚴陵郡守鄭之悌率僚屬延講郡庠淳歎張陸學問無源全用禪家宗旨明年以待奏恩授迪功郎泉州安溪主簿未上而卒年六十五其所著有語孟大學中庸口義等書

李方子

李方子字公晦昭武人性端謹純篤見朱熹以果名齋入太學廷對擢第三調泉州觀察推官守眞德秀以師友禮之除國子錄無何將遷入宮僚而方子不少貶或告彌遠曰此眞德秀黨也使臺臣劾罷之其亡也天子閔之與一子恩澤

黃灝

黃灝字商伯都昌人入太學登進士第教授隆興府知德化縣以興學校崇政化爲本薦除登聞鼓院光宗即位歷太府寺丞出知常州提舉本路常平時李殣盈野有旨停閣夏稅遂奏乞併閣秋苗不俟報行之言者罪其專輒兩秩起知信州移廣西提點刑獄告老不赴卒朱熹守南康灝執弟子禮熹沒黨禁方厲灝單車往赴徘徊不忍去云

宋儒林列傳卷之三十一

聶崇義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漢思官至國子監禮記博士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詔崇義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宋建隆三年四月表上儼為序太祖覽而嘉之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參議五月賜崇義紫袍犀帶銀器繒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釋之悉以下戶部尚書竇儀裁定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為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其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六年又上疏願陛下早有覺寤無為不及之悔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未幾能果敗仁宗即位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嘗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知兗州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訃聞帝悼甚贈左僕射

何涉

何涉字濟川南充人登進士第范仲淹辟彰武軍節度使推官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頗有力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卒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人天聖二年第進士積官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卒年五十一堯卿幼喪父憂戚如成人及母喪倚廬三年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其于昆弟尤篤友愛居官祿薄

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質朴師河南穆脩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摶之才初爲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扣門來謁勞苦之雍再拜受業之才器大難乎識者久不得調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及雍[illegible]

之才浴櫟見之尹洙以書薦[illegible]會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得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吳遵路調兵河東辟爲澤州僉署判官澤人劉羲叟從受曆法世稱羲叟曆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轉殿中丞大未幾卒邵雍表其墓

孫復

孫復字明復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石介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廸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國子監直講召爲邇英閣祇候說書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稍遷殿中丞卒年六十六特官其一子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遇事奮然敢爲以論赦書罷爲鎮南掌書記丁父母憂

耕祖徠山下葬五世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魯人號介祖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作慶曆聖德詩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年四十一會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竦銜介且欲中傷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發棺以驗衍時在

兗州以語官屬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為召問無異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乃免斵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景祐初范仲淹薦召與阮逸同較鐘律授試秘書省校書郎仲淹經畧陜西辟教授湖州瑗教人以身先之

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為令召為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與近臣太常官議于秘閣遂典作樂事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作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瑗居太學其徒益衆程頤常稱之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於為政也何有

劉羲叟

劉羲叟字仲叟晉城人歐陽修薦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以憂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羲叟長於星曆術數預知死期自擇地先塋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

李覯

李覯字泰伯建昌人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從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為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為海門主簿太學說書卒熙寧中門人鄧潤甫請官其子

參詔為郊社齋郎

王當

王當字子思眉山人舉進士不中元祐中蘇轍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慨慷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為學官不就卒年七十二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崇安人入太學登進士第哲宗親擢第三為太學博士提舉湖南學事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零陵簿稱二人黨人范

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蔡京素惡安國除名未幾復官父没遂稱疾不仕宣和末以薦除屯田郎辭靖康元年除太常少卿朝旨屢趣行至京師以疾在告一月方午欽宗亟召見安國奏曰明君以務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每臣僚登對欽宗即問識胡安國否除中書舍人耿南仲諷臺諫論其稽命不恭宣從黜削疏奏不下安國乃就職李綱罷中書舍人劉珏行詞謂綱勇於報國數至敗衂坐貶安國封還詞頭何㮚從而擠之詔與郡㮚以安國素苦足疾而辭

門地卑濕乃除安國知通州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黄潛善諷給事中康執權論其託疾罷之三年樞密張浚薦安國可大用再除給事中賜其子起居郎寅手札令以上意催促既次池州引疾還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遣使趣召安國先以時政論獻論入褒除給事中尋除兼侍讀專講春秋會除故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安國奏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尋致渡江尊用張邦昌結好金國淪滅三綱時呂頤浩再相欲傾右相秦

檜謀於席益曰目為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乃降旨落職奉祠是夕彗出東南秦檜三上章乞留之不報侍御史江躋上疏極言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右司諫吳表臣亦言安國無故罪去恐非所以示天下不報頤浩即黜給事中程瑀起居舍人張燾及躋等二十餘人五年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辭詔從其請與祠令纂修所著春秋傳書成高宗謂深得聖人之旨除內祠兼侍讀未行諫官陳公輔疏詆假託程頤之學者安國奏曰本朝自嘉祐以

來西都有邵雍程顥及其弟頤關中有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後予祠進寶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文定安國初問人材於游酢以秦檜為言且比之荀文若故安國力稱檜賢檜亦力引安國及檜再相誤國安國不及見也謝良佐曰胡康侯如大冬嚴雪百草萎死而松栢挺然獨秀者也子寅宏寧從子憲寅字明仲安國弟之子寅將生母以多男不欲舉安國妻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取而子之少桀黠難制父閉之空閣有雜木寅盡刻為人形安國曰當有以移其

心別着書數千卷於其上年餘寅悉成誦不遺一卷
游辟雍中進士甲科靖康初以薦除秘書省校書郎
楊時爲祭酒寅從之學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
議立異姓寅與張浚趙鼎逃太學中不書議狀建炎
中連擢起居郎金人南侵時高宗在金陵詔議移蹕
之所寅上書其略曰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宰相呂頤
浩惡其切直除直龍圖閣奉祠尋命知永州四年召
還中書舍人時議遣使入雲中寅上疏言女眞驚動
陵寢殘毀宗廟刼質二聖乃吾國之大讎也既而右

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遣使爲兵家機權竟反前旨
寅復奏疏遂乞便郡就養徽宗皇帝寧德皇后訃至
朝廷用故事以日易月寅上疏言禮讎不復則服不
除願降詔旨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尋除禮
部侍郎俄乞致仕遂歸衡州檜既忌寅坐與李光書
譏訕朝政新州安置檜死詔自便尋復其官卒年五
十九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
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陛
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然陳東以直諫死

于前馬伸以正論死于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讒佞
何權中正之易而去姦邪之難宏初以蔭補右承務
郎不調檜死宏被召竟以疾 卒于家寧字和仲以
蔭補官試館職除敕令所删定官遷祠部郎官寧以
父兄故召用及寅與檜忤乃出寧奉祠卒安國作春
秋傳修纂檢討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
其書云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從從父安國學遂與
中以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
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

先生累召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建州
教授憲循不屑大守魏矼關譽甚力憲不得已就職
訓諸生以爲己之學郡人程元以篤行稱冀何以廉
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因七年不徙
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含求監南嶽廟以歸久之起
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與帥張宗元不合復請祠
去秦檜方用事憲家居不出檜死召爲秘書正字既
至疏言金人勢必敗盟元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願
亟起之初憲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

松浚屬子熹益受學熹自謂從二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以館職召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其不苟出而惜其久于位云卒年七十七

譙定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學易于郭曩氏郭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定一日至汴聞程頤講道于洛棄其學而學焉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

召爲崇政殿說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即位定猶在汴右丞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後歸蜀愛青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巖稱之曰譙夫子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初頤兄弟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則易也篾者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曰三陽皆失位後聞人袁滋入洛問易於頤頤曰易學在蜀盍往求之滋入蜀見賣醬薛翁于眉邛間與語大有所得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賣醬翁皆蜀隱君子也

喻樗

喻樗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後徙嚴建炎末樗第進士趙鼎去樞筦居常山樗往謁鼎奇之鼎都督川陝荊襄辟樗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樗見鼎曰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

若使其爲江淮荊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宜撫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於是入奏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于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祕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既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則氣脉長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之非便秦檜既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衢州已而致

仕檜死後起歷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中卒

洪興祖

洪興祖字慶善丹陽人登政和上舍第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其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歷擢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嘗作程瑀論語解序言者希秦檜旨劾其怨望遂編管昭州卒年六十六

鄭樵

鄭樵字漁仲莆田人好著書自負不下劉向楊雄居夾漈山謝絕人事久之乃游名山趙鼎張浚而下皆器之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得召對因言班固以來歷代爲史之非給札歸抄所著通志書成入爲樞密院編修官未幾又坐言者寢其事卒年五十九學者稱夾漈先生樵同郡林霆字時隱擢進士第博學深象數與樵爲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紹興中爲敕令所删定官力詆秦檜和議即掛冠去當世高之

林之奇

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從呂本中學紹興中第進士歷官校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說之奇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于桀紂王氏實負王何之責或傳金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吾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以痺疾乞外遂以祠祿家居卒年六十五

林光朝

林光朝字謙之莆田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

者自光朝始然未嘗著書年五十進士及第累官國子司業是時張說再除僉書樞密院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光朝督二將邀擊連敗之賊稍遁孝宗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淳熙四年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覿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因引疾奉祠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

楊萬里字挺秀吉水人登紹興進士第再調零陵丞張浚謫永勉以正心誠意之學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後知奉新縣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州萬里抗疏留栻又遺虞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歷將作少監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沈師犯南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除提點刑獄免喪召爲尚書左郎官淳熙十二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東宮講官缺帝親擢萬里爲侍讀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

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光宗立召爲秘書監會不進孝宗聖政光宗猶銜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寧宗立召還辭乃進秩予祠嘉泰三年進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諡文節初韓侂胄嘗築南園屬記許以掖垣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遂杜門隱居聞侂胄開邊誤國不食而死

劉子翬

劉子翬字彥沖韐之仲子以父任補官韐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屬寇就犯閩境子翬晝計備禦賊不敢犯子世始執喪致羸疾至是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而督教姪珙卒有立與胡憲劉勉之交以講學爲事朱松且死託子熹於子翬及熹請益告以易不遠復三言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

呂祖謙

呂祖謙字伯恭好問之孫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學本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與張栻朱熹友初蔭補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兼史職輪對勉孝宗以聖學且言恢復規模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脩撰宗實錄書成進秩嘗面對言曰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遷著作郎以疾請祠歸

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周必大言去取差謬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尋主管沖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卒年四十五祖謙學以關洛爲宗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

陸九齡

陸九齡字子壽金溪人唐宰相希聲八世孫也父賀有學行爲鄉里所宗九齡自幼穎悟稍長補郡弟子

員秦檜當國士無敢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博士學黄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歸家從父兄講學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桂陽軍教授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寇剽廬陵聲搖旁郡舊有義壯以備寇郡從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調度屯禦皆有法及至興國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益嚴規矩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九齡與弟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弟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所著有梭山文集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崇安人以鄉舉詣太學譙定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遂易學遂師事之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業焉及至家與胡憲劉子翬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特召詣闕勉之知不與秦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年號曰白水先生婦家富無子謀盡

以貲爲嗣勉之不受以畀族之賢者俾奉祀其女朱松卒屬以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卒年五十九

郭雍

郭雍字子和河南人父忠孝字立之受易中庸於程頤號兼山先生以蔭補官第進士不忍去親側多往子河南筦庫間宣和中爲河南東路提舉忤宰相王黼免靖康初爲軍器少監入對斥和議改永興軍路提點刑獄措置保甲金人犯永興經略使唐重分城而守城陷與重俱死之雍傳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

州號白雲先生孝宗以守帥薦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後更封順正先生仍遣官就問雍所欲言併錄繳進於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雍凡七家爲大易粹言

魏掞之

魏掞之字子實初字元履建陽人師胡憲與朱熹游兩以鄉舉試禮部不第嘗客衢守章傑所趙鼎謫死其子汾將喪過衢傑雅憾鼎又希秦檜意遣尉翁蒙之掩取鼎故舊箭牘蒙之先遣人告汾焚之逮至一

無所得傑怒治蒙之拘汾且以告檜掞之以書責傑長揖徑歸築室讀書牓以艮齋人稱曰艮齋先生乾道中以遺逸召力辭宰相陳俊卿閩人雅知掞之招甚力乃以布衣入見極陳當時之務賜同進士出身守太學錄請廢安石父子從祀追爵程顥程頤列祀典不報罷爲台州教授行古社倉民賴以濟諸鄉社倉自掞之始或訾其近名則蹙然曰使夫人避此嫌爲善之路絶矣病革母視之不巾不見召朱熹至委以後事卒年五十八

范冲

范冲字元張祖禹子也登紹聖進士第歷兩淮轉運副使紹興重修神哲實錄直史館初祖禹元祐中嘗修神宗實錄盡書王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其後安石婿蔡卞惡之祖禹坐謫死嶺表至是復以命冲上曰兩朝大典皆爲姦臣所壞故以屬卿會皇子建國公瑗出就傅首命冲而朱震兼贊讀冲震皆一時名德老成尋奉祠卒年七十五冲性好義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請以光之族曾孫宗召主光祠文

[illegible]薦尹焞自代云

朱震

朱震字子發荊門人登政和進士第仕州縣以廉稱胡安國薦於高宗召爲司勳員外郎稱疾不至會趙鼎入爲參知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士之冠冕上乃召之擢祠部員外郎建國公出就傅以震爲贊讀遷中書舍人兼翊善紹興七年震謝病丐祠旋知禮部貢舉會疾卒震經學深醇有源上易解云陳摶以先天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李

之才之才傳邵雍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漑漑傳許堅
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惇頤
惇頤傳程顥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二程邵雍之間
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惇頤
作通書程頤著易傳載造太和叅兩篇臣今以易傳
爲宗和會雍載之論

薛季宣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徽言之子也年十七起從荊
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漑漑嘗從程頤學盡

以其學授之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簿
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
淮西還言于孝宗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
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覩近政柰何毀譽之人自若乎
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者特爲臣子學問
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帝稱善除大理
正出知湖州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

劉清之

劉清之字子澄臨江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
調萬安縣丞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於朝得知宜
黄縣茂良入參知政事與丞相周必大薦于孝宗召
對通判鄂州差權發遣常州改衡州先是郡飾厨傳
以事常平刑獄二使者月一會集互致折餽清之歎
曰此何時也吾惟求無負於吾民足矣部使者惡其
不能媚己諷臺臣論予祠歸光宗即位起知袁州而
疾作卒

程迥

程迥字可久寧陵人後徙餘姚登隆興元年進士第

歷知上饒縣已而奉祠寓番陽之蕭寺迥嘗授經學
於昆山王葆嘉禾聞人滋德嚴陵喻鍔朱熹以書告
迥子絢曰敬惟先德傳聞至行著書滿家足以傳世
絢以致仕恩調陵尉攝邑事能理冤獄孫仲熊亦有
名

廖德明

廖德明字子晦南劍人受業於朱熹登乾道進士第
知莆田縣會有顯者欲取邑地廣其居德明不可罪
官知潯州有聲遷廣東提點刑獄彈劾不避權要時

盜陷桂陽追韶德明遣將馳擊親持小麾督戰大敗之徙知廣州遷吏部左選郎官奉祠卒

陳傅良

陳傅良字君舉瑞安人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傅良皆師事之及入太學與張栻呂祖謙友善登進士甲科歷太學錄出通判福州爲勢家所中罷歸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歷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鬢髮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而于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得心疾自是視朝不時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百官力諫不聽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草詞且疏請過宮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引上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寧宗即位召爲中書舍人會詔朱熹與外祠傅良不書行乃與熹州郡御史中丞謝深

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奉祠嘉泰二年起知泉州辭終於家年六十七

葉適

葉適字正則永嘉人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歷太學博士因輪對奏曰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會朱熹爲林栗所劾適上疏爭不報光宗嗣位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能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遂立嘉王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怨望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曰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

平爲極物韓侂胄用事海内知名士貶竄殆盡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丘崈黄度三人悉與郡時有勸侂胄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胄然之將啓兵端適因奏必先審知强弱之勢弱可變而爲强累遷寶謨閣待制知建康府及金兵大入適謂刼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併帳下願行者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緯統以往金自滁州遁去進寶文閣待制兼江淮制置使又度沿江地創三大堡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侂胄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胄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

者凡十三年卒年七十四

蔡幼學

蔡幼學字行之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時陳傅良有文名太學幼學從之游祭酒芮燁及呂祖謙連薦授敕出傅良右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時外戚張説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指虞允文梁克家又曰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蓋指張説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歷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不報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莫先于講學韓侂胄方用事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内名士者乃召幼學侂胄既誅還中書舍人除龍圖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召權兵部尚書卒年六十四

陳亮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攷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酌古論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忻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亮嘗圜視錢唐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至是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

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略曰臣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所鍾也人心所會也衣冠禮樂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相承也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係然豈以是爲可久而無事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讎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彊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彊不知何者謂之富彊乎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宰相臨以上指所欲言皆落落不少貶又不合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中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亮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澹澹即繳狀事下大理笞掠無完膚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爲亮嘗陰遣左右廉知其事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亮父疑事由亮聞于官論

亮情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死亮自以豪俊屢遭大獄歸家益厲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睟面盎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云高宗崩亮感孝宗之

知至金陵視形勢復上疏時孝宗將内禪不報由是在庭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亮以君道師道對曰臣竊嘆陛下之於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時上不朝重華宮群臣迭諫皆不聽喜亮策善處父子之間擢第一既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内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卒亮性存經濟重許可人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卒後吏部侍郎葉適請于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更與一子官

李道傳

李道傳字貫之舜臣之子也讀河南程氏書至忘寢食寧宗時登進士第歷蓬州教授吳曦反曦黨以職意脅道傳道傳以義折之竟棄官歸曦平累遷祕書郎見帝首言憂危之言不聞于朝廷非治世之象求補外知眞州除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公事物至即按劾貪縱與漕臣眞德秀振饑荒攝宜州守行朱熹社倉法入對言無所諱除兵部郎官出知果州道卒年四十八兄心傳字微之慶元元年薦於鄉既下第絕意不從應擧閉户著書晚因崔與之許奕魏了翁之薦自制置司敦遣至闕下爲史館校勘賜進士出身端平三年召赴闕爲工部侍郎未幾復以言去奉祠致仕卒年七十八無子以道傳之子爲後

楊泰之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人少刻志于學慶元初類試調瀘州尉歷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宣撫使安丙薦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光改知富順監去官以祿廩數千緡予鄉里以千緡爲義莊知普州以安居安岳二縣受禍尤慘力白丙盡蠲其賦知果州蹄零錢病民以二年經費儲其羸爲諸邑對減理宗即位趣入對爲工部郎中紹定中入對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群臣輕於絕友愛知重慶府奉祠卒

劉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弱冠上舍釋褐第一調江陵府教授移安鄉縣令有惠政鄉人丞相余端禮與愚有舊且召堂審竟捨去著書自適年八十三卒妻徐氏

芉貪事機杅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
若是愚出書以示東僑得也乃已子克有詩名

葉味道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溫州人師事朱
熹試禮部第一時禁僞學味道對策率本程頤無所
避黜之味道復從熹于武夷山中學禁開乃登第調
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以味
道聞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帝忽問鬼神之理
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

天地不能易遷秘書著作佐郎而卒帝出內帑賻其
喪升一官任其後故事未有也

何基

何基字子華金華人師事黃幹景定五年以薦被命
添差婺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力辭未竟理宗
崩咸淳初授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屢辭改承務
郎主管西岳廟終亦不受也卒年八十一

王柏

王柏字會之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父朝奉
郎瀚俱得伊洛之學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
年踰三十始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
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嘆曰長嘯非聖門
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
即往從之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
澤上蔡兩院師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
王推八卦以合河圖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
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
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

徐夢莘

徐夢莘字商老臨江人第進士歷官主管廣西轉運
司文字朝廷議易二廣鹽法遣廣西安撫司幹官胡
廷直與東西漕臣集議于境夢莘從行議與廷直不
合後廷直爲轉運使夢莘知賓州猶以前議爲梗法
罷去夢莘平生多著述卒年八十三弟得之從子天
麟俱衆進士得之字思叔終通直郎天麟字仲祥歷
官權發遣廣西轉運判官所至有惠政

王應麟

王應麟字伯厚慶元府人淳祐元年第進士從王埜受學歷揚州教授嘗謂應麟登第言曰今之事舉子業者一切委棄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國家所望於通儒於是閉門發憤誓以博學宏詞科自見假館閣書讀之寶祐四年中是科應麟與弟應鳳同日生開慶元年亦中是科添差浙西安撫司幹辦公事帝御集英殿策士召應麟覆考帝欲易第七卷寘其首應麟讀之廼頓首爲得士賀遂爲首選及唱名乃文天祥也度宗即位累遷著作郎守軍器少監經筵人日雪帝

問有何故事應麟以唐李嶠李乂等應制詩對因奏春雪過多宜謹感召忤賈似道黜罷久之起知徽州其父撝嘗守是郡父老皆曰此清白太守子也遷起居郎兼權吏部侍郎時朝臣無以邊事言者應麟指陳成敗逆順之說似道復謀逐之適以憂去及似道潰師江上授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即引疏陳十事兼給事中丞相留夢炎用徐囊爲御史擢江西制置使黃萬石等應麟繳奏遂東歸後二十年卒

宋儒林列傳卷之三十三

和峴

和峴字晦仁浚儀人晉宰相魯國公凝之子以蔭歷太常丞宋初授太常博士乾德二年孝明孝惠二后神主祔別廟三年十二月蜡百神峴皆獻議從之先是王朴竇儼洞曉音樂前代不協律呂者多所考正峴講求其理以均節之自是八音和暢上甚嘉之太宗即位遷主客郎中歷京東轉運使峴性苛刻鄙吝好殖財復輕侮人嘗以官船販易規利坐削籍配隷

汝州起爲太常丞復判太常寺兼禮儀院事未幾卒

柳開

柳開字仲塗大名人父承翰監察御史五代文格淺弱開慕韓愈柳宗元爲文因名肩愈字紹元既而改名字以爲能開聖道之塗也著書自號東郊野夫又號補亡先生尚氣自任不顧小節范杲好古學尤重開文世稱爲柳范開寶六年第進士歷宋州錄事參軍太宗累遷殿中侍御史因事貶上蔡令時朝廷銳意北征開詣闕上書願效死戎行淳化初移知桂州

坐事黜爲復州團練副使移滁州復舊官知環州三
年移邠州至州葺城壘戰具諸將多沮議不協即求
換郡徙忻州刺史四年徙滄州道病瘍卒年五十四
開兄肩吾至御史[illegible]三子湜濈沆並進士第

梁周翰

梁周翰字元褒管城人周第進士歷開封府戶曹參
軍宋爲秘書郎直史館五代以來文體卑弱周翰與
高錫柳開范杲齊名爲文當時有高梁柳范之稱歷
通判綿眉二州坐杖人至死奪二官開寶三年遷左

拾遺監綾錦院坐杖錦工過差爲其所訴太祖甚怒
將抶之周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不當如是太祖乃
解止授左司農寺丞太平興國中知蘇州雍熙中歷
遷起居舍人至道中遷工部郎中眞宗在儲宮知其
之時爲左庶子因令取所爲文周翰悉纂上以
書及即位首擢駕部郎中知制誥召入翰林
遷工部侍郎卒錄其子同

卯

擧之其先京兆人徙家南陽父蔭光家衡山

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遵度好讀書人號之
[illegible]日昂爲小萬卷北游江淮韓令坤署權知
[illegible]縣便宜綏輯逋亡者七千餘家令坤表授
宋初爲衢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
因廣其辭累遷監察御史江南轉運副使太宗
亦遷水部郎中眞宗累遷翰林學士踰年拜章乞骸
骨乃拜工部侍郎致仕自稱退叟卒年八十三子正
彝正辭並登進士第正基虞部員外郎

郭忠恕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七歲能屬文擧童子及第尤
工篆籀弱冠漢湘陰公召之忠恕拂衣遽辭去周廣
順中爲周易博士建隆初坐酒失貶再削籍配隸靈
武或踰月不食盛暑暴露日中體不沾汗窮冬鑿河
冰而浴其傍太宗召授國子監主簿館於太學令刊
定歷代字書忠恕性少檢敗度上憐其才每優容之
益使酒肆言謗讟時擅鬻官物取其直詔杖流登州
行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今逝矣因掊地爲穴
度可容其面俯窺焉而卒藁葬道側後累月故人取

其尸將改葬之其體甚輕空空然若蟬蛻焉

趙鄰幾

趙鄰幾字亞之須城人周第進士解褐祕書省校書郎從事太宗直史館改宗正丞郭贄宋白薦之而帝又嘉其所獻頌遷左補闕知制誥數月卒年五十九

和㠓

和㠓字顯仁凝第四子也太平興國八年登進士第釋褐霍丘主簿歷光祿寺丞先是凝嘗取古今史傳斷獄雪冤事著爲疑獄集㠓因增益事類分爲三卷表上之俄獻所著文賦召試中書擢爲太子中允至道元年賜金紫與王旦同判吏部銓是秋晨起將朝風眩暴作卒㠓弟[illegible]始爲三班奉職改授大理評事

羅處約

羅處約字思純華陽人父濟仕蜀爲升朝官歸朝至太常丞處約嘗作黃老先六經論人多重之登第爲臨渙主簿再遷大理評事知吳縣王禹偁知長洲縣日以詩什唱酬蘇杭間多傳誦後並召赴闕太宗自定題試之以禹偁爲右拾遺處約著作郎皆直史館

淳化中卒兄貢官至員外郎蜀士又有嚴儲者太平興國中進士後直史館使河北陷於契丹

吳淑

吳淑字正儀丹陽人父任淑以校書郎直內史歸朝久不調甚窮窘以近臣薦試學士院授大理評事累遷職方員外郎疏請用古車戰法上嘉其博學

徐鉉

徐鉉字鼎臣廣陵人十歲能文不妄交游與韓熙載齊名江東人謂之韓徐仕吳爲校書郎仕南唐李景來師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爲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嘆曰忠臣也事我當如李氏命爲太子率更令鉉歷左散騎常侍因事貶靜難行軍司馬鉉至京師見被毛褐者輒哂之邠州苦寒終不禦毛褐致冷疾卒年七十六弟鍇字楚金李景以爲秘書省正字累官內史舍人因鉉奉使入宋憂懼而卒

何中正

何中正字坦然華陽人孟昶時授崇文館校書郎後

舉進士及第歸朝補曹州錄事叅軍太平興國二年獻八體書召授著作佐郎直史館又命與著作佐郎吳鉉大理寺丞楊文舉同撰定雍熙廣韻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咸平三年上之真宗問所書幾許時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時乾州獻古銅鼎命與杜鎬詳驗援據甚悉卒年七十四子希古希仲並進士

曾致堯

曾致堯字正臣南豐人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太常博士真宗即位累遷戶部員外郎因抗疏狂躁被黜復官累遷戶部郎中卒子易從易占皆登進士

路振

路振字子發祁陽人唐相巖四世孫巖貶死嶺外其子琛避地湘潭間因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杲振淳化中舉進士歷官同修起居注嗜酒得疾卒錄其子

穆修

穆修字伯長鄆州人真宗東封詔舉齊魯經行之士修預選賜進士出身掌右史十餘歲立墀上退匿檻間慮上之見善鼓琴僦舍甚湫隘所琴[illegible][illegible]補潁州文學叅軍徙蔡州卒一時士大夫稱能文者必曰穆叅軍蓋與楊億劉筠聲偶之體云

石延年

石延年字曼卿先幽州人晉以幽州遺契丹其祖舉族南走家宋城延年跌宕任氣節爲文勁健真宗錄三舉進士以爲三班奉職延年恥不就張知白素奇之不得已就命歷太子中允同判登聞鼓院嘗上言天下不識戰三十餘年請爲一邊之備不報及元昊反始思其言延年喜劇飲嘗與劉潛造王氏酒樓對飲終日不交一言明日都下傳王氏酒樓有二仙來飲已乃知劉石也年四十八卒官共一子當時有魏惟儀秘演者並工詞章負氣節隱於浮屠延年友善歐陽脩稱爲奇男子云

蘇舜欽

蘇舜欽字子美易簡之孫父者有才名嘗爲工部郎中直集賢院舜欽以父任補太廟齋郎調滎陽縣尉玉清昭應宮災舜欽年二十一詣登聞鼓院上疏援五行志及劉向所論魯成公三年新宮災襄公九年

春宋火二事爲諫尋第進士改光祿寺主簿知長洲縣遷大理評事監在京店宅務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匭通疏二事一曰正心二曰擇賢范仲淹薦其才召試爲集賢校理監進奏院舜欽所論議既多侵權貴而婦父杜衍與仲淹富弼在政府多引用一時聞人欲更張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爲會進奏院祠神舜欽與右班殿直劉巽輒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間夕會賓客拱辰廉得之諷其屬劾奏因欲搖動衍事下開封府劾治於是舜欽與巽俱坐自盜除名同時得罪者十餘人拱辰等自喜曰吾一舉網盡矣舜欽既放廢寓于吳中二年得湖州長史卒年四十一舜欽數上書論朝廷事在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益讀書時發憤懣於歌詩兄舜元爲人任氣節爲歌詩亦豪健善草書官至尚書度支員外郎

尹源

尹源字子漸與弟洙皆以文學知名初以祖蔭補官第進士歷通判涇州常作唐說及敘兵十篇上之趙元昊寇定川堡葛懷敏發涇原兵救之源時通判慶州遺懷敏書宜駐兵瓦亭擇利而後動懷敏不聽以敗范仲淹韓琦薦其才召試學士院源素不喜賦請以論易賦主試者方以賦進不悅其言第其文下除知懷州卒

劉潛

劉潛字仲方定陶人起家進士爲淄州軍事推官嘗知蓬萊縣代還過鄆州方與石曼卿飲聞母疾亟歸母死潛一慟遂絕妻亦撫潛大號而死同時以文學稱京東者歷城有李冠舉進士不第得同三禮出身調乾寧主簿卒

顏太初

顏太初字醇之彭城人顏子四十七世天聖中文宣公孔聖祐卒無子除襲封且十年是時有醫許希以鍼愈仁宗疾拜賜已西向拜扁鵲帝爲封扁鵲神應侯太初作許希詩指聖祐事以諷又致書參知政事蔡齊賢爲言於上遂以聖祐弟襲封山東人范諷石延年劉潛之徒喜豪放劇飲太初作東州逸黨詩太初第進士歷南京國子監說書卒

江休復

江休復字隣幾陳留人進士起家爲桂陽監舉書判拔萃改大理寺丞與蘇舜欽游坐預祠神會落職累遷尚書刑部郎中卒休復外簡曠而内行甚飭仁宗皇嗣未立休復著神告一篇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宜甄録之

章望之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由伯父得象蔭爲秘書省校書郎監杭州茶庫逾年辭疾去求舉賢良方正得象在相位以嫌抑之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不報其兄拱之知晉江縣忤其守蔡襄怒誣以贓貶望之號泣力訴於朝歐陽修韓絳吳奎劉敞范鎮同薦其才除僉書建康軍節度判官不赴以光祿寺丞致仕卒

梅堯臣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用從父翰林侍讀學士詢蔭補河南主簿堯臣工爲詩以深遠古淡爲意間出奇巧初未爲人所知西京留守錢惟演獨嗟賞之歐陽修與爲詩友歷知襄城縣最後監永豐倉大臣屢薦宜在館閣仁宗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預脩唐書未成卒録其子實元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織文乃堯臣詩也

楊傑

楊傑字次公無爲人第進士元豐中常言大樂七失與范鎮異議哲宗即位議樂又用范鎮說傑復攻之鎮之樂律卒不用元祐中爲禮部員外郎出潤州除兩浙提點刑獄卒年七十自號無爲子

賀鑄

賀鑄字方回衛州人喜談當世事尤長於度曲常言吾筆端驅使李商隱溫庭筠初娶宗女隷籍右選監太原工作是時江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二人每相遇瞋目抵掌論辨鋒起終日不能屈談者傳爲口實元祐中換通直郎通判泗州又倅太平州竟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黃庭堅自黔中還得其江南梅子之句以爲似謝玄暉常自言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爲姓居越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爲賀氏慶湖亦轉爲

鏡故鑄自號慶湖遺老

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分寧人李常之甥也第進士歷知太和縣哲宗立召爲校書郎紹聖初出知宣州改鄂州章惇蔡卞與其黨論實錄多誣貶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又移戎州徽宗即位以吏部員外郎召丐郡得知太平州至之九日罷主管玉隆觀庭堅在河北與趙挺之有隙挺之執政轉運判官陳舉承風旨上其荊南承天院記指爲幸災復除名羈管宜州三年徙永

州未聞命卒年六十一庭堅與張耒晁補之秦觀俱游蘇軾門天下稱爲四學士蜀江西君子以庭堅配軾故稱蘇黃初游灊皖山谷寺石牛洞樂其勝因自號山谷道人云

晁補之

晁補之字無咎鉅野人宗愨之曾孫也父端有工於詩補之年十七從父官杭州通判蘇軾稱其博辯雋進士試開封及禮部別院皆第一歷著作佐郎章惇當國出知齊州坐脩神宗實錄連貶監處信二州酒稅徽宗立復以著作召黨論起爲諫官管師仁所論出知河中府脩河橋以便民民畫祠其像還家葺歸來園慕陶潛爲人大觀末出黨籍起知達州改泗州卒年五十八

秦觀

秦觀字少游一字太虛高郵人少豪雋登第歷祕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脩官紹聖初坐黨籍出通判杭州以御史劉拯論其增損實錄貶監處州酒稅又以謁告寫佛書爲罪削秩徙郴州繼編管橫州又徙雷

州徽宗立復宣德郎放還至藤州出游華光亭爲客道夢中長短句索水欲飲水至笑視之而卒年五十三弟覿字少章覯字少儀皆能文

張耒

張耒字文潛淮陰人弱冠第進士歷起居舍人紹聖初請郡知潤州坐黨籍徙宣州謫監黃州酒稅徙復州徽宗立召爲太常少卿甫數月復出知潁州汝州崇寧初復坐黨籍落職初耒在潁聞蘇軾訃爲舉哀行服言者以爲言遂貶房州別駕安置於黃五年得

自便居陳州作詩晚歲亦務平淡效白居易體而紡
府劾張籍晚監南嶽廟主管崇福宮卒年六十一

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己彭城人年十六以文謁曾鞏一見奇之留受業熙寧中王氏經學盛行師道心非其說遂絕意進取鞏典五朝史事得自擇其屬朝廷以白衣難之元祐初蘇軾傅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為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為太學博士言者謂在官嘗越境出見蘇軾改教授潁州又論其進非科第罷歸調彭澤令不赴家素貧或經日不炊妻子慍見弗恤也久之召為秘書省正字卒年四十九師道初游京師踰年未嘗一至貴人門傅堯俞欲識之秦觀曰此人殆難致也知其貧懷金欲為餽比至聽其論議歛畏不敢出章惇在樞府將薦於朝及惇為相又致意終不往官潁時蘇軾知州事待之絕席欲參諸門弟子間而師道賦詩有嚮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之語素惡友婿趙挺之適預郊祀禮寒甚衣無綿妻就假挺之家問所從得卻去以疾死

劉恕

劉恕字道原筠州人父渙字凝之為潁上令棄去家於廬山之陽時年五十歐陽脩高其節作廬山高詩以美之恕少穎悟未冠舉進士時有詔能講經義者別奏名應詔者才數十人恕擢為第一遂賜第調鉅鹿主簿和川令司馬光編次資治通鑑召為局僚王安石與之有舊欲引置三司條例恕以不習金穀為辭光出知永興軍恕亦以親老求監南康軍酒以就養許即官脩書官至秘書丞卒年四十七通鑑成追錄其勞官其子義仲次子和仲有超軼材蚤夭

李公麟

李公麟字伯時舒城人也熙寧中登進士第博學精識喜畫始學顧陸與僧繇道元及前世名手佳本至磯礴胸臆者甚富乃集眾善以為己用大抵公麟以立意為先布置綠飾為次其成染精緻俗工或可學焉至率略簡易處則終不近也故創意處如吳生瀟灑處如王維謂華嚴會人物可以對地獄變相龍眠山莊可以對輞川圖是也公麟初喜畫馬學韓幹略

有增損有秀法師讓之曰伯時爲士大夫而以畫行巳可恥又作馬忍爲之乎公麟恚曰作馬無乃荡人心墮惡道耶師曰公業已習此則日夕思其情狀求爲神駿繫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必入馬胎無疑非惡道而何公麟大驚不覺身去坐榻曰今當何以洗此過師曰但當畫大士像遂畫大士像絶妙天下仕宦居京師遇休時則載酒出城拉同志二三人訪名園蔭林坐石臨水翛然終日當時富貴人欲得其筆跡者往往執禮願交而公麟靳固不答至名人勝士

則雖昧平生相與追逐不厭乘輿下筆了無難色晩得痺疾呻吟之餘猶仰手畫被作落筆形勢家人戒之笑曰餘習未除不覺至此自號龍眠居士

王逵

王逵字會之嵩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唐爲驍衛長史遭亂棄官居青山楊行密據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遣家人而以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嘗居此莫知所往逵博學能屬文尤長于講說授蘄州學者常數百人晩始登第歷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逵與劉瑗最善妻陳氏亦有賢行

唐庚

唐庚字子西丹稜人第進士爲宗子博士以張商英薦除提舉京畿常平歸蜀道卒年五十一子文若自有傳庚長兄瞻字望之後名伯虎字長孺治易春秋皆有家法元祐三年其父游瀘南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伯虎夜半蹴庚曰吾夢收父書發之得亟來

二字二日至瀘南父果病甚是日疾少間伯虎具舟侍父以歸居數日疾復作遂卒元符二年庚以貢舉事繫獄臨邛帝遣伯虎臨邛并械之後卒于家

文同

文同字與可梓潼人漢文翁之後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同自號笑笑先生善書篆隷行草飛白又善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足相躡於門同厭之投縑於地罵曰吾將以爲韈第進士遷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歷知湖州明年至陳州宛丘驛忽留

不行沐浴衣冠正坐而卒

黃伯思

黃伯思字長睿履之孫饒州司錄應求之子以履任爲假承務郎元符三年進士高等伯思好古文奇字遂以名家淳化中篆隸正行草章草飛白皆至妙絶頗好道家自號雲林子別字霄賓政和中卒年四十

李廌

李廌字方叔其先自鄆徙華廌謁蘇軾於黃州贄文求知軾謂其筆墨瀾翻有飛沙走石之勢鄉舉試禮

部軾典貢舉遺之賦詩以自責軾與范祖禹謀將同薦諸朝未幾相繼去國不果軾亡廌哭之慟中年絶進取意謂潁爲人物淵藪始定居長社卒年五十一

李格非

李格非字文叔濟南人登進士第歷太學博士以文章受知于蘇軾紹聖立局編元祐章奏以爲檢討不就戾執政意通判廣信軍召爲校書郎以黨籍罷卒年六十一格非苦心工於詞章妻王氏拱辰孫女亦善文女清照詩文尤有稱嫁趙挺之子有劉弇者字偉明安福人登進士第中博學宏詞科歷太學博士元符中有事南郊進大禮賦哲宗覽之除秘書省正字徽宗改著作郎卒

米芾

米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后藩邸恩從仕歷官太常博士知無爲軍召爲畫學博士賜對便殿芾上其子友仁所作楚山清曉圖擢禮部員外郎出知淮陽軍卒芾爲文奇險不以襲前人軌轍書法沈著飛翥得王獻之體畫亦名家尤善臨移至亂真不可辨

王安石嘗摘其詩句書于扇蘇軾亦喜譽之冠服效唐人風神蕭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與人同巾器所爲譎異人傳爲笑無爲州治有巨石狀奇醜芾大喜曰此足以當吾拜具衣冠拜之呼爲兄不能與世俯仰故數困友仁字元暉力學嗜古亦善書畫世號小米任至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芾壻吳激字彥高建州人書得芾筆意工詩能文尤長於樂府使金以知名留不遣授翰林待制知深州卒有東山集十卷有馬定國者字子卿茌平人

宣政末題詩酒家壁坐議訕得罪紹興初遊歷下以詩投僞齊劉豫豫官之至翰林學士定國嘗考唐鼓字書云是宇文周時所造作萬言引據傳記人以爲定論

魏漢津

魏漢津本蜀黥卒也自言師事唐仙人李良號李八百者授以鼎樂之法嘗過三山龍門聞水聲謂人曰其下必有玉即脫衣沒水抱石而出果玉也崇寧初朝廷方協考鍾律得召見獻樂議漢津曉陰陽數術多奇中嘗語所知曰不三十年天下亂矣未幾果驗

陳與義

陳與義字去非其先居京兆後爲洛人登上舍甲科歷太學博士高宗南遷避亂襄漢召爲兵部員外郎紹興中累官至參知政事以疾請與祠卒年四十九嘗賦墨梅徽宗嘉賞之

葉夢得

葉夢得字少蘊吳縣人登進士第歷祠部郎官遷翰林學士極論士大夫朋黨之弊專於重內輕外且乞身先衆人補郡自是或廢或起遂高宗駐蹕揚州遷翰林學士兼侍讀陳待敵之計有三曰形曰勢曰氣既而帝駐蹕杭州遷尚書左丞門下侍郎顏岐知杭州康允之皆嫉夢得又與宰相朱勝非議論不協命州民有上書訟夢得者上以夢得深曉財賦乃除提領戶部財用辭不拜紹興初起爲江東安撫大使初建康屯兵歲費無算夢得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尋拜崇信軍節度使致仕卒湖州

程俱

程俱字致道開化人以外祖鄧潤甫恩補官坐上書論事罷歸建炎中擢知秀州金兵南渡破崇德海鹽馳檄諭降俱率官屬棄城保華亭留兵馬都監守城朝廷命俱部金帛赴行在既至以病乞歸紹興初始置秘書省召爲少監奏修日曆俱撰三館舊聞比次爲書名曰麟臺故事上之擢中書舍人徐俯爲諫議大夫俱繳還以爲俯所歷尚淺近聞俯與中官唱和臣恐外人以此爲疑後二日言者論俱前棄秀州城罷與祠卒年六十七

熊克

熊克字子復建陽人御史大夫博之後紹興登進士知諸暨縣部使者芮煇薦之入為提轄文思院嘗以文獻曾覩親持白于孝宗累遷學士院權直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以言者出知台州奉祠卒年七十三

趙蕃

趙蕃字昌父其先鄭州人大父暘官寓玉山蕃以暘恩補官歷辰州司理參軍與郡守爭獄罷蕃受學劉清之清之守衡州求監安仁贍軍酒庫因以卒業至衡而清之罷蕃即丐祠從清之歸眞德秀書之國史曰蕃於師友之際蓋如此肯負國乎理宗即位以大社令與劉宰同召不拜卒年八十七蕃年五十猶問學於朱熹既耋猶患末路之難命所居曰難齋蕃賦性樂易而剛介不可奪丞相周必大與蕃契屢加引薦竟不受守臣乞錄蕃後詔其子逵補上州文學景定三年謚文節

宋隱逸列傳卷之三十四

戚同文

戚同文楚丘人幼孤事祖母以孝聞從楊慤授五經慤妻以女弟晉亂不求祿仕慤依將軍趙直疾亟以家事託同文卽為葬三世數喪直復厚禮築室聚徒登第者六十人同文純質尚信義不積財與宗翼為友長子維仕隨州書記同文就養卒於漢年七十三維太祖朝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

陳摶

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言一見成誦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自言嘗遇孫君仿麞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盃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宗聞之賜四美人摶却之不受乃作詩以謝周世宗好黃白術召留禁中命為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放還詔

州長吏歲時存問太平興國中再來朝太宗待之甚厚因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修養之道可以教人乎曰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仁聖之主也君臣協心同德勤行脩鍊無出於此琪等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賜號希夷先生數月放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升曰汝可於張超谷鑿石為室吾將憩焉石室成摶手書數百言為表如期而卒摶好讀易常自號扶搖子摶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掛壁知道士賈休復欲之輒取以與華陰隱士李琪自言開元郎官已數百歲人罕有見者關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尚童顏步履輕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為神仙皆數往來摶齋中宋祖既代周摶聞之曰天下自此定矣

种放

种放字明逸洛陽人沉默好學七歲能屬文父詡嘗令舉進士第放以業未成辭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放得辟谷術性嗜酒種秫自釀曰空山清敘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淳化三年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詔賜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盧於墓側翰林學士宋湜言其貧不克葬詔賻之四年以兵部尚書張齊賢薦詔遣赴闕齊裝錢五萬放辭不起又召赴闕詢以民政邊事放曰明王之治愛民而已即日授左司諫數日復召見賜昭慶坊第一區自是屢召對六年春表謝晉歸故山許之將行遷起居舍人景德元年春來朝二年擢右諫議大夫表乞嵩山養疾許之是冬復來朝三年以兄喪請告歸十月復至上遣內侍賁詔詢以經國大猷放上言豈伊對非敢預論述伏望寢此過聽遂其夙心上曰放能守分甚謙益可嘉也大中祥符九年命判集賢院從封太山拜給事中天禧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於龍圖閣四年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至闕下俄復還山

山人有貽書勸以棄位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祿賜既優娛飾廝僕與服於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博亦有強市者遂至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橫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侵辱之嗣宗屢貫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放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內侍就與唐觀基起第賜之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算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帝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譏之上

嘗謂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八年十一月晨興忽取前後章疏稾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酒數行而卒詔贈上親製文遣內侍致祭歸葬終南山贈工部尚書錄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初放嘗見陳摶曰子他日位白衣讚然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地間無全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子其戒哉放之晚節果如圖南之言

萬適

萬適字縱之宛丘人自號通玄子精道德經淳化中韓丕任翰林學士上問曰卿早在嵩陽當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丕以適及楊璞田誥對上悉令召至闕詔書下而誥卒璞既至對於便殿不願仕進上賜束帛遣還適最後至特授慎縣主簿數日卒田誥歷城人好著述許袞宋惟幹皆其弟子也

鄭璞

鄭璞字契玄鄭州人每乘牛往來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山窮絕處構思爲歌詩璞既被召還作歸耕賦眞宗道出鄭州遣使賜茶帛卒年七十八

李瀆

李瀆洛陽人曾祖鄘仕梁歷後唐以太子少傅致仕祖延昭殿中丞父瑩善詞賦周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爲記室因家河中乾德初爲殿中侍御史初瑩禱河祠而生瀆故名瀆字河神後改字長源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皆不答所乘馬常爲宗人借懸於纏闠人有見者以語瀆瀆即鬻之其惡貴如此眞宗祀汾陰以廷臣薦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再遣

使使閤常語諸子曰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左右一日忽曰吾當逝矣亟取筆集付諸子促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人喜吟咏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白驢過客野為詩精苦有唐人風格祀汾陰歲與李瀆並徵爲後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月無疾而卒年六十瀆即野之表兄也野卒後瀆六日

邢敦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常舉進士不第性介僻不妄交友里中號邢夫子真宗幸亳州詔授許州助教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

林逋字君復錢塘人少孤力學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常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既卒仁宗賜諡和靖先生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

高懌

高懌字文悅荊南高季興四世孫築室豹林谷從种放受業與同時張堯許勃號南山三友寇準薦之辭不起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夢道士遊素書聘爲白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每危負土成墳從既終喪去隱嵩山吳遵路扈延年論其高節詔賜粟帛

徐復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曰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范仲淹過潤州見復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命爲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沖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後居杭州數年卒京少任俠不

事家產平居好言范仲淹滕宗諒數薦之

孔旼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山之滍陽城葬其父廬墓三年賜粟帛近臣薦授秘省校書郎致仕居數年召爲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卒

何羣

何羣字通夫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石介爲太學弟子推以爲學長同舍目爲白衣御史上書言三代取士尚行誼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郯表行義賜號安逸處士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州人博通羣書尤善老易咸平中契丹渡河舉家被掠樵棄妻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遂與俗絕自號贅世翁惟以論兵擊劍爲事晚年屢遊塞下晝策於何承矩耿望求減遂復僃不用乃於城隅累磚自環謂之繭室病革入擴尸卒

張愈

張愈字少愚益州人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事以薦除試秘省校書郎願以授父顯而隱於家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期植所持柳杖於墓間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應常浮沉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之誄

陳烈

陳烈字季慈侯官人性介僻篤於孝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即罷舉仁宗屢詔不起嘉祐中以爲本州教授歐陽脩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爲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奏所授恩時司馬光爲諫官辛同列爭曰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絕毋使節行之士爲横辱所挫元祐初部使者薦之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廪俸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租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八

章詧

章詧字隱之成都人博通經史尤長易太玄蜀守累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沖退處士里人范百祿從抑太玄詧爲解述大旨曰

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卒年七十六子禩亦好古學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桂生

桂生者桐昌人不知其名人呼其爲桂五郎有屋兩

閒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前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涼其下但無用於時無求於人偶自不出爾問所以爲生曰與人擇日賣醫藥以給飦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自此食足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爾問其子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問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迹以待其歸未嘗旁游一步也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於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識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illegible]至是邪因詳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於此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於今幾何年矣

南安翁

南安翁漳州人陳元忠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几案間文籍散亂陳叩之翁翁謂予讀書乎曰種園爲生爾入城市乎曰不出十

五年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爾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二子歸拾鉏揖客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羮享客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翌日見翁倉遑行陳追詰何爲到此曰大兒鬻菓失稅爲闕吏所拘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者渠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乘父耳旁語郡守疑之呼問其所以對曰大人原係帶職正郎宣和間累典州郡守詢誥勅在否立遣使

隨見發取米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月訪之室已虛矣

徐中行

徐中行臨海人遊京師司馬光謂神清氣和可與進道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葬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甚衆羅適持來本路舉以自代又李部使者以道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謙又以八行爲一日去之黄巖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豈欲避此名非要名也陳瓘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八行先生季子庭筠有志行黄巖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年八十有五朱熹行部拜墓題詩庭筠兄庭槐庭蘭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人稱曰蘇翁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幣屬豫章帥及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獨有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揖之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有西漢書一册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雲卿也遂叩其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宜識之曰然客問德遠何如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因出書幣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答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

宋孝義列傳卷三十五

許祚

許祚江州人八世同居長幼幾八百口太宗旌其門閭歲貸米千斛又有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貝州田祚京兆惠從順十世同居廬州趙廣順安軍鄭彥圭信州俞雋八世同居陝州裴文裕六世同居襄州張巨源劉芳潭州瞿景鴻溫州陳侶江陵褚彥逢五世同居徐州彭程四世同居皆賜詔旌表門閭巨源習法律賜明法及第芳賜進士出身彥逢補教練使

陳兢

陳兢德安人陳宜都王叔明之後有伯宣者避難泉州注司馬遷史記行於世後遊廬因居德安常以著作佐郎召不起伯宣子崇爲江州長史僖宗時詔旌其門南唐又爲立義門從子江州司馬袞袞子試奉禮郎昉十三世同居長幼七百口不畜僕妾人無閒言每食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爲一席有犬百餘亦置一槽共食一犬不至衆犬不食宋初平江南仍舊免其徭役昉弟之子鴻鴻之弟兢淳化中本州歲貸粟二千石後兢死其從弟旭歲止受貸粟之半至道初遣內侍就賜御書還言旭家孝友儉讓近于淳古太宗常對近臣言之真宗以旭爲江州助教旭卒弟蘊主家事仁宗又以蘊爲助教蘊卒弟泰主之泰弟度太宗中書致仕從子延賞可並第進士

郭琮

郭琮黃巖人幼孤事母極恭順娶妻有子移居母室母年百歲耳目不衰太宗詔旌表門閭又有越州應天寺僧者幼貧無以養母剃髮乞食以給晨夕母年一百五歲而終長沙人畢贊爲引贊吏性至孝父母皆年八十餘轉運使表其事詔贊解職終養

李玭

李玭大名人力耕事父母母卒讓田與弟遂廬於墓所負土築墳又以二代及諸族葬者盡禮葬之凡三年成六墳六十餘足未嘗入縣門鄉人目爲李孝子天禧中詔賜粟帛

劉庭式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第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爲

通判初庭式未第時議娶鄉人女爲納幣既登第女喪明女家貧甚不敢復言武勸納其幼女式卒娶之生數子庭式喪之逾年不復娶軾問之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庭式後監太平觀老於廬山絕粒不食目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朱娥

朱娥者上虞朱回女也母蚤亡養祖媼娥方十歲里中無賴朱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一家驚潰獨娥號呼突前身擁蔽媼捶顏衣媼以娥故得脫顏忿恚斷其脰以死事聞賜粟帛後會稽令以配祀曹娥焉

張氏

張氏江夏民婦也里中惡少謝師乞者懷刃過其家迫欲與亂張大怒曰庸奴我可死而不可生也至以刃斷其頸猶能走擒師乞以告隣人既死詔封旌德縣君

崔氏

崔氏合肥包總妻總拯之子早亡惟一稚兒其稚兒亦卒母呂自荊來誘崔欲嫁之崔不從母見其指必死卒還包氏

趙氏

趙氏貝州人父常舉學究王則反聞女有殊色劫致之趙知其不脫乃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以禮聘賊

信之使歸其家娍具聘帛登輿而去至州解簾視之巳自縊輿中死矣

張晉卿丁氏

張晉卿妻丁氏靖康中爲金兵所得罵不巳擊死

項氏

項氏吉水人適孫氏爲里胥所逮至中途欲侵凌之項引刀自刺而死

徐氏

徐氏和州人閑中女也適同郡張弼建炎三年金人犯維揚官軍奔潰虜掠執徐欲汙之徐罵賊憝恚殺之投江中

榮氏

榮氏燚女弟也歸將作監主簿馬元穎建炎二年張遇寇儀眞榮以其姑及二女出走賊至脅之不從賊殺其女脅之益急榮厲聲詬罵遂遇害

何氏

何氏吳人吳永年之妻也金兵道三吳永年與妹及何奉母而逃爲賊所得遂投於河其妹繼之

董氏

董氏滕縣人許適劉氏建炎初盜李昱剽縣悅其色欲亂之女終不屈斷其首三年盜馬進掠臨淮王宣要其妻曹氏避之曹曰我聞婦不出閨房遂遇賊不屈見殺四年盜祝友於滁州掠人丁國賓及其妻爲所掠泣曰丁氏族流亡以盡乞存夫以續其祀遂釋夫而害之同時教卒楊就冠南劍州道出小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拒死不受汙遂遇害

譚氏

譚氏英州眞陽縣人曲江村士人吳琪妻也紹興五年盜起譚被執盜欲妻之譚罵遂遇害同時南雄李科妻謝氏保昌故村人因虜盜中數月欲犯之謝唾其面曰寧萬段我不汝狗也盜怒剉之

師氏

師氏彭州永豐人父驥宣和中爲右正言十餘日凡七八疏論權倖及廉訪使者之害而去女適范世雍子孝純建炎初賊掠方城孝純先被害賊欲汙師氏師罵曰我中朝言官女豈可受賊辱遂害之

趙氏

王來妻趙氏樂平人來監上高酒稅金兵犯筠來官逃遇金人縛繫夫婦於市門而入剽趙宛轉解縛并解來謂曰君速去俄金人出怒殺趙

陳氏

徐端友妻陳氏臨川人紹興九年盜起被驅入黃山寺逼之不從以刃加其頸罵不絕竟死之

唐氏

唐氏女蕪湖人紹興初年十七寇張遇號一窠蜂破縣女嘆曰父子無俱生理我計決矣俄賊至欲加刃父兄女趨前拜曰妾願執巾帚事將軍贖父兄命虜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身入水死

李氏

李氏得妻李氏安仁人枋得起兵敗逃入閩武萬戶恐其扇變購捕之根及家人李攜二子匿貴溪山荊棘中採草木而食景炎二年冬信兵蹤迹至山中逐就俘明年徙囚建康武指李言曰明當没入矣是夕自經獄死枋得母桂氏尤賢達自枋得遁播婦與孫

幽遠方無一怨語人問之曰義當然也

王貞婦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也德祐二年元伯顏兵徇台州婦舉家被執既而舅姑夫皆死主將見婦皙美欲內之行至嵊青楓嶺下臨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漬石易名曰青風嶺

趙氏

譚氏婦趙氏永新人景炎二年元兵掠其鄉趙氏抱嬰兒凡譚邑校中為軍卒所獲殺其舅姑執趙氏欲汙之趙罵逐與嬰兒同遇害

吳中孚妻

吳中孚妻進賢人少寡景定元年元兵亂携孫逃育死於縣之桑步曰義不辱吾夫

林老女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昏紹定三年寇犯邑入山避之猝遇欲汙之不從賊怒殺之越三日面如生

韓氏希孟

韓氏女字希孟巴陵人或曰琦之裔少明慧知讀書開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爲卒所掠將挾以獻主將女知必不免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練裙帶中有詩曰寧當血刃死不當衽席完

宋史質叙畧卷之三十七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爲王尤雄勇北侵室韋女眞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王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磧擊党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黄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之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畧述律后言於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今之賢者奈何辱之契丹主召與語悅之遂以爲謀主延徽始教契丹建牙闢府築城郭立市里以處漢人使各有配偶墾藝荒田由是漢人逃亡者少頃之延徽逃奔晉陽李克用欲置之幕府王緘疾之延徽不自安東歸省母過眞定見鄉人王德明問所之延徽曰今河北皆爲晉有當復詣契丹耳德明曰叛而復往得無取死乎延徽曰彼自吾來如喪手目今往詣之手目復完安肯害我

既省母遂復入契丹契丹主見其至大喜及克用遣使至契丹延徽寓書於克用曰非不戀英主非不思故鄉懼王緘之讒耳因以老母爲託且曰延徽在此契丹必不南牧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子德光爲天皇王石敬瑭有異志欲結契丹爲援契丹主遂滅唐因作冊晉帝敬瑭爲大晉皇帝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嬀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主又滅晉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故晉人謂之帝羓焉永康王兀欲立自稱天授皇帝已而燕王述軋殺兀欲而自立述律后又討殺述軋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暇南侵至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國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既破南唐復幸滄州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

境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以城降周主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矣以周主不豫而止至宋太宗平太原乘勝取幽薊反爲契丹將耶律休哥耶律沙耶律斜軫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宋復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于岐溝關敗績楊業死之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素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至是太宗以業既死飭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爲之使與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衆南下宋瀛州部署劉廷讓一軍皆沒契丹復漢代州城齊賢遂選廂軍二千由禦敵乃伏步卒二千於土蹬砦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爲邊患眞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于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寇準請眞宗幸澶州親征乃許成議歲幣眞宗以契丹講和放河北諸强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

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
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
畢士安之謀也士安嘗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
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
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又置國信司專主
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又欲乘釁取瓦橋關以
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宣徽劉六符來致書取故
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賴
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及報聘增納歲幣乃復遣

好如初宋神宗時契丹改國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
河東路沿邊侵界使蕭禧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
報聘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詰曰數里之
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
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
會竟不可奪乃還神宗以問王安石安石大言曰將
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界東西失地
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云

金

女眞蓋古肅愼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淥水
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
部有黑水部即今女眞其水掬之則色微黑故目之
為混同江江甚深然纔濶百步唐開元中其酋來朝
既唐世貢不絕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
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為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
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眞
是也女眞凡用兵以戈為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
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

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十五百皆有長伍長擊柝十長
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五長戰死
四人皆斬十長死伍長皆斬百長死十長皆斬將自
執旗其後烏古廼卒子劾里鉢嗣及劾里鉢疾篤呼
從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
之劾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
及頗剌淑死弟盈哥嗣盈歌死兄子烏雅束嗣時遼
主幸混同江釣魚女眞酋長在千里內者故事皆朝
會頭魚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

端立直視遼主遲之再三終不肯久烏雅束死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問之曰何故不告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遼主患其辭强遂發諸軍自爲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遂率諸部兵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傳挺而稽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圍中阿骨打救之免冑而戰或自傍射之中阿骨打顱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眞部民皆無徭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眞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乃即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眞作過大軍翦除之語金主乃剺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死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女眞無步卒惟騎兵千餘刻大小木牌係人馬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遼遂亡金主亦殞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幹離不脇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康王母韋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㮚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金主死兄孫亶立亶即位委政粘沒喝幹本兀朮以完顏亮平章事

天德三年亮弑亶自立徙都燕既又南侵謀遷汴適
亮又爲其下所殺金主雍乃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
忠建爲報諭宋國使告即位大定十七年高麗致貢
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
能辨識誤以爲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雍卒孫璟
立世宗在金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荅氏守節而死
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蘊德
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
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
既又言凡簿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敏才也皆止
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及璟即位
數年大爲北鄙阻轐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
庫空匱國勢日弱璟卒衞王永濟立永濟世宗第七
子世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蒙古主問曰
新君爲誰使曰衞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
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乘馬北去六
年秋胡沙虎弑永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
子守緒立六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元史

馬維銘曰嗚呼夫中國者帝王之所自立也仁義
道德冠裳文物之所自出也而蒙古以韃靼散部
倔然襲而有之者百有餘年豈非天地之大厄也
乎然而楚材之哭百姓希憲之薦孟子亦有名臣
之風焉如泰不華李黼李齊之死節抑以勝之豫
讓之列胡不可也

元

明職方主事馬維銘纂
刑部郎中陸基忠校

世祖　在位三十五年　中統　至元　壽八十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屋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二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為部、世奉貢於遼金、而總隸於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遂攻塔塔兒部、獲

其部長鐵木真、還次於盤佗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死、鐵木真立、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於斡難河之源、建九游日旗、自號為成吉思可汗、使撥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磔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九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繼又滅夏、避暑於六盤山、踰月、鐵木真死、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窩闊台太宗立、太宗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至封丘、入鄭

州攻汴城、金主守緒知事急、取寶玉寘於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死便火我、遂自經死、而金亡、蒙古蒙哥準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蒙古主怒宋四使臣、命諸王不花守和林、自將南伐、由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主死於合州、忽必烈北還、至開平即位、還定都於燕、召竇默許衡至開平、命劉秉忠酌古今定內外官制、後宋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擅拘留

元使、乃復起兵端、元伐宋、宋遂亡、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國號大元、世祖嘗從容問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澄、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與時代國家者、乃此物也、

成宗　在位十三年　元貞　大德　壽四十二

成宗諱鐵木耳、世祖之孫、太子眞金第三子也。成宗遺詔中宮乃出仁宗及其母居懷州。及崩、又恐武宗立、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斷武宗歸路。皇后垂簾聽政、而安西王輔之。時左丞相哈剌哈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吉日數至、皆不聽。適武宗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剌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迎仁宗於懷州。仁宗奉其母還大都。諸臣爭從安西之黨。見仁宗既至、謀以三月三日、爲賀生辰舉事。哈剌哈孫遣人啓仁宗、當先事而發。仁宗乃先二日舉

衞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則并諸王明里、執之誅阿忽台八都伯顏等。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仁宗曰、惡人潛結宮壼、亂我家法、故誅之。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遂自監國、與哈剌哈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及武宗至上都、卽位、乃廢成宗后、出居東安州、賜死。

武宗　在位四年　至大　壽三十一

武宗諱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初封懷寧王、屢立戰功、立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爲太子。

仁宗　在位九年　皇慶　延祐　壽三十六

仁宗諱愛育黎拔力八達、武宗同母弟也。仁宗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爲深。修身治國、儒道爲切。其孜孜爲治、一遵世祖之成憲。天性慈孝恭儉、爲元盛德守文之主矣。

英宗　在位三年　至治　壽二十一

英宗諱碩德八剌、仁宗嫡子也。宰臣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也。帝天性至孝、仁宗不豫、籲天願

以身代。及嗣位、用法無私、果於誅殺。姦黨畏罪、遂構大變。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弑帝於行幄。

泰定帝　在位五年　泰定　致和

泰定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長孫、裕宗之嫡孫也。初封嗣晉王。及英宗遇弑、以支庶入繼。致和元年、如上都、命僉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等居守。殂於上都。文宗不爲立廟謚、世止稱爲泰定帝。帝殂、燕鐵木兒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

當迎立之、不從者死、時周王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迎弟懷王於江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以安衆心、懷王入京師、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卽帝位、改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於是文宗遣人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勸周王南還京師、遂發卽位於和寧之北、是爲明宗、

明宗　在位半年　壽三十

明宗、諱和世㻋、武帝長子也、初封周王、出鎭雲南、泰定帝殂、大臣迎帝弟懷王圖帖木耳攝位、卽文宗也、文宗遣使迎帝、正號於和寧之北、立文宗爲太子、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帝宴諸王於行殿、八月丙戌、帝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帝暴殂、

文宗　在位五年　天曆　至順

文宗、諱圖帖睦爾、明宗弟也、初封懷王、出居建康、以致和元年九月襲位、迎明宗於沙漠、明宗立、爲太子、明宗殂、帝復襲位於上都、駕還燕都、天曆丁丑、明太祖誕生於濠梁之鍾離鄕、

寧宗　在位二月而殂

寧宗、諱懿璘質班、明宗次子也、初封鄜王、文宗殂、燕鐵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以文宗遺命立之、時甫年七歲、百司庶務、咸啓皇后、取進止、

順帝　在位三十六年　元統　至元　至正

順帝、諱妥懽帖木兒、明宗長子也、文宗時、被讒出居廣西、寧宗殂、遂登大寶、以世祖在位長久、詔改元統三年、仍爲至元元年、至元六年、詔以文宗假讓位之名、以實璽來上、皇考、躬邀之際、謀爲不軌、又謂朕非明宗之子、叔嬸舍長嫡立幼、其命徹去圖帖睦爾在廟之主、削太皇太后之號、放燕帖古思於高麗、至正二年、開金口河、費用不貲、卒無成功、帝迎西番僧行運氣之術、教宮女作天魔之舞、七年、沿江兵起、二十六年、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明年徐達與常遇春會
諸將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北奔應昌二年殂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
八剌爲崇禮侯

元列傳卷之一

木華黎

木華黎札剌兒氏父孔温窟哇以戚里故在太祖麾
下從平篾里吉征乃蠻部數立功後乃蠻叉叛太祖
與六騎走中道乏食擒水際槖駝殺之燔以啖太祖
追騎至及而太祖馬斃五騎相顧駭愕孔温窟哇以
所乘馬濟太祖身當追騎死之太祖獲免有子五人
木華黎其第三子也生時有白氣出帳中神巫異之
曰此非常兒也及長多智畧猿臂善射挽弓二石強

與博爾术博爾忽赤老温事太祖俱以忠勇稱號掇
里班曲律猶華言四傑也一日太祖從三十餘騎行
谿谷間顧謂曰此中或遇寇當奈何對曰請以身禦
之既而寇果自林間突出矢下如雨木華黎引弓射
之三發中三人其酋呼曰爾爲誰曰木華黎也歲丙
寅太祖即皇帝位首命木華黎博爾术爲左右萬户
從[illegible]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金主璟殺戮宗
親荒淫日恣帝曰朕出師有名矣遂伐金木華黎曰
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

戈大呼陷陣、帝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詔封太師國王、都行省承制行事、賜誓券黃金印、疾篤、召其弟帶孫曰、我爲國家助成大業、擐甲執銳垂四十年、東征西討、無復遺恨、第恨汴梁未下耳、汝其勉之、薨年伍十四、子孛魯嗣、

博爾朮

博爾朮阿兒剌氏、志意沉雄、善戰知兵、事太祖潛邸、君臣之契、猶魚水也、太祖即位、君臣之分益密、皇子察哈歹出鎮西域、有旨從博爾朮受教、博爾朮教以

人主經涉險阻、必獲善地、所過無輕舍止、太祖謂皇子曰、朕之教汝、亦不踰是、未幾、賜廣平路戶一萬七千三百有奇爲分地、以老病薨、

博爾忽

博爾忽許兀慎氏、事太祖爲第一千戶、歿於敵、子脫歡襲職、從憲宗四征不庭、有拓地功、

塔察兒

塔察兒、博爾忽從孫也、幼直宿衛、金主遷蔡州、塔察兒帥師圍蔡、滅金、卒、子別里虎䚟嗣、爲火兒赤、力戰死、次曰宋都䚟、至元七年、賜金虎符、襲萬戶、有功、

速不台

速不台、蒙古兀良合人、其先世獵於斡難河上、遇敦必乃皇帝、因相結納、至太祖時、已五世矣、速不台驍勇善騎射、帝曰、速不台枕于血戰、爲我家宣勞、賜以大珠銀罌、太祖即位、以禿滅干公主妻之、後大會、飲以馬乳及蒲萄酒、言征怯憐時事、曰當時所獲、皆速不台功也、卒年七十三、贈上柱國、

怯怯里

怯怯里、斡耳那氏、太宗七年南伐、以千戶從、賜金符、有功、易金虎符、加顯武將軍、子捏古䚟、元貞元年、爲蒙古侍衛親軍百戶、

塔不已兒

塔不已兒、東呂紇氏、太宗時以招討使將兵出征、破信安河南、以功授金虎符征行萬戶、歲甲寅、以疾卒、子脫察剌襲職、歲己未、率兵渡江、破十字寨、命其子重喜從行、重喜率先引弓射中敵兵、重喜襲職、有功、卒、子慶孫襲職、皇慶二年卒、子孛蘭奚襲、

直脫兒

直脫兒、蒙古氏、父阿察兒事太祖、爲博兒赤、直脫兒、從太宗征欽察康里回回等部、有功、以直脫兒爲達魯花赤、卒、子哈蘭木襲、佩虎符、有功、從子忽剌出襲職、與宋軍戰焦山江中、忽剌出身被數傷、累創力戰、遷右丞、進平章政事、卒、

李楨

李楨、字幹臣、其先西夏國族子也、金末、楨以經童中選、既長、入爲質子、以文學得近侍、太宗嘉之、從大將

察罕下淮甸、楨以功佩金符、楨奏尋訪天下儒士、令所在優贍之、授襄陽軍馬萬戶、卒於合州、年五十九、

楊惟中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金末、以孤童子事太宗、知讀書、有膽畧、太宗器之、年二十奉使西域三十餘國、遷陝右四川宣撫使、時諸軍帥橫侈病民、郭千戶者尤甚、殺人之夫、而奪其妻、惟中戮之以狥、卒年五十五、

史天倪

史天倪、字和甫、燕之永清人、曾祖倫、少好俠、因築室發土得金、始饒、祖成珪、倜儻有父風、父秉直讀書尚義氣、癸酉、太師國王木華黎統兵南伐、所向殘破、秉直詣涿州軍門降、木華黎欲用秉直、秉直辭而薦其子、乃以天倪爲萬戶、甲申夏、大名總管彭義斌以宋兵犯河朔、天倪逆戰於恩州、義斌兵敗、入保大名、乙酉師還、聞武仙之黨據西山腰水鐵壁二砦以叛、天倪直擣其巢穴、盡擒殺之、仙怒謀作亂、乃設宴邀天倪、有知其謀者止天倪、母往、天倪不從、遂爲仙所殺、天倪之赴真定也、秉直密戒之曰、觀武仙之辭氣、終

不爲我用、宜備之、天倪曰、我以赤心待人、人或相負、天必不容、願無慮、秉直乃携其孫楫權還北京、至是人服其先識、天倪死、時年三十九、天祥父懷德尚書秉直之弟也、歲癸酉大師國王木華黎從太祖伐金、天祥隨秉直迎降於涿、木華黎命懷德就領其黑軍隷帳下、署天祥都鎮撫、癸未春還軍河朔、賜金虎符授蒙古漢軍兵馬都元帥、太宗用兵河南、與之從行轉漕河上、給餉諸軍、戊午秋九月、以疾卒、年六十八、

劉敏

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人歲壬申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禪房兵至父母棄敏走大將憐而收養之一日帝宴諸將於行營敏隨之入帝見其貌偉異之召問所自俾留宿衛習國語閱二歲能通諸部語帝嘉之賜名王山干出入禁闈辛丑春授行尚書省定宗即位詔敏與奧都剌同行省事退居年豐世祖南征過年豐敏入見諭之曰我太祖勵精圖治見而知者惟卿爾汝春秋高其衆次以爲後法求義病歸於燕夏四月卒年五十九

王檝

王檝字巨川鳳翔虢縣人性倜儻弱冠舉進士不第乃入終南山讀書涉獵孫吳泰和中復下第詣闕上書論當時急務金主俾給事縉山元帥府尋用元帥高琪薦特賜進士出身授副統軍守涿鹿監太祖將兵南下檝嬰城三日兵敗見執將戮之神色不變帝義而釋之授都統佩以金符庚寅從征關中長驅入京兆進克鳳翔請於太宗曰此臣鄉邦也願入城訪求親族果得族人數十口以歸壬辰從攻汴京癸巳奉命持國書使宋以兀魯剌副之至宋宋人甚禮重之即遣使以金幣入貢檝前後凡五往以和議未決隱憂致疾卒於南宋人重則之仍遣使歸其柩葬於燕子六人

高宣

高宣遼陽人太宗元年詔宣爲元帥賜金符統兵從睿宗攻大名從破金兵三峯山降宣者二十餘戶子天錫事世祖潛邸爲必闍赤入宿衛甚見親幸中統二年授以其父官爲鷹坊都總管卒子諒裕宗封

燕王以爲特賞即俾命襲其父官爲鷹坊都總管裕宗甚愛之卒子塔失不花成宗命世其祖父官英宗居東宮塔失不花撰集前代嘉言善行名曰承華事畧并幽風畫圖以進

王玉汝

王玉汝字君璋鄆人少習吏事金末遷民南渡玉汝奉其親從間道還行臺嚴實入據鄆署玉汝爲掾史稍遷補行臺令史中書令耶律楚材過東平奇之歲授東平路奏差官以事至京師遊楚材門待之若家

人父子然戊戌以東平地分封諸勳貴玉汝進言曰嚴實以三十萬户歸朝廷崎嶇兵間今裂其土地析其人民非所以旌有功也由是得不分還行臺知事累官至龍虎衛上將軍壬子以病謝事杜門日以經史自娛乙卯嚴實子忠濟使人謂玉汝曰君開父矣可暫起爲吾分憂玉汝堅辭以參議印強委之不得已起視事僅五六日而玉汝卒

焦德裕

焦德裕字寬父其遠祖贊從宋丞相富弼鎮尾橋關

遂爲雄州人父用仕金由東鹿令陞千户守雄州北門太祖兵至州人開南門降用猶力戰遂生獲之帝以其忠壯釋不殺復舊官徇地山東未嘗妄殺一人卒年六十二德裕通左氏春秋少拳勇善射從其舅解昌軍中金將武仙殺真定守史天倪仙既敗走其黨趙貴王顯齊福等保仙故壘數侵掠太行太宗擇廷臣有才辯者往招之楊惟中以德裕薦遂使真定降齊福擒趙貴王顯亾走德裕追射殺之其地悉平平章阿合馬辟丞相伯顏攻丁家洲降卒事奏以德裕爲中書參政欲假一言證成之辭不從父之復僉行省事卒年六十九子簡餘姚州知州累信州治中

石珪

石珪泰安新泰人宋徂徠先生守道之裔孫也金貞祐南渡兵戈四起珪率少壯負險自保與勝陽陳敬宗聚兵山東破張都統李霸王兵於龜蒙山宋將鄭元龍以兵迎敵珪敗之衆呼爲太尉歲戊寅太祖使葛葛不罕與宋議和己卯珪令麾下直抵尋斯干城入覲太祖庚辰宋果渝盟珪棄其妻孔氏子金山杖

劒渡淮宋將追之曰太尉迴完汝妻子珪不顧宋將沉珪妻子於淮遂與李温困孛里海歸木華黎癸未太祖詔曰石珪棄妻子提兵順歸戰勝攻取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東平兵馬都總管山東諸路都元帥餘如故與金將鄭從宜連戰被擒曰吾身事大朝當縛爾以獻金主大怒烹殺於市

鄭鼎

鄭鼎澤州陽城人幼孤能自立讀書曉大義不妄言笑既長勇力過人尤善騎射初爲澤潞遼沁千户憲

宗征大理國自六盤山經臨洮下西番諸城抵雪山山徑盤屈舍騎徒步嘗背負憲宗以行至金沙河波濤洶湧帝臨水旁危石立馬觀之鼎諫曰此非聖躬所宜親扶下馬帝嘉之中統元年以功遷平陽太原兩路萬戶斬黄二州叛鼎將兵討之戰於樊口舟覆溺死年七十有三

汪世顯

汪世顯字仲明鞏昌鹽川人系出旺古族仕金屢立戰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皇子闊端駐兵城下始率

衆降即從南征斬嘉陵擣大安與宋援軍遇斬首三千餘級賜虎符錦衣玉帶世顯先已遘疾至是加劇皇子遣醫絡繹往療竟不起卒年四十九

高智耀

高智耀河西人世仕夏國曾祖逸大都督府尹祖良惠右丞相智耀登本國進士第夏亡隱賀蘭山皇子闊端鎮西凉儒者皆隸役智耀詣藩邸言儒者給復已久一旦與厮養同役非便請除之皇子從其言欲奏官之不就世祖即位召見力言儒術有補治道帝翰林學士擢西夏中興等路提刑按察使至上京卒

安童

安童木華黎四世孫霸突魯長子也中統初世祖追錄元勳召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在百寮上母弘吉剌氏昭睿皇后之姊通籍禁中世祖一日見之問及安童對曰安童雖幼公輔器也世祖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至元五年廷臣密議立尚書省以阿合馬領之乃先奏以安童宜位三公事下諸儒議商挺倡言曰安童

國之柱石若爲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實奪之權也甚不可衆曰然事遂寢帝諭安童及伯顔等曰近史天澤姚樞纂定新格朕已親覽皆可行之典汝等亦當一一留心參考豈無一二可增减者各令紀錄促議行之時天下待報死囚五十人安童奏其中十三人因鬭毆殺人餘無可疑於是詔以所奏十三人免死從軍二十四年復立尚書省安童切諫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桑哥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不聽三十年正月以疾薨於京師樂安里第年四十九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用布魯海牙人也世祖爲皇弟希憲年十九得入侍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懷以進世祖目曰廉孟子憲宗崩訃音至希憲啓世祖頗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詔以希憲爲中書行泰蜀省事與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戰西涼俘斬略盡得渾都海阿藍答兒二叛首以送泉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眞男子也進平章政事時年三十矣希憲在中書至元元年丁母憂率親族行古喪禮勺

飲不入口者三日有詔奪情起復希憲雖不敢違旨然出則素服從事入必縗絰及喪父亦如之奸臣阿合馬領左右部專總財賦會其黨相攻擊帝命中書推覈衆畏其權莫敢問希憲窮治其事狀聞七年詔釋縶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爲怨家所告縶大都獄既釋之矣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即與左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希憲居家何爲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爲意責其罷政而不後求進也阿合馬因譖之曰希憲日與妻子宴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十一年詔起希憲爲北京行省平章政事將行肩輿入辭賜坐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大府鎭之帝急召希憲還使行省荊南賜坐時宋故官禮謁大府必厚致珍玩希憲拒之且語之曰汝等身仍故官或不次遷擢當念聖恩盡力報効希憲疾久不愈十四年近臣董文忠言江陵濕熱如希憲病何即召希憲還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

建祠希憲還囊橐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希憲卒年五十子六人孚恪恂恍恒惇皆大官

伯顏

伯顏蒙古八隣部人曾祖述律哥圖事太祖爲八鄰部左千戶祖阿剌襲父職兼斷事官平忽禪有功得食其地父曉古台世其官從宗王旭烈兀開西域伯顏長於西域至元初旭烈兀遣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

弟妻之半、十一年、大舉伐宋、伯顏以宋主至上都、世祖勞伯顏、伯顏再拜謝曰、奉陛下成算、阿术効力、臣何功之有、十四年、諸王昔里吉劫北平王、拘安童、脅宗王以叛、命伯顏率師討破之、伯顏之取宋而還也、詔百官郊迎以勞之、平章阿合馬先百官半舍、道謁伯顏、解所服玉鉤條遺之、且曰、寶玉固多、吾實無所取、勿以此為薄也、阿合馬謂其輕已、思中傷之、乃誣以平宋時取其玉桃盞、按之無驗、阿合馬既死、有獻此盞者、帝愕然曰、幾陷我忠良、別吉里迷失嘗誣伯顏

以死罪、未幾、以他罪誅、勅伯顏臨視、伯顏與之酒、愴然不顧而返、世祖問其故、對曰、彼自有罪、以臣臨之、人將不知天誅之公也、成宗即位於上都之大安閣、親王有違言、伯顏握劍立殿陛、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述所以立成宗之意、辭色俱厲、諸王股栗、趨殿下拜、薨年五十九、追封淮安王、謚忠武、

徹里

徹里、燕只吉台氏、曾祖太赤、為馬步軍都元帥、從太祖定中原、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徐、徹里幼孤、母蒲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擢利用監、徹里具陳桑哥姦貪誤國害民狀、帝命籍其家、得珍寶如內藏之半、桑哥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陞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改江浙行省、入為中書平章政事、以疾薨、年四十七、薨之日、家貲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謚正憲、子朶兒只、江浙行省左丞、

不忽木

不忽木、一名時用、字用臣、世為康里部大人、康里即

漢高車國也、祖海藍伯、嘗事克烈王可汗滅、即棄家、從數千騎望西北馳去。太祖遣使招之。荅曰、昔與帝同事王可汗。今王可汗既亡。不忍改所事。遂去。莫知所之。子十人、皆為太祖所虜、燕真最幼、年方六歲、太祖以賜莊聖皇后、后憐而育之、遣侍世祖於藩邸、長從征伐、有功、世祖即位、燕真未及大用而卒、官止衛率、不忽木、其仲子也、資禀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奇之、世祖嘗欲觀國子所書字、不忽木年十六。獨書貞觀政要數十事以進。帝知其寓規諫意。嘉歎久

之至元十五年出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阿合馬以貲財諂媚權貴貸錢於官約償牛馬至則抑取部民所產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不忽木往始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同民饑不忽木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合馬所善宰臣奏不忽木擅發軍儲又鍛鍊阿合馬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審視阿合馬竟伏誅桑哥奏立尚書省誣殺參政楊居寬郭祐不忽木爭之不得桑哥深忌之嘗指不忽木謂其妻曰

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食責以不坐曹理務欲加之罪遂以疾免車駕還自上都其弟野禮審班侍坐輦中帝曰汝兄必以某日來迎不忽木果以是日至帝見其癯甚問其祿幾何左右對滿病假者例不給帝念其貧命盡給之拜翰林學士麥术丁請復立尚書省專領右三部不忽木庭責之曰阿合馬桑哥相繼誤國身誅家没奈何又欲效之乎成宗即位執政奏以為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謂帝曰忽木朝廷正人帝復留之竟以與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

元貞二年春召至便殿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忽木曰貞實勝於臣乃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何功敢當制去重字卒年四十六忽木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使還則母已死號慟嘔血幾不起

完澤

完澤土別燕氏祖土薛從太祖起朔方父線真宿衛禁中完澤以大臣子選為裕宗王府僚屬裕宗為皇

太子署詹事長至元二十八年桑哥伏誅完澤入相革桑哥弊政世祖崩完澤受遺詔元貞以來朝廷恪守成憲詔書屢下散財發粟不惜鉅萬以頒賜百姓當時以賢相稱之薨年五十八諡忠憲

忙兀台

忙兀台蒙古達達兒氏祖塔思火兒赤從太宗定中原有功忙兀台事世祖為博州路奥魯總管至元七年九月以兵攻樊拔古城繼敗宋軍於安陽灘十五年師還福州拜參知政事二十七年特命為丞相忙

兀台之在江浙、專愎自用、又易置戍兵、平章不憐吉台、言其變更伯顏阿朮成法、帝每戒敕之、旣死、臺臣劾郎中張斯立罪狀、而忙兀台追死、劉宣及其屯田無成事、始聞於帝云、子三人、帖木兒不花、孛蘭奚襲萬戶、亦剌出中書參知政事

奥魯赤

奥魯赤、札剌台人、曾祖豁火察、驍果善騎射、太祖出征、每提精兵爲前驅、祖朔魯罕、有膂力、父式木台、從太宗征杭里部、奥魯赤性朴魯、智勇過人、早事憲宗、帶御器械、得見親任、戊午扈駕征蜀、攻釣魚山、至元五年、攻襄陽、授金符、蒙古軍萬戶、二十三年春、拜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夏四月赴召上都、命佐鎮南王征交趾、帝慰諭之曰、昔木華黎等戮力王室、勞名迄今不朽、卿能勉之、豈不並美於前人乎、大德元年春三月卒、年六十六、子拜住、明威將軍、脫桓不花、驃騎衛上將軍

懷都

懷都、斡魯納台氏、祖父阿朮魯、與太祖同飲黑河水、

其子不花襲職、中統二年、不花卒、子幼、兄子懷都繼領其職、中統三年春、李璮叛、詔懷都從親王哈必赤討之、至元三年、充邳州監戰萬戶、十四年、授鎮國上將軍、淛東宣慰使、討台慶叛者、戰於黃奢嶺、又戰於溫州白塔屯寨、轉戰至於漳泉興化、平之、卒、子八、忽台兒官至通奉大夫淛東道宣慰使、不花子忽都荅兒旣長、分襲蒙古軍千戶

拜降

拜降、北庭人、父忽都、武勇過人、由宿衛爲南宿州鎮將、分守并縣、後從世祖南征、忽都卒、時拜降生甫數月、母徐氏、鞠育教誨甚至、丞相阿朮南攻襄陽江陵諸郡、以偏裨隸麾下、大德元年、還浙東廉訪副使、至大二年、仁宗奉皇太后避暑五臺、拜降供給道路、無有闕遺、恩賚尤渥、初徐氏盛年守節、曰有子如是、吾死可瞑目矣、拜降居喪盡禮、未及起復、延祐三年卒

探馬赤

探馬赤、禿立不帶人、從諸王㳂赤征蜀、至元九年、從行省也速帶兒征建都、獨以銳卒千五百人、與建都

兵戰於梅子嶺大敗之十九年卒子拜延襲蒙古軍
萬戶戍甘州

帖木兒不花

帖木兒不花答答里帶人父帖赤中統二年賜虎符
授西川便宜都元帥帖木兒不花中統初入備宿衛
至元七年授虎符二十五年拜四川等處行尚書省
平章政事其兄帖木厘幹務以蒙古軍千戶從伐蜀
有功行樞密院承制授萬戶

塔出

塔出蒙古札剌兒氏父札剌台歷事太祖憲宗塔出
以勳臣子至元十七年授昭勇大將軍二十二年入
覲帝慰勞久之且問曰太祖命爾父札剌台聖旨爾
能記否塔出應對周旋不踰禮節帝嘉之賜以玉帶
弓矢拜龍虎衛上將軍二十八年賜明珠虎符充蒙
古軍萬戶卒於位子答蘭

葉仙鼐

葉仙鼐畏吾人父土堅海牙以才武從太祖太宗平
金及西夏俱有功仙鼐幼事世祖於潛藩從征土蕃
雲南常爲前驅歷二十四年遷雲南行省平章政事
尋改江西行省平章政事巨盜鍾明亮積年爲寇仙
鼐討擒之至元三十一年成宗即位召還賜玉帶改
陝西行省平章政事謝事歸隴右十年卒子完澤太
子詹事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

脫歡

脫歡刺兒台氏祖荀者父脫端爲萬戶從皇子濶出
忽都禿略汴宋睢宿等州至元十三年右丞相遣脫
歡援高郵軍十四年春授懷遠大將軍十五年春從
親王幹魯忽台西征有功平閩盜改武昌路卒

月乃合

月乃合字正卿其先屬雍古部徙居臨洮之狄道金
畧地盡室遷遼東曾祖帖木爾越哥仕金爲馬步軍
指揮使官名有馬因以馬爲氏祖把掃馬野禮屬徙
靜州之天山以財雄邊宣宗遷汴父昔里吉思辟尚
書省死國事贈輔國上將軍月乃合好學負氣父死時
年方十七奮然投冠於地曰吾父死國難吾獨不能
紓家難乎會國兵破汴侍母北行艱關鋒鏑中比見

憲宗辭客端謹帝嘉賞之、命贊卜只兒斷治官事以
燕故城爲治所、乃合蔑然以治道自任世祖將親征
阿里不哥乃合出私貯市馬二百以助軍帝厚賜其
家曰當償汝也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卒年四十八

愛薛

愛薛、西域弗林人、通西域諸部語、工星曆醫藥、初事
定宗、直言敢諫、時世祖在藩邸、器之中統四年、命掌
西域星曆醫藥二司事、至元十三年、丞相伯顏平江
南還姦臣以飛語讒之、薛叩頭諫得解、仁宗時封秦

國公、卒追封太師、子五人、

禿忽魯

禿忽魯字親臣、康里亦納之孫亞禮達石第九子也
世祖命與也先鐵木兒不忽木從許衡學、帝一日問
其所學、忽魯與不忽木對曰三代治平之法也、成宗
即位、遷江浙右丞、適歲旱、方至而雨民心大悅、未幾
平章不忽木卒、帝思之、問近侍曰群臣孰有似不忽
木者、賀伯顏對曰忽魯其人也、且先帝所知、遂驛召
還、賜雕鞍弓矢、遷樞密副使、大德七年卒、年四十八

哈剌哈孫

哈剌哈孫、斡剌納兒氏、曾祖啓昔禮、始事王可汗脫
斡璘王可汗與太祖約爲兄弟、及太祖得衆陰忌之、
謀害太祖、啓昔禮潛以其謀來告太祖、乃與二十餘
人一夕遁去、諸部聞者多歸之、還攻滅王可汗、併其
衆擢啓昔禮爲千戶、賜號答剌罕、從平河西西域諸
國、祖博理察、太宗時從太弟睿宗攻河南、取汴蔡滅
金、賜順德以爲分邑、父囊加台、從憲宗伐蜀卒於軍
哈剌哈孫、威重不妄言笑、善騎射、工國書、又雅重儒

術至元九年世祖錄勳臣後、命掌宿衛、襲號答剌罕
成宗崩時、武宗撫軍北邊、仁宗侍太后在懷慶、諸奸
臣謀斷北道、請成后垂簾聽政、立安西王阿難答、哈
剌哈孫密遣使北迎武宗、南迎仁宗、武宗至自北、即
帝位、拜太傅、錄軍國重事、仍總百揆、賜宅一區、以其
子脫歡入侍、薨年五十二、帝聞驚悼曰喪我賢相、子
脫歡重厚有父風、致和元年卒子辭職、

拜住

拜住、安童孫也、五歲而孤、太夫人教養之、稍長、宏遠

端亮有祖風。至大二年，襲爲宿衛長。英宗登極，拜中書平章政事。帝嘗諭左右曰：汝輩慎之，苟陷國法，我雖曲赦，住不汝恕也。至治元年春正月，帝欲結綵樓於禁中、元夕張燈設宴。時居先帝喪，參議張養浩上疏住，謂當進諫。即袖其疏入奏，帝悅而止。右丞相鐵木迭兒貪濫譎險，屢殺大臣，鬻獄賣官，廣立朋黨。尤惡平章王毅、右丞高昉，因在京諸倉糧儲失陷，欲奏誅之。住密言於帝曰：論道經邦，宰相事也；以金穀細務責之，可乎？帝然之，俱得不死。鐵木迭兒復引參知

政事張思明爲左丞，以助己。思明爲盡力，忌住方正，每與其黨密語謀中傷之。左右得其情，乘間以告，請備之。住曰：我祖宗爲國元勳，世篤忠貞，百有餘年。今年少叨受寵命，蓋以此耳。人臣協和，國之利也。今以右相讐我，我求報之，非特吾二人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吾知盡吾心，上不負君父，下不負士民而已。鐵木迭兒過惡日彰，住悉以奏聞，帝悟，奪其官，仆其碑。奸黨鐵失甚懼。晋王也孫帖木兒時鎮北邊，鐵失潛遣人至晋王所，告以逆謀，約事成推王爲帝，王命囚之，遣使赴上都告變。未至，車駕南還，次南坡，鐵失與赤斤鐵木兒等夜以所領阿速衛兵爲外應，殺住，弒帝於行幄。晋王即位，鐵失等伏誅。住母怯烈氏，年二十二寡居，守節。住之賢，母教之也。後封東平王夫人。子篤麟鐵穆爾。

脫烈海牙

脫烈海牙，不畏吾氏，世居別失拔里之地。曾祖闊華八撒术，當太祖西征，導其主亦都護迎降。祖八剌术，始徙真定，仕至帥府鎮撫。富而樂施。父闊里赤，性純正，

知讀書。烈海牙幼嗜學，性整暇，雖居倉卒，未嘗見其惉遽。拜監察御史。江西胡參知殺其弟，訟久不決，烈海牙一訊竟決其獄。進荆湖北道宣慰使。適歲人饑食，烈海牙先發廩賑之，而後以聞，朝議韙之。至治三年，遷淮東宣慰使。十月，以疾卒於廣陵，年六十有七。弟觀音奴，廉明材幹，亦仕至淛顯云。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特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爲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爲之臣敢讎君耶帝重其言處之左右遂呼吾圖撒合里而不名吾圖撒合里蓋國語長髯人也帝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以相符應指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家爾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楚材知其爲角端太宗卽位條便宜一十八事須天下帝悉從之惟貢獻一事不允楚材曰蠹害之端必由於此帝曰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歛自私貲至鉅萬而官無儲偫近臣別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如陳時可趙昉等皆寬厚長者極天下之選參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帝至雲中卽日拜中書令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言金人抗拒日久宜屠之楚材馳入奏若盡殺之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帝素嗜酒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帝悟自庚寅定課稅格至甲午平河南歲有增羨至二百二十萬兩楚材極力辨諫至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帝曰爾欲搏鬭耶又曰爾欲爲百姓哭耶歲辛丑帝崩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姦回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奏曰當有驚擾然訖無事居無何朝廷用兵事起倉卒后遂令授甲選腹心至欲西還以避之楚材進曰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乃定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薨於位年五十五至順元年追封廣寧王謚文正子鉉鑄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秉直季子也、身長八尺、音如洪鍾、善騎射、勇力絶人、戊午秋、從憲宗伐宋、由西蜀以入、己未夏、駐合州之釣魚山、軍中大疫、方議班師、宋將呂文德、以艨艟千餘、泝嘉陵江而上、北軍迎戰不利、帝命天澤禦之、中統元年、世祖卽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卽具疏以對、大畧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二年、拜中書右丞相、天澤在憲宗時、奏臣先兄天倪有二子、

一子管民政、一子掌兵權、臣復入叨寄遇、一門之內處三要職、分所當辭、臣可退休、帝曰、卿奕世忠勤、有勞於國、一門三職、何愧何嫌、竟不許、天澤奏兵民之權、不可併於一門、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子姪卽日解兵符者十七人、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右丞相如故、十一年、詔天澤與丞相伯顏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至郢州遇疾、還襄陽、帝遣侍臣賜以葡萄酒、且諭之曰、卿自朕祖宗以來、躬擐甲冑、跋履山川、宜力多矣、又卿首事南伐、異日功成、皆卿力也、

勿以小疾阻行爲憂、可且北歸、善自調護、還至真定、帝又遣其子杠與尚醫馳視、賜以藥餌、天澤因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愼勿殺掠、語不及它、以十二年二月七日薨、年七十四、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尤熟于資治通鑑、立論多出人意表、入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韓滉告劉晏之語曰、顧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爲、因以謝之、言者慙服、出入將相

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比於郭子儀曹彬云、子格、湖廣行省平章事、樟、真定順天新軍萬戶、棣、衛輝路轉運使、杠、湖廣行省右丞、杞、淮東道廉訪使、梓同知澧州、楷、同知南陽府、彬、中書左丞、

董文炳

董文炳字彦明、俊之長子也、父歿時、年始十六、儼如成人、歲乙未、以父任爲藁城令、世祖在潛藩、癸丑秋、受命憲宗征南、詔文炳率義士四十六騎從行、人馬道死殆盡、及至吐蕃、止兩人能從、兩人者、挾文炳徒

行躑蜀道路取死馬勿續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然志益厲期必至軍會使者過遇文炳還言其狀時文炳弟文忠先從世祖軍世祖即命文忠解尚廐五馬載粮糧迎文炳伯顏以宋主入覲有詔留事一委文炳禁戢豪猾撫慰士女宋民不知易主時翰林學士李槃奉詔招宋士至臨安文炳謂之曰國可滅史不可滅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餘年其太史所記具在史館宜悉收以備典禮乃得宋史及諸注記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十五年八月天壽節禮成賜宴命坐

上坐諭宗室大臣曰董文炳功臣也理當坐是每尚食上食輒輟賜文炳是夜文炳疾復作勑賜御醫日來診視九月十二日疾篤洗沐而坐召文忠等曰吾以先人死王事恨不為國死邊今至此命也願董氏世有男能騎馬者勉力報國則吾死瞑目矣言畢就枕卒子士元士選

張弘範

張弘範字仲疇柔第九子也善馬槊頗能為歌詩年二十時兄順天路總管弘略上計壽陽行都留弘範攝府事吏民服其明決中統初授御用局總管三年改行軍總管十一年丞相伯顏伐宋弘範為前鋒十二年次瓜州戰焦山弘範以一軍從旁橫衝之宋師遂敗十四年師還授江東道宣撫使十五年授蒙古漢軍都元帥宋師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入朝賜宴內殿慰勞甚厚未幾瘴疾作卒年四十三諡獻武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初名侃因從釋氏名子聰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為官族曾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

因家焉故自大父澤而下遂為邢人庚辰歲木華黎取邢州立都元帥府以其父潤為都統事定改署州錄事歷鉅鹿內丘兩縣提領所至皆有惠愛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志氣英爽不羈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聞其博學多材藝邀與俱行既見應對稱旨屢承顧問秉忠於書無所不讀尤邃於易及邵氏經世書至於天文地理律曆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愛之海雲南還秉忠遂留藩邸至元元年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

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賜第奉先坊初帝命秉忠相地於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於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宮室八年奏建國號曰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十一年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無子以弟秉恕子蘭璋為後

張文謙

張文謙字仲謙邢州沙河人幼聰敏善記誦與太保

劉秉忠同學世祖居潛邸受邢州分地秉忠薦文謙可用歲丁未召見應對稱旨命掌王府書記日見信任世祖以大明曆歲久寖差命許衡等造新曆乃授文謙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以總其事至元十九年拜樞密副使歲餘以疾薨於位年六十八諡忠宣長子晏仕至御史中丞

郝經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澤州之陵川家世業儒祖天挺元裕嘗從之學金末父思溫辟地河南之魯山河南亂居民匿窖中亂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經母許亦死經以蜜和寒菹汁決母齒飲之即蘇時經九歲人皆異之金亡徙順天家貧晝則負薪米為養暮則讀書居五年為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為上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往來燕趙間元裕每語之曰子貌類汝祖才器非常勉之憲宗二年世祖以皇弟開邸金蓮川召經諮以經國安民之道條上數十事大悅遂留王府乃以楊惟中為江淮荊湖南北等路宣撫使經為副將世祖即位以經為翰林

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告即位且定和議時經有重名平章王文統忌之既行文統陰屬李璮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經乃上表宋主願附魯連之義居七年從者怒鬪死者數人經獨與六人處別館又九年丞相伯顏奉詔南伐帝遣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行樞密院都事郝庸入宋問執行人之罪宋懼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秋七月卒年五十三二弟彝庸皆有名彝字仲常隱居以壽終庸字季常終潁州守子采麟亦賢仕至燕訪使

姚樞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後遷洛陽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略楊惟中乃與之偕覲太宗世祖在潛邸遣趙璧召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乃爲書數千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帝嘗論天下人材及王文統樞曰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至是文統果因李璮謀叛伏誅四年拜中書左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謚曰文獻子煒仕爲平章政事從子燧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以文章大家知名卒謚曰文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世祖出王秦中以樞爲勸農使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卒年七十三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名魯齋書院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子師可

竇默

竇默字子聲初名傑字漢卿廣平肥鄉人幼知讀書毅然有立志金主遷蔡默恐兵且至又走德安孝感令謝憲子以伊洛性理之書授之適中書楊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釋之士默乃北歸世祖在潛邸遣召之

問以治道默首以三綱五常爲對以默爲翰林侍講學士默嘗與劉秉忠姚樞劉肅商挺侍上前默言君有過舉臣當直言都俞吁咈古之所尚默既老不視事帝數遣中使以珍玩及諸器物往存問焉十七年加昭文館大學士卒年八十五子履集賢大學士

王磐

王磐字文炳廣平永年人世業農歲得麥萬石鄉人號萬石王家父禧金末入財佐軍與金人遷汴乃舉家南渡河居汝之魯山磐年方冠從麻九疇學于郾

城客居貧甚日作糜一器晝為朝暮食年二十六擢
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及河南被兵磐避難北歸中
統元年即拜益都等路宣撫副使以疾免李璮素重
磐以禮延致之及璮謀不軌脫身至濟南入京師因
侍臣以聞世祖召拜翰林直學士時方伐宋凡帷幄
謀議有所未決即遣使問之磐所敷陳每稱上意磐
以年老乞骸骨致仕帝無子命其壻著作郎李稚賓
為東平判官以便養磐資性剛方閒居不妄言笑每
奏對必以正不肯阿意承順帝嘗以古直稱之雖權

倖側目弗顧也年至九十二卒

李冶

李冶字仁卿真定欒城人登金進士第歲壬辰城潰
冶微服北渡世祖在潛邸聞其賢遣使召之問今之
人材賢否對曰今儒生有如魏璠王鶚李獻卿蘭光
庭趙復郝經王博文輩皆有用之材世祖即位復聘
之欲處以清要冶以老病懇求還山至元二年再以
學士召就職朞月復以老病辭去卒于家年八十八

李昶

李昶字士都東平須城人父世弼從外家受孫明復
春秋得其宗旨金貞祐初三赴廷試不第排恩授彭
城簿志抑鬱不樂遂復求試一夕夢在李彥榜下及
第閱討借之士無之時昶年十六已能為程文乃更
其名曰彥興定二年父子廷試昶果以春秋中第二
甲第二人世弼第三甲第三人父子褒異各異時人
以比向歆而世弼遂不復仕昶穎悟過人讀書如夙
習歲己未世祖伐宋次濮州聞昶名召見問治國用
兵之要特授翰林侍講學士行東平路總管軍民同

議官二十六年卒年八十有七

李謙

李謙字受益鄆之東阿人祖元以醫著名父唐佐性
恬退不喜仕進謙幼有成人風與徐世隆孟祺閻復
齊名而謙為首翰林學士王磐以謙名聞召為應奉
翰林文字一時制誥多出其手至元十五年陞待制
世祖深加器重嘗賜坐便殿二十六年以足疾辭歸
三十一年成宗即位驛召至上都仁宗為皇太子徵
為太子少傅謙力辭仁宗即位召十六人謙居其首

乃力疾見于行在、遷集賢殿大學士致仕、卒年七十九、學者宗之、號野齋先生、子侶、官至大名路總管、

孟祺

孟祺、字德卿、宿州符離人、世以財雄鄉里、父仁、業儒有節行、壬辰北渡、寓濟州魚臺、州帥石天祿禮之、辟兼詳議府事、祺幼敏悟、善騎射、早知問學、廉希憲宋子貞皆器遇之、以聞于朝、擢國史院編修官、至元七年、持節使高麗、還稱旨、十二年、丞相伯顏將兵伐宋、詔選宿望博學可贊畫大計者與俱行、遂授祺承直郎、行省諮議、師駐建康、伯顏以兵事諮臘政、無大小、祺與執政僉裁決之、江南平、伯顏奏祺前後功多、宜言祺可任重、有旨褒陞、授少中大夫嘉興路總管、佩虎符、卒年五十一、

闞復

闞復、字子靖、其先平陽和州人、祖衍、仕金、殁王事、父忠、避兵山東之高唐、遂家焉、復始生、有奇光照室、性篤重、美丰儀、至元八年、用王磐薦、爲翰林應奉、以才選充會同館副使、三十一年、成宗即位、以舊臣召入翰、大德元年、仍遷翰林學士、二年、詔賜楮幣萬貫、賦宗踐祚、復首陳三事、仁宗居東宮、賜以重錦、仰公卿祖道都門外、及即位、遣使召復、復以病辭、皇慶元年三月卒、年七十七、謚文惠、

李德輝

李德輝、字仲實、通州潞縣人、生五歲、父且卒、指德輝謂其家人曰、吾爲吏治獄。不任苛刻。人蒙吾力者多。天或報之。是兒其大吾門乎。世祖在潛藩、用劉秉忠薦、使侍裕宗講讀、至元七年、改安西王相、時重慶猶拒守不下、十四年、詔以爲西川行樞密院副使、仍兼王相、諸軍既發、德輝留成都、給軍食、其後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譖德輝於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寧有是耶、卒年六十三、

張德輝

張德輝、字輝卿、冀寧交城人、少力學、數舉於鄉、金貞祐間、兵興、家業殆盡、試掾御史臺、會盜殺卜者、有司繫跡之、獲僧匿一婦人、榜掠誣服、獄具、德輝疑其冤、其後果得盜、趙秉文楊僆咸器其材、金亡、世祖在潛

毋召見又訪中國人材德輝舉魏璠元裕李冶等二十餘人歲戊申春釋奠致祚於世祖世祖曰孔子廟食之禮何如對曰孔子爲萬代王者師有國者尊之則嚴其廟貌修其時祀其崇與否於聖人無所損益但以此見時君崇儒重道之意何如耳世祖即位爲河東南北路宣撫使至元三年秋參議中書省事五年春擢侍御史辭不拜德輝天資剛正性不喜嬉笑與元裕李冶游封龍山時號爲龍山三老云卒年八十

楊恭懿

楊恭懿字元甫奉元人力學強記日數千言雖從親逃亂未嘗廢業至元七年與許衡俱被召恭懿不至衡拜中書左丞日於右相安童前稱恭懿之賢丞相以聞十一年詔遣使召之以疾不起十一年太子下教中書俾如漢惠聘四皓者以聘既入見世祖遣國王和童勞其遠來會北征遂歸田里十六年詔安西王相敦遣赴闕詔於太史院改曆淡集賢學士兼太史院事十八年辭歸召皆不行三十一年卒年七十

王恂

王恂字敬甫中山唐縣人父良金末爲中山府掾恂性穎悟生三歲家人示以書帙輒識風丁二字十三學九數輒造其極世祖召見于六盤山命輔導裕宗爲太子伴讀中統二年擢太子贊善裕宗問以心之所宗恂曰許衡嘗言人心如印板惟板本不差則雖摹千萬紙皆不差十六年授太史令十七年曆成賜名授時曆十八年居父喪哀毀未幾卒年四十七後帝思定曆之功以鈔五千貫賜其家子寬賓並從許衡游得星曆之傳於家學寬歷知蠡州賓累秘書監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生有異操不爲嬉戲事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州西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絕人世祖召見面陳水利六事初秉忠以大明曆自遼金承用二百餘年寖以缺失議欲修正而卒十三年江左既平帝思用其言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王恂爲太史令守敬爲同知太史院事十七年新曆告成十九年恂卒

時曆雖頒，然其推步之式與夫立成之數，尚皆未有定稿。守敬於是比次奏進。守敬陳水利十有一事，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等渠。七年，詔內外官年七十並聽致仕，獨守敬不許其請。自是翰林太史司天官不致仕，定著為令。延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秦公直

秦公直，益都樂安人，世業農。至元五年，為益都勸農

官。世祖知其勇，遣使召見，從諸軍南伐。公直又令第三子忙古台攻梅關，破淮德山寨，入廣東，至南海，皆下之。授公直管軍上千戶，召入，加萬戶。初，帝詔以長子泰襲萬戶，公直自陳父老，乞以泰為樂安縣尹，就養其父，制可，仍終身勿徙他職。至是乃以忙古台襲萬戶。二十三年，公直從丞相伯顏擊海都王，陷没。

王惲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曾祖經，祖宇，仕金，官敦武校尉。父天鐸，金正大初以律學中首選。惲有材幹，史天澤將兵攻宋，過衛，一見接以賓禮。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為詳議官。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十四年，除翰林待制。二十六年，授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每訓為治之本在於得人。二十八年，召至京師。二十九年春，見帝於柳林行宮，遂上萬言書，極陳時政，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成宗即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大德五年，再上章求退，遂授其子公孺為衛州推官以便養，仍官其孫笴祕書郎。大德八年六月卒，贈翰林學士承旨。

何榮祖

何榮祖，字繼先，其先太原人。父璞，金貞祐間試文法又優等，補吏，後授明威將軍、守鉅鹿尹、權軍器監主簿。金亡，徙家廣平。榮祖狀貌魁偉，額有赤文如燮樹，背負隆起，有相者謂曰：子位極人臣，且壽相也。除雲南行省參知政事，以母老辭。又拜御史中丞，復出為山東東西道按察使。桑哥敗，以中書右丞。先是，榮祖奉旨定大德律令，書成已久，至是乃得請於上，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適子秘書少監惠沒，遂歸

廣平。卒年七十九。

姚天福

姚天福，字君祥，絳州人。父居寶，避兵徙鴈門。天福幼讀春秋，通大義。及長，以材辟懷仁椽。至元五年，卽立御史臺，以爲架閣管勾，尋拜監察御史，每廷折權臣，帝嘉其直。十六年，江南旣平，授嘉議大夫、淮西道按察使。大德四年，拜參知政事、大都路總管，兼大興府尹。畿甸大治，後之尹京者，以天福爲稱首。六年以疾卒，年七十三。子祖𤍽，祕書監著作郎，侃，內藏庫副使。

譚澄

譚澄，字彥清，德興懷來人。父資榮，金末爲交城令，國兵下河朔，乃以縣來附，賜金符，有功。年四十，移病，舉弟資用自代。資用卒，澄襲職。四川僉省嚴忠範守成都，爲宋將昝萬壽所敗，退保子城。世祖命澄代之。民心稍安。會西南夷羅羅斯內附，遂以澄爲副都元帥同知宣慰使司事。比至，以疾卒，年五十八。子克脩，歷湖北、河南、陝西三道提刑按察使。

許維禎

許維禎，字周卿，遂州人。至元十五年，爲淮安總管府判官。屬縣鹽城及丁溪場有二虎爲害，維禎默禱於神祠，一虎去，一虎死祠前。境內旱蝗，維禎禱而雨，蝗亦息。是年冬，無雪，父老言於維禎曰：冬無雪，民多疾，柰何。維禎曰：吾當爲爾禱。已而雪深三尺。朝廷聞其事，方欲用之，而卒，年四十四。子毅。

許楫

許楫，字公度，太原忻州人。幼從元裕學。楫至京師，丞相安童、左丞許衡，深器重之。一日，從省臣立殿，世祖

見其美髯魁偉，問曰：汝秀才耶。楫頓首曰：臣學秀才耳，未敢自謂秀才也。未幾，立大司農司，以楫爲勸農副使。二十三年，授嶽州總管。桑哥立尚書省，會計天下錢糧，參知政事忻都、戶部尚書王巨濟倚勢刻剥，遣使徵嶽州民鈔，多輸二千定。巨濟怒其少，欲更益千定。楫詣巨濟曰：公欲百姓死耶。卒年七十十一。子餘慶、重慶、崇慶，餘失其名。

田滋

田滋，字榮甫，開封人。至元二年，由汴梁路總管府知

事、尋爲御史臺掾、大德十一年、遷浙西廉訪使、有縣君張或者、被誣以贓、獄成、滋齋戒、請城隍祠、禱神明其誣、張或得釋、拜陝西行省參知政事、時陝西不雨、三年、道過西嶽禱、果大雨、未幾、以疾卒、

卜天璋

卜天璋、字君璋、洛陽人、父世昌、仕金、爲河南孔目官、憲宗南征、率衆款附、授鎮撫、天璋至元中爲南京府史、大德五年、以樞密大臣闊伯薦、授都事、贊其府引見、賜錦衣鞍弓刀、尚書省立、遷刑部郎中、尚書省臣得罪、仁宗召天璋入見、時興聖太后在座、帝指曰、此不貪賄卜天璋也、陞浙西道廉訪副使、到任閱月、以吏田飢、改授饒州路總管、火延饒之東門、天璋具衣冠向火拜、熱遂熄、鳴山有虎爲暴、天璋移文山神、立捕獲之、天曆二年、蜀兵起、荆楚大震、復拜山南廉訪使、人謂公老必不行矣、天璋曰、國步艱難、吾年八十。恒懼弗獲死所。耶敢避難乎。遂行、會詔三品官言時政得失、因列上二十事、凡萬餘言、目之曰中興濟治策、皆中時病、尋自引去、既歸汴、以餘祿施其族黨、家無餘儲、天璋處之晏如也、至順二年卒、

耶律伯堅

耶律伯堅、字壽之、桓州人、氣豪俠、喜與名士遊、用薦舉入官、爲工部主事、至元九年、轉保定路清苑縣尹、凡郡府賦役於縣有重於他縣者、輒曰、寧得罪於上。不可得罪於下。必詣府力爭之。在清苑四年、民親戴之如父母、比去、立石頌其德焉、擢爲恩州同知

林興祖

林興祖、字宗起、福州羅源人、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承仕郎、同知黄巖州事、至正八年、特旨遷爲道州路總管、行至城外、擒賊、巳迫其後、賊聞新總管至、皆曰、林總管廉而愛民、不可犯也、三年不入境、憲司考課、以道州爲最、年老致仕、終於家、

周自強

周自強、字剛善、臨江路新喻州人、以文法推擇爲吏、泰定間、廣西洞猺反、自強往見猺酋、立爲罷兵、遷婺州路義烏縣尹、部使者數以廉能擧於朝、遷授撫州路金溪縣尹、政績愈著、以江州路總管致仕、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世爲儒家秉善生述述因父也歲壬辰述始北歸刻意問學邃性理之說好長嘯中統初左三部尚書劉肅宣撫真定辟武邑令以疾辭歸年四十未有子嘆曰天果使我有子必令讀書因生之夕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記千百言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

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脩身之語表所居曰靜脩不忽木以因學行薦於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贊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贊善王恂教近侍子弟恂卒乃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朝廷不強致帝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卒年四十五無子

吳澄

吳澄字幼清撫州崇仁人澄生前一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鄰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於人而澄生既長用力聖賢之學嘗舉進士不中至元十三年民初附盜賊所在蜂起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乃著孝經章句校定易書詩春秋儀禮及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之爲草廬

先生卒年八十五

程鉅夫

程鉅夫名文海避武宗廟諱以字行其先自徽州徙鄂州京山後家建昌叔父飛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時以城降鉅夫入爲質子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他日召見問賈似道何如人鉅夫條對甚悉至元十九年奏陳五事拜侍御史詔求賢江南初嘗詔令用蒙古字及是特命以漢字書之帝素聞趙孟頫葉李名鉅夫臨當行帝密諭必致此二人鉅夫又薦趙孟頫

余恁萬一鶚張伯淳胡夢魁曾晞顏孔洙曾沖子夌時中包鑄等二十餘人帝皆擢置臺憲及文學之職二十六年時相桑哥專政法令苛急四方騷動鉅夫入朝上疏論桑哥皇慶二年詔鉅夫偕平章政事李孟參知政事許師敬議行貢舉法鉅夫言建經學當主程頤朱熹傳註三月以病乞骸居五年卒年七十泰定二年贈大司徒

趙孟頫

趙孟頫字子昂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後也幼聰敏

讀書過目輒成誦爲文操筆立就年十四用父蔭補官試中吏部銓法調真州司戶參軍宋亡家居益自力於學至元二十三年行臺侍御史程鉅夫搜訪遺逸於江南得孟頫以之入見世祖使坐右丞葉李上或言孟頫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帝不聽帝問汝趙太祖孫耶太宗孫耶對曰臣太祖十一世孫帝曰太祖行事汝知之乎孟頫謝不知帝曰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孟頫自念久在上側必爲人所忌力請補外仁宗素知其名延祐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勑孟頫以鉅夫薦起家爲郎及鉅夫爲學士承旨求致仕去孟頫代之先往拜其門而後入院時人以爲衣冠盛事六年得請南歸帝遣使賜衣幣趣之還朝以疾不果行至治元年英宗遣使即其家俾書孝經二年賜上尊及衣二襲是歲六月卒年六十九追封魏國公諡文敏孟頫所著有尚書註有琴原樂原得律呂不傳之妙前史官楊載稱孟頫之才頗爲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之學人以爲知言云

曹元用

曹元用字子貞世居阿城後徙汶上祖義不仕父宗輔德清縣主簿元用資稟俊爽幼嗜書一經目輒成誦爲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轉中書省右司掾與濟河元明善濟南張養浩同時號爲三俊時宰執有欲罷科舉法者元用以爲國家文治正在於此胡可罷也天曆二年代祀曲阜孔子廟還以司寇像及代祀記獻帝甚喜值太禧宗禋院副使缺中書奏以元用爲之帝不允曰此人翰林中所不可無者將大用之矣

會卒。二子，倬、儀。

齊履謙

齊履謙，字伯恒，父義，善算術。履謙生六歲，從父至京師，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爲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年，初立太史局，改治新曆，履謙補星曆生。至大二年，太常請脩社稷壇及浚太廟庭中井，或以歲君所直，欲止其役。履謙曰：國家以四海爲家，歲君豈專在是。四年，仁宗即位，嘉尚儒術，擇臣言履謙有學行，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未幾，復

以履謙僉太史院事。延祐元年，詔擇善教者，於是復以履謙爲國子司業。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九月，以本官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之貪污者。憲司誣以他事，未幾，誣履謙者皆坐事免。履謙始得直，復爲太史院使。天曆二年九月卒。

姚燧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于伯父樞。至元七年，許衡以國子祭酒教貴冑，奏召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至館下。燧年三十八，始爲秦王府文學。十三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元年，以翰林學士召脩世祖實錄。大德五年，授江東廉訪使，移病。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士。尋拜太子少傅。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召。明年，復召燧，以病俱不赴。卒於家，年七十六。謚曰文。

郝天挺

郝天挺，字繼先，出於朶魯別族，自曾祖而上居安肅

州。父和上拔都魯，事太宗、憲宗之世，多著武功，爲河東行省五路軍民萬戶。天挺英爽剛直，有志略，受業于遺山元好問，以勳臣子世祖召見，嘉其容止，有旨宜任以政事。擢參知政事。成宗崩，仁宗以太后命首定大難，及武宗還自朔方，遂入正大統，定策之際，天挺與有力焉。皇慶二年卒，年六十七。

張珪

張珪，字公端，弘範之子也。少能挽強命中，嘗從其父出林中，有虎，珪抽矢直前，虎人立，洞其喉，一軍盡讙

至元十六年弘範平廣海宋禮部侍郎鄧光薦將赴水死弘範救而禮之命珪受學光薦嘗遺一編書目曰相業師還道出江淮珪年十六攝管軍萬戶十七年真拜萬戶未幾弘範卒喪畢世祖召見親撫之奏曰臣年幼軍事重攝禎者從臣父祖久歷行陣幸以副臣帝嘆曰知老成自謝常兒不知出此厚賜而遣之武宗即位尚書省立中外洶洶中丞久闕方議擇人仁宗時在東宮曰必欲得真中丞惟張珪可即日召拜中丞延祐二年拜中書平章政事謝病家居丁

母憂至治二年英宗召見於易水之上丞相拜住問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是年冬爲集賢大學士泰定帝始開經筵令左丞相與珪領之珪進翰林學士吳澄等以備顧問封蔡國公四年十二月薨嘗自號曰澹菴子六人

張養浩

張養浩字希孟濟南人幼有行義山東按察使焦遂聞之薦爲東平學正遊京師獻書於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爲吏部令史仍薦入御史臺延祐初設進士科遂以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請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奚勞謝爲英宗即位命參議中書省事會元夕帝欲於內庭張燈爲鰲山即上疏於左丞相拜住住袖其疏入諫天曆二年關中大旱饑民相食特拜陝西行臺中丞既聞命即散其家之所有與鄉里貧乏者聞民間有殺子以奉母者爲之大慟出私錢以濟之卒年六十二子彊引彌先卒

敬儼

敬儼字威卿其先河東人後徙易水五世祖嗣徽仕

金官至參知政事曾祖子淵梁縣令祖鉉同知嵩州事皆以進士起家父元長有學行官至太常博士儼其仲子也幼不爲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御史中丞郭良弼薦爲殿中知班武宗撫軍北邊成宗升遐宰臣有異謀者事定命儼預鞫問之悉得其情除山北廉訪副使入爲右司郎中皇慶五年夏五月拜中書參知政事每入見帝以字呼之其禮遇如此泰定元年改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中丞不赴年六十五即告老朝廷雖命其子自強爲安慶總管府判官而未從

其請拜中書平章政事復以老病辭不從天曆改元朝議欲盡戮朔臣之上京者儼抗論謂是皆循常歲例從行殺之非罪衆賴之獲免居月餘傷足告歸家居十餘年痺不能行猶劬書不廢臨終戒子弟曰國恩未報而至不祿奈何汝曹當清白守恒業無忝仕進正冠幘端坐而逝贈翰林學士承旨叔祖鉉與太原元好問同登金進士第國初爲中都提學著春秋備忘四十卷仁宗朝命刻其書

曹伯啓

曹伯啓字士開濟寧碭山人弱冠從東平李謙遊篤於問學至元中歷仕爲蘭溪主簿拜集賢學士御史臺侍御史有詔同刊定大元通制天曆中起爲淮東廉訪使陝西行御史臺中丞使驛敦遣伯啓喟然曰吾年且八十尚忘知止之戒乎終不起一時被命者因相繼去位天下之士高之至順三年長子震亨卒於毗陵伯啓往祔之明年二月卒於毗陵年七十九

陳顥

陳顥字仲明其先居盧龍有名山者仕金爲謀克監

原缺第十葉

十有一

賀勝

賀勝仁傑子也字貞卿一字舉安小字伯顏以小字行嘗從許衡學通經傳大義年十六入宿衛凝重寡言世祖甚器重之大臣有密奏輒屏左右獨留勝許聽之出則參乘與入則侍帷幄非休沐不得至家至大三年進光祿大夫左丞相勝素惡鐵木迭兒貪暴居同巷不與往來帝亦素惡鐵木迭兒欲誅之鐵木迭兒走匿太后宮中太后爲言僅奪其印綬而罷之

及英宗即位值諒闇中鐵木迭兒遂復出擅相位乃誣構殺兒只及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同日戮於市且復誣勝乘賜車迎詔不敬并殺之勝死之日百姓爭持紙錢哭於屍傍甚哀泰定詔雪其冤

元明善

元明善字復初大名清河人其先蓋拓跋魏之裔居清河者至明善四世矣明善資頴悟絶出讀書過目輒記仁宗居東宮首擢爲太子文學及即位改翰林待制預脩成宗順宗實錄延祐二年始會試天下進

士明善首充考試官及廷試又爲讀卷官所取士後多爲名臣跂禮部尚書至治二年卒於位泰定間贈河南行省左丞追封清河郡公諡曰文敏明善與虞集務相得甚驩至京師乃復不能相下吳全節與明善交尤密嘗求明善作文既成明善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吾所欲知成季爲我治具招伯生來觀之若已入石則無及矣明日集至明善出其文問何如集曰公能從集言去百有餘字則可傳矣明善即泚筆屬集凡删百二十字而文益精當明善大悅乃驩好如初明善一子晦蔭受峽州同知早卒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曾祖剛簡爲利州路提刑有治績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得程朱氏微旨著易詩書論語說發明其義蜀人師尊之祖珏知連州亦以文學知名父汲黄岡尉宋亡僑居臨川崇仁與吳澄爲友澄稱其文清而醇嘗至京師贖族人被俘者十餘口以歸由是家益貧晚稍起家教授於諸生中得李本

魯翀歐陽玄而稱許之以翰林編脩官致仕娶楊氏國子祭酒文仲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未有子爲禱於南岳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岳真人來見既覺聞甥館得男心頗異之集三歲即知讀書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干戈中無書册可攜楊氏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聞輒成誦比還長沙就外傅始得刻本則已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脩官仁宗嘗對左右嘆曰儒者皆用矣惟虞伯生未

顯擢耳會晏駕不及用英宗即位拜住爲相頗超用賢俊時集以憂還江南拜住不知也乃言於上遣使求之於蜀於江西集方省墓吳中趙朝則拜住不及見矣拜翰林學士俄兼國子祭酒文宗除奎章閣侍書學士中丞趙世安乘閒爲集請曰虞伯生久居京師甚貧又病目今幸假之一外任便醫帝怒曰一虞伯生汝輩不容耶一日命集草制封乳母夫爲營都王使貴近阿營嘍嘍傳旨二人者素忌集謬言制封營國公集具稾俄丞相自榻前來索制詞甚急以稾進

丞相傳然問故集知爲所紿即請易藁以進終不自言二人者愧之其雅量類如此龔伯璲以才俊爲馬祖常所喜祖常爲御史中丞伯璲遊其門祖常亟稱之欲集爲薦引集不可文宗崩集在告欲謀南還弗果幼君崩大臣將立妥歡帖木爾太子用至大故事召諸老臣赴上都議政集在召使人告之曰御史有言乃謝病歸臨川初文宗在上都將立其子阿剌忒納荅剌爲皇太子而以妥歡帖穆爾太子乳母夫言明宗在日素謂太子非其子黜之江南又召集使書

詔播告中外時省臺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御史亦不敢斥言其事意在諷集速去而已伯璲後以用事敗殺其身世乃服集知人元統二年遣使召還禁林疾作不能行至正八年五月己未以病卒年七十有七集孝友弟槃早卒教育其孤無異己子兄采以毙庫輸賦京師廢業千緡盡力營貸代償之撫庶弟嫁孤妹具有恩意早歲與弟槃同闢書舍爲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子四人安民以蔭歷官知吉州路安福州遊其門見稱許者莆田陳旅旅亦有文行世國學諸生若蘇天爵王守誠輩終身不名他師皆當世稱名卿者其交遊尤厚者曰范梈槃字仲常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集接方外士必扣擊其說其爲人方正集亦嚴憚之然不幸年不及艾而卒范梈字亨父一字德機清江人家貧早孤母熊氏守志不他適長而教之梈天資穎異所誦讀輒記憶天曆二年授湖南嶺北道廉訪司經歷以養親辭是歲母喪明年十月亦以疾卒年五十九所著詩文

多傳於世梈持身廉正居官不可干以私蔬食飲水泊如也吳澄以道學自任少許可嘗曰若亨父可謂特立獨行之士矣爲文志其墓以東漢諸君子擬之

揭傒斯

揭傒斯字曼碩龍興富州人父來成宋鄉貢進士傒斯幼貧讀書尤刻苦晝夜不少懈父子自爲師友由是貫通百代早有文名大德間稍出游湘漢湖南帥趙淇雅號知人見之驚曰他日翰苑名流也程鉅夫廬摯先後爲湖南憲長咸器重之鉅夫因妻以從妹

延祐初擧列薦於朝特授翰林編脩官時平章李孟
監脩國史讀其所撰功臣列傳嘆曰是方可名史筆
文宗時幸閣中有所咨訪奏對稱旨恒以字呼之而
不名元統初詔對便殿慰諭良久命賜以諸王所服
表裏各一躬自辯識以授之還翰林待制兼集賢學
士至正三年年七十致政而去詔遣使追及於郭南
復奉上尊諭俟斯還撰明宗神御殿碑得寒疾七日
卒

黃溍

黃溍字晉卿婺州義烏人母童氏夢大星墜於懷有
娠歷二十四月始生溍溍生而俊異比成童授以書
詩不一月成誦迨長以文名於四方延祐二年進士
第授台州寧海丞入爲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
國史院編脩官轉國子博士出爲江浙等處儒學提
擧溍年始六十七不俟引年亟上納祿侍親之請絶
江徑歸俄以秘書少監致仕除翰林直學士知制誥
使者追還京師復爲前官久之始得謝南還優遊田
里閒凡七年卒于繡湖之私第年八十一同郡柳貫
吳萊皆浦陽人貫字道傳器局凝定端若神嘗受性
理之學於蘭溪金履祥仕至翰林待制與溍及臨川
虞集豫章揭傒斯齊名人號爲儒林四傑年七十三
卒萊字立夫集賢大學士直方之子也嘗行稍後於
貫溍天資絶人延祐七年以春秋擧上禮部不利溍
晩年謂人曰萊之文嶄絶雄深類秦漢間人所作實
非今世之士也萊以御史薦調長薌書院山長未上
卒年僅四十有四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濶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唯寢衣在遽馳馬周號及水際見復欲投水樞曉以徒死無益復強從之先是南北載籍不相通復

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

張𩓐

張𩓐字達善其先蜀之導江人蜀亡僑寓江左金華王柏得朱熹三傳之學嘗講道於台之上蔡書院𩓐從而受業焉至元中行臺中丞吳曼慶聞其名延致江寧學宮俾子弟受業中州士大夫欲淑子弟以朱子四書者皆遣從𩓐游𩓐無子有經說及文集行世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文著稱其父母疾禱於天而靈應隨至事聞於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爲履祥遂絕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宋莫能用何基王柏之喪履祥

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常倫也履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卒

許謙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八世祖仲容太子洗馬仲容之子曰洸曰洞洞由進士起家以文章政事知名於時洸之子寔事海陵胡瑗能以師法終始者也由平江從婺之金華至謙五世爲金華人父觥登淳祐七年進士第仕未顯以歿

謙生數歲而孤長肆力於學受業金履祥之門延祐初謙居東陽金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皆中州雅望於謙深加推服論薦於朝中外名臣列其行義者前後章數十上而郡復以遺逸應詔鄉闈大比請司其文衡皆莫能致至其晚節獨以正身任學之重遠近學者以其身之安否為斯道之隆替焉至元三年卒年六十八

陳櫟

陳櫟字壽翁徽州休寧人宋亡科舉廢櫟慨然發憤

致力於聖人之學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櫟不欲就試有司強之試鄉闈中選遂不復試禮部教授於家不出門戶者數十年元統二年卒年八十三

胡一桂

胡一桂字庭芳徽州婺源人父方平一桂之易學出於方平得朱熹氏源委之正宋景定甲子一桂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同郡胡炳文字仲虎亦以易名家餘干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說多與熹牴牾炳文深正其非

云

黃澤

黃澤字楚望其先長安人唐末舒藝知資州內江縣卒葬焉子孫遂為資州人宋初延節為大理評事澤十一世祖也五世祖拂與二兄播掞同年登進士第父儀可累舉不第隨兄驥子官九江蜀亂不能歸因家焉澤生有異質慨然以明經學道為志作思古吟十章至正六年卒年八十七其書存於世者十二三門人惟新安趙汸為高第得其春秋之學為多

蕭𣂏

蕭𣂏字惟斗其先北海人父仕秦中遂為奉元人𣂏性至孝自為兒時翹楚不凡博極群書侯均謂元有天下百年惟蕭惟斗為識字人世祖分藩在秦辟𣂏與楊恭懿韓擇侍秦邸𣂏以疾辭大德十一年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覲東宮書酒誥為獻以朝廷時尚酒故也卒年七十八賜諡貞敏韓擇者字從善亦奉元人天資超異信道不惑其教儒者雖中歲以後亦必使自小學箸書始世祖嘗召之赴京疾不

果行侯均者字伯仁亦奉元人父母蚤亡獨與繼母居賣薪以給奉養積學四十年用薦者起爲太常博士後以上疏忤旨相意不待報即歸

同恕

同恕字寛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爲奉元人祖升父繼先博學能文恕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仁宗踐祚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不起延祐設科再主鄉試六年以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以老疾辭自

京還家居十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

安熙

安熙字敬仲真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心向慕焉熙方將造其門而因已殁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教授垂數十年

胡長孺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嘉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曾祖景欽九司法參軍脫畧豪雋祖巖起嘉定甲戌進士知福州閩縣事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亂於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至長孺其學益大振拜福寧州倅之命會宋亡退棲永康山中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待詔集賢院既而召見內殿拜集賢脩撰與宰相議不合改教授揚州至大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丁未浙東大侵戊申復無麥民

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振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脫歡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僞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驍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驍卒俄集皆成擒群嫗聚浮屠巷繙佛書爲禳祈一嫗失其衣

長孺出鄉媼訟之長孺以牟麥寘群媼合掌中命繞
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
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媼屢開掌視長孺
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
問弗伏者長孺門此易易耳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
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佯謂令長曰頃聞國家有詔盡
逆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楹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
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無承行將自辭矣語畢案下
吏譁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

搖於兄者贖爲兄妻愛之紿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
徃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
孺嗾盜誣兄受步搖爲贓逮兄赴官長孺曰爾家信
有是何謂誣也兄倉皇曰固有之乃弟所質者延祐
元年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以病辭不復仕隱杭之
虎林山以終長孺初師青田余學古學古師王夢松
夢松亦青田人傳謝泉兼味道之學味道則朱熹弟
子也長孺一日具酒食與比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
或[illegible]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

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其子
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其從兄之
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被薦之純
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人稱之爲三胡云

熊朋來

熊朋來字與可豫章人宋咸淳甲戌登進士第世祖
初得江南盡求宋之遺士而用之尤重進士以故相
留夢炎爲尚書召甲戌狀元王龍澤爲江南行臺監
察御史朋來龍澤榜下進士而聲名不在龍澤下然

不肯表祿苟進隱處州里閭生徒受學者常百數十
人叅知徐琰李世安列薦朋來爲閩海提舉儒學官
使者報聞而朝廷以東南儒學之士惟福建廬陵最
盛特起朋來連爲兩郡教授卒年七十八

戴表元

戴表元一字帥初一字曾伯慶元奉化州人也七歲
學古詩文多奇語咸淳中入太學以三舍法陞內舍
生既而試禮部第十人登進士大德八年表元年已
六十餘執政者薦於朝起家拜信州教授再調教授

婺州以疾辭初四明王應麟天台舒岳祥並以文學師表一代表元皆從而受業焉故其學博而肆其門人最知名者曰袁桷表元晚年翰林集賢以脩撰博士二職論薦而老疾不可起年六十七卒當表元時有四明任士林者亦以文章知名云

牟應龍

牟應龍字伯成其先蜀人後徙居吳興祖子才仕宋謚清忠父巘爲大理寺少卿應龍當以世賞補京官盡讓諸從弟而擢咸淳進士第時賈似道當國自擬伊周[illegible]曰吾故與清忠游其孫肯見之當寘以高第應龍拒不見宋亡故相留夢炎事世祖爲吏部尚書以書招之曰苟至翰林可得也應龍不答已而起家教授溧陽州晚以上元縣主簿致仕泰定元年卒年七十八

鄭滁孫

鄭滁孫字景歐處州人宋景定間登進士第知温州樂清縣至元三十年有以滁孫名薦者世祖召見授集賢直學士乞致仕弟陶孫字景潛亦登進士第爲西嶽祠先陶孫徵至闕奏對稱旨授翰林國史院編脩官會纂脩國史至宋德祐末年事陶孫曰臣嘗仕宋宋是年亡義不忍書隆福宫以其兄弟前朝士乃製衣親賜人以爲異遇焉

董朴

董朴字太初順德人自幼強記比冠師事樂舜咨劉道濟慨然有求道之志至元十六年用提刑按察使薦起家爲陝西知法官皇慶初朴年已踰八十詔以翰林脩撰致仕延祐三年無疾而終年八十有五

楊載

楊載字仲弘其先居建之浦城後徙杭因爲杭人年四十不仕戶部賈國英數薦於朝以布衣召爲翰林國史院編脩官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遂登進士第爲寧國路總管府推官以卒嘗語學者曰詩當取裁於漢魏而音節則以唐爲宗自其詩出一洗宋季之陋上元有楊剛中有志行其爲文奇奧簡淡動法古人元明善極嘆異之仕至翰林待詔而卒其甥李桓字晉仲同郡人亦以文鳴

劉詵

劉詵字桂翁吉安廬陵人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舘職遺逸薦皆不報詵爲文根抵六經躪躒諸子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夫字覲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

韓性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琦其八世祖也性綜攬籍其爲文辭博達儁偉變化不測天曆中趙世延以性名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爲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矣年七十有六當性時慶元有程端禮端學兄弟者端禮字敬叔仕爲衢州路儒學教授卒年七十五端學字時叔通春秋登至治辛酉進士第遷太常博士命未下而卒後以子徐貴贈禮部尚書

吳師道

吳師道字正傳婺州蘭溪人自弱艸知學因讀宋儒真德秀遺書乃幡然有志於爲己之學至治元年進士第授高郵縣丞召爲國子助教以奉議大夫禮部郎中致仕終於家同郡又有王餘慶字叔善仕爲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以儒學名重當時云

陸文圭

陸文圭字子方江陰人宋咸淳敍文圭年十八以春秋中鄉選宋亡延祐設科有司強之就試凡一再中鄉舉文圭爲文東南學者皆宗師之朝廷數遣使馳幣聘之以老疾不果行卒年八十五一日語門人曰吾州二十年後必有兵變吾死當葬不食之地勿封樹使人不知吾墓庶無暴骨之患其後江陰之亂冢墓盡發文圭同里有陸益者字友直其先福州人博洽羣史而工於文辭年五十六卒

周仁榮

周仁榮字本心台州臨海人父敬孫宋大學士初金華王栢以朱熹之學主台之上蔡書院敬孫與同郡楊珏陳天瑞車若水黃超然朱致中薛松年師事之受性理之旨仁榮承其家學又師珏天瑞治易禮春秋而工爲文章用薦者署美化書院山長泰定初召拜國子博士卒年六十有一其所教弟子多爲名人而泰不華實爲進士第一其弟仔肩字本道以春秋

登延祐五年進士第終奉議大夫惠州路總管府判官與其兄俱以文學名仁榮同郡有孟夢恂者字長文黃巖人與仁榮同師事楊玨陳天瑞夢恂講解經旨體認精切至正十三年以設策禦寇救鄉郡有功授常州路宜興州判官未受命而卒年七十四

陳旅

陳旅字衆仲興化莆田人用薦者爲閩海儒學官適御史中丞馬雍古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器也中書平章政事趙世延又力薦之除國子

助教至正元年遷國子監丞卒年五十有六同時有程文陳繹曾者皆名士文字以文徽州人仕至禮部員外郎繹曾字伯敷處州人官至國子助教論者謂二人皆與旅相伯仲云

李孝光

李孝光字季和溫州樂清人少博學隱居鴈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來就學泰不華以師事之南行臺監察御史闥辭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著作郎召見帝於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悅賜上尊明年陞文林郎秘書監丞卒於官年五十三

宇文公諒

宇文公諒字子貞其先成都人父挺祖徙吳興後爲吳興人公諒通經史百氏年弱冠有操行嘉興富民延爲子弟師夜將半有扣門者問之乃一婦人公諒厲聲叱去之翌日即以它事辭歸終不告以其故至順四年登進士第授徽州路同知婺源州事丁內艱改同知餘姚州事夏不雨公諒出禱輒應歲以有年

擢爲國子監丞以疾請老

伯顏

伯顏一名師聖字宗道哈剌魯氏隸軍籍蒙古萬戶府至正四年以隱士徵至京師授翰林待制預修金史既畢辭歸已而復起爲江西廉訪僉事數月以病免十八年河南賊蔓延河北伯顏言於省將結其鄉民爲什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伯顏乃渡漳北行鄉人從之者數十萬家至磁與賊遇賊知伯顏名士生劫之以見賊將誘以富貴伯顏罵不屈引頸受刃與

妻子俱死之年六十有四

贍思

贍思、字得之、其先大食國人、國既內附、大父魯坤乃東遷豐州、太宗時以材授真定濟南等路監榷課稅使、因家真定、父斡直、始從儒先生問學、贍思悍極羣籍、泰定三年、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於龍虎臺、眷遇優渥、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至正十一年、卒於家、年七十有四

元列傳卷之五

脫脫

脫脫、字大用、生而岐嶷、異於常兒、及就學、請於其師浦江吳直方、曰記嘉言善行、能挽弓一石、事皇太子、天曆元年、襲授成製提舉司達魯花赤、二年入覲、文宗見脫脫曰、此子後必可大用、遷內宰司丞、兼前職、元統二年、同知宣政院事、至元元年、唐其勢陰謀不軌、事覺伏誅、其伯父伯顏為中書右丞相、既誅唐其勢、益無所忌、帝積不能平、脫脫雖幼養於伯顏、常憂其敗、私請於其父曰、伯父驕縱已甚、萬一天子震怒、則吾族赤矣、曷若於未敗圖之、其父以為然、復懷疑久未決、質直方、直方曰、傳有之、大義滅親、大夫但知忠於國家耳、餘復何顧焉、及伯顏擅貶宣讓威順二王、帝不勝其忿、決意逐之、一日泣語脫脫、脫脫亦泣下、歸與直方謀、直方曰、此宗社安危所繫、不可不密、議論之際、左右為誰、曰阿魯及脫脫木兒、直方曰、子之伯父挾震主之威、此輩苟利富貴、其語一洩、則主危身戮、脫脫延二人於家、置酒張樂、晝夜不令出與

世傑班阿魯議候伯顏入朝擒之至正元年遂命脫脫爲中書右丞相錄軍國重事三年詔修遼金宋三史命脫脫爲都總裁官哈麻嘗與脫脫議授皇太子冊寶禮脫脫每言中宮有子將置之何所以故久不行脫脫將出師也以汝中柏爲治書侍御史使輔也先帖木兒居中汝中柏恐哈麻必爲後患欲去之脫脫猶豫未決令與也先帖木兒謀也先帖兒以其有功於已不從哈麻知之遂譖脫脫於皇太子及皇后奇氏劾命脫脫安置淮安俄有旨移置亦集乃路十五年三月臺臣猶以謫輕列疏其兄弟之罪於是詔竄脫脫於雲南大理宣慰司鎮西路流也先帖木兒於四川碉門脫脫長子哈剌章肅州安置次子三寶奴蘭州安置哈麻矯詔遣使鴆之死年四十二

阿魯圖

[illegible]四世孫父木忽剌魯圖由經正監襲職爲怯薛官掌環衞遂拜翰林學士承旨遷知樞密院事至元三年襲封廣平王至正四年脫脫辭位順帝問誰可代爲相者脫脫以魯圖薦五月詔拜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而別兒怯不花爲左丞相一日與僚佐議除刑部尚書宰執有所舉或難之曰此人柔軟非刑部可用魯圖曰廟堂卽令選儈子耶若選儈子須選強壯人尚書欲其詳讞刑牘耳若不枉人不壞法卽是好刑官何必求強壯人耶別兒怯不花嘗與魯圖謀擠害脫脫魯圖曰我等豈能久居相位當亦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別兒怯不花屢以爲言終不從六年別兒怯不花乃諷監察御史劾奏魯圖不宜居相位魯圖卽避出城其姻黨皆爲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丞相何不見帝自陳帝必辯焉魯圖曰我博爾朮世裔豈丞相爲難得耶但帝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宜卽去蓋御史臺乃世祖所設置我若與御史抗卽與世祖抗矣爾等無復言魯圖既罷去明年別兒怯不花遂爲右丞相不久亦去十一年阿魯圖復起爲太傅出守和林邊薨無嗣

太平

太平字允中初姓賀氏名惟一後賜姓蒙古氏名太

平仁傑之孫勝之子也、祊勝以非罪死、太平年尚幼、泰定帝雪其父冤、而撫卹之、太平資性開朗正大、雖在弱齡、儼然如老成人、文宗召爲工部尚書、遷御史中丞、時中書右參議佛家閭者、憸人也、御史劾其罪時宰庇之、事寢不行、太平辭疾卧家、至正二年、詔起爲中書參知政事、進右丞父辭、會御史祁君璧復劾佛家閭、黜之、乃起就職、逮脫脫旣罷相、出居西土、會其父馬札兒台卒、太平力請令脫脫歸葬、以全孝道、脫脫得還、不知太平之有德於已也、因汝中柏讒

間成隙、遷欲中傷之、是時中書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援用者、悉誣以罪黜去、九年罷爲翰林學士承旨、旣又誣劾其過失、而并論其子也先忽都不宜僣娶宗室女、脫脫之母聞之、謂脫脫兄弟曰太平好人、何害於汝、而欲去之、汝兄弟若違吾言、非吾子也、遂還奉元、杜門謝客、以書史自適、河南盜起十五年、詔命太平爲淮南行省總制諸軍、駐於濟寧、十七年、召爲左丞相、時毛貴據山都、漸逼京都、中外大駭、廷議遷都以避之、和者如出一口、太平力爭以

爲不可、皇后奇氏與皇太子、謀欲內禪、遣宦者資正院使朴不花、諭意於太平、太平不荅、皇太子疑也先忽都泄其事、益決意去太平、政柄知樞密院事紐的該聞而嘆曰、善人、國之紀也、苟去之、國將何賴乎、數於帝前左右之、以故皇太子志未及逞、會紐的該死、皇太子遂令監察御史買住桑哥失理劾左丞成遵參政趙中等下獄死、以二人爲太平黨也、太平知勢有不可留、數以疾辭位、養疾於家、帝欲相伯撒里、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陛下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

事不可、於是密旨令毋俟太平至沙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皇太子恐其旣去而復留、搠思監因誣奏之安置土蕃、尋遣使者逼令自裁、太平至東勝、賦詩一篇自殺、年六十三、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爲雍古部、居靖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於祖常爲高祖、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贈恒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爲氏、曾祖月合迺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

州路總管府事家於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延祐初科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爲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天曆元年召入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稱得人、陞參議中書省事、參定親郊禮儀充讀冊祝官、除樞密副使、頃之辭職、至元四年卒、年六十、

巎巎

巎巎、字子山、康里氏、父不忽木、祖燕真、事世祖從征有功、巎巎幼肄業國學、長襲宿衛、順帝即位之後、巎

巎侍經筵、日勸帝務學、帝輒日欲覩古名畫、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因言商王受不聽忠臣之諫、遂亡其國、帝一日覽徽宗畫稱善、進言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謂一事、對曰、獨不能爲君爾、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時中書平章闕員、近臣欲有所薦用、帝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矣、近臣知帝意在巎巎、至京七日、感熱疾卒、是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兄回回字子淵、起成宗朝宿衛、擢太常寺少卿、與巎巎皆爲時名臣、

雙璧云巎巎子維山材質清卲侍禁廷擢給事中、

張起巖

張起巖、字夢臣、其先章丘人、五季避地禹城、高祖迪、以元帥右監軍權濟南府事、從家濟南、當金之季、迪與其子禍入元、禍仕爲濟南路軍民鎮撫、生東昌錄事判官鐸、鐸生四川行省儒學副提舉範、範生起巖、起巖以察舉爲福山縣學教諭、中延祐乙卯進士、歷遷爲監察御史、中書參政楊廷玉以墨敗、丞相倒剌沙疾其摧辱同列、悉誣臺臣罔上、欲寘之重辟、起巖

以新除留臺、抗章論、拜御史中丞、論事剴直無所顧忌、與上官多不合、詔脩遼金宋三史、復命入翰林爲承旨充總裁官、史成、年始六十有五、遂上疏乞骸骨以歸、後四年卒、謚曰文穆、子二人、琳、琛、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廬陵、與文忠公脩同所自出、至曾大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爲瀏陽人、幼岐嶷、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州同知、致

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元統元年改僉太常禮儀院事詔脩遼金宋三史召爲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依史官中有悻悻露才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藁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至正五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脩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爵秩拜翰林學士承旨乞致仕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卒年八十五玄無子以從子逵老後復先玄卒

謝端

謝端字敬德蜀之遂寧人宋末蜀士多避兵江陵因家焉端幼穎異延祐五年乃擢進士乙科授澧州路同知爲翰林直學士至順元統以來國家崇號慈極升祔先朝加封宜聖考妣制冊多出其手至元六年卒年六十二

李泂

李泂字溉之滕州人生有異質姚燧薦於朝授翰林國子院編脩官文宗方開奎章閣延天下知名士充學士員泂數見奏對稱旨會詔脩經世大典泂方卧疾郎強起曰此大制作也吾其可以下預乃疾同脩書成既奏旋謁告以歸復除翰林直學士泂每以李太白自擬卒年五十九

蘇天爵

蘇天爵字伯脩真定人也父志道歷官嶺北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和林大饑救荒有惠政天爵由國子學生公試名在第一釋褐授從仕郎大都路薊州判官泰定元年改翰林國史院典籍官陞應奉翰林文字至順元年預脩武宗實錄二年陞脩撰擢江南行

臺監察御史元統元年復拜監察御史在官四閱月章疏凡四十五上至元二年由刑部郎中改御史臺都事十二年妖冦自淮右蔓延及江東詔江浙行省參知政事總兵於饒信卒於軍中年五十九

李稷

李稷字孟曲滕州人稷幼穎敏八歲能記誦經史從其父官袁州師夏鎮又從官鉛山師方回孫鏞回鏞皆名進士長於春秋稷兼得其傳泰定四年中進士第授淇州判官入爲監察御史劾奏閹官高龍卜恃

賴恩私使撓朝政上流高龍卜於征東又言御史封
事須至御前開折以防壅蔽之患至正十九年丁母
憂兩起復爲陝西行省左丞樞密副使乞終制不起
服闋命爲大都總管兼大興府尹除副詹事二十四
年出爲陝西行臺中丞未行改山東廉訪使得疾上
章致仕還京師卒年六十

成遵

成遵字誼叔南陽穰縣人也幼敏悟讀書日記數千
百言元統改元中進士第授將仕郎翰林國史院編

脩官明年預脩泰定明宗文宗三朝實錄後至元四
年升應奉翰林文字先是湖廣倪賊實威順王之子
而遣人請降求爲湖廣行省平章朝臣欲許者半遵
曰平章之職亞宰相也承平之時雖德望漢人抑而
不與今叛逆之賊挾勢要求輕以與之如綱紀何太
平在相位以事忤皇太子太子深銜之欲去之而未
有以發以爲遵及參知政事趙中皆太平黨也遵中
兩人去則太平之黨孤遂等竟皆杖死中外寃之

曾鑑

曾鑑字克明宛平人大德五年用翰林侍讀學士郝
彬薦爲鎮江淮學書院山長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
左右司員外郎泰定七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
郎元統二年陞同僉太常禮儀院鑑習典故因集議
明宗祔后廟事至元元年以中大夫陞禮部尚書俄
感疾而卒年六十五

賈魯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幼負志節既長謀略過人
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授東平路儒

學教授拜監察御史首言御史有封事宜專達聖聰
至正四年河決特命魯行都水監十一年四月命魯
以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河復故道帝遣使報祭河
伯召魯還京師魯以河平圖獻帝適覽臺臣奏疏請
褒脫脫治河之績次論魯功超拜榮祿大夫集賢大
學士賞賚金帛勅翰林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以旌
脫脫勞績具載魯功尋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
卒於中軍年五十七十三年五月壬午也子稹

周伯琦

周伯琦、字伯溫、饒州人、父應極、至大間仁宗為皇太子、召見、獻皇元頌、伯琦自幼從宦遊京師、以蔭授將仕郎、南海縣主簿、三轉為翰林修撰、至正元年伯琦為宣文閣授經郎、會御史奏風憲宜用近臣、特命僉廣東廉訪司事、時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大軍南討而失律喪師、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劉希曾等十人共劾奏之、伯琦乃劾希曾等越分干譽、希曾等皆坐左遷、補郡判官、由是不為公論所與、丁內艱、十四年起復為江東肅政廉訪使、長搶鎖南班陷寧國、伯琦與僚佐倉皇出見之、事遁走、監察御史余觀糾言伯琦失陷寧國、宜正其罪、十七年、江浙行省丞相達識帖木爾承制假伯琦參知政事、招諭平江張士誠、既降、江南行臺監察御史亦辨釋伯琦罪、士誠藏伯琦、乃得歸鄱陽尋卒、

吳當

吳當、字伯尚、澄之孫也、至正五年以父文、蔭授萬億四庫照磨、未上、用薦者改國子助教、時江南兵起、且五年、大臣有薦當居江西、習知民俗、且其才可任政事者、詔特授江西肅政廉訪使、十六年、調檢校章造率本部兵與黃昭夾攻撫州、勦殺首冠胡志學、進兵復崇仁、宜黃、於是建撫兩郡悉定、陳友諒陷江西、隱居廬陵吉水之谷坪、逾年以疾卒、年六十五、

泰不華

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錄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

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至正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為蔡亂頭、王伏之讐逼、逐入海為劫掠、十一年二月、詔孛羅帖木兒為江浙行省左丞、總兵至慶元、以不華諭知賊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不華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感、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不華率衆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

入船復砍、死二人、賊舉槲來刺、輒砍折之、賊羣至欲
抱持過國珍船、不華嗔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
人、賊槲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
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
輔德、千户赤盞義士、張居壁皆死之、

余闕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
刺藏卜官廬州、人少喪父、元統元年、賜進士及第、授
同知泗州事、俄召入翰林、轉刑部主事、以不阿權貴

棄官歸、尋以修遼金宋三史、復召入翰林、至正十七
年秋、拜淮南行省右丞、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
兵元帥胡伯顏統水軍戍焉、十月沔陽陳友諒自上
游直擣小孤山、伯顏與戰四日夜、不勝、趣安慶、賊
追至山口鎮、闕身當之、徒步提戈為士卒先、孫車血
戰、闕被十餘創、城陷、城中火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
剄墮清水塘中、闕妻耶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皆赴
井死、至正十八年正月丙午也、年五十六、議者謂自
兵興以來、死節之臣、闕與褚不華為第一云、　大明

皇帝、嘉闕之忠、詔立廟於思節坊、

星吉

星吉、字吉甫、河西人、曾祖朵吉、祖槲思吉朵而只、父
槲思吉、世事太祖、憲宗世祖、為怯里馬赤、星吉少給
事仁宗潛邸、以精敏稱、自是十五遷出為江南行御
史臺御史大夫、時承平日久、內外方以觀望、星吉獨
持風裁、至正十一年、汝潁妖賊起、為江西行省平章
政事、員外賊久圍安慶、命王惟恭據小孤山、而星吉
自擾鄱陽、以縱江湖要衝、以圖恢復、已而受命守江

西、必死於此、我軍力戰、衆死且盡、星吉之從子伯不
華與親兵數十人死之、賊發矢射星吉、乃昏仆、賊素
聞星吉名、不忍害、舁置寄室中、至旦乃蘇、賊羅拜爭
饋以食、星吉斥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
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年五十七、

福壽

福壽、唐兀人、幼俊茂、知讀書、尤善應對、既長入備環
衞、又五遷為同知樞密院事、至正十一年、潁州以賊
反告、福壽至督戰甚急、而上游賊勢甚洶湧、福壽乃

議築石頭斷江面守禦有方衆恃以爲固。大明兵圍集慶福壽數督兵出戰遂遇害達尼達思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賀方達尼達思字思明賀方字伯京晉寧人以文學名

道童

道童高昌人自號石巖性深沉寡言以世胄入官授直省舍人歷官淸顯至正十一年詔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是年賊起蘄黃是時章伯顏普顏不花之功居多伯顏尋以疾卒朝廷以道童捍城有功加大司

徒開府陳友諒復攻江西城時火你赤已陞平章政事加營國公行便宜事任專兵柄而素與道童不相能且貪恣不得將士心見城且陷遂夜遁去道童亦棄城退保撫州路欲集諸縣義兵以圖克復而勢已不可爲賊衆乘之遂爲所害事聞賜謚忠烈

廉惠山海牙

廉惠山海牙字公亮希憲之從子也父阿魯渾海牙廣德路達魯花赤惠山海牙幼孤言及父輒泣下獨養母而家日不給至治元年登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順州事至正三年命行郊禮拜侍儀使明年預修遼金宋三史還治省事總僃禦事且督賦稅山海道供京師朝廷賴焉拜翰林學士承旨卒年七十有一

月魯不花

月魯不花字彥明蒙古遜都思氏登進士第尋拜監察御史首上疏言郊廟禮除保定路達魯花赤召還爲詳定使保定民繪像以祀之去保定一月而城陷矣朝廷以月魯不花夙負民望令入城招諭之月魯不花毅然曰臣死君命分也竟入城諭賊賊皆感泣

羅拜納降除浙西肅政廉訪使會張士誠據浙西改山南道廉訪使道阻還抵鐵山遇倭賊船甚衆賊紿言投降弗納於是賊即登舟月魯不花遂遇害當遇害時麾家奴那海剌殺首賊次子樞密院判官老安姪百家奴扞敵亦死之同舟死事者八十餘人

李黼

李黼字子威潁人也工部尚書守中之子泰定四年以明經魁多士歷監察御史至正十一年夏五月盜起拜江西行省參政賊將薄城分省平章政事禿堅

不花自北門遁黼引兵登陴布戰具賊已至井棠湖焚西門乃張弩俯射之賊趦趄未敢進轉攻東門賊已入與之巷戰知力不敵揮劍叱賊曰殺我毋殺百姓賊自後持來刺黼墮馬黼與從子秉昭俱罵賊而死郡民聞黼死哭聲震天相率具棺葬於東門外年五十五黼兄冕若顏亦死於賊秉昭冕季子也事聞官黼子秉方集賢待制

李齊

李齊字公平廣平人元統元年進士第一知高郵府

有政聲至正十三年泰州白駒場亭民張士誠為亂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肯為賊屈士誠怒扼之跪齊立而詬之乃捽倒捶碎其膝而剮之論者謂大科三魁若泰不華沒海上李黼閔九江泊齊之死皆不負所學云

普顏不花

普顏不花字希古蒙古氏至正五年由國子生登右榜進士第一人至正十九年平章山東行省守御益都 大明兵壓境普顏不花悍戍力戰數日而平章沙劉保保出降普顏不花還告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當為終養普顏不花不屈死之其妻阿魯真及普顏不花二弟之妻各抱幼子及婢妾溺舍南井死比阿魯真欲下而井填咽不可容遂抱子投舍北井其女及妾女孫女皆隨溺焉是時有中榮者平章山東行省守東昌榮見列郡皆降告其父曰人生世間不能全忠孝者兒也遂自經

閔本

閔本字宗先河內人拜監察御史遷授集賢侍講學

士 大明兵薄京師本謂其妻程氏曰國事至此吾知之久矣乃朝服與程氏北向再拜大書於屋壁曰元中奉大夫集賢侍講學士閔本死遂各縊焉二女見其父死呼天號泣亦自縊於其傍有拜住者康里人也字聞善以材累官至翰林國史院都事為太子司經兵至拜住謂家人曰吾始祖海藍伯封河東公曰昔者與皇帝同事王可汗故避之於遠地且吾祖生朔漠尚如此况吾上世受國厚恩至吾又食祿今其國破尚忍見之遂赴井死

趙弘毅

趙弘毅字仁卿、眞定晉州人、爲國史院編脩官、調大樂署令。　大明兵入京城、弘毅與妻解氏皆自縊。其子恭中書管勾、與妻子訣、亦縊死。恭女官奴、年十七。曰、人生在世、便百歲、亦須一死。乃潛入中堂、解帶自縊。

鄭玉

鄭玉字子美、徽州歙縣人、至正十四年、朝廷除玉翰林待制。十七年、　大明兵入徽州、守將將要致之、玉

曰、吾豈事二姓者耶。其妻聞之、使語之曰、君苟死、吾其相從地下。朝服再拜自縊。

黃哻

黃哻字殷士、撫州金谿人、至正十七年、用左丞相太平奏、授淮南行省照磨、未行、除國子助教。二十八年、京城既破、遂赴井而死、年六十一。

柏帖木爾

柏帖木爾字君壽、蒙古人。二十七年、　大明以騎兵出杉關、取邵武、以舟師由海道趣閩。奄至城下。帖穆爾知城不可守、引妻妾坐樓上、慷慨謂曰、丈夫死國、婦人死夫。縊而死者六人。乳媪抱其幼子傍立、以泣。帖穆爾熟視之曰、汝三歲兒、於義何所從、予爲宗祀計可也。

迭里彌實

迭里彌實字子初、回回人、以宿衞年勞、授宣政院崇教。　大明兵既取福州、興化泉州皆納欵。或以告迭里彌實、拔所佩劍、刺喉中以死。又有獲獨步丁者、回回人、舉進士、累官歷廣東廉訪使事。有吉役者、爲江

西行省左右司都事、皆閒居寓福州、而役以行省命攝長樂縣尹。福州既下、獲獨步丁曰、吾兄弟三人皆忝進士、投井死、役亦自經死。獲獨步丁兄曰穆魯丁者、官建康。曰海魯丁者、官信州、先是亦皆死國難云。

朴賽因不花

朴賽因不花字德中、肅良合台人、拜中書平章政事。　大明兵逼京師、城既破、執不屈、殺之。是時有張庸者、字存中、溫州人、除刑部尚書、領團結弁諸寨。既降庸守鵰窠谷、遣從事段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報

庸獨堅守拒戰衆將潰庸無去志已而寨民李世傑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與禎同被殺

丁好禮

丁好禮字敬可真定蠡州人精律算至正二十年拜中書叅知政事至正二十七年爲中書平章政事尋以論議不合謝政去　大明兵入京城大將召好禮不肯行舁至齊化門抗辭不屈而死年七十有五

元隱逸列傳卷之六

杜瑛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金將亡瑛避地河南緱氏山中黏合珪開府爲相瑛赴其聘遂家焉與良田千畝辭不受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爲國者惟法與兵食三事而已中統初詔徵瑛時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於是杜門著書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愿曰吾即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

張特立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易今名中泰和進士爲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候拜監察御史首言世宗諸孫不宜幽囚歸田里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五印首傳旨諭特立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可特賜號曰中庸先生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

杜本

杜本字伯原其先京兆人後徙天台又徙臨江之清

江後爲清江人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即位以幣
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至正十
年卒年七十有五時有張樞子長者婺之金華人亦
屢徵不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七

孫轍

孫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憲司屢辟皆不
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舉轍元統元年七十餘卒於
家同郡吳定翁字仲谷其先當宋初自金陵來徙與
孫轍齊名御史及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不
起

何中

何中字太虛撫之樂安人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章
全岳柱聘爲龍興郡學師明年六月以疾卒同郡危
復之字見心宋舉爲太學士師事湯漢至元初元帥
郭昂屢薦爲儒官不就

武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明宗在潛邸
選恪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左右惡恪乃
日武秀才有母在京否遣其歸文宗知其名除秘書
監典簿秩滿丁內艱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屈今
親已死不復仕矣近臣又薦爲授經郎恪遂陽爲瘖
疾不就其從之學者多有所成佛家奴爲太尉完者
不花僉樞密院皆有賢名

陸正

陸正字行正海鹽武原鄉人正博學篤行通律呂象
數之學積名唐輔宋亡與族父霆龍以家世宋臣矢
不仕元遂更名正御史程文海薦之不起後復與廉

士劉因同徵俱不赴隱居教授其學以愼獨存心爲
要所著有正學編樂律考七經補註至治三年卒門
人諡爲靖獻先生立書院於陳山奉祀子應奇洪武
初尚存郡守劉澤民欲奏官之以老辭曾孫宗秀永
樂末徵至京師遇 仁廟御極召問如何則天下太
平秀叩頭曰皇帝親賢納義大臣秉公持正自然太
平上喜曰好言識正統嗣剏奬仍表其門曰尚義今
爲平湖世家三代名勳淞泰光祖光祖勳賜匾額忠
清鯁介歷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莊簡

卷終

元孝友列傳卷之七

王閏

王閏東平須城人父素多貲既老盡廢之不甘淡薄每食必需魚肉閏朝夕勤苦入市營奉父性復乖戾閏左右承順父嘗臥疾夜燃長明燈室中火燃篩壁閏聞火驚起馳救火已熾煙熖蔽窗戶閏突入火中解衣蒙父抱而出

郭道卿

郭道卿興化莆田人四世祖義重至孝宋紹興間有詔旌之鄉里立爲孝子祠至元初內附閩盜起居人逃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孝子祠不忍去遂俱被執盜相顧曰汝孝門兄弟若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爲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辭歸侍養道卿嘗病疝危甚廷煒憂卒扶護一夕髮盡白

蕭道壽

蕭道壽京兆興平人家貧母年八十餘道壽事養盡禮母嘗有疾嘗累歲不能瘳道壽刲股肉啖之而愈

樊淵

樊淵建康句容人幼失父事母篤孝至元十二年率母避兵茅山兵至欲殺其母淵抱母號哭以身代死兵兩釋之延祐間汀州寧化賴祿孫母病值蔡五九作亂負母從邑人避南山盜將刃其母祿孫以身翼蔽曰勿傷吾母寧殺我有掠其妻去者衆責之柰何辱孝子婦

劉德泉

劉德泉汴梁杞縣人早喪母父榮再娶王氏生二子居敬居元俱幼德泉盡撫之至元末歲饑父欲使析居德泉泣止不能得乃各受其業以去久之父卒兄弟相約同爨至治三年真定朱顯自至元間其祖父巳分財至顯念姪彥昉等年幼無恃謂弟耀曰父子兄弟本同一氣可異處乎乃會拜祖墓下取分券焚之復與同居延祐間蔚州吳思達兄弟六人嘗以父命析居思達爲開平縣主簿父卒還家治葬畢會宗族泣告其母更復共居又有朱汝諧濮州人父子明嘗命與兄汝弼別產子明卒汝弼家盡廢汝諧泣請共居仲父子昭子玉貧病汝諧迎至家奉湯藥甘旨

甚謹、

趙一德

趙一德隆興新建人至元十二年國兵南伐被俘至燕爲鄭留守家奴歷事三世號忠幹至大元年一日拜請於其主鄭阿思蘭及其母潯國太夫人而返一德至家父兄已沒惟母在年八十餘一德卜地葬二柩期如期還燕阿思蘭母子嘆曰可不成其孝乎即裂券縱爲良一德將辭歸會阿蘭以冤被誅沒籍錄其家群奴各亡去一德獨留不去與張錦童請中書訴枉狀得昭雪

鄭文嗣

鄭文嗣婺州浦江人其家十世同居凡二百四十餘年一錢尺帛無敢私至大間表其門文嗣歿從弟大和繼主家事益嚴而有恩家庭中凜如公府

王薦

王薦福寧人性孝而好義父嘗疾甚薦夜禱於天願減己年益父壽母沈氏病渴語薦曰得瓜以啖我渴可止時冬月忽見巖石間青蔓離披有二瓜焉兒盂

齡早世嫂林氏更適於劉仲山仲山嘗以田鬻於薦卽以田還之州禁民死不葬者時民貧未葬者衆畏令悉焚柩棄骨野中薦哀之以地爲義阡有死不能斂者復買棺以瘞至大四年其鄉旱民艱糴盡出儲粟賑之有施福等十一家饑欲死薦聞惻然欲濟之家粟已竭卽以田易穀百石分給之

元列女傳卷之八

崔氏

崔氏周术忽妻也丁亥歲從术忽官平陽金將來攻城克之下令官屬妻子敢匿者死時术忽以使事在上黨崔氏懸即抱幼子禎以詭計自言於將旣與术忽會未幾术忽以病亡崔年二十九即大慟柩側誓不更嫁四十年未嘗妄言笑預吉會治家教子有法蓋比古之烈婦云

楊氏

楊氏東平須城人夫郭三從軍襄陽楊氏留事舅姑以孝聞至元六年夫死戍所舅曰新婦年少終必他適可令吾子鰥處地下耶將求里人亡女骨合瘞之楊氏聞益悲不食五日自經死

闞文興妻

闞文興妻王氏名醜醜建康人也文興從軍漳州爲其萬戶府知事王氏與俱行至元十七年陳吊眼作亂攻漳州文興率兵與戰死之負屍還積薪焚之火旣熾即自投火中死

聞氏

聞氏紹興俞新之妻也大德四年新之歿聞氏年尚少即斷髮自誓姑久病風目失明聞氏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傭工與子親負土葬之

李君進妻

李君進妻王氏遼陽人也大德八年君進病卒因撫棺大慟嘔血升許即仆於地死

趙美妻

趙美妻王氏內黃人至治元年美溺水死即引繩自經

武用妻

武用妻蘇氏真定人從家京師用疾蘇氏刲股爲粥以進疾即愈生子德政四歲而寡夫之兄利其資欲逼而嫁之不從未幾夫兄舉家死惟餘三弱孫蘇氏取而育之德政長事蘇氏至孝

江文鑄妻

江文鑄妻范氏名妙元奉化人年二十一合巹夫瘵疾卒遂居江氏之家撫諸姪江霖江道卒年九十

五、

衣氏

衣氏沐梁儒士孟志剛妻志剛卒貧而無子自經死

惠士玄妻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至正十四年士玄病卒至終喪親舊皆攜酒醴祭王氏已縊死於地下矣

李景文妻

李景文妻徐氏名彩鸞字淑和浦城徐嗣源之女至正十五年賊持刀欲害嗣源徐氏曰寧殺我賊舍父[illegible]而止

周婦毛氏

周婦毛氏松陽人美姿色至正十五年爲賊所得毛氏因大詈賊怒刳其腸而去年二十九

陳淑眞

陳淑眞富州陳璧之女至正十八年陳友諒氾能與不辱死

史書纂畧二百二十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馬維銘撰維銘字新甫平湖人萬歷庚辰進士官至兵部職方司主事是書取二十一史本紀列傳各撮取大畧彙成一編蓋亦通史之例然去取失宜疎畧太甚非博非約殆兩無所居